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捌輯・貳册目錄

左傳淺説二卷　〔清〕皮錫瑞撰　一

春秋簡融四卷　〔清〕胡序撰　五五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録一卷　〔清〕董天工箋注　一六五

春秋鑽燧四卷　〔清〕曹金籀撰　三一一

春秋至朔通考二卷首一卷　〔清〕張冕撰　三四一

大學申義三卷　〔清〕左欽敏撰　四一三

大學緯注一卷　〔清〕鍾穎陽撰　四六三

四書辯訛六卷　〔清〕汪陛撰　四八五

小演雅一卷别録一卷附録一卷續録一卷 〔清〕楊浚撰

〔清〕皮錫瑞撰

左傳淺説二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左傳淺說二卷

光緒壬辰刊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是以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爲隱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卽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是賈之妄也元年傳大子少是立爲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爲太子者仍可以稱大子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

謹案傳言立而奉之正謂隱攝君位奉桓爲先君太子賈謂奉以爲君固誤鄭說實不謬也古者但有太子之稱無所謂太孫亦無所謂太弟如隱桓之事後世當稱太弟而古無此稱仍繫之先君而稱太子耳攝主世子之名見曾子問攝主如隱公之比世子如桓公之比攝主乃先君兄弟同姓鄭注以爲上卿非是書傳畧說解康誥之孟侯以爲天子太子年十八稱孟侯謂周公以此稱成王後人皆以爲謬今據隱公奉桓爲太子猶周公奉成王爲太子周公攝王位隱公攝諸侯位國無長君故不得不攝國有幼主故但稱攝而仍奉先君之子爲太子宗將以國歸之雖其後周公避位隱公未及避而被弒其事不同而其先固無異也疑書傳爲謬者觀於

隱桓之事可無疑矣

及共叔段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共叔爲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餬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晉侯之稱鄂侯也

謹案晉侯納諸鄂其後蓋終於鄂故稱鄂侯以別翼侯且人君以所都之地爲國名如商在夏時爲諸侯或稱殷或稱商七國時魏亦稱梁韓亦稱鄭人臣則以所封之邑爲稱如范亦稱隨冀亦稱郤皆是大叔封於京可稱京城大叔若奔共乃暫時之事共非所封之地後又餬口四方不終於共且共爲國名不應以他國之名爲亡公子之號與鄂侯全不同何

得以此稱爲共叔如必以所居之地爲稱何不仍稱京城大叔而稱共叔耶賈服以共爲謚近之正義謂無其德又出奔無人爲謚不知春秋時作亂出奔之臣往往皆得美謚如臧紇謚武荀寅謚文欒盈作亂滅族而亦得謚懷不知誰爲之謚何獨疑於共叔若必有其德乃得此謚則惟共世子足當之魯慶父弒二君何以謚共仲耶

莊公寤生注寐寤而莊公已生

謹案寐寤而生則其生甚易不至爲姜氏所惡或以生時能開目視爲寤生亦非寤與牾音相近牾生謂逆生也蓋其生甚難故姜氏驚而惡之史記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是也

宋公和卒注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

謹案釋例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如釋例說是以外諸侯同之內大夫左氏不信春秋王魯之義而據釋例則義亦相近

夏苗注苗爲苗除害也正義曰鄭元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除治苗去不秀實者白虎通義曰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

謹案苗本叚字其正字當作現說文現擇取也讀若苗詩左右芼之傳訓擇取亦卽現之叚字現讀若苗其字卽可作苗白虎通云擇其懷任者其說不誤蓋以苗爲擇取之名非謂

苗爲懷任之名也正義不知苗爲叚字乃詆通義殊謬鄭注周禮云擇取不孕任者其解尤明而又云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則反近於傅會蓋亦不知苗爲現之叚字杜注以爲爲苗除害安見獸之害稼獨在夏乎

公矢魚于棠

謹案葉夢得曰矢射也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公將以盤遊託射牲以祭焉困學紀聞曰朱子云據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射蛟之類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錫瑞謂公羊穀梁經皆作觀魚惟左氏經作矢魚而傳亦作觀魚似未可以則君不射之文訓矢爲射古天子諸侯射牲不聞射魚漢

武射蛟與秦皇連弩射大魚皆非三代所有之事淮南所云天子射魚不見於他書恐亦非古制劉炫曰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則已舉射魚之說而先駁之矣

諸侯用六注六六三十六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

謹案佾从八月當以八人爲佾宜從服氏之義困學紀聞引傅隆說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爲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杜以爲士止四人豈復成樂其說是也正義謂或以鄭賂晉女樂二八爲八佾之樂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不知女樂乃房中之樂本非佾舞之樂或徵引本誤正義駁之良是然不可据此而謂一佾非用八人也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注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正義曰春秋之義國以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卽僖公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

謹案宋公以爵自宜先齊桓公拟伯之後齊乃常居宋上耳莊僖小伯猶未能主盟也

先配而後祖注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曰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卽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若未去先配則鍼子亦應譏之何須云送女也

謹案正義歷詆三說以伸杜注然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士昏禮惟女家告祖壻家無告祖之禮楚圍告廟者圍本因聘而娶聘應告廟非專爲娶不得引爲娶妻必告之證且逆婦不得云配當以賈侍中之說爲正鄭駁異義引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乃士禮耳冠義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是大夫以上與士禮不同故有留車反馬之禮正義於宣五年傳反馬也亦引之是大夫以上必待三月後告祖乃配既配而後反馬士當夕成昏女乘壻家之車故不反馬賈以配爲成夫婦甚塙故鍼子以不爲夫婦譏之正義駁賈非是至禹娶塗山乃變禮且唐虞之世未必有大夫士之分不得据彼而非此也

爲謚因以爲族注或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正義曰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

謹案爲諡因以爲族殊不可通如杜注連上諸侯以字爲解則當改爲諡作與諡其說乃通且羽父請諡與族而公但問族後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其間並不及諡蓋公本不賜諡而但命族則爲諡明是爲氏之誤當云諸侯以字爲氏句因以爲族句蓋諸侯不得賜姓又不得胙土命氏但命其臣以王父之字爲氏其後因以爲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二華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一人則云華氏向氏並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杜解氏族甚晰然其說亦太拘其解爲諡因以爲族疑卽從此傳會如杜所解雖有證據然於本文終不可通且於春秋左氏傳之例亦不皆合成十四年傳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叔孫氏而稱族正義曰春秋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傳曰立華氏則華亦氏而非族叔孫出自桓不以桓之諡爲族而卽以叔孫氏爲族華出自戴不以戴之諡爲族而卽以華氏爲族則劉以爲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固非杜以爲皆以諡爲族亦非也氏族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正義曰正法死後賜族傳云請諡與族不言氏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不言族則氏族本無甚異此云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後云命以字爲展氏文義正相符合鄭駁異義引此文正作爲氏因以爲族又謂族者氏之別名其說較杜爲長疑古本作氏字杜氏拘於宋有戴族桓族遂謂稱族者必以先君之諡乃改此文氏字爲諡以伸其說不顧其文義之不安劉知杜解不安亦不知諡字本是氏字乃謂無以諡爲族者宜其爲正義所駁矣注又以無駭爲公子展之孫劉敞曰若爲展孫則賜氏已久無駭固公子羽父爲其子請亦視杜解爲勝

周之宗盟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惟服之言得其旨也

謹案周法雖先同姓然同異姓咸在不得以盟獨屬同宗而云宗盟孫毓所難服氏殆無以解今据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

子祀方明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尙書大傳以六宗爲天地四方疑方明卽六宗六宗與文王同在明堂故曰宗祀此言宗盟者蓋以大合諸侯乃同盟誓先宗祀而後盟故曰宗盟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王親命之猶用周禮祝鮀稱其詞曰王若曰晉重魯申云云可以考見周禮宗盟之法襄十一年傳司愼司盟正義引覲禮云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則宗盟卽指方明之盟無疑

館于寪氏

謹案寪字古不經見史記魯世家作蔿氏蔿薳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豈卽蔿氏之族乎

美而豔注色美曰豔正義曰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
好故曰美而豔爲二事之辭

謹案色美曰豔雖本毛傳然如其說則美豔不當分兩義正義以美屬形貌又與注云色美不合說文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則豔當爲豐大之義人有美而不豐大者美而豔蓋美而又豐大所謂好而長也

是以清廟茅屋注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正義曰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氏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謹案清廟之名惟見於詩周公成洛邑朝諸侯以祀文王始

主立清廟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廟曰閟宮文王廟曰清廟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今檀弓無此文不知其說云何疑即指周公祀文王之事清廟在洛邑不在宗周則鎬京已無清廟魯無清廟可知魯禘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然魯之太廟不得盡如明堂制則亦不得謂之清廟注與正義知魯無文王清廟故以肅然清淨解之然魯之諸廟不得與周清廟同名且惟文王清廟制如明堂乃用茅蓋屋以示反古之義魯之廟不得如明堂制則亦不得用茅蓋屋此云清廟茅屋蓋指周之清廟本不屬魯說僖伯所云昭德塞違皆言先王所定之制杜氏拘於必謂魯廟故以肅然清淨解之下文大路越席注以大路爲玉路祀天之車不知魯無玉路故郊祀乘素車若以清廟必爲魯廟大路何以又非魯車乎且下所云衮冕黻珽等句皆周所定之禮豈得皆以爲魯禮乎戰國策言薛公爲先王立清廟似齊亦有清廟之名然列國時借禮不足引以爲據

藻率鞞鞛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正義曰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謹案率帥帨三字古相叚借說文帥佩巾也从巾𠂤聲或从

兌聲叚借爲㪔儀禮有司徹坐帨手又爲衛月令賞軍帥武人於朝周禮大司馬帥以門名成十三年傳晉帥乘和襄二十五年傳五吏三十帥皆叚帥爲率字率帥古通用服以率爲㪔巾正謂率即帥字此文自衮冕黻珽以下皆以一字爲一物且古云繅藉不云藻率杜義不如服義之塙正義不知率帥得相通叚乃云拭物之巾無名率者其說殊謬至鞞鞛之分鞞有裨益之義宜爲下飾琫屬捧手之處宜爲上飾杜說以上下倒置劉炫引毛傳下曰鞞上曰琫以規杜氏甚是正義又以或上或下俱無正文曲護杜失亦非也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

謹案以鞶爲大帶即革帶賈服注與毛傳說文虞氏易注皆

同惟鄭說不然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鞶厲也鞶必
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
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周禮巾車
疏引易注云鞶帶佩鞶之帶葢鄭易注與其詩禮注同內則
施鞶袠天子諸侯大夫同士用練皆不用革大帶以伸束衣
革帶以佩玉及事佩故喪服有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
帶也
及其大夫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
身死而禍及其君
謹案杜氏於孔父仇牧荀息皆加貶詞殊乖春秋之義且孔
父墧是字而非名孔父名嘉見於世本杜氏於上年傳解曰

孔父嘉孔子六世祖今於此經乃謂稱名豈謂以孔父爲名
嘉爲字乎孔父之後爲孔氏古以祖之字爲氏不聞以祖之
名爲氏也鄭公子嘉字子孔亦字孔而名嘉華父名督與孔
父名嘉正同不得以督爲字而非名也然必以孔父書字爲
褒詞則亦不然孔父仇牧荀息三人書法相同春秋據事直
書卽知其殉君難不必以書字而後爲褒若以孔父書字爲
褒荀息仇牧何獨不書字乎公羊傳注有賢者不名故孔父
稱字疏謂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是
以稱字爲褒者非也公羊傳注謂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
知先攻孔父之家以稱字爲孔父先死之證最爲得之若穀
梁以爲爲孔子遠祖諱春秋雖夫子所作亦未必特爲祖諱

也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正義曰周禮序官惟有中大夫無上大
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大夫卿鄭氏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
夫卽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
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小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謹案諸侯不止五大夫五大夫卽小卿故亦可稱爲卿亦可
稱上大夫五人之外則下大夫也五人中小宗伯小司寇又
當與小宰小司徒小司空不同葢其上旣無上卿則亦並執
國政曾子問所云命五官當是三卿之外並小宗伯小司寇
言之未必專命五大夫而不及卿也此云上大夫葢卽五大

夫也
州公如曹正義曰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
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元王
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葢指此
州公虞公也
謹案周唯二王後稱公誠如正義之說虞公虢公葢以其爲
大伯虢叔之後特優崇之此州公之州疑卽祝國州祝聲近
得通左傳州吁公穀皆作祝吁此州祝通用之證樂記曰武
王克殷封帝堯之後於祝逸周書王會解有唐公朱右曾集
訓以爲春秋唐惠侯之先又引或說以爲卽薊國薊乃黃帝
之後非堯後春秋唐侯亦未必是陶唐之後疑祝卽此州國

逸周書言唐公虞公夏公殷公蓋周初封唐虞夏殷之後爲公其後陳國稱侯杞國稱伯皆爲時王所黜唯州國則猶稱公故春秋書州公

啟蟄而郊正義曰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一人兩說必有謬者

謹案陳壽祺說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禘祀周公季夏周之六月孟春周之正月獻子所云正月日至謂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春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襄七年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啟蟄而郊謂周正建寅之月此周禮也魯郊轉卜三正

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啟蟄而郊故也是時魯既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爲斷以正其失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陳氏會通二說其義甚精正義專據左傳又謂明堂位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爲常記言孟春非正禮與郊特牲正義不合郊特牲正義引穀梁傳謂魯一郊即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其說分明足以申鄭魯止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之說杜從王肅不如從鄭之塙

始殺而嘗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正義曰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始殺嘗祭始起於建申之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

謹案古者四時之祭皆用孟月春秋繁露四祭篇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据此嘗祭必在孟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又云用始行戮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孟秋已是始殺之時賈服惟据孟秋爲是正義引詩蒹葭蒼蒼曲坿杜說失之

而被吾甲兵

謹案甲可被兵不可被而傳並言被者蓋猶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亦稱造以索馬牛皆百匹牛亦稱匹皆古人文法連類而及之義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昭十二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

謹案戰國時巴蜀相攻皆告急於秦秦遂因此取蜀巴蓋亦秦所滅楚爲扞關距蜀則楚境止及扞關不能至巴楚滅夔滅庸不知乘機以取巴蜀乃使爲秦先得以招燒夷陵取鄢郢之禍最爲失著楚威王謂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是楚亦明知之威王之時楚最强盛乃不先動何也正義謂楚滅巴失之不攷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謹案文姜淫於齊侯以弒其夫復安能與齊絕正義乃以爲

夫斬衰三年爲兄大功九月屑屑較量尤見其迂左氏先儒
取二傳爲說謂莊公絕毋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毋得禮尊
父之義其說甚正杜氏必與先儒立異謂文姜不與弒非也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注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
之象
謹案下文有故曰利用賓于王句如此文先有之下文不應
重出此承上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言之故曰觀國之光
下承庭實旅百言之故曰利用賓于王注云有國朝王蓋採
下利用賓于王句而並解之非謂本文有此五字也蓋後人
誤會注意增竄五字以致下文重出無義此五字屬衍文當
刪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注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
名以示敬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
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謹案傳云告虔合四物幷言不應獨以屬榛榛栗之榛說文
本作亲新字說文云从斤亲聲則亲新聲近用亲蓋取新至
之義亲取新與棗取早正同未爲無說曲禮下云椇榛脯脩
棗栗正義解榛爲臻亦可見正義非出一人之手矣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釋文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
厲公在八人名字記無聞
謹案傳云猶有八人則當時猶有八人見在不當幷數厲公
與忽亹儀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其後爲子人氏當

是其一
小戎子生夷吾注小戎允姓之戎
謹案昭九年傳曰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則獻公時允姓之戎尙在瓜州與晉隔絕未必得
娶其女晉戎狄與鄰近於晉者戎非一種此小戎恐未必是
允姓之戎
蒲與二屈注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
謹案屈止一地不應言二屈當從或本作北爲是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注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
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謹案一都有一千零二十四井與四井之邑大小不倫且四

井之邑不應有宗廟先君之主故正義謂非是都則四縣邑
皆四井此傳所發乃爲小邑發例蓋亦疑其不盡然也考邑
有大小故曰千室之邑亦曰十室之邑周官四井爲邑乃制
邑常法王制量地制邑所以變通常法如九夫爲井是常法
或地有不足但以方田之法計之有九百畝卽爲一井不必
畫方如棋局也制井如此制邑可知若一都有八千一百九
十二家如千室之邑者當有八邑是邑雖大猶小於都然邑
有大小都亦有大小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此都卽四井
之邑而與天子之都同名故都邑可通稱或疑公廟不設於
私家都邑不得立先君之廟然周官有都宗人家宗人異義
引古春秋左氏說公子爲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

廟許愼謂諸侯有德祖天子知大夫亦得祖諸侯蓋有大功德特賜者與正禮不同故鄭於異義無駁而注家宗人亦云大夫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若貢禹韋元成之議謂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郡國廟不應古禮可毋修乃舉禮之正者以矯漢失不必据彼以疑此也

辛廖占之曰吉注辛廖晉大夫正義曰按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太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過其義非也

謹案周晉皆有辛氏劉孔各有所據惟上云畢萬筮仕於晉則筮之時必不在晉國畢公高之國不見於春秋則其國已早滅矣正義謂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其說無據劉用服義是也

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正義曰名之曰武則其義未聞

謹案武疑本是虎字唐人避諱改爲武字路門畫虎亦稱虎門虎門見周官左傳畫虎見鄭氏周官注小寢門葢亦有畫虎者故曰虎闈

間於兩社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正義曰鄭元考據禮文以爲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於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

謹案執政所在宜以日日常朝之地言之不宜以外朝不常御之地言之戴震以爲宗廟社稷皆在路門外最塙

季氏亡則魯不昌正義曰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爲君何食以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滅也

謹案韓非子有季孫新弑其君事不知季孫何名所弑者爲何君又云有季孫被殺者皆無可考

金玦不復

謹案顧氏曰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愚謂據此足知獻公始無殺太子意蓋欲諷使去耳故士蔿狐突皆勸其行太子守匹夫之孝而昧大伯之義卒至陷父於惡而殺其身雖獻公無道亦謂始非太子之濡忍不去以致此也其後旣奔新城則義不可去太子失之於先可去而不去耳

是服也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正義曰劉以爲方相氏狂夫所服元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虔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謹案杜訓阻爲疑服訓阻爲止義皆迂曲晉語云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據晉語多衣也二字則疑韋說爲是劉君以爲文無所出考漢書云何奴遺漢帝衣服必先使巫詛之殆卽古詛衣之法與

今亂本成矣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

大都故曰亂本成矣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

謹案劉君所規杜氏殆無以解且驪姬實爲夫人並非內寵並后正義云不爲晉發是也而又曲傅杜說何耶

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謹案此乃通指衞文公一生之事非專指初立也文公豈終其身自元年至季年皆服諒闇哉陸氏曰言其儉樸是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不稱姜闕文

謹案二傳皆以爲貶賈逵曰殺子輕故但貶姜正義乃云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考

襄二十六年傳對曰君夫人氏也則夫人氏當時本有此稱不得謂不得去姜存氏也其去姜字當如賈侍中說文姜殺夫重故貶去姜氏哀姜殺子輕故但貶去姜杜以爲闕文非是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正義曰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

謹案戰國時齊楚接界春秋時不接界故齊伐楚師出陳鄭或出東夷則齊楚末界不得有馬牛風逸入界之事此蓋極言其遠言一在南海一在北海卽馬牛風逸亦不相及注疏以爲末界眞有馬牛風逸之事失其旨矣

豈不穀是爲注孤寡不穀諸侯謙稱正義曰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

謹案穀訓善不穀卽是不善猶寡人之言寡德耳正義必以爲取義於穀不似穀之養人說反迂曲

我辭姬必有罪注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

謹案晉語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則公早有殺大子之心蓋公始欲微示之意使太子自去申生不去故不能不殺之以悅驪姬鴆堇之謀特欲傅之罪名掩外人之耳目也公非不知太子之無罪公又安能聽太子之辭以罪驪姬哉太子曰我辭姬必有罪亦太子仁孝不忍揚父之惡非不知辯之無益

也注云自理則姬死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皆非識當日事情者

大伯不從注不從父命

謹案杜云不從父命不知父命爲何事宋儒謂大王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從其謀由杜氏啟之矣顧氏謂不從者不在大王之側史記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其義甚明

諺所謂輔車相依注輔頰輔車牙車正義曰廣雅曰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謹案服注亦云輔上頷車也輔車爲頰車雖有證據然諺云相依則必有相依而不可去一之義頰車牙車乃天生自然

之物未見有或去其一者則輔車二字不當以頰車牙車解之詩云乃棄爾輔又云無棄爾輔是輔乃防車傾側者說文棐輔也葢著兩旁以輔助者可系可解之木說文輔人頰車也朱駿聲以爲當作木夾車也輔可系可解然棄之則車易傾側故曰輔車相依說文引傳輔車相依又以頰車訓輔義似未安且輔在車部乃車之輔面部別有酺字訓頰乃是頰車之酺則從車之輔當以夾車爲義不以頰車爲義解者必以爲與下脣齒一例則下言齒上何必又言牙車釋名輔車之名疑卽因此坿會未可據說文亦後人改竄非其舊也呂覽權勳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是輔爲車兩旁之輔其義尤明注車牙也輔頰也亦失之

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

謹案据本紀足知臘始於秦史記正義以爲始效中國爲之無據周有蜡無臘息民亦非臘祭勞農休息與先祖五祀不相關先祖祭於廟五祀祭於宮而勞農休息則在於郊地皆隔遠不得合而爲一月令雖周公之書不韋增加多襍秦法萬斯大以臘爲秦禮而又云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今案萬氏之說亦屬調停之見未有塙據爾雅釋天十月爲陽並未有亥月名臘之說月令鄭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正義引風俗通曰臘者獵也是秦之臘本因獵祭非因臘月而名周獵以夏正仲冬亥月不獵何名爲臘此文葢亦秦臘既行後人之所增竄不得据此以爲周有臘祭也

晉人執虞公注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

謹案公羊傳曰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則滅下陽而虞虢之亡徵已見故下陽非國而曰滅虞虢實滅而不言滅謂其滅不在滅國之時故不但虞之滅不書卽虢之滅亦不書然並沒而不書則虞公之罪不見而書晉滅虞則罪在晉而虞公之罪亦不見滅

者亡國之善辭必上下同心力竭而亡乃得書滅虞既不能守國晉亦不復用師故書晉人執虞公稱人以執同不道於其民之例傳曰罪虞且言易也著虞公之罪則不得更著晉之罪猶梁亡不書秦滅梁以見梁之自亡亦非謂晉無罪也

杜氏以修虞祀歸職貢爲晉侯出脫則非矣

以伯舅耋老注七十曰耋正義曰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耋釋名云八十曰耋杜云七十曰耋者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

謹案曲禮七十曰老本當作耋杜所見乃古本服虔注亦作七十曰耋老者耆耋耄期之總稱養老始於五十則五十已

可稱老不應專指七十公羊疏云今曲禮作七十曰耋易離九三馬融注後漢書李賢注皆作七十曰耋蓋古本是耋公羊疏反謂今與古異失之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注儆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謹案上文皆言齊事不應此文忽及晉國國語言晉侯將死亦不云晉將有亂亂字仍指齊說言齊其在亂乎勸晉君務靖齊之亂與君其務盍脩雜文義正同

夷吾無禮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

謹案改葬不得云無禮賈君若是獻公夫人則其齒必長且驪姬已爲夫人驪姬又稱齊姜爲夫人公羊傳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是也其時獻公夫人賈君疑已先死否則賈必非適左氏傳所言娶者不必皆適如衛莊公又娶於陳曰厲嬀鄭文公又娶於江又娶於蘇是也賈既非適則不得稱賈君晉惠公所烝賈君疑非獻公所娶之賈國語唐注以爲申生之妃疑得其實故申生斥其無禮也

秦穆姬屬賈君焉注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正義曰言娶於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

謹案杜意蓋以驪姬既爲夫人[illegible]凡賈君又爲正妃故云次妃非必別有所見此賈君非獻公之妃乃申生妃見國語唐君注秦穆姬與申生同母故屬其妃嫂尊於叔亦可曰烝也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注瑕呂飴甥卽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謹案春秋時人皆稱氏或稱其所食邑無以姓稱者蓋瑕是邑名所謂許君焦瑕晉侯使詹嘉處瑕是也呂是其氏飴是其名甥是晉侯之甥如鄧三甥之比後又稱陰飴甥蓋食邑於瑕又食邑於陰如士會受隨又受范故稱隨亦稱范也

臧孫達曰

謹案臧孫達卽臧哀伯上文臧文仲曰乃臧孫辰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蓋伯氏瓶早卒故不見於經傳此文前後本是一事不應先記其孫之言後記其祖之言二處必有一誤哀伯諫郜鼎至此二十八年其人不知尚存否文仲僖公時始見經此時年必尚幼而已能爲是言則亦王孫滿之比也

史記前後皆作文仲之言疑得其實此臧孫達當作臧孫辰乃後人傳寫之誤耳

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正義曰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

謹案服引月令解傳塙不可易杜必枘爲異解謂城門不在啟塞之內而又曰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門非門戶而何哉正義知杜說無明證乃必從杜駁服謂邱明作傳不待月令而後明不知月令一書蔡邕等皆以爲周公所作左氏作傳正用月令爲義耳

欲以厲東夷正義曰厲訓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

謹案宋襄用人於社蓋以徼福求霸故子魚曰用人其誰享之又用諸昏淫之鬼乃殺人祭鬼以求東夷來屬非必以懼東夷也

齊桓公存三亡國注三亡國魯衛邢

謹案魯雖內亂未至於亡公羊僖十六年傳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何氏解詁以繼絕爲立僖公存亡爲存邢衛杞其說較杜爲塙則三亡國當有杞不當有魯也

大司馬固諫曰注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謹案顧氏補正據隱三年召大司馬孔父桓二年孔父嘉爲

司馬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是大司馬即司馬大司馬蓋即子魚史記前後皆作子魚之言固諫與公若貌固諫同義顧說是也國語宋襄公時有司馬公孫固杜蓋据以爲說但諸侯三卿五大夫司馬事省止一司馬無小司馬宋官制雖異於他國備有六卿然不應一時有兩司馬若以子魚是小司馬則傳明云使爲左師以聽政左師尊於司馬不應更爲小司馬降在大夫之列則大司馬即子魚無疑但子魚既爲左師何以此數年傳皆稱司馬据國語則公孫固亦實嘗爲司馬之官豈其先以公孫固爲之至是公孫固去位而子魚兼攝之乎

弗可赦也已注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謹案如杜解則當以弗可爲句赦也已三字爲句殊不成義五字當作一句言公違天天必弗赦猶云不可追也

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正義曰質形體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

謹案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其說不誤古質贄通載質傳質皆是贄字古者相見必執贄主人必還贄惟所臣事者則受而不還故曰委贄注疏解爲形體失之

薄而觀之注薄迫也

謹案晉語設微薄而觀之注云微蔽也薄迫也宋公序曰內傳釋文引薄簾也恐是賈唐所注微薄即帷薄賈誼曰帷薄不修是也列女傳云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則薄之爲簾

也明矣齊頃公帷婦人使覘之蓋與此同若如韋杜之解訓薄爲迫恐曹雖無禮未必如是甚也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注堵俞彌鄭大夫

謹案二十年傳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是二十年入滑者洩其氏堵寇其名此二十四年伐滑者堵其氏俞彌其名鄭有洩氏有堵氏不聞有洩堵氏此作洩堵俞彌洩字當衍蓋即涉二十年傳而誤或謂以洩堵爲氏者非是又或以公子士洩爲人名亦非

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注司主也太皡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

謹案太皡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祀之與諸侯不敢祖

天子之義不合然古者三恪二王之後皆封其國以奉先代之祀必無不祀其祖之禮是固得祖天子矣或曰此異姓諸侯也同姓則不可魯鄭有周廟說者皆以爲僭顧炎武曰諸侯若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奈何天下豈有無祖考之人乎毛奇齡亦謂諸侯得立出王之廟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祀之太祖則以始封之君爲之考魯語曰諸侯祀先王先公韋注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是諸侯得祀先王本屬古禮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先儒謂夔是支子本不當祀其說非是故異義引魯鄭有周廟與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許氏謂諸侯得祖天子鄭無駁與許同然據此而謂大夫亦得祖諸侯則又不

然古之大夫共仕於一國之中故宗子祭支子得與祭於宗子之家以申其誠敬可以不祭則助祭於君者更可不祭矣若諸侯各有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子內有宰周公外有凡蔣邢茅胙祭使必以大夫不祖諸侯之例準之則惟魯得祭周公而宰周公與凡蔣諸國皆不得祭可乎宰周公世守采地固當有廟凡蔣諸國則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別立廟祀之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以支子也而必別立周公廟者溯所自出也魯鄭有周廟蓋亦當然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例之矣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謹案鄭志引左氏先師說以爲夏殷問者據漢世儒者周仲文以爲管蔡當以周說爲勝不得以下數十六國內有管蔡爲疑魏曹子建求存問親戚表云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正以二叔爲管蔡

王章也注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謹案如杜解當作章王方合不當云王章也孟子引詩率由舊章下云遵先王之法是章義與法近王章猶云王法周語得以講事成章注章章程也廣雅釋器章程也周語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王章卽大章也

室如縣罄注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角無覆劉炫云如

罄在縣下無粟帛

謹案杜訓如爲而其義迂曲釋文罄亦作磬則古本有作磬者禮記曰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國語亦作磬韋注但有榱梁如懸磬也蓋用服義較解爲塙

貫三人耳正義曰耳助句也

謹案軍中有貫耳之刑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云助句誤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正義曰若使爲師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謹案入當是入而振旅之入故下云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正謂子玉不能入而振旅也亥年傳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亦卽此文入字之義春秋時謂還師入國爲入如振旅

愷以入于晉范文子後入之類是也正義以入爲入前敵則
大夫若入豈亦解爲入前敵乎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注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謹案杜解甚迂劉炫解寧爲傷謂不有傷也正與上文公使
視其傷病與否相合寧有解爲傷者方言憖傷也寧憖聲近
義通楚語吾憖置之於耳注猶願也說文寍願詞也國策憖
爲雞尸史記作寧爲雞口是寍憖得通之證憖可訓傷寍亦
可訓傷矣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注盬唼也正義曰盬之爲唼未見正訓
謹案盬乃蠱之借字凡蟲之敗物必有所蝕盬其腦者猶蟲
之蠱物
玈弓矢千注玈黑弓正義曰彤赤玈黑舊說皆然說文彤从丹
玈从玄是赤黑之别也
謹案今說文並無玈字不知孔氏何據玈疑卽是黸之俗體
古借旅字爲之旅有盧音儀禮旅占古文旅作臚是盧旅同
音此作旅者乃是古本玈乃後出之字正義所引說文不足
据釋文反以本或作旅字爲非失之
且曰獻狀注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謹案匡謬正俗曰今我之來獻騁爾容狀耳斯蓋嗤弄之言
猶言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效乎顏說較杜爲勝晉
語欲觀其狀文文公誅觀狀以伐鄭獻狀正對觀狀而言
糾逖王慝注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正義曰糾者繩治

之名有惡於王者敢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
謹案注疏之說非也逖當讀爲愁愁古惕字易夕惕若厲鄭
注惕懼也楚語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韋注惕懼也言有惡於
王者當糾治而惕懼之也
以亢其讎注亢猶當也讎謂楚也
謹案晉與楚本無讎上云微楚之惠不及此讎不當指楚言
且如杜解則其字何所指豈卽指晉言乎指晉則與上下皆
不合矣下云其衆素飽若其不還其字皆指楚言則此其字
亦當指楚其讎指楚之讎亢當叚爲抗乃遮蔽之義廣雅釋
詁亢遮也昭元年傳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注蔽也楚圍齊
宋乃楚之讎晉救齊宋是亢楚之讎也
烝嘗禘于廟注新主旣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
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謹案喪三年不祭則宗廟時祭不行且特祀于主烝嘗禘于
廟皆以新死者言之謂烝嘗二字泛說羣廟之祭則上下文
義皆不合黃宗義駁杜注以烝嘗禘皆爲時祭謂時祭行於
廟中而不及新死者亦非喪三年不祭之義蓋禘謂吉禘古
者天子三年喪畢新主與羣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之廟謂之吉禘所謂終王之祭也大禘必於夏吉禘則
無定時要在夏秋冬三時行之行於夏爲大禘行於秋爲大
嘗行於冬爲大烝故曰烝嘗禘於廟知烝嘗禘非時祭者以
不合舉四時又不約舉烝嘗而必加禘字其非時祭明矣此

謂新主祔廟孫依乎祖祖與羣廟之主皆未遷新死者但有主而無廟練祥禫皆特祀於主三年喪畢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於太廟也先儒謂祔後反主於寢非是杜謂四時常祀如舊尤阿世之論

作僖公主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正義曰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

謹案社爲木主者五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合以文義求之當是杜爲廟主者五字之訛

歸餘於終注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謹案顧氏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愚謂顧說似是而非襄公二十七年傳注云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此不在歲終之明證傳書閏月或在六月或在八月不能悉數觀杜氏長歷可見謂春秋置閏必於歲末亦考之末詳耳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謹案諸侯無大宗伯小宗伯以司馬小司馬兼之但立宗人禮記文王世子宗人授事雜記宗人納賓春秋時諸侯皆不見有宗伯據此傳似魯特立宗伯之官然魯語止云夏父弗

忌爲宗韋注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天子之宗伯職掌同耳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魯語又云宗人夏父展左哀十四年傳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定四年傳分魯以祝宗卜史杜解宗爲宗人則魯亦但有宗人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氏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

踐脩舊好注踐猶履行也

謹案注義迂曲踐當叚爲善曲禮注踐讀爲善是其證踐脩舊好謂善脩舊好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正義曰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鄭元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卽月祭是也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

謹案諸侯用特羊告朔朝廟小於告朔不得用特羊天子朝廟亦不得用牛而周禮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則朝廟非卽朝享且朝廟每月行之不得謂四時之閒祀也天子明堂告朔用特牛其禮亦小亦不得配以文武且禮數行則瀆若文武既每月於明堂配

祭又每月朔文武之廟一日再祭不病其瀆乎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而天子告朔應告人帝祖廟中無告人帝之理足見以明堂祖廟爲一之非

不祀忽諸注忽然而亡

謹案爾雅釋詁忽盡也詩毛傳忽滅也忽者盡滅之義注謂忽然而亡失之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注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衞地以封之今並還衞也申鄭地正義曰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於鄭

謹案上年傳注爲明年晉歸鄭衞田張本此傳申與虎牢皆鄭地是歸衞田復歸鄭田劉從服氏甚塙杜解殊少分晰正

義坿會其說謂晉令鄭歸還衞田尤謬公壻池之封與成十四年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同義蓋謂其人曾畧彼封疆故卽謂之公壻池之封與叔申之封耳亦非取其地封之也

交綏注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却也又曰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謹案綏退雙聲得相叚借古名退軍爲綏綏卽退也正義不知綏退同義乃云綏訓爲安安行卽爲大罪紆曲甚矣

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正義曰夫己氏斥懿公之名也劉云甲己俱是名故云猶某甲

謹案公子元雖不稱懿公爲公未必直斥其名夫己氏猶云彼其之子也國語引詩作彼已之子是已其通用杜云猶言某甲不誤劉必以甲己比而言之則鑿矣

魯人以爲敏注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

謹案魯人卽謂魯國之人杜云明君子所不與蓋亦以魯人爲魯國尋常之人正義以魯爲魯鈍義甚迂曲檀弓容居魯人也乃容居自言此則記事之詞古人詞直不得如正義之曲說也

兄弟致美注各盡其美義乃終

謹案致美與救乏對言賀善與弔災對言祭敬與喪哀對言兄弟二字總貫數句杜以兄弟致美爲句解爲各盡其美失

之

克減侯宣多注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

謹案王氏述聞云減謂滅絕也引管子減盡也說文㓹減也史記令主君滅二卿爲證甚塙但未解克字愚謂克減皆殺也鄭伯克段于鄢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是克可訓殺王氏曰減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咸劉厥敵咸劉皆殺也此克減皆當爲殺與書咸劉皆殺義同詩閟宮克咸厥功克咸卽此傳云克減其義皆當爲殺箋訓咸爲同失之

鹿死不擇音注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叚借正義曰服虔云不暇復擇善音劉炫從服說

謹案莊子人閒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左思吳都賦獸不

擇音魏都賦雒者擇音皆如字讀服說爲長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注趙穿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

謹案春秋時爲質者皆止一人無用二人爲質者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則趙穿亦晉侯女壻尤不應以兩壻爲質疑趙穿公壻池是一人蓋趙氏穿名爲公壻而字池古者城言築池言穿莊子大宗伯穿池而養給則名穿字池義正相合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注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

謹案据傳中太史克蔡墨之言則五帝必非代別一人康成從春秋緯未爲無据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注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正義曰史記稷契皆爲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者史記堯亦帝嚳之子則稷契堯之親弟以堯之聖有大德之弟久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其間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卽至其身

謹案史克因行父逐莒僕而言故皆歸功於舜以爲不能舉不能去此立言遷就之法不足爲疑惟詩生民鄭箋以姜嫄爲高辛世妃則稷與堯皆非帝嚳親子蓋古所云某人之子非必親子而後世必以親子當之遂與經傳多不合矣

其御羊斟不與

謹案淮南繆稱訓曰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段玉裁謂斟卽羹斟不與者羹不與也蓋其御名羊字叔牂下文羊斟兩見皆涉此文而誤衍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正義曰服虔云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驪姬身爲此詛姬死卽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驪姬法乎蓋爲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

謹案晉語曰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服說與外傳合是無畜羣公子實始於驪姬作亂之時蓋晉自曲沃奪宗獻公盡殺桓莊之族疏忌宗室由來已久文襄刱霸因而不改其後權歸外姓卒兆三家分晉之禍正義疑文襄之霸不當踵驪姬之法何以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羣公子皆不在國乎

夢天使與已蘭正義曰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已蘭卽云余爲伯儵儵卽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爲天天不得變爲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

謹案此當以天使二字連讀蓋所夢者自謂天之使名爲伯儵並非自謂爲天成五年傳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亦當以天使二字連讀非謂上天之神也

殪戎殷注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爲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

謹案如杜解當顛倒經文以就其說僞孔傳訓爲殺兵殷亦甚不詞詩毛傳皆訓戎爲大此戎字當作大字解殪戎殷猶言滅大殷耳杜與僞孔皆訓戎爲兵故其義難通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注二子鄭大夫

謹案鄭不稱王其大夫何得稱王子或疑杜解非是不知春秋時國君之子多出仕於他國如衞公子開方在齊晉公子雍在秦公子樂在陳皆是周室既衰同於列國故王之子孫亦出仕於諸侯衞有王孫賈解者以爲周頃王之孫則此王子伯廖與後王子伯騈必皆周王之子仕於鄭者鄭與周最相近故王子多仕於其國齊又有王子城父疑亦周王之子仕齊者杜云二子鄭大夫不誤若必以爲鄭之公子與周王之子語王子非鄭大夫則後王子伯騈傳明言鄭人使之豈得謂非鄭大夫乎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正義曰齊語云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爲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爲二

謹案此古者農工商不從軍之證

能勤有繼

謹案魯語敬姜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勤勞義相近與此文意大同蓋古之遺言

夷於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

謹案上云不泯其社稷注謂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是鄭伯方謂不滅其社稷使改事楚乃又以比於楚所滅國爲君之惠明與上言不泯其社稷不合且楚所滅申息諸國未聞不絕其祀得存社稷如紀季入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是鄭伯所願比之九縣必非指楚所滅之國九縣當屬泛說也九爲陽數之終故古人於數之多者每以九言非必拘定九數汪中釋三九篇已明辨之公羊傳叛者九國非必實有九國也此云九縣正與公羊九國相同其不言國而言縣者乃自卑貶之意謂願比於諸國以事楚如晉語云君實有郡縣耳先儒屑屑計較而又苦於數之不合不知九縣本非實數杜解已非塙詁蘇沈以權庸不當數安見其餘諸國皆非小國與屬楚者乎

耆昧也注耆致也致討於昧

謹案致討於昧不得但云致昧杜說迂曲殆失之釋文耆音旨徐其夷反老也是徐讀爲耆老之耆當從徐氏耆昧謂老

其惡卽詩言養晦之義

武曰無競維烈注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正義曰競彊也詩意言無彊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無疆也

謹案說文競彊語也是訓彊不訓疆惟竟字則訓疆竟與競非一字彊與疆亦非一字注疏以無競爲無疆不知何據豈彊與疆古相段借通用如月令可以美土疆注彊槩之地襄二十五年數疆潦賈注爲彊槩境埆之地故謂疆與彊亦可通乎史記越王無彊越絕書作無疆賈子審微篇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是亦彊疆通段之證然未可據此遂謂競有疆訓武曰無競維烈與抑詩無競維人文義正同當從傳箋訓彊爲正

有律以如己也注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

謹案杜解如己爲法敗從人則當以下文故曰律否臧爲句然以律否臧三字相連爲義則易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其義難通矣易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是以師出以律爲句不連否臧爲義失律凶也失律正解否臧之義耳此文當以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九字爲句如當訓爲爾雅釋詁如謀也之如有律以謀己故曰律乃解師出以律之義否臧且律竭也以下乃解否臧凶之義也

趙旃棄車而走林

謹案下文又云棄車而走林不應兩處之文皆同趙旃棄車走林竟有兩次以上下文攷之下云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益以馬劣不能駕車故有棄車之事自當有此七字無疑此處上文云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則趙旃未登車不得有棄車之事此七字疑涉下文而衍

復室其子注以有平國之功復以女妻之正義曰劉炫以爲傳文無衞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旣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男子謂妻爲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復云復室其子旣言復室其子明孔達之妻非衞侯之女可知

謹案傳文杜解本無衞侯之女爲孔達之妻之說劉之規杜

孔之駁劉皆不可解恐有譌誤劉謂復以室家還其子則其義甚塙左氏傳以室家所有財物爲室如穆王以爲太子之室與潘崇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陳鮑分其室之類皆是正義謂衞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貲不知衞人旣以其罪告於諸侯何必不暫沒其家貲以揜一時耳目及事旣定乃復還其子耳如杜解以女妻其子則但云室其子而復字之義無著矣

於是有庭實旅百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正義曰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謹案劉炫說是詳下文解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元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

謹案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當言主之禮備其說塙不可易正義曲引楚子入享於鄭庭實旅百與燕有好貨飧有陪鼎以伸杜義然與上小國免於大國下誅而薦賄文義皆不可通違經背傳其自當之矣

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别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元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異於漢書又周禮匠人注引孟子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元以爲諸侯郊內郊外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元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

謹案鄭說過於苛碎且孟子爲滕文公所立之法非必周制本然杜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更十取其一與趙氏注孟子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相合其說爲長

凡稱弟皆母弟也

謹案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羣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者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而公羊傳亦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氏以爲殷道親親春秋法殷之質左氏與公羊意異而母弟稱弟則同蓋古義如此非必法殷之質也後儒乃疑不宜以同母不同分別程子又謂所以重適考之春秋所載母弟非必皆適故釋例謂通庶子爲君故不言適夫人之子而曰母弟傳中母弟不盡可考而公弟叔肸與公皆敬嬴之子非適子甚明

下臣獲考注考成也

謹案上云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古以死爲不祿此乃反其意而言之言但能成君命雖死猶之不死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言能成終命也能成終命死亦爲福上云臣之祿也卽考終命爲福之意此當以下臣獲考死五字爲句與上寡君有信臣相對成文考死卽考終命之義言已能成君命則雖見殺亦得爲考終命而死矣杜以考字絕句似不了語下句死又何求文義尤不可通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注云完全之時尙不能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正義曰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

謹案劉說爲勝賓媚人意甚剛而詞甚婉所以爲能言也正
義乃詆其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不知如劉說正與
上下文義相接若如杜說以爲完全之時尙不違晉又何至
有鞌之戰哉
故曰匱盟注匱乏也
謹案匱雖訓乏然乏盟義不可解晉語令陽子之貌濟其言
匱非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則匱盟者亦謂無實之盟
耳漢書昭帝紀注匱空也匱盟猶云空盟空乏義亦相近但
作乏盟則不可通
乘縵注車無文正義曰周禮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
墨車鄭元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

不畫也乘縵車無文葢乘大夫墨車也
謹案傳明言乘縵則是夏縵諸侯降乘卿車已是減損夏縵
無瑑亦是無文何必如覲禮乘墨車乎
巫臣使道焉
謹案離騷經云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注又恐媒人
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是道謂媒人達言也
立武宮注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
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正義曰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
築武軍
謹案經但云立武宮止是一事公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
宮也服虔曰鞌之職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劉從服義甚

塙啖助曰左傳以爲武軍之宮非也若然煬宮復何謂乎啖
氏比例雖當然左氏但云不可以立武亦未嘗明云武軍杜
以爲築武軍似亦誤解傳意杜云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
事葢本於宣十二年傳然其事殊爲不類潘黨請築武軍乃
在戰地築爲壘壁以章武軍與楚棄疾及郊陳蔡欲爲名故
請爲武軍相似若鞌戰去此已久鞌又非魯地魯安得於其
戰地更築武軍乎以作先君宮告成事解作武宮義亦不塙
杜於宣十二年傳注但云禮先君告戰勝正義曰爲此遷主
作宮於此祀之則楚子所爲先君宮當如周禮壇壝宮之類
古者壇壝亦可名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傍一
門非必作宮廟而後可名宮也若謂楚子之所爲宮卽是宮

廟郯非楚地楚立宮廟於此誰爲守之若謂楚子歸後作宮
如此傳杜解魯立武宮不在鞌地則傳文明言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是楚子在郯作宮而還非還後而始作宮也杜引
楚事以解魯事而不知其事皆不合正義强傅杜解曲說無
據
彼交匪傲注彼交於事而不惰傲
謹案襄二十七年傳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所引詩與
此異足見春秋時古本已有不同
能者養之以福正義曰往適於福
謹案正義以適字解之字其所據本當作養以之福漢書律
歷志酸棗令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

穆爲不弔注不見弔傷

謹案先軫曰秦不哀吾喪則文公死而穆公不弔當時或有其事但以不弔爲不見弔傷當云穆公不弔不當云穆爲不弔傳加一爲字則不弔非不見弔傷不弔猶云不善詩不弔昊天箋猶善也書無敢不弔傳猶善也昭二十六年傳率羣不弔之人哀十六年傳昊天不弔亦訓不善是穆爲不弔猶云穆爲不善卽指下文蔑死我君之類言之非止不見弔傷一事也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注二族强故在公左右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

謹案劉說是也說文族在㫃部从矢是族當爲軍中部族之名以字義論之宗族之族當作屬部屬之屬當作族今之用字互譌此傳作族葢左氏傳猶存古字杜謂二族强是以爲宗族之族非也劉以族爲屬葢以今義釋古字然猶未知古族字之本爲部族也楚語在公軍王族而已韋注唐云族親族同姓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解至明晰劉說葢本乎此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

謹案劉說甚便寧可訓爲傷者寧與慭聲義相近得相叚借方言慭傷也慭可訓傷故寧亦可訓傷詳見前不有寧也解

君命之辱別爲一句與哀二年傳公子郢曰君命祇辱同義

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

謹案晉語曰苪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鎭又曰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鎭也葢當時有此稱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葢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謹案金奏下管皆樂曲不在三百篇之內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皆坿會之詞與以下管象爲維清新宮爲斯干同誤杜不用其說甚是但以肆夏爲繁韶夏爲遏納夏爲渠則與外傳不合魯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

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爲文王大明緜則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肆夏之三爲肆夏繁遏渠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劉炫謂杜爲此解頗允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若繁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其言是也國語韋注肆夏一名樊與杜誤同葢杜所本正義曲爲杜辨殊謬此不拜肆夏而儀禮燕禮記奏肆夏者解者以爲兩君相見入大門而奏肆夏聘賓及庭而後奏肆夏且聘賓但用肆夏一章不得用三章此用肆夏之三故穆叔不拜也

牲用備具

謹案牲用二字連用則書僞孔傳以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用絕何亦有據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謹案農字注疏無說葢以本義讀之非也農當叚借爲努廣
雅釋詁農勉也此與管子大匡耕者不農皆當讀爲努農努
一聲之轉
因夏民以代夏政注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
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正義曰孔安國
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
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
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
也葢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修民事寒浞殺羿言

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
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尙未滅葢與羿並稱王也
謹案傳稱帝夷羿則羿嘗稱天子無疑其稱天子不知何時
疑卽在太康失邦之後必非夏后相時乃逐相而據其位也
葢太康失邦已失河北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其時尙有河南
太康崩仲康代之當卽昆弟五人之一其時羿帝河北而太
康仲康帝河南葢二帝並立至寒浞殺羿又滅相於是夏祚
中絕仲康必非羿之所立僞古文不足據杜不見僞古文故
但云夏人立其弟仲康不云羿立仲康惟以羿代相爲代夏
政則猶失於不考傳稱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豷長大能用師
始滅后相其閒當有二三十年羿代夏政乃用寒浞浞謀取

羿亦非盡浞之中所能辦羿之代夏政必是代太康而非代
相矣
使臣斯司馬注斯[illegible]
謹案使臣此司馬[illegible]亦訶斯當叚借爲厮說文斯析也漢
書嚴助傳厮輿之卒注析薪者也是斯與厮義得相通廣雅
釋詁厮使也公羊宣十二年傳厮役扈養注刈草爲防者曰
厮淮南覽冥訓厮徒馬圉注厮役也是厮乃役使之義使臣
斯司馬言使臣役司馬也
職競作羅注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謹案以作羅網之難爲作羅古人作詩無此織仄之語杜氏
望文生義其說非也古羅罹同字同音詩我獨于罹與我罪

伊何韻逢此百罹與倘寐無訛韻無父母詒罹與無非無儀
韻儀亦從我聲也僞古文湯誥罹其凶害釋文本亦作羅漢
書于定國傳羅文法者注羅罹也方言羅謂之離離謂之羅
周禮注藩羅卽今之藩籬字是羅罹無二義爾雅釋詁罹憂
也釋言罹毒也此云職競作羅實卽職競作罹言作可憂可
毒之事耳
斬行栗注行栗表道樹正義曰行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
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
謹案詩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
如字鄭音列詩東門之栗箋同行上栗也與此行栗正同杜云
表道樹葢亦訓栗爲列鄭云栗裂聲同則栗列亦聲同古者

列樹表道表道之樹卽謂之列正義曰道上之栗似以栗爲
棗栗之栗豈鄭國表道專用栗晉人伐鄭專斬其栗乎
而以偪陽光啓寡君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謹案光廣也廣大同義故光又訓大鄭語必光啓土韋注光
大也光啓猶云大啓正義曰開其疆竟亦卽大啓爾宇之意
而又訓光爲光昭則非古義矣
我從事獨賢注稱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正義曰在上獨以
我爲賢自云己賢是不讓也
謹案詩毛傳曰賢勞也是賢卽訓爲勞我從事獨賢猶云我
從事獨勞自謂獨勞卽是不讓杜不知賢卽訓勞乃謂稱己
之勞以爲獨賢分賢勞爲二義已誤正義曰在上獨以我爲

賢則尤失之矣
不然不舍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
盖三家盟詛之本言
謹案此承上文而言當是三家使其人之號令謂不從其令
者必不舍之杜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不應於篇末特
綴此一句又云此三家盟詛之本言不應其上無盟詛字正
義謂以上是序事之辭此是要契之語史家略取其意爲之
立文殊屬曲說
君子以吳爲不弔注不用天道相弔恤
謹案下引詩曰不弔昊天杜注不爲昊天所恤故於此文逆
探下意作解以不弔爲不用天道相弔恤然傳但云不弔初
不云不用天道不得如杜增字釋經也且下引詩杜注亦非
詩義詩鄭箋云猶善也不弔猶言不善詳見上穆爲不弔解
吳爲不弔與穆爲不弔正同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不德亦卽
不善之意若如杜說解詩當倒詩詞爲昊天不弔乃可通、
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謹案悼字注疏無解蓋卽以本義讀之非也悼當讀爲趠廣
雅釋詁趠絕也悼棄猶云絕棄
匱神乏祀釋文乏祀本或作之祀誤也
謹案此與國語匱神乏祀困民之生兩句盡同但此困民之
生句在上耳或謂當以兩句相對作乏字爲是但國語云乏
周公大公之命祀又云乏臣之祀則古有乏祀之語作乏不

誤
商旅于市注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易云商
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旅不行故以旅爲商此文
連于市若以旅爲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爲陳
也
謹案以旅爲商固非以爲陳貨物以示時尙義亦迂曲旅當
讀爲臚儀禮旅占古文旅爲臚晉語風聽臚言于市韋注傳
也則商旅于市謂商臚于市耳爾雅釋詁旅陳也史記六國
表臚於郊祀索隱曰陳也臚旅本通義皆訓陳特當爲陳言
不當爲陳貨物耳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注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

之功

謹案胙當叚爲胙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徹胙俎是古胙胙通用說文胙主階也廣雅釋詁胙主也此胙字當叚爲胙訓爲主大讀如字師眾也大師猶云大眾與子揚窗曰不如復大師義同謂世主大眾以表東海耳十八年傳國人謂不穀主社稷主大眾與主社稷忘同儀禮士冠禮注胙猶酢也爾雅酢報也胙無報義杜訓爲報葢亦叚胙爲胙而解爲酢但如其說則前云大公不應復稱大師且天子不當稱其官名世報大師之功亦近迂曲不如訓胙爲主也

先吳壽夢之鼎注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謹案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

得先之當以先爲先秦先漢之先今考惠氏之說非是然亦有本釋文先吳悉薦反又如字如字即惠氏之義先秦先漢乃後世之說古無此稱郜鼎不云先郜吳鼎何云先吳此當仍以杜解爲正以璧先馬古之正禮今以有壽夢之鼎故以璧馬爲鼎之先必以異於古禮繩之則古未有以鼎爲賄者春秋時之變禮豈得盡與古禮同哉若以馬不在堂爲疑則亦不然二十六年傳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車服陳于庭禮有明文亦非可上堂者先路可以先邑安見馬不可先鼎乎

諸子仲子戎子注諸子諸妾姓子者

謹案管子注云諸子內官之號葢齊內官有諸子之名故景

公又有諸子鬻姒如杜解則此文諸子可通哀五年傳之諸子不可通矣杜於哀五年傳注曰諸子庶公子也傳同解異皆失之

棄位而姣

謹案古逸叢書顧野王原本玉篇放部引左傳棄位而放杜預曰放淫之別名也是傳與注皆本作放

得罪於王之守臣注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

謹案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謂以此稱范宣子亦無不可然欒盈之逐宣子必假晉侯之命以逐之晉語謂公問陽畢乃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則命實出晉侯且欒盈未必肯自稱得罪於范氏顧炎武曰守臣謂晉侯玉藻

言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其說勝杜

焉用聖人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正義曰周禮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尙書睿作聖者通識之名時人見其多知故以聖人言之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也

謹案說文聖通也如正義所引及詩或聖或否禮樂記作者之謂聖鄉飲酒義賓主接俎豆有數曰聖大戴禮四代聖知之華氏楚語其聖能光遠宣朗管子四時聽信之謂聖則春秋以前所謂聖人者通人也若孟子大而化之之謂聖荀子禮論聖人者道之人賈子大政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韓非子揚榷能象天地是謂聖人白虎通萬傑曰聖禮運疏引辨名記倍傑曰聖僞禹謨乃聖乃神則戰國後所云聖人乃尊

崇之虛名也

殷以少牢注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又曰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

謹案大夫三年大祭不見於他書大傳云干祫及其高祖乃有功特賜非必三年一行此傳所云恐亦春秋時僭行諸侯三年一禘之禮非古禮所有也

納諸曲沃注欒盈邑也

謹案平公卽位烝于曲沃曲沃爲晉祖廟所在不應此時卽屬欒盈顧炎武據晉世家幽公時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盈其說是也考三十年傳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注亦以爲屬武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絳曲沃皆宗邑相同不得爲六卿私邑注以胥午爲曲沃大夫正公邑稱大夫之證注疏何不據彼推之乎下略之以曲沃亦謂以曲沃使之分掌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注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大咎故可因

謹案我實不天承因子而死言之謂事卽不成而死亦實不爲天祐子無咎焉承吾無悔矣言之謂於吾無悔亦於子無咎也杜解非是

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注孺子欒盈

謹案孟子有孺子歌曰今人乍見孺子內則孺子蚤寢晏起檀弓見孺子慕者而孺子泣者孺子乃幼少之義若三代以前則孺子乃天子諸侯大夫正適之稱也攷公將不利于孺子成告孺子王矣孺子其朋乃指成王里克曰孺子懼乎杜原款曰孺子勉之乃指申生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乃指奚齊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乃指奚齊卓子秦穆公曰孺子其圖之舅犯曰孺子其辭焉乃指重耳梁由靡曰敗國且殺孺子乃指子圉鮑牧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乃指安孺子荼韓宣子曰孺子善哉乃指子齹子尾之臣曰孺子長矣乃指子良季孫曰孺子長乃指孟莊子之子秩陽虎曰夫孺子得國則已乃指季桓子孟孺子速乃孟莊子孟孺子洩乃孟武伯檀弓孺子𪎭之喪哀公子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子皆非卑賤之稱故胥午以稱欒盈盈能入曲沃爲亂其年必非幼稚正義泥於孺子之稱以爲其年必幼乃駁服虔以欒魴爲欒盈子之說云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己堪戰非也

在周爲唐杜氏正義曰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愷之言己之遠祖數自譏訐

謹案文十三年傳正義以其處者爲劉氏六字非左氏原文乃漢儒欲求道通坿會圖讖而竄入之最爲高識觀此疏乃知出於劉炫正義於彼不著劉氏之名未免攘善此又訐其

譏訏遠祖非也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正義曰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賜之

謹案外傳云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是所賜實有女樂傳畧言之耳

臨于周廟禮也注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

謹案有廟則必有祭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命魯得祭文王是也或以經無明文爲疑考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魯衞之屬是也是魯有文王廟非僭不得以諸侯不敢祖天子爲疑毛奇齡據大傳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謂別子立家當祀別子所自出魯周公以別子爲大宗故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說亦可通然據鄭義則衞得與魯同衞非大宗毛說亦未塙

失守宗祧注遠祖廟爲祧

謹案廟祧通稱故周官守祧掌守廟祧專以守祧爲名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正義曰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也據正義之說則彼傳解爲遠祖廟與此傳解同誤正義依違言之故不明駁杜氏耳武仲乃臧僖伯五世孫雖視豐氏稍遠亦不得有遠祖廟

及處守者皆有賂注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以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謹案古未有以人爲賂者惟魯賂楚以執斲執鍼執紝皆百人鄭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然皆技藝之人又皆以賂國君此不應以男女爲賂且所賂者乃晉將帥並及守國之人也當從劉說爲正上云男女以班猶陳侯使其衆男女別而纍蔡人男女以辨耳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與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正義曰鄭元以此謂杞宋爲二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陳幷二王後爲三恪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得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

謹案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是古左氏說亦以三恪自三恪二王後自二王後不幷數二王後爲三恪杜苟異先儒正義曲傳其說非也

唯卿備百邑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地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

稱邑也

謹案邑方十里不見於他書且如其說則卿之采地方百里不應若是其本文十六年傳先八邑正義謂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則此卿合百邑亦應如二十六年先八邑傳解爲四井之邑蓋大國之卿采地有一終出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出車之法當如論語包氏注解爲十井出一乘馬氏謂百井出一乘非是一終千井有八千家與四縣爲都合但一都有一千零二十四井八千一百九十二家稍有不同者井通成終同出賦之法井邑甸縣都出稅之法故不盡合耳卿采邑有一都則如千室之邑者有八邑卿備百邑以四井爲邑言之有二百五十六邑言百邑者對大夫而言之卿祿四

大夫大夫采地一縣止有六十四邑不備百邑故曰唯卿備百邑非謂卿止有百邑也免餘謂臣六十矣正大夫六十四邑之證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亦四井之邑也

君與大夫不善是也注不是其曲直

謹案外傳作王弗是韙注曰是理也蓋以是爲諟之叚字說文曰諟理也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注諟猶正也此言君與大夫不善於是正也

改命曰君夫人注左師令使者改命也

謹案宣四年傳改命曰生注易其名也是改命卽改名改命曰君夫人謂改名君夫人也正義曰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稱夫人故自稱爲妾然則改名君夫人者謂名爲夫人不必爲妾耳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正義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謹案孔氏聘辭今不復見論語鄉黨篇使聘執圭諸節或疑孔子仕魯時無朝聘往來之事是孔子嘗言其禮鄭氏則以入公門節亦爲將聘圖事其實鄉黨有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不稱夫子而稱君子則鄉黨所記不必皆孔子所行之事使擯執圭之文或卽孔氏聘辭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注子家析歸父

謹案下文謂子家速歸注子家慶封字不應同時兩人皆字子家杜必以此子家爲析歸父字者蓋以魯公孫歸父字子家鄭公子歸生亦字子家古人名字相配故以此爲歸父非慶封耳然其時慶封當國使析歸父卽慶封使之盟與不盟當由慶封非歸父所能專擅則此子家亦當是慶封也

誰遑其後注遑暇也

謹案誰暇其後殊近不詞如杜說當增一恤字方合誰何二字同義說文誰何也古以二字連用賈子曰陳利兵而誰何是也遑古作皇通作況書無逸則皇自敬德毋皇曰今日石經皇皆作兄此遑當訓爲況誰遑其後猶云何況其後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注衰少也謂有殷王餘俗
故未大衰正義曰杜以此皆歎正小雅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
雅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
謹案服說是也杜解衰爲少義甚迂遠正義引九章算術謂
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少殊爲曲說注
故未大衰尤不可通史記吳世家引此注作故未大無衰字
是衰字爲後人竄入當衍
焚我郊保注郭外曰郊保守也
謹案古者有四井之邑有十室之邑邑雖小必有城其城謂
之保都鄙有之鄉遂亦有之後世作堡亦作堢古但作保禮
月令四鄙入堡鄭注小城曰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

曰保此都鄙之小城也檀弓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鄭注
保縣邑小城縣邑當作郊邑戰於郎郎左傳戰於郊郊有入
保者此鄉遂之小城也周官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
里之地域鄭注郊里郊所居也疏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
六鄉之民也郊而曰里明是以一里爲一邑郊里有地域與
邦國都鄙稍甸同制則其所居之地當各有小城即所謂郊
保也此郊保謂鄉遂小城與下城郭相對杜以保爲守失之
命遂正納郊保注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
謹案郊保謂郊之小城見上焚我郊保杜解非是
巡丈城注巡行也丈度也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
之故云丈城

謹案因火巡城此時何暇加以丈度且此數句如陳畚局之
類皆以下二字連文爲義此句不應獨以上二字相連古文
大或通用易師貞丈人子夏傳作大人哀十一年傳是謂我
不成丈夫也釋文或作大公羊定八年傳如丈夫何注大人
稱也易隨失丈夫虞注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是丈可通大
之證丈城當作大城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羮
我問師故注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謹案魯但問齊用師伐我何故非必以師往也
其君弱植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
立也
謹案正義之說甚爲迂遠宣二年傳華元爲植注將主也是

植爲主義其君弱植言其君乃弱主猶貫高曰吾王孱王也
不可億逞注億度也逞盡也
謹案不可度盡其義殊晦說文億安也傳謂心億則樂安有
樂義樂則氣盈故億又有盈義詩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是盈
億同義解爲億萬之億非是逞與盈古字通欒盈史記作欒
逞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釋文盈本亦作逞史記齊世家集
解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田完世家索隱曰逞音盈昭四年
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逞作盈皆是其證不可億逞蓋以
億盈連文億亦有盈滿之意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
傳曰不可盈厭不可億逞猶不可盈厭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謹案箾不知爲何物說文箾以竿擊人也西京賦曰飛罕潚箾𨐰注曰潚箾罕形也罕者网之以竿爲柄者也是皆以箾爲竿箾豈以竿舞歟說文引虞舜樂曰箾韶蓋卽據此傳見舞韶箾者釋文箾音簫與象箾之箾音削異同爲樂名似不宜音義異也正義曰箾卽簫字引賈逵釋象箾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是以箾爲削乃釋文所本簫韶未引賈

注不知其說如何

三易衰

謹案古者衰不更制

高其閈閎注閎門也釋文杜云門也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攷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

謹案據釋文則陸氏所見之本有作各音者陸氏謂其穿鑿不知說文閣所以止扉也正與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閣合郭注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閣長杙卽門橛也今爾雅與郭注皆誤作閎釋文云本亦作閣又云郭注本無此字蓋陸據誤本以閣爲非與此同誤杜云門也所見亦是誤本今據郭注引此文作閣當以閣字爲正惟以爲門旁長橛則猶未合子產曰門不容車若門旁長橛之高無妨進車之路蓋兩扉中之閾亦名閣爾雅橛謂之閾閾爲長橛故閈閣亦可通稱據孫叔敖高車高梱言之則高其門閾而門不容車矣

寡君使匄請命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丏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釋文曰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丏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丏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丏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

謹案昭六年傳士匄相士鞅逆諸河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作士匄此人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釋文亦云古本士匄或作王正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如正義釋文之說則昭六年傳士匄當作王正此傳匄字正義云當作丏釋文云匄字是攷王正之名不見於傳若以彼傳應作王正則此傳亦當作王正而此傳明言士文伯文伯字伯瑕名匄正與陽匄駟乞名字相同疑古本未可據古本蓋疑士匄是范宣子之名此人不當與之同名故以意改之耳正義釋文云此傳古本作丏亦當是以意改之其實皆以作匄爲正此傳釋文以匄爲是且引魯有二嬰齊鄭有二名段字子石以證古不嫌同名尤塙而昭六年傳釋文乃云依王正爲是何也

無觀臺榭正義曰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

謹案如正義說當作無可觀之臺榭文義方明不得但云無

覼臺榭也爾雅釋詁覼多也詩薦言覼者遹覼厥成奄覼銍艾皆訓覼爲多此亦當是無多臺榭耳

無㝉菑患注言見遇如此㝉當復菑患耶無㝉㝉也

謹案如杜說當云㝉有菑患不當云無㝉菑患也劉炫於傳不有㝉也敢告不㝉皆訓㝉字爲傷則此文葢謂無傷菑患耳

夫亦愈知治矣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如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

謹案傳文並無病不能意劉孔以病差解甚爲廷迴昭二十年傳相從爲愈注差也此傳杜無明解卽如昭二十年傳注解爲差亦可通不必定以病差解之也

左傳淺說卷下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尙釋幣於禰乃行況婚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元云告於君也亦旣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婚故圍自告也

謹案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亦不必安也士昏禮壻家不告廟漢人已明解之正義引文王世子推之謂告君必告廟又謂君尊不主臣婚故圍自告豈五廟之孫爲庶人者亦得自告君之祖廟耶又引聘禮推之謂聘尙釋幣于禰況婚是嘉禮之重則當時或因聘而釋幣幷告以因聘而婚事亦有之然如其說則亦非謂婚娶必先告廟也後人據此以爲婚必先告之證殊未必然正義於隱八年傳先配後祖引此文謂楚公子圍强盛故自告亦與此謂君尊不主臣婚故圍自告之說不合

楚公子圍設服離衞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衞離陳也正義曰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衞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衞非在家守門之衞也守門之衞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故杜以離衞卽執戈是也言二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衞也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衞離亦陳之義

謹案此言楚圍在會之事非言其在國之事也此條杜解勝
服惟訓離爲陳無據正義以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解之
則望文生義矣易離麗也說文麗兩耦也象兩兩相附之形
从兩兩相並麗旅行也是麗乃兩兩相並之義經傳皆叚麗
爲丽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官校人麗馬一圉注耦也易象
曰明兩作離是離麗卽離兩之義此云離衞猶云兩衞二執
戈正兩衞之意杜得其解而未得離字之義正義傳會其說
失之
弗去懼選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謹案以選爲數其罪解頗迂曲說文選遣也則懼選卽懼遣
言不自去懼秦伯遣之使去則更辱矣不若先見機而行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注帝顓頊正義曰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
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
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也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檢
勘此事未必然也
謹案鄭據命厤序以五帝皆非及身相傳據此與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世濟其美等語則左氏傳與緯書義合
以樂慆憂注慆藏也正義曰劉炫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
禍也
謹案劉解慆爲慢是也以樂爲好音樂則義猶未盡樂與憂
相對爲義言以樂慢憂如子羽云子招樂憂之義齊景公曰
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此以樂慢憂之事也

樂所包甚廣不止好音樂一端杜讀慆如弓韜之韜取義甚
遠正義乃引埋憂地下以曲解之文人寄興之詞豈可以證
經義哉
國則不共注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
謹案上云猶曰不共是晉謂齊不共此文不共不應指晉國
說且叔向何敢斥言晉國不共又與下文而執其使文義不
貫杜解非也此不共亦卽謂齊不共叔向蓋順晉侯之意言
之言齊國則不共而其使無罪故不應執之也下君刑已頗
乃斥晉耳
且少姜有辭
謹案晉侯謂少姜爲少齊此姜字當作齊

而數於守適注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謹案傳言於不言如杜解非是顧氏云數列也音色主反解
亦迂曲文十六年傳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注數不疏也此
文數於之義與彼正同猶云密於守適耳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注虞度也
謹案虞與憂義相近景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是憂虞同義
大元元瑩古者不匱不虞注憂也無四方之虞猶云無四方
之憂杜訓爲度義殊迂晦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
謹案文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惠棟引周書嘗麥解九刑謂
刑書九篇證據似塙但周書所云刑書九篇作於周初此傳

所云九刑則周有亂政而始作豈文十八年傳所云九刑非
此傳作於叔世之九刑乎傳言九刑相同不應前後有異疑
文十八年傳云在九刑不忘亦周叔世所作非嘗麥解之刑
書九篇也

暨齊平注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問無異事故不重
言燕從可知正義曰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
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爲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
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
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
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即燕與
齊平當書燕暨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

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
也

謹案如正義之說當爲魯與齊平無疑杜云無異事故不重
言燕然經無此書法正義專事阿杜而此獨以賈君爲得誠
以其說不可通也且此文乃左氏之誤非杜解傳之誤服氏
云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不知傳云齊求之也亦左氏之
說耳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則經言暨齊平
是魯不得已與齊平安得爲齊求魯乎後人調停其說謂傳
齊求之也所以解經下文燕人行成應跳行別爲一節以左
氏爲不誤不知下鄭人相驚以伯有傳明言齊燕平之月是
左氏固明以暨齊平爲燕與齊平矣夫暨齊平果屬之燕則

經當書燕及齊平如宋人及楚人平之例不當從以外及內
之詞曰暨且幷沒燕名也賈從二傳爲是許服杜則皆以左
氏說左氏耳杜每稱左氏親見策書親見策書者何以有此
失後之專信左氏者猶謂二傳序事多失惟左氏傳不誤豈
其然乎

天有十日注甲至癸

謹案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云日中當王
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鷄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
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正與此文天有十日人有
十等相準而此注云甲至癸乃與前注不合何也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注陟登也恪敬也

謹案陟恪之義甚難曉解杜亦强爲之辭疑恪字乃降字之
誤蓋因形似而訛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與詩云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義同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正義曰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
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丘明竟尊之
而失事實

謹案春秋時所稱夫子見於傳者皆謂大夫惟夫子必反晉
國指晉公子文公時未爲君故以大夫之稱稱之仲尼嘗爲
大夫故弟子以此稱之其後相沿以爲師弟之稱不知未仕
爲大夫者固不可僭稱夫子也禮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鄭注
曾子齊嘗聘爲卿故得稱夫子可見夫子乃大夫之專稱矣

或憔悴事國

謹案憔盡一聲之轉故酒盡曰醮而爵祿之爵訓爲盡是憔悴與盡瘁其文異而義不異也

吾又寵秩之注請爲之立宰

謹案杜以請爲立宰爲寵秩與下文其若先人何意不相貫子旗豈自以爲立宰之事無以對其先人哉寵秩不當指立宰說子旗蓋以子良年少吾誨之猶恐不成若不誨之而又加以寵秩則更恐其不成將無以對其先人矣爲之立宰乃誨之之意非寵秩之意也

二惠競爽注競彊也爽明也

謹案哀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王氏述聞謂當從

明字絕句爭明二字連文爲義競與爭義同爽與明義同競爽猶云爭明也杜分爲二義平列失之

使亂大從注使從於亂

謹案杜倒易傳文其說非是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大從猶言大順耳

不可沒振注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謹案如杜解當作沒不可振不當作不可沒振也釋文不可復振扶又反本或作沒振是古本作復字疑杜注上句亦作不可復振下句乃申言之謂猶沒不可復振以解傳上文之是以無拯耳後人誤會杜意遂改上句復字作沒而並改傳文以從之當從釋文作復爲是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注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閒無違天命廢絕者正義曰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亦不知幕於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曰爲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始失國耳

謹案朱芹以句芒爲幕之切音則句芒卽幕也虞幕至虞舜皆稱虞是以國爲氏當時實有國土古諸侯以國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曰虞幕者猶晉重魯申也曰虞舜者猶鄭子華吳季札也舜之側微蓋不爲父母所容而出在外而其時瞽瞍實君虞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蓋舜所居之地曰嬪于虞

嬪婦也蓋旣成昏而見舅姑于虞與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正同則舜實有虞氏之後世有國土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呂氏春秋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則瞍不特世君虞而且世爲樂官故堯典但曰瞽諸書所云瞽瞍瞍乃其官名不得以舜側微而疑瞽瞍失國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注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正義曰言伯父我親猶自加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於我一人

謹案注疏雖字之解皆不可通雖當讀爲唯古唯雖多通旣禮少儀雖有君賜注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當爲雖是也此言伯父尙不有余一人唯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也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

元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二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

謹案杜說迂遠不切正義引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五細謂賤防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其說遠勝於杜正義乃詆其必不通何耶

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正義曰杜以子元爲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爲一人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

謹案諸說皆不可通杜以厲公因子元殺檀伯則子元於厲公有大功何以後不復見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子元鄭公子不得爲櫟人且既置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則二人皆貴公子誰主誰佐正義以欒賓傅桓叔公孫獲佐許叔比之非其類也劉規杜甚當而引鄭衆說以子元即檀伯則傳明言使曼伯與子元又云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是子元曼伯是二公子非一人正義駁之亦是顧炎武以子元即厲公之字最爲得之蓋莊公嘗以櫟爲子元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其後檀伯爲昭公守櫟而子元有舊恩於櫟人故因以殺檀伯而使昭公不立也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注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

謹案杜解稍迂齊將何事不必指事晉說言晉強如昔齊何能爲事即代與之事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注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正義曰言此易所占唯且可爲在下之飾乎不可爲餘事也

謹案杜解已甚迂曲正義之說尤不可通此飾字不必承上下之飾也說乃揜飾之飾也南蒯告惠伯曰即欲有事而不言是何事則是意在揜飾乃占險而不可告人之事故惠伯明斥其隱詞易不可占險即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之意將何事也且可飾乎言爾將有事果將何所事也且可以揜飾乎注疏必以飾字爲即下之飾也飾字則牽合不可解矣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謹案洪範五行傳曰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鄭注曰共讀曰恭禦正也傳云共禦王事即五行傳所云共禦之義杜解不誤特未引五行傳爲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正義曰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

謹案數說似皆不安祈父官名不得單稱祈杜謂其人名招不知何據賈說以爲求明與下式昭德音義複馬說以爲圻內昭明亦近不辭祈招疑是樂章之名如徵招角招之類齊景公作徵招角招其詩曰畜君何尤是徵招角招之樂即徵招角招之詩與此祈招之詩即祈招之樂相同特不知其何

以名祈耳

蔓成然故事蔡公

謹案此七字與上下文不屬疑屬下文錯誤在此下云鬬韋龜屬成然焉且云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此句當列其下故事蔡公故字承上鬬韋龜屬成然焉而言承其父命故事蔡公也

依陳蔡人以國注國陳蔡而依之正義曰二子更無兵衆唯依倚陳蔡人耳以國者許爲復其國以此招慰之

謹案此時未得楚國故但依陳蔡人以立國耳杜解不誤正義以以國二字別爲一句云許爲復其國非也

蔓成然蔡朝吳

謹案蔓成然爲郊尹已同薳氏諸人起兵在楚不得又與棄疾諸人同起於鄧下云因四族之徒注以爲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成然故在楚而此又云蔓成然豈有兩成然乎此三字疑衍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謹案此與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合閻若璩據此謂舅犯稱文公爲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三十六即薨亦止四十有四耳故杜氏注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是四十矣安得如陳大士文老而舉事耶周柄中亦云獻公烝齊姜生申生在即位後生重耳夷吾在申生後重耳生在獻公

五年若如史記獻公即位重耳年已二十一則獻公生重耳乃在其父武公之十九年反前於申生二十餘年此必不然今考公羊傳何注謂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與史記云反國年六十二相合史記本無烝齊姜事顧棟高嘗辨衞夷姜晉齊姜之誣宜其與左氏不合史記與三傳各有所據不得專據左氏斷之切左氏說獻公娶於賈爲賈君齊姜本是父妾又非繼室之比而穀梁云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驪姬豈肯稱齊姜爲夫人若謂指賈君則賈君尚在又豈可以左氏之說繩之耶陳大士文亦本史記公羊說耳

鄭伯男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正義曰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子產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幷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連子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

謹案鄭實伯爵不得連男爲稱且此文乃子產之言謂自貶抑說猶可通若周語所云亦謂連男言之於義何取富辰欲

王尊貴鄭伯豈反卑之使同於子男乎此當以鄭衆服虔之說爲正子產云卑而貢重者甸服也今鄭伯在男服故不應貢重正義駁之謂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不知杜注亦云鄭國在甸服外周禮甸服外卽男服鄭在甸服之外則是男服無疑周之封圻東西長而南北短所制九服本不能方平如圖東遷之後更不能如先時不過存其名耳豈能拘以里數若必去王城千五百里乃爲甸服則鄭實寰內之國去王國不過數百里且不僅在甸服之中杜又何以言在甸服外乎

司徒老祁慮癸注二人南蒯家臣正義曰服虔云二子季氏家臣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

謹案傳言人有十等皁隸以下猶有數等則家臣亦有臣然據下文羣臣不忘其君則服氏以爲季氏家臣不誤其云臣願受盟者顧氏引史記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猶義也夫注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義也劉炫云直則是義

謹案劉說是也叔向數叔魚之惡誠非爲親者諱之義而傳載仲尼之言則盛稱其美曰義也夫卽大義滅親之義非如杜說於義未安直則有之也正義謂夫是疑怪之辭傳用夫字多矣非必皆疑怪之詞也

皆受明器於王室注謂明德之分器

謹案古明字與名通詩猗嗟名兮爾雅釋訓目上爲名晉書音義名目也漢碑以喪明爲喪名釋名釋言語名明也是其證明器當卽名器謂名寶重器也注謂明德之分器恐非

立於朝而祀於家注鄉得自立廟於家正義曰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大祖案禮記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祖乎

謹案昭元年傳正義曰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以特賜得立所出君廟與此不同許叔重鄭康成皆以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是正法而有功德特賜則亦得祖天子諸侯案大夫不得以諸侯相比而如許鄭之義則二說皆可

通正義於此又駁服以申杜似可不必

於是乎百官降物注降物素服正義曰古之素服禮無明文蓋象朝服而用素爲之如今之單衣也

謹案禮檀弓有元端素端而諸書不見素端所用或卽以素端爲素服平時服元端素服之時服素端也

大人患失而惑注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

謹案患失卽論語患失之之意患失之人胸無定見故易惑非必如杜解患有學而失道也

趙孟曰天乎

謹案天乎無義當是夭乎之誤與上亡乎相對謂國不亡則君將夭折也天夭形似易譌襄三十一年傳而夭厲不戒唐

石經天作夭

惡楚屏攝注屏攝祭祀之位正義曰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

謹案楚語屏攝之位韋注周氏云屏并也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屛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法近漢亦然杜解與周氏合周氏葢漢時說春秋者周仲文也此當救火之時不得有主人之位祭祀之位韋氏所云亦不見於經當以司農之說爲近

禳火於元冥回祿注元冥水神回祿火神正義曰元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

謹案楚世家吳回生陸終則回當卽吳回祿或卽是陸終祿

與陸聲近元冥祭修熙二人回祿祭吳回陸終亦二人也

許曰余舊國也注許先鄭封

謹案下句鄭曰余俘邑也是鄭謂許爲余之俘邑此云許曰余舊國也亦當是許謂鄭爲余之舊國皆言許鄭仇敵之故上下文乃一律如杜解則不一律矣十二年傳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正義曰許既南遷其地此時屬鄭則許之舊地實爲鄭有故許謂鄭爲余之舊國正與鄭謂許爲余之俘邑一律許鄭二國之言如此是以相仇杜未得其解上文許不專於楚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亦當從劉炫說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非謂許自恃舊國也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注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正義曰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服虔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

謹案私族於謀猶云私謀於族與室於怒市於色相同古人倒裝文法如此杜未得其解宗主之義正義以爲大夫無主用鄭說服氏以爲大夫有主用許說儀禮特牲少牢皆不立主故鄭駁異義注祭法答張逸皆云無主而說文與五經異義皆云大夫以石爲主當以鄭說爲正詳見予所著駁五經異義疏證

琴張聞宗魯死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

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

謹案家語乃王肅僞撰不足據鄭賈以爲子張與趙岐注孟子合葢漢人舊說如此服氏疑其年歲不符似亦有理竊疑莊子書有子琴張當卽其人葢字子琴名張而姓氏不傳

阿下執事臣不敢貳注違命也

謹案貳不訓違注云違命傳文貳字當是忒字之訛

邾滕人之私也

謹案說者以邾爲魯附庸其實不然邾與魯勢不相下交惡最甚故春秋時常交戰至戰國猶與魯鬨若是附庸安敢如

此茅夷鴻曰魯賦八百乘邾乘六百乘則其地雖小於魯而
亦相去不遠豈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公羊以邾婁本大國
其說不誤觀此文云邾滕人之私也其證尤明若是魯之附
庸叔孫豈不知之而乃以爲人之私耶
舟鮫守之正義曰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
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
謹案說文籞字引春秋傳曰澤之自籞重文魰自字乃舟字
之訛此傳鮫字乃魰字之誤舟魰澤之利也故許君約其文
曰澤之舟籞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正義曰爽鳩至今猶存則此齊地是
爽鳩氏得而樂也君不得爲齊君不死之事此樂爽鳩氏之有

非君所願樂也
謹案正義解傳殊未明晰願猶望也晏子言古若不死則爽
鳩氏當爲君此樂當屬爽鳩亦非君所能望與上云君何得
爲前後相應
乃脫歸注脫不張旗幟
謹案脫乃挩之叚音說文挩解挩也通借作稅爾雅稅舍也
方言以舍車爲稅郭注稅猶脫也禮不稅冠帶車則稅綏少
儀注降稅屨投壺注旣稅屨釋文並云稅本作脫文選陸機
招隱詩注脫與稅古字通是脫歸者猶云解歸亦猶云舍而
歸耳杜云不張旗幟則與周語無禮則脫韋注謂脫簡脫也
不敦陣整旅也義同

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注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謹案古以如爲當國策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
注如當也杜以當亡走解如亡正以當解如之義下死如可
逃則當訓如爲而
楚恥無功而疾戰正義曰戰勝則楚獨有功
謹案正義之說殊不可通楚逆華氏豈與華氏戰乎功卽下
文出之以爲楚功之功楚以出華氏爲功宋不肯出華氏則
楚恥無功矣
吳太子諸樊入郢注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正義曰吳子諸樊吳
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則東夷
理亦不應然也釋文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

以爲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
謹案史記世家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故太
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則此疑卽公子光或以左傳爲誤但左
傳明云太子公子光雖王嗣而王僚之時不得稱太子故傳
亦皆云公子光定六年傳書吳太子終纍其餘如公子光公
子掩餘公子燭庸皆書公子是吳之太子公子亦有別傳稱
太子則非光明矣或謂傳倒其文以諸樊太子爲太子諸樊
說尤非是無論傳中無此文法且公子光本不應稱太子也
傳云太子是王僚之太子無疑其亦稱諸樊者吳有夷風其
命名與中國異如壽夢諸樊夷昧餘祭夫差之類其義皆不
可曉如金元諸人名類多重複故不可以中國之名諱繩之

也顧炎武謂僚子尙幼必諸樊之太子光不知王僚當從服
虔說爲夷昧之庶兄光則夷昧之子僚長於夷昧其子未必
幼也

五牲注麇鹿麕狼兔服虔云牲麕鹿熊狼野豕

謹案服杜二說皆非也牲與犧皆以祭祀所用得名雖生人
所食亦得稱牲然周禮膳夫膳用六牲庖人掌共六畜鄭注
云六牲馬牛羊犬豕雞六畜卽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
曰牲是畜牲一也若麇鹿熊麕野豕則先鄭以爲六獸後鄭
去熊而增以狼大署亦同皆不以爲牲也蓋馬牛羊犬豕雞
皆人所常食而亦以供祭祀故可稱畜亦可稱牲若六獸雖
麇腊兔腊亦可供祭然不列於牲之數但謂之獸而已少牢
特牲皆以牲爲名而不數獸是牛羊豕稱牲而獸不得稱牲
也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注五牲牛羊豕犬雞其說不
誤而此必異解者蓋以上文亦有六畜不應重出耳不知古
人文法不忌重複如下文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文采章
皆在五色之中也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歌風音
律皆在五聲之中也下文不疑其複何此文獨疑其複乎且
如其說則三犧亦豈得在六畜五牲之外三犧明是牛羊豕
杜以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說之亦是强解卽天地宗廟
所用之犧又何能出六畜五牲之外哉蓋五牲三犧亦卽皆
在六畜之中馬不常用古者惟大遣奠用馬故六畜去馬而
存五則爲五牲五牲中犬雞不得爲大牲雖雞椑爲犧亦得

有犧之稱而太牢惟牛羊豕三物故五牲去犬雞而存三則
爲三犧非必各爲一物也服氏又以三犧爲鴈鶩雉攷鴈雉
但用爲庶羞鶩並不在庶羞之內不聞有犧之名

祝鳩氏司徒也注鶽雄也

謹案鶽乃鵻之誤字方言鳩其小者梁宋之間謂之鵻是也
詩四牡翩翩者鵻傳夫不也箋鳥之慤謹者鵻卽鵻字亦作
佳其或體作隼孝謹之鳥故古帝取以名官周禮蜼彝或讀
爲隼蓋亦爲鵻取其孝謹之義不必泥雞鳥皆禽虎蜼皆獸
也蜼獼猴之屬於義無取

有鸜鵒來巢正義曰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
禽也

謹案釋文嵇康音權公羊傳作鸛音權公羊釋文鸛音權穀
梁釋文鸜本亦作鸛音灌左氏作鸜公羊作鸛周禮釋文作
鸛云徐劉音鸛公羊傳同本又作鸜左傳同今公羊經作有
鸛鵒來巢何氏解詁曰鸛鵒猶權欲則鸛必不作鸜傳曰書
所無若如今之鸜鵒何地無之正義不知古本作鸛乃云大
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誤矣

萬者二人注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謹案杜據傳諸侯用六故以爲六六三十六人但佾从八當
以八人爲佾若止二人何以成舞人當爲八之誤諸侯六佾
大夫四佾季氏僭八佾故又取四佾以成八佾而萬於襄公
者止二八矣

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正義曰禮有里社郊特牲稱唯爲社事當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謹案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賈逵注二十五家爲一社杜解葢本賈氏然齊與衛地未必如此之大許魯昭公之地雖屬空言亦不應有二萬五千家也凡言書社皆都鄙之地大戴禮攷其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子與之書社三百皆謂都鄙齊與衛地必是邊鄙凡都鄙皆八家同井不以五家爲鄰安得以二十五家爲里乎書社當是一甸之社社有長民生齒既書名於社長故謂之書社凡言書社幾百即謂幾百戶耳論語駢邑三百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可證則齊與衛書社五百即五百家與衛貢五百家正同此請致千社亦即千家楚昭王欲以書社七百封孔子亦當是七百家未必是一萬七千五百戶也

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謹案何氏膏肓難左氏謂死生有命人無求死而得死者故杜氏於范文子叔孫昭子皆謂因祈自殺然其事後世多疑之傳言昭子三命又言叔孫爲政則昭子之權雖不及季氏位亦不爲不重初非子家子之比平子之有異志昭子正言以討其罪可也即使不勝亦可奔告大國求其納公何必徒以一死自明且昭子之忠魯君所信何不與昭子謀去季氏其時昭子如闞何以不待其歸而倉猝舉事當日公師之敗實由鬷戾昭子既歸又何不誅鬷戾使仍與於吹鼻之戰夫人至不惜一死以自明何不可爲之事昭子素名彊直何但默默以死若匹夫匹婦之諒耶葢春秋世卿與後世異諸侯各有其國大夫各有其家故當時賢臣雖懷爲國之忠亦未嘗不存保家之志葢其家亦受之於祖與國並立國不滅家不亡祖廟之血食不可自我而斬故身可死家不可滅非如後世大臣起自田間無所顧惜一旦有事不憚亡身破家以報君也魯三家並立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鬷戾家臣也其爲叔孫謀未始不忠魯語叔孫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

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韋注言季氏亡則叔孫亦必亡也穆子且願死於外而庇宗於內然則昭子雖忠於公必不肯爲公去季氏公伐季氏不謀於昭子葢亦知謀於昭子事必不行也使昭子必討平子之罪未必能去季氏即去季氏而叔孫氏亦無獨存之理故但調停其際將安衆而納公事既不行而一死以自靖其情亦可原矣後人乃疑昭子不討平子不誅鬷戾惠半農春秋說且疑鬷戾乃昭子使之其後疾病將死復以祈死欺天下後世皆未達於當時之勢也范文子之死亦若此矣文子以彊宗負重望必不爲厲公所容使文子不死不爲三郤之見殺則且爲欒荀之弒君文子必不忍爲欒荀而又不欲受三郤之禍也一死則禍息而家可保

矣吏覲於宋公孫壽使意諸爲司城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去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可知春秋之臣皆以宗族爲重不難殺其身殺其子以全宗族蓋與晏子所言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己死則不死之義又不盡同皆不可以後世之見繩之者也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欲與公俱輕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謹案三代之時無騎馬者左師展不過欲公輕車減從如子家子曰公以一乘入於魯師耳非必單騎如劉氏之說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段玉裁以爲騎馬之證然其

下文明言以他馬反棄車而走林則良馬二亦即駕車之馬非單騎之馬也

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注僂句龜所出地名正義曰臧氏有蔡又有此蓋所寶非一

謹案僂句即大蔡也僂句者傴僂倨句之謂疊韻連語是周禮所謂天龜爾雅所謂龜俯者靈也

成大夫公孫朝

謹案趙孟問其縣大夫傳疏云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成乃孟氏私邑當稱宰不得稱大夫此成大夫蓋春秋末之僭稱

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注僞言不敢逆季氏

謹案平子曰無乃亢諸蓋平子畏齊故知爲成武子而恐冉豎與之亢爭冉豎對以既謂之君子何敢與之亢爭所以安季氏之心也杜注不知何解

萬民弗忍注不忍害王也

謹案劉炫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其說是也杜謂不忍害王與周本紀周語不合正義曲護杜解謂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不知本紀明云出奔于彘周語明云流王于彘王子朝之云居王於彘者爲先王諱耳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注間猶與也去其位以治王之政事

謹案汲郡古文云共伯和干王位事亦見諸子書以此傳文證之則其說信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謂諸侯去其位以代王

也詩皇以間之謂以武王代殷書簡代夏作民主簡代即間代之義杜不用共伯代王之事故以間爲與然如其說則周召二公本王室之卿士二相行政仍在諸侯之位又何得云去其位乎

攜王干命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正義曰劉炫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廢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謹案伯服但立爲太子不得稱攜王謂伯服立爲王積年始廢之而立平王說尤無據紀年以余臣爲攜王其說當可信據杜氏左傳後序則杜曾見紀年之書而解諸侯釋位攜王奸命不用共伯和王子余臣之事或書成不及追改乎紀年乃束晳諸人所校而正義引束晳之說亦不知攜王是余臣尤不可解

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

謹案說文烕絕也讀若咸王氏述聞謂書咸劉厥敵與逸周書咸劉商王紂同咸殺也咸亦通作滅傳云克滅侯宣多與詩克咸厥功正同咸黜不端謂殺黜其不端者故注引殺叔帶子穨以解之王肅本作咸不誤訓爲皆則失之

官不滔注滔慢也

謹案滔訓漫不訓慢慆字乃訓慢耳哀十七年傳天命不謟釋文本又作滔臧庸說滔當爲慆字之誤水旁與心旁相亂也此滔字無義亦當作慆

我王嗣也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曰史記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也公羊傳曰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

謹案襄三十一年傳曰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則當從世本公羊爲正若如杜用史記之說則夷昧之子僚立而被弒其後有吳國者非夷昧之子孫屈狐庸之言已不信

矣左氏何爲著之於傳乎

非我生亂注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

謹案季子雖不受國不應追咎先人杜云亂由先人起似非季子之意季子但謂亂不自我生耳

令尹炮之注炮燔郤宛正義曰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服虔云民不肯爇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

謹案民不肯爇郤氏令尹乃自炮燔郤宛爇者爇其家炮者炮其身注解甚明此條杜勝於服正義乃從服說傳無明文不知何以知爲鄢將師令衆之辭也

使宰獻而請安注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

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正義曰劉炫云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體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

謹案劉從服義以宰獻請安爲一事根據燕禮其說郅塙正義乃引鄉飲酒禮駮之以曲傅杜說然齊侯不在坐恐無此事且下文請使重見若齊侯不在坐請者爲誰豈有齊侯自不在坐而願使夫人出見耶

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注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正義曰如祭配食於五行

之神卽下重該修熙犂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

謹案正義說甚明晰足見月令所載其神句芒之類乃祭五行之神而以重該諸人配之非專祭重該諸人也但下云句龍爲后土而正義不及句龍豈用鄭康成之說謂句龍爲社而黎兼后土耶

土正曰后土注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正義曰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元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又曰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爲中霤亦是土神

謹案五經異義引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從周禮鄭駮之曰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亦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又左傳云祀爲貴神若祀之竈豈得爲貴神乎賈說蓋卽古周禮說杜於木正火正皆無是說蓋不用賈說不以爲戶竈等神惟此注以中霤社亦爲后土則以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可據劉炫謂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可也

少皞氏有四叔正義曰少皞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爲句芒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爲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又曰按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此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卽命重黎似是卽位之初不得卽命曾孫爲火正也

謹案此與顓頊以來命以民事合亦五帝非及身相傳之一證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注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正義曰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代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謹案共工氏在神農前去顓頊已遠矣而猶云共工氏之子足見古書言某氏之子非卽其人所生上顓頊氏有子曰黎據世本楚世家以黎是顓頊曾孫是曾孫亦得稱子由此推之則傳所云高陽氏高辛氏有才子皆謂後裔之子故濟其美而史記山海經所云某人生某人某人產某人非必其人所生鄭據緯書謂五帝各傳世代其說爲可信也後人不達古書文法以爲其中必不隔代所謂子者必其所生故論古事每多抵牾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正義曰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按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然烈山卽神農而云神農氏爲諸侯者按世紀神農爲君總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總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於神農氏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

謹案烈山氏卽神農魯語祭法及賈鄭之說皆然劉氏據以規杜是也杜云神農氏諸侯則不以烈山爲卽神農其說不知何據正義强申杜說如其說則神農八世亦當世爲天子豈可以初封烈山之號更賜諸侯而其後之封於烈山者又爲天子乎其說實不可通是强申杜說而並非杜意也

遂賦晉國一鼓鐵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量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太多且金鐵之屬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

謹案杜解甚鑿且與賦義不合或據家語作一鼓鐘謂晉一其鼓鐘之量毀其不一者以鑄鼎尤爲迂迴難通當從服義作量名但不必定以爲量米之器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廣雅解謂之鼓王肅家語注石四爲鼓則容十六石當用四百八十斤鐵與隱義所云容十二石亦不盡合然皆非同豆區之器非不足以成鼎也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注進胙國中祭祀也

謹案謗令尹者不必定在祭祀之時呂氏春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進胙恐是動作之譌

崇文德焉注所以崇文王之德正義曰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教而規杜非也

謹案劉云崇文德之教蓋不以文德爲文王之德營成周於洛邑始於武王周公攝政致太平乃成武王之意作東周以爲諸侯朝會之地是偃武而崇文德本與文王無與劉說是也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正義曰言子家子數於公處致言於我云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季氏之意實然故云未嘗不中吾志

謹案季孫豈眞欲昭公歸者其止子家子正奸雄藉此要名之計孔氏未免爲其所愚且云數於公處致言於我子家之忠未必嘗通言於季孫若謂子家言於昭公則季氏當云亟言我不當云亟言於我也疑此乃季孫指子家在國時嘗有言於季孫而中其志故追思之非如正義所云也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正義曰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爲一故土地名奄商奄一名共爲

一國此注言商奄國名以商奄二字爲國名也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爲國奄則此奄是也商爲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啟商是名祿父爲商也然則毛言商奄爲二杜言商奄爲一又曰言封魯於少皡之虛則商奄非魯地也非魯地而言因其民是誅商奄之日民或迸散在魯皆命使卽屬於魯合魯懷柔之

謹案竹書紀年南庚三年遷於奄陽甲亦居奄盤庚十四年始自奄遷于北蒙是商嘗遷居奄故有商奄之名實一地非兩地也說文鄅國在魯郡國志魯國卽奄國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土地名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奄國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也是杜亦以爲奄卽魯國

左傳淺說　卷下　二十二

矣古禮經出於淹中淹卽奄字故曰奄宅曲阜昭九年傳蒲姑商奄服虔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奄卽魯地服氏之解甚明魯封少皡之虛少皡亦都曲阜不得以少皡之虛與商奄爲異地尤不得以商奄非魯地因其民迸散在魯而使屬魯也蓋魯齊之封不止一次其始封止百里之地後以東諸侯之叛乃滅奄以益魯滅蒲姑以益齊周公大公爲上公皆受上公之地五百里鄭君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於是封公五百里其說誠非無據孟子所云據始封之地言周禮所云據加封之地言二說皆可通非必孟子專言土田周禮幷山川斥鹵而言也杜知商奄爲一然未知商奄以商所居得名又不知奄卽魯國乃謂因其民散在魯而使屬魯

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正義曰杜言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也曲禮曰天子之五官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劉炫云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皆宗不足立官幷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

謹案古者封國必賜以强宗貴族使相依以立國九宗是强宗五正是貴族劉與或說幷爲一談其說大謬正義謂五官

左傳淺說　卷下　二十三

之長子孫甚是惟引曲禮鄭注以五官爲殷制而又疑殷之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則猶未明古制覲傳所載郯子之說及服虔所推古官制則自炎黃以來至殷皆五官鄭君謂唐虞時有六卿又以甘誓六卿卽周之六卿皆未可據唐乃陶唐舊都虞夏之都亦相近或唐虞夏五官之後尚有存者其地以爲貴族故與懷姓九宗幷言正義但知殷有五官故疑不必皆在唐也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正義曰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

謹案下文曹文之昭也注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是正義之所

據其不數晦季者則正以晦季爲司空不得謂無官耳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謹案義當讀爲儀乃儀度之意古儀字本作義見周禮先鄭
注禮表記臣儀行不重辭亦謂儀度而行與此正同左傳多
古字故止作義正義謂見義則行失之
曰改步改玉注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
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正義曰玉藻云君與尸行接
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是君臣步不同也玉藻又云公侯佩山元
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爲
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謹案禮有宗子不在庶子攝祭之禮無君不在而臣攝祭之

禮苟䟕曰子姑歸祭是季孫固嘗攝祭宗廟未知其禮如何
恐亦猶行臣禮如周禮大宗伯攝祭之類未必如注疏所云
徑行君事也周語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與此文義正同
是此言本古語言一改則皆改不得以臣僭君禮也仲梁懷
之意蓋亦然乃引古禮以見臣不能僭君禮故不狃曰彼爲
君也不必泥玉字更不必泥步字若如注疏以爲平子嘗爲
君行佩君玉則晉文公豈亦嘗爲周王之行佩周王之玉乎
不能如辭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
如古人之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謹案古以如爲當見上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解左氏傳多以
如爲當僖二十二年傳亦正言則當勿傷則當服焉耳杜以
當辭解如辭甚是正義謂如爲不如失之
涉佗挼衞侯之手及捥注挼擠也血至捥
謹案趙汸曰傳不言見血杜注甚矣似以血爲衞侯傷手流
血或謂血爲所歃之牛血蓋擠退衞侯之手而所歃之血流
及捥其說爲近然傳本無血字似亦不必如此解傳但謂涉
佗擠退衞侯之手及捥不使歃血耳
盟以信禮也注信猶明也
謹案此與十四年傳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文法正同此云
信禮而下但云唯禮是事彼云信義而上但云民保於信古
人文法不拘拘於字字相應也信卽信實之信杜以信禮爲

明禮失之
虎懼乃還不敗注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謹案季孟不敢有心句不可通當是陽虎不敢有心因上文
注云二子季孟而誤作季孟耳
桓子咋謂林楚注咋暫也
謹案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注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
本無口旁後人妄增之耳
爾以是繼之注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正義曰
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
事繼續之
謹案杜解不誤正義之說與杜相反且使傳義迂曲甚矣

焉曰獲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獵俘爲戰獲正義曰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今知不然者案春秋書獲惟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囚俘之外惟有獲麟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而規杜氏非也

謹案世傳孔北海書有鄭康成注禮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說今三禮鄭注實無此文據此傳疏劉氏以麟皮堪爲器孔氏駮之云不可爲器皆未嘗引鄭說爲據足徵其說之誣

皙幘而衣貍製注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

謹案如杜解蓋不以幘爲巾幘之幘考詩疏引孝經援神契曰皮弁素幘軍旅也白虎通三軍篇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二書皆以素積爲素幘與此皙幘相合蓋春秋之世行軍者或用白冠色如皮弁故漢儒有是說與鄭氏云韋弁以韎韋爲弁素積以素爲裳者不同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注三都費郈成也强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毀之

謹案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史記則謂言於定公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說雖小異皆謂出於夫子之意葉夢得乃謂二氏自爲計夫何有於仲由趙汸補注謂以墮三都爲夫子之意者盡後學臆度言之不知此事最見聖人作用當時陪臣强盛由於大都耦國不但非國之利亦非三家之利若從夫子之計不但可安公室亦可以安三家當時三家懲家臣之亂故暫聽從其言葉氏謂二氏自爲計可也謂非夫子之意則不可孟氏不肯墮成而公圍成弗克則夫子之言已漸不爲三家所信故齊人得從而間之夫子之行恐亦未必因受女樂一事也其後費郈既墮卒無後患孟懿子師事夫子而首梗大議不肯墮成後懿子卒而成遂叛尤足見聖人謀國之工宋元諸儒不信古事而好逞臆說使聖人作用沒而不見後人多惑其說不可不辨果如其言則夫子爲政三月豈一無所爲者乎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謹案魏獻子死范獻子去其柏椁范氏爲魏氏所惡疑卽以此

滅夏后相注夏后相啟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正義曰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

謹案羿之自立必不待夏后相之時相亡失國亦非因羿自立而始爲所逐也說見前因夏民以待夏政

宮室不觀注觀臺榭

謹案宮室不臺榭義頗迂曲爾雅毛傳皆曰觀多也宮室不觀言宮室不多耳

死知不曠注身死不見曠棄

謹案曠空也言自知不空死上必有以恤之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正義曰或曰周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雒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

謹案郡不見於經周書所云蓋非成周舊制劉子政以爲刪書之餘似未可信古十井出一乘當從包氏之說方百里者有千乘非止百乘昭五年傳所言乃晉制亦不知其時之縣

里數若干未可以爲縣有百乘之證如正義說上大夫受縣是進爲卿爲百乘之家夫百里乃周禮公之采地豈諸侯之卿所可同乎蓋古制之變極於秦而實始於春秋之末晉地最大故先有郡縣之稱晉語君實有郡縣則郡之名實始於晉其時郡小於縣至戰國而縣小於郡至秦而天下皆郡縣矣

再敗楚師不如死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正義曰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

謹案劉說是也此與下皆承上卜戰不吉二句言之戰不吉必再敗然再敗不如死退則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杜謂退還亦是敗則與下棄盟逃讎意複矣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注逸書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謹案近儒多以僞古文乃王肅所造據此塙爲可信今肅注不傳其見於正義者亦或與孔傳異正義曰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亦不云與孔傳全同孔傳亡舜典一篇後乃取王肅注補之則王注與孔傳實非一書蓋肅造僞古文而爲之注枚頤輩獻孔傳又稍變其詞耳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注端委禮衣也正義曰王肅云委貌之冠元端之表也

謹案委貌元端皆朝服之衣冠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當

朝服而服元端者鄭氏謂朝服卽元端之衣易其裳耳則元端朝服得通稱周語晉侯端委以入注云衣元端冠委貌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大伯君吳而亦服端委者諸侯元端而居也

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注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正義曰刑名以截鼻爲劓劓是割也

謹案但截其鼻未見不能易種亦未見是殄絕杜云割不云割鼻則劓非截鼻也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劊刖是劓與劊通古無劊字卽以劓字爲之書多方劓割夏邑劓割卽劊割盤庚篇僞孔傳亦曰劓割也與此杜解正同杜以易種爲轉生種類義亦未安詩皇矣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爾

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易與延同義易種猶云延種

盈水名也注趙鞅姓盈

謹案趙氏與秦同祖當姓嬴如杜解則盈與嬴通越語韋注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補音作嬴縮是古通用之證正義曰伯翳後世爲盈泄不知何據

孟子卒注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正義曰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

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

謹案據此則孟子卒舊史原文也夫人至自吳春秋所刪也說左氏者每云經承舊史豈其然乎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正義曰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贛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

謹案劉氏規杜是也正義乃引以幣召之子爲國老以曲護杜解魯之幣召乃季康子因冉有戰勝故召夫子亦非哀公之意冉有云子爲國老明是已老致仕之稱僖二十二年傳

國老皆賀子文正義曰國老者國之卿大夫之致仕者也其說不誤未有見爲大夫而稱國老者也正義又曰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經而拜者記言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成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案正義此說亦非也曲禮鄭注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故弔無拜法今孔子放經而拜正以季氏不絻故不得以喪賓自居注去經從主節制則拜亦從主節制耳正義乃疑喪賓本有拜法記文不具豈不謬哉季氏不爲孟子成喪亦不但修昭公之怨蓋素有無君之心季武子已不欲成小君之喪矣

禹合諸侯於塗山注塗山在壽春東北

謹案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段氏謂二傳所說正是一事說文𡻮會稽山也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蓋茅山即塗山大禹以前名𡻮山大禹以後則名會稽山故許以今名釋古名杜注非古說也今考杜說亦本說文說文一曰九江當涂也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則後說乃杜所本鄭君解夏時萬國引二說合爲一說王肅非之覯說文則許鄭義同二傳原可合爲一說也

謹案隨子二字無義上云云之黨也子之讐也此隨子疑是讐子之訛涉上隨黨崇讐而誤作隨子夫隨子者得其恉矣

乃先晉人注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正義云晉語說此事云

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己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元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傅元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

謹案國語乃國史原文丘明采以作傳謂國語非丘明作可也謂國語皆虛左傳皆實則不可當時吳強晉弱必是吳先於晉經書晉侯及吳子正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義若盟會皆先晉則經當書公會晉侯吳子不必云晉侯及吳子矣宋之盟楚人先歃而經仍先晉固以會次本先趙武亦實有外夷狄之義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也則未必然

西狩獲麟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

謹案杜氏之說甚善公羊傳之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即此意至以麟爲應孔子而至以尊聖人以麟爲漢受命之瑞以尊當代則公羊子本無是說漢崇信圖讖故說公羊者傅會之以孔子作春秋爲漢制法誠如正義所云苟佞時世妄爲虛誕而漢之尊公羊亦未必不由此說左氏者増其處者爲劉氏一句以爲漢是堯後之證劉炫謂先儒欲求道通非丘明原本其意正同而說公羊者但存其說於注解未敢増竄

傳文則視爲左氏學者殆勝之矣何劭公生於漢時不能不存其說於注而後之攻公羊者乃援以爲口實不亦誣乎說公羊者曰麟出而死此亦天告孔子將沒之徵乃說者傅會非公羊子之意公羊曰吾道窮蓋亦如杜所云仲尼傷周道之不興耳杜氏不加分別乃以說者之意爲卽公羊之意序曰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豈非室於怒而市於色乎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注車子微者鉏商名正義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叔孫氏之車猶傳云叔孫氏之甲

傳於甲士每單言甲如駟氏之甲子皮之甲子革子良氏之甲是也甲士可單言甲則車士亦可單言車杜以車子連讀失之王肅家語竊服氏之說增入士字與傳不合非是古者庶人無姓服以子爲姓亦失之傳有籍丘子鉏則此子鉏疑亦是字耳今本史記注引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是又誤以杜注爲服注

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正義曰子路之意魯伐小邾非已能禁將令已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

謹案傳言使季路與小邾射盟並非與小邾盟卽魯伐小邾何得謂之背約子路勇而疾惡此言魯伐小邾不敢問其何故皆可死其城下若與不臣者盟則不能也正義未得子路

之意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
亦先執後弑與此事同彼不言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
所修不可以爲例也

謹案臣執其君春秋必無此書法正義謂彼告此不告非是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子猶改之以存君臣之義天王狩于
河陽亦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然則晉卽告魯夫子豈肯書
曰晉欒書執其君州蒲乎據此獲麟絕筆之後續經書法卽
大異於春秋足見春秋之經必非全據舊本說左氏傳者乃
謂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夫子作春秋直是抄襲舊文何名
爲作杜氏後序又據竹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

公會虞師伐虢下陽周襄公會諸侯于河陽謂其文大似春
秋經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知此書所記至魏哀王之
二十年去孔子卒已百八十一歲孔子既作春秋其書必已
流布列國且傳春秋者子夏子夏卽是魏人魏國必有其書
而作紀年者乃倣春秋書法以成文正如後世所傳王通之
元經朱子之綱目耳竹書作於春秋之後明是竊擬春秋杜
乃謂推此足見國史之舊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似反
以夫子作春秋爲據此等書以成書者豈非顚倒之見哉

孔丘卒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
而異之正義曰魯臣見爲卿乃書其卒致仕而卒猶尚不書仲
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
卒耳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
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
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
一年傳云子爲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合書

謹案夫子爲小司寇是上大夫亦稱小卿但非正卿故不得
書於經若謂準例合書則孔子行何以不書乎行既不書則
卒亦不得書續經者特書之以存孔子之卒猶公穀二傳記
孔子之生耳杜以爲魯之君臣命史特書其卒未見其然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
藏主石函

謹案杜氏不云孔氏有主爲僭是杜不謂大夫無主與鄭氏

說不同說文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葢用古左氏說卽解此反
祏之祏然祏所以藏主而非卽主杜謂藏主石函其說較爲
明晰

衡流而方羊裔焉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衞侯將若
此魚正義曰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是上
下讀之

謹案詩汝墳正義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方羊正與劉氏
讀合且引鄭眾注爲證不取杜說亦正義不出一手之證惟
劉以爲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誠如正義之說近於
不辭焉與是同傳晉鄭焉依外傳作晉鄭是依則裔焉大國
猶云邊是大國也

〔清〕胡序撰

春秋簡融四卷

清乾隆五十六年兩齋活字本

乾隆五十六年春鐫

諸暨胡席珊述

春秋簡融

題辭

歲戊申

詔令舉子通習五經輪流考試辛亥科考壬子鄉試俱用春秋而一時學者於此尤汲汲焉案自左氏以來傳是經者百數十家而明代立於學官貢舉取士以家文定公傳爲宗

本朝因之久已奉爲圭臬矣及伏讀

欽定傳說彙纂知文定之傳不無穿鑿附會之處因摘錄其要指而爲之簡其繁更取集說以融貫之仍於

欽定本外不敢妄加一字始於己酉九月訖於庚戌八月編旣成名曰簡融命兒子渹然楷法淨寫置諸案頭聊爲紺珠之用而諸同人以謄寫爲煩幸爾醵錢鳩工刷印散布勢不能禁姑聽之其實掛一漏百不直方家一噱云乾隆五十六年春三月七十六歲兩𠫤老生胡序自題

凡例

一本經比事屬辭文雖不聯而意實相承故傳可節而經必不可删今悉照監本不敢更動一字非惟尊經亦便按時考核也

一是編全爲應試計非敢謂窮經也或一句一字諸說詮解互異今只折衷一說以作文不容騎牆即參用衆說亦必一氣融貫不使自相矛盾至所錄之說不復標明某氏某氏亦仍如行文法也

一場中命題類多褒予嘉美之句及間有斧落

微小者今則詮註特詳至一切甍卒殺刺敗獲災變槪從其畧然如牽濮邲鄢諸戰等類爲全經大轉關仍詳釋之

一向例闈中四藝每三公內命一題今用其法分爲四卷至所擬之題則於經上標識之頂擬用◎上擬用○次擬用△若無標識而不註之者則特備之而已

一向來習是經而文定無傳者或用寄傳或用借傳今則

欽定彙纂每句有說不必更用寄借

一是經事詳左傳是編取其簡便易記不復係載以場中作文所貴說理也若欲考核典故則

欽定彙纂載之已詳原當平時熟讀此不過等之兎園册子耳

春秋簡融卷之一　　諸暨胡

隱公己未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卽位之始年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爲編法也周正改月並改時月爲周月時亦周時孔氏所謂月改則春移也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爲者系以王天所爲者冠以春也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私盟之始

邾者魯之附庸邾子名克儀父其字附庸比於天子

元士應稱字未王命故不書爵及者我欲之猶汲汲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要質鬼神非所貴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盟有不得已者惡公之私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參盟之始

惠公季年敗宋於黃公立而求成始通也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內外皆微有宿之君故志之凡書盟者惡之也又況私相要誓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王臣私交之始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朝覲王所當治也祭伯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以正其本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

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會者外爲主也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諸侯非天子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向小國也莒子娶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事言之造其國都以義言之逆而不順也

無駭帥師入極此大夫專兵之始

極國也入者內弗受也非王命而入人國諸侯不臣擅興師而王不討天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魯地戎請盟復脩前好也日不日不繫褒貶其義當比盟宿會潛例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公姊妹也逆稱女別婦也歸稱姬別異姓也嫁

爲君逆不言使昏禮不稱主人爲有廉恥不自言取婦也書歸明重事與也內女爲夫人未有來逆者書此者吾女遭變也伯姬在嫡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閔不及故詳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相盟之始

蔑內盟之始密外盟之始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爲盟也子伯二字或曰侯字之誤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討叔段子公孫滑之亂也鄭莊志于殺段又欲絕其嗣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廟社曰滅詭道而勝曰敗悉虜而俘曰取輕行而掩曰襲已去而躡曰追聚兵而守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來求之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志世變也鄭莊挾齊以自强齊傳資鄭以糾合自二國黨合天下始多故而遂無王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

牟婁杞邑也取收奪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伐取著其惡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此書弒之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亦有恭肅之心此其宋魯合交將以謀鄭托於無約而遇秘其迹也而又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故書以惡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書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大夫會伐之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先君子孫不有天子先君之命不可擅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傳

伯之忠言不見納而托言略地是縱欲而不自克以禮也特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郕文王之子國也入內弗受也師將卑師衆也宣公繼州吁之後不思安國保民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脩怨失君道矣况入兄弟之國暴不更甚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仲子桓公母也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

孟子入惠廟仲子無祭所爲別立宮以祀非禮也

初獻六羽

此何以書明所此用八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大可乎臣擬君妾擬嫡其僭一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聲其罪以治之不當間宋鄭之隙而借鄭以伐宋也鄭以伯爵而序邾下雖主兵爲先亦以貶鄭也

螟 蟲災始此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圍人城邑其兵必多而稱人者貶之也宋穆受國於宣公其卒也復歸宣公子殤公而使巳子馮出居鄭殤日以殺馮爲事輒率諸侯伐鄭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試思長葛何罪圍於此取於後宋人之暴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謂更成也魯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復和故曰更成胡傳曰輸納也平成也鄭人納利於魯以相結離宋魯之黨也平固所善而以利結則貶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此齊魯交好之始

自石門之盟齊鄭爲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來渝平齊爲之謀故鄭使反命而齊爲此盟凡書盟皆春秋所惡也謂其結黨行私而信義何有也

秋七月

四時具而後成歲故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見天人之理合也示王者當奉若天道國君當謹守王度也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所可取前年伐之圍之

此取之其惡可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娣非夫人而書賢之也其後紀侯爲齊滅紀季以酅入齊叔姬歸酅以奉宗祀能處隱約全婦道聖人以其賢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故變例特書之

滕侯卒 夏城中丘 此書土功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

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以來未嘗朝聘天子則他諸侯可推矣而齊僖以艾之盟遣使來忘君臣之義結同列之私已非常典又書弟不稱公子罪其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無知遂成篡弒故特於此示貶焉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

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公與邾嘗盟于蔑乃欲悅宋而忘昔盟所謂比而不周也非義已甚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

桓王不能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使卿士來聘其爲天子可知也隱公不朝天王而受天王之

聘尤可責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殤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鬮馮矣而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宜公之從否故遇垂以謀鄭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因實書之而貶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成王賜周公以許田爲朝宿之地宣王賜母弟以祊田爲湯沐之邑祊近魯許近鄭各以近相易見鄭無君親之心謂天王不復巡狩而敢與人以祖宗之邑矣斯時尚未言易左氏謂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因其終探其志也入者不順之詞我入者本非我有不可強入也鄭歸之我受之其罪一也宛無族傳無譏未賜族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

春秋初惟兩國盟今而參盟宋爲首責宋無王也今方盟以示信而明年齊魯會防伐宋取邑不復顧忌春秋列數三君傷世變之甚也若謂書日以

謹則又非聖人之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屈禮以盟其卑太卑非謙德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諸侯不脩朝覲王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王失道矣公不朝聘于王坐受王之聘而又不答公罪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以夏城郎則非時矣故城郎禦暴殊非愛民之意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故會于防魯蹈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伐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非王意也特書公會誅始謀也其後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於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不氏先期也會鄭伐宋先期而往有無君之心故去公子以戒兵柄下移也敗不言齊鄭獨魯敗之也公與翬悉力於宋浹日而取二邑君臣並錄以疾之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月再取甚之也鄭師取之以歸於我亦罪之大者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鄭報復不已出乎王政不綱聖人所以傷世變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襲合攻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熟鄭所與也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齊鄭入之是故尤也不書伐而書入掩其不備不順之詞也其曰討違王命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而諸侯專兵小國無以措手足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周衰禮廢列國不述職而自相朝聘小國朝大國而不報其禮書以示譏也又滕薛二君不特言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偃然受之其志更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凡稱會外爲主時來鄭地則知伐許鄭志也鄭以郜防小利餌公而公助之伐許甚哉鄭不仁而公不智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掩隣壞稱及志公之所欲也入許者鄭之專功特借齊魯以同伐齊以大國主兵既入許而鄭讓之齊齊讓之魯魯仍與鄭鄭乃得遂其貪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出奔鄭使許叔奉其宗廟猶爲亡國之善辭然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猶割人而復捫之以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庚午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宋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搆怨鄭於隱十年已伐宋今不結齊魯無以勝宋魯固鄭所欲善也而公身篡大惡又爲宋出不交鄭恐鄭仗義鄭又魯所欲善也會者外爲主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既以祊易許田而又加璧者祊薄於許也彼此計利不顧先王所錫先祖所受非無王無親乎不曰易而曰假易則已矣假則有歸道焉見許人改過自新之意不止隱諱國惡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內爲志也其迹則結祊成其志則公欲結鄭以自安夫弑逆之人人人得誅而鄭與之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書水災之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子時王所黜其來朝之非已見隱十一年而桓公弑君不能討而來朝更有貶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當作紀齊欲滅紀因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故無貶詞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憑陵江漢三國相近是以懼也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我入之也不稱主帥微者也此年入杞八年入郱辭雖略罪有餘也桓弑君莫入莫伐而入人伐人使天下共蒙其恥矣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

公弑立而懼人討故與戎盟以脩舊好書以示貶也至者告於廟也飲至舍爵策勳禮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會者外爲志書會不書及與亂賊會而爲昏著齊侯之罪也蓋長討者公之情黨惡者齊之罪尤惡齊故獨書會

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

胥相也彼此相命結言而不盟也王命不行諸侯上僭必與勢力相敵者共爲之齊衞當時勢敵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爲伯故彼此相命也然比之屢盟長亂者猶近古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稱侯者皆紀之誤紀懼齊欲親魯郕亦然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不宜逆女輕也翬尤不宜逆女賊也齊侯越境送女非禮也公遠會之亦非義也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既送女至魯境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
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
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民人將去賴五穀皆有使百
姓安業故喜而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
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之正月夏之仲冬書時
禮也然狩必有地郎非國內之狩地書郎譏遠也謹
微之意也况非地以狩必犯害民物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渠氏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宰而名貶也桓公弒立王
不能討而又聘焉失王職矣不貶王而貶宰者以其
承命而來宰非宰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者朝詞也尊不朝卑大不朝小紀爲微國齊鄭懷
詐諼之謀欲襲之而因朝之其志憯矣鄭欲得許與
齊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謀之而卒得紀其
罪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子者弱也父老子代爲大夫譏世官非公選也任之
不以賢使之不以能而政由是敗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必稱天者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
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故不稱天三國從王正也君
行則臣從也若鄭伯拒王射王中肩罪固不容誅矣
◎大雩 此書雩之始
旱祭也天子用盛樂祀上帝山川百源以禱雨也諸

侯雩於境內山川無所謂大而魯大之則僭矣欲書
則不勝書惟因旱以書猶郊禘因事以書而義自見
且禮龍見而雩在建巳之月今而在秋更不時也
螽
△冬州公如曹
其國危亡將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州公嘗
爲王三公故稱公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禮曰伯父寔
來傳曰華伯寔來不當作州公之名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見強國暴恣小國奔走不暇也
紀爲魯甥公往會之義不容已故無譏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大司馬仲冬大閱爲農隙也八月則非時
矣魯懼鄭長齊不因田狩而大閱厲農失政甚矣又
王所建曰太太廟太學是也王所舉曰大大蒐大閱
是也曾謂魯可行之乎責之也
蔡人殺陳佗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君嫡子生接以太子生之禮故生則書之以見吾分
已定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俱明於此又感隱桓之禍
起於無嫡喜而書之魯十二公惟此是嫡夫人長子
冬紀侯來朝
觀遠人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也桓弒逆而主之
以求援其能國乎至紀不能自強於政桓不能急人
之急齊肆意於吞噬小國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天下之大惡而魯在泰山之下二國在方城之外
相繼來朝非黨惡而何故特書名等於失地則名之
例以貶之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周禮烝以夏正之仲冬周正月夏仲冬也合獻禽享
烝之禮非以不時書以五月再烝見瀆書也或謂桓
有大惡不可祀先君則過矣己卯者內事用柔日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弒立未嘗朝王而王屢聘之失道甚也不加貶
者既名宰渠伯糾於前其餘無責焉
夏五月丁丑烝

祖父至尊正月烝五月又烝瀆甚矣故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不出主名微者也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詞
討逆宜其反見伐也然桓以強陵弱惡已極矣
冬十月雨雪
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太盛兵象也凡三書雨雪
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爲異不言大者以
失時爲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三公逆女非正也謂當使卿逆而公監之也然以宗

廟重事而使三公禮不爲過遂繼事之詞受命逆后先私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爲遂事則不虞王命輕天下之母也所以來者王使魯主昏也不復命而因是往逆故以遂譏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逆者言則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歸者言則后雖在途而女之出有自示天下之母儀化天下以婦道正始之義王化之基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朝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有使世子攝事之禮諸侯相朝則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使世子攝哉曹伯之使世子從命而來皆非義也故參譏之

十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書王何也十者盈數天道一周人事亦變而天討不加王道幾乎絕矣書之者存天道王法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魯桓大惡人人得而討也鄭則盟越以定其位齊則會稷以濟其姦今以齊侯使魯儀諸侯會以周班後鄭之故而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爲知類哉鄭雖主兵而先齊衛猶以周班正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盟會微者不書必有君大夫居其間也此盟卽三國之君旣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此之盟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今書人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執之始）

宋莊執仲欲其廢正不道甚矣去爵書人惡之也祭仲見執不知守義不道亦甚矣稱鄭去官亦惡之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稱鄭正其不當立也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然內有權臣許之立外有大國爲之援而忽乃不能自固則其歸無難也忽以國氏正也其名失國也不稱子責其不能嗣先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叔蔡侯弟之未命爲大夫者大夫與諸侯盟不待貶而自見也宋莊弑立本倚

鄭莊而鄭莊抑之不得會諸侯積忿久矣故鄭莊卒
即挾突以亂鄭而突仍絕宋交宋故合三國以盟將
爲圖鄭計也以宋主盟所以爲寒志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录旣盟宋公于折公復會之于夫鍾于闞而又會于
虛于龜屢書而不削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
皆春秋所惡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爲齊難久矣會桓屢與之會而大國無與同心僅

與小弱之莒借其無助於杞可知杞先序杞爲主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
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折闞夫鍾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於魯地宋爲志
也虛龜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於宋地魯
爲志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公自突之入鄭四會二盟皆爲鄭謀宋不肯平可以
已矣乃寒前日之會盟盟鄭而謀伐宋故詳書貴辭

以著公之惡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貪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其罪可討故
曰伐魯桓取宋賂以立督鄭突資宋力以篡國以亂
易亂故又書戰在戰者罪在內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罪在齊矣以紀
主兵何也紀不度德量力輕與齊戰而援之者戚耳

篡國之入其國自此始矣及者內及之也書者由外
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不地於紀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鄭與公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而公與突皆
大惡相會於曹則曹亦與會其容惡可知也
△無冰
無冰溫也政治縱弛所致也凡不宜無曰無
○夏五
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罪其有寵愛之私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書常事譏不時與不敬也八月爲夏六月嘗不時也壬申御廩災而嘗以乙亥不改卜而供未災之餘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十二年宋之戰也以者能左右之也宋與蔡衛陳等弱於齊乃用之以行已意故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人用皆罪也齊方有喪而會伐則更甚矣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不書祭仲逐君而曰突出奔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遂志故以自奔爲文也突名以庶奪嫡絕之也忽嘗爲君矣出稱鄭忽而歸稱世子謂所恃以歸者惟世子也復歸易也
許叔入于許
許莊公弟也有興復之美故書字乘鄭之亂無王命而復國故書入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魯嘗與齊絕至是復通好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志之以齊侯爲主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旅見非邦交之舊參以上甚矣譏魯不當受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之大都也書突入櫟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矣何以名以是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將納厲公也先會後伐定其謀也昭公雖正復歸而日弱厲公雖篡入櫟而日強諸侯不顧是非連兵納篡故詳書以譏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諸侯會曹謀伐忽而納厲也又邀蔡同事黨益張矣會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蔡後至也不論周班而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至伐鄭之始）

○冬城向

書時也此年閏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月雖建戌節已建亥故曰時向介莒魯之境故二國交爭自此城而爭端不已故謹志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立已五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能逐之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行其志朔殺兄奪國王命絕之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紀魯之姻國而衛侯朔在齊故齊欲納朔魯欲平紀也然春盟而夏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爲魯存紀後二年齊遷紀三邑後六年魯卒會齊納朔不特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然下書伐邾則此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其背盟以宋故又見其心無適主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此齊魯交兵之始）

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不與齊之背盟也皆陳曰戰不書敗爲內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季之去以道其歸以禮也蔡侯無子季其弟次當立卒能讓國故褒而字之封人欲立獻舞故季避之陳其去不書奔同於魯季子所謂去以

道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邾前年來朝又此年盟于趡今遽帥二國伐之所以著魯桓反覆之罪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此年書王以王終治桓之罪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

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故不名天子召而使之故不稱使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逆者使吾主之也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故姬不稱字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莊公畏齊之强不以殺父爲讎方欲結好以爲安非畏其而不敢辭主昏實畏齊而不肯辭也方居苫塊

爲讎主昏廢倫滅理雖築館于外而罪不可揜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此書遷之始

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云然者見齊人强暴刑大衆以迫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繼絕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有父之讎而釋怨其[illegible]大[illegible]兇與合黨會伐乎溺不稱公子惡而貶之會之也不書帥師師少也會外爲志也伐衛其罪也衛朔奔齊齊抗王命而魯會以納之其罪尤大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國微弱齊將呑幷季以酅邑入齊降志以存先祀也諸侯兄弟例稱字書字非褒恕也恕季以罪齊也

△冬公次于滑 此書次之始

伐而書次善也救而書次譏也魯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爲殺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則勇矣見義不爲而有畏心春秋之所惡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謀取紀鄭伯突求釋援紀之怨于齊假陳以爲介紹也然以三國之君相會比於不期之遇其簡慢詭譎益可見矣鄭伯突也或以爲子儀者非也

紀侯大去其國

不曰滅而曰大去抑無道之弥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巳非齊所得滅也所以惘紀而罪齊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黎來來朝

郳微國黎來其君名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朔得罪於王而奔齊王已命黔牟爲衛君而齊復會四國以納之無王甚矣故書人以貶之人諸侯則公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褒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入者內弗受也逆詞也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而公至不與其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此衛寶也齊主兵伐衛衛先入于齊齊歸之魯受之其惡一也夫朔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王命諸侯有欲貨之心而援之甚力故特書以正其罪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宿也如雨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于上記異也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記災所以謹人君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不由王命妄與師衆久次於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

△甲午治兵

此治兵於郎也非預備不虞也久役不得已而治之也大閱治兵皆特筆桓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及齊親仇讎也圍郕伐同姓也降於齊伐國無義而

不能服也於是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譏久役也其次其及其還皆公在而不稱公重衆也勤衆久役侯陳蔡而不至圍郕而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師爲甚矣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無君盟納子糾也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

於齊不繫大夫也公忘父之讎而欲安定其國人倫廢天理滅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與齊不共戴天無時可通伐齊而納讎子故書納納者不宜納也小白兄也子糾弟也曰齊小白言當有齊也糾不曰齊言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子也納者强致之稱入者難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者公也不言公貶之也不爲復讎而戰而爲納讎子而戰故沒公以貶其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冬浚洙

洙在魯北齊伐魯之道魯雖殺糾心猶畏齊故浚而備之然輕用民力妄興大作而不知民爲國本故雖時亦書以罪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桓公二年

外兵加魯以主客爲予奪責外則書來戰責內則勝書敗某師敗書及某師戰公忘齊讎修甥舅禮一旦

納讎子而伐之及其來伐又詐戰以敗之故以魯爲主而不書齊伐責魯深矣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

潛師掠境曰侵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無王命而專兵故譏之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

宿非欲遷爲宋所遷也迫於橫逆春秋閔之宋之不仁甚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illegible]名[illegible]臣
虜故絕之也然制之[illegible]亦[illegible]
冬十月齊[illegible]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
滅而書奔者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書爵
無取滅之罪也不書名義未絕也書滅罪來滅者甚
於見滅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書公敗宋師者罪之也二年之
中三敗齊宋之師可謂甚矣宋既敗而不知懲其黷

武亦甚也
秋宋大水
公使弔之故書比歲交兵怨不廢禮古意猶存也
冬王姬歸于齊 桓公夫人即其姬
魯爲王姬主昏多矣惟莊之世則兩書以見莊之無
父也主襄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之昏其罪小
故書之略何以小讎已易世也詞與侯女之歸同當
執婦道貴賤一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失國而叔姬歸魯至是始歸於酅以奉廟祀

全節守義故賢而書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始圖伯以平宋亂也齊書爵抑揚之辭也
四國書人貶詞也天子錫命之法也亦衆詞也諸
侯推戴之情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舜之後
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毀人宗廟至不仁也見滅
而書滅亡國之善辭其亦不幸焉爾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以公會爲文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
不惜小惠以結之是以釁戰之怨一旦而平也小惠
者莊公用曹劌之言齊許歸魯汶陽之田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自管仲爲政未嘗興大衆賦於諸侯亦寡矣人者
將卑師少也伐宋者宋背北杏之會也僅同陳曹者
皆宋之隣不動遠國也
夏單伯會伐宋

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
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
於翬帥師之黨惡矣故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也

△秋七月荆入蔡

蔡以女子啓戎荆以彊暴虐小誠有罪也蔡從北杏
之會而齊桓坐視荆入者將力未足以制楚故姑以
蔡委之況專力謀宋勢難相顧豈不知蔡之當救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也齊之伯略定矣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
會齊之伯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鄄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
以示直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此會伯之始幽
盟伯之成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主兵故齊序宋下宋伐郳而邀齊魯伯主之命也
郳爲邾所自出懼其叛而入邾故同邾人伐之郳即
小邾也

○鄭人侵宋

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
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

鄭背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
同顧鄭突以庶簒嫡齊當聲其惡請王命以正之今
第爲宋伐非名也

秋荆伐鄭

齊方圖霸楚亦浸強鄭爲南北之樞紐霸主必爭之

地故楚禍及鄭始終春秋爲霸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齊桓仗義會首叛盟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同盟者或
曰服異或曰同尊周要皆同欲也八國推戴一人氣
象幾於王者矣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惡齊之辭也詹執鄭政鄭既侵宋又不朝齊其見執
宜矣然同盟未逾月又使大臣如齊而遽責其不朝

無乃苛乎孫氏以爲盟未歸而見執情事亦合
夏齊人殲于遂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以亡國餘民盡殺齊戍則中胥一身存楚楚三戶亡秦足爲恃强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不能以理自明伏節守死而逝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公與齊同盟于幽叛盟受逃虧信義矣書來以罪魯也齊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去而致亡逸亦有罪焉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無戎備也不覺其來而追於已去亦譏無戎備也謂必未雨綢繆也可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結書公子譏其重以失已也齊伯者宋王後盟大事大夫與焉是以所輕嘗乎禮之重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結在鄄聞齊宋會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
結送女爲媵而擅盟伯主大國不恭也是以擧其罪陳以結媵其婦而輕伯主故與與聞罪之師結不知禮公私兩失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是年周有子頹之亂衛燕稱兵伐周天王播遷於外齊桓不能討而伐魯亦所責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近齊而爲魯患伐之以親魯也然周有亂惠王出居於鄭盟主坐視不救而去年伐魯今年伐戎逐利自私於王室何有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常也非常爲大罪惡無不赦也惠姦宄賊良民

失刑甚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此書專殺之始）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非五月下有脫簡則誤以四爲五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不顧讎廟之大讎而議娶齊女以結盟此惡之大者
也及者內爲志故傒不去氏卿不可會諸侯故沒公
齊恃霸主使卿盟公故書以譏齊
冬公如齊納幣
此失禮者三娶讎女一也喪未畢二也納幣大夫事

而公親往三也不然常事不書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書至告於廟也公忘父讎冒喪禮而往納幣將何心
以告廟哉又況踰年後反告朔之禮俱廢矣
祭叔來聘
叔爲王朝大夫假聘禮以私行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列國各有社舍所事而觀他
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爲讎國又有新昏之嫌公之
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罪其見矣觀

者以祭社蒐軍成美觀也以觀社爲名而實窺齊女
其誨淫召亂必矣故危而書至也
○荊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荊始稱人以其修禮來聘少進之也隱桓之世舍王
室若姻隣無來聘者而荊先聘上國進之者憂之也
荊州名稱州不如稱國以其漸進故不稱楚而舉人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爲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於得捌又自知
數會之煩而簡其禮也齊人屢與之約亦待人不以
義矣

△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嘉禮不野合朝公於穀非受
朝於廟之禮也故不曰來朝而曰朝公以変貶之
△秋丹桓宮楹
將娶齊女欲示以奢大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公生三十六年尚無內
主並文姜制公必使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
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一遇一

盟要結之也以大昏之禮不裁以義而失其時不孝甚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將娶姜氏爲盛飾以誇之似小節也而御孫以爲大惡蓋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飾此以誇示讎女其惡不誠大乎斥言桓宮以惡公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親迎禮也此何以書譏娶讎女也公旣親迎當與夫人偕至先至非夫道也婦人從夫夫人不從非婦道也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故不書至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此夫人不堪見宗廟則不可臨羣臣故以私言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男贄用幣女贄榛栗棗脩男女同贄是無別也且大夫宗婦不稱及同見尤非禮也一娶而見於經者十有四譏禍始也

大水

夫人不制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天人感應之速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不能嗣先君故名以貶之赤曹之庶公子國非其所有故不繫曹以貶之戎侵羈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也羈出赤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也歸者易辭也

○郭公　疑即東虢

此闕誤也或曰即曹赤爲郭公然文義不屬或曰公字與亡近疑郭亡之誤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此諸侯交聘之始

女氏叔字天子之命大夫則稱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叔之私意也大夫交政中國其見於此乎　女叔即原仲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

逆者非卿名姓不書書歸以志禮之失也若書大夫逆而猶書歸者則以別於大夫之自逆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幣請之也鼓攻之也牲享之也此所以譏非禮也况門社尤非致水者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不務脩政弭災而徒爲是巫史之見乎

冬公子友如陳
內朝聘皆言如尊內也此則報女叔聘也公子不稱弟無關褒貶史之文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亦季氏之事之始周齊來聘曾無報謝而女叔一來季造陳庭蓋出於季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爲追濟西之恥報怨也公內治多闕而勞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乎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介魯宋之間爲二國患今必犯宋之收圉故宋伐而公會之然齊實伯主而讎徐者宋故以宋主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公之女非事特會愛其女之過不能節之以禮也公及杞伯伯姬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內外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伯姬既於洮會公冬何以又來魯及覲杞伯來朝始知伯姬之來爲伯道殷勤也於是見公之過愛其女而杞之過崇其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賜齊侯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城濮

衛地齊將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其謀審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紀兵以及者爲主案王賜齊桓命請伐衛齊奉命以討罪衛上逆王命直與交戰則衛爲志乎戰也齊以是日至衛即以是日戰深疾之也然齊受賂而還亦不得爲伯討矣兼罪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時楚最强大令尹子元無故伐鄭鄭在王畿之內且將窺周室矣齊桓志在安攘約宋魯救之而公不顧往年來聘之私勇往親行不惟得救災恤隣之義而崇奬王室實藉於此故書救以並善之

△冬築郿

郿邑也築創作邑也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所不必爲非仁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夏熟禾秋成有司歲終會計而後知倉廩之竭也若人事之失而非天時之災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譏大臣任國治名而不治實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爲罪觀與築郿同時而書則國無凶備而妄興作執政者能辭其責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廏廏有肥馬民有饑色矣告糴之臧孫何曾無一諫耶

○夏鄭人侵許

許鄭鄰也亦讎也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是許從中國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比歲凶饑不惟城一邑而連城二邑故雖時必書所以譏也但愈於非時者耳及者先諸後防也諸君邑防臣邑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齊將降紀之鄣邑公念伯姬之親叔姬之賢欲救鄣

而出兵畏齊而不前次于成著兵之妄動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附庸齊人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曰鄣降而曰降鄣罪齊深而責鄣薄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桓會公而後伐戎知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簡禮以議軍旅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

齊人伐山戎

人者將卑師少非桓公親行也若謂北戎病燕桓公救燕經未嘗書殊未可信則以爲稱人者其辭輕焉可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縱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則厲民以自樂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築郎又築薛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以伐戎所得躬來誇示書之者抑之也魯不當納而輕受之亦非矣

秋築臺于秦

一歲而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民力竭矣民時妨矣

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春城小穀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此乎歲猶不可况荐饑而輕用民力乎小穀魯地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

狄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閒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男洵然軒甫　孫絡衣遹言校字

春秋簡融卷一終

春秋簡融卷之二　　諸暨胡

閔公 庚申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齊桓二十五年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兵者春秋所甚重獨救兵則深與之人者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盟以請復季友也子般之卒季友奔陳而公方九歲未知孰爲之或以爲必魯有世臣或以爲陳方厚齊而季友在陳托陳人請於齊耳

季子來歸

字而不名賢之也來歸喜之也不曰公子季友之賢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也不言至異乎見執也不言歸自陳齊命也前不書出奔而此書來歸欲沒其恥也

冬齊仲孫來

不稱使而曰來見齊桓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問魯可取齊桓之心俟其自斃仲孫之策故兩譏之然貶仲孫而不名猶異於傾危乘釁之可誅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齊移於國中爲附庸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魯之郊禘非禮也吉者喪未三年行太早也於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三失禮春秋之所謹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 高傒也

子者美稱稱子賢之也魯比死三君慶父夫人亂乎內齊桓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謀國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乃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得奉使之

宜矣不曰齊侯使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書入而不書滅或以桓公不能攘狄故爲之諱或以桓能存之故不以滅累桓葢桓雖不能却狄於未滅之先而能存衛於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絶亦庶幾焉然比事考之滅而不有其地者皆不書滅也

鄭棄其師

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固大矣而鄭君退之不以禮使師次河上自潰而散失君道矣鄭之執政危而不持焉用彼相書曰棄師君臣同責焉

僖公元年 壬戌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兵力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不速也然先書次而繼書救美其救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見齊救次止緩不及事也然以自遷爲文再書三師城邢美其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荊始書楚

伐鄭以其即齊也前稱荊此稱楚復其舊封也稱人

浸強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時楚伐鄭其勢方強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愼重而不輕舉也召陵之師權輿於此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繼檉之會而書敗邾責魯棄信而忘義也齊桓斠存魯國公擅興師不加之討是爲佚罰亦見伯政不足以一人心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魯地

莒人不納慶父而魯得賊遂求賂不得而興師伐魯罪在莒也然不踰以詞命至用詐謀以擒其主將非王者之師矣故以季友主兵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始見經

晉侯貪而滅同姓其罪易知也虞君受人之賂遂其強暴以取滅亡故以之爲首惡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謀楚先服江黃皆迫近楚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明君之恤民也

楚人侵鄭

楚用子文爲令尹兵勢浸強比年侵伐鄭而齊桓不出師者以伐楚至難必萬全而後動明年楚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爲譏矜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閔雨也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有志乎民審矣故冬春夏三書不雨以著其勤焉

徐人取舒外國書取惟此

舒者楚黨徐取舒爲齊通伐楚之徑以其效順伯國故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以從末減

六月雨

喜雨也閔雨與民同憂喜雨與民同樂知公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去年盟以定交今再會以申約江黃會而不與伐按兵守境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諸侯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會以堅其信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他國來魯曰來盟魯往他國曰涖盟涖臨也爲盟而君使行非大夫專盟矣經四書涖盟惟此佐齊伐楚有輔伯之善焉

楚人伐鄭

三年之間鄭歲受楚兵小國何堪於此見齊桓之伐不容緩也一失鄭則楚愈熾尚可闕哉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方強大狃暴征之必傷士衆先潰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受盟以文德服之故詳錄遂次以善其重愛民命顧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不請王命而擅合諸侯故旣敍其績而仍譏其專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霸桓公爲盛其功莫大於攘楚召陵之役師雖強以律用之而不暴楚已服以禮下之而不驕庶乎王者之事矣然楚使來師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乃釋此不言而第問細事遠事是明借易托之辭而不致逢彼之怒陳師

以出未戰郢郊未覩楚子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未幾而楚滅弦又圍許矣其桀驁如故何能服之耶

齊人執陳轅濤塗

濤塗恐師出陳鄭之間國必病欲其循海而歸其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蔡陳蔡近楚皆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而由巳齊人以爲叛齊卽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覩再侵而陳服則其初未服也必再興師待其成而後巳非專爲濤塗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如前之說則伐陳爲其貳楚也時江黃不與伐楚且

以其近於陳故令伐陳及者魯及之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見久役也伐楚而至其功大書以見善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霸國大夫會諸國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伐陳而陳未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第大兵之後復以師出不重困諸侯乎故詳書侵伐以著齊桓之罪見其氣驕盈而伯業浸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志乎朝其子則杞伯失夫道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非正也此蓋參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書公如他國者朝也大夫如者聘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而行私事也茲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託君命以遂私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王子帶寵於惠后世子鄭懼不得立桓公率諸侯會以定之禮之變也然以世子會諸侯則陵以諸侯會世子則抗惟曰世子在是諸侯往會焉則不抗所以定世子也可謂善處父子之閒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書首止書重辭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桓公於此定世子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則美之大者也鄭伯惑於王撫汝從楚之命又畏齊而逃歸以諸侯而行匹夫之事故深貶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見棄義趨利之能亡國矣然入晉而不去公之爵又討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齊桓尊崇王室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逃歸伐之宜也所以予桓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卽伐鄭之諸侯故不更敘楚人圍許益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桓公之急義也故書遂以予之

冬公至自伐鄭

不至救許而至伐鄭大伐鄭也且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何以書至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制鄭故不煩諸侯人者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卽郳

齊常輔宋爭郳今桓公白天子進之爲子而使附魯故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會五國而陳鄭皆遣世子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鄭欲與盟而未得與趑趄不前故君不行也管仲以禮服人桓公樂於從諫聖人辭之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甫盟甯母又使季友脩聘勤覇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以王命行雖下下士亦序方伯之上尊王之義明矣鄭伯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人君之舉動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然齊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亦傷齊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夫人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旣君欲尊其母故因秋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

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公不朝王而
始朝齊於會葵卯之後伯業愈盛王綱愈墜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
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温曰温子畿內諸侯狄得
滅之豈特王靈之不振亦伯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時晉滅虞虢狄逼衛邢楚滅弦國許爲天下大患

晉之不圖而毆許伐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周之冬酉戌亥月陰結未凝而大雪故以爲異洪
範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則大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桓之女聲姜頌所謂令妻也歸寧則可而
諸侯會霸主婦人與焉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且般樂縱肆淩濟日長故參譏之

秋八月大雩
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冬楚人伐黃
天下有大機焉楚之强自敗蔡始齊桓召陵扼之
其威始戢俄而公然伐黃所以明逼齊也齊師不
出由是伐徐天下徧被禍矣故敗蔡一大機伐黃
一大機惜乎桓德之衰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齊桓爲陽穀之會其行荒矣楚滅黃而不救其業
怠矣然後狄人侵衛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病杞謀城杞也且子帶召戎齊侯平戎於王
爲會以致諸侯之戍會以勤王故書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自此往來者勤寧毋之盟
鹹之會皆公方會而季友隨聘魯益恭而齊益驕

矣而如齊者惟季友亦足見季之專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而諸侯再敘著伯業之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敘著伯業之向衰也言各自欲城無總一者也不曰杞緣陵杞未遷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適鄫子來寧公怒鄫子之不朝止之故遇于防使來朝魯爲已汰鄫爲已卑於婦人乎何識惡公而賤鄫子也胡傳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則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前年狄滅溫伐晉侵衛今侵鄭伯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皆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楚人伐徐

徐首僭王楚次僭王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徐華而爲楚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距徐遠徐與齊邇楚伐徐齊不可不速救今書盟于牡丘卯見諸侯救患之不恊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行書大夫帥師見桓德益衰而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在徐楚之閒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也止及曹師者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公齊之所定故獨勞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鄫子不朝而止姬鄫子來朝而歸姬明前此非絕鄫而離昏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宋襄公八年）

曹方與伐厲而宋乘其虛齊之衰宋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桓合七國之師以救徐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以罪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秦伐晉而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而不書歸寬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及者爲主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乖氣致異故書之是月嫌與隕石同日故別之且或退飛

不止一日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鄫爲淮夷所病會以謀之也桓公自葵邱之會志得意滿城一小國而役八如此許以男而先邢曹邢以侯而後鄭許殊次之也書以著其罪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徐人將報婁林之役而無以撼楚齊故爲之伐英氏敗徐者楚而英氏受兵報怨不直桓公威德兩衰矣
夏滅項
滅項者齊也蒙上伐英氏也益會淮之後齊以淮夷之事委魯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公經略之久至于九月乃歸爾若文定謂滅項爲魯季孫事不知季友卒行父幼季孫其誰耶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爲齊桓歸國所經夫人因而會之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况公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矣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襄圖伯）
宋襄納齊孝殺無虧知奉齊桓之遺言而不計所納不正也首納不正非義也何以書爵蓋致師者桓公非宋之罪也
夏師救齊
無虧已殺而魯以師救志其緩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而志在救齊猶彼善於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書宋及曲在宋也書敗績責齊臣也書師救齊善魯

也書狄救齊許狄也許之而不稱人著列國諸侯之罪也狄救齊於敗績之後齊已無君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獎善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

狄稱人進之也伐衛以救齊也衛嘗亡滅齊桓封之不念舊德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怨報德人雖已亡書狄救齊以著諸侯之罪書狄人伐衛以見救齊之善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執滕子恃强凌弱以威求伯也滕子何以名失地則名也必以滕爲有罪亦臆揣之見耳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圖伯不能致曹而枉駕以盟於其南鄙所與偕者一邾而已寡助如此何以求伯乎宋書爵望之也非予之也謂桓公既沒天下不可無伯也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討不服也宋不內自修德而急於合諸侯人之者貶之也以其欲速見小也

衛人伐邢

邢合狄怨而從狄伐衛衛合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齊衛則肆忿其惡大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齊盟

齊桓既沒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益深罪之也至會於盂楚於是乎大張列陳蔡上而書爵矣聖人豈與之乎惡諸侯之失道也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公之經竝無城築土功之事庶乎能愛民矣而猶有此役輕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不免過制而僭上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

夏郜子來朝

郜文王之子附庸於宋益宋襄無道荊楚日强郜以宋雖恃而魯爲同姓故來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與鄭鄰齊桓時嘗同幽盟今列國無霸鄭首從楚而遣師入滑無忌甚矣故畧而人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昔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不稱國而同齊稱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明矣

冬楚人伐隨

隨本漢東姬姓國楚既伐而服之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宋欲盟之其能屈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十八年衛伐齊喪有罪可數故稱伐今衛欲滅邢無事可指故稱侵言其師出無名也伐衛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止稱狄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爲盟主故在齊上宋公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所以列序而人之見其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始稱子

執宋公者楚子也諸侯在會拱手以聽其不勇於義亦甚矣故特列楚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分惡於諸侯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尊王之義乎直書其事所以深貶之也而楚之挾詐攘伯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公伐邾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言於公曰蠻夷滑夏周禍也夫天下皆周魯爲周之曾須句乃周之須句而邾滅之則爲周之曾安得不急救之耶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不與故來獻捷以脅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請於王而致討何患無詞魯不能攘楚存宋故特爲魯諱宋捷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方主會而楚執之是天下之大變魯不能申大義而顧爲盟以求釋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也宋公之釋何以不名曹襄衛鄭執於盟主其歸名之宋公執於楚故其釋不名春秋之義也夫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爲邾滅公伐邾而反其君何以書取乎不稟王命專爲母家報怨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與收尊者無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何以責鄭附楚而伐之耶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以須句故出師公畀邾不設備我師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與於詠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言及內以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孝之得國宋襄之力也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

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書爵以其背德而忍爲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所以貶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楚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即謳以貳宋而取其焦夷積其勢不滅陳不已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侯不生名衛侯滅同姓則名謂其蔑骨肉王法當誅也而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便書衛侯燬卒恐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小弱介於陳楚之閒陳欲迫而兼幷之楚保全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爲鬬伯地也納者不與納也陳不以禮恤寡小而使楚人納之不與其納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凡書盟者惡之况衛子居喪出盟莒慶以大夫盟諸侯乎然內不諱公而莒慶書名經固無惡於是盟者予莒魯之釋怨也莒慶者魯之壻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洮之會衛欲平莒魯故衛子親之而莒尚未測魯之肯平否故先使大夫今之盟莒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之二國既從衛以大夫質信可矣兩無貶辭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爲抗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書人書侵罪齊也追之者逐之也弗及者遷辭也爲
長而弗敢及也齊師者齊人也爲公弗敢及以所長
之也譏長也齊魯皆私憤之兵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鄙之役齊首兵侵魯而憾魯報怨乎況追兵而已初
未報齊今又與此師其不義甚矣衛平魯莒於齊何
與而連兵侵伐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齊自取之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
齊以洮向二盟怨魯黨衛既侵其西又伐其北固非

義矣公不省德自反乃乞楚師於義可乎況召兵於
楚爲天下患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直書如楚乞而
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以夔祀
熊摯自不得祀祝融與鬻熊而楚以是滅之非其罪
矣故存其爵而不名楚滅同姓何以不名欲削其爵
故不得而名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楚人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

楚而執盂敗泓楚毒宋已甚復有今之師是僖公撥
其毒而瞋眩之也聖人責魯爲重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楚僭王號魯用其師義之必不可者也取人之邑爲
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至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微於滕薛豈有財貨可以爲禮者特弱魯以思庇
社稷也亦可哀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春來朝而秋帥師入之以怨報德矣況舅甥之國
伯姬在焉僖公之德不衰乎 杞桓公僖甥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城濮之師之起
人楚貶也宋作賓王家非有簒弒之罪楚無故摟諸
侯以圍之故稱人以著其罪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十九年齊之盟不書公而此則書公不爲公諱責公
深矣然經沒楚子不書亦所以爲公諱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此晉文公霸也
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四國近楚而曹衛近宋若遠

攻四國則無以釋宋圍而亦無及於楚楚得曹衛所以敵於桁行攻曹衛則楚必救而宋圍解矣再言晉侯侵曹既反而後伐衛非繼事也故不言遂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謂其先天下之難也取威定霸實出於此豈胡傳讒復怨之說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救未有不善者而此獨非善以晉伐楚所必救制之得其道能成服楚之功也楚既救衛又移師入曹執君畀宋多方以激楚則楚不得不戰矣不奪爵者晉附楚晉之執得其罪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戰宋公在焉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爵與北杏曹南同予晉霸也得臣殺書大夫而戰貶書人亦予晉也齊桓用兵皆書人而晉無不爵者其予晉可知矣胡傳謂無美辭未合經意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地則名衛侯令叔武攝位故不名其歸也疑叔武篡已而自處於失國故名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晉一戰敗楚附楚者皆會盟而晉遂伯序晉于齊宋之上予晉伯也王子虎不書王人涖盟不書也陳本與楚楚敗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喜其悔罪知反也王勞晉侯公朝王所非其時地矣然天子在是而諸侯就覲禮之變也故不以就朝為非而以王非其所為貶正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出奔叔武攝位無罪而衛侯殺之滅天理矣故出奔不名而歸國名元咺雖為叔武訟訴令君陷罪失臣節故不書官氏而書名書自楚歸著鄭楚之罪歸於衛易辭也釋復繼之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寧成風也入杞之怨釋矣天下有道諸侯弛兵族姻之恩始錄以是為晉侯之澤也

○公子遂如齊

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如齊而取穀之憾解

伯權之立如此所謂功之首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秦與諸侯會始此

諸侯同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亦如會獨許不改圖故合諸侯以討許衛侯既復國晉聽元咺之訟故又欲討衛踐土無邾秦至此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尊周而全晉也朝王者不獨公諸侯盡朝也一歲而兩朝王足以夸諸侯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文助臣執君非所以宗諸侯故人以疾之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執不以正也大夫不世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歸者易辭晉爲主故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諸侯遂圍許

諸侯再會天子再至皆朝王所而許獨不會不臣也故諸侯圍許稱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嘗晉侯有疾貨晉筮史使以曹爲解乃得歸非歸之道也故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執拘得釋亟會圍許曹之弱可閔也而晉自執自赦無復王命晉之强亦甚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微國葛盧君名來朝也不言朝公在會也且不能行朝禮也

公至自圍許

晉文圍許爲王室計意在尊王故至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在王城之內王子虎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而盟王子是謂下陵無君之心著矣諱公不書諸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者正其本也而晉文之伯漸衰焉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前以公不在故更來朝一歲再來非禮之甚公禮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知其生三犧而皆用之是亦異事明年侵蕭此豫求援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閒晉之有鄭虞遂侵齊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伯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晉圍鄭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鄭之初歸得言復以叔武在內國固其國也今之又歸殺叔武及公子瑕國非其國矣故不言復而又書其名為後世戒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實以謀鄭而鄭不至故是春晉侵之而猶不服今復偕秦圍之蓋以貳楚而數加兵非專為私忿也然不脩德而惟用虐非服貳之道矣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俱貶而人之

介人侵蕭

介再來朝而今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來稱名今稱人退之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魯不朝王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已失道矣況又使三公兼冢宰者乎陵遲實甚焉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遂（繼事之詞）如晉（此聘晉之始）

三公冢宰來聘天王之禮意甚厚公既不朝又使公子遂以二事出使周室于列國不恭之大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侯執曹伯班所侵地於諸侯不稱曹者吾故田也復故田而謂之取取之不以其道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不請命於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不知有王失義利之辨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之郊非禮也聖人欲削之則無以志其失欲悉書之則不勝書故或卜或時或望或牲或牛因其變而書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也免牲禮也望祭也免牲則不郊矣不郊而猶望可已而不已也三望者泰山在魯西海在東河在北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

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而夫人主之乎

狄圍衛

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晉文居狄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已非所貴況卽其廬帳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齊此歸父來報聘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此以見伯令之行於諸侯然自此而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滑與晉近殽則晉境秦乘晉喪踐其境滅晉同姓晉豈得宴然已乎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晉而圖東則殽師之烈亞於城濮矣不曰子而曰人者聖人爲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狄因晉喪輒出侵齊晉縱而不攘是爲可罪耳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報升陘之役也報怨貪得恃彊陵弱不義之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歲有狄患晉襄恐伯業遂衰汲

汲以衰服從戎旣敗秦而又敗狄焉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宰周公來聘公不能朝王齊侯使國子來聘命大夫往答斯云可矣願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此祿去公室之應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君卿不行將卑師少故稱人是時秦楚狄與晉抗襄
公既敗秦狄故伐許以震楚

文公 元年 乙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君告廟臨羣臣也文定以爲冢宰攝之不
知即位無可攝之理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
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愾則有錫繼世襲爵
以士服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禮也今公喪制未畢
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何爲來錫命乎況禮有受命無
來錫命來錫非正也

◎ 晉侯伐衛

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季年不朝襄公以其罪告諸
侯復朝王乃命先且居胥臣伐衛以修伯業凡與師
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

△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受王之錫命躬朝京師猶曰緩也況僅使卿拜命
乎故直書以示譏

衛人伐晉

霸主舉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乃稱兵報伐故
書人罪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諸侯非王命自爲會罪也況魯有喪以大夫而會霸
主乎晉襄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禮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公孫敖如齊

諸侯在喪使臣往聘未爲不可若於周則僅報聘拜
命而殷殷聘於晉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見也矣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稱秦師者惡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而敗
今復重師敗績罪秦也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亦知
晉之欲戰矣

丁丑作僖公主

△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因朝而盟始此

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繫國而去氏兼罪晉侯也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抑
大夫之伉不使與公敵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至爲公
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以士縠主盟魯以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然春秋不以大夫主盟故序士縠於諸侯之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七月而止則八月嘗雨矣不書雨者知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怠於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有事時祭也大事祫祭也於分則僖兄也閔弟也然僖臣也閔君也躋僖于閔之上則以臣先君親親而不尊尊故孔子謂之逆祀斯時夏父弗忌爲宗伯而

縱之者臧文仲故孔子謂之不知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皆國卿而貶稱人以晉人再勝秦人而復與此役是全不務德而報復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未終而圖昏也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娶在三年之外而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以譏其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諸侯不忍楚之暴潰其所與之小國沈何罪乎失所伐矣況侵伐之柄下移於大夫聖人見微知著故書人以貶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秦遂霸西戎

穆公聽杞子之請起殽之師忿不能窒是爲貪兵爲彭衙之戰報殽之敗忿不能懲是爲忿兵今又濟河取郊晉人畏而不敢出悔過之心不能勝恥敗之心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貫澤之盟已服於齊桓而楚自城濮之後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襄嗣位霸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與秦爲敵無暇圖楚遂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

前年公朝晉晉以處父盟公於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公之屈辱也而晉襄亦甚非禮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圍江而晉勤之既遣先僕於前又請王師於後命上卿動大衆非徒以孤軍塞責也且門於方城楚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是處父未嘗無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卿行則逆必非微者蓋公自行也聖人惡其成禮於齊故沒公以示貶婦禮成於齊故在齊便稱婦

狄侵齊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絡故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書晉侯罪襄公也自殽以來晉屢勝秦及秦濟河晉避不出兩國勝負相當矣今又伐秦是日尋干戈以相讎也況書此於楚滅江之下不急於修怨而緩於恤患乎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自孔達遭執之後俞代爲政至三年春從晉伐沈服伯主而無事矣今來聘魯善於睦鄰或出於俞之謀也公與之宴賦湛露彤弓不辭不答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其知可及益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鄀

秦自入滑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以窺楚也非晉迫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特書如陳不予其因聘以濟私欲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專執國政不能以禮佐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彊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也而終其世不朝京師則更知有霸而不知有王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因月之餘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閏以正時不告閏朔棄時政矣何以爲民猶者幸其不已之辭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郚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後其地復入於邾今公乘晉之喪貪其土地而寘邾文公之子叛邾在魯者故惡其再取也復城郚以備邾雖而不討東作之初奪農之

時將何以爲國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幼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以師納之晉背先蔑立靈公敗秦於令狐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爲志乎戰也故書及以貶之先蔑既將下軍而又奔秦以是爲逃軍也不言出在外也

狄侵我西鄙

魯朋晉難而伐邾狄亦閒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亦見晉伯之陵替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爲晉侯立也諸侯不序以公後至不及會罪公之不自彊於政也大夫盟君必書名以見罪以晉君在抱故趙盾得無貶耳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魯有徐患久矣其伐莒以撼魯也敖往盟于莒協謀以備徐也顧敖之意不在此因盟莒以爲迎娶之地春秋書之見其假公以圖私耳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兩國正卿自相會盟惡莫大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春秋記約而志詳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所以別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來求止此

夫人姜氏如齊

文夫人出姜生惡及視變其嬴生倭嬴寵而倭將皆故夫人如齊謀於父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為慮深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以晉君少不在諸侯遂伐鄭是貪得而無故憑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

皆國卿救不及楚師緩而不將故亦貶而稱人罪趙盾主盟有以啓戎心也

夏狄侵齊

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通見經）

楚君書爵臣書名進之也楚能以禮交諸侯則進之乃樂與人為善之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晉舍適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是非志在報復以此黜之義固然矣或者深許晉人悔過能改故重貶秦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卿士也不書王使而書及為王諱也若魯所欲也不書公及為公諱也公不朝京師而盟王臣罪也故諱之王之不王公之不臣槩可見矣其來盟頃王新立故

冬狄侵宋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是役也宋鄭陳蔡皆從宋鄭陳預會不預次預會魯從也預次同惡也次者遲疑不前之意楚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惟蔡侯首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書爵者楚益强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楚始書君將）

麇近楚微國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而楚伐之見麇

能以禮自守也麇之榮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此會謀諸侯之從楚者未爲非義然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他國莫至而魯獨遣彭生往不以楚彊而替於從晉亦褒魯也

△秋曹伯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來朝未見魯文公即位而朝曹書以傷曹之弱抑魯之彊歟

公子遂如宋

司城蕩意諸八年來奔此言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

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魯叔孫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不言帥師師少也不言獲敗即獲也其地何大之也書以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眞郕伯矣以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也何以不名內未有君也

△杞伯來朝

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時王所進也其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書稱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前日楚伐麇列國不救於是又圍巢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曹文杞桓滕昭公即位而相繼來朝以公之昏庸而猶爲諸侯所尊敬公乃不思述職覲王何其謬哉

○秦伯使術來聘

此聘言將伐晉也自戰韓而後秦稱人此稱伯以其能聘漸進之也然秦以賂結魯魯以賂答之相與以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二國之讎殆易世矣秦屢興師何義乎使晉救於西而楚得乘閒以病天下秦實爲之也故其無名興師一以號舉今河曲之戰俱稱人而不書晉及益二國皆在所貶而秦尤爲甚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帥師而城畏莒爭也聖人重民力城築皆志況出師

而城乎城一邑已勞民一朝二城勞民爲甚故貶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此魯公之廟也久不修而壞公之不謹事宗廟甚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使彭生會冀缺于承筐矣今復親至晉國謀合諸侯而衛侯要之於路與公會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葢衛南困楚北偪狄無所適從求通於晉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狄侵衛

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鄭衛貳楚而畏晉季文子相公爲之請成以紓患善其和難故詳誌之明年盟新城服楚之國棄巽向同則輔伯之功魯不無助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至是伐南鄙雖邾之小不宜犯大國然魯不取須句則邾亦未敢犯魯聯書之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同外楚也諸侯同欲非彊之也特書曰同與之也楚人僭王若與同好陵蔑諸侯是將代宗周爲其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趙盾實主盟排於諸侯之下存君臣之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定公立捷菑奔晉趙盾以師納之邾人以爲定公長其辭順宣子服其義弗克納而還書以大其能改過也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貶諸侯貶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來奔書其字貴其能愛身以存道所謂見幾而作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也魯不能以義討齊行父不能請
討弑君之賊反因晉以求於齊晉爲盟主不奉天討
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其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
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來朝纔四年而又朝畏齊而托於魯也書此
以起齊人伐曹之文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單伯至自齊

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
得反則至之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背晉即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而晉入之故兼
惡蔡也然晉不能攘楚庇蔡而既伐復入則暴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齊商人篡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
我故貶而人之季孫一年再如晉復爲齊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總曰
諸侯謂其無能爲不足序列所以儆晉霸也魯以脩
齊難不在會故不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扈謀伐而不克是威其爲
君也故書齊侯知諸侯之無能爲益無顧忌恣肆使
晉以謀已故一歲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凡

伐不言入入其郛者甚之也益著晉之無能爲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使季孫會故齊侯弗
及盟弗及云者謂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
非責大夫不可伉諸侯特以勢軋魯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陽穀之會公懼齊而托疾書四不視朔著公不欲出
耳而其厭政已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
人姜氏薨

毀泉臺

先祖爲之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祖之心春秋之所譏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有弑君之亂行天討而伐之其職也不能討而成其亂失卿職矣故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當討齊者也坐受商人之侮盟襄仲以蒙恥復伐之而求盟其君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及者魯汲汲欲盟也

諸侯會于扈

平宋也不序諸侯猶十五年之盟扈也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宋文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職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所以刺晉霸而著黨逆之罪也

秋公至自穀

夏盟穀而秋至則公不與扈之會矣穀不當盟而盟忍恥以自辱也扈當會而不會棄義而從讎也是以聖人惡之

冬公子遂如齊

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公親與盟又使卿往聘不知立國竭力事人何益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男洵然斠南　孫緒衣遹言校字

春秋簡融卷十一終

[seal]

　　諸暨胡[illegible]珊述

宣公 癸丑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行父請會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以賂請也謀國如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惠不明義利始許仲遂以亂魯之嫡庶終會平州以定魯之篡弒會者外爲志志公欲求寵定位而書齊志以治黨惡之罪而晉爲盟主魯亂不治亦見其無能爲也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者著齊貪利而黨惡也

秋邾子來朝

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公篡立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公論不復存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弒君晉受賂不能討鄭以晉爲不足與遂附楚今乃與之亟侵列國故人以貶之書侵書遂潛師掠境非能聲宋罪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晉能救陳故特褒之斯時並救宋不書宋弒君不當救故略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書晉師而不書趙盾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爲主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繫之大夫則必書

大夫義繫之師則師可書不必大夫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與國

晉欲求成于秦而伐其與國則誤已甚意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而託之伐國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不裁正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弒君豈可與之合兵乎故秋伐鄭則爵之公也今爲宋伐鄭則人之私也伐鄭可也爲宋伐不可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師以元帥爲司命而國以得衆爲邦本宋鄭勤民報怨侵伐不已故皆書帥師以著勞民之罪

△秦師伐晉

此報崇也趙穿與無名之師故書侵秦人問無名之罪故書伐秦書師曲在晉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爲楚伐宋獲華元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聽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窺周室也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無君之心

△夏楚人侵鄭

晉成初立鄭背楚歸晉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故獨著楚以掠夏之罪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逐武穆二族二族以曹師伐宋今宋圍曹以報兵革何時息乎宋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及所欲也平成也取盜也不肯心弗允服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之于弱小故書取以著其罪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於齊而請會上無天王下無方伯惟以利交其可保乎書至者非惟危公亦正齊侯之黨篡也

△冬楚子伐鄭

歸生弒君諸侯不能討而楚伐之故以子予之非予楚也重責晉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請叔姬書至書來逆罪

公也來者公不使大夫主婚而自主之壓尊毁列慢
宗廟矣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嫁女留其送馬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
禮也女子歲一歸寧今逆未易歲叔姬亟來亦非禮
也惠公許其臣之恣行高固委其君以踰境齊罪著
矣
楚人伐鄭
去冬伐稱子譏鄭也今稱人罪楚也賊則不討雖服

鄭之爲事故貶以罪之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嘗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
於已有闕不內省而遽伐之則主盟非道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使來盟前定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衛侯任
其無咎故遣使來盟而魯卒見辱盟非春秋所貴義
自見矣良夫奉命之時未必即有盟期故不書日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
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
伐至師行之危亦可知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
兵是以爲此舉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聘而每歲適齊晉人止公
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書會不書盟公慢盟主以取
辱不直在公非晉人之咎矣故諱之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何以復有疾也以君命出聞喪不返何況疾乎乃者
無上之辭而有專意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由在晉責已可也乃不知自
反而復會狄伐之直書而貶自見且秦晉爭伐不已
而楚之勢愈強矣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

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罹晉故也方畢敬嬴之喪而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所以城者其黑壤既歸曾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陳自趙盾孫免之侵棄楚從晉故楚以爲討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强而傷晉之不振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有母之喪而朝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歲首公朝於齊夏使仲孫如京君臣之位失故特書王正月以表之又每如齊必至以罪之且其如京爲畏晉也安則視周爲弱而不恤急則倚周爲援以自固其罪可恕乎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內勤兵兩伐惠公之陵弱甚矣
秋取根牟
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以下征伐在大夫矣內諱滅故書取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會于扈而陳不至陳即楚也林父帥在會諸侯之師伐之則其衆輯矣書者與晉罪陳也故左氏以爲討不睦云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國非將卑師少所能圍稱人貶也滕既小國又伐其喪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自是晉楚交伐鄭）
晉成初立鄭舍楚從晉正也宣三年楚侵之書人罪之也四年歸生弒君諸侯不能討而楚師至書子與之也五年楚伐鄭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子叔與之矣然不書帥師君將也以重兵臨鄭則陵暴列國也故下書郤缺帥師救鄭以與晉與晉則貶楚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九年亦如齊亦至爲是夏使蔑如京師故特書王正月以著公之罪此亦如齊亦至以歸田爲私恩且於

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故不書月

○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順齊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而每歲往朝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齊以所取濟西田歸之書我者相親惠遺之意不以道而得與不以道而歸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世卿也其族强高國畏其偪而擧族出之書以譏世卿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公如齊止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稱人剌伐喪也此稱師譏用衆也滕不事已無乃已德有闕於滕何尤焉故特以師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强令豈其罪乎晉舍德尚力何愈於楚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

宣公享國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縱未擧法勿聘可也而王使母弟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將大衆而伐邦域中之附庸是爲盜也特書取以罪之亦見列國無盟主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宣聘齊止此

行父如齊頃公立而初聘歸父如齊伐邾而恐齊討也理屈則氣餒能無畏乎書以著其罪焉

齊侯使國佐來聘

諸侯在喪而會盟征伐以喪禮行者書子以吉禮行者書爵考禮雖無屬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今書齊侯書使惡其卽吉之速矣

饑

△楚子伐鄭

九年伐鄭稱爵者貶辭也以下書郤缺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稱爵者直辭也以傳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穎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楚爭陳鄭久矣今皆背晉從楚而無貶辭者以晉與齊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欑函不討陳夏徵舒之逆而楚能謀之討賊之義大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人魯也且志大夫之專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不討陳人之弑逆而伐莒會狄不亦傎乎坐使楚人爲伯者之事晉之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先書殺後書入楚子能討賊故先之也討賊爲義取國爲貪舜師分矣不書取而書入美其有討賊之功特從未滅雖曰與之可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已即鄭之國都矣而書圍不書入蓋諸侯有臣子弑君父而楚能討之雖憑陵上國猶從末滅於以見正大倫之爲[illegible]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救鄭也不書救緩不及事也楚君臣與列國戰皆貶書人惟此書子而以林父帥師敵之尊晉而抑楚也楚伐鄭而書晉及之內晉而外楚也惟林父專爲元帥不禁副屬之違令而喪師失鄭其罪無可諉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附楚宋以晉宋衛曹淸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齊以強陵弱十一年之伐稱人而此稱師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

夏楚子伐宋

宋伐陳以召楚兵固爲非策然楚書爵亦非有辭是時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於楚屢書楚子見其親涖行閒也與辰陵之盟不同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鄭以晉敗於邲叛晉即楚宜晉景公自將以伐之書曰晉侯幸列國之有伯主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伐宋今又圍宋必待其平而後已書之者罪楚之暴而責晉之不能救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西南界宋楚圍宋則魯可患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而恐先受齊患故預為此會一以覘齊圖楚之

志一以盡已事齊之禮而齊亦樂其諂已降君之尊而與臣會君卑臣抗均非禮甚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自晉伯不競而楚爭諸侯然圍宋之兵威未至魯而甘心薦賄何其卑乎孟獻子之謀誠可鄙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華元子反皆國卿各私以情相告取必於上以相平而二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皆稱人以貶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自二年秦伐晉晉不報今復來伐者乘晉兵畧狄上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自齊頃之立事齊稍怠惟歸父兩會齊侯而公不朝齊齊有以議魯矣高固以國事出公使仲孫會於途為魯謀而解齊紛也終公之世不被齊兵此會有力焉然大夫會大夫禮非自諸侯出矣故貶之
初稅畝
既取公田又稅私田則十而二矣初者志始變法也

冬蝝生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內女出書之者所以正人倫之本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大眚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公奪嫡而立天災屢降今年大有以所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宋楚既平曹衛當其衝晉爲盟主合諸侯以共禦之其本謀也卻克徵會於齊而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謀卽定於此爵五諸侯予其振霸主之餘燼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徵會於齊而齊不至晉侯伐之宜矣豈爲卻克報怨乎書衛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

公伐杞

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不思甚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魯向事齊以齊少儒而背齊事晉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者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成公 辛未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周二月今十二月無氷者常燠也政事舒緩之象也

三月作丘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齊之見討也故往結此盟稱及魯所欲也非特備齊懼晉益三桓忿懟君父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甚謹今去齊卽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目其人而貶之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師既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於新築而戰良夫喪師辱國故以之主戰而書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四國與大衆以雪一笑之恥書及戒忿兵也然楚氣

孔棫亦與楚通若晉不得齊則列國觀望及袁婁既
盟得齊而楚少斂晉伯賴以不墜則此戰安可少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如師非服之也晉大夫又欲使齊盡東其畝以
請同叔子爲質則亦悖矣由是國子請合餘燼卻克
使齊衛爲請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
晉及之見曲在晉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本魯故壤也恃大國之兵力而得之則取之不以道

與得非其所有何異乎故不曰復而曰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
鄭從楚而伐衛喪罪不勝誅矣列鄭於下罪鄭也而
曾不能抗楚亦失機會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衛受盟於晉從伐齊故楚師侵衛遂侵魯師於蜀
致賂納質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於降班失
列下與楚大夫會盟也季孫行父當國危辱甚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衆所推也楚
僭稱王春秋黜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今列卿會晉
從楚故貶稱人人大夫即人公也故不諱公蔡許之
君乘楚車則失位故不書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稱爵而會伐以鄭從楚盟主有辭於伐也四國稱
爵嘉之也存晉伯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
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傳公取濟西田而公子遂如晉已非
正矣況以汶陽田而躬朝晉乎魯之不振也實甚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鄭之藩蔽也今鄭從
楚而肆毒於許許亡則鄭亡書伐許誅鄭之無謀而
蹶內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邑也魯稅畝邱甲稅役日重棘雖歸而民不願
故以大師環攻之公之不脩德政而肆兵力可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晉不脩德以綏諸侯攘強楚得志於牽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書之誅善戰逐利不圖遠大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晉來聘之始

二臣聘且盟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盟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

鄭伐許

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鄭之敗專意事楚不擇義之

可否以爲去就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再動干戈於許國不旣甚乎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入春秋未嘗聘魯今繼晉衛來聘以三年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連歲如晉以嘗郎楚故也然晉景公勝齊而驕公朝而晉景不敬亦徒自屈已耳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魯得汶陽城以自固且朝晉不禮欲叛之爲之脩也

冬城鄆

鄭伯伐許

喪未踰年以吉禮起師則忘親矣稱爵者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遍於晉令遽與伐宋之師豈邦交之道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則尤悠甚矣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九國不奔喪而同盟殊不臣矣然是時齊始從晉鄭以訟許不勝亦改而從晉晉爲是盟以固諸侯亦復伯之機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諸侯廟制也武公之宮歷世
十一其毁已久書曰立禮不宜立也所以立者季文
子誇鞌之功焉然聽于人以救難不可以立武立武
由已非由人也

取鄟

鄟微國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去冬盟于蟲牢今一辭會而遽命衛人
加兵復命魯人繼之晉景惛愚大夫狠肆事多類此

夏六月邾子來朝

魯取鄟而邾子來朝其强弱可知矣且天王新立不
朝王而朝魯可見雖陵已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徒知
事伯之勤而不知慢王已甚矣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與上孫良夫同看

魯動大衆而以侵書潛師無名蓋陋之也況宋魯盟
聘交好今因晉命而爲此舉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
能立乎聖人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楚始書大夫將

冬季孫行父如晉

嬰齊如晉既返而復僑如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
返而行父如晉報宋之屈也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
晉魯故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背楚即晉嬰齊伐其喪不義甚矣伐者不義救者
善矣案晉楚遇于桑隧軍帥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
經所以善之也不遷戮而知還庶幾王者之事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

吳伐郯 吳始見經

吳太伯之後以號舉爲其蹯楚僭王也今始書志其
爲患也郯國雖小尚有典刑書吳伐郯貴郯賤吳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始來朝也曹非小國特勢不足賓與邾莒
比耳

不郊猶三望

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
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葢有說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頻年伐鄭以其從晉也書大夫名書帥師書伐不
待貶而罪自見書爵以美救鄭則楚罪益明矣前楚
伐鄭晉以一大夫救之今以九諸侯援之則楚勢益
張故同盟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通吳於上
國晉用巫臣以罷楚也楚能晉亦不復伯矣故於此
錄其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本魯田也魯恃大國之威以兵力得則取之不以道
也今晉復命歸齊則歸之不以道也齊人貪得晉有
二命穿爲卿無所諫皆罪也來言者緩辭歸之于者
易辭魯微弱而憚彊不能保其所有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近楚服楚欒書侵之可謂不畏楚矣然不能制楚
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與也
公孫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復與莒通然託聘之名而自逆婦非禮
也止書曰如不與其託公以遂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諸侯相聘必有事也此來葢圖婚耳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之故詳錄其禮納幣應使卿
此爲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喪已畢更五服一朝之歲而不如京師又未敵王
所愾何爲來賜命乎罪邦君不王譏天子僭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而不救郯與吳成而會伐何義乎上書來聘
下書會伐晉之主盟可見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之其
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滕伯姬也諸侯嫁女二國媵各以姪娣從所謂一娶九女二國禮也三國非禮也此衛來媵後晉齊各來媵則三國矣伯姬以賢聞故諸侯爭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顧既令齊反魯又命魯歸齊晉人無信宜諸侯解體也不知惇信明義而又刑牲歃血不知本矣特書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自始至歸七見經貴之也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伯姬賢膂重之故使卿致

晉人來媵（已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怒鄭之貳楚而執其君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殺伯鷁不書既執其君行人不足紀矣然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不書者存晉而抑楚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渠丘莒鄆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去雖隆其城何益乎時晉坐視危亡更非盟主之道矣

秦人白狄伐晉

晉肯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稱人貶之也晉既以汶陽之田失信復聽趙姬之讒殺其世臣趙同趙括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景公不能霸矣

鄭人圍許

鄭以晉執其君追咎於許而圍之然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故稱人以貶之

城中城

設險以守有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勢將及魯故城以備之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黑背生公孫剽）

母弟出聘可也將兵非所以愛弟書之譏也責衛以晉命侵鄭以弟帥師責晉以諸侯伐諸侯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三月郊之期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中旬三

卜下旬四卜四月上旬五卜瀆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公子繻爲君晉會諸侯伐之而歸其君以與之成春秋惡其首亂不以會服與之也

齊人來媵 衛已見八年 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去年七月公如晉晉以公貳於楚止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魯而使大夫來聘而盟公其無禮於公甚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止公而猶亟於聘魯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辱而猶繼朝聘晉畏其威而諂事之也二者皆小人之相與耳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既受晉辱恐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爲搆怨之師故與齊修好以求免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於宋西門外經不書晉楚爲成聖人所惡也略諸國而書魯衛以見晉厲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白狄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之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魯兵非晉所得專也晉興師非王命故雖以伯主之尊而特書曰乞夫苟無報怨復讎貪得之心請於天王以討亂賊無不拱手聽命何至於乞哉然是時晉方無禮於魯其所謂乞亦謙辭耳春秋書之則所以正王法也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若不伐秦豈能朝王乎故不得謂禮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諸侯擅興師大會於京師罪之大者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歸易辭也自晉奉之也不惟義之爲妄而恃大國之反已林父之罪著而晉厲之惡顯衛定之不能君亦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文闕絕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今又伐之鄭固怒鄭兼弱而晉厲之不霸亦見焉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有姑稱婦者三文四年宣元年逆婦姜皆不書氏惟此書氏無貶辭也僑如上稱族此舍族以前後一事從省文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將討曹伯勿與之盟可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世子代君會盟非所宜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晉合諸侯伐秦曹伯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於京師伯討也故書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子反信禮並亡與晉爲弭兵之盟甫三歲而伐鄭譏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然前年公子喜無故伐許許楚之與也鄭亦有以招之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爲不能正不敢賴寵因而出奔旋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罪而後入正可知矣兩書宋華元辭繁不殺與之也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泰伯至德是有吳國周之伯父也其後世以號舉者爲其僭王爾甚至晉齊大國東向親吳聖人傷之會又會者諸大夫相約集而後會吳子故據事直書或云尊之或云外之皆非也

許遷于葉

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大國之無霸亦見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木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凝陰兵之類冰脅木君臣將執於兵之徵

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附楚爲楚興兵故書侵自是諸侯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乞師以伐鄭魯以穆姜僑如將作難師出後時晉侯憾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不書師敗績以矢集君目身傷爲重也楚子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備書之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臣子爲君父諱禮也晉不見公魯之大辱曷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晉聽僑如之譖怒不見公曲在晉矣於公何歉乎直書者示天下以大勇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殆會伐

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屬公會尹子挾天子以令諸侯書之以彰瀆王臣之失也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君臣久積於晉以僑如之譖也今僑如譖敗出奔晉釋行父盟扈而公至自會則公之不見卿之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春秋簡而明考其原情狀昭然矣

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衛以晉命侵鄭書侵非譏也鄭敢興師
者必恃楚之衆也使其附楚何譏乎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主兵先尹單重王命也以晉屬之無道而能數合
諸侯捍楚者由假王靈以義令天下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晉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以約束諸侯然無益於鄭
之叛而徒取盟王官之罪
齊高無咎出奔莒　爲慶克通聲孟子鮑牽告國武子故
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見逐亦非無罪矣故書奔

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故特曰用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伐鄭三出王官而起之以欒黶荀罃之乞則諸侯之
不以王命會且見王師之重猶役於諸侯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
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勢甚張挾鄭爲援非晉三假王命以伐之勢必憑
陵列國矣故鄭雖不服猶愈於縱楚肆行也所恨者
晉厲無德不能成攘楚之功爾然但書晉伐不書楚

救未嘗不與晉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
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
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朝嗣君也時悼公初立明賞罰恤窮困六官之長皆
民譽也所以復霸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不曰納魚石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
夫失位納之非正也復入者已絕復入惡之甚者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朝始至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
以睦叛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騄
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相繼來朝摠晉悼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來修
舊好欲附魯從晉耳
築鹿囿
興作必書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爲阱以厲民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齊桓之霸始於平宋亂晉文之霸始於釋宋圍今又
始於彭城救宋故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
則楚鄭書爵書伐今則書人書侵晉漸盛楚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復伯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則召
兵而已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朾
謀救宋也公不在會在喪也悼公仁及諸侯也楚伐
宋納魚石晉難也悼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謀書
同盟諸侯同欲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己丑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年四歲繼正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楚已取彭城封魚石而仍繫之宋楚不得取諸宋石
不得受諸楚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
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鄫
楚助叛臣晉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使韓厥伐鄭不
敢勤諸侯之師皆合於義也伐而書次善其重民命

不輕用兵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攻其所必救也楚不知自
反而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去年來朝今以公新立復來朝以賀之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諸侯卽位小國來朝大國來聘以繼好結信禮也時
王訃未至故善之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書之者積鄭之疚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晉宋稱師將卑師衆名甯殖將尊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大夫專會以謀鄭孟獻子請城虎牢知武子以爲善

政在大夫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叔氏自公孫茲得臣再世爲卿至僑如奔齊其黨沮矣今公幼未能君盟伐專於仲孫蔑正卿季文子實耆故叔氏復出聘以漸干政矣其如宋也逼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堅從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扼鄭攘楚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非復鄭有不得仍繫之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彊自此始

楚自鄢陵之敗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閒故以吳與鍾離之會先伐之以張其勢

公如晉

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禮接也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不於國都而盟於城外禮也魯君童年晉悼用謙書以美之

公至自晉

長樗之盟朝後之事以如晉爲重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衛地

晉悼初政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於國中況王臣乎蓋靈王新立使王官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曰同盟者諸侯同欲同病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始於此

秋公至自會

陳鄭卽楚久矣一城虎牢而鄭來陳見鄭來而遣袁

僑如會一會而得二叛不亦偉歟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不可君臣同盟故以諸侯盟君以大夫盟臣禮安而分明可見悼公之賢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遷於葉逼近楚倚楚爲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不能服楚徒伐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且爲鄫世子故不拜肆夏文王而拜鹿鳴四牡皇華知禮審樂無愧使臣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況有母喪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陳人圍頓

陳既遣袁僑如會故圍楚之屬國弟陳侯居喪不脩德教而圍頓以致寇比事而觀罪自見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聘問今鄭僖公從禮義之風則以晉悼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不勝莒魯之患請爲魯附庸故相與如晉不書及比之魯大夫也鄫不能守國失正矣魯無王命而私有天子之附庸亦失正矣晉使鄫以事天子之禮事伯主更非伯道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楚爭衛權之在吳故晉將邀吳爲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與同姓先命之通好焉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使魯衛大夫會吳於善道且告會期則此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吳序鄫上抑鄫不能國也

冬戍陳

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序故言魯助陳距楚故與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成於無事之日救於被兵之時義事也書以善晉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朝廷尚敬而弱與樂轡相狎相侵而相謗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久不來朝矣今以魯睦於晉復來朝賴魯以爲庇耳
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 書聘邾止此一條
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
莒滅鄫晉不討莒而討魯故宿如晉則晉無以正小國之罪矣宿行父之子父歿未朞而執使命喪禮之失一至於此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向從吳今吳晉通好不禁郯之親魯故來修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昏聳而郊郊而後耕故卜郊止於三月今三卜雖合禮而四月則過時惟其不敬以致龜違
小邾子來朝 公移
始朝公也
城費
季氏邑也文子忠於公室不顧食邑其子宿專魯政犨小媢之妄興是役至孔子仕魯帥師墮費此其越禮不度可知矣履霜堅冰之戒據事直書而義自見
秋季孫宿如衛
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遣使鄰國宿非私行也或意將欲往而因以植黨則有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此穆武子之言且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穆叔諷之無辭亦無悛容穆叔知其必亡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大夫圍國始此
五年伐陳未克此復圍之楚之憑陵極矣屢書貞帥師亦見其專楚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既圍陳陳侯逃出而剡於會求救也然圍以十月
將歷一冬而悼公始會諸侯遷延鄬地是有畏楚之
心而不能急救也故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
楚戰不成爲救所以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陳侯爲君不能自立爲二慶所逼而爲匹夫之逃其
罪著矣然楚亟討陳晋雖再合諸侯不克攘楚以安
陳則陳之從楚乃晋之棄陳也亦見晋伯之不振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聽朝聘之數也晋悼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倍於五
年一朝天子之制矣朝之以改命朝數其亦知過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侵蔡以媚晋既無晋令又無直辭主少與師以生
國患故貶而人之
季孫宿會晋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
至自晋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奸齊盟大矣伯討不及晋

方慮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子耳子國侵蔡獲燮誠子產所謂無文德而有武功
也故特書侵以罪之而子囊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
矣鄭人無信其能國乎至書帥師無貶辭不待貶而
惡自見也
晋侯使士匄來聘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賦摽有梅
季武子賦角弓又賦彤弓宣子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又案自成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四聘於
魯晋之結與國者不亦厚乎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晋
公朝晋而晋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晋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地
楚伐鄭鄭從楚於是晋師圍鄭鄭求成晋許之四軍
三分以應楚是楚師三出而應之者一故不戰可以

敝楚夫善陣者不戰知武子得善勝之道矣盟而書同著鄭之反覆也

楚子伐鄭

書楚子者共君自將憑陵列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故曰會吳時楚氛方熾晉合諸侯猶懼不足以攘之故通吳以爲犄角此卽齊桓之遠結江黃也必以爲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晉滅偪陽宋受之也凡專將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今言帥師各自爲帥也

晉師伐秦

秦交於楚秦景妹又爲楚共夫人去年秦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荀罃伐之報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閒加兵無忌憚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師於牛首此

諸侯之適子法當下於子男柤之會齊世子列小邾下正也今晉以齊大國光又先至序在滕上以勢爲先後非正也然三駕復伯實始於此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非鄭地矣而繫之鄭將服鄭而歸之也諸侯戍之以庇鄭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離至不可序故言齊也楚數救鄭矣於此始書以爲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書救陳見晉終失陳書救鄭見楚終失鄭也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以此飲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爲東方望國得用天子禮樂其舊固有三軍然車曰公車徒曰公徒家不得私有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今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孟氏使子弟之半爲臣叔氏盡臣其子弟而歸父兄於公書曰作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之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乃卜不從耳
因四卜之瀆以著魯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子展堅於從晉其侵宋也激使晉師致死於鄭楚弗
敢敵而後固與也然使一於信義以從晉則北方多
與國保鄭却楚有餘矣何至瀆武勞人以冀小定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於北林此三駕之二
子展侵宋晉不救但伐鄭時諸侯之兵常在虎牢國

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 公至自伐鄭
伐鄭而書同盟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
以見其反覆
楚子鄭伯伐宋
鄭既同盟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也然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地此三駕
不書鄭會諱其不可信也然鄭自此不復叛者二十

四年至哉誠能感人也悼公能謀於魏絳以和戎息
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
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伐鄭而至會不以伐為功以會為喜也蕭魚會而兵
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譏楚也見楚之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為楚伐晉以報去年之役晉敗不書不與秦人之為

楚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
公五與莒子會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鄆莒邑
也遂生事也入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
命入鄆惡季孫之專使公不得有為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悼服鄭抑楚而聘問以維諸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晉既得鄭而楚侵宋然楚兵無功益爲晉人不戰所屈而子展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晉一使來聘而公遂親往事晉之禮恭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夏取邿

小國也諱滅書取內大惡故婉其辭諱之適張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防臧氏邑也城者畏齊也於是將早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卿使則大夫介二卿並列晉魯俱失禮矣吳在向晉率諸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矣自蕭魚而後凡役書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爭止此

春夏與師頻擾列國而欒黶荀偃將帥不和威德兩弛皆悼怠於政事以致諸臣專恣伯業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修先君之怨謂楚不得志於北方者吳爲之梗也故置宋鄭而首伐吳吳人敗之讎益深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前書衛侯出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而并會於其私邑晉爲盟主抑君助臣晉大夫之黨惡具見而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范宣子假羽旄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魯城外近地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不盟於國而盟於劉崇向戌公弱甚也不言公戌伉也聘而遂盟已爲非禮況公降尊失列與之盟於城外乎晉侯盟公於長樗此霸主之謙遜非所當施於大夫者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

衛獻在齊季孫會戚以定衛而齊不與齊固有憾於魯矣故來伐魯是時三分其民公室卑弱故公畏齊不敢至成此固見魯之弱而亦見晉伯之衰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不能救成成郛遂壞城之者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耳孟邑而叔季城之三家合爲一以弱公室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自文公失政大夫盜國齊與莒邾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齊高厚歌詩不類晉荀偃怒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故使諸大夫盟君使之盟非自專也以齊人旣有二心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遂自盟使皆一其志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於此

二國侵魯信有罪矣執之而不歸京師已不臣而討人非正也故貶晉稱人而二君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

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世子伉禮益有輕諸侯之心晉執莒邾二子齊乃益復伐我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旣而不果故會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先書鄭伯先國君也宋稱人益微者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叛晉而屢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書豹如晉於圍成之後著魯不爲自治之計急則求晉亦可鄙矣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朝微者惟討賊得書人宋伐陳以撓楚故貴之不書獲異於鄭之侵蔡獲燮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蒯黨）

孫蒯犯上入所同惡越竟田獵而曹人辱之盍自省乎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之亦甚矣然無故見伐亦晉之累也故明年晉人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自窒之戰齊屈於晉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今君臣異道而進三家束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暴宗室以亂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遑不適他

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公以伐魯而為晉執既歸而卒其子在喪而復伐魯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修先君之怨也而魯之不振實由於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亦可見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周公致太平越裳重九譯而來公不享其贊此天子而讓也況列國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志在爭霸三年之中五伐四圍而今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而書同見齊靈公背盟棄好數伐望國諸侯同心圍之大其伐而免其圍齊之罪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聞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前目後凡也于諸侯同圍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辭平

晉人執邾子

邾仍伐魯晉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舍之也未得其地則劫之已得其地則舍之非伯討也故稱人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曰取非所取也曰漷水非所自也晉脅人君而制其國魯介䟫威而私其地惡甚矣交譏之

△季孫宿如晉

謝爲魯討齊且取邾田也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
季孫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其君衎衎奔齊故伐齊逐君的主所當討而使欒魴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矣欒魴不書林父弁將也伐叛而使逐君者尸其事故特書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郛乃外城城以備齊則西境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彊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而魯猶懼齊故爲此會以自固專用爲會政在大夫甚矣

城武城

懼齊也不能用賢明政寇至則危矣多城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祝柯以和解之今復自盟結好速代父蔑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以齊成而盟

諸侯圍齊而不服以士匄聞喪還師遂有此會修德來遠洵不誣矣盟不書同前年已盟大隧非始服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祝柯之會旣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書弟親之也親而奔之惡陳侯也兄弟無可去之道弟而出奔罪黃也

叔老如齊

齊魯有怨朝聘久絕澶淵始平今復繼好息民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連歲與齊莒邾交兵不遑朝聘之事雖向戌來聘未之報也今與齊平遂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著其非禮也朝聘會同禮有常期公特附晉之強負取邾田而往拜交以利而非義矣況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至京師何以爲秉禮之子孫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爲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適讎國欲因其力以復歸此無君之罪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武公即位三年喪畢朝王之時也不朝王而朝魯會是以爲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欒氏之出徒以權門私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必欲錮之使不容於世故盈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晉以欒盈故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彊也然欒氏出不以罪士匄義有不直齊人縱保盈而伯令不行後書齊伐衛伐晉見晉自亂而盟主受伐其戒深切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誅二慶而黃歸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自楚者因楚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始伐盟主）
上書欒盈入曲沃下書齊侯伐晉則盈爲齊納可知矣伐從霸之與國而果於陵霸主言遂者甚其惡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
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故譏之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取亡之道也除于東門木非爲亂而甲從則近亂納蔡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

則要君動而見尤乃所自取知士然乎哉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以彊攻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穆叔諸侯之良以其稱不朽之故折世祿之言也其
如晉也賀克欒氏也夫欒氏不臣克乃天討賀之豈
禮乎
仲孫羯帥師侵齊
齊伐晉叔孫豹救之次於雍榆故仲孫復帥師侵齊

爲晉報焉恭懼晉之疑也而羯亦父喪未練
夏楚子伐吳
見楚弱而吳張也楚舍鄭不爭而一再伐吳慈吳而
綏他國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然已既
失信何以保人之信於已乎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素輕晉靈卒莊立始受盟澶淵及會商任沙隨晉
失命齊復貳乃伐衛晉莒晉爲是會十二諸侯將討
齊然會而不伐畏之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
下書崔杼伐我知晉之無能爲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蒲魚之役楚再伐鄭而無功晉悼之餘澤存焉上楚
子於三國雖曰主兵亦惡三國也書伐鄭不書救齊
不于楚之救也況子產用事有備楚亦無功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復討二慶之黨書名惡之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時穀洛鬬毀王宮齊人爲王城郊穆叔往聘且賀王
嘉其有禮賜之大路然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至
此五十餘年乃有此聘書以著魯之慢王也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會夷儀以報二十三年齊伐晉取朝歌之役既聞崔杼弑君急宜示天討修方伯之職今乃受賂許成則是與之同情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會夷儀楚與陳蔡許伐鄭今復會鄭恐楚復來故先入陳以奪其心而入人之國未有如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故舍之稱名不稱人無貶辭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入一也鄭突奪正以立其義不可有國故書名衎之君國正也林父逐之其義未絕也故書其爵而不名及剽死衎入然後名衎以正其失國之罪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晉即楚晉人不問鄭從晉既久又能一歲再伐陳以撓楚書無貶辭與之也子產獻捷其辭順更能自立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臣叛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不足爲君又不能以義入衛遣甯喜弑剽而後入則國雖其國得之不正也故書名以罪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據戚以叛晉人成之黨叛臣也衛伐戚殺晉戍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以謀討衛使荀吳來召公晉平其倒行逆施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會也黨叛臣而止獻公由晉之諸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也且以魯君儕諸大夫冠履不倒置乎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楚知晉不在諸侯而復爲此舉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靈莊相繼脅受兵無寧日景公立始通好故美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盟）

向戌欲弭兵不請命京師率與國朝王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列國乃有二伯趙武向戌非罪人乎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與盟可知故惟序九國大夫以見大夫之專詩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甯喜納衎所信者鱄也衎入殺喜鱄以失信而奔書曰弟罪衛侯也然信不近義必至於敗而兄弟之恩決於自絕鱄亦不爲無過矣若與太叔儀竭力事君而勸立甯後當無負於喜耳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再見也大夫冠以諸侯存其君也以弭兵爲名驅列侯交見於楚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周之春子丑寅月也氣方寒而無冰常燠也由祀綱縻弛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侯既殺甯喜石惡用事宗彊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逼而奔耳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爲宋之盟將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封比崔杼復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爭敢受亂是名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列國之君旅見於楚舉魯以見其餘世變至此聖人傷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公所在存公也閔公也亦罪公也公即位三十年未聞在京師而今在楚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以叛告公曰欲之

而言叛秖見疏也長武子不敢歸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書至著季氏之勢盛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以母家之故煩諸侯以城杞不恤宗周夏肆是屏伯業所由隳也晉女叔及鄭衛大夫皆譏之故書以示貶

晉侯使士鞅來聘

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知私情之不足合諸侯矣

杞子來盟

晉治杞田非出公義魯歸杞田未必誠心故親來以要結之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君臣並見

吳能以禮來聘故書子以進之其禮未同於上國故不書公子以札為卿故名時晉楚交主夏盟從國交相見而一不及吳故使聘以致殷勤其意有可取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高止於北燕臣放大夫是無君也故書出奔然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踰年在楚郟敖新立故來聘然魯君親行而楚大夫報此桓文所行於列國者楚自宋之盟行霸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

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男淘然軒南　孫紹衣適言校字

春秋簡融卷三終

春秋簡融卷之四　　諸暨胡　珊述

昭公庚申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又以正季氏逐君之罪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鄭地

招實陳侯母弟而曰公子其本當稱者也此會尋宋之盟而宋之盟楚先歃圍狎主諸侯懼晉人先諸讀舊書其事雖若楚重得志而春秋不貴脩盟故不書盟晉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而季武子之專其君之弱且並著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書曰弟罪秦伯兼罪鍼也以千乘之國陷弟於罪不親親也車多懼選鍼之汰不已甚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箕輿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況吳好武功以戰伐顯吳之勝非晉之利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密州之子去疾長密州舍之立展輿密州弒展輿即位國本去疾之國也書曰自齊入雖因齊力以入不與密州之舍去疾國人之君展輿也展輿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不可以有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乘莒亂以取其田鄆民不順帥師而疆之其惡甚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靈王弒立比為右尹而不能制故出奔以辟內難書

者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晉前此聘魯九未嘗以執政者來今韓起始代趙武為政而親來聘魯可謂有志於治急於脩睦矣

夏叔弓如晉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公立韓起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公以來如晉者屢未嘗為夫人之喪也況非伉儷

乎公以少姜卒而如晉晉辭而公復動不以禮自取
辱矣公既復而未盡於心故使宿將命以終其事耳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
滕成公（滕始書葬）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
魯附庸故耳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大夫相比而殺君外嬖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宋盟虢會晉楚同之猶識其紊內外之辨今楚靈以
弑君之賊逞其狂悖固可見晉伯之衰而在會諸侯
亦王法所當斥也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諸侯長楚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
薛杞至伐吳而無北諸侯可知人心之嚮背也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九月取鄫
國言滅邑言取鄫國滅而爲莒邑至是魯乘其亂而
取之書曰取明魯貪其土無與滅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其
舍也四分之季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公室益卑兵權悉歸季孫矣書者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公習於威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
禮而聽莒人之愬欲止之至秋七月而後至自晉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魯地）
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又敗莒師不顧霸
討以成君禍罪可知矣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楚虔身負大惡而恃強逞暴王法所不宥也越甘爲

纂賊役稱人與戚之會吳人鄫人同亦非進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夏季孫宿如晉

謝取牟夷叛邑也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故晉受聘而不討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寵信寺人柳殺世子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敗國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薳洩伐徐吳救之薳罷伐吳吳敗之薳罷歸罪於洩而殺之故書罷伐吳以正之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叔弓不得不如楚況公婚吳不與申會而楚復伐吳其惡益遠尤不敢不通好於楚也

齊侯伐北燕

伐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師出有名不書所以伐貶也使義而往納賂而還故不能成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時公婚吳附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魯而許之平也

三月公如楚

晉平不能修霸業而使公朝楚知霸主之有功諸夏也公迫於彊令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傳作婼

內前定之辭曰涖外前定之辭曰來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自如楚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當楚之隆勢傾諸國晉弗慮圖而成虒祁之宮晉平之志卑矣可弔也而叔弓賀之諛而已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公子留哀公之庶子也已立而稱公子以著公弟招殺世子偃師之罪明之不當立也

秋蒐于紅 昔蒐始此

蒐春事秋興之則逆天時蒐有所于紅則易地利不言公權在三家則悖入理亂臣欲竊國先爲非禮以動民公昧履霜之戒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此書會于陳皆以存陳也楚滅陳人所同惡而會之亦以譏魯也

許遷于夷 夷一名城父本陳地

王綱不振諸侯盛許甚畏鄭至於再遷雖許不能治國然可以觀世變矣

夏四月陳災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自叔老如齊至今二十年復修盛聘無忘舊好禮也

創立例書築苑有垣曰囿意如逢其君勤民力以爲耳目之娛故書以爲戒豈曰書時哉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嗜酒而惡陳鮑陳鮑攻之遂來奔魯方逼聘而納亡臣罪其非義也高彊非卿故不書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時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於此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上而叔孫婼守自是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書此者惡大夫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 叔弓叔肸後非叔孫氏胡傳誤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蔡般弒罪不容誅楚子誘殺取國惡已甚矣棄疾又帥師圍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然言圍實以病晉韓起合八國于厥慭共謀救蔡而蔡爲楚滅晉能辭其咎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八年書蒐此書大僭天子之禮三家益強可知君有三年之喪國無一日之慼無政本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彊弱可知矣喪不貳事既蒐且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今合八國之兵畏不

敢救遣使請命使楚益驕而卒取之皆韓起之罪也而諸大夫亦無有能爲者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與其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名者以亂臣迫逐而出困大國以入于陽所以正君臣之分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始以叔弓如宋葬平公故元公嗣位即使來聘也享華定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識其必亡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明知魯受莒之叛臣叛邑伐其國取其地皆季孫所爲故明年執意如而公每如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臣出爲季氏地公有辭而不能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與慭謀逐季氏而立慭謀泄事變蒯以費叛慭遂奔齊君子識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楚疾吳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且以懼吳也

晉伐鮮虞

書師若人可也而特書晉深罪之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也命正卿將大衆圍之家臣強大夫弱也意如不忠其君不禮其臣宜南蒯之叛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晉主平卯之盟德不競矜兵威上要天子之老脅楚篡立之主無禮義而泣以詐具五不韙不與幸也非國惡故不諱三家專脅季孫罪首若以罪執之而請於天子廢以大義則成伯討矣今徒以邾莒之言遂辭君以執意如則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曰歸順辭也二國滅矣不稱復歸不與楚虔之得滅也稱歸于國其所宜歸也廬吳皆亡世子之子棄疾封之有恭矣不言自楚不與楚子之得封也稱侯位其所固有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既不得與平卯之盟而猶託躬朝之禮以請季孫失進退之義矣宜其見辭於晉也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爲其所命能具則喜怒皆以利違道甚矣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子以朝吳忠於舊君使居舊國而不能勝費無極之譏譏可不畏乎然朝吳處危疑之地不能杜讒諂

而快聽無極以名利累心不智亦甚矣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荀吳不納叛不急利故稱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以其不能加於楚從事鮮虞而已

冬公如晉

平卯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往覲不見納辱亦甚矣今又往朝益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此爲晉霸既衰齊景爭霸之始事然委任陳氏不能
明政刑而區區爭徐伐莒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公數朝晉三至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
罪而止之正憤悱自彊之時乃安於危辱不能勉厲
所謂自棄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魯既卑矣小國猶來朝不長其君而畏彊臣耳以力
服人諸侯不可況大夫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
沿革悉錄之也若第以朝論魯方自庇不暇何暇庇
人來朝亦無益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大兵衆本非吳敵因任無極
囊瓦之貪讒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遂使吳彊而楚
削可見爲國當去讒賤貨以得賢也楚令尹陽匄書
人吳公子光書國畧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鄅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事大猶恐獲戾而無
故入鄅非召兵之道乎書人書入惡之也且爲下宋
公伐邾起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昔許遷于葉葉遷于夷又遷于荊平王復其本國歸
于葉今復自葉遷也畏鄭睦於晉而樂遷故以自遷
爲文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女也邾入鄅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
取蟲盡歸鄅俘此聲罪執言之兵故釋其取邑之罪
而止書伐善善長惡惡短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爭伯之心不下僖桓而徒汲汲伐徐莒則惟計
近功而已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曹邑
會子臧之子鄸則繼其父之食邑也時政在大夫故
出奔則書之而不以邑叛猶得免於貶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卿同日出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陳與宋

鄰三卿欲依以爲亂宋其危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待士鞅以齊鮑國歸費之
禮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爲十一牢禮好不結則求
無厭聘義亡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
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士鞅來聘怒公卑已故以將伐鮮虞辭公然晉實未
嘗伐鮮虞託辭以拒公耳蓋季氏外交彊國大夫晉
助臣而不有其君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也夫意
恢何與齊特假以虐莒爾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逆亂人倫而雖

務蒐田故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如京師止此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
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愬於晉晉人
來討叔孫如晉晉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魯取
邾師誠有罪矣盟主不以師討而執其使人故譏之

晉人圍郊
郊王子朝邑既不葬大夫名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天子蒙塵晉不奔問官守而徐遣大夫往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庚輿不正而立不仁已甚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彊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彊臣此社稷臣也大夫執而至則名此書姓氏賢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宋元公以女妻季平子舍如宋聘且逆之遣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雖名為卿實行君事何待公之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會凡十國皆無異議知邪不勝正久矣然何以無美辭綏定王都臣子之職免於譏貶足矣何美之有此以正待人之體也
有鸜鵒來巢
鸜鵒不踰濟書所無也故曰有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再雩旱甚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必可禦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處公也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可知矣書以譏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也公出奔而稱居鄆存一國之防也然爲意如所拒不得入於魯矣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齊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之不書齊師畏公怵於子猶之邪說爲義不終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之不臣公之不君齊之不修方伯之職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謀納公而公止居鄆梁邱據之姦與季氏相表裏使景公志不及遠僅集小國卒不能納公也則爭霸之畧止於如此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會公如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周公營郟鄏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所謂瀍水東也平王遷都王城子朝餘黨多在敬王畏之徙成周年王城東故曰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王入成周不稱京師而以地名之著其衰弱與列國無以異罪晉不能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利於納者宋衛大夫受賂而不欲納者獨范鞅耳而戍周之令則行所以列序大夫而不畧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藪而受之魯之疆臣逐君而快來奔從其類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季氏有齊楚之援齊助季安肯納公故明年公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境內邑

次者止而有待之意言不得入於晉也既不禮於齊又不得入晉共窮辱若此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

△

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
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
其有矣以公不能恐懼改過故民散如此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在盖以存君不與
季氏專國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
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季孫出君晉不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書法云云
晉侯之主盟荀躒之爲臣皆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大夫不書邾國文也賤而書名重地也黑肱叛君
之賊意如納叛之罪皆可見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公旅寄乾侯久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
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著其微弱也
○夏吳伐越
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爲下而齊晉
二大國之患在彊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不曰城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
與列國等矣然諸侯久不勤王今尚能從王命以安
王室善之也以尊王之心猶未忘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壬辰元年
△元年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
正其始踰年無君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
及務人而立昭公之弟公子宋其主社稷非先君所

命而受之意如故不書正月見魯無君定無正爾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

諸侯會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仲幾有罪矣書晉人執于京師則貶辭也凡囚執之事屬於司寇不告司寇而執於天子之側故貶而書地以譏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立者不宜立也其廟久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故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吳楚相攻不可殫錄删取其要以爲伐國之戒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將至于禍敗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其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其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兩觀天子之制也公習僭而不能革僭禮何以禁季氏之僭諸侯執國命乎書新作譏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公至河乃復晉輕魯也仲孫盟邾子魯輕邾也邾子在喪出盟邾固可罪何忌與之盟又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

楚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蔡侯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劉子諸侯庶幾王者之師矣而荀寅求貨不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受國於季孫故如晉至河而復今會而求盟及者
內爲志也此侵楚諸侯先日後凡也劉子不下盟諸
侯故不書得王人之體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四遷皆以自遷爲文違害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
固圉遷何益乎故書以爲戒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公以會至不成伐譏無功也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不足以救蔡而適爲蔡召楚今蔡受圍而晉不
救故蔡求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不能討楚救蔡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
於彊暴而行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始書子書戰
楚嘗滅蔡誘殺般用隱太子逐朝吳出侯朱客死東
國今又拘侯三年蔡之讎恥極矣晉不足與請師於
吳大敗楚兵累世之憾少伸矣書以吳子伸蔡也吳
子親行君重於師不得不書吳子也戰稱人予蔡也
敗書師惡楚也奔書名賤囊瓦也
庚辰吳入郢
郢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不書楚而曰郢見楚之
大不能守其都也聖人伸蔡侯傷中國之微意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晉以伯令行於諸侯魯與諸侯皆奉命焉經書魯事

諸侯亦在其內也吳既破楚蔡圍解矣然後歸粟非
救災恤隣之道故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於越者其自稱也越者中國稱之
也考之經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
則吳來告故止書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縱兵鮮虞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鄭保囊瓦滅許晉命公討之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陽虎執國命進退皆不由公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爲獻鄭俘仲孫往報夫人之幣然一卿將命可兼他事絫數之見二子爲陽虎所制進退惟命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人以執行人非伯討也今范鞅爲政趙鞅迎樂祁而飲之酒欲奪執政之權范鞅知而執之所以伐趙鞅之謀非爲一宋行人也使范趙方睦則弗執之矣

列卿私意威福柄移三家分晉豈一朝夕哉

冬城中城

時公室無民公豈能役衆城城哉陽虎欲去三桓故託於懼齊鄭而修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齊取鄆以居昭公自鄆潰遂貳齊王是圍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忌不言何闕文耳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

謀叛晉也霸道廢諸侯散復志離盟齊景圖霸而中國更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盟鹹衛衞不至使結往謝齊執之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齊侯稱人而又書侵重貶之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

晉楚衰弱吳越之禍未至北方使齊景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則齊桓之功可復乃執使侵衛以劫盟罪在齊也而畏其脅就盟而叛晉衛罪均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昭公依齊五六年景公不能問意如之罪今叛晉盟鄭爲鄭伐我與無名之師失方伯之道矣繼鹹沙二盟而書此伐皆貶也

九月大雩

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亦災變之大者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逾月之間再出侵齊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春之再侵也魯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而書公會晉師蓋用大衆則君卿皆以師爲重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也不書救齊師已去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懷遠以德禮鹹沙之盟諸侯已貳不思務德禮而恃力擾則失歡何日之有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二卿並將以侵兄弟之邦非出已意而迫於霸國故書侵以譏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帥師侵之故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從順也陽虎託於正以售其不正也左公穀謂正閔僖之位胡傳謂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太廟其說不同然但曰從祀先公而不言何公從祀則高氏陶凡不順者盡從典禮之說是也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魯失其政陽虎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虎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失之書得之書譏公與執政見不恭之大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
齊衛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二國雖玩晉而晉力尚彊未敢顯言伐故二國不以伐告因其告而書之以示存晉之意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善釋怨也孔子爲相釋齊怨平者一國所願故不書公前暨齊平彼欲平而我與平此及齊平我欲平而彼與平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魯日尋干戈聖人當國首以修睦爲事故有此會
齊景方志在求伯亦欲親魯以爲援遂懽然釋憾歸
鄆讙龜陰洵聖德之所孚也至萊兵劫公優施舞蘇
皆欲侮大孔子耳不足信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則怯大而陵小矣
凡兵書侵義不足服人此書圍力不能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前此嘗歸濟西田後此嘗歸讙及闡而此獨書來歸
曰歸者請而得曰來歸彼心服而歸此綏之斯來之

效崇德感人之天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二卿上不能事君下不能御臣致侯犯殺公若據郈
以叛而擅與師圍之猶不能克魯信無道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書圍郈則侯犯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則彊亦可
知矣三家專魯久而家臣爭叛其理固宜圍之自夏
至秋離其文兩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信讒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國難
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故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遂出奔則地驕伉甚矣故以自
奔爲文然景公亦少恩焉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三國盟鹹盟沙今復會此不憚晉矣而魯亦會
齊夾谷棄晉不顧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
侯而復霸焉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歸我三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故
叔孫往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子地出奔辰請君留弗聽故出奔云弟罪宋公嬖
向魋失二弟無親親之恩云暨罪辰以兄故帥大夫
出奔無尊君之義暨者不得已之辭見仲石見脅失
臣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入逆辭也稱自結鄰國以入扞罪曹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昔魯親晉而鄭附齊魯與齊平鄭亦平矣及者我欲也故鄭不來而叔還往也至是晉遂永失諸侯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平聲音灰毀也 患其險壞其地）

三桓之邑險固家臣屢叛魯卿患之孔子爲政子路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墮郈侯犯既奔齊郈易墮矣帥師者恐餘黨有變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時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爲政又非睦鄰者書伐曹見列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邑而必帥師邑之力足以抗也墮郈以一卿費以二卿費彊於郈也而孔子卒使墮之是爲國以禮大可有爲之兆也二家聞聖言而墮二邑者天理之萌也孟氏聽處父之言而成不墮者人欲之蔽也使孔子久用於魯必能以天理勝人欲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

甫會夾谷又爲此盟齊魯睦也蓋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阻之之意已萌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聖化既行成雖未墮遲之期年公斂之勢自屈耳公乃狃於速克輕出無功此一役也知其未訪於仲尼而三桓之慮亦變矣故不書卿而書公國內書至者成彊若列國出入告廟云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晉既失霸諸侯欲舉方伯之事當請命於王告於諸侯乃或會或盟或次欲以鬨霸不亦難乎

夏築蛇淵囿

魯政不修非時勤民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圍成不克還而力此不待貶絕而罪著矣

△大蒐于比蒲

三家分軍蒐閱軍實以自固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其不叛晉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爲國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歸者易辭也韓魏爲之請而寅吉射出奔無有難之者也書此以譏晉侯之失刑三卿分晉禍始於此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戍將爲亂故戍及其黨皆出奔靈公不能正家以喪大臣其罪著矣然戍怙富而驕不自正而欲正君宜其速禍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衛靈沉耳於閨以奔世臣及其所與是以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書魯爲會止此）　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間謀救范中行氏是三國之君同助不衷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時衛有公叔戍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定其亂而合謀以助晉叛衛宋不能自治叛臣而惟齊之從皆非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魯之交止此　書天王止此）

　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亦不與其祭天王特爲此舉雖損禮已甚而天子之在有祭與號耳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靈公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世子以欲殺南子故不能保其身故特兩著其罪焉

衛公孟彄出奔鄭

　此衛用事之臣靈公疑其黨太子而逐之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不能容弟既使之奔又逼之叛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弟罪公也

大蒐于比蒲（書蒐止此）　邾子來會公

　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不書公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焉公蒐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一時而城二邑勞民

甚矣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以去年來會未成禮故來朝卑屈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魯郊當在孟春若正月改卜牛在滌三月當在四月今以五月書以譏其慢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納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宋以居之罪又甚焉然宋以大國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爲也無競維人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宋地

欲救宋而不果故書次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師以觀望其謀姦矣

邾子來奔喪諸侯始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此庶其邑謀伐邾故城之第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哀公初立不善鄰而勞民其不終也固宜

哀公丁未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蔡人男女以辨疆于江汝之間則已滅而遷之矣而但書曰圍不使楚盡其虐而滿其辭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何謂復讎哉隨世服楚昭王奔隨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爲盟主齊衛救范氏以合伐之見列國之無霸罪晉也然二國棄君助臣不亦偵乎故交貶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末邾事魯至矣無故而伐之皆季氏利其土疆仲與叔羽翼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書盟止此

邾魯之附庸不待講信修睦自有一體之誼此而疑

貳則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書盟始於
茂而終於此二卿盟列君是督卿同於諸侯大夫之
僭極於此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滕薛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公新立故頃公來朝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十一年
在此來朝不已恭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靈公未嘗廢聵而立他子大臣未嘗數其罪而別立
賢者稱衛世子正其名也聵既欲殺母而又忘父喪

於天理誠逆矣然輒以子拒父罪不又甚於蒯聵乎
曰納見國人不受也曰于戚非輒拒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鞅圍范中行罕達救之皆言帥師衆敵也書及以主
及客也鄭黨叛人鞅以亂禦亂交貶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
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主兵序齊爲首以誅國夏明父子之倫也戚不
晉衛不以子制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本鄅國後屬魯
魯黨范氏故懼晉北年四城其地近邾故帥師地震
廟災而兵役相繼不畏天命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未暇致討今齊景
已耄不畏齊故修曹怨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句繹之盟踰年而渝師圍其國雖邾政不脩有以致
寇魯之棄信亦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子微爾必不敢犯宋執非其罪也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
于楚 書執止此
城西郭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備晉也譏不時也不宜城也魯助晉叛人已壞禮義之大閑而屢城以自救末矣

夏齊侯伐宋

齊景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伐曹執小邾子欲爭伯也故興師伐宋力以鬭霸耳然內不能正其國區區齊制以爭權豈能霸乎

晉趙鞅帥師伐衛

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蹟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似順矣然晉倘欲修霸業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立公子郢方允於義乃實以范氏之故而納之以爲名亦非春秋所許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書城止此

瑕邾邑魯不事晉是以築城守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如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至定五年晉伐鮮虞者四於是盡失諸侯今又伐之則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也

吳伐陳

陳楚與也吳入楚召陳侯不至吳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景公廢長立幼國高受命託孤景喪未幾而亂作不能以死奉荼而出奔書名誅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吳在柤還往會始結吳好也厥後黃池兩伯魯不得不任其責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必欲滅邾自公卽位伐邾者四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

巢既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老丘之會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師以

逞殺人之志宋不務德而加兵故書侵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輒拒父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爲范

中行加兵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吳欲圖霸公先往會著其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趨利棄信春秋惡之是役也吳旣徵魯百牢而大宰

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

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

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庶幾以禮服

吳乎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冬

鄭駟宏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不書滅宋存其祀不告滅也書以歸罪實滅國也

吳伐我書伐我止此

吳爲邾故以伐魯兵加國都盟於城下書伐不書四

鄙及與盟諱之也不能以禮義自彊侵削凌遲而不

知恥可戒也夫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取二邑以邾故且以季魴侯通季姬悼公來逆而

弗敢與故不能保其土田而與人彼以非義而妄受

故書取以交譏之

歸邾子益于邾

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讙闡然後書歸邾子則是畏

吳懼齊不勝困挫也名邾子失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歸季姬又歸邾子齊遂所欲故歸二邑非感於義而

心悅誠服故不言來取與歸皆不言我不諱之中猶

有諱焉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

夏楚人伐陳

陳屢滅於楚而僅存今之從吳求以自託耳楚不思

自反而憤而伐之暴橫不道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鄭雖不義宋取其師於雍丘亦云憯矣而君又帥師

親伐無乃已甚乎將不自取敗不止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以吳討邾奉太子革爲政故先爲魯所俘而又來奔
不知恥矣但書來奔以是爲自失國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於雍丘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師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伐人之喪聖人弗與

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吳伐齊既聞其喪則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
者其進退制在吳也故危而至之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書自齊齊納之也歸于衛則棄聵而從
輒矣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吳不挾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
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於爭
諸侯非恤患之義也吳帥季札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得其情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邾子齊甥魯入邾以其君來齊爲是取讙闡請師於
吳曲在我也及歸邾子而齊歸二田辭吳師齊直矣
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乎書曰伐我而不曰及清涉泗
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則誣
上營私固當討矣然君不能討致國人逐之是衆爲
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戰書獲止此 齊魯交兵亦止此
吳涉數千里犯間上國固無道矣齊人皆知其必敗
不能嚴守備而輕與之戰其不愛民不亦甚乎書及
者以國書主之深罪之也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沒
公所以深貶公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之末何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井田也賦財賦也宣公稅畝始什而稅二今又什二而斂其財大率田主出粟賦則取於市廛而魯以市廛之賦幷令農民出之是重困農民也用者不宜用也故書以譏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會吳于橐皐 吳邑

吳欲尋盟非子貢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徵會於衛宰嚭以衛侯來緩將止之子貢曰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來者子之黨不欲來者子之讎不可墮黨崇讎而懼諸侯吳人乃舍衛侯是吳不行禮而子貢能以言督之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自皇瑗取鄭師後伐鄭者再怨可釋矣而向巢以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必欲起師殺之而後已卒致全軍覆沒佳兵不祥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書取師誅不仁也前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會止此

吳子主盟而晉以奕世之伯公以秉禮之望皆箝首聽命故先晉以存中國之名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內外不紊而彊弱自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彊無如之何故乘吳子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吳嘗破越遂輕楚及其破楚又輕齊既勝齊師復爭長黃池與晉兩伯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初書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入吳於黃池之後因事屬辭不待貶絕而垂戒深切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霸國侵伐止此

此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行天下今其衰也趙鞅曼多數修怨於衛衛卒不服豈力不足哉以志

不在諸侯怙權自私而已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爾夫麟爲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今出而虞人獲之聖心能無傷乎感其不祥而絕筆於此亦非無所寓意也

男洵然軒甫　孫紹衣適言校字

春秋簡融卷四終

春秋宗胡傳

功令也朋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卓然不磨宜其爲萬世宗法然朱子嘗議其以義理穿鑿且謂有過當處

欽定傳說彙纂多有指摘甚則删之如晉過殺師繼父業也而傳則譏其以喪服與戎吳僚篡弒後日事也而傳則預譏於季子來聘義之難通若此類者屢見於策而

欽定悉删正之以歸於醇此眞以見傳心之要典矣舅氏胡兩垒先生爰爲下士稟資椎魯者計約之

又約會通

欽定本之全而於命題之要者簡以該之融以釋之記誦較易學者稱便爰集資以付諸梓或者曰日月既出何爝火爲既經

欽定何更述爲余曰不然非別有所述也特專崇

欽定而使人易從耳正以昭爲下不倍之義庸何傷且其所以爲此者第爲舉子發軔之資也若進此而發聖人之蘊則自有

欽定之全函在乾隆辛亥竹秋甥趙槼謹跋

〔清〕董天工箋注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錄一卷

清乾隆二十六年覲光樓刻本

乾隆辛巳年刊

大宗伯沈歸愚先生鑒定

董子春秋繁露箋註

觀光樓藏板

春秋繁露箋注序

班史董江都傳謂江都之學能說春秋事得失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按其言似繁露乃數十篇中之一今所傳者捴名繁露而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括於其中又其言精深峭刻與天人三策所對辭氣不同於是有疑爲後儒所造託名江都者然綜核大義無非尊誼崇禮尚德緩刑合天地中和之氣以儆戒人主仍然天人三策之旨也至辭氣不類亦

不得以是爲疑如左傳國語皆左邱明所成也而國語辭氣與傳各别亦疑爲出兩人手乎唯編玉杯等篇於繁露中此義未明然歐陽文忠所藏八十二篇既已合而爲一無有異辭則亦闕其疑可矣獨是自宋嘉定以迄前明評點者有眞西山劉辰翁楊升庵唐荆川孫月峰湯若士諸家而箋注其義者未聞於是篇帙粗完而大旨未析崇安典齋董君江都後裔也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穿穴注疏垂三十年念繁露一

書流傳未廣與質難明佐郡餘閒創爲箋注采
經摭傳搜剔爬梳一句一字必求典切有解疑
釋結之勞無疏畧牴牾之失中有無從徵信者
姑從闕如載離寒暑聿觀厥成庚辰冬月攜稿
見示披而讀之覺董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原
天地生成之心究帝王授受之道則上下十二
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十七卷八十二篇指歸
蒙翳悉除洞若觀火不獨瞭然於江都著書之
義即孔子繫王於天本天道以治人者亦可窺

尋而印合矣乃復虛懷下詢命予作序夫中興
館閣書目秪繁露十卷紹興進十七卷本始自
董氏今之箋注復出自典齋後先盛業萃於一
門董相則慈孫復存繁露則功臣兩遇非惟勸
學兼重崇先予雖耄老樂爲一言應典齋之請
并爲讀是書者告不敢與原書序跋兩宋名流
爭考証之工拙也乾隆庚辰冬月

賜進士出身

光禄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在籍食俸長洲

沈德潛撰

漢江都相封廣川郡
伯董仲舒公遺像

漢廣川公傳

漢江都相仲舒公姓董氏少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論講三年不窺園漢武帝即位以賢良對策三策畢天子以爲江都相循吏傳云仲舒儒者通庶務明習文法以經術崇行潤飾吏事班固曰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吕無以加管晏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一爲羣儒之首從祀

孔庭封廣川郡伯

春秋繁露

凡例

一繁露之名何以稱中興舒閣書目云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而立絻無繁露註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一繁露之先春秋有三傳左氏叙事甚詳而不推詳經文公穀細繹經文而畧於叙事廣川公繁露錯舉春秋時事特具隻眼闡出孔子

作春秋之微意大意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其論事則有經禮變禮正經制權其論人多爲之原其志如玉杯篇中議魯文公以喪娶釋趙盾之復見俱以志也

一春秋三傳各有互異公繁露宗公羊如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左氏謂太叔出奔共公羊謂殺之也穀梁亦然公繁露王道篇中謂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明失親親也閔元年齊仲孫來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湫齊大夫也

公羊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
穀梁亦然公玉英篇中云易慶父之名謂之
仲孫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左氏無傳杜
註謂曹世子也穀梁無傳公羊謂曹大夫公
王道篇中云曹大夫他多類此
一公繁露宗公羊樓攻媿謂漢承秦敝左氏傳
猶未行世繁露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其說
恐不盡然如公王道篇中天王出居于鄭殺
母弟則與左傳恰合又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其說本穀梁葢公篤信公羊時與胡母子
都共業於公羊五世孫壽故繁露中多宗公
羊云
一公繁露雖宗公羊多發公羊之所未發者如
首篇楚莊殺徵舒春秋書楚人所以書人之
故公羊曰不予諸侯之專討其義已明矣公
又以楚莊之行賢徵舒之罪重若不貶孰知
其非正則書人之意益顯矣楚靈殺慶封春
秋書楚子所以書子之故公羊無明傳公以

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稱楚子以伯討之則
春秋書子之意非公其孰明之他皆類此舉
一以該百也
一繁露八十二篇自第一篇至第十七篇詳論
春秋得失興亡以昭法戒自第十八篇至末
則言官制度制服制治道爵國仁義知性郊
天四祭求雨止雨陰陽五行雖不盡舉春秋
時事以証明之然無不本春秋大義以發其
理所以載於春秋繁露中也

一繁露錯舉春秋時事而抒以己見其中博極
閎深多不刊之語如言治則曰奉天法古言
戰則曰枉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丑父殺
身以生君謂之邪道祭仲許宋以存君謂之
知權春秋之大指有六科十指春秋之至意
有二端王號有五科君號亦有五科天道積
衆精以爲光聖人集衆善以爲功君者民之
心也民者君之體也人臣居陽而用陰人君
居陰而用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

貴神桓文不尊周不能伯聖人不則天不能
王言性善則歸於教言仁義則曰仁者愛人
不愛我義者正我不正人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言陰陽則曰天有
雨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人副天
數同類相動言五行則順四時之氣有相勝
相生順逆治亂言郊則曰天者百神之君王
者之所最尊也求雨則閉諸陽縱諸陰止雨
則廢陰起陽眞得吾夫子之心法深於春秋

者也

一繁露不獨天道人事義明理徹而文氣之雄
恣肆汪洋文法之精結搆嚴密尤堪爲文章
模範王充論衡云仲舒奇說道術文之烏獲
也知言哉

一繁露前賢惟有批評其文章之妙未有細爲
箋注者觀者不知其由殊覺惘惘其所言之
春秋一篇之中或數條或數十條逐一追求
殊費搜尋更有疑似之間頗難確指又有不

本經中明文而出於傳中之語余經三折肱
而始註於句下并有不本經傳句語其中有
難明者亦爲註解積月累年而成一册質諸
同好非敢謬爲倡舉也

一繁露由來無善本中多訛字闕文原本以訛
傳訛闕仍原闕未經改正補闕余亦不敢以
謬見補闕惟五行相勝篇乃五段文章原本
闕水勝火句接連土者君之官爲四段茲按
前後說五行俱爲五段爲補水勝火一句作

五段方是五行相勝其訛字如五行之義篇
木火土金水等字有顯然錯者并各篇中有
一二訛字悉爲改正其原訛字仍贅本字之
下以俟識者鑒正有古通用之字則以通用
註之

一繁露連篇累幅一篇之中或詞句疊見或滔
滔不已若不細繹篇章察其詞意不詳其重
複即驚其散漫謬爲畫段註出庶知古人文
章之妙層巒疊嶂仍復峯廻路轉遊玩不盡

一孔子作春秋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何以作於魯史蓋是時王室淩夷周不振矣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有大功於王室封於魯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始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孔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是孔子明欲興周於魯也春秋作於魯隱公元年書曰春王正月是以夏時冠周月也公羊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廣川公謂孔子作新王之事其說本魯宣公十六

年成周宣榭災公羊傳新周也至於三代改制謂魯尚黑既用夏之時則當用夏之制無非闡發孔子作春秋之微意興魯即以興周也不然何聖跡圖漢相鍾離意修孔廟啟丹書有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則孔子當日已知廣川公能發明作春秋之大義也

一繁露自爲一子中有與句晦字或係訛闕余寡聞淺見不能詳悉不敢慢爲强解註以未詳倘有高明賜教幸甚

一繁露爲董子春秋肇於班孟堅厥後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讀書志歐文忠公繁露後序言之屢矣宋有程大昌猖狂矯異謂非董子之書樓攻媿力駁其非茲備録於篇末庶讀者知大昌之錯其前賢評語採其佳者著於各篇之上吉光片羽足爲千載知音

一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內闕文四篇又有闕字數十孫月峯評本云婺女潘氏本太倉王氏本均如此今仍之

一繁露八十二篇之外尚有雨雹對廟殿火災對論種麥奏論限民名田疏士不遇賦附十七卷後庶幾留存不朽

一公宗公羊所引傳說有公羊傳中未有者見之左穀亦可引用以在公前也至何休註杜預註胡傳則在公後理不可引註中間或引之緣左公穀有未明處引以明其意非謂其本此也再有出鄙見註解者俱用一按字以別之

一廣川公籍隸河澗景州支分江右臨川派衍樂安大宗之祠奉祀昭昭余祖由樂安居閩之崇安仰瞻譜像企慕宗風謬爲箋註恨未成册而繁露一書自前朝孫月峯評本王道焜刊本之後未有重刊者恐日久湮沒因於辛未夏將王本重刊流播兹箋註成册就正巨公再付梨棗以公同好

崇安後裔天工謹識

春秋繁露目録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盟會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天地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辯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始終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闕文第五十五
卷十三
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順逆第六十
治本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附録
雨雹對
廟殿火災對
論種麥奏
論限民名田疏
士不遇賦
傳序題跋
董仲舒傳

春秋繁露序
崇文總目
中興舘閣書目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
新安程大昌泰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跋春秋繁露

劉辰翁曰敘辨古絕嫌得句括一經大旨

春秋繁露卷一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魯宣公十一年冬楚人殺夏徵舒公羊曰子其實不予其文書之曰人貶之也不得專討也按魯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平國陳靈公名弒君當殺予其實也諸侯不得專討不予其文也楚莊王是年以辰陵之盟殺徵舒而霸）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魯昭公四年秋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公羊曰為齊殺也按魯襄公二

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光齊莊公名慶封杼之黨也奔於吳自襄二十五年至昭四年已越十一載矣楚靈王欲繼霸而為齊殺之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一作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魯僖公元年齊桓公城邢書曰邢遷于夷儀二年桓城楚邱沒諸侯而不書十四年桓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不予專地而封也按齊桓公五年會諸侯于北杏此創伯之始自是而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兩鄄兩幽于檉于貫陽穀首止甯母葵邱兵車之會四于洮于鹹壯邱于淮至四十有三年而卒）晉文不予致王而朝。（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河陽即溫也）

劉知幾曰二語亦作文功令

田汝成曰讀至此如寒霜砭骨

（晉地書曰狩不予致王而朝也按晉文十七歲出奔在外十九年乃復國即位四年以城濮之戰而霸至八年而卒）楚莊弗予專殺而討。（註前）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指下楚靈）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楚靈殺慶封註前此句虛所以稱子之故申明在後）（按）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魯昭公八年楚靈王滅陳十一年靈又滅蔡十三年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書曰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不予楚專封也）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楚靈殺慶封宜不予專討乃不稱人而稱子是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

去之。（謂殺徵舒）未明者。著之。（謂殺慶封）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謂楚莊殺徵舒春秋已書人）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慶封為崔杼之黨其弒君之罪未見）故稱楚子以伯討之。（稱楚子之故至此發出下復申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慶封脅齊君而亂齊國是貶主亂國）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魯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穀梁曰狄之也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之也註鮮虞姬姓白狄是年冬楚子伐徐晉伐鮮虞故曰交伐中國按左傳杜註鮮虞

茅坤曰禮信扼春秋之要持議剴然
沈鼎新曰不因會以殺諸夏反伐同姓則罪與楚同

歸有光曰婉以深
許孚遠曰極辨極婉令躲閃無地

在中山新市縣晉爲昭公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疑一作禮而死於火魯襄公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公羊曰伯姬之舍火以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疑信欲以信服諸侯也虧地謂魯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齊桓遂曹子之請與魯汶陽之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晉伐鮮虞之年按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棉皋歸遂伐鮮虞昔陽肥肥地棉皋肥君名

春秋繁露　卷一　三

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魯莊公薨子般立慶父使鄧扈樂弒子般與夫人利閔公之幼而立焉二年又使卜齮弒閔公公羊曰比三年無君若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是年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雅小宛章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彼詩作昔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昭原作文非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平音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上段言晉昭下段言魯昭問者

孫鑛曰勘破亂禮悖信之由

陳仁錫曰持世名言

茅坤曰斷盡千載而下讀之撫憐

曰晉惡而不可親公魯昭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羊曰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伏下取同姓臣凌其君始於文魯文公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按不至復者不肯行也奔莒不聽命也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魯昭公內受制於權臣外見陵於方伯八年在外薨于乾侯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魯昭公取同姓春秋於昭之世未載直至哀公十二年夏書孟子卒公羊曰孟子何昭公

春秋繁露　卷一　四

夫人也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魯昭公二十五年不聽子家駒之言伐季氏而敗爲奔於齊八年不得歸三十二年薨于乾侯晉地季氏執政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昭公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以下通論春秋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

黃震曰托出君父深心

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魯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而逐季氏也、按不書逐季氏、微辭也、左穀俱以旱言、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魯文公十八年春薨、冬十月、子卒、公羊曰、子赤也、不日、隱弒也、按胡傳、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

夫人姜氏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君之罪著矣、故言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已未殺其恩也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曰、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按稱子般、明慶父使鄧扈樂弒也、是以次書曰公子慶父如齊、故言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又通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唐順之曰迴旋精密

袁宏曰廣類衍族

真德秀曰可謂微參筆削之旨

率由仇匹仇、合也、匹、偶也、大雅嘉樂章、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類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原作逾非近而言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此闡孔子筆削之深心春

劉辰翁曰奉天法古千燈一炬

王世貞曰法天法聖亦篇內本末事情之總

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覺、悟也、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易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此言春秋奉天法古、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

真西山曰承意儀志正妙於事天

黃震曰千古君道之準

楊榮曰天人

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

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四句論三代禹都安邑湯都亳武都鎬禹曰夏湯曰商武曰周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即孔子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之意）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此言制禮本乎天）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

精確

唐順之曰由禮該樂參破天人

茅坤曰明天命見天功方了事天

林希逸曰樂反所始帝王無兩本

王世貞曰帝王不沿襲舊識民樂原由

朱養純曰引文便知舜禹湯皆然

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此與孟子同樂異孟子推好樂之心與民同之此言民樂得以爲君因其樂而作樂）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原作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

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原作代非）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大雅文王有聲篇）樂之風也又曰

天人總收章法宛密

張榜曰不磨

玉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皇矣篇）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引詩証武以槩夏護）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此言作樂順乎人）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雙收制禮作樂）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魯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魯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曰譏喪娶也按三年之內不圖婚文公二年冬尚在喪內納幣圖婚也故春秋譏喪娶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故難者曰四十一月方娶）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按冬祭曰祫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以秋祫祭冬在喪內納幣故曰皆大蚤）春秋不譏其前（不譏祫祭）而顧譏其後（譏納幣）必以三年之喪肌膚

茅坤曰推原其志語意深厚

徐常吉曰禮樂表直窮源本

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勢不能也）猶宜未平於心（高一層說）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謂納幣）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按自文公喪娶厭後宣公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故曰於首）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公羊語三年之恩痛）（非虛責之也）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

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原作盧非）來是也（魯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註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又冬介葛盧來左傳謂來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州（原作周非）公寔（原作實非）來是也（魯桓公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穀曰州公也謂之寔來慢之也寔音碩）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

蘇濬曰惟隨故伸大義昭然

沈鼎新曰上曰天此曰人見人心即天命

楊慎曰奇錯高遠

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魯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公羊傳、成周、東周也、宣榭、藏樂器也、何以書、新周也、注、孔子以春秋當新王、宣榭藏周宣王中興樂器、因天災而示周不復興、然而新之、爲王者後記災、詳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

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此段意義、從莊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中化出、）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安訓不、）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祇（書太甲上、祇爾厥辟、辟不辟、去厥祇、祇、敬也、辟、君也、此引古斷章也、）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

臣耳文公（魯文公）不能服喪（魯僖公薨、至十有五月然後作主、）不時奉祭（以秋祫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喪內圖婚、）娶於大夫以卑宗廟（逆婦姜于齊、公羊傳、娶乎大夫、註、賤不可以奉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即上五條、）故諸侯弗予盟（魯文公七年、扈之盟、公羊曰、何以不序諸侯、諸侯可使與公盟、）大夫弗爲使（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公羊曰、不可使往也、）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謂季氏、）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

湯顯祖曰語如赤砂寶色斑駁

眞德秀曰學之程候審乎此

王維楨曰批

竅通機渾乎至道

孫鑛曰析義斬快

于知在位者之不能以（原作在非）惡服人也是故簡（緝也）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又通）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

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志字一篇之骨此篇以論趙盾爲主許止貫而比之公子比逆而及之志字爲趙盾原情）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通論）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爲許止張本）而賊不復見矣（爲趙盾張本此春秋大法）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又申明春秋大法）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魯宣公二年書

愚按此一段語與而曲盾復見公羊曰逆盾而立於

朝誅而不赦楚許悼公公羊以赦止也則不當罪

于趙盾弑其君夷皋夷皋晉靈公名六年復書晉趙盾衍孫免侵陳）非春秋之常辭也（常也）古今之學者（博古通今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即且曰）賊未討何以書葬（魯昭公十九年夏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買許悼公名時止奔晉賊未討冬書葬許悼公上問詞下答詞）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辯不親弑（手弑靈公者趙穿晉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君）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辯當誅（辯當誅謂不當誅也）弑亦

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此數句謂盾不親弑而當誅止不嘗藥不當罪其說反亂起下爲盾原其志）不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其義在下發明）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公羊俱無傳）不交（猶相共也）無傳以比言之（以止比盾）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觀語）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

王宗沐曰宣子似可原

此春秋書盾弑君止弑父之意

按自篇首至此爲趙盾原

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自盾之復見至此、反覆言之、通出盾之獄不可不察、發出立言之意）夫名爲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止也、公羊曰、書弑君、治止也、書葬悼公、赦止也、）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書盾弑君、盾又復見、公羊曰、趙穿弑靈公、然後迎盾入、）逆（迎也）而距（同拒）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引出原志）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簒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晉史書盾弑君、盾曰天乎、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一志字斷盾案、）挂惡謀者過在不遠去罪在不討賊而已（狐之斷獄、以此、自有狐之獄、而盾之罪難逃、今有公之論、而盾之罪可原、此公立言之意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穀梁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所謂春秋謹嚴、）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以止證盾）問者

志此後發晉史書盾弑君之大義

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赦止註前）盾不誅無傳何也（上問詞、下答詞、）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簒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魯昭公十三年夏楚公子比弑楚靈王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謂皆不原其志）問者曰人弑其君者鄉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即前賊不復見之意）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謂書盾弑）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可與論楚莊王參看）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楚公子棄疾使公子比弑靈王而立）

總批歸結春秋章法完密　孫鑛評本無故公子比至末一段此見王道焜刊本

比比爲兄棄疾爲弟所謂嫌可立也趙盾嫌無臣責。第不討賊許止嫌無子罪。第不嘗藥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此作春秋之意知此而義畢矣。

唐順之曰昔

嫉楚善行擊不止宜其予楚奪晉

春秋繁露卷二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魯宣公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傳不予晉而予楚子爲禮也曰。春秋無通同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

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魯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襄公服罪而迎莊王擒軍退舍七里子重請戰莊王曰君子篤於禮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既請而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楚還師而逆晉寇晉師大敗故曰晉變爲夷狄楚而爲君子莊王有可貴之美晉人有輕民之意不使得與賢者爲禮晉景公也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魯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僖公三十年秦穆公與晉文公伐鄭鄭文公使燭之武說穆公與鄭盟而退使杞子楊孫逢孫戍之及晉文公卒穆公聽杞子之告侮蹇叔之諫晉襄公與姜戎要於殽而擊之穆公自悔而作秦誓三年濟河焚舟以伐晉封殽尸而還遂霸西

胡琨曰一二書猶一再書也

王世貞曰兵及刑誅無非死地不覺側湧

戎）鄭文輕衆而喪師（魯閔公二年鄭棄其師時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賦清人之詩）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以大國居先）戰伐之事後者主先（以後者爲主戰）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不修宮室臺榭）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

春秋繁露　卷二　二

譏（魯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公羊曰譏也）造邑則諱（魯莊公二十八年冬凶先書築郿次書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原作賤非）賊之其所惡者殺（原作設非）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陳也）其文德洽此四國（大雅江漢篇）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一作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

眞德秀曰又起一峯文勢翻跌

王衡曰筆墨俱成亦劍

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詭道襲取）而善偏戰（如魯桓公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曰此偏戰也不言師敗績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公羊曰偏戰大其不鼓不成列按偏者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攻不相詐也非如周禮地官五十人爲偏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也）恥伐喪（乘人之喪而伐）而榮復讎（祖父之讎）奈何春秋爲無義戰（借孟子語辯）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

春秋繁露　卷二　三

國公羊傳齊襄公復九世之讎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傳復讎也註雖敗亦榮）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原作義非）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音皎揚子方言明也）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

司馬子反另爲一篇前篇相連以句斷之

芳坤曰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堪作綱目外傳後段以常變二字抑揚其音原出情事其文法亦宕錯落甚佳
李光縉曰性矜民故不嫌其擅

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魯宣公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宋人謂華元、楚人謂子反、華元謂子反曰宋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亦告華元曰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不告莊王私與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不乘其儁而攻之）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溴（右閒反）梁之盟在大夫（魯襄公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曰、信在大夫也、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書作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二此字書俱作斯）惟我君（書亦作后）之德（書君陳篇）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四句發出春秋褒貶深意）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也（權）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封采菲無以下體（詩谷風篇）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通變也）常禮禮者庶（近也）於仁文質而成體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

孫鑛曰說然象表

孫鑛曰正是主議處

王世貞曰此言微渺後言切近正相應

劉辰翁曰難便易使了他一生

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此段反覆曲折，發出子反不告之故，確是實情）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又從上讓字、發出子反之不讓、可使所謂變用其變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

弗見而況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此一段見公讀春秋、另具隻眼）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齊桓公之後、有孝公、昭公、懿公、惠公、然後頃公、自孝至惠、共四十四年、）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魯宣公十一年、頃公即位十七年、晉使郤克徵會于齊、弗與、使四大夫往會、致諸侯之怨、至魯成公二年、伐魯北鄙、正九年不與會同、）有怒魯衛之志（魯衛怨齊）而從諸侯於清丘（魯宣公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清邱、清邱、衛地也、）斷道（魯宣公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也、傳、謀伐齊也、）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魯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傳、取龍及巢邱、經未書、）顧返伐衛敗之新築（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也、）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使郤克徵會、郤跛而登階、蕭同叔子竊而笑之、致有鞌之戰、）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斮逄丑父（魯成公二年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鞌、齊地也、齊師敗績、右軍逄丑父與頃公面目衣服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用

是佚之、丑父曰、吾君幸社稷之靈、已免矣、郤克斬丑父、七月、齊使國佐如師、盟于袁婁、袁婁、齊地、）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病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蜀、蟲牢、馬陵、蒲、四盟頃公俱與焉、）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乎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沈一貫曰兵屢勝則驕道病宜戒

孫鑛曰恐懼是良劑

劉辰翁曰無限猛省

王維楨曰枉正一句壓倒

邱濬曰同存君而賢非殊自有深意

按以理字斷丑父不知權以丑父之佚君辱也

張榜曰別白精嚴

黃震曰懸千古權邪之鑑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丑父、齊大夫、事跡著前篇）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丑父令頃公佚、乃欺晉也）祭仲許宋（魯桓公十一年、鄭莊公卒、世子忽立、宋莊公執鄭祭仲、使出忽而立突、仲許之、突歸、立爲厲公、桓公十五年、仲逐突居蔡、忽復鄭、立爲昭公）俱枉正以存其君（正桊、此篇專論丑父及頃公、以祭仲比之）然而丑父之難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辨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斷桊）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遯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

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爲祭仲定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註後）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爲逄丑父定桊）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

按國君死社稷以有恥也頃公偷生忍辱丑父何得謂知權

葉秉敬曰至論

虞順之曰貶駁嚴整

黃震曰更無罅漏

按以大義責丑父千古綱常不墜

張鼐曰凜乎其義乎侃乎其辭乎

（又以義字、斷頃公丑父爲邪道、）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不苟爲生、苟爲利、爲義盡、）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應前理字）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爲敵所獲者絕書、如魯隱公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不言戰、諱獲也、）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失位者不爲君）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如魯僖公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鄭之名、失國也、）

況其溷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代頃公爲邪道、春秋所以不書、下一段入丑父罪處）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註前篇）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

楊榮曰然殺令奇
屏盛曰奉天正人故曰春王正月
林希元曰以人承天只在如耻

而不中義至此一斷宇獨丑父汗顏且令頃公作否下又引一詘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心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治也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具令頃公縣門無地下又一詘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另爲一篇前篇相連以句斷之

春秋曰鄭伐許魯成公三年冬鄭伐許按左傳林註狄鄭也鄭爲襄公許爲靈公奚惡乎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魯成公二年八月衛穆公速卒鄭師侵之冬楚師鄭師侵衛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十一月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蜀魯地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魯成公四年三月鄭襄公卒悼公立冬書鄭伯伐許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

茅坤曰責以信義伐喪叛盟何辭說到無信無義而歸由整心足令愧死
按前段言鄭襄公下言鄭

評公
詹賓曰鄭伯父子濟惡自僭受禍
田汝成曰羅以二字刺譏
鄭悼公元年伐許二年卒

在事也書原作詩誤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書說命篇書詞不同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

至謀共擊之鄭悼公乃恐懼去楚而成蟲原作蠱誤牢之盟是也魯成公五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楚與中國夾而擊之魯成公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罷敝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悼公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悼伐許稱鄭伯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悼公不書葬正原作不非見其罪也正所以罪之也曰有國者視此持

原作得非身不放入聲義依也與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宗臣曰名正則衆心得故春秋言一元可微思

春秋繁露卷三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𪗋氏箋註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論語子路以夫子言正名爲迂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魯隱公三年冬癸未葬宋穆公公羊

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按宋宣公不傳國於子與夷而與弟和立爲穆公所謂非其位而受之先君也穆公卒逐公子馮致國與夷宋督弒之非其位不受。季子也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魯昭公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子王僚立二十七年吳公子光弒其君僚立爲闔廬光諸樊之子也按吳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賢壽夢愛之兄弟以次相及欲致國於季子季子不受國宜光之國也僚烏得爲君所謂不奉之先君春秋危之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魯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冬衛人立晉爲宣公晉桓公弟也不承先君之命衆謂宜立而立之所謂得衆心也魯桓公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

劉辰翁曰知恐懼敬賢經所急取

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魯莊公八年冬，齊無知弑襄公。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言入，篡辭也。蓋小白以庶子出奔，所謂弗受先君，宜為君者），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魯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曹子手劍而請汶陽之田，齊桓許諾，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遂為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魯桓公弑隱公而立，十八年，會齊襄公于濼，與夫人姜氏如齊。夏四月，公薨于齊。按左傳，夫人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謫之，夫人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為害，公薨於車中），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論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大雅皇矣），言其易也。

孚菴龍曰懸千古稍過之鑑

公觀魚于棠（原作堂，錯。魯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棠，濟上之邑也。公羊曰，譏遠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美大之之也，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

劉辰翁曰言不如不言，然有深於言者

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魯隱公三年三月，周平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助祭之物。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皆為大惡而書。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公羊曰，觀魚，登來之也。登讀得，齊人名求得為得來），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魯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杜註，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往觀之。公羊曰，譏諸侯越境觀社，非禮也），皆為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如魯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公羊曰，紀履緰，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經禮也。辭窮而稱主人（如魯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見公羊紀履緰逆女傳。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何，無母也。有母則稱諸父兄師友，無母不得不稱使矣），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如魯隱公三年春，周平王崩，桓王立。秋，武氏子來求賻。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文公八年秋，周襄王崩，頃王立。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當喪踰年未稱王也），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魯昭公二

陳仁錫曰片語抉吾指迷

十二年、周景王崩、王猛立、爲悼王、子朝弑之、敬王立、書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而稱王、何、著有天子也、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如魯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奔喪父母、（謂奔父母之喪、）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魯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螽墜謂之雨。（魯文公三年、雨螽于宋、公羊傳、螽死墜也、）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按魯隱公惟元年、書春王正月、公羊曰、大一統也、穀梁曰、謹始也、自二年至十一年、俱無正月、止書一春二字、有二月三月、爲是年紀事之首、則書春王二月、三月、其不書正月、公羊隱公薨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桓不言王。（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穀梁曰、所以治桓也、穀梁曰、桓弟弑兄、臣弑君、以爲無王之道、然

薛應旂曰事從志見隱桓賢惡自彰

按胡傳、以天通王法正桓之罪也、二年書春王正月、穀梁以正與夷之卒也、按胡傳、以天通王法正宋督之罪也、十年又書春王正月、按胡傳之十者盈數也、桓公至是、宜見誅於天人、故書之先、穀梁謂正曹伯終生之卒、非矣、十八年、桓公薨、又書春王正月、按胡傳、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王法不赦也、其餘俱書春正月、有無正月者、書一春字、）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隱欲讓桓、故不書即位、）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桓欲逆得位而弑隱、故書即位不書王、）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吳國綸曰春秋予讓是第

經曰、弑其君與夷、（魯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原作逆錯）弑之。（公羊魯隱公三年、葬宋繆公傳、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弑原作殺非、）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魯成公二年、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魯宣公十七年、按左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有傳無經、）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郤克跛、臧孫許眇、其形可羞、）不書莊公馮弑、（原作殺誤）避所善也。（謂宣繆交讓之善、申明在下、）是故讓者、春

一義

吳德旋曰讓以止亂春秋微言

李廷機曰苦含有味

徐渭曰權在可以然自不妨經

公羊作霍左傳作盂穀梁作雩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與夷）而與其弟（穆公）其弟亦不與子（莊公馮）而反之兄子（與夷）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一作止非）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二句論斷宣穆確極）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

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按魯桓公二年公平宋督之亂取部大鼎於宋公羊傳器從名池從主人宋以不義取於部故謂部鼎器從名也至于宋則爲宋有矣故曰於宋此從主人也此借以引權宗爲下目夷等立案）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魯僖公二十一年春宋襄公與楚盟于鹿上欲藉楚以霸諸侯秋會于霍楚子執襄公以伐宋襄謂公子目夷曰子歸以守國目夷歸守及楚釋襄公襄走之衛目夷迎歸復國）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

穆文熙曰反而同是大義

吳默曰錯綜歷列俱各有所重

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爲同居（爲後）目曰莒人滅鄫（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注鄫娶莒女爲夫人無子有女還嫁於莒生子鄫愛之立外孫爲公子穀梁曰立異姓以奉祭祀滅亡之道也）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國不與楚注前）祭仲已與後改之（宋人執鄭祭仲出忽而立

突忽後復國詳卷二逢丑父篇）晉荀息死而不德（魯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荀息奚齊卓子之傳里克申生之傳不德謂無益於國也）衛曼姑拒而弗納（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晉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爲輒拒也）此四臣者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公羊傳獻公欲立奚齊卓子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可謂信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公羊傳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

按上論四臣下論紀季分兩段結歸中仁義俱制權也

孫鑛曰一縱一橫論者也

富

楊慎曰說辭避諱正見可以然

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奚齊卓子驪姬所生、輒有父在、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謂晉獻衞靈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謂奚齊卓子與輒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已上以可以然之域發制權。下復以說辭避諱、見制權在可以然之域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

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按酅紀邑、齊欲滅紀、紀季以邑入齊、以邑用地也、入齊、去國也、懼滅而入、避難也、故曰犯此三者、何以爲賢、不書奔、不書名、而書字、以貴之、賢臣故盜地以下敵、謂下於人也、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托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按公穀左傳、齊襄公遠祖哀公、紀侯譖之、烹乎周、襄欲復仇、紀侯自知力不勝、以國與季、使入齊爲附庸、令先祀不絕、書大去、若遂止在已、非齊滅之也。春秋之書事時、詭原作記悞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

孫鑛曰兩路揭出

之實以伐諱。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伐衞以圖霸、召王以諸侯見、書天王狩于河陽、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莒與魯有怨、隱公二年、莒子入向、以姜氏還、書莒人入向、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魯莊公三十二年冬、子般弑、公子慶父如齊、因弑般而往也、閔公元年、齊仲孫來、公羊曰、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穀梁亦謂仲孫爲慶父、左傳謂齊仲孫湫來省難、湫齊大夫、變盛謂之成。魯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公羊曰、成者盛也、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左穀成作郕、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止書紀季以酅入于齊、不書紀侯使、無善一名、而文

見賢、不書名而書字、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褎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紀侯服罪、不至絕祀、故可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魯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告糴諱也、以酅入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不盡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正

梁有譽曰說出紀侯一段苦心是可以然之域

劉辰翁曰纖明

字反照上權字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詎止也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已通死也。汝以鄰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應首權字

精華第五

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蓋原作有非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序也嫌於相臣之辭也。大小貴賤皆統於天子天子以下無相臣之理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

孫鑛曰辭嚴義正千載如聲

郝子章曰大義森烈

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彊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魯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鼓用牲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營之、註、求責也、鳴鼓而攻、脅其本也、營之、助陽抑陰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餘倣

此、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魯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公羊曰、不能乎母也、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時晉納蒯聵於戚、公羊曰、伯討也、曼姑受靈公命立輒、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魯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時夫人在齊矣、公羊曰、不與念母也、以夫人與弒桓公、念母則忘父、故絕文姜不爲不孝義。夫。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大夫無遂事、遂者、生事也、註、生事、專事之辭、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魯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

茅坤曰婉暢如繪

按遂事二條下又引春秋

申明進退二條下未重申

王世貞曰是非識見不及非止議論爲高

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魯襄公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還者、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魯宣公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時遂有疾、乃復、公羊傳、大夫以公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誅、況疾乎、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

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時值其危、而能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順也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結、魯大夫、魯使往媵陳侯之婦、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鄄幽之會、莊公皆不至、齊宋謀伐魯、結矯公命與之盟、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魯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傳、公不得爲政爾、公、僖公也、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

齊桓挾賢相另爲一篇前篇相連以句書之

沈鼎新曰信義是齊桓安近懷遠之要惜後忘濟衰功

王宇曰待言使者是信義之薄

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挾賢相謂管仲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原作衞誤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魯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詳卷三玉英篇、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魯莊公十四十五年、齊侯兩會宋陳衞鄭于鄄、鄄、衞地、十六年、齊侯會宋陳衞鄭許滑滕盟于幽、幽、宋地、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衞之事、魯僖公元年、狄伐邢、邢遷夷儀、齊桓城邢、二年狄滅衞、衞文公從楚邱、齊桓城楚邱、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

也、魯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貫澤、宋地、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陽穀、陽穀、齊地、公羊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敢不至、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魯僖公五年、弦子不事楚、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魯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公羊傳、濤塗謂齊桓曰、君既服南夷、何不還師東海、服東夷而歸、桓公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書曰、齊人、非伯討也、江黃伐陳、左註受齊命而假魯爲主也、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齊桓公欲假塗於陳而伐楚、陳人不欲其由已而不納、齊責之、不復

徐中行曰、本事原志、其亦不待聽獄

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即上責陳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楚人未帖、齊桓以爲憂、召陵之盟、服楚也、而志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齊桓無遠畧、由管仲不能以王道佐之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魯僖公九年、齊桓葵邱之盟、公羊曰、危之也、謂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已上論齊桓公、下論春秋大義、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此伏案、敘在下、是故逢丑父當斮齊大夫、詳卷二、而轅濤塗不宜執原作直誤、註上、魯季子追慶父魯莊公薨、公子慶父使鄧扈樂弒般、又使卜齮弒閔公、出奔莒、使公子奚斯請、不、季子曰、入則殺矣、慶父自縊而死、季子公子友也、而吳季子釋闔廬吳夷末死、子王僚立、公子光使專諸刺僚、而自立爲闔廬、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季子、季札也、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逢丑父冐齊頃公、陳濤塗告服東夷或死或不死丑父斮、濤塗執、俱弒君慶父弒般閔、闔廬弒王僚、或誅或不誅慶父縊、闔廬釋、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孫鑛曰、古勁有節奏

劉辰翁曰、傷倫奪位、故稱子先曰其君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魯莊公薨、子般立、慶父弒般、書子般卒、公羊曰、公薨稱子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魯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此書君之子、議論從此生、曰所聞詩無達詁曲也、易無達言幽也、春秋無達辭隱也、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仁、即下賢臣、録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左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伐驪戎、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譖申生、魯僖公五年、獻公殺申生、九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弒之、立卓子、里克又弒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君之子、非君也、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生殺君之子三字恣態橫溢、録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魯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蚤商人弒君自立、公羊曰、已立之、已殺之、穀梁曰、未踰年曰君、成舍之爲君、以重商人之弒也、故晉

孫鑛曰精嚴

茅坤曰賤下意

評以忠曰又推到國之安危係於用人真妹人毛髮

王禕鑒曰不粧點而色穠

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雙鎖精嚴）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知（原作知難）也弗能察寂（一作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一作宜）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魯僖公閔公庶兄閔公弒公子友立之）而知親任季子（公子友也）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約計）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僖十六年公子友卒）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時魯黨衛伐齊齊伐魯西北鄙因乞師於楚）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四句束上起下）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九四爻辭）夫鼎折

鍾象之曰知賢不任更可痛

謝茂棒曰莊殤覆轍宜鑑

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總收一筆近結任用季子遠結秦人仁下議論）（又推進一層更透）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見魯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見魯桓公二年宋督弒殤公傳）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莊公卒子般立慶父弒）宋殤以弒（宋督弒殤公立公子馮）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固（原作南誤）將興鄰國豈直弒哉此吾所悁悁而悲也

吳國綸曰元取正始之義王奉元則無不正叙得詳净

春秋繁露卷四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王（皇一作）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孟子云貢助徹其實皆什一也），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周禮地官均人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不豐二日無年一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嫉通）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堯之民銜哺而嬉鼓腹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子後父亡兄先弟死），毒蟲不螫（毒蟲行毒也），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漢書文帝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四夷傳譯而

楊慎曰逐段遞叙一句總收此法漢人多用之

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秩次也如其次望祭之）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古者天子巡狩至於四岳則封泰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原作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置野獸於囿中使不得出如困其足然），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疑是惡類），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一作毃），窮白黑之變（白黑未詳），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坵，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剖比干心），生燔人，聞其臭（作炮烙刑），剔婦孕，見其化（萬物生息爲化見其胎中所生者），斮朝涉之足，察其脛（原作拇非），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史記作九侯），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興兵（興也），不期會於孟津

焦竑曰篇中春秋所見是眼 按上篇殷衰下言周衰

之上者八百。紂都朝歌、今河南衛輝府、孟津、馬貢注、在河內郡河陽縣、今懷慶府孟縣、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魯哀公四年、亳社災、亳社、殷社也、立于魯、所以戒亡國、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不勝枚舉、子弑其父。如魯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孽殺其宗。如魯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之類、以兄弟相殺者、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彊相脅。不能制屬。彊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

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春秋日食三十有六、難以悉舉、星霣如雨。魯莊公七年、夏、星霣如雨、雨螽。螽死墜如雨也、魯文公三年、雨螽于宋、沙鹿崩。魯僖公十四年、沙鹿崩、左傳沙鹿、山名、在晉地、卜偃曰、晉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按明年秦晉韓之戰、獲晉侯、夏大雨水。春秋大水有九、冬大雨雪。春秋雨雪有三、霣石于宋五。六鶂退飛。魯僖公十六年正月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後五年、宋襄公盂之會、爲楚子所執、又明年與楚戰于泓、宋師敗績、霣霜不殺草。李梅實。魯僖公三十三年冬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魯文公十年、又十三年、地震。魯文公九年、襄公十六年、昭公十九年、二十三年、哀公三年、凡五、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朱養純曰筆削深意總之反王道以奉天

李贄曰王既不正何論羣侯

魯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尊用輦者之言、君素縞、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晝晦。魯僖公十五年、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穀皆曰、晦者、冥也、夷伯、魯大夫、震者、雷擊夷伯之廟也、彗星見於東方。魯哀公十三年、孛於一作升大辰。魯昭公十七年、公羊曰、孛者、彗星也、于東方、見于旦也、大辰、北辰也、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魯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有自下居上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尊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魯隱公元年、按此篇首言桀紂之惡、因以亡國、而周興之、次言周衰、災異疊見、末以孔子作春秋之意結之、天王一條、與上文意義不貫、與下篇筆意一例、或爲下篇之文、舊本上空一字、又不連下、姑仍之、存後查考、天王伐鄭。譏親也。魯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祝聃射中王肩、王卒大敗、譏親、譏其親征也、會王世子。譏微也。魯僖公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羊曰、殊會也、世子貴、不可以諸侯會之、故曰微、按左傳、惠王將廢世子鄭、齊桓帥諸侯會之以定其位、後鄭立爲襄王、祭公來迎王后。譏失禮也。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王之三公也、任之重、使之輕、遂者、專命不報、王以輕

刺字通括下文、乃全篇命意處

命爲失、祭以遂行爲罪、刺家父求車。魯桓公十五年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魯隱公三年、求賻、文公九年、求金、王人救衛。魯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先桓公十六年、衛惠公朔、讒構取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黔牟、朔奔齊、至是魯齊宋陳蔡伐衛、王救之、諸侯抗王命而納朔、放黔牟於周、王師敗於茅戎。魯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羊曰、晉敗之、按左傳、晉侯使嘉瑕平戎於王、王季子康公、要其無備而伐茅戎、遂敗績、茅、公羊作貿、天王出居于鄭。殺原作弑、非母弟。魯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左傳、王以狄伐鄭、取其女、隗氏爲后、母弟叔帶、通乎隗氏、王出狄女、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於氾、二十五年、晉文公取叔帶于溫、殺之、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

王鏊曰、亂所由生

崩、太子壽卒、猛與匃、正而無寵、王愛庶子朝、欲立而未果、劉蚠單旗、以王猛入王城、立爲悼王、稱西周、次年、子朝弑猛、號西王、王室亂、匃即位于狄泉、爲敬王、又四年、入成周、曰東周、王城即在今河南府、武王定鼎、成王營洛、平王東遷之地也、成周、即王城也、王猛以王城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魯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天子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註上王人救衛、伐鄭不能從。註上天王伐鄭、無駭滅極不能誅。魯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無駭、大夫也、極、附庸國、大夫專兵也、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儗擬通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於茅戎而

茅坤曰、讀之可畏

唐寅曰、敘法高潔、練法亦在其中

大敗之。三侵周、魯宣公元年、趙穿帥師侵柳、柳、天子之邑也、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羊傳、晉敗之也、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圍郊、郊、天子之邑也、戎執凡伯于楚坵以歸。魯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坵以歸、公羊曰、不言執而言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諸侯本怨隨惡。言諸侯本已之怨隨謂他人爲惡、而相攻伐、發兵相破。夷傷也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王不能理也、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魯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許田、魯朝宿之邑也、晉文再致天子。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踐土之盟、天王下勞晉侯、溫之會、天王狩于河陽、皆召王以諸侯見、齊桓會王世子。註前、擅封邢

衛杞。城邢、城楚坵、城緣陵、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六。原作二亡國五十二。原作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結出全篇之意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封內者則祭之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謂以地予人、如鄭伯假許田、不專封。如齊桓封邢衛杞、書曰城、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如戎執凡伯、書曰伐、不得舞天子之樂。左初獻六羽、傳、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不得致天子之賦。賦、軍也、周制、天子六

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不得適同敵天子之貴。凡僭禮僭樂皆是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謂將弒也、如公子牙有今將之意、季子誅焉、大夫不得世。謂世執朝柄也、世則黨羽衆、咸福移、將爲亂階大夫不得廢置君命。謂君命不可進立適同嫡以長不以賢。嫡夫人之長子曰適、以長而立、不以賢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媵妾所生者曰子、以母貴之子而立焉、不以長也、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妾不能奉祭祀、天子不臣母后之黨。尊不加於親也、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近、謂諸夏也、遠、謂夷狄也、故內其國魯也、而外諸夏。齊晉等、內諸夏而外夷狄。吳楚等、言自近者始也。

諸夏來朝者朝魯也、得褒。邾婁儀父稱字。魯隱公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蔑、公羊曰、稱字、褒之也、滕薛稱侯。魯隱公十一年、滕薛來朝、書曰滕侯薛侯荊得人。魯莊公二十三年、荊來聘、書曰荊人、介葛盧原本作諸葛誤得名。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葛盧、介君名也、內出言如。如魯莊公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類、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本公羊滕薛來朝傳、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本魯定公四年、吳楚柏莒之戰、公羊傳中子胥對闔廬語、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魯隱公七年、獻八佾。諱八言六。隱公五年、鄭魯易地。

唐順之曰春秋止亂無非定臣子之經

真西山曰肝胆如鑑

沈鼎新曰魯隱以下是編罪美惡觀乎毫社以下是備昭法戒

諱易言假。桓公元年、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僖公二十八年、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公羊曰、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魯昭公十三年、楚靈王虔、次于乾谿、公子棄疾、召公子比于晉弒虔、脅而立之、棄疾又殺比、自立爲平王、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不予專封召天子、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

主盟會也、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召陵之盟、桓不戰而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止者、不長其惡、踐土之會不書、溫之會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止而不誅也、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隱公不書即位、公羊曰、隱之立、爲桓立也、祭仲之出忽立突。魯桓公十年、鄭莊公卒、世子忽立、宋入執鄭相祭仲、出忽而立突、突、宋出也、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魯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督憚孔父、故先攻孔氏之家、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牧捍衛其君、故見殺

孫鏘曰、惟行正故復見
郭子章曰、叙事中即含斷意

僖公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荀息卓子之傳、卓被弒、荀息死之、公子目夷不與楚國。魯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與楚成王會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設險以守國、追楚釋宋也、公、迎而歸國於襄、與猶預也、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魯桓公十五年、天王崩、婁牟葛不奔喪、相率而朝魯、故夷狄之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者能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魯季子之免罪。魯莊公薨、子般立、慶父弒般、歸獄於鄧扈樂、季子至而不變也、吳季子之讓國。吳諸樊餘祭夷末、以次相及、欲致國乎季子、季子終不受、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魯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曰、閽者、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也、鄭伯髡頑卒於會。諱弒。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魯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鄵、鄭地、公羊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曰、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遂弒之、書曰卒、諱弒也、衛人殺州吁。魯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魯莊公八年、齊無知弒襄公、九年、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謀殺州吁者石碏、謀殺無

知者雍廩、故曰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衛人立晉。美得衆也。魯隱公四年冬、衛人立晉、晉爲宣公、晉、桓公弟也、人者、衆詞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本公羊衛師入盛傳、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魯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外爲楚子所制、以侯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公羊曰、公在楚、以存君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春秋言囹圄事、惟魯襄公二十八九年、衛成公與元咺訟、一見、誅受令、似誅元咺受晉文令立叔武、然恩衛葆未詳、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魯莊公八年、甲午治兵、左註、治兵於廟、將以圍成、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言誅其治兵之意、滅同姓也、作南門。魯僖公二十年、刻桷丹楹。魯莊公二十三四年、作雉門及兩觀。魯定公二年、築三臺。魯莊公三十一年、于郎、于薛、于秦、築三臺、俱魯地、新延廐。魯莊公二十九年、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即也、請糴。失君之職也。魯莊公二十八年冬、饑、即請糴、不稱使、爲君諱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如魯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疾始滅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譏始履畝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魯襄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偏刺天下之大夫也、襄二十年、澶淵之盟、不書大夫、澶淵當是溴

徐渭曰結言不盟此謂大信

梁。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統論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僖公衛侯宣公胥命于蒲。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公羊胥命于蒲傳語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魯襄公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傳語、時伯姬之舍火、伯姬云云、逮乎火而死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魯僖公四年、齊桓公執袁濤塗、公羊傳語桓公曰、無貯粟。無鄣障同、蔽也谷。無易樹子。適子無以妾爲妻。魯僖公三年、齊桓公陽穀之會、公羊傳語宋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魯僖公二十二年、宋及楚人戰于泓、有司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云云、既陳然後鼓、宋師敗績、君子大其臨大事而不忘大禮莊王曰、古者臼原作曰錯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魯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公羊傳、楚莊伐鄭、鄭伯肉袒以迎、莊王退師與鄭平、子重諫曰、勝鄭不有、毋乃失臣民之力、莊公云云齊頃公弔死視疾。魯成公元年、齊頃公鞌戰之敗、歸而弔死視疾、八年、晉歸汶陽之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魯桓公二年、宋督弒殤公、先攻孔父之家、公羊云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齊侯鞌之敗、使國佐

唐順之曰險語危情

劉辰翁曰危言深心

朱養和曰禮與理度與道

皆人君之不可缺歟公無之宜其速亡也

歸有光曰歷數晉暴殘嚴以爲漢鑑三策中皆此意

如師、晉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國佐不可、請背城一戰、然後盟于袁婁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魯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潞子離乎夷狄而未能合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即吳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魯哀公元年、夫差入越棲於會稽、使勾踐行成、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

羣臣。肢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弒。魯宣公二年、晉靈公處臺上、召諸大夫而彈之、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以斗摰殺之、肢解、使人棄之、先魯文公六年、將使狐射姑爲將、陽處父謂不可、使射姑入、靈直告之、射姑刺處父於朝、及殺宰夫、慚趙盾入諫、使鉏麑賊之、不忍、召飲、伏甲殺之、不果、趙穿起弒靈公、盾不討賊、晉史書趙盾弒君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幷。原作非所從驪姬起也。魯僖公五年、晉獻公惑驪姬之譖、殺世子申生、獻公卒、立奚齊卓子、里克皆殺之、歷惠公、懷公、至文公、四世而亂始定、先秦納惠公、惠公背施、與秦戰於韓、秦

張榜曰此段尤肯

獲晉侯、禍皆起於驪姬也、楚昭王平王作宜行、無度。殺伍子胥父

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

擧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

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魯昭公二十年、楚平王殺伍子胥父奢兄尚、子胥奔吳、干闔廬、迨定公四年、昭王時、蔡昭公朝楚、囊瓦索昭公美裘、不與、拘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昭公怨於諸侯、欲報仇、楚怒伐蔡、蔡求救於吳、子胥說吳救蔡、入楚國、西妻其母、申包胥求救於秦、立秦庭、號哭七日而發師、詳公羊與左傳、晉厲公行暴道。

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

晉國殺之。魯成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左傳、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

羣大夫而立左右、一朝而殺三大夫、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衆怨之也、陳侯

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

備二師以備不虞。今陳蔡原作誤侯恣以身出入。至

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穀梁曰、佗、陳君也、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爲陳君也、而殺之、宋閔公矜婦

人心而妒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

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

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脰。項也此以

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

孫文熙曰、德莫高於博愛、梁木之知耶

王宇曰、利令知昏。

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

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

閔公籍籍猶狼籍也、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又通辱

之婦人之旁。原作房非俱而矜原作務非婦人。獨得殺死

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敵同君。遠此過也。魯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接、宋閔公也、語本公羊傳、梁內役一作取民無已。其

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

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

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

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讐。其民

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

非人亡之也。魯僖公十九年、梁亡、注、梁、嬴姓、伯爵、伯騎之役也、公羊曰、未有伐者、梁亡、梁自亡也、魚爛而亡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難患快耳悅

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

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

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魯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受晉璧馬、假道以滅之、五年冬、晉人執虞公、虞自滅亡也、楚靈王

罷敵、公子名

行强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敝也）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煩也）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田也）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昭公八年、楚靈王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十一年、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十二年、殺其大夫成熊、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十三年、公子棄疾、召公子比於晉、脇而立之、殺靈太子祿、公子罷敵、令於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靈還至訾梁而衆散、自縊於棘圍、棄疾復殺比、自立爲平王、成熊、）

（公羊作成然、按平王以成然爲令尹、則當是成熊、篇內曰成然、從公羊也、）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愼耶。此皆內自强。從心之敗已見。自强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魯莊公一年三臺、註前、夫人、莊公之妻哀姜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公羊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公皆莊公之母弟也、莊公薨、慶父弑般及閔公、曠年無君、國幾絕、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曹羈陳（布也）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敵同）君不聽。果死戎寇。（魯莊公二十四年、戎侵曹、公羊傳、曹大夫羈諫

沈鼎新曰、前已散叙、至此如疾風卷籜。

薛應旂曰、畢花噴薄、點點成錦。

唐寅曰、一派驚艷。

君勿與戎敵、君不聽、爲戎所殺、）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越檇李傷闔廬之仇、越使大夫種行成、子胥諫以不可不取、夫差不聽、哀十年、吳殺子胥、二十二年、越滅吳、還九年、越行成還也、）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魯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襲鄭、百里子、蹇叔子、諫不聽、鄭有備、滅滑而還、晉敗秦師于殽）晉假道於（原作道誤）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註前）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

（二句束上起下、）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魯哀公四年、亳社災、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易地。（原作專封、恐誤、魯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五伯之强、在得人）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註前）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註前、比末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言當知道效死也、）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註前、）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思。（註前、）觀乎漏言。知

按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以諸侯六魯用八佾此始六羽也無譏僭意公穀俱云諸公六淺始僭諸公也於甚宗公羊

忠道之絕 註前陽處父死 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 魯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曰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譏僭諸公也 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 前註 觀夫吳王夫差知強凌弱 前註 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 前註 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反報也註前 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 原作暴非註前 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 前註 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 前註 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 前註 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 前註 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 魯桓公十六年

衛侯朔奔齊公羊曰天子使衛發小衆不能使行走於齊 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 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凡伯天子之大夫公羊曰諱執言伐 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 魯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於邾婁弗克納公羊傳晉郤缺帥師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然而貜且也長弗克納大其弗克納也郤缺大夫也貶之曰人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觀乎公子翬知臣下窺 一作規誤 君之意 魯隱公四年翬帥師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悅子盍終為君矣公曰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請作難弒隱於鍾巫之際焉塗裘左傳作菟裘 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 魯隱公四年尹氏卒公羊傳世卿非禮也

歸有光曰胡宏意懷

顧充曰古帝王慎德修意亦不越此可括六經

周會元曰巫能全位比之權能制勢更甚

胡傳世執朝權為周亂階 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總結一段深得治體所謂道者即二帝三王之道所謂慎者即平天下先慎乎德之慎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意、稽合于律、無非異之

王世貞曰、根本喻切

春秋繁露卷五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民也）者。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弑君之國）三十一。（當是六字）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此段統論亡國之君下方）

（歷指之）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衛宣公卒、衛侯朔立、為惠公、魯桓公十六年、公子洩、公子職怨朔使盜殺公子急、立公子黔牟、朔出奔齊、固事齊襄、莊公六年、諸侯納之、朔入於衛、）虞號并力。晉獻難之。（魯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魯宣公二年、趙盾弑靈公、公羊傳、晉靈公無道、膳宰熊蹯不熟、以斗摯殺之、盾欲諫、靈公心怍、使勇士殺

茅坤曰、看賬存亡能不猶省而失國

之、不果、召盾食、伏甲宮中、盾驅而出、趙穿緣民衆不服、起弑靈公、）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如盾得人心、即為小國之君、必能不亡也、戴猶為也、）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魯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擧、楚師敗績、初楚平王誅子胥之父兄、子胥奔吳干闔廬、迨昭王伐蔡、蔡昭侯求救於吳、子胥請闔廬興師救蔡、大敗楚師以復讎、）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魯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子文以為子玉之功、使為令尹、宋為襄公、楚為成王、按成王名熊惲、此云髡、疑為別號、得臣、子玉名、）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獻患之。（晉欲假道於虞以伐郭、荀息教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獻公曰、宮之奇在、如之何、）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初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去宋、謂無從晉師、有德不可敵、子玉請戰、左右師俱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楚殺其大夫得臣、晉侯聞之、曰、而後喜可知也、莫余毒也已、晉為文公、楚為成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虞公不聽奇諫、假道以伐郭、還四年、反取虞、）存亡之端。不可不審也。諸侯見加以兵。逃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桓母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公羊傳、隱之立、為桓立也、）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魯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

劉辰翁曰挺是破所恃而詳論羣侯結以憂天下詞意相應

戴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魯隱公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羊曰、易也、因宋蔡衛之力也、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魯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曰、何以名、失國之君也、其稱侯朝何、待之以初也、鄧穀失地亦不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緣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周烹之、齊襄復九世之仇、滅紀、百世之嗣、衛人侵成。春秋作郕、魯隱公五年、衛師入郕、左傳、衛有州吁之亂、郕人侵衛、故衛入郕、衛爲宣公、鄭入成。魯隱公十年、齊人鄭人入郕、左傳、違王命也、註、郕拒王命不會伐宋、齊爲僖公、鄭爲莊公、及齊師圍成。魯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羊曰、滅同姓也、齊爲襄公、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此單指郕言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危命。故滅而奔莒。譚遂、二國名、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十三年、齊桓公滅遂、按左傳、桓公爲公子出奔之時、過譚而譚不禮、入而不賀、故滅譚而譚奔莒、又滅遂而戍之、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魯哀公七年、宋人圍曹、左傳、曹伯背晉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八年、宋景公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幽之會。齊桓數合

李贄曰驕能亡國

沈鼎新曰君使人莫助莫救其失其聲

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數合諸侯不見有曹此覲語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魯莊公十七年、齊桓幽之會、魯莊公不往、戎窺其孤、加兵於魯、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此二句反捽魯孤獨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會。幽之再會衛人不來。懿公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左傳、魯莊公十九年、衛惠公伐周、周惠王出奔溫、立少子頹、鄭伯虢公殺子頹、奉王歸國、二十八年、齊桓公聲衛立子頹之罪、伐衛、衛師敗績、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魯莊公三十年於是魯一年築三臺。于郎、于薛、于秦、亂臣凡原作此非三

起於內。魯莊公三十二年、薨、公子牙有今將之意、公子慶父使鄧扈樂弒般、又使卜齮弒閔公夷狄之兵。仍滅於外。魯閔公二年、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惠公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魯僖公十五年、晉惠背施幸災、及秦穆公戰于韓、秦獲晉侯、十六年、公會齊桓宋襄陳穆衛文鄭文許僖邢侯曹共于淮、邢前未嘗會桓、至是始會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魯僖公十八年、齊桓卒、衛文不念舊德、而伐其喪、邢狄伐衛、救齊也、厥後衛滅邢、故曰同姓取之、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

按歷叙各國之危而言齊桓欲行伯道然言豈不伯哉意美桓也

張榜曰春秋之意乃爾按以憂天下予齊桓即孔子一匡天下之意

胡瑗曰獨詳於魯得仲尼之意魯屈於失國始於喜

（原作魏錯）侯燬（衛文公名）滅邢是也。（魯僖公二十五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懿公）桓怒而伐之。（注前）狄滅之。桓憂而立之。（城楚丘）魯莊爲柯（原作軻錯）之盟。劫汶陽。魯滅威立之。（魯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莊公曰、寡人之生不若死矣、曹子手劍而請汶陽之田、桓公許之、是魯有恐滅之心、曹子威而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城邢、城緣陵、緣陵、杞也、）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也。斷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獲麟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孔子卒於敬王四十一年、）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此篇從西狩獲麟、夫子嘆道之窮、見成敗由乎天命、聖人有所不能救、列述齊楚晉魯鄭衛諸國興廢、語核義嚴、）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爲葵邱之會。再致其集。（魯僖公九年、夏、齊桓會諸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再致其集也、甲戊、晉獻公卒、先獻之卒也、按獻卒之後、四世而亂始平、惜獻不與會、未聞葵邱之初命、是以亂也、）先齊孝卒（原作未非）一年。魯僖乞師取穀。（魯僖公二十七年、齊孝公卒、二十六年夏、齊師侵我西、又伐我北、公子遂如楚乞師、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齊邑、）晉文之威。天子再致。

按齊昭於文公十四年五月卒文公新城之盟於十四年六月

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踐土及溫之會、兩致天王、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僖公如齊、齊爲昭公、先卒二字、當是卒後）文公不事晉。（靈公）先齊侯潘（齊昭公名）卒一年。文公如晉。（靈公）衛侯（成公）鄭伯（穆公）皆不期來。齊侯（昭公）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趙盾）於新城。（魯文公不事晉、因下如晉而言也、文公十四年、齊昭公卒、十三年、文公如晉、與晉侯盟、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時因楚次厥貉、諸夏懼之、故不期而來、齊昭已卒、文公十四年、會宋陳衛鄭許曹晉趙盾同盟于新城、盖同外楚也、）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昭公未嘗事齊、疑是事晉）晉人（平公）不入。（左傳、魯昭公二年、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

辱、）楚（靈王）國彊而得志。一年再會諸侯。伐彊吳。（夷末）爲齊誅亂臣。（慶封）遂滅厲。（小國也、左傳作賴、）魯得其滅以滅鄫。（魯昭公四年夏、楚子會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世子于申、秋、又合蔡陳許頓胡沈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九月取鄫、緣崔杼弒齊莊公、慶封杼黨也、楚子欲行霸、爲齊殺慶封、遂以諸侯滅厲取鄫、取鄫、左傳楚取也、公羊傳、滅之則其言取何、內大惡諱也、則爲魯取也、廣川公本公羊）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難。（魯昭公五年、公如晉、又公至自晉、則不似二年如晉至河乃復、故曰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無難不見傳、無所指、疑衍文、）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於平坵。（衛地）謀誅楚亂臣。昭公（魯昭）不得與盟。（原作

茅坤曰淳若嚴[illegible]一篇關鍵全在此王攸然曰或楚或狄体制林悍

明非大夫季孫意如見執。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三年夏、楚公子比弑靈王、公子棄疾殺比、自立爲平王、秋、晉昭公合諸侯盟于平坵、誅伐楚也、晉昭聽邾莒之愬、公不與盟、執季孫意如以歸、不臣於魯也、吳王僚大敗楚平王之黨六國於鷄父。魯昭公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鷄父、楚地、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魯昭公二十三年、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兩至晉而一見、五如晉而四不得入、可恥實甚、書疾、諱也、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景公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魯宣公十八年、楚莊王卒、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之遺種、楚殘邑、先楚子審共王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悼公卒一疑是五字年。魯襄公十三年、楚子審卒、十一年、公會晉侯及諸侯于蕭魚、時晉悼公復覇、會于蕭魚、服鄭也、蕭魚、鄭地、十五年、晉悼公卒、先楚子昭康王之卒年。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子昭卒、與陳蔡伐鄭而大克。襄公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襄公二十七年、楚大夫屈建會諸侯于宋、卒楚子昭卒之三年。諸夏之君集於楚。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四月、葬楚子昭、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於西門之外、楚子麇原作卷誤繼之。即郟敖、未稱王、四年而卒。麇在位四年、公子圍弑而自立爲靈王其

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欲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襄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冬、楚及蔡陳許伐鄭、二十六年、楚蔡陳又伐鄭、俱楚子昭時事、常以衆擊少。以專攻散。義之盡也。先卒十五年。楚子昭即位於襄十四年、卒於襄二十八年、故曰先卒十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襄二十四年、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于陳儀、二十五年、公又會前諸侯于陳儀、左穀作夷儀、衛地、會於夷儀、謀討齊也、齊莊公不肯往。吳諸樊在其南。而其原作二非君殺。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諸樊、巢、吳楚間小國、門于巢、入其門、爲巢人射殺之、中國在其北。而齊衛弑其君。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崔杼見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杼弑之、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殤公、初甯殖與孫林父逐獻公而立殤公、殖將死、屬喜納獻公、喜於是弑殤公而獻公復歸於衛、慶季封竊原作切非君亂國。慶封、齊大夫、季其字也、崔杼之黨、竊權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石惡、衛大夫、甯喜之黨也、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衛衎衛獻公名據陳儀而爲諼。諼、詐也、獻爲殤所篡、詐頑居是邑、爲殤臣、然後候間伺便、使喜弑之、林父據戚而已叛。原作畔非、喜弑殤公、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宋公殺其世子。襄二十六年、宋平公殺其世子痤、聽寺人伊戾讒也、魯大饑。襄公二十

王世貞曰化始於性根於心妙解

四年、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弒。魯文公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文公子赤卒、傳弒也、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靈公也、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魯宣公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大夫趙盾也、斐林、鄭地、此猶隰原作濕非之有泮原作拔非也。衛風、氓之詩、下濕曰隰、泮、涯也、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喩。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

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原作偏非矣。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此言春秋見患之所以致欲除天下之患其意何謂、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此言天下之患除、然後治舉教興、春秋之意在此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原作明非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一。當是六字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喩矣。此言細惡不憯至於弒君

汪道昆曰義則猶按勢則蛇陣

亡國、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托意。以矯失原作矣錯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一作自其國而容天下。名倫原作何錯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此言春秋大法患除而萬物命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言字也、謂褒貶二字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且也六者之指。意也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此言春秋之指有六援天通理以立辭、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一指、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二指、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三指、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四指、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五指、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六指是以必明其統於施

邵雍曰春秋盡性之書淵然無迹徐渭曰政從性出則無不貫通

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也而後能抉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之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誦（原作訟錯）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舜典）是謂也（此言春秋明統施之宜、知天性所好、故德在天地、神明休集、此所謂正貫也）故

茅坤曰結前性字

明於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睹故天下（原作不錯）有罪者三不（原作示錯）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此承上明性而反言之、不明於性、不當於中、孔子之所非而不知通、應上貫通其理、結構精嚴）

十指第十二

楊愼曰說春秋必兩見法此篇大義何指不誤郎濟曰史云春秋其指數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此言春秋立辭、必定其意、然後事理化行）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

董仲舒十指無不該括

孫鑛曰時和物阜方見王化末一語了十指高老

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大之端三字疑衍文）一指也（此言十指之義）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彊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

類（原作異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均矣（木為春、春為歲始、能法其始、則四序無不順也）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此言十指之效）切（原切字下有刺譏之三字衍文）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洋（原作衍非）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徐中行曰隨天地終始正是元而承天則在人

聖人統以仁義乃見天之道用是調屬萬物於一

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一作故）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此言萬物統於元）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以上言元）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嗚呼，為人

茅坤曰以得繫

孫鑛曰屢人還元

師者可無慎耶？（此言聖人之一說在仁義）失仁（原作之誤）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此言仁義之用）（不齊而歸本於政）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結出春秋）

許孚遠曰淵源甚巨遠

李廷機曰武不用爲至武

孫鑛曰有道之言

春秋繁露卷六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之所爲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通古今、別然不然（猶言當服不當服），乃能

服此也（上言人體之飾有此四者，下單言玄武）。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取其像而不用其武），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用也）。夫執介冑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顯之於首，以消好武之心，所謂文治也）。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長安無危）。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魯昭公二年，宋督弒殤公，公羊傳云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

張榜曰句法矯健望之亦覺儼然

唐寅曰喝破春秋意

（魯僖公二年，晉滅夏陽，公羊傳云云，引此二人以見文德爲貴）。晉厲之彊，暴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魯成公十七年，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一日而殺郤錡、郤犨、郤至三大夫，十八年，殺大夫胥童，臣下畏懼，弒之，引此以見威武爲下）。故武王克殷，裨冕（裨之爲言卑也，而晉一作搢）笏，虎賁之士說（音脫，同稅）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又引武王以明聖人貴文不貴武）？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即下小大微著），不本二端之所從起，

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此言災異有二端，聖人於端未形而絕之）。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皆迎來也），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大（原作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此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五（當是三字）者俱正，而化大行。

劉辰翁曰妙更探賾

湯顯祖曰恐懼修省所以慎小杜微

此篇突然而起屹然而收一氣捲舒光芒萬丈拈以獲麟爲受命之符故

然書日蝕（春秋三十有六）星隕（魯莊七年）有蜮（魯莊十八年蜮、短狐、一名射影、人影在水、則射人殺之）山崩（魯成五年梁山崩、）地震（春秋有五）夏大雨水（魯桓十三年）冬大雨雪（春秋有三）隕霜不殺草（魯僖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魯文十年又十三年）有鸜鵒來巢（魯昭二十五年、詳卷四桀紂篇）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待（原作得非）大微者不待（原作得）著雖甚末之（原作亦非）端孔子以此效（驗也）之吾所以貴重始是也（此言聖人慎之於始而歷舉災異之端）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貴（原作甚非）也（此進一層說、即前求於無端意）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二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結歸正意）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孔演圖云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務除（原作除務）天下所患（患原缺患字）而

以春秋懸天作新王之事

葉向高曰上探下明無窮囊括

屠隆曰正一生知罪本心拈因春秋行事加以王心所謂王魯也

劉辰翁曰其爲有國家者發嚴

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原作攷非）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師古曰俞荅也目錄作俞序未知孰是）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一作深）天端正王公之位順萬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魯史）理往事正是非也（此言孔子本魯史探天端、明得失、而作春秋、）王公（二字衍文）史記十二公之間（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一無曰吾二字）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若行事之（原作傳非）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史記弟子傳、有公堅定、字子中、堅一作肩、）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弒（原作殺非）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此言春秋因十二公之行事、加以王心、足爲國家資、其弒君亡國者、由不知春秋之義也、）故衛子夏（子夏衛人、）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

劉辰翁曰、千古箴言

體天心之仁、故加意防患

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原作揜非）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四句，蓋古者世子之辭、見大戴禮）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此言不學春秋、則至於失國、苟明春秋之法、直可如堯舜之德、故予言春秋畧人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此言得春秋之道、可爲王）

（爲霸、其道本於仁、仁乃天心也）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楚，（原作吳、恐非、魯定公四年、楚昭王與師伐蔡、蔡昭侯求救於吳、吳王闔廬爲蔡興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魯得意於齊。（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西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而春秋皆不善。（原作告、非、蔡得意於楚、迨魯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二年、蔡遷于州來、僖公伐齊取穀、公羊傳、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取乎穀也、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此皆不能思患預防、故春秋皆不善也）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此三句統論）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如（原作言）楚

郘濟曰、由道使合天心。孫鑛曰、得見叉心傳

靈王、（滅陳滅蔡、爲公子比弑、魯昭公時事）晉厲公（暴殺無罪大夫、爲臣所弑、註前）（服制像篇）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魯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戰、有司請追楚師未畢濟而擊之、宋襄公曰、吾聞君子不厄人、待其已陳而後戰、宋師大敗、君子善之）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此言愛人者不當逞欲、當爲民除患、不然必至死亡、故春秋不善蔡魯之得意、而善宋公之不厄人、以變習俗而成王化）故子（原缺子字）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凡不重人者皆譏）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未詳）言魯莊築臺，（莊三十一年）

丹楹刻桷，（莊二十三四年）晉厲之刑，（註前）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魯桓公十八年夏、薨于齊、乃齊襄公使彭生殺之、冬、葬我君桓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註、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書葬、君子辭、諱之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魯襄公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景公、冬、葬蔡景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註、君子爲中國諱、此言奢侈暴虐禍必及身、不以壽終、故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以君子辭諱之也）孔子曰、吾因行事。

謝茂秦曰人心不死全賴假位號一綫

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弒(原作殺非)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此復言本王心以作春秋褒善貶惡大小不遺使人行之可以少過全局收結)亦譏二名(一人二名)之意也(魯定公六年魯圍運仲孫何忌書仲孫忌哀公十三年晉侵衞魏曼多書魏多公羊俱曰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所謂終於精微也)

離合根第十八

孫鑛曰君法天臣法地得丹書秘笈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此言天之行尊而仁神而明)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

焦竑曰意本莊老而以制削出之

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此言人主法天之神明尊仁無爲而功成)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愞剛柔肥臞美惡累可就財(裁通)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主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也(此言人臣法地之道竭情盡力主上得而器使之)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豪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去(原作是)其

劉辰翁曰爲國先於崇本正是立元神之旨

眞德秀曰提出三才是命世大經濟

李夢陽曰古言與後言榮辱此變言賞罰特異

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宗一作）據位治人用何爲名（明一作）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開闔即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樞機之理也此言君爲國之元審樞機而謀衆賢察好惡以參忠佞考往行以驗當今而得開闔之理）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

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恭也原作其）事祖禰（禰原作錯）舉

茅坤曰不事濡染不入條刻此本如此尊神自寓

奇叙

沈鼎新曰人主任賢同心

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君（原作邦非）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路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

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此言爲國在崇本天地人爲萬物之本亡則民如麋鹿無君臣父子其君枕塊而僵自然之罰至肅慎三本則民如子弟君如父母其君安枕而臥自然之賞至是以聖賢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非不倡也即下文不行倡之勢）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反音）之職而以和爲德（能致和者爲善倡故曰國之譔）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神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

則奉天地以立元

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此言君爲國之證、不事倡之勢、而民自和、而體國在尊神、尊者任賢而國安、神者同心而化、神篇分三段、前言立元、後言立神、中間崇本、乃元神之體、前後任賢、乃元神之用、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

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此承上篇任賢同心而申言之意在集衆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嚮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嚮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此言爲君貴神、神者無形無聲、其功不可敗、其名不可度、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

尊順之曰通
相承接關合
俱入微妙

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此承上無形無聲、言非無形聲之迹、人不見其所以形、不聞其所以聲、益人君處陰而向陽、人不見其情、而能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

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此言爲君者以不求奪不問問、彼情出而我用神、此即無爲而治之意、益人臣居陽而用陰、尚形而露情、人君居陰而用陽、無端而貴神、亦承上篇尊神之意也、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勸原作權非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勸原作權非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

沈鼎新曰一意演接鬯美風洋洋而暢茂

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此言民無好惡則君無勸畏以禁制無為貴君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一作異）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

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此言聖人治國因天地之性情貴賤有等設賞以勸民好設罰以畏民惡然有所制而不致作福作威以至亡權亡德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

朱坤曰微言亦至言

莊臻慶曰仍說到賞罰更有歸着

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眾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為象則（此承上德威言國之所貴者德君之所重者權共分則失恩失權故君以德附民以權正臣審聲辨形細微不揜民知去就而立之則）

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

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極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此承上形聲言、爲君者、居無爲之位、無聲無形、一因乎臣、所報非一聲、所應非一形、虛心靜處、聽響視形、以行賞罰、羣臣分職而治、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篇分三段、由君而民、由民而臣、民附臣從、而君無爲、則位權保矣、

黃震曰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咸亮丞相課其殿最春行賞罰而獨見於董子盖本唐虞合以周官大明黜陟

春秋繁露卷七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制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原通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此言聖人考百官之績、集衆善以致太平、有權義行其間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此言聖人立權制義以興利除害、用殊而功一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黜同陟。計事除廢。廢一作費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

沈鼎新曰賞必副名即敷奏明試之典

唐寅曰緩急促舒一視乎大小貴賤法準三江

眞德秀曰可爲考滿良法

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詐奇不能枉）喜怒不能傾姦宄（原作執非）不能弄（一作算）萬物各得其宜（原作冥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此言興利除害在考其績有益無益賞罰得實則百官爭進其功功立而名自彰所謂用於實不用於虛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通黜）陟命

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爲名定實先內定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爲一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原作員）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

孫鑛曰修身尊賢原非兩截妙在積字

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絀陟之（此備舉考試之法三考曰計分爲上中下曰進退合滿計而絀陟之）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第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

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神完（原作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蘇輿敬曰漢孔安國鄭康成宋程伊川蔡九峯改正朔之說皆祖於此其實無三正迭更之理
胡傳據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按下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數語本公羊傳春秋言正月、左傳春王周正月、杜預經註、周正建子月、子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體。（原作仁）通以已之受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此釋春秋王正月之義、）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

色。逆數三而後絀。（黜通）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宮曰尹。（一作名相曰宮尹）文王受命。絀虞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爲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鎬同）制爵五等。作象樂。

文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則胡文定公之解本于繁露也又云樂親韶武制宜商即答顏子樂則韶武乘殷之輅意其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益明矣題云三代商周及春秋新王也

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汋正作勺、周公樂名、）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惟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因而作春秋、）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黑。絀夏。新（原作親非）周。故宋。（魯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公羊傳、新周也、註、孔子以春秋當新王、黜杞新周故宋、此云魯尚黑、下又云變周之制、正當黑統、又云黜禹爲帝、何休謂孔子作春秋、黜周王魯也、）樂宜親招（韶同）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此言三代改制、）然則其畧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

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原作首非）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綏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阼。昏禮逆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妊（原作任非）新產。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按下親赤統、赤統、周也、二王、當是殷周、）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此言春秋作新王改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

（此二王當是虞夏，然虞稱帝，始闕疑）（此二王當是夏殷）（李士表曰：以三統統天下，始能改正以正四方）

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於堂，昏禮迎於堂，喪事殯於楹柱之間，祭白牲，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妊，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正（此言商改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此下照新周商二段、闕文三十八九字）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於房，昏禮迎於戶，喪禮殯於西階之上，祭牲騂，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即懷孕也），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此言周改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臣遠祖禰，然後布告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下文五帝稱五端、此五端指五帝言），化四

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二始字疑是有字），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此言三代正服色）。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三（原作王武）其以正月矣（此言三代正統在正月）。春秋曰：杞伯來朝（魯莊公二十七年、杞伯來朝、左公穀俱無傳、廣川公下文釋之）。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春秋當行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原作非）之王，尚（上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皇原作非）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

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弗同王者之後也。以魯作新王、說本公羊、以杞稱伯、絀禹爲帝、錄其後以小國、不以侯、語始繁露、稱子又稱伯何。自稱杞伯來朝之後、又稱杞子、見殊之小國也。此言春秋王魯、詳註在前、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

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原作純非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疆。是原作何非謂再而復。四而復。此言號尊而地小、號卑而地大、故五帝之後爲附庸、九皇之後爲民也、春秋鄭忽何以名。魯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改原作以非制。一商一周。原作夏非、下曰一質一文、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周原作夏非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號也商而王。其道佚列也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別眇木詳疑誤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品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太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儛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字典無此字疑誤多諱。封禪於上位。此言商主天而王、主地法周原作夏非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節

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喪（喪字誤）祭先享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太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纖施儛儛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下位（此言周主地而王）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先嘉疏夫別葬祭禮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橢（音妥器之員而長者）其屋如倚廉員橢祭器橢玉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楹鼓（明堂位殷楹鼓原作程錯）用羽籥儛儛溢橢先用玉聲而後烹（一作享）正刑多隱親戚多赦封壇於左位（此復言商主天法質）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

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秬鬯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其衡祭器衡同作伏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衽服首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儛儛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公（原云未詳恐錯）封壇於左位（此復言周主地法文接二段詞句俱與前同只換質文二字疑爲重簡且春秋主人全未發明似有闕文其中不解句甚多疑有錯字）四法條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受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商字疑誤何以法商）舜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舜目重瞳）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夏字當是忠字）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音祈敬也）疾行先（原作光非）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生發於

張惠言曰：妙緒闡發

胁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大人（原作天非）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此援上篇天地質文、而論帝王、以形體言之、）故帝使禹皋論姓。（未詳出於何書、）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一作書始以男）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班固曰：爵有五等法五行，質家據天也；三等法三光，文家據地也。此言法天時，亦從文質之說生來。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原作員非）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合（原作金非）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此列序官制、而言天以三而成月、以四而終歲、王者儀天、亦一選三人、四選而止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

沈鼎新曰：選法配天時，確特

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申言設三公之義、王者以三公自持、猶天以三而成數、重之以四、則爲十二、備天數以爲治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周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者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

有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隄（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惟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此申言百二十臣之義、王者百二十臣、有三公、九卿、三大夫、三士、三人爲選、而四重之、得選之精也、猶天一陽三春、自三之時、四重而數周、得時之精也、蓋人材有四選、猶天有四變、盡人變以合天、惟聖人能法天以立工事也、）

孫鏘曰忽說到禮甚變

眞德秀引唐虞命官有十二牧周以天地四時名六卿即此意

湯顯祖曰既曰天經天時又曰天端更奇與

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諸天之端（此申言天之經有日月時及寒暑和日月星天地人俱以三而成謂之天制王者應天之制以三爲選以四爲制又法歲之度有十二臣取天之端有十條）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條之畢每條一端以十二臣（原作時非）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

楊榮曰仲舒四選即孔子見理意有恒之下無云矣

沈鼎新曰上參天數此準

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故十歲百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比（原作彼）之皆合於天（此備舉天之十端天數畢於十每歲十二月十歲百二十月王者受十端於天每條一端十二臣亦百二十臣以合天數也）其率三臣而成一植（植所以持也原作慎非）故八十一元（原作員非）士爲二十七植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植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植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植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植（原缺植字）以爲四選選十植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植植三臣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屬（原作勞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十人一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此復言三公九卿大夫士俱三臣而一植是以天子積四十植以爲四選與十端三公分而計之俱爲百二十人合天之數）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

人形隨處映合

楊維楨曰此際甚微觀者自得

桂茂枝曰天亦四選理愈玄雋

茅坤曰提出先王二字拔醒

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此又以人形與天數官制相較俱三四十二天明百二十之數出之於生成非強而設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也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

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王以四重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

陳仁錫曰湯武爲一層神農二層天生民三層七十二王四層非秦伐周五層

胡友信曰不擅與不專方是天子

致道以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此結言天道亦猶人事、天有春夏秋冬、爲少陽太陽少陰太陰之選、先王體天之節、因人之氣、主三公三卿三大夫三士、爲聖人君子善人正直之選、天以四時之選、有十二節以成歲、王以四重之選、有十二臣以致道、天人合一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子子不敢擅與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

下子安敢擅以所重受天予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大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耶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

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言天之亡常予亡常奪也故封泰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自古封泰山者有七十二君見史漢等書）王者天之所與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惟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皆

爲不義也故夏亡道而殷伐之殷亡道而周伐之周亡道而秦伐之（周非亡道弱也秦不得謂救民之君與湯武漢一例用兼）秦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獨（原作能非）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弒

（楊慎曰服制最實廣類）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大國十六萬口三軍二分只原作國非）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禮喪大記絞者斂後束尸使堅實）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

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八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士輿氏箋註

度制第二十七 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本孔子均無貧、故有所積重。不均、則有所空虛矣。貧也、大富則驕。積重則大富、富則滿、滿則驕、大貧則憂。空虛則大貧、貧則戚、戚則憂、憂則爲盜。饑寒起盜心、驕則爲暴。淫泆多暴行、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亂即盜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二字拆說、情則有盜暴、道以差上下、即下調均也、使富者足以示貴。安分、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衣食足、而不致於憂。以此爲度。節也、而調均之。即下段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意、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志原作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愈盜愈不足、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救貧無策、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原作後誤有遺秉。禾之束爲把者、此有不斂穧。禾鋪而未束者、伊寡婦之利。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以爲利耳、小雅大田篇、故君子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不力珍。原作修非食四時之膳、不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不坐不盡利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菲、似葍、葑菲根莖皆可食、而根則有時而美惡、詩意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此則謂采葑菲者、但當取其葉、不可并其根而盡取之、則德音遠播、人皆知親其上、死其長矣、衛風谷風篇、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此一段全與禮記坊記中語同、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與原作是非之。況人乎。此段言利不可兼、與三策中語、大同小異、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浸。原作寖非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

徐中孚曰、物有制則貧亂塞、

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此段言聖人使有祿者不爭民利、立爲制度以防民、民知讓而不爭、語多本坊記、書曰、車服以庸。舜典、原本車作轝、與同、以作有、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凡衣裳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爲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爲治爲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

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苦亂苦貧、發出聖人制度深心、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此度制、是篇總名也、節專言衣服、古者天子衣文。錦繡之衣、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不以燕。庶人衣縵。縵、無文也、此數句未知其出處、句不可解、疑有錯字、此其大畧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魯僖公九年、公會宰周公、及諸侯于葵邱、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按杜註、周公、宰孔也、宰、官名、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魯莊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曰、同欲也、又曰。初獻六羽。魯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譏始僭也、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公羊初獻六羽傳語、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上三品。天子三公、王者之後大國、文多而實少。品多人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上二等。公侯、文多而實少。等多人少、春秋曰。荊。魯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以蔡侯歸、公羊傳、荊者何、州名也、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公羊荊敗蔡師傳語、凡四等。命曰附庸。氏人名字四等、皆稱曰附庸、三代共之。

上言公侯伯子男附庸之爵也、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此言天子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地也、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前註、祭伯來。魯隱公元年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本公羊傳、宰渠伯糾。魯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下大夫。本公羊傳、石尚。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傳曰。天子之士也。本公羊傳、王人。魯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曰。微者。謂下士也。本公羊傳、凡五等。此言天子公卿大夫士有五等、春秋曰。作三軍。魯襄公十一年、作三

李戴贊曰、一篇綜制大文字、孟子井田、管子內政、周室班爵祿、具於此、

孫鏘曰、即取貴賤富之意

林希逸曰、人數台天時、字字典雅

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傳、三軍、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今為軍置三卿也、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今益以司馬為中卿、蹐王制也、凡四等。此言諸侯卿士有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王人原作子下士同。二十四等。合天子諸侯言、祿等有原作八誤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才過萬人千人者曰俊。才過千人百人者曰傑。才過百人十人者

曰豪。才過十人豪傑俊英不相凌。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此歷言設官有等、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即前三公大夫、下大夫士下士之五等、三百六十人。總言之也、原本多一三字法天一歲之數。一歲三百六十日、五時色之象也。五行配四時、有青黃赤白黑之色、通佐上中原十字錯卿與下卿而二百四原六字錯十人。天庭之象也。王者法天、故象天、倍諸侯之數也。倍、一倍也、此言天子畿內爵數諸侯之外佐四等。即前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之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四時有六甲、每甲十日、以天干而配地支、共得一百二十日、通佐上原五字錯與

胡續宗曰、自周以東、諸侯軍制固自為政、此即因井田制軍賦之法、蓋周制也

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解見下句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三月而成時。原日字下多一時字、時字錯為大字辰三而成象。辰三、謂日月星、此言諸侯封內爵數、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官亦然。此言諸侯之爵而及五官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口者何。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大國三軍、共十六萬口、分解在下、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見方一里、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中百畝為

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而立口、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百畝而立三口、方里一井也、而二十四口。方里八百畝、八三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十井也、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百。百井也、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千。千井也、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為方里者萬。萬井也、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謂將二十四萬三分之、而除其八萬、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婁圈臺沼椽采。此除去者、

王鄭樓曰案史叙刑法志參錯此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里而得井百、六十六个十里、應得井六
千六百、每千井二萬四千口、六千六百井、應得一十五萬八千四百口。與方里六
十六。方里一井六十六个、方里應六十六井、每一井二十四口、六十六井、應得一千五百
八十四口、定率得十六萬口。上共一十五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口、前謂大國
十六萬口、少一十六口、所謂率得也、三分之。三軍三分、則各五萬三千
三百三十口。爲大口軍三。前所謂立口軍三也、此公侯也。
上言制口之法、首舉公侯口軍以爲例、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六十六。方百
里六十六、應得井六萬六千、每一萬井、二十四萬口、六萬六千井、應得一千五百八十四萬口、

與方十里者六十六。方十里六十六、應得井十五萬八千四百口、定
率得千六百萬口。上共千五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口、少一千六百口、所謂
率得也、九分之。九京口軍、作九人分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
七百七十七口。合上千六百萬、少未半口、爲京口軍九。三京
口軍以奉王家。除三剩六、所謂天子六軍也、故天子立一后。
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尚書大傳云、天子三
公、司徒、司馬、司空、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

沈鼎新曰自天子而下國由大而漸小則人由多而漸寡然準以祿人之差耳

盧順之曰立大國次國小國亦因田爲次第

十一下卿。此上下卿、別爲卿也、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
士。亦別爲元士下士、此言天子王后置一太傅太母。襄三十年、伯姬
卒、註、后夫人選一老大夫爲傳、一老大夫妻爲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
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此言王后世子一人。太傅少
原作三非傳。三率三少。此言世子、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
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此言天子之士宿衛、王后御
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
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此言王后御衛、世子
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此言世子士衛、王侯傅。上

下史五人。三伯。原作百非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
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
三率三少。史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
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
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
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此言公傅卿士等、各有史臣、以上言天子口軍而
及百官、故公侯方百。原作伯非里。三分除其一。得定田
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
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此段俱註在前、而立大國

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食(原作今誤)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此言公侯)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此言公侯夫人)世子一上傅丞(此言公侯世子恐有闕文)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此言公侯之士宿衛)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

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此言公侯夫人御衛)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此言公侯卿傳大夫士等各有史臣)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以上言公侯口軍而及各官)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此句疑衍文、下文計口不本此)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四十六(應得四千六百井、計一十一萬四百口、原本作二十八、與天子大國扣算不合)與方里者六十六(應得一千五百八十四口、原本多個十字)定率得十一

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口(原本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亦與天子大國扣算不合)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食(原作今非)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此言伯)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卿人各有師保(此言伯夫人)世子一下士(一作上下)傅(此言伯世子、恐有闕文)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士之數(此言伯之士宿衛)夫人御

衛者上下士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此言伯夫人御衛)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言伯卿傳大夫士等各有史臣、以上言伯口軍而及各官)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此句亦疑衍文、下文計口不本此)三分除其一得定田(原缺此八字、照上一例補之)爲方十里者三十三(應得三千三百井、計七萬九千二百口、原本作六十六、與公侯相等、公侯百里、方十里者

顧充曰以上說周爵五等又并言春秋三等用筆閒

六十六子男五十里方十里者止應三十三、定率得七萬九千二百
口。原本作四萬口、與上原本方十里六十六、扣筭又不合、且地有公侯之半、口亦應有公侯之半、俱恐有錯、照公侯之口扣筭改之、爲小國口軍三。周制天子六軍、諸侯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伯子男俱云口軍三、與周制互異、而立小國一
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
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
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食
原作今非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
石。此言子男夫人一傅母。原作氏非三伯。三丞。世婦。左右

婦。三良人。二卿。人各有師保。此言子男夫人世子一上
下傅。此言子男世子、恐有闕文、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
下卿六人。此言子男之士宿衛、疑有闕文、夫人原闕此二字、照前補之御
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
人。二卿御各五人。此言子男夫人御衛世子上傅。上下史
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史各五
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二人。此言子男卿傅
大夫士等、各有史臣、以上言子男口軍及百官、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
男爲一等。周爵有五等春秋止三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

王爲曰自始至終以井田爲經周室頌詩爲緯古今絕大鴻篇

里。三三而九。此句亦疑衍文、下文計口不本此、三分而除其一
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以公侯六十六核之、止應二十、其六十錯、定
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既有田方十里者六十、何止一萬餘口、其數又
錯、爲口軍原作師非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
一。原作丞錯丞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食
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
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
其數。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此三字錯、不可解、以
上言附庸之稱字者、稱名人原作善錯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

半九半二字誤、三分除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三字亦錯、
定率得七千二百口、此亦有錯、一世子宰食二百石。
以上言附庸之稱名人者、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句不解、三分除
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
三千六百口。此三句、以天子公侯核之不錯、一世子宰食原作今錯
百石。史五人。宗婦士原作仕錯宿衛世子臣、以上言附庸之
稱氏者、此下疑有闕文、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

李靈陽曰仲舒學術醇正其論仁義禮智皆得孔孟正脈

薛應旂曰按晉靈殺之事

知仁不愛我而愛人正以自愛

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施也）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上仁義並言下分言）昔者晉靈公殺膳宰

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魯宣公二年晉靈公因熊蹯不熟以斗擊殺膳宰處乎臺上引彈而彈大夫觀其避彈以為樂也）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巂得無大之之辭自為追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公羊曰侈也註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也公意大其弗及若得則不愛人不大也追而弗及善其恤遠也莊公三十年公次于郎公羊曰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時齊兵已加紀矣莊公十八年追戎于濟西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夫救害而先（原作發非）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

宗臣曰說愛處窮原

按言仁而及智即下篇必仁且智之意

孫鑛曰獨身二字甚凛

薛應旂曰按楚靈闔廬滋

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此知以行仁易繫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即下愛及四夷及諸侯）近而愈不肖者（即下愛及封內及旁側及獨身）

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一作人）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魯僖公十九年書梁亡公羊傳未有伐者自亡也）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上言仁下言義）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魯莊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楚靈執招放之於越蔡世子

孑之事知義正我而不在正人則無人不正

子般、弒其君固而自立、莊十一年、楚靈誘般而殺之於申、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魯僖公四年、陳入袁濤塗、教齊桓東服東夷、大陷於沛澤之中、怒而執濤塗、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楚圖陳蔡而滅其國、非討賊也、齊假陳道而伐楚、師不正而執人、非伯討也、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以義原作非辭。以其身不正也。魯定公四年、楚伐蔡、蔡昭侯求救於吳、伍子胥欲報父仇、勸吳爲蔡興師、敗楚師于柏舉、公羊曰、父受誅、子復仇、推及之道也、又闔廬嘗使專諸刺僚而自立、其身不正也、所云正陳蔡之難、按哀公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乃夫差十一年事、非闔廬也、陳字疑衍文、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以

袁黄曰別出宜字以合義

原作有非義。其身正也。趨利而也。魯宣公十五年、晉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離乎夷狄而未能合乎中國、所謂無所能正也、潞子不死社稷而比中國、書爵、予之也、潞子無取滅之道、其身正也、晉利潞氏之土而滅之、所謂趨利也、原本云、一本無趨利而也四字、是未詳悉春秋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責也諸人。我有之而誹一作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得宜在我者。謂己非處、無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爲言我也。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原作自非爲。

莫延韓曰內治外治語是直旗攏鼓

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上言義、下兼言仁義、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正原作義非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原作祉非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

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小雅緜蠻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風伐檀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列國弗舉。在我魯也書而誹一作非之。本公羊隱公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傳、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諱、小惡書、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治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論語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

沈鼎新曰自治治人數語意須善會

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實也）稱人之惡謂之賊（害也）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刻也）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辟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

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思（原作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甘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美（原作義非）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原作財）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獧（即狷字猶急也）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

李安陽曰說仁如春旭和物

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其質愚者不可與利器論（論語）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慎也）翕（和也）不爭好惡敦倫（有次序條理）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

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一作倫非）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正（原作適）故能平易和理而無事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謀也）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順也）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湯武以征誅而得天下救民於水火之中非如春秋之戰伐故特舉湯武言之）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事

李象賢曰說災如鏡照妖

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敢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以上言知者先規而後為所規得如湯武福及子孫所規失則至於亡國故知者見之於早而慎其所為下言天有災異欲人之先知也

田汝成曰天心仁愛無極存人善承

其大畧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周頌我將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觀於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法猶事也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為不善而屢極且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孔子莊王二語出處未詳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謂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災異非國家之祥人所惡見者公豈矯情異俗反以有災為幸益以春秋之君不能無過有過必有災有災而不知儆則積而為異至於滅亡所以教人不必惡災幸其尚為災而未至於異也恐懼修省轉禍為福豈非幸歟此公立言之意也

王維楨曰二語說至下面議論皆從此發

春秋繁露卷九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體莫貴於心，心之養以義，故命題曰身之養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

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也。（原憲正冠纓絕，捉衿肘見，納履踵決，不以貧爲病。曾參十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歌聲出金石，魯君致邑而不受。閔損居德行之科，不仕大夫之家。）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一作民）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原作中非）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

張榜曰提出聖人大開生面

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錯即金刀）以示嬰兒（原作而錯），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即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周頌敬之篇）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

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詩意言群臣示我以德行，此言先王示民以顯德，民樂而自化，斷章取義也。）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復字疑誤）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憯（音慘，痛也）以必正之，直殘

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能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睪（音澤）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王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後二十二年越滅吳）率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

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

程伊川曰正誼四語仲舒所以度越諸子㨿史緯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於復之六四亦然與此互異備録之

孫鑛曰識破重圍

王宇曰秉禮便是至德

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碔砆（原作珷玞）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謂爲萬物之祖）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天陽也陽主明）衆知類也（日出而衆類昭）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地陰也陰主晦）星月（原本日字恐錯）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君父夫天道也臣子婦地道也）大禮之終也（處君父之喪）臣子三年（原子字錯）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謂臣也）必稱先人（謂子也）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此即元年春王正月之義月正月也時春也君王也天體元也）天之所棄天子

孫鏘曰主意
沈維鐈曰以
後俱以德序
極正快

孫鏘曰受命
一句綰合上
下
沈鼎新曰尊
親爲及關於
德甚大而親
親之大故春
秋慎予奪

弗祐，桀紂是也。夏桀商紂殄絕天命雖爲天子天弗祐之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魯昭公十一年冬楚滅蔡執世子有以歸公羊曰不君靈公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註靈公坐弒父誅父誅子絕也成公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逢丑代齊頃公當左而佚頃公晉郤克曰欺三軍者法斬於是斬丑父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魯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公羊曰不與念母也桓公薨於齊夫人與弒焉哀公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曰靈公逐蒯聵而立輒則聵可拒以王父命辭父命也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拱原作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

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置，易姓而子之。嘉原讓字恐非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逃之荊蠻荊蠻即吳地伯邑考文王長子之群心貳，自引而激去也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武王也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吳魯同姓也。吳泰伯之後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魯成

公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公羊曰殊會外吳也內諸夏而外夷狄按鍾離之會稱諸大夫不言君以魯大夫會諸大夫而會吳所謂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也鍾離楚邑鷄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魯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鷄父楚邑至於莒莒字疑衍文上下俱說吳與莒無涉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魯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所謂變而反道稱曰子爵而不殊也黃池衛地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魯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及諸侯伐楚盟于召陵

公羊曰喜服楚也與桓公爲主序績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東伐魯也無經文紀鄭與魯戮力而敗原作報錯之。後其日。原作已錯以魯不得遍避。不得勝也特原缺特字紀侯與鄭厲公也。魯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曰曷爲後日特外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變原作背中國。不得與夷狄之過。原作避錯禮楚莊也。魯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初楚莊與鄭襄平既而晉師之救鄭者至請戰晉師大敗楚還師而佚晉寇公羊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邢衛魯之同姓也。

峯坤曰、議論正大、於親不阿、於勢不屈、衰周一綫從陽、得此而春和景明矣

胥陰曰、德先親親、始能法祖先

狄人滅之。魯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僖公元年、邢遷于夷儀、閔公二年、狄入衛、衛懿公爲狄滅、立戴公廬于曹、其年卒、文公立、徙居楚丘、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僖公元年、齊桓公城邢、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公羊傳、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當其如此也。惟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受命始自文王、四時等也。而春最先。春爲歲首、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正者月之始、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定哀多微詞、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內音納之。爲其與我同姓也。魯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善道、吳地、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衛魯吳俱姬姓、吳俱夷狄也。戚原作指非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魯襄公五年、公會晉宋陳衛鄭曹莒滕薛齊吳于戚、戚、衛地、初晉使魯衛往會吳、至此而吳來會諸侯、詳註前、滅國十五繁露言滅國、前俱是五十二、此作十五、當是五十有餘。獨先諸夏。魯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國、公羊曰、疾始滅也、魯、原作曹非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魯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公羊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公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公羊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

朱養純曰、推到剔聘、若火星迸濺

與我同姓兄弟也。魯僖公二十年、郜子來朝、文公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俱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魯襄公二十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穀梁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本字疑誤祖而忘先也。魯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燬、文公名、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原本先字下、註或有母字、按此處疑有闕文、甲戌已丑陳侯鮑卒。魯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是以二日卒也、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魯僖公十六年耳聞而原作其非記。謂隕石目見而書。謂六鷁或徐或察。原作蔡非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目見耳聞、非濫序也、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魯隱公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蔑、公羊曰、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漸進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弑。原作殺非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魯襄公七年、公會晉宋陳衛曹莒邾于鄬、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卒于操、公羊傳、大夫弑也、大夫欲會楚、鄭伯不可、遂弑之、不言弑、爲中國諱也、其言如會、致其意也、髠原、鄭僖公名、潞子離狄而歸黨。善也以得上。合乎中國、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

其意、善也、魯宣公十五年、晉滅潞氏、以潞子歸、公羊謂其離乎夷狄、稱子、善之也、包來左作浮來首戴首戴左作首止洮洮原作池非踐土、與鄫鄫原作操非之會。陳侯去我。謂之逃歸。鄫之會鄭去而又又原作不非來。謂之乞盟。首戴之盟、及洮之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踐土之盟、莒人不疑我。貶而稱人。包來之盟、魯隱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羊曰、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謂莒從公盟、非公從莒也、僖公五年、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戴、時周王欲易世子、齊桓公會世子于首戴、以定其位、鄭文公逃歸不盟、八年洮之盟、鄭文公乞盟、恐不得與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天王下勞晉侯、以晉文公城濮之戰勝楚、遂主夏盟、陳穆公後至、書曰如會、襄公七年、鄫之會、陳哀公去我、書曰逃歸、諸侯朝魯者

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曰、兼言之何、微國也、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魯桓公六年、寔來、公羊傳、寔來、猶是人來也、謂州公也、化我、慢我也、州公過魯不朝、是慢我也、故不書其爵、而書曰寔來、吳楚二國。先聘我者見賢。魯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楚書子、椒、札書名、俱賢之也、曲棘與鞌之戰。先憂我者見尊。魯成公二年、魯四卿、晉衛大夫、曹公子、及齊侯戰」于鞌、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時成公初立、主幼國危、曹來合戰、故云憂內、昭公十二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公羊曰、曲棘、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註、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憂欲納之、至曲棘而卒、

袁青曰、先以天象形容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愼至容。即下象字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地字衍文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即北辰、北斗。恒星。列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謂心也、二十六星。伐謂參伐也、伐在參旁、與參連體、爲六星、十六星。北斗七星。恒星九列。原作辭錯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

共一本。龜千載而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國原作失非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吉凶不以其行。天之度數有星茀彌離也於東方大原作泰非辰。此合魯昭公十七年、哀公十三年、言有彗星見於東方大辰、註前、北斗入。魯文公十四年、孛星入於北斗、恒星不見。魯莊公七年夏、註後、地震。梁山沙鹿崩。地震、春秋有五、魯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成公五年、梁山崩、俱詳卷四祭紂篇、宋衛陳鄭災。魯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公羊曰、何以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王

公大夫簒弒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指日月食至簒弒等）、而（原作不非）言衆星之弗入（註前）霣雨（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恒星、列星也、如雨者、非雨也、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原隰之襲崩（即前沙鹿崩、公羊傳、沙鹿者、河上之邑也、崩、襲邑也、註、陷入地中也）、一國之小民死亡（言有災之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草木變異、不與焉）、惟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如梁山沙鹿之類、言有災異、必有應驗）、君將不言臣（君將不言率師）、臣不言師（將尊師衆、稱某師、師二句見魯隱公五年衛師入盛公羊傳）、王夷君獲、不言師敗（魯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君獲不言師敗、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楚敗不稱師、王夷也、註、夷、傷也、俱見公羊、以君王重於師、故不言敗、不言師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自（原作白非）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原作責非）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魯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

茅坤曰、俱有安頓、俱有次第、無一空闕懈怠處

顧充曰、爲君父受罪、其微意

眞德秀曰、俊朗

徐渭曰、愈推愈凜

春秋者（言作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爲齊所挾）、不得已、故可直言也（魯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公羊曰、還者善辭、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非師之罪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原作適非）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莫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音晒削也）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此數句贊春秋之文）、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二句未詳、疑是錯簡）、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言會（二國會曰離、二人各執是非、不能決事、魯莊公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所謂離不言會也、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遇于梁丘）、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魯襄昭之後、杞邾滕許等、多書卒書葬）、遠夷之君、內而不外（魯襄公五年、戚之會、吳來會諸侯、敘於鄫上、以其同姓而內之也）、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魯（原作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人名）、鼻我（人名）、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名（原作明非）、隱桓親

春秋之先人也。(邾婁、魯附庸國、魯隱公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所謂以近而得顯名親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魯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公羊曰、何以不日、遠也、)於稷之會不言日。其亂(辭通)以通外也。(魯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時宋華督弒殤公、公爲賂、故立華氏、明斥其惡、言成宋亂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魯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吳本姬姓、亦可稱內、)

春秋繁露卷十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大理、猶大道也、首章、言名號爲大道第一義、)録其首章(原作意非)之意。(原作章非)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原作之非)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此言名號本天地、)古之聖人。謞(音孝大嘷也)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此言名號不可不深觀、)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宜視天爲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斥(原作所非)候奉之天子也。(原作

王繼楨曰春秋辨物之理

沈鼎新曰號一而名散故有凡詳畧目之殊

（者非）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原作天非）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瞑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此言天子諸侯大夫士民之號瞑也者錯簡號其大全下改入此）且（原作丑非）五號自讚（稱也）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此言號畧而名詳起下享饗之名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音飼物始生而食之）夏曰礿（音藥祭品鮮薄也）秋曰嘗（嘗新穀也）冬曰烝（進品物也）

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畋通取禽獸也）田之散名春蒐（聚人衆也）夏苗（爲苗除害也）秋獮（殺也順殺氣也）冬狩（圍守也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原作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意義未合恐錯）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道德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理也原作迹小雅正月文）此之謂也（此因田祭而言天人之理以見名號本天地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猶言五名義）皇科方科厈（音漢岸同）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厈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厈運周徧德不能厈運周徧則美不能黄（乾文言君子黄中通理又曰美在其中）美不能黄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可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此言王號有五義不備不成其爲王）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

以正名毫不苟擧其文法亦應乎珠聯

原科權科温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原缺此句今按上補之）君者權也君者温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此言君號有五義不備不全其爲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

陳仁錫曰名以眞物奇甚

穆文熙曰即生之謂性

宗臣曰辨理正名頂門針

張楠曰超超玄箸

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物（原作讖錯）有黮黮（黑也）者各反其眞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此言名以眞爲貴）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音闌誣也）耳（此言得名之實是非不能誣以下由名而推及性之名至末皆論性）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

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此言性之名不離於質是以氣質之性言故謂性未善與孟子之言性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各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魯僖公十六年）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此言聖人謹於正名）栣（榣也原註疑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

陳仁錫曰妙論

王維楨曰二意醒

陳仁錫曰天主生人主成成之者性先人分內事

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此言心栣衆惡以受氣本惡人性有貪有仁猶天之有陰陽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此言天尚禁陰人當法天而禁情欲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知天性不乘（平聲）於教終不能栣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此言性以未教之時言）何據

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原作美非）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此言人繼天而成於外則性未全善在內爲天性在外爲人事在性外則待人以成其善）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爲號以瞑（原作貿錯）言者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

王世貞曰吞今孔孟辨駁性善發源崑崙

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此言性未善故民號爲瞑猶目有可見之質覺則見瞑則瞑）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此又以繭卵比性絲雛比善言非生而即善也）天生民有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謂不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君父夫）五紀（即五倫）通八端（謂仁義禮知合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此言性或曰善或曰未善孟子所言之善乃聖人之善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

劉辰翁曰語極精神

茅坤曰上下比勘議解挺然

張榜曰隨名號以入理篇意明了

正朝夕者視北辰（北辰北極也周禮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以春秋之世言）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此緣上善於禽獸及聖人之善反覆言性未善與孟子之言性善異乃高視善以善爲非聖人不能當）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此將善與性析言之夾出一教字質是性之體善是性之用質必待教而後善）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也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性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

與仁陽同故曰天不言使

入豫其意

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此言因號以入其理則善恭所生之性情俱暝是以聖人不言性善扶性善之說始自孟子孔子曰性相近也廣川公宗孔子故云有異於孟天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原作伏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眞天此合性與善言之教而後善前盡言此實言上上知也下下愚也惟從其中而立教之名則天眞見焉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

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案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原作可任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吾言也此言王者承天立教以性原未善如已善何待王者哉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聖賢此世長古之所誤出也非

此篇意義詞句俱與前篇同而機杼不同

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結出春秋大義歸善於教則人知勉於善不得委其責於性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原作善非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原作之非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

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此言謂性已善不順爲政之道未教之時性有善質而未可謂善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

性皆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此言性不可謂善、故孔子不言性善、聖以善之名難當、孟子之謂性善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此即論語性相近二節之意、中民之性、指相近者而言、聖人斗筲、不可以名性、一則上智不待於教、一則下愚教不能施、惟中民待教而善、此段詞句較前更明）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伏（原作復、非）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綰字疑誤）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

非質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誨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原作樸、錯）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此辨性之名、言性必待於教而後善、如米之出粟、玉之出璞、人何不通於類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眞其義也。眞

歸有光曰要見取東野人取金贍足之意

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此言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名、性者質、善者教、無質則教不能化、無教則質不能善、故曰性未善）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

（原作士、錯）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奉（原爲字、恐錯）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爲言。猶諸候斥候而服（原作侯、非）事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考漢志無此地名、河間國有樂城縣、或廣川公曾居此、然非溫城、姑闕疑、）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

楊慎曰發天經地義得未曾有之秘

劉辰翁曰名一歸於天情文兼厚

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以造化生成之五行言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天之五行、人奉而行之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父授子受、如天時五行相生、故曰天之經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降原作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有至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惟土代終、而不分天功。如子代父勞、而不敢言勞。故曰地之義王曰、善哉。

李夢陽曰宮甘黃是聲味色之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忠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悅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悅矣。故曰行思原作意錯可樂。容止可觀。語出孝經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王世貞曰出語兵奇仲舒傾倒詞場皆類此

眞德秀曰此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仲舒之學所以爲純

劉辰翁曰根前答字信天時帝治無二

春秋繁露卷十一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爲人者天地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此言人本於天）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此承天爲人曾祖父而言）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此承上類天而言）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此言人主答天而忠其愛，則國長治）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引孝經語）此之謂也。

傳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此言民有順逆由君命之有順逆也）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書呂刑篇）此之謂也。傳曰：教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慈愛；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此言聖人之教有三，以民不恃威使而在教化也）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教以孝也；必有先，教以弟也。（數語俱引孝經）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亦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此言君民一體，上以德感，下以善應）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語出孝經）此之謂也。

吳國綸曰順逆從君以就此一命可畏

沈一貫曰有教化則順而不逞漢任刑法此足砭之

班固曰仲舒首推陰陽為儒者宗後劉向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此以四時順布之五行言）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五行相生）木居左（東方甲乙木故曰左）金居右（西方庚辛金故曰右）火居前（南方丙丁火故曰前）水居後（北方壬癸水故曰後）土居中央（中央戊己土故曰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此以文王八卦方位之五行言）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此從方位之中推出授受之義）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原作木非此言冬應是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哀（原作克非水不克金下篇有死泥其哀以藏）金而藏（原作喪非冬藏也對上養以陽）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去聲）之為言也猶五行歟（此從方位五行之養藏看出忠臣孝子之行）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

木土火養金死水成所謂因父使子也

黃震曰五行忠孝千古名言

王維楨曰金木水火皆因土故聖人之行貴於忠確論

喪父如水之哀（原作魁非）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即前段意而申言之）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四句結上起下）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此言木火金水各循其序而致其能使人官人亦法天而以其序因其能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此言土為天之股肱不可名以一職兼四時而為功擬之聖人之忠入官之相）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

王世貞曰一篇大旨前後皆此意

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而（原作如非）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順逆之所在知貴賤順逆之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此言天之數十而畢、聖人因天數之止、而知其所始、又知貴賤順逆之所在、則天地之情以著、聖人之寶以出、其所謂寶、即下文隨陽而更起也）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矣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

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聖人（原本闕此二字）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陽施陰受、陽能達而陰不能達）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本（原作未非）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魯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禮不稱主人、既稱宋公是以宋公達也、然此權也、達如不達、故曰不達宋公、爲不稱母而稱宋公母不通也、達陽而不達陰也）以天道制之也（此言天以陽氣長養萬物、物隨陽爲盛衰、是故聖人貴陽而不貴陰、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即昏禮亦達陽而不達陰、制以天道也）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以上視下、則在下者亦爲陽、所謂陽之中相爲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陰（以下視上、則在上者亦爲陰、所謂陰之中相爲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此言陰統於陽）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

黃震曰陰道無成有終仲舒說陰陽深於易者

張榜曰許多筋脉在此句

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此承上昏禮而言陽貴陰賤、發出地道無成之義）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原作而非）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

劉辰翁曰絕大議論

體移易其處。則謂之壬人。（壬人、佞人也、）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此言人之喜怒哀樂、與天之春夏秋冬同。四一氣也、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四氣如人之四肢、不可移易、明王正其情以法天、其生成養喪、乃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

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曰四時之比（比原作非）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偆偆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此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喜樂如春夏

陳仁錫曰尚德緩刑此繁露新語書精神處

孫鑛曰王能以人通天地斯謂三才

悲憂如秋冬、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常（原作當非）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治（原作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此言人主事事如天、天道務德不務刑、刑之不可治世、猶陰之不能成歲、以陽尊而陰卑也、若為政而任刑、是逆天而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惟天之施。因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原作如非）循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此言王字之制、通天地人之道、故王者奉天以出治、其本在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又通）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

王世貞曰默出調字妙

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此言天之大仁化生養成衆以奉人、人受命於天、取天之仁爲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厚而廣大而博惟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義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斯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人原作而非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具原作供非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

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入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原作義錯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此言人受命於天、人道可以參天、天養萬物、有春夏秋冬之用、王者利天下、有好惡喜怒之用、故歲之美惡、以春夏秋冬之時不時、世之治亂、以好惡喜怒之義不義也、可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原作雖非居中央亦歲七原作亡非十

楊慎曰發出忠孝方是天地人貫通之旨何必沾滯地言

二日之王一年三百六十日、五分各得七十二日、土王四季、亦該七十二日、傳於火土火生土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此言土爲義之主、故春秋之法、善則歸君、惡則歸臣、視地之事天而不有其功、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彊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

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此言地與天合、推天之精、以別順逆、辨善惡、陽善爲德、陰惡爲刑、陽行於順、陰行於逆、天以陽爲經、陰爲權、顯經隱權前德後刑、蓋陽爲天之德、陰爲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

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五月一陰始生）（陽居上長養萬物、陰居下不能任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十一月一）（陽復生、陽居下、生氣微、陰居上、空虛無用、）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又備，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因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此言陰陽異氣、陽主實、陰主虛、天好）

（仁而近陽、惡戾而遠陰、故陰夏居下、不得任事、冬居上、置之空處、天之貴陽而賤陰、體而行之、）（則存乎人）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於物。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物。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原作槩非）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此言人主上符造化）（好惡喜怒、則爲天之煖清寒暑、有生殺養閉之功、蓋人主之用情當與妄、上應天而歲有美與

真德秀曰仲舒言天人相與又謂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皆藥石達言

惡、天與人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乃使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此言人主之用情、不可不當所處而出、蓋天之寒暑失時、則爲惡歲、人主之用情不當、則爲亂世、是故用情必當乎義、若

天氣必當乎時、庶情不差而時不過、可以參天、能參乎天、則人主一天也、）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一歲四時）有度而節，（一時三月）變而有常。（周而復始）反而有相奉。（五行不背）微而至遠，踔（高遠也）而至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此言天道）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疑是嚴字）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猶錯行也）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滿末華虛（四字未詳）而貴敦

沈鼎新曰五行能奉而陰陽能因正見二力并功

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此四條、聖人視天而行者其内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禮記、當其可之謂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此言人主之合天以時、而時有義不義之分、喜怒猶寒暑之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再遇、再至也、即夏至冬至、禮記俱曰陰陽爭、此陰陽交會時也、遇於南方者以中夏五月夏至、夏屬火、故曰南方、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十一月冬至、冬屬水、故曰北方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上難者詞、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

茅坤曰忽出匠夫奇特

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喪也此言五行各效力於四時、陰陽則因其所起而相助、太陰雖因水起而助冬、而喪物則在水而非陰、是以與陽相遇於中冬、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禍字疑誤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

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無樂氣亦何以踈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原作會也此承上四氣之功、而言天人同一氣、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

孫鏞曰陽以主歲任德之意也

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此言陰陽之行、其義未詳、）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歟。（此從陰陽之行、親陽踈陰、看出任德遠刑之意、）天之志。常置（原作直非）陰空處。（陰居北、無用之地、）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春夏爲陽、百蟲出、秋冬爲陰、百蟲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春夏草木生、秋冬草木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建子建丑建寅、皆一陽二陽三陽之月、）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此冐下言、）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二句以父子言、）貴者居陽之所盛。賤

者當陽之所衰。（二句以君臣言、）藏者言其不得當（敵也）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藏者、陰也、言陰不得敵陽、）（以陰爲臣子、陽爲君父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原作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此承上親陽踈陰、言陰爲陽之助、天下之昆蟲草木、改正序位、）（幼老貴賤、無不隨陽、以陽貴而陰賤也、尚右非尚陰、尚其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原作服非）也。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伏。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位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夏出長、）入實。（冬入化、）陰出空。（冬出守虛、）入空。（夏入守虛、）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此敘陰陽之位、陽出入俱實、陰出入俱空、以見天之好德不好刑也、）

孫鏞曰宋本諸本皆闕此數句

春秋繁露卷十二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後天八卦方位成言乎艮艮東北也前篇陽氣出於東北南行西轉而北入)陰陽之所別合也(陽以南方爲位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南方爲伏)冬至之後陰俛(俯同)而西入(陰居西東轉而西入俛首下也)陽仰而東出(陽居東北行由東出仰首上也)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

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春夏爲陽)秋冬陽少而陰多(秋冬爲陰)多少無常未常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借入入者損益而出者

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

之相報故其氣相侠而以變化相

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

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靡

其氣　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

按四時木火金水配五行則木火土金水以土配於夏秋之交則五行相生無妨於火也

評鋤曰陽德陰刑天亦若默調

張栴曰說天人合一爲下文張本

茅坤曰即入空出空之說

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長(原作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不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西(原作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漂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此言陰助陽而成歲)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大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大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此言人與天俱有少陰大陰人之用猶乎天)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

許鼎新曰陰氣太行則天閒役運人發殺機故寧少

取以運空喪

劉辰翁曰毋乃支圓裂

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此言天與人同有喜怒哀樂人得其理而用之同天則治異天則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以喜怒該哀樂以寒暑該暖清）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

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大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此有殺然後生義然後仁之意）天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貞下起元也）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此言人主當同乎天任德不任刑其用陰與天一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

李廷機曰切從各一而后各合爲一機亦微矣

袁黃曰析陰陽損益之機盡寒暑在根之妙可謂足躡天根

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故夏至相遇於南方）秋俱北（故冬至相遇於北方）而不同道（春陽出陰入秋陰出陽入）夏交於前（南也）冬交於後（北也）而不同理（夏至陰陽爭死生分冬至陰陽爭諸生蕩）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即春分秋分也）此之謂天之意（此言天道大數相反）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易曰戰乎乾乾居西北言陰陽相薄也）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自西而南而東而北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自東而南而西而北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由東來西故適右）

陽適左（由西來東故適左）適左（原缺此二字照下補之）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右轉者逆左旋者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上寒（陽在下則下暖陰在上則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原作氣誤）而左陽也上所右（陰也）而下所左（陽也）也（此言冬至兼冬三月）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洪通）故爲燒熱（此言

許以忠曰至此又貞下起元

(春分兼春三月)初得大夏之月。(照前疑上有闕文)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由下而上原作夏非)適左由上。(由上而下)上暑而下寒。(陽在上則上暑陰在下則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至兼夏三月)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原作入非)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大(原作下非)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此言秋分兼秋三月亘至歲終)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此言天道不兩起其出入左右並行代理甚其文也)天之道。有一出一

接上言君子貴一下言君子賤二

孫鏘曰賢良策亦云絕異道勿使並進匡一之說

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懸同)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一者一也。是故(原作於非)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此言天之出入休伏任陽不任陰乃尊德而卑刑也而其要在一故開塞起廢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物(原作人非)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原作右非)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

淩鼎新曰春至秋陰氣少而成物見暖多於清

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貳汝心。詩作無貳爾心。大雅大明 知天道者之言也。此言天下事反天道者無成。以人之耳目手不能兩用。止於一者為忠。持二忠者患生。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燠宜作清。篇中言煖清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精原作心。非 而不省薰與漂孰多者。用之不與

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此言不知歲精。用與天戾。勞而無功 是故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漂其原作其非 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原作生非 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漂下霜。出漂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漂之日少少耳。此薰與漂較而漂少 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

顧瓊曰別白未少猶微 王世貞曰霜加物雪加空言造化甚異

呆養陽曰陰壓陽重故水旱變生論自奇卓

功也。少陰與秋收也 而太陰不與冬藏也 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亶與但同 地而已。不逮物也。此言十月之後。物已熟。而漂無用。以見漂少 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大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大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 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此言冬為大陰。萬物告成。而一陽復生於下。亦賴以資化。不識不知。効天所為而已 禹水湯旱。非

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舜典 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而正道益明。此因論歲氣之正。而及世氣之變。言禹湯皆適遭其變。非禹湯之過也。

鄧寵曰合字意與爲人者天地章類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此言物物必有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兼者情意相通也）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

唐順之曰不專不分陰道宜爾

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屛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疏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

眞德秀曰天生巧語

益其（原作而非）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於絕。多而不至於溢。（此承必有合意、言物各具陰陽、陰空虛無用、而有相兼之義、有損益之功、少而不至於絕、多而不至於溢、）

孫云有味

茅坤曰括盡其義

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春夏爲陽、春生夏長、）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虛。（秋冬爲陰、秋收冬藏、）而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原作露非）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收也）之。冬爲痛而喪（藏也）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煖不

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此言陰陽終歲各一出、陽前陰後、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聖人制度取之、三綱求之、厚其德而簡其刑、可以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作寒作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坤卦初爻）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上堅疑誤）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

當勿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勿使人之恐一作而不使故曰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此言天以十數而成生長之功然其氣徐君子法之以遜順使人說而安也是以道同天地變習易俗

闕文第五十四

闕文第五十五

胡琨曰副數可補奇觀惜闕文未晩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原註宋本闕文十五行諸本闕文十六行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臟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暗膚疑誤着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

郎瀚曰諸如燥濕宮商龍馬暑雨之類俟下引天人以明陰陽起應也

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此以水火括同類相動之意水火天地之大用下雜舉之）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

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棘荊楚叢木也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之）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陰陽之氣

盧寶曰已先起之即善召善類惡召惡類闡破世迷

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此同舉雜類相動而見天人一氣）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初（初謂故事）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此明於物以類應因以類動也）故聰明聖神內（原作由非）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

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報字疑誤）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此言惟明聖知其類之所以動人不見其動之形以為自然者非也）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尚書傳謂尚書大傳也此引以

（黄震曰勝本重言於五行旨偏之其益淺矣）

證同類相動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鬬鷄。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按下文齊相行霸以不應誅、殆以兵有妨於農）行霸任兵。侵蔡。蔡潰。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魯僖公四年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

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急恶。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魯定公十二年事）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者。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原本闕曰水勝火四字。照前後文法補之）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亂。（原作神。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諂（同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喜。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弒。（魯昭公十三年）事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過度失禮。（原作大土。錯）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則司農誅之。（此原本闕五字。照前後文補之）故曰木勝土。（此應坐罪司營之人。而曰楚靈王是也。臣無誅君之

禮。殆以楚靈驕奢。有可誅之罪）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害也）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原作率。非）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魯僖公二十八年事）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矜（原作褰。非）不恤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大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大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大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大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

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此言五行相尅、以春秋時事及齊太公事言之、按周禮、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篇中木火土金水、亦換四時而言、惟火司馬、與周禮合、其餘不同、當別有所宗也、然以五行命官之意、未悉、至於齊相所言皆管仲之事、管仲未嘗爲姦、誅得臣者非司馬、以司農誅楚靈王、種種可疑、且五段文法不一例、疑有錯誤缺簡、姑依原本闕疑、再題是五行相勝、當是五段文章、原本闕了水勝火一句、與下言土相連爲一段、孫月峯評本未曾看破、批云四段如紅壁沙板、沈一貫評、四勝語字字鼎鍾、可見前賢看書、亦有未到處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

沈鼎新曰於相勝見五行不宜逞於相生見五行原自順天地綱綱羅心胸

按下篇木性春生故執規而生

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銓五行詞新義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原作問非相勝也。故謂治。謂治天下也逆之則亂。順之則法。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導同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磽原作饒非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菑原作淄非。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按下篇火長夏長故執矩而長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原作生非意。明見成敗。微諫納

按下篇土君之官故執繩而制四方

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隟（古隙字）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按下篇金者殺氣故執矩而伐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原作胥非）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

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按下篇水藏至陰故執衡而藏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曲也）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原作罄非）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原作路非）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猶肫肫也）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

孫鑛曰五以析是勝之義如畫

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按易元亨利貞於時爲春夏秋冬於德爲仁義禮智此言五行相生而以東南中央西北配木火土金水亦按四時而言而以仁爲木是春仁也知爲火是夏知也義爲金是秋義也禮爲水是冬禮也與易又別以中央爲信信統衆善於土爲切又以召公尚仁周公尚知太公尚信子胥尚義孔子尚禮各指其一節言之其詞句載之五行相勝篇覺易明）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故也）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

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爲字恐是譌字之訛譌化也）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婬樂飲酒沉湎（沉於酒也）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則民病疥（月令仲冬民多疥病疵卯）

胻去聲脚脛也

（木之氣泄）搔溫體足胻痛（貌屬木）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渰（地氣薰蒸）羣漉陂（月令仲春毋漉陂池漉竭也）咎及魚蟲則魚不爲（前註）羣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猶正賦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賑（原作振非）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臃（原作癰非）腫，目不明（視屬火），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鷇，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爲，冬鷹（原作應非）不來，梟鴞羣鳴，鳳凰

高翔。

土者夏季，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原作加非）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升用也），仙人降。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恩屬土）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爲，百姓叛去，聖賢散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旄鉞，以誅杖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原作伺非，祠猶治也）兵，入則振旅，以成習之，用（原作因非）於搜（搜蒐通，原作彼非）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飾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言屬金）咳嗽，筋攣，鼻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

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社稷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病流腫，水張，痿痹，孔竅不通（聽屬水），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呴（音句、嗃也、此言五行順逆、以四時相配之五行言、言人君之行、）

應時而順則順、逆則逆、其應時之順逆、即以其時之宜不宜爲順逆、至羽蟲飛禽等亦就各時而言、非以五行之生尅爲順逆也、

治本五行第六十一

（原本作治水五行、按篇中無治水語、水字當是本字之誤）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春木）其氣舒煖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夏火）其氣燥陽（一作傷字）而赤、七（原作也錯）十二日、土用事、（中央土）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秋金）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冬水）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冬而復春）木用事、

王世貞曰、五行復得正、是行

李槃龍曰、的是補燮大經濟

則行柔惠、誕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二句與春同、疑有誤）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禁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illegible]無[illegible]決池隄、（此言人君法五行以出治、而[illegible]焉同、金水二條、與木火不一[illegible]）

范應賓曰、五行有生有尅、甚而有救、至於干則易常亂性、災害如響

茅坤曰、應天恤民、王者之事、以德救之、可補造化矣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龢氏箋註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蚿（馬蚿疑是螺字）雷、蚤行、土干木、（原作水誤）胎夭卵、（原註段卵）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上言木）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傷也）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則地動、（上言火）金干土、（原作木誤）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蟲

不爲、火干土、則大旱、（上言土）水干金、則魚不爲、木干金、則草木再生、火干金、則草木秋榮、土干金、則五穀不成、（上言金）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星墜、金干水、則冬大寒、（上言水、此以配四時之五行言、木爲春、火爲夏、土在夏秋之中、金爲秋、水爲冬、其曰火干木、即月令之春行夏令也、但所言之咎不同、以木而見火、是以火干木、餘倣此、）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

馮頴祖曰五行五事語意多宗凡疇而又兼以音律

一無秋字水，冰，春多雨，此繇役眾，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畢昴為西方白虎之宿，主兵凶，回、變動之意，三覆、或指觜宿而言，亦佐西方參伐為用者，觜係三星，多兵

多寇盜，指為回言有武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宄通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軌，誅有罪，蒐音蒐，按前五行順逆篇，水用事，有大搜索以防姦宄，此當是搜字五日。前篇言五行之變，此云變救，以補前篇未盡之意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註，五聲

合以道化信覺肆暢

按木不曲直金不從革火不炎上水不潤下看篇末發揮其義始明

角為木、故應之以暴風。五行言木、五事言貌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玉篇、五音、商金音也、故應之以霹靂。五行言金、五事言言、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月令、孟夏之月、其音徵、註、徵音屬火、故應之以電。五行言火、五事言視、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月令、孟冬之月、其音羽、註、羽音屬水、故應之以暴雨。五行言水、五事言聽、王者思不能容，睿通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

也。月令、中央土、其音宮、註、宮音屬土、故應之以雷。五行言土、五事言思、此言五行配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法，原作治誤則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原作者誤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深明也、通也、即睿字、書洪範、思曰睿、作此睿字、前漢五行志作此容字、六書正偽、從目取明、從谷取其響、原作容誤、其容者言無所不容。

（此釋五事之義、）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者（原闕者字）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言王者能行五事、而各有其效、）

王者能敬。（原作欲誤）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應上木不曲直、）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音薩、散也、）春失政。則（有闕文）

王者能治。（從作乂、乂治也、）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應上金不從革、）

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改。雷不發。

王者能智。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妊。（原作任、非、）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應上火不炎上、）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

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應上水不潤下、）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此言王者能行五事、則四時之氣得、而五行順應、若四時錯行、則時物異應也、按五行五事、此處亦當有五段、止有四段、土思一段、疑爲闕文、）

劉辰翁曰結搆奇麗若天造地設無不痛快

按主上即大人

唐順之曰合顯闇觀天自不凜而慄

補出聖人之言周密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眯。（眯亦作）慈石取鐵。頸（一作頳一作眞）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借人言十物奇怪、引起禍無奇怪之可畏、起下畏天）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而孔子徒畏（原作惡非）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廢郊禮。

楊慎曰至此意主語亦主

（引孔子之言三畏、而側重天、猶可畏、以見郊禮之不可廢、）郊禮者。聖（原缺聖字）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弗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此承上天殃至闇、言廢郊之吉凶、在不可見之中、勿問其所以為、為之者何過之有、）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與齋氏箋註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序（原作房，非），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始易（原作易始，錯）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此言郊祭之義。盧舜治曰：秦廢祀天之禮，而祀於五時，名曰五帝，至高帝又立黑帝祠，郊祀荒廢久矣，故董子詳言之。）

沈鼎新曰：喪不祭變郊雖不敢廢天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此言郊祭不可廢。）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為越喪而行事。（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又引禮記以証之。）

茅坤曰：此論極精

程頤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天子不可一歲不祭天

陳仁錫曰：入秦一段較暢

夫古之畏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遍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猶勵精也）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曠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此極駁以民貧廢郊之誤，言郊之廢由秦始，出下郊事對篇議論。）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魯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曰：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註：望祭四方羣神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詩作聿）懷多福。（大雅大明）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原作審，非）

陳仁錫曰大關係主德

張榜曰確論

殖至於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原作人非）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此言周郊天而秦不郊天不知天爲百神君先享天乃享地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此言身爲天子不郊天天亦弗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篇）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

王聲評曰詳而有致

吳汝曰春物初生未有以饗以祠爲主夏物未成祭用薄物曰礿秋物漸成薦新曰嘗冬物畢成所進者衆曰蒸

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此承上天弗善意言不郊天則災害生王者能敬天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響應而天下和平矣）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上言祭祖下言郊天）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大雅棫樸）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詩作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

吳德秀曰歷待例正春秋實力非備論經辭

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此篇題名四祭、祭祀也、而下半篇則申明前篇羣臣以民饑不郊天之意、言文王先郊而後伐崇、其時崇國之民、亦方被困也、按棫樸之詩、鄭康成有祭天之說）

郊祀第六十九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上棫樸篇）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文王有聲篇）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此言爲子者不能不事父、爲天子豈可不郊天、申前二篇之意、仍以文王證之、）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熱氣）不殄禋祀、自郊徂宮、（宗廟）上下奠瘞、（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宗、后稷不克、（言后稷不記救此災、）上帝不臨、耗射（詩作斁音妒）下土、寧丁（當也、原作一、非）我躬、（大雅雲漢）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有此災、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

問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譏之、（春秋書郊者九、未有譏、不郊而三望者二、魯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僖三望、公羊曰、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不郊者二、宣公三年、成公七年、）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魯閔公二年夏、吉禘於莊公、公羊曰、何以書、譏、何以譏、譏始不三年也、）不譏喪郊、郊不辟（避同）喪、喪尚不辟、況他物、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

程文煦曰：揭出一天字，直界之纖悉最嚴。

璩同曰：君接天以尊，曰天子；接下以令，曰帝王。皆受命於天以道，受命曰正命。

兩庶物羣生。按後云郊祀九句，此止五句，尚闕四句。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原作祀錯

九句。九句者，陽數也。此引宣王之郊，及春秋之不識郊，以見郊不可廢。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於子也可尊，母之於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謂闇。甚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尊卑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此言天爲萬物之祖，惟德侔天地者爲天子，其次以國邑爲號，甚至無名姓號氏，則天至尊也，可知春秋列序尊卑，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

真德秀曰：深至典理。

黃震曰：此數段斬然可誦。

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此言以地之所出致祭先祖，行其恭敬，可免於罪，則地卑也可知。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謂不當稱魯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諸母之國。指下稱齊仲孫，齊與魯世姻，故曰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魯莊公薨，子般立，慶父使鄧扈樂弑子般而立閔公。慶父奔齊。元年，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父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順也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言慶父不奉天命，棄其天倫，謂之齊仲孫，天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鞌之盟是也。魯成公二年，魯、晉、衛與齊戰于鞌，齊師敗績，頃公佚而免，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難之，國佐不辱君命，盟于袁婁。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非天不原作亦非可。此言人臣受命於君，猶天子受命於天，其尊皆天，即謂之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

緜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宋封殷之後於宋則稱宋公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魯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子不受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而亡魯哀公二年靈公卒晉趙鞅納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伯討也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而聵入於戚所謂不受父命也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魯定公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正國奈何射君之側惡人荀寅士吉曷言叛無君命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

是也魯僖公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公羊曰何以不稱姜氏貶以妾爲妻也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詐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卽上事僖公本以爲妾不奉夫命爲嫡故不言及其夫人從父母辭言用致夫人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此列言不奉順於天者之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

張榜曰歸重到此言詞惟協

角魯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十年五卜郊不從襄公七年三卜郊不從十一年四卜郊不從定公十五年鼷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遇有淺深厚薄以人主言而災有簡甚卽上不從食牛角等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或免牲或免牛或不郊或五月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不可勝言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爲天乎臣弒君子弒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惟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

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原作爲非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魯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公羊傳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聖人之言可不愼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此引聖人之言三畏備言郊之變見天命與大人聖人之言異指同致是以俱可畏也

盧溶治曰漢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未有祀昊天上帝者漢武以求仙觀郊俱

郊祀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姓張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

是去遺佚所仲舒之言應不至此

盧氏曰按魯用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通典引此節皆後世附會其說故禮記多出漢儒

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王制曰角繭栗註如繭如栗犢也宗廟之牛握王制曰角握註握謂長不出膚側手如膚四指也賓客之牛尺王制曰角尺註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養牲室也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

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赤色剛羣公不毛不辨毛色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遜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原作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

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徐中行曰：贄各取類，先王原有深意，發更妥確

春秋繁露卷十六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執贄第七十二

凡贄，天子用暢，(鬯通，音悵。)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註、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鬯、香草，黑黍曰秬。春官典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春官大宗伯、卿執羔，大夫執鴈。)鴈乃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整也)然有行列之治，(疑是次字)故大夫以贄羔乃有

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啼通)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原作詭錯)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匱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惟(原作不非)有玉，至清(原作親非)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

唐順之曰：山則峰峙然，水則潔潔然，不事粉飾，然極流暢之奇觀

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與硜同)過而不濡，(不污不殺，以仁義比，則不磬不爲、亦宜有所，此疑有闕文)視之如庸，展之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四句申上四句)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暢(原作陽非)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共純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中四段從鴈羔玉暢發出所以用贄之意，末以可見其事結之，則知贄不虛設，其各用而行之意亦明)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巃嵸(雲氣蓊鬱)嵓崔，(高下重疊)嵬崔，(高大貌)嶵巍，(險峻不齊)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興，(原作立非)寶藏殖，(原作菹誤)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桴(原作浮非)楫，(原作湒非)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持鐮則艾。生

王世貞曰：描寫境趣，百態橫生。

劉辰翁曰：參之四時，別以五色，木諸神書非借言乃

人立（立字下有缺字）禽獸伏死（伏藏之意）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原作止非）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南山）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有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澗（原作問錯）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潔（原作不非）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礙（原作疑非）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水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原作者錯）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此言山水之功，山以生木言，水以流行言）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祀戶（月令春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月令

（春之數八，註：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曰八。方繒、酒、龍、間相去、小童、池等，其數俱八）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春夏秋並季夏所祀之神，與月令不同，惟冬玄冥相同，其義未詳）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厚切肉）脯（乾肉腊也）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春木青，故蒼色）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小龍長大龍之半，下倣此）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原作取非）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原作其非）猳猪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原作者非）亦置一猳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

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有疑闕文)

夏求雨，合(原缺縣字)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月令，夏祀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臼杵於術，(術，邑中道也)七日。(月令，夏之數七。註，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日、方、繒、酒、龍、間、相去、壯者、池等，其數俱七)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大

赤龍一，(夏火赤，故赤色)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於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原作徒)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月令，中央之數五。註，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以成數言，獨中央以生數言，四時之物，無土不生也，故日、繒、酒、龍、間、相去、丈夫、池等，其數俱五)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祀中霤，(月令，中央土，祀中霤)無興土功，聚巫於市，傷爲之結，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缺三个字)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祀，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中央土黃，故黃色)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缺)中(缺)於

閭外溝，取五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謂少者)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原作牡誤)者，西方沾人，(沾人未詳)北方(疑缺一字)人舞之。(神農求雨一段，殆引古書，然多未詳缺誤)

秋暴巫至九日，(月令，秋之數九。註，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日、方、繒、酒、龍、間、相去、鰥者、池等，其數俱九)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月令，秋祀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相木魚，(未詳)九，玄酒，具清酒膊脯，

楊愼曰一篇兩藏在此結衆

祝齋三日服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秋金白故白色)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缺)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缺二个字)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儛龍(冬日龍潛故舞龍)六日(月令冬之數六註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日方緇酒龍間相去老者其數俱六)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行(月令冬祀行原作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冬水黑故黑色)一長六丈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蝦蟇如春四時及季夏皆五也池當方六尺)

四時皆以水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庚金子水金生水故四時求雨日皆以之四時爲龍

沈鼎新曰求雨開諸陽縱諸陰止雨則反是

則以四時合令之日爲之)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求雨欲藏陽顯陰故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神書(神農求雨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原作繫非)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

(宋本此下闕文數行)

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止雨欲壯陽抑陰故女子不得至市)無詣井蓋之勿令泄(陰氣不泄而雨方止)鼓用牲於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原作牽非)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於社皆壹以辛亥之日(社者陰也鼓者陽也鼓用牲於社所

唐順之曰尊祖尊天是一是二六一天賜作從綱從了祭義

張榜曰天賜九二四轉

以起陰中之陽故以辛亥日也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鬮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亦止(鬮西三句未詳疑有誤字闕文)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美(原作性非)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至(原作性非)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杬實冬上敦實豆實

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麷(一作麷)也夏之所初受也杬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初(原作約錯)故曰礿貴所初礿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天賜新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

楊慎曰爲至

孫鑛曰以察與際釋祭意真確

茅坤曰似箴似銘

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人之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原作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上言君子奉天賜而祭宗廟致敬盡誠下釋祭之義引孔子與詩以爲法)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逮字即下際字之意)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若(原作不非)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

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詩作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小明)正直者得福也不正直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

劉辰翁曰中和混合意味極立天地運化聖人布政總屬此道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引孔子之言以證詩詞、見召陵之盟公羊傳註）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二月春分、八月秋分、）以成二中（五月夏至、十一月冬至、）歲立其中（兩分兩至、俱在一歲之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十一月）用合陰（十月純陰、）而物始動於下（十一月一陽生於下、）南方之中（五月、）用合陽（四月純陽、）而養始美於其上（五月一陰生、陽在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春為東、二月春分、物至春而生、）中春（二月、）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秋為西、八月秋分、物至秋而成、不能成、原本錯簡在下、照上文法改入）中秋（八月、）是也然則天地之美（原本此下有惡不能成四字、惡字衍文、不能成移在上、）在兩和（前註）之處二中（前註）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即前用之無窮、）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二月百物生、由十一月陽動於下、而物始生、）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八月萬物成、乃五月養美於上、而物得其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十一月陽起、不至二月春分、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十一

唐順之曰按慈悲經典此二句包括多少

孫鑛曰盛而後合發陰陽之秘

之所不能成（五月養長、不至八月秋分、不能成、）成於和（八月、）生必和也（二月、）始於中（十一月、）止必中（五月、）也中者天地（原作下、非）之所終始（原缺始字）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此備言天道之中和）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和（原缺和字）天地之美（謂中、）達理（謂和）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詩作敷）政優優（商頌長發）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命極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十一月一陽生、）至南方而盛（四月純陽、）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五月一陰生、）至初（原作中非）冬而盛（十月純陰、）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四月、（原缺四月二字）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五月夏至、十一月冬至、）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十二

陳仁錫曰精理妙語

楊愼曰大議論

徐渭曰惟和故見中然惟中故能和窾窾可細參

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氷裂（原作水烈）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此因天道而言人事。一陰陽男女。其氣則一。）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即四時）業。而必本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原作年非）也。其氣爲（原作於非）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

茅坤曰前云用之不窮此云時用參酌極微

陳仁錫曰精語

湯顯祖曰氣有十害去之則就中

王世貞曰宛轉開闔更在

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日長至。日短至。）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此言天地之經在中與和。而中以和爲要。和乃以中爲制。中和之大用。又皆應時而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中（原作終非）禮而心自（原作目）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即强制）泰（太通）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缺）寒（缺四个字）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鬱也）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悅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情（原作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氣則華而上。（此言天地以時爲功。而物貴迎其氣而養之。君子道至則氣華而上。此以人事言之。）凡氣從心。心。氣之君

何爲一句振醒

沈鼎新曰從心養氣一派名理即齊邵之養虛玉華之寶兒夫嬰之夜半

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註前)氣於中。是故食氷。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猿之壽在引氣、自下而上故曰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原作不非)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應猿諭)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應鶴諭)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爲。適(清淨平和)之而已矣。(此言氣從心發、心平則氣和、仁人所以多壽、又以猿鶴爲喻、言君子體天之氣、養而和之、適其心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家語云、人長者不過八尺、法人之八尺而取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慚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氷泮而殺(音蘸)

許以忠曰愛氣二字中和之祖

徐常吉曰平意淨神穆然養生

散。止。(言昏禮盛於九月、而止於仲春也、)與陰居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至也)盛滿。不交陰陽。(純陽而後陰生、純陰而後陽復、即前北方之中、用合陰、南方之中、用合於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遊。於。房。(謂男女交媾、)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傖(亂貌)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壯(壯盛之男)十日而一遊於房。(註前)中年者倍新壯。(二十日一遊房、)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一遊房、)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一遊房、)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一遊房、)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疏春曠夏、謂男女交媾、樽節禁防、體天地之氣、則無傷也、)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氣盡(原缺盡字)則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一作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

孫鑛曰陰符道德之秘

楊慎曰又複說

孫鑛曰呼吸精和逍遙一世之上

此言人之養身、當法天地、不盛不交、交媾有數、平意以淨神、神淨則氣多、而養生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無陵、外邪不侵、一德、神也、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憂恤恨者、生之傷也、原作亡非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此申上氣從神成、言能固其神、則氣內充、可以養生、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

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知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意、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按此段上下文氣不枯、應在下篇羣物皆生之下、蓋錯簡也、故天下之君五字、似衍文、凡養生者莫精於氣、即接是故男女體其盛、文理方順、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常也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

李贄曰堅有光質行遠

原作人非也、此言養生莫精於氣、得其所養、則天地之氣在吾身而壽長、不得其養、則壽短、長短由人自取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讐、酬通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者、原作日誤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不久原缺不久二字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不能以後至者予之、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損益也、其自行佚

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不原缺不字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非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原作失誤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即前短長之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此申上壽之長短由人之所受、以人其天之繼、結出循天之道意、

湯顯祖曰：乘泰、厭勝，言五行甚典盡。

按金剋木、火剋金故也。

郭子章曰：偶拈薺、芬二物，已抽鴻造。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箋註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全篇俱從此生議論）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重衣也），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漯（說文本作濕，有作漯），就其和也。衣欲常漂（清涼貌），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平音）以其泰而生，厭（壓也）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申上木生金死），秋之所生不得過夏（申上金生火死），天之數也。（此言人之衣服起居，就其和，不可有過、益。以天地之物乘其泰而厭其勝。）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同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芬以夏成（芬、疑即荼也。爾雅：荼，苦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食也）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甘性煖）。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苦性涼）。天無所言，而意以物（即薺、芬）。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芬成就也（至芬下與至薺不對，疑有闕文）。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食（原作代，非）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此四時之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常（原作當，非）得天地之美，四時之和矣（此言四時之食亦有勝不勝，然各有所宜，惟冬薺、夏芬，天寄其意以告人，君子服其宜，則得天地之美、四時之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察其時之所美（原作冬，非），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群物皆生（此下有而雖不惜其義至為臣者務著其情一段，原本錯簡在此，改入本篇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以夏成芬言）。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百物大枯之時，群物皆死，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以冬成薺言）。其

不可食者益畜之天愍州（中州）華（華夏）之間故生宿麥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此言察時之所異夏食芬冬食薺可以見天意自此物僞死至大可見矣一段錯簡在前篇改入於此文理方順）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也至貴無與倫（原作淪非）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

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腠音湊腠理皮膚之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爲致太平若形氣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恩（原作功誤）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受（原作蒙誤）其功（原作恩誤）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害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

注道昆曰君爲心臣爲體何等關係

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此以心比君五官百骸俱聽從於心猶臣之忠事於君君不可不賢起下爲君法天之美臣不可不忠起下爲臣法地之美）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

殺也爲人君者其法取（原作最非）象於天所以爲尊（原本缺此四字）也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

忘其天臣亂則忘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此言人君法天之美)地卑(原作畢誤)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原作形非)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原作位非)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上(原作貴)也供

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爲忠(原作致養重複誤)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信(原作忠非)也伏節死義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德(原作子非)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而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

袁宏道曰宜行不鬱則有泰而無厭

地者務暴也顯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此言人臣法地之美)(自而難不惜其命至務著其情錯簡在前改入於此於本段上文照應精核且與爲君一段文法畫一)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應節(原作欲忠非)也皆天氣使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原作偏非)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者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此言人之情猶天之氣以見天人一理也)

沈鼎新曰擊和平爲德威之本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此言天道具爲政之理而其序不紊知原作起誤)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

王宗沐曰德威之當無踰春秋

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此言以人合天）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

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此言人主之行當合乎天德如寒暑之應時而出）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此言春秋澂善惡以正褒為褒貶喜怒威德合乎天德）

如天之為第八十

朱養純曰若留滯便非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沈鼎新曰隨時修政且生成互藏正是無滯處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前篇以和德平威釋春夏秋冬必先和然後發德先平然後發威以四時之布化言此云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

待秋冬為逆天地之經以四氣之流行言布化者必應其節流行者不待其候）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謂（原作故非）脫天行穀朽寅（損斥）而秋生麥告除穢（秋霜殺草而無穢除）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除而殺殛（查無此字疑是殘字）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此言陰陽之氣無留滯德刑若待則為逆天地之經如秋殺物而生麥可以見天志）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

蘇輿曰揭出魚水喻理最近最微

澹澹回轉揭無留滯義

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而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原多天子字）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此是天地之經）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原缺）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謂非獨陰陽有殺物之任）亂世之所起亦博。

（即聖人亦因世亂而用殺）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此三句意晦疑有脫文誤字。此言聖人之治效天之生時有殺、殺時有生、）（無有鬱滯、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麗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

范應賓曰觀天志天道斯能長人以配天

通相殽（淆同）饌（饌字衍文）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殽於惡而味敗。此易見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邪正之風。是殽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原作及非）殺化與運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原本缺四字）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詩作忱信也）斯不易。維王。（大雅大明）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明也）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

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闕（下有闕文）（此言天地之氣、若虛而實、人常漸被其中、能觀天之志、察天之道、所行合天、則可配天、）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沈鼎新曰人畢之外謂物話破鬼膽

吳國綸曰出入陰陽方成聖人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易數生於一成於十）書者以十為終（河圖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勝（原作騰非）相助投淖（泥也濡甚曰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地淖水三譬承上文搖蕩而言包舉治亂三譬由淺至深投地言動而不離其處淖則加動矣水則動之至矣言治亂之能變化於人皆有是理）由（一作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眾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殽同淆）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二字衍文）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

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道）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有（原作言誤）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義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原作服非）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不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名義也物也者洪（大也）名也皆（總也）名也而物有私（原作和非）名此物也非彼（原作夫非）物（言萬物各有其名而彼此不易也）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殽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此篇一氣貫注逐層）

（相生無可斷畫處大意人爲天地之最貴下長萬物上參天地人主之治氣搖蕩通天地之化世治則天地之化精世亂則天地之化傷正名辨物好善惡惡參天地之化豈獨得天地之精哉）

茅坤曰得一應萬是至理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原作不非）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搖動也）其本者不能（原作知非）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義（原作利非）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此言聖人見端知本得一而應萬若受亂動本則不能以靜民）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禮（原作無禮誤）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原作精非）也所以安其情也（此言視聽言動一本於禮所以安人之情）變謂之情非（原作雖非）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一作情）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

廖順之曰與物遷從而不失始得謂一

忘乃爲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諫爭二字疑誤）僩（寬大也）靜爲宅以禮義爲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謂不任情）躬寬無爭而不與俗推衆强弗能入（原作人非）蜩蛻濁穢之中含得命（疑是化字）施之理與萬物遷從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此言情本於性至誠不任情以禮義爲道而得化施之理與萬物遷從而不失所謂得一而應萬也）

學貫天人名下固無虛也

雹之根由一語道破只陰陽二字發一篇奇論

春秋繁露附録

漢廣川董仲舒著

崇安後裔天工典齋氏纂

雨雹對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週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

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十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相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

歷叙陰陽之氣至此始點出雹字又以風雨等作襯天花亂墜

又以太平之世無雹作襯

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

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者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

比喻極極

折盡了然

語尤痛快

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繇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繇陽升也其尤著

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熖故知陰不得都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

知常知變洞徹陰陽敞可謂善問公善對矣

孫五琮曰說破春秋大旨

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顧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鍾伯敬曰董論陰陽五行生尅者數矣然亦準洪範意而通之此對識參天表言抉幾先覺風雪雨雹信口印合一氣蒸薄不爽宜乎

敞聞教負墻俛揖而退也

廟殿火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退出天意作主

點古樂字

總一筆遞上季氏入惡孔子之聖確業

以時字作眼入時事

又起一意

提時字一筆雙頂遞下

矣見皋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去其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

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弊而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夫繼二弊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弊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時雖弊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

歸重天意以天意作結一篇骨子

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皋在外者天災外皋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皋當重燔簡皋當輕承天意也

眞西山曰仲舒火災之對附會甚矣尊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驕僭近臣專權豈無道以裁制

之必誅殺而後快哉或仲舒見於武安淮南之幾故激而言此也

論種麥奏

春秋它穀不書至於禾麥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孫月峯曰議事必準春秋而行之此其學問有本源處

阡陌之開實爲井田蠹首

論限民名田疏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仁人之言

歸震川曰。限田一議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議之最善者也。後世祖述其言。以爲治道之本在是者多矣。卒無有能行何也。

是其特立處

千古同慨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何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維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榮榮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

杜尋亘又同誠

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二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陳明卿曰。雖感不遇。卻有貞栗不移。赤石不奪之節。在誰謂士流逐世輪轉哉。

按繁露作膠西王問公對

云云此云易王問其說互異

傳序題跋

董仲舒傳

漢班固撰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

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

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春秋繁露序

宋樓郁撰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

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按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寀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舒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繞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文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界舉其篇名本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不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水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冊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

孫鑛曰責董子恐太刻戾

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新安程大昌泰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

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

按劍之在左一段載今繁露服制像篇大昌何謂今書所無於通典見之可知大昌不徧閱繁露耶其偏見猶擬極矣

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說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聯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而定正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

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緝此書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按禾實於野二句載今繁露郊祀篇金干土四句載今繁露治亂五行篇鶩非鳧數語載今繁露郊祀對篇赤統者幘尚載今繁露三代改制篇何謂讀太平御覽叙古繁露語特多今遂逸不傳則流傳至今之繁露大昌全未見也肆其狂瞽謂正定其非古貽誚千古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　高祖正議先王序文始得寫本於理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各與其言不相關後見尚書公程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說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

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予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弟子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議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年　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予又攝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聯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其余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訪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予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

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襃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猶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予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榘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讐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録本屬　祕閣兄重刻於江右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榘書

〔清〕曹金籀撰

春秋鑽燧四卷

清同治七年吴方伯刻本

石屋書第一種

春秋鑽燧

禑寛博題

同治柔季閏三月
譚氏小石倉重栞

春秋鑽燧序

籀束髮受學始治公羊春秋而於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㮣明其家法及讀穀梁春秋竊歎公羊漢則有胡母生董仲舒何休諸大儒開其端近時則有孔廣森張惠言劉逢祿諸君子窮其奧惟穀梁自漢迄今二千餘年未有發明之者雖范甯之徒采諸家之陳言逞一已之私見其所不知往往雜引公羊家說以足成之不能自闢門戶故其義多蕪淺不足觀每思發其由䌷尋其墜緒以扶千古之絕學閉戶覃思二十餘年久之著有穀梁春秋釋例八卷

穀梁春秋傳徵十二卷自成穀梁一家言不敢剏涉公羊及左氏家說嚴師法也特是七十子之微言大義三傳中各有精華所在亦可以紹聖學而闡經訓不容偏廢也則復取三傳之蘊仿董子繁露例別爲著論若干篇名曰春秋鑽燧或問取名之義則應之曰天以日月照天下昏闇人以火照天下日月所不及之昏闇而天下無逝形日不及則繼之以月月不及則繼之以火火所以濟日月之窮也聖人窮而在下不能助日月以宣其光則假火以緝熙之語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者聖人之火也上自周

王而下及於士庶內自魯公而外及於夷狄曹曹然昧昧然莫不蔽於昏闇而在長夜之中聖人有憂患焉急思所以破其昏闇引至於正大光明之路故作春秋以俟後聖歷千萬年而其道大光彼日月尚有薄蝕火能以繼照之明不絕於天地其斯詞取之不禁用之不竭者乎竊惟學問之道如火之相摩然專力愈深則獲效愈多因以春秋續聖賢授受之薪傳任余朝取暮取而無窮期而深慨夫瞽者之無喻於火之明也然而火不以瞽者之無喻於明而自損其明也特惜炪謀焯見者之無其人耳道光二十有九

年屠維作噩之歲閏四月旣望仁和曹金籀自序

道光己酉閏四月二十六日爲籀五十生辰適是書脫稿承諸君子醵金爲壽不沒綴我之意取鋟諸板仰酬厚貺遭辛酉之劫賊析以供爨薪板旋燬茲復承吳曉颿方伯解囊重付剞劂氏值同治之七年亦在閏四月籀年已六十有九矣自歎學業荒廢徒守此斷簡殘編悠悠沒世不將與艸木同腐耶籀識

春秋鑽燧目錄

卷一

正名

黜周王魯

正妃匹

卷二

朝制象天

制爵

鄭忽

鄭祭仲

夫人歸寧

卷三

母以子氏

尊親諱

三正

喪不數閏

卷四

正始

張三世

刑德攷

書有義

止雨法

春秋鑽燧卷一

仁和曹[illegible]

正名

或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亦聖人之禮書也聖人懼民之入乎刑也而以禮束其身又懼民之出乎禮也而以刑惕其心禮禁於未然刑制於已然出乎禮即入乎刑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是以君子杜漸防微惟恐或即於匪彝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謂此也聖人有德無位而見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深喟夫名之不可以不正

也其謂子路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而又不能操天子賞罰之柄不得已而作春秋以一字定褒貶而名以正名者字也於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國之寶書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因史記之舊文而筆削之而加吾王心焉寧冒萬世僭竊之罪以正天下之不正正天子以正諸侯正諸侯以正大夫正京師以正諸夏正諸夏以正夷狄知天子之不可正則去天稱王矣知諸侯之不可正則去爵稱人矣知大夫之不可正則去族稱名矣知京師之不可正則稱京師爲成周矣知諸夏之不可正則稱衞爲戎矣知夷狄之不可正則稱楚爲荆矣天子去天稱王何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或稱天王或稱天子或稱王同一錫命也而褒貶殊焉矣錫命非正也死而錫命尤非正也春秋譏始錫桓公命錫命之始也故奪天稱王至成公則又譏其緩故雖與天子之名而去其王號惟文公在即位之初較二公爲近正矣故仍以天王與之然而禮聞受命不聞來錫命也三者皆譏特譏有輕重耳諸侯去爵稱

人何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不去爵君之爵而去諸侯之爵者人諸侯正所以人公也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不去諸侯之爵而去楚君之爵者人楚子正所以人諸侯也亦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也至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人者齊侯也桓非受命之伯而爲盟主故人之然則柯之盟鄄之盟洛姑之盟貫之盟寧毋之盟洮之盟牡邱之盟城濮之會檉之會陽穀之會首戴之會葵邱之會鹹之會淮之會卞之會以及會鄟者三盟幽者二夫獨非未受命乎而不去爵君子

曰此春秋之所以譏始也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稱侯而宋稱人者非罪在宋也正罪在晉也人宋亦以人晉授受同罪也大夫去族稱名何隱公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皆去族稱名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始稱公子翬有弒隱之罪去族明其罪之當絕故終隱之世皆貶以見當時諸侯之不能討而桓公則又翬之所立故在桓之世書公子正以見隱所不臣之罪若無駭與柔俠去族者此吾大夫之未命於天子者耳翬爲命大夫與未命者同去族是削

王命以誅之也稱京師爲成周何天王入于成周成周天子之所都也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者大也師者衆也言周天子之不能得衆而大居正也故稱成周使同乎列國之辭也至城成周蓋因天子微弱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亦徒以擁戴爲名耳然則成周宣謝災其無譏乎曰何以知其非譏也周自宣王至定王凡十一世禮親廟五世而毀宣謝者宣王之廟也定王之時猶未毀故天災之以示當毀不毀不毀而天毀之此春秋之所以稱天而誅也稱衛爲戎何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非戎也實衛也不正其

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猶晉伐鮮虞之不稱晉師而稱晉惡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亦以狄稱之也稱楚爲荊何荊敗蔡師于莘荊入蔡荊人來聘春秋凡三見荊者楚也何以不言楚而言荊荊州也荊州之國楚爲大稱荊者正以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也楚之名閔公以前未有聞也至僖公之世始稱楚矣其時齊桓晉文迭興內有伯主不與夷狄而與中國也故春秋之旨重在正名名正則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而天下於以正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天假桓文以伯討之權而禮樂刑罰欲壞而不至遽壞孟

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也是故朝聘會盟禮也放逐執殺刑也聖人皆因其美惡而寓勸懲之意見禮樂征伐之不在天子而在諸侯在諸侯亦猶之在天子也迨定哀之世內無天子外無方伯祿去於公室矣政出於私家矣禮樂刑罰決裂而不可救乃託王於魯以行其賞罰明天子之事已不敢專也故桓文之功足以繼文武春秋之功豈僅足以繼桓文而尤足以繼文武蓋桓文興則王降而伯矣春秋成則由伯而復王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孔子作春秋人存而政舉也則謂之爲聖人之

禮書不亦宜乎

黜周王魯

天下人羣驚詫夫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予聞之而喟曰嗚呼此夏蟲之不可語冰井鼃之不可語海也昔齊仲孫湫來曰魯不棄周禮晉韓宣子來聘曰周禮盡在魯則魯之禮皆周之禮也夫子嘗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謂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其從周之志固自表白於平時今作春秋輒欲黜周王魯其非素志矣豈身爲聖人而顚倒若此哉然

而禮運不云乎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竊歎文武之道盡壞於幽厲平王雖東周之始君而非受命之主又不能復豐鎬之舊繼文武而並興將先王之遺澤凌替一至於斯也有聖人起深慨禮樂之壞於宗周猶幸禮樂之存於宗邦也魯爲周公之後念昔周公成制作以致太平則方策所存賴有徵文攷獻之士爲之補闕拾遺以明其典禮而某也魯人也因得諸國史之記載父老之傳聞采之博而擇之精以成著作之功乃不得已舍周而從魯從魯正所以從周也且西周之變爲東周猶夏之變殷殷之變周也夏殷周易姓更王改制殊號自不待言東周之天下卽西周之天下也衣冠人物皆文武所留貽則子孫之率由猶是祖宗之法制而謂可損益於其間哉然天道无平而不陂无往而不復周之政治教化淪喪盡矣旣無聖天子一道德以同風俗能不惓惓於秉禮之邦以爲王者威福所由寄則予魯以新王之號亦但有其名而不必實有其事又何疑於倍上乎其告子張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明繼夏者殷繼殷者周繼周者魯三王之道若循環也然則春秋之作未始非時運升沈之會也而其中朝聘燕享冠昏喪祭之禮皆一因周制卽其序周天子也生則書王死則書崩可知託王於魯特據魯爲治地非陷魯以僭竊之罪也當時周天子僅亦守府極文雖有尊王之舉亦不過假天子之名以號召諸侯耳厥後吳楚僭號稱王夷狄交中國微魯君孱弱不能興義師以聲討徒留此斷簡殘篇以待儒生之闡發聖人有天子之德無天子之位旣不能仕於周而幸尙仕於魯仕於魯而終不

用於魯退而與諸弟子辨是非覈同異作春秋以告天下後世以魯爲首善之地而授之以天子之事正以避制作之僭顧或者疑之謂魯係侯國詎能風化天下哉不知春秋之旨即詩之旨昔成王分陜而命周公主東召公主西以王者之風繫之周公曰周南以諸侯之風繫之召公曰召南周召皆諸侯之國而何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乎如是而以魯爲化首又奚疑焉慨自大小二雅盡廢而文武之道喪於是降王爲國風而以周召二南冠三百篇之首爲王化之所自春秋以魯繼王迹爲天下張治本胥是道也

且匪特此也夫子不列魯於十五國風而列於三頌以示通三統之微意豈非以周建子商建丑而魯用夏正建寅爲黜周王魯之明證歟

正妃匹

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或曰天子娶十二女諸侯娶九女公羊春秋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言天子諸侯制實皆同故天子諸侯九女也此一說也適夫人一姪一娣共三人右媵一姪一娣三人左媵一姪一娣三人三三而九然攷成公八年經書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九年經書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衞晉齊三國先後來媵公羊傳以爲三國來媵非禮也二國媵則九人三國媵則十二人矣疑天子之禮也故天子有十二女之說董子春秋繁露曰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言天子諸侯制各不同故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也此又一說也天子之制后一位中左右夫人一位姬一位良人一位諸侯之制大國夫人一位左右婦一位姬一位良人一位次國夫人一位左右婦一位良人一位孺子一位小國同凡四等天子不言世夫人諸侯不言世婦者以世夫人世婦未立后與夫人之稱也猶天子諸侯未即位皆稱世子也天子有中左右夫人者三國媵也諸侯有左右婦而缺中婦者二國媵也請以一言斷之曰前之說統乎媵之辭也後之說統

乎妾之辭也媵與妾豈有異乎曰有異左傳曰衞莊公娶於齊曰莊姜又娶於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石碏諫莊公以爲賤妨貴謂州吁賤而桓公貴也何以知其然也桓公之母媵也州吁之母妾也以媵比妻則媵賤矣以媵比妾則媵貴矣故媵貴而妾賤此媵與妾之分也詩召南以小星喻賤妾以三五參昴喻貴妾知妾有貴賤之殊毛傳解實命不同謂命不得同于列位列位本指貴妾言也夫公羊之言則序齒者也董子之言則序爵者也其序爵何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

故天子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益三夫人以下助后以治內三公以下助王以治外者也而周禮但有九嬪世婦女御諸官獨缺三夫人者以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也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言其等差也（昏義及曲禮所云世婦非春秋繁露之世婦也）天子之妃既稱后不稱世夫人諸侯之妃既稱夫人不稱世婦世夫人世婦者世子之妃也故世之云爾然則曷爲后與夫人並得謂之

適世夫人世婦不得謂之適乎古者天子諸侯之世子未即位雖立妃無適名及即位而稱天子之妃曰后稱諸侯之妃曰夫人始有適名矣不稱適避嫌也故世夫人者即后也世婦者即夫人也其中左右夫人即三夫人也左右婦即左右媵也姬也良人也孺子也即姪娣也媵與姪娣非官名故假夫人婦姬良人孺子之名以繼后夫人之後而得備十二女九女之數焉問者曰春秋之制王世子及侯國世子既即位始納女爲后夫人是以左傳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豈凡爲君者未即位不娶必待既即位而始娶哉抑豈先娶妾而後娶適哉答之曰古者天子諸侯皆不再娶所以重妃匹也今春秋王及侯國既即位有納幣逆女之文者此禮之變者也然而厥於古矣或謂即位之時人君年尚幼迨即位而始求昏亦事之所宜有者請復徵之左傳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知桓生之年即惠薨之日而公羊云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目之曰幼君不必問其尚在襁褓與否其爲年幼決然無疑至桓公三年經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其時距惠公薨僅

十有四年耳則桓公未有妃匹而納齊女爲夫人固是正禮又何嫌於再娶之義哉若紀履緰來逆女（隱二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八年）單伯逆王姬（莊元年）公子遂如齊納幣（文二年）逆婦姜于齊（文四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宣元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成八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襄十五年）雖不可知其年之長幼而總之非再娶也惟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有可疑者莊公於桓公之六年生桓公在位十八年至是莊公年已三十七而始言逆女其再娶可知矣然則諸侯再娶實昉於

魯莊公前此未之有也善夫穀梁子之言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言非禮者正斥莊公之再娶也或曰莊公與夫人先私通於齊而後以夫人之禮納之是亦徒有適之名而無適之實者也且天子諸侯異於卿大夫士者天子諸侯爲世子時不先立妃故世子之妻不可謂之適天子諸侯之妻方可謂之適而其子之貴賤亦視其母之貴賤耳如微子爲紂同母兄伯邑考爲武王同母兄微子與伯邑考不得嗣君位而紂與武王得嗣君位者一在未卽位之前而生其母賤

也一在旣卽位之後而生其母貴也故非但異母兄弟有貴賤之殊卽同母兄弟尙有貴賤之殊也春秋於隱代桓立而以隱母爲妾桓母爲適者左氏之義也而公羊穀梁兩家並以隱桓皆爲庶孽無異辭公羊以爲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而何氏傳公羊者且據質家文家雙生之說以別尊卑之微至穀梁則直斥隱之讓桓非正謂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知兩家皆不適桓而庶隱明矣且隱母聲子桓母仲子皆以子氏同爲孟子之媵孟子旣是元妃稱適仲子又安敢冒適之名則仲子與

聲子尊卑等矣今卽兩家之義而論之穀梁之義較優於公羊穀梁家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以妾爲妻非禮也是謂妾子爲君不得尊崇其母故於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不以夫人爲隱母并不以爲桓母而以爲隱妻而於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五年五月考仲子之宮經書仲子不書夫人而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并不以爲桓公之母豈獨與左氏異亦且與公羊異夫人適辭也不稱夫人者明無二適也昔子夏之序詩也其於衞風燕燕之篇曰燕燕莊姜送歸妾

也歸妾孰謂謂桓公之母戴嬀也是時桓公嗣君位已十六年桓弒而母歸子在君位已久其母尙不得稱夫人而直謂之曰妾知名分之不容紊也故妾之一字要卽孔子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之僅存者春秋繼詩而作詩義之所在卽春秋義之所在也子思子之言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者人倫之始而王化之原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毛詩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故欲正天下先正邦國欲正邦國先正

朝廷欲正朝廷先正閨門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也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適庶之間不可以不辨也

春秋鑽燧卷二

仁和曹金籀籑

朝制象天

傳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猶朝也日始出而朝也古者天子諸侯皆二朝在路門之內者曰內朝亦曰燕朝燕朝之堂曰路寢在路門之外者曰外朝亦曰治朝此據路門以定內外也（本鄭仲師周禮注）內朝象天之紫微垣也外朝象天之太微垣也紫微垣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之所人君治事之象也匡衛十二星（石氏十五星西蕃七東蕃八今十六星）諸臣環列之象也左右樞之

間曰閶闔門路門之象也此言內朝也太微垣五帝坐星人君視朝之象也匡衛十二星諸臣環列之象也左右執法之間曰端門天子應門諸侯雉門之象也此言外朝也其三公三星九卿三星內諸侯五星（天官書門內六星諸侯甘氏云內五諸侯五星在九卿西九卿內坐三星在三公北三公內坐三星在謁者東北今無五諸侯五星但有六星疑甘氏所謂諸侯者即天官書所謂三公九卿者也）森然分布於門之左右不亦儼然九棘三槐之象歟諸侯所以五星者何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三公三星數相符也然則九卿何以止三星乎三公自參以九卿三三而九亦太極函三之象也帝坐南一星曰屏所謂

邦君樹塞門也隋志有內屏四星在端門內案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今云內屏四星在揣門內蓋言天子之制耳門屏之間謂之宁卽人君
視朝所宁立處朝廷不屋無堂階故曰朝廷廷之為
言平也謂但有平地耳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
門不得終禮雨霑服失容則廢此朝廷不屋之明證
也視朝之禮君臣皆立於中庭揖而不拜論語過位
位者朝之位也位於文从人立爾雅中庭之左右謂
之位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為公卽立伯姬鼎王格太室卽立宰頹右
寰入門立中庭北鄉龍敦王格廟卽立宰忽入佑龍立中庭案卽立卽卽位也左傳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恭恪孟子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言朝

廷有立無坐也故外朝君立於宁內朝君立於碑曲
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
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扆戶之間謂之扆扆與依通言朝
在庭而覲在堂也覲禮不下堂覲禮行於廟故在堂
也朝何以在庭而覲獨在堂乎特見曰覲旅見曰朝
覲小於朝其儀文簡凡臣見君以北面為敬朝則東
西北三面者六服諸侯畢至地狹有所不容也且以
表四方來歸之義也蓋朝必兼覲禮覲不必兼朝禮
此其大較也帝星旁三星子屬太子庶子之象也後
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后宮之屬后及三夫人

之象也皆在紫微垣垣外為天市垣古者建國之法
前朝後市於此取象焉故曰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其
法天奈何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居其所者言王者深宮密勿端拱無為如北辰
之不移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兩書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非王所也非王所則曷為謂之王所踐土河
陽皆非天子所常居晉侯召而致焉為天子諱召故
王所云爾雖不能居其所而猶以居其所者目之諱
之乎實譏之也而或者曰天市垣及心宿大角星旁
並有帝坐星此離宮之屬為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

所謂泰山之明堂是也時至春秋巡狩之禮久廢踐
土之盟河陽之狩皆晉侯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所為
已非十二年一行之盛典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其
將以追復先王之舊望周天子哉

制爵

董子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
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
秋者主人又曰主天法商而王制爵三等主地法夏
而王制爵五等白虎通義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
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

之義故上就伯也公羊傳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由此觀之則周質從夏而春秋質從殷者也顧春秋何以不從周而從殷乎董子亦謂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招即韶字劉氏逢祿曰武當作舞音近而譌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制字下疑有爵字夫春秋託王於魯特制新王之法以俟從世耳非限魯以僭妄之名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天子之事則非庶人之所敢妄議矣當

是時周之天子既不能操賞罰之柄區區一介儒生欲從而補救之不得不假魯以王之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是也則與魯以天子之權要非實有其事而亦未始非聖人埀教萬世之苦心又何疑於公羊黜周王魯之說乎春秋之從殷爵三等者即乘殷之輅之義也何以知之殷輅三等周輅五等郊特牲大輅先輅次輅此殷制也巾車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此周制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以金輅封同姓以象輅封異姓以革輅封四衛以木輅封蕃國有是四等之差惟玉輅爲王所乘車故不以封蓋周時爵雖列五等而車服制度僅分四等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也殷爵分三等其車服亦止二等當是以先輅封公侯以次輅封伯子男大輅亦不封也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王制殷制也賜樂分公侯與伯子男爲二等則頒輅亦當分爲二等可知古者封爵無誥冊但視所賜何等車何等服而即知爲何等爵也虞書曰車服以庸其斯之謂歟孔子作春秋既黜周而王魯其改制度之微意亦必寓其中然有因者焉有革者焉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夏時殷輅韶舞此其革者也周冕此其因者也董子曰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所謂不易者服周之冕也再而復者乘殷之輅也三

而復者行夏之時也四而復者樂則韶舞也然則春秋從殷爵三等者亦再而復之義也於是知春秋之微言大義夫子已於顏淵爲邦之問發之矣若以春秋之旨惟顏淵能喻之將作春秋之事夫子本屬之顏淵及顏淵既沒夫子追悼顏淵遂因傳道無人乃不得已而自爲之使顏淵而在夫子殆未必作春秋也善夫公羊氏之言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於篇終三致意焉不然獲麟之事與顏淵死何與公羊氏胡爲取而並論之哉

鄭忽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竊探春秋之志而論之曰鄭忽鄭君也何以名失國也禮諸侯失地名殺伯綏鄧侯吾離來朝皆失國之君也書名而復書爵明地雖失而爵尚存也今鄭忽失地稱名何爲特去其爵乎若以其出奔宜譏當如衛侯朔其出也書衛侯朔出奔齊其入也書衛侯朔入于衛即本公侯在喪稱子之例亦當書鄭子忽而書鄭忽者則曷以故不知朔之名惡也穀梁子言之詳矣故君子以此例用於突之出

入而不用於忽之出入以著忽之當得位爲正也然既曰鄭忽矣又曰鄭世子忽何歟忽與突未知其孰爲適孰爲庶也謂之曰世子則忽適而突庶矣稱忽而繫之於鄭者其與陳佗何以別乎陳佗淫獵于蔡無人君之行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者也桓公六年經書蔡人殺陳佗絕之也今鄭忽書法何以亦同乎此春秋之辭窮也辭之窮故不嫌於辭之同春秋所以無達例者其即在此也然同其辭於春秋猶必異其義於詩昔子夏本夫子之旨以序詩其於鄭風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四篇皆曰刺忽也而獨於陳風墓門篇曰刺陳佗也一繫國一不繫國異其辭即異其義因爲之言曰忽世子當立者也故但云刺忽佗殺太子代立者也故直云刺陳佗律有輕重之殊耳得子夏序詩之義然後可以得夫子作春秋之義豈舍詩而能明春秋哉

鄭祭仲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公羊獨嘉美祭仲而穀梁與左傳皆貶責此豈泥於褒則稱字貶則稱名之例乎故習公羊之說者以爲祭氏仲字習穀梁左氏之說者以

爲祭氏仲名案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則仲之稱且美於字何得以爲名哉況左傳明言祭封人仲足又曰祭仲足爲左拒以此例之則足是名而仲必是字矣稱祭仲猶稱孔父稱祭仲足猶稱孔父嘉也然春秋於大夫之非者從無書字之例何獨於鄭之祭仲賢之而書字乎鄭自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其大夫皆命於天子祭仲於春秋得書字者尊王命也然祭仲書字其於春秋貶責之義無所見矣且何以解於以名字定褒貶之說歟不知春秋無達例故美惡不嫌同辭以仲爲名固無害其爲貶以仲爲字亦無

害其爲貶總之春秋一字之貶不在於此卽在於彼如執當例時而春秋書九月者何氏云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夫突之歸誰使之歸耶祭仲也忽之出誰使之出耶祭仲也君子知罪不在突而在祭仲故書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惡仲之奪正也然則春秋貶責祭仲之義已見於九月兩字中不必名矣書字庸何傷所謂壹譏不復譏也後儒有爲之說者曰宋雖强暴必不能滅鄭又焉能出忽而立突乎祭仲以死爭則突必不歸忽必不出突之歸也仲實挈之忽之出也仲實逐之則惡在仲矣本惠士奇春秋說實得穀梁傳死君難臣道也之微旨若公羊以爲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噫祭仲豈能逆料忽之必歸鄭哉雖知復歸之權固操之自己然今日立突明日立忽是祭仲一人而蹈兩易君之罪矣祭仲必不敢出此也公羊徒以忽有復歸之事而强爲之說耳

夫人歸寧

古者諸侯夫人無歸寧之禮有之自魯桓夫人文姜始春秋桓公十有八年經書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此諸侯夫人歸寧之始也夫桓公不能以禮制其夫人猶且同行至齊縱其淫亂無恥甚矣卒之身死名辱爲天下笑其蔑古悖禮獲罪良多君子又深疾其始故書之以示貶然不曰公及夫人而曰公夫人者非恕公之辭也正責公之辭也言及則公主之罪專在公矣不言及則公與夫人並主之罪不專在公矣罪不專在公曷爲若專在公者婦人受制於夫旣不受制而與之偕行是不能齊其家矣家之不齊國將焉治故桓公之罪甚於夫人春秋不言公及夫人者正以見桓公之不能齊家以治國也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曰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曰夫人外公曰夫人之伉可見夫人之目無公也桓公不能制其夫人而反受制於夫人其能免於春秋之貶絕矣乎厥後夫人姜氏會齊侯者三饗齊侯者一如齊師者一如齊者一春秋凡屢書不一書以見夫人之託爲歸寧之辭以自諱其淫亂君子所以甚惡之也至莊公二十七年經書冬杞伯姬來魯之女有踵而行之者則文姜實階之厲而桓公有以使之也公羊

傳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左傳曰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二家皆於此經發例則以歸寧爲非禮可知矣古者夫人不自歸寧若有事使大夫行可也左氏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以大夫寧爲禮則必不以夫人歸寧爲禮夫人之不得歸寧也不已有明證歟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亦主夫人不歸寧之說惟是大夫之妻無事歲一歸宗（據毛詩草蟲傳及何氏公羊解詁）古者大夫不外娶以不踰竟故也然而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猶或譏之豈不以高固之越竟而行事哉於是知夫人之不得歸寧非以歸寧也正以踰竟也是以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可得而泉水之詩作矣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可得而載馳之詩作矣其時已入春秋之世彼二女子尚能以禮自守弗敢踰越徒以思念之切形諸詠歌益見歸寧之非禮而君子之所弗許也顧或者曰父母在則得歸寧父母終則不得歸寧而不然也何氏曰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大故者謂父母之喪也則知既嫁不反乃先王制禮之常經及聞喪而奔此爲變禮也胡春秋時之列國夫人皆欲反乎常而好行其變比比然哉

春秋鑽燧卷三

仁和

母以子氏

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竊嘗援此義以示人曰此孔子之特筆穀梁子之創例也婦人繫乎男子猶陰之繫乎陽也故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天下之通義也禮妾不得體君賤不敵貴也聖人嚴適庶之分通母子之情而於妾子爲君若不稱夫人則恐難乎子若稱夫人則又恐嫌乎

適乃熟思審慮但書其姓與其字使不繫諸夫而繫諸子故以惠公冠仲子之上若曰惠公之母仲子云爾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矣易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其斯之謂歟難者曰成風亦妾母也春秋何以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與此不同乎曰春秋書夫人風氏薨於此經之前書葬我小君成風於此經之後書薨書葬書夫人書小君已成其爲夫人矣故於歸含且賵亦以夫人之常例書之已耳難者又曰仲子不得爲夫人成風何以得爲夫人乎曰予聞諸鄭氏曰魯僖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見鄭氏駁五經異義）哀姜以殺二子之故自知罪重難容於國故出奔邾卒爲齊桓所得殺之而歸其喪於我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氏以絕之明不以爲夫人也不以爲夫人而猶夫人之者臣子辭耳哀姜既得罪於祖宗緣先王之禮不得入宗廟而與昭穆合食時成風之子已爲君魯之人因國君之母而遂尊之爲夫人以配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劉氏以爲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其說是也夫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僖公立之以爲夫人是子而爵母

也有是理乎而或者曰子不得爵命父母妾子爲君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公羊左氏家說）然則成風之爲夫人春秋其許之乎魯之君許之魯之臣許之魯之民許之春秋又安得不許之穀梁子亦云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書小君以成其爲夫人也若仲子則異是既不書薨亦不書葬子在君位未嘗以夫人尊之及至於薨後其孫始爲之赴告爲之立廟故於天子

之歸賵也直書惠公仲子以見特筆焉然後知夫子之於春秋也或仍之或改之必有其義也顧春秋又何以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與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辭無以別乎則謂之曰成風之薨與葬夫子皆因魯史之舊文固未嘗增損其辭矣而其不當爲夫人之義終未有所見也故於秦人歸禭特書僖公成風以明其稱夫人之非正春秋不非其前而顧非其後者亦以成風其子僖公固嘗尊其爲夫人於生前者也非若仲子不書薨葬本無夫人之名可直稱之爲仲子也其實仲子與成風皆妾也

皆不得稱夫人也成風之稱夫人亦順當時臣子之辭而云然爾蓋文與而實不與也彼公羊左氏以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姑無論母以子氏之說不可通且與成風爲莊公之妾僖公之母者書法同而比例異何兩家之矛盾其說若是哉故舍公羊左氏之義而取穀梁

尊親諱

昔子思子述中庸之旨以教人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夫天處至高尊而不親者也地處至不親而不尊者也是以古之王者高天而厚地遠天而邇地尊親之義也穀梁子曰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知尊尊親親義各有所施也孔子魯人也作春秋爲百王法其意若曰尊莫尊於周親莫親於魯周天子之國也尊無有匹故尊之爵父母之國也親莫與倚故親之然則尊之若何謂不稱周王而稱天王此尊之之辭也親之若何謂不稱爵而稱我不稱魯侯而稱公此親之之辭也引而申之則君尊而父親父尊而母親母尊而兄親兄尊而弟親故親不敵尊尊不讓親必先尊而後親也文公升僖公主於閔公之上春秋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以譏其逆祀左傳曰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子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三傳皆以文公爲非禮緣文公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所謂君也曷亦思僖公雖爲閔兄其先固嘗爲閔臣哉尤父之逆其君也春秋不之褒以王事尊於其國君也曼姑之圍戚也春秋

不之貶以王父命尊於其父命也弟兄之誼親親也君臣之誼尊尊也弟不可先兄固已而臣先其君以親親而害尊尊可乎哉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是故閔公尊者也慶父親者也季子賢者也春秋書齊仲孫來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之義也一舉而三得者也其諱之柰何春秋於內戰不言敗與大夫盟不言公恥其辱之甚有所不可言也於尊君之弒不言弒言薨尊君之出奔不言奔言孫痛其禍之烈有所不忍言也此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然則孔父聖人之祖也亦賢者也是聖人之

所尊所親者也宜在當諱之例春秋何以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絕不爲諱使與荀息仇牧一例乎曰春秋爲天下萬世法非一人一家之事也聖人何敢以私意行乎其間哉惟於荀息仇牧稱名孔父稱字用見聖人尊尊親親之微意蓋即因史記之舊文而緣情義以損益之故聖人亦嘗自言述而不作也

問者曰季友殺公子牙慶父殺子般二人之罪惡均也春秋何賢季友而貶慶父曰子般君也慶父殺之是臣弒其君也臣弒其君罪莫大焉以視季友雖有

弒兄之罪逆探其兄先有弒君之心然而從而殺之所不可同日語也況夫牙也者固所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季子親承顧命而執法以行誅何罪之有然猶爲之立後隱其刑而世其祿則又尊尊親親能兩盡其道者矣然則春秋書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其辭何以從同曰春秋爲尊者親者賢者諱亦內大惡諱之義也故美惡不嫌同辭至季子奔陳不書慶父奔齊則書季子之自陳歸也書季子來歸慶父之自齊歸也書齊仲孫來而二人之善惡始見矣案之禮公族有罪必三宥而

置諸法刑于隱焉不翦其類故公族無宮刑今季子之誅牙悉準周禮議親之辟飲之無傑氏即磬于甸人之意也立其後爲叔孫氏即公族無宮刑之意也然則季子之於君臣兄弟之倫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

三正

三王之道若循環故三正之建與天地相終始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誠以三代相繼質文遞嬗雖聖帝明王有莫之能

易者矣三正者何三統也易謂三統天統地統人統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蓋言三統也王者必通三統故帝王易代莫不改正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言三正之本乎三統也三正記在大戴禮中今久佚書據白虎通義所引案文選注及藝文類聚俱引作春秋元命苞改正必以三統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所謂三微之月也然則舍子丑寅三月別無可以改正乎曰然然則秦何以又用亥正乎曰三正迭爲因革皆一定之理不容人意爲之也所謂受之於天非受之於人也秦不由

先王之道此秦之所以驟亡也使後王皆以秦爲法則十二月皆可以爲正勢必至四時拂經五行汨敘而後已故帝王改正以三爲斷春秋皆書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餘月不言王者古未嘗以爲正也夏以十三月爲正用人統殷以十二月爲正用地統周以十一月爲正用天統周而復始窮則反本孔子受命制作以春秋繼三王之後則春秋宜用夏正矣故於其始也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明三正之並用於其卒也大書十有三年春西狩獲麟明周之春實爲夏之冬終其一歲之事而絕筆焉此改建子

爲建寅之明證也說者謂改正始於殷孔安國以爲改正自湯始夏以前皆用人正無三正之名也然甘誓云怠棄三正詩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鄭氏康成亦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則三正之名自古有之非始於殷矣夫三王異禮五帝殊樂質文損益不相沿襲是故有五帝之德以配五行有三王之統以配三才惟配五行故五帝之德順行者也惟配三才故三王之統逆行者也皇氏云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順行故不言土木金火水

而言水木火土金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並引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又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李善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說同不知五帝之德本取五行相生之序當從明堂月令爲正大戴禮白虎通論五帝皆不數少皞亦非逆行故不言子丑寅而言寅丑子五德各配五色而三統獨配三色其配五色奈何謂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故五也其配三色奈何謂十一月萬物微有根株其色赤十二月萬物始有萌芽其色白十三月萬物已有莩甲其色黑故三也鄭氏尚書注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亦以三正配三色通三統之說公羊家嘗言之殼

梁家亦嘗言之顧何以近儒乃謂穀梁子不傳通三統之大旨乎（武進劉逢祿注公羊傳有此說）則且徵之劉中壘之言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見漢書楚元王傳）又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故三王術如循環（見說苑修文篇）劉傳穀梁者也而謂穀梁子不傳通三統之大旨得乎且彼亦嘗引孔子之言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亦見說苑修文篇）夫文王以三分有二之天下服事殷者也猶是殷臣也則文王用殷正矣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者也固是周君也則武王用周正矣周公封於魯者也雖爲周臣而實魯君也春秋既託王於魯則魯用夏正必歸美於周公孔子之爲是說也豈非以春秋爲通三統之明證歟故刪詩次魯頌於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者亦此意也

喪不數閏

喪之不數閏者期三年之喪是也喪之數閏者九月以下之喪是也何也期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當以年計也故不數閏九月以下之喪服之輕者也當以月計也故數閏穀梁子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附月之餘日也者以六日七分之餘積日而成月也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也春秋哀公六年經書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曰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方景公之沒也羣公子皆出奔篡弒之禍遂起國尚可問耶喪事亦不能盡禮故及期而服除（公羊哀公六年傳除景公之喪何注期而小祥服除服期者除案臣爲君服亦三年注得小祥除服乎且傳明言除喪知爲三年喪畢也何注非是）君子傷之故云爾也然則何以不於除景公喪書之而於葬齊景公書之乎曰書除喪春秋無此例也且景公之喪雖除而尚未吉禘故不於彼乎書而於此乎書也不然如閔公二年例

書吉禘于莊公可也蓋葬未及五月固爲非正而非正之故不繫乎閏月也則知書閏月葬者正爲景公之喪以閏數也而何氏邵公乃據襄公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之文謂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遂以爲葬書閏而得以閏數卒不書閏而不得以閏數抑似景公之葬書閏月者春秋本無譏文豈知不及時而慢葬禮固在所必譏耶然則景公之葬於春秋將安所比例乎於晉則襄悼平昭頃於宋則平元於陳則懷於蔡則宣平於鄭則莊繆襄簡定獻而於齊則惠悼皆慢葬也

亦同一例耳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吾於是知楚子昭卒之但書乙未而不書閏月之爲正矣杜氏以乙未爲日誤並不以爲閏月彼意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於其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則此年不應再有閏故以爲日誤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今景公葬不五月喪不三年其亦違夫先王制禮之本意也歟春秋特書之以爲天下戒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二十五月而三年云者緣其漸三年之氣也然而文公四十一月而娶婦公羊何以譏其喪娶乎董子以文公

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其納幣在喪分何春秋於僖公之三十三年十有二月書乙巳公薨于小寢於文公之二年冬書公子遂如齊納幣雖不可知其納幣在冬之何月卽在十二月亦僅二十四月耳豈非在喪分乎杜氏以僖公之薨在十一月不在十二月以十二月無乙巳故也然亦適如二十五月之數而猶在禫也安得不謂之喪分或據杜氏長厤謂文公元年閏三月二年復閏正月兩年之閒頻閏兩月則自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兼閏數之已有二十七月可以圖壽事矣抑知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君子猶以爲短豈有并閏數之者且文公欲納幣而先行祫祭祫祭者三年喪畢之祭也喪未畢而行之其志荒矣春秋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乃緣其志而譏之言文公不思念父母而志在於娶也夫文公於卽位之始卽爲改閏杜氏據厤法當在僖公之末年故於文公元年閏三月發傳古者天子諸侯聽朔於明堂故明堂爲布政之所閏月居於門中不聽朔而文公猶以常月之禮行之於廟中春秋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公非不知閏月無告朔之禮而猶毅然行之者欲以迴護已短喪之過若曰天既有是月我安得

不有是月也云爾董子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故君子譏文公之喪娶亦緣其志而已矣

春秋鑽燧卷四

仁和曹金籀撰

正始

由三皇而五帝由五帝而三王世運升降之故卽功德優劣之所由著也上古草昧未開世樸民淳不識不知悶悶醇醇有似乎氣之始（上古謂三皇）中古畫文造字治易結繩既判陰陽漸形兆朕有似乎天之始（中古謂五帝）下古制作日新膺符受瑞名教綱常燦然大備有似乎人之始（下古謂三王）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德足以參天地而配三才一者元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故變一爲元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而三才始成焉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故皇合元帝合天王合人（見春秋元命苞）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者繼天奉元養成萬物雖不敢襲皇帝之號而降稱王然其道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曷嘗有異於古之皇帝哉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大書於簡端曰元年春王正月舉凡三皇五帝三王之道胥一以貫之矣且以知汝南許氏之著說文

也亦本春秋之旨以爲言元與天並从一而次元从一次天於元卽先皇而後帝也帝从上而在前王从三而在後本乎天者親上故上爲天三於三才爲人道故三爲人卽先帝而後王也夫皇之爲言煌煌也帝之爲言諦也王之爲言往也後之王者接軌三五紹禹湯而繼文武莫要於正始春秋首建五始何謂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政教之始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董子曰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此二句今本繁露所無據公羊解詁補）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何氏邵公曰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春秋必建五始者蓋上承三皇五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也隱不書卽位桓無王而定無正五始之義缺如矣故隱之書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者無義也定之書公卽位不書正月者無仁也桓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而十二年不書王者并無仁義也仁義

合者稱王是三公者王者所弗許也故春秋皆例其文以示貶夫春秋之建五始所以明天道也而其言人事則必以正適妾建世子爲尤要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書之謂有以奉宗廟也子同生則書之謂有以嗣君位也古者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故夫人之歸也書逆女書至書入者所以明娶婦之始也詩草蟲之篇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諸侯既

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故既見既覯云爾古者諸侯世子誓於天子教於國學君薨命卿赴告致國天子天子命其宜立者爲之後踰年乃卽吉行事事畢反喪服所謂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故諸侯之薨也書薨書葬書卽位者所以明建侯之始也易屯卦之辭曰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草木初生屯然而難故屯云爾大帝王之治莫重乎正始始之不正終何以成故初獻六羽初稅畝皆春秋之所譏也推之無駭帥師入極紀履緰來逆女莒人伐杞取牟婁必書之者是亦正始之

義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以上並大戴禮文其所引易係易通卦驗文也傳曰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故有終之先宜有始也春秋之道始於元而終於麟人道浹王道備文成致麟太平以瑞應爲效其不以此也歟禮運曰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則春秋始元終麟之義於此可見矣故不特詩終於商頌易終於未濟著殷

之亡也禮終於喪祭著人道之終也以此見君子之所以謹始而謹終也

張三世

春秋之例莫著於三科然有二義焉一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一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一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一義也何邵公說一曰張三世一曰存三統一曰異外內此又一義也宋均說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者卽張三世之說也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卽存三統之說也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夷狄者卽異外內之說也然而新周也故宋也新王也其國也諸夏也夷狄也皆不外乎張三世之一科也故分之則三科合之則實一科也張三世之謂何分魯之十二公爲三世也由是立新故之法明黜存之義辨內外之治施詳畧之文而天下莫不盡仰春秋之教矣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夫子生襄公之世襄以後其所見之世也凡有罪惡不敢直陳而託微辭以譏之所以畏時遠害也謂定哀間多微辭者

職是故也至所聞之世爲王父之時恩義少衰所傳聞之世爲高祖曾祖之時恩義愈薄皆不妨明言其是非也然猶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未嘗不知而妄作也其告子張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多聞謂所傳聞所聞之世也多見謂所見之世也其殆以作春秋之志告子張乎吾於是知張三世之義不過分遠近以定親疏耳董子曰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是故所

見者近也所聞者遠也所傳聞者遠之更遠也推之而魯爲新王本夫子父母之國魯之事若大若小若遠若近皆其所親見之而親聞之也猶之所見之世也新周爲文武之舊邦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子嘗以告哀公矣夫子雖不生文武之世不能得之目見猶幸得之耳聞也猶之所聞之世也故宋又夫子之遠祖夫子亦嘗自言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是亦有所傳習也猶之所傳聞之世也至其國則若君若大夫若士皆其所事之而友之者也亦如所見之世也諸夏則皆與魯通朝聘同盟會喪事常相赴告者也亦如

所聞之世也夷狄則不與中國通楚武王侵隨已見於桓公之世春秋畧而不書必至荆入蔡而書之者惡其始入中國也是以夷狄之道待之者也亦如所傳聞之世也春秋之旨詳內而畧外錄大而畧小內小惡書內離會書公與夫人之薨也書薨書葬大夫書卒而不書葬此治其國之法也大國有大夫小國無大夫諸侯之卒也書卒不書薨夫人之卒也并不書卒其大夫亦不卒此治諸夏之法也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楚始有大夫名而不氏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始有大夫亦名而不氏楚君書卒

於所聞之世吳君書卒於所見之世此治夷狄之法也由是知所見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書日季孫隱如有罪者也而日所聞之世大夫卒無罪者書日有罪者不書日叔孫得臣有罪者也不日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書日公子益師無駭皆無罪者也不日其以遠近之殊親疏之別而有詳畧之異與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其義將毋同蓋橫言之則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豎言之則由治平而升平而太平故張三世之義正以見春秋之教至遠而至廣也春秋於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於

所聞之世治廩廩近升平於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終春秋之始也詩則由盛及衰春秋則由衰遡盛記曰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見大戴禮蓋欲使天下之人頌詩而論世也然則春秋張三世之旨謂非夫子論世之深心也夫

刑德攷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者德之反也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春秋撥亂世而反之正由治平升平而漸至於太平其始不能不正之以刑而其終則必一之以德所謂刑期于無刑也夫德主生而刑主殺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則莫不以天為法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陽曰德陰曰刑陰始於秋陽始於春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淸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聖人以之修德而措刑焉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孔子之作春

秋權也而經在其中矣故日以顯經月以隱權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用見聖人扶陽抑陰顯經隱權之微旨是故君道陽也臣道陰也父道陽也子道陰也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我夫子親見大當日亂臣賊子簒弒相繼周天子不能執天討之柄顯行其誅伐乃假春秋為尊王之事以正天下之罪使亂臣賊子咸知畏忌故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言陰始凝而陽當剝也夫子即本其義而釋之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誼不欲天下絕惡於未萌哉春秋於篡弑之事皆一一書之以明執法之無私然律意亦有輕重耳於所見微其辭即刑新國用輕典之意也於所聞痛其禍即刑平國用中典之意也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即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也何以明之春秋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見治太平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亦見白虎通義）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所謂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也聖人無賞罰之權而但有褒貶之意不能施之於

刑措以字法婉迫當天子之斧鉞故春秋之所貶即三王之肉刑也春秋之所譏即五帝之畫象也春秋之所諱即三皇之無文也大善爲法者戮一人而天下慴誅一夫而百世威故春秋之譏壹譏而已如是則兵革不動而必折衝乎千里之外而衽席之上還師唐虞之赭衣墨幪無爲而治者其不以此也哉昔夏商之末與也伯夷謂此二帝之耖者在是矣夫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公子翬之兩帥師也不稱公子夫人姜氏之孫于齊也不稱姜氏皆去氏族以示貶明所犯元惡大憝而罪及於子孫者也夫罪莫大於弑君春秋特書之曰弑以明下殺上之辭下殺上其罪當絕輕則絕其身重則絕其子孫春秋於臣弑君或去族或不去族罪雖有等差而其爲弑君之賊法必不容故以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猶不免於弑弑君或稱名或稱人或稱國者稱國謂專國者故弑庶其者莒僕弑州蒲者欒書弑王僚者吳光指專國者也故稱國然則薛比之弑何以亦稱國乎其人不可知也稱人謂國之賤者故宋人弑其君處臼齊人弑其君

商人莒人弑其君密州皆賤者也故稱人獨至蔡侯申之弑也特書曰盜殺蔡侯申稱盜而并稱殺者以蔡侯之近罪人也春秋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蔡侯不知其罪而反近之宜其取死之道故以微殺大夫之辭加之凡若此者春秋之法所必不恕者也故雖弑無道之君猶必正其罪臣誅無道之君尚不免於春秋之貶然則君殺無罪之臣其能免於春秋之貶矣乎故鄭殺其大夫申侯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衛殺其大夫甯喜皆殺大夫之辭也惟

晉人殺欒盈不言殺其大夫者欒盈簒得大夫之位非晉君所置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故非凡殺大夫之比於是有大夫相殺有士殺大夫其罪雖不至於絶然亦未能竟免於誅也卽至諸侯之専封専討大夫之専廢置専執亦春秋之所當誅者也春秋於內小惡必書外小惡不書者非詳內而畧外也明王者當自刻責正己而後正人也故觀魚觀社築臺築鹿囿初稅畝作邱甲世室屋壞毀泉臺以及禘郊烝雩大閱大蒐之事春秋皆譏之欲使人君深自省悟悔過革非也至內大惡必諱者昔父之

過臣子有所不敢言也是故天王狩于河陽王師敗績于貿戎爲尊者諱也無駭帥師入極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齊人來歸子叔姬孟子卒爲親者諱也曹羈出奔陳公子牙卒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吳弑其君僚爲賢者諱也故諱亦刺也諱愈深則刺愈深以是知貶譏諱皆治春秋之刑也夫陽德出禮禮出刑刑者所以輔禮而崇德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言刑與禮皆以德爲本也故王者尚德而緩刑賈子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姊妹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此非上之故縱其罪而不誅欲以激發其廉恥之心使知愧厲焉蓋不以刑治之而以德化之者也春秋凡諱而不書者職是故也

書有義

春秋書有者屢矣然有三義焉日有食之疑其有而有之者也有年大有年幸其有而有之者也有蜚有蜚有鸜鵒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有星孛于大辰有星孛于東方慮其有而有之者也有釋有之義者曰

一有一亡曰有又曰有不宜有也此非有之本義也日有食之是其本義矣有有月義於文又月爲有許氏解有字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之文此以月釋有也非春秋之本文如此也則有之訓月可知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曰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何氏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蓋有形可覩則謂之月無形可覩則謂之有入但知食者之爲日而不知食之者之爲月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者疑之之辭耳穀梁子曰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其斯之謂歟

止雨法

董子春秋繁露有求雨止雨法然求雨法備詳而止雨法獨畧攷春秋大水與日食同禮穀梁言置麾陳兵陳鼓擊門擊柝公羊言朱絲營社而董子書亦但傳土日塞水竇絕道蓋井禁婦女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埽社諸法此外無聞焉道光己酉歲自四月至五月江浙間霪霖已及一時豆麥未登禾苗不能種植屋宇田疇盡爲水所淹大府憂之屢禱不應僕研究經義往往留心治術心慊慊恍若有悟焉知非彼蒼之靈矜憐黎庶有以默佑之耶謹案遁甲法以乙丙丁爲三奇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魚體具此三奇獨得天地之靈今人往往以魚枕卜吉凶取此意也易說卦震爲雷九家逸象又爲鼓所謂鼓之以雷霆也用鼓以助東方之陽氣北方壬癸本水位制水者土則埽社尤亟金爲水母在西方毋旺則子相是宜火以厭之請以大魚一頭懸於南門以丙丁屬火也陳五鼓於東城樓上而擊之震位在東亦乙奇也閉北水門豎黃旂九於北門九爲陽數黃爲土色土克水也然四十九鐙於西城樓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亦以火勝金使

金不生水也城內外皆蓋井不得汲晝夜擊柝不絕此漢儒之緒餘未經闡發者爰本其義而少變通之酌古準今也僕未敢學無鹽女子不知醜陋自陳其說故芻蕘之言不見采於大府後之人或有依法行之者亦庶幾古法之未泯也仁和曹金籀謹述

〔清〕張冕撰

春秋至朔通考二卷首一卷

清道光十九年泉州府學刻本

春秋至朔通攷

嘉禾馮登府題

同年張繁露先生譔春秋至朔通攷復為閏朔二表以明[illegible]數之微括河洛之蘊博而能精簡而能該眞治春秋者所必讀之書也昔泰州陳泗源先生依杜氏長厤作厤編外并作厤證厤存泗源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教授距兩甲子而先生亦以丙戌通籍司泉州郡鐸其科名同官階同而其學亦同何相合之巧有如是哉然以治春秋論陳僅達其委而先生能通其源陳僅承其訛而先生能正其誤陳引書每論列鋪叙而先生則斷制之語為多何者先生蓋深於易學者也其言易數四倍之即是

厤數厤數四分之即是易數以四十八數八倍之即為三百八十四數新奇之論鑿破混屯而不知實天地自然之妙此等學識直當壓僧一行郭守敬輩而下之於陳氏又何論焉蓋嘗思易與春秋相表裏易本天道也聖人以人事明之春秋本人事也聖人以天道明之天人合一之旨漢唐以來儒者未能窺見京君房論易候推本中孚知厤元之說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杜征南作春秋長厤知求合經文而不知追溯厤元二者皆譏先生則由易學知厤學由厤學知春秋始能務本繼乃集成與術家異與治經專家者亦異故能洞悉天人深明理蘊知干支五行之數即卦爻陰陽之數陰陽生五行極參差之中自有極整齊之致以是推氣盈朔虛錯而綜之會而歸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至朔可以無失三千年之章法亦可以無失乃知厤家之有厤元猶易家之有乾元通一元之理舉而貫之豁如也由斯以觀善治厤者先治易善治春秋者先治厤倘泗源先生有知其許為同心且能發所未達也夫

道光庚子臘月年愚弟陳金城謹叙

自叙

是編為攷春秋至朔而作非徒為攷春秋至朔而作也初冕之治春秋也求明筆削大義於日之干支月之晦朔與夫日食不留意既知春秋上律天時者也不明此而欲窺筆削大義終有阻隔因取杜氏之所編者究之而知其謬亦未有以正之也及讀易至象者象也象者像也初疑其何以語複徐乃知從仰觀言之則易象者天象也從俯察言之則天象者物像也釋上文而首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旨其益明乎夫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天星之垂象也其數符之矣而山川脉絡又上符天星則凡羽毛鱗介之在地者無非本於在天之象以為像焉此理淵深推步者其果能究乎而聖人括以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之一語愚以知三百六十者干支之數原於五行者也三百八十四者卦爻之數本於陰陽者也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其為數也雖若參錯不齊究之氣盈朔虛有會歸之理則必有會歸之數夫是以陰陽和而五行順斯道之一者無不貫焉此聖學之所以在天象中天日以此示

人聖人亦即以此垂訓諄諄焉以爲此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者也澄心靜坐有得於此因取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日月干支晦朔爲閏表朔表以驗之而春秋之至朔與日食皆可推即上而推諸書之一月壬辰詩之朔日辛卯下

而推之於歷代測景與日食而無弗合既有以知僧一行郭守敬與夫西法實測之精復有以知三法之不能無纖微或失者由未知究陰陽五行之合語詳於凡例中而杜氏之進退遷就疏密失倫者爲其求合於經而不知求合於天以是轉多誣經則由其於朔不知晉齊有建寅之殊於閏不知晉魯有先後之異後儒如陳泗源顧復初姚秋農諸君子雖欲爲杜氏補苴罅漏而胸無定見終不能使春秋之閏合於章法是猶大厦欹而正其戶牖無益也夫測天於二百四

十餘年之間亦無幾矣於是另爲三千年章法孜一編以證是編之上推下推而合而不得與此同編則即以是編爲孜春秋至朔而作也亦可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元日

餘武張冕繁露書於盅軒書屋

春秋至朔通考凡例

一自祖沖之始覺歲差而立法未密故百年而差一度與五十年而差一度之說其議不得言至郭守敬則定爲六十六年有奇而差一度西法則定爲六十九年有奇而差一度雖立法漸密於前人究之俱爲未達歲差之理者也自愚思之歲差之原即黃極與恒星極二者相差之數爲五運六氣之根源也蓋宗動天繫太陽恒星二天以左旋遲速不同然極參差之中却有極整齊之妙故二天之度皆得以三百六十析之既有三百六十極整齊之數故大撓作甲子以配之藉使不然則甲子爲虛設其名實無其理太陽恒星之度全不與之相

應而五運六氣之說亦爲虛設矣今按恒星左旋至三百六十一周太陽左旋只得三百六十周故在人間爲三百六十日在天則太陽與恒星會焉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太陽與宗動天會則恒星反東移五十二秒半矣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此五十二秒半即歲餘五日三時之所從出也三時爲四分日之一秒半得四分十秒之一是故歲餘積得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則歲差一度蓋六十九年七分年之四也歲餘積得二千五百五十六日九時則差七度蓋四百八十七年也歲餘積得一萬零九百五十七日六時則歲差三十度爲一宮蓋弍千零八十七年七分年之一也至二萬五千零四十五年七分年之五

而恒星一周天西法二萬五千二百零二年九十一日二十五刻而恒星一周雖法密於古然於天運自然之度終未合也恒星天亦自有東南西北僧一行云四象天正正東房二度正南星七度正西昴七度正北虛九度堯元年甲辰冬至日在虛危之間至二十一年甲子入虛九度故堯典以鳥火虛昴測弍分弍至之中星而邵子指以爲中天者謂其正東正西正南正北恰與恒星天合也至九十一年甲戌至日躔虛八度啟元年甲申日躔虛七度夏后相十九年癸巳日躔虛六度少康六十一年癸卯日躔虛五度后泄八年壬子日躔虛四度后扃三年壬戌日躔虛三度后孔甲三十年辛未日躔虛二度距堯二十一年甲子四百八十七年又四

百八十七年爲商小乙十一年戊寅日躔女六度又四百八十七爲厲王三年乙酉日躔女七度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日躔女六度平王三十五年乙巳日躔女五度魯十五年入春秋爲隱公元年己未至惠王十年甲寅爲莊公二十七年日躔女四度定王十年甲子爲宣公十二年日躔女三度簡王十七年癸酉爲昭公十四年日躔女二度貞定王十一年癸未日躔女一度安王十三年壬辰上距厲王乙酉四百八十七年日躔女初斗末慎靚王二年壬寅日躔斗二十三度故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上距唐堯甲子弍千零十八年此月令之中星所以異于堯典也漢和帝十一年己亥上距安王壬辰

四百八十七年日躔斗十七度又四百八十七年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日躔斗十度又四百八十七年至宋神宗熙寧六年癸丑日躔斗三度又四百八十七年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日躔箕五度此皆據今度言之今法箕八度半強漢書則箕十一度今法斗二十三度半強漢書則斗二十六度甚漢書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算今法作三百六十整度算又古今宿度時有濶狹不同又恆星極古今有漸移之殊極移則諸星横斜略差因之度有濶狹此理之所以難明數之所以難稽也

一日月星辰邵子以爲四象旨哉言乎其各自行也實以

其各自有極而極心相去不同宗動天之極與恆星天之極相去約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太陽天之極（即黄極）與太陰天之極（即白極）相去約五度又三分三十九抄五十八微邵子之所謂辰指宗動天言之故曰天無星處皆爲辰至其極則謂之北辰萬古不動孔子所以有居所之歎今以指南針測之正指者是也恆星天繞北辰而右旋二萬五千零四十五年又七分年之五而一周實由其極之右旋一周而致也漢魏以前混恆星與宗動爲一故歲差之說未明唐宋以來雖知恆星之動另是一重天然猶錯認恆星極爲北極遂錯認紐星爲北極之樞故漢時賈逵張衡蔡邕之徒測之謂北極在紐星不動之處晉時祖暅測之謂在紐星之末差一度宋時沈括測之謂遠極三度此非古今之測法有未精亦非北極竟挫動乃恆星極繞北辰而右轉故也但其右轉也極緩必二萬五千零四十五年七分年之五而周天又其去極也僅五度強遂使後人混二極爲一極久而不覺耳今按明史天文志云指南針人用之以定南北辨方位咸取則焉然針非指正子午曩云偏丙午之間不知針之所指者乃正子午卽北極萬古不動處其偏者乃恆星極之偏西耳蓋恆星極之不動處有衆星繞之而可驗其實亦久而右移北辰之不動處乃恆星（極）於二萬餘年間繞之而衆星之繞者輒似有微偏矣觀

夫近黄赤六度內外諸星古今互有出入由恆星極之有升降故也自唐僧一行後推步家俱知天自爲天（指宗動天言之）星自爲星（指恆星天言之）而二極不同心猶未有深思其旨者故此理晦而未顯也又天學初涵云地球分五大州極西一州爲歐邏巴亦謂之大西洋中華一州彼土人呼之曰亞細亞又歐邏巴之東南亞細亞之西南一大州曰利未亞亦謂之小西洋此三州地脉相連大海環之又一大州曰亞默利加又一大州曰默瓦臘泥加皆大海隔之不與三州相通歐邏巴人浮海而來望東南斜迤而行歷利未亞州其地有大浪山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旣過此山乃漸迤東北而行至廣東番禺登

忻計海程九萬里海舶必藉羅針與天星以引路當其未至大浪山則針偏於丙既過大浪山則針偏於丁惟當大浪山之處針正對南極之下無所偏閡此說者多未達其理不知二極相去既六度旁自中華望之則恆星天之北極在宗動天北極之東故北針偏壬南針偏丙自大西洋望之則恆星天之北極在宗動天北極之西故北針偏癸南針偏丁（按明史天文志西洋人湯若望曰天啟三年九月十五夜戊時二刻望月食京師初虧在酉初一刻十二分而西洋意大里推諸國望在晝不見推其初虧在巳正三刻四分相差三時二刻八分以里差計之殆距京師之西九十九度半也）自小西洋大浪山下望之則恆星天之北極在下宗動天之北極在上恆星天之南極在上宗動天之南極在下其經度恰相貫

二極之上下既合爲一線故針正指而無偏（江慎修先生謂地亦有南北極針之所指者乃地之南北極此論亦謬先生極精天文而二極不同心之故未深思也有論另見）然亦數百年如此久則漸移又當不同矣又明史天文志謂針之偏者以法考之地各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不知此卽恆星極偏西五度四十分之驗也夫自一歲言之則二十四氣有盈縮此由太陽與宗動二極不同心故也統二萬五千零四十五年有奇而恆星右轉一周言之則古今日輪有大小歲實有消長此由恆星與太陽二極不同心故也天文事與必先明此層而後其他可漸悟故因推春秋至朔而先論之

一日月合朔其理寓于易其數亦寓于易古人有日月爲易之論而夫子贊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惜夫後世未有能以天象釋易以易數測天者也愚嘗思之深矣易數四倍之卽是歷數歷數四分之卽是易數必四倍之者何也以宗動恆星太陽太陰四重天各具有歷數統此四重天以計之必須四倍也是故周天之度當用三百八十四每度四分統計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分周天之日亦如之是故一日十二時一時八刻一刻當作十六分而平朔實則每月二十九日一千五百三十六分日之八百一十五其不能滿三十日者以月之象常缺故其數亦缺也然以每月三十日乘之凡一千五百三十六月而其所缺者七百二十一日（所缺之數卽月小之數也）

平朔實無餘分矣至八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爲九萬二千一百六十月而平朔實還元矣（大月四萬八千九百小月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共二百七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日是謂朔元）此甲子與易數相配之妙理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唐僧一行聰明絕世以大衍名厤是矣然亦誤讀聖經以四十九起數每四十九月而大月二十六小月二十三共一千四百四十七日日無餘分其實平朔實之數一千四百四十七日尚須短一分纔見掛一爲虛由法象而一行未之知也故用大衍則六千二百七十七年而朔長一時逆推至春秋時遂差二三時矣今按經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以一象太極而四十九則三才未剖

覲此亦可知周之諸侯三正各建也余嘗反覆左氏內傳至定公四年祝鮀云魯與衛之始封也皆啓以商政晉之始封也啓以夏政然後知魯用丑建晉用寅建實始於分封之日蓋魯衛爲殷墟卽使之用殷正晉爲夏墟卽使之用夏正古文政正通商政夏政必非政事之政若以爲政事之政則是魯衛與晉全不遵王而王朝之政不能行於三國矣詎有此理耶夫以晉與魯衛之邦本用夏正殷正有世其官者而以是啓之欲其修二代之遺法而周王未嘗自矜巳法之是此所以能監二代而取其精也然則周之諸侯有沿祖宗之法而用丑建寅建者如楚用丑建齊用寅建是也有封於夏殷之

墟仍其世官聽其修明古法而不革者如魯與晉是也而左氏記事得諸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者爲多至他國史書除周宋齊衛陳以外據傳文求之知其皆不可考矣故惟三國之歷於內傳中可按云

一歲首書春王某月其有但書春而不書王某月者初疑爲月缺而不可考故耳然有時細按下條書二月三月則上條爲正月可知似非不可考且如西狩獲麟豈有孔子忘其月而不能考之理又書月必書王十一公皆然惟桓公時書春正二月而不書王者十三無書三月者而有書春而不書月者一此豈無意且有無事書春正月亦不書王者公羊以爲桓無王可知此義必有所按矣蓋周禮太史氏有正歲年之文歲者寅建也年者子建也各須正之知周畿內用子建亦不廢寅建重農事也列國雖有用丑寅建者其告於天子必悉從子建而禮莫大於新君卽位告於天子而天子命之以卽位應用王朝子建但東遷以後則不可知耳至於史官自書本國之事從本國之建書之方爲各自爲正然則春秋於元年書春王正月實大一統之義宜徹上徹下通看凡十二公以書公卽位爲正例若隱之攝春秋成公之志而不書卽位莊閔僖之繼弑而不忍言卽位俱爲變例之正桓宣與聞乎弑亦如其意而以卽位書定元年半歲無君故不書春王正月遇三月有事則書之於

夏書六月戊辰公卽位以紀其實皆變例中之變者也自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外其餘或書王或不書王先宜就一公之始終專看又宜從各公遞看或從二公互看各有意義今試從隱之始終專看除元年書王爲大一統之義須合十二公通看外隱只三年四年十年書王二月者三七年書王三月者一其餘六年俱不書王并不書某月細按之俱是正月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傳以爲修好凡修好多在正月五年春公矢魚於棠按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隱公於丑月舉此事本不爲不合雖是矢魚則爲君水陴故傳曰陳魚而觀之近於戲樂乃爲非禮而僖伯稱疾不從及十二月晦日辛巳僖伯卒又似疾公之六年正月復觀魚而不顯見此事者故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云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按渝平亦在正月如昭公七年經傳皆書正月暨齊平據傳齊求之故用魯之正月以求平定公十年經書三月及齊平誼

云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是齊求之故用齊之寅建正
月而在魯則爲三月若定公十一年冬及鄭平而不書
月則以昭叛於晉而不敢使晉知之故未及正月而先
私平也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則以因急
而晉救不至不得不平亦不能俟正月其餘釋小忿小
怨以修好者皆在正月也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據
傳亦是齊平宋衛是時宋衛皆用丑正故宋衛之正月
亦卽魯之正月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按朝於天子
則宜用王正聘於魯則用魯正十一
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亦宜用魯正　其不書正月者以
明魯之正月實非周之正月公羊傳曰隱何以無正月
此語必有所授傳之既久不得其解以爲隱將讓於桓
故不有其正月失其義矣其書王二月三月者以明三
正可各建於王章無礙何氏休之說未爲無據汪氏克
寬非之未細讀左傳耳何休曰經書王二月王三月者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
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其說與左傳
魯衛之始封啟以殷政晉之始封啟以夏政合汪氏克
寬以爲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非大一
統之義試思各君其國於大一統何礙耶　不然毋歲

但書春王正月足矣又試取桓之始終專看亦除元年
書王爲大一統之義須合十二公通看外桓只二年書
王隔七年至十年書王又隔七年至十八年書王葢二
年爲始申之十年爲中申之十八年爲終申之以正桓
弒隱之罪其餘書正月二月而不書王在十二公中獨
異者以明桓之無王雖無事備時亦只書春正月而不
書王細玩桓十二年經文其義尤見也惟九年春紀季
姜歸於京師禮宜是卯月卽桓公丑建時之三月獨此
條不書月者是宜與隱之正月不書月者互看知隱之
諱書王二月王三月可知其不書月者皆正月矣知桓

之諱書正月二月可知其不書月者必三月矣葢隱諱
而桓弒春秋既以不書卽位與書卽位各如其意以明
其心迹矣故此外書法不同處多以互文見義至於莊
公之世亦除元年爲大一統之義須合十二公通看外
其餘書王正月與王二月三月者固爲義合隱桓時又
不止如隱桓時書法但各主一義葢桓公薨於齊彭生
之手而文姜與齊襄實與聞乎弒夫姦而至於滅倫卽
無弒逆厥罪同之況兼此二者乎春秋於莊公元年書
曰三月夫人孫於齊明三月以前尚未歸魯也雖以孫
諱然不稱姜氏罪比於哀姜之外淫猶得稱氏者重矣
葢夫人非特不足爲魯先君婦并不得爲齊先君女也

故去其氏二年書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四年書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邱以月書者
雖皆爲示踰月之辭然禚爲齊近魯衛之界詳定九年杜註葢
將假謀伐衛之意以肆其淫祝邱爲魯近齊紀之界詳桓
五年註又將假謀存紀之祀以縱其欲五年書夏夫人姜
氏如齊師師卽禚地按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侯
書人公羊以爲諱與仇狩穀梁以爲刺釋怨意猶未盡
當時兩師相會曠日遲久如有能乘間擒齊襄而殺之
以雪魯恥者實春秋所許討不出此葢畏之也經書曰
公及齊人明其不足畏也胡傳說齊詩載驅作於姜氏
如齊師時甚是前此曰會曰享猶爲之名此則久而不

返歪惡至亡春秋于四年之冬五年之夏皆不書月據實以彰其宣淫之久中間特書春王正月以正其罪此聖人之筆也八年之書春王正月也亦然盖自莊元年至十年八次書王惟七年與九年不書王以明八年之書王爲特筆著齊襄嘗有見弒於無知之禍盖姜氏與齊襄之宣淫終于七年之春會于防冬會于穀春秋亦據實不書月以著其久統討襄之罪以姦妹而殺其夫既娶王姬淫惡不悛致王姬旋卒若夫紀爲周與魯之婚國如遷而終滅之郕爲魯同姓之國同圍而獨降之抗王師以納衛朔春秋皆毋歲書王以正其罪于其卒也并特筆無以見義矣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書王以正其罪此荆見經之始後四年荆入蔡同是此事不必再書王見義矣莊十一年魯主王姬歸齊事書王以著王命按莊元年亦有主王姬歸齊事因元年有十二公通例書王之義此義幾隱得此條乃知莊元年書王實兩義並著莊十二年書王以正宋萬弒君之罪亦可知隱四年桓二年莊八年之書王兼以正衛州吁宋督齊無知弒君之罪實兩義并著莊十六年荆伐鄭書王以正其罪此荆爭中原之始前二年北杏之會實齊霸之始不書王者傷無王乃有霸于齊桓無可襃亦無庸貶也莊十八年王室預知子頹之將爲亂求諸侯來朝而惟虢晉至故饗賜踰禮又虢晉與鄭使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盖藉婚以求外援至十九年秋子頹亂作不克奔衛衛燕立之廿年王出居于櫟虢皆不與聞此事故春秋不書然實隱責其不勤王故連三書王以正之廿一年秋文姜薨廿二年正月葬連書王以正文姜弒夫之罪義與莊八年正齊襄之罪同廿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盖莊公于毋卒後猶求婚于仇女而不知有父故春秋于是年書王以正其罪而前此之罪無不著矣莊廿八年齊伐衛盖奉王命以正衛立子頹之罪春秋書王此條最易曉莊三十年書王亦然是年王命虢公討樊

皮執之歸于京師齊魯不與聞此事而謀伐山戎夫燕與衛黨立子頹齊侯于上年奉王命伐衛取賂而還春秋書王以正衛之罪而實無所取于齊故以齊人伐衛書山戎之伐燕也意必借燕立子頹以爲名齊侯既受衛賂其于燕可知故春秋書齊人伐山戎與伐衛書人同義雖史記齊世家載桓公救燕命燕君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無非掩飾之詞皆求賂耳書王以正燕之罪亦以正齊之罪也莊公一代書王義各不同有宜專看者有宜遞看者有宜與隱桓時之書王互看者細分之一一俱可理會也閔只二年除元年書王爲大一統之義須合十二公通看外若二年書王以正哀姜慶父

之罪亦最易曉自僖公元年至十年書王者八惟五年
七年不書王義較大葢元年書王有十二公通例爲大
一統之義此不待言又有夫人氏之葬至自齊海昌朱
氏兆熊謂哀姜已討之自齊義絕于父毋故不言姓論
極正大故與二年之葬當同文姜卒葬莊公廿一廿二年皆書
王以正其罪互看亦見又合元二三四年觀之楚爭中
原遞年圖鄭至四年齊率諸侯伐楚盟召陵此不能以
一年書王見義然五年不書王六年楚圍許以救鄭又
書王者則以五年齊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而惠
王廢嫡之意甚堅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致鄭逃盟此乃開門迎寇亂祖宗之法傷先

王之心春秋之不書王傷無王也夫自五年至七年鄭
俱從王之亂命宜皆以傷無王見義然六年楚圍許又
不得不同元二三年書王之例七年齊伐鄭以正其逃
盟之罪于此首尾兩年以傷無王見義足耳八年會洮
而襄王位定九年會葵邱申五禁而王子帶無能爲亂
覬于祕命曰誅不孝隱指帶也無易樹子隱指襄王也
無以妾爲妻隱指惠后也皆以正王室故爲祕命其下
諸命皆切指各國之事左氏取國史以叙事删五命而
只引凡我同盟以下數句識不如孟子故也夫子謂桓
公一匡天下指此謂桓公正而不譎亦指此故皆書王
以子齊而正王子帶之罪十年書王以正里克弒君之

罪義亦易見十二年楚滅黃而齊不能救十五年齊率
諸侯救徐而不力書王以正桓而楚之罪益著十六年
正月戊申朔星隕當與隱三年文元年襄十四年廿二
年定五年諸日食互看葢王省惟歲凡三正元日星隕
日食均闗于王書王所以著天譴之宜知此非寵說按
日食星度表可互証十八年宋襄公從桓之亂命率曹
衛邾伐齊納齊孝公致狄人救齊伐衛轉爲師出有名
十九年宋又爲曹南之盟用鄫子俱書王以正其不義
求霸之罪廿四年王室有子帶之亂書王以正其罪廿
五年衛滅邢廿六年楚滅夔書王以正暴滅同姓之罪
卅年衛成公以賂王得釋歸即殺子適子儀豈王命耶

書王所以正成之罪卅二年冬秦穆公違蹇叔之諫密
謀襲鄭以圖中原其志肆矣卅三年春謀泄不成復滅
滑于此二年書王以正其罪及其悔過也則取秦誓附
于書之末而此義可思矣文公元年書王兼三義均見
前二年逆祀躋僖公是不知僖與閔有君臣之分故書
王以正夏父弗忌亂典禁之罪三年春公如與晉宋陳
衛鄭同伐楚討逆詎非詞嚴義正乃權下移于大夫不
能伐楚而使大夫伐楚之與國沈輒致楚人伐江時晉
襄嗣位志在禦秦未暇及楚其使先僕伐楚以救江也
經不書及其急而晉以江故告于周乃特書晉陽處父
帥師伐楚以救江故於是年書王而楚之罪著四年滅

江不必再書王以見義矣五年書王以正秦入鄀楚滅六蓼之罪十年書王以正楚申宜謀弑之罪猶以大夫書者商臣本弑君父之賊楚人得而誅之以申宜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乃謀弑耳胡傳謂此爲春秋之微義極是十二年書王以正郕人弗徇太子而私立君而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之罪書曰郕伯來奔謂其實宜爲君也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左穀作大）則是久不修而非風雨之故也書王以正君臣之不共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竟不赴而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書王以正周臣與晉不能匡周室之罪亦以正齊商人弑其君舍之罪十六年

經既書宋人弑其君杵臼以正舉國之罪矣然昭公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夫祖母與聞此非王者之明法所得而及也不書王而春秋于君臣與祖孫之分義乃兩明矣十八年齊魯莒皆有弑逆事均應書王宣公元年書即位隱用桓例也然亦如文成諸公之例故可避罪我之迹若以在位年同復用桓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三申之例則太顯且桓弑一君宣弑君之二子而出其母罪又倍之故除元年係通例外以二年爲始而二年不可上移則於三四年重申之十年可上下移則于九年十一年重申之十八年不可下移則於十六七年重申之合桓之三申九次皆是春王正月義隱而著矣若宣二年之書王二月自是從董孤之筆以正趙盾弑君之罪四年有兼義以正鄭歸生弑君之罪與桓二年有兼義同惟十年書夏徵舒弑君以正其罪而歲首不書王者爲陳靈公自宣其淫惡而殺忠臣豈王法所容故不書王亦以著靈公滅王章之罪也以上諸義俱備成襄以下可類推矣又傳每年春下書王不書王與經多不相符初疑其何以不從經繼知從舊史方足以證聖人之筆削更有深義使左氏不存舊史書王不書王之本文後人究于何處窺聖人筆削之意耶知此乃知左氏之不從經而從舊史本文正是其精細處矣

一自漢代至晉初未知測景故冬至往往後天三日（詳見何承天奏語中）及知測景至常在景長之日然厤代史書景長之日後人以當時實測通千餘年計之法屢更而不能悉合至統天授時二厤知古之歲實贏而今之歲實縮于是立消長之法上推既往則百年而長一分下推未來則百年而消一分求諸厤代測景多所合矣然未達歲實所以有消長之理而爲百年驟消驟長之說是其立法疎處且其消長無所底止是其窮理疎處今按西法太陽有最高最卑之度其理亦如一歲之躔有冬至夏至最高最卑與冬至夏至之日躔同度則日輪小而歲實消最高最卑與春分秋分之日躔同度則日輪大而

歲實長拔黃赤大距古多今少元至元測是二十三度三十三分明季時測是二十三度三十一分半康熙甲午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半此皆自數百年內測之恐所測猶未的又至元以前當反是古無有能測之者不然由後世距差之度可驗上古歲實之數由後世歲實之數可求上古距差之度但太陽最高卑之度每半周而遂易位其消長之理復相同即以半周爲一周以驗消長亦可耳非必如朔望之必不可易名也元世祖庚辰年夏至（梅鼎文歲實消長論云授時立法之時最高卑正與二至同度江永亦云至元辛巳間最高與夏至同度愚定指爲庚辰夏至者酌二輩法之中而知在是年也）當是黃極周天之半乃最高最卑易位之時是年定歲實在半消半長之間

越五千六百六十九年又八分年之七而合四分麻計之是年歲實小餘二時七刻四分（每刻十六分算）十二抄（每分六十抄）四九微（每抄六十微以每年消長八微算是年只應得五微以此年順逆俱有半年長分四微遂得九微）故世祖庚辰年前天正冬至（即巳卯十一月）是癸丑日戌時初一刻七分六十二抄五微元世祖辛巳年前天正冬至（即庚辰十一月）是巳未日丑時初一刻十二分十抄十四微（此以郭守敬所測元世祖辛巳前天正冬至用萬分麻作五十五日六百分氣應依法推之若郭太史有誤亦不能定刻分也）其由元世祖庚辰年前天正冬至逆推至春秋隱公元年巳未前天正冬至首尾相距二千零一年以平歲實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周髀經所紀指平歲實也漢時不知有平歲實定歲實之殊遂以此爲定歲實誤矣）則此二千零一年中

當得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甲子零五日三時（通共七十三萬零八百六十五日三時）以元世祖庚辰年前天正定冬至欠平歲實之數十一分五十一抄五十五微逆推每年長八微積至春秋隱公元年巳未前天正定冬至欠平歲實之數七分四十一抄七微共欠平歲實十二日八時零七分廿三抄五十一微（照隱公巳未年定冬至筭當欠九日十一時三刻十二分三十四抄廿七微照世祖庚辰年定冬至筭當欠十五日四時五刻二分十三抄十五微相差五日五時一刻五分四十二抄四十八微折半二日八時四刻十分五十三抄廿四微遂得其每年消長之定數此推消長之定法也）故知隱公巳未年前天正定冬至乃是辛酉日卯時三十八抄十四微則此二千零一年中定歲實只一萬二千一百八十甲子零五十二日六時七刻八分四十

抄九微也由元世祖辛巳年前天正冬至順推至 本朝康熙甲子年前天正冬至首尾相距四百零三年以平歲實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則此四百零三年中當得二千四百五十三甲子零十五日九時（通共十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五日九時）以元世祖辛巳年前天正定冬至欠平歲實之數十一分五十一抄五十五微順推每年長八微積至 本朝康熙甲子年前天正定冬至欠平歲實之數十分六十二抄十一微共欠平歲實二日十一時六刻十五分四十七抄九微（照元世祖辛巳年定冬至筭當欠三日一時一刻九分五十八抄二十五微照 本朝康熙甲子年定冬至筭當欠二日十時四刻五分三十五抄五十三微相差二時五刻四分二十二抄三十二微折半爲一時二刻十分十一抄十六微遂得其每年消長

之定數其算法與前同須互參之故知　本朝康熙甲子年前天正定
冬至乃是辛未日戌時初二刻十二分廿七抄五微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即癸亥十一月初四冬至去甲子七日有推作氣應七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者依法推之是辛未申時初三刻十一抄一四十七微三十六纖江氏據此又有推作亥時正初刻一分者梅氏據之授最卑以冬夏至八日後爲盈縮之初次日壬申初五日則此子正一分最卑應七度一十分一十一抄一十微
四百零三年中定歲實只二千四百五十三甲子零
十二日九時一刻零十六抄五十一微也自隱公元年
巳未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通共二千四百零五年定
歲實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甲子零十日六時七刻十
三分五抄九微其日躔亦差三十五度强中間以厤代
測景與歲差之度分較之而授時厤之疎又見矣

春秋至朔通考　凡例　九

一張蒼少爲秦御史主柱下書漢興蒼沿顓頊法以治厤
劉歆取其說作三統厤逆推至春秋時遂至朔先一日
奉命與張壽王推勘各厤壽王主殷厤歆謂魯自有厤按殷厤但於春秋時爲不差至其推春秋前後亦不可用劉氏之說見漢書律厤志啖氏曰其所傳魯厤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爲好事者爲之也俱不知晉齊書事用寅建雖然此
無怪乎歆與壽王也左氏據舊史先不達此義見魯史
書晉齊事往往後二月疑爲赴遲經因赴書之不知赴
雖遲史官當以實告豈有彼以僞時月告之而此以僞
時月書之之理乎至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魯叔孫豹
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則不得云赴遲矣
而晉齊之史魯史書事復差二月遂歸魯曾失閏竟於是年

日食條下有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之語然二十
八年經書春無氷杜氏亦知如果再失閏則次年春無
氷未爲災經必不書矣又襄公卅年傳二月癸未絳縣
老人自言生于正月甲子朔得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
于今三之一本是文公十一年子建五月甲子朔傳據
晉史爲三月又誤三爲正於數本無不合杜氏不以正
字爲誤乃於文公十八年壬子宣公八年庚申頓減二
閏以求合於絳老之言不思九年而減二閏至六十四
年始知其差頓補二閏次年經書春無氷可無非災之
嫌矣而絳老之言在補閏後豈其所歷之月前因失閏
而減後不因補閏而增耶且杜于成公三年癸酉又應

春秋至朔通考　凡例　二十

閏不閏是積二十一年而連失三閏以酉月爲子月寒
暑差謬遲之六十餘年乃知耶又昭公廿三年傳正月
壬寅朔二師圍郊亦是據晉史於魯史爲三月朔宋儒
劉敞因此知晉用寅建是矣詳見閏表又昭公三十二
年魯晉齊宋衛鄭曹莒薛杞小邾之大夫同城成周亦
不得云赴遲矣左氏見晉史作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
成周魯史作定公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將以城成周庚寅栽於是依二史時月分作二年詳
見本年條下至于齊事僖公十七年經云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傳作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辛
巳夜殯隔六十七日矣豈其然乎文公十三年經九月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作七月襄公十九年經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傳作五月壬辰晦皆是傳據齊史其辛卯壬辰差一日又是齊朔不同處各詳本年條下至傳書楚事未見經者俱丑建閏與魯初年同若晉閏遲在年終同于丑建者月與楚合以此考魯晉齊楚所書月日可皆通矣

一論語載冉求爲季氏聚斂常疑夫子何不早責之乃待其聚斂成始使小子鳴鼓而攻之乎及詳玩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季氏先同冉有訪於夫子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又云有周公之典在乃歎孟子所謂賦粟倍他

日者是論語聚斂二字確註季氏不過假託一問預爲弭謗之地謂孔子亦云此法可行耳然孔子惟私於冉有不明告季孫者此不非其大夫之義也及其法既行而痛責冉有不明言季孫者亦不非其大夫之義實即痛責季孫以自表其心使國人不至信季孫之誣言也至是年冬十二月螽明年冬十二月又螽天時人事感應速矣季氏懼災興而民謗愈甚又假託一問謂孔子曾云火伏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蓋諸國史欺天極矣按是年有五月甲辰十二月丙申下年有六月丙子乙酉丙戌丁亥七月辛丑司厤何過如果以戌爲亥螽不爲災不必書於經矣傳不達經指故詳論之

一僖公五年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史官特筆誌魯用子建之始按子建與寅建干支相通只晦朔先後差一日以晉齊實用寅建故魯史于是年冬書晉事不欲其混于子建引晉臣對君語稱十月又明白書十有二月丙子朔以指示後人第左氏從魯史引此二條未達其旨故傳書南至則以爲登臺書雲物不知春秋記變不記常至朔同日而登臺雲物其常也不必記然則經何以不書曰諱非王命而擅改建也(春秋凡魯僭王之事皆不書如郊禘與用八佾之類多因他事以見意)然則前此安得書春王正月不知魯始封以來用丑建王命之改用子建非王命蓋僖公無事不好夸大喜更張觀魯頌可見其改建亦猶是

耳使四年前不書王正月五年後乃書王正月筆削大義轉顛倒矣且考博古圖載周仲稱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鍾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維王十月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可知書王是魯史本文非聖人新意(劉原父以王字爲聖人新意者非是)孔子惟於正二三月書之以明三王並建又不每年悉書王即以明列國之不盡遵王正也傳書晉事如文公元年之五月辛酉朔成公十七年之閏月乙卯晦十八年之正月甲申晦二月乙酉朔襄公十九年之五月壬辰晦二十六年之三月甲寅朔昭公元年十二月既書事後脫去正月二字之甲辰朔廿三年之正月壬寅朔未知分別是寅

建若僖公廿四年之三月巳丑晦是晉失一閏之寅建
合於丑建者益不知矣惟襄公廿七年之六月丁未朔
廿八年之十二月巳亥朔誤作乙巳昭公十二年之十月壬
申朔廿三年之七月戊辰晦其中雖有書他國事者直
從魯史舊文皆是子建若襄公十八年之十月丙寅晦
十一月丁夘朔昭公廿年之六月丁巳晦七月戊午朔
是子建失閏合於亥建若僖公五年之南至漢張壽王
據殷厤是壬子至朔合以是年九月有戊申朔日食十
二月有丙子朔推之當爲定論殷厤不載周王之年號
而以周公伯禽以下爲紀亦魯用殷厤之證僧一行合
朔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厤魯厤先一日

者十三後一日者三觀此可知魯厤本殷厤爲之矣後
世推步家如隋張賓劉孝孫張胄元唐傅均仁李淳風
皆從之惟僧一行郭守敬朔從壬子至作辛亥謂當時
必測景南至不得有誤然是年魯史本是推辛亥晦至
因改建強以晦爲下月朔詳見本年條下昭公二十年
之南至壽王據殷厤是庚寅至朔合或魯法稍先數時
作巳丑晦至致前十一月失閏誤閏於來年八月或宋
衛法如是然梓慎輩必於巳丑庚寅互測景知是庚寅
乃能推列國之災祥而有驗因正其誤曰二月庚寅朔
日南至此傳至漢或脫去庚寅朔三字歆取故魯厤復
按之是巳丑而非朔誤據此補之轉致至朔皆謬矣

崇明施樸齋謂　本朝構李徐圃臣先生能以厤證明
經術考定全經朔日著爲經傳註疏辨正而其書不傳
求諸先生厤法積年布算於春秋三十七日食若宣十
七年之非六月癸卯襄廿一年廿四年之無連月比食
外均與大衍授時合惟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經不書
日朔徐以爲不應食而據郭守敬算法亦不在食限而
云食譏郭之誰欺欺天此足破千古之疑而匡守敬所
未及矣按此次日食劉孝孫推五月癸未朔一行守敬
推四月癸丑朔徐推四月亦不應食再推前後月朔更
去交分限益遠是矣然以此爲十二年之五月而誤出
于此則非是按昭公十七年四月乙巳晦春分五月丙

午朔一行知推是日應食在黄道婁四度而不知傳之
所云即是五月事又是年九月甲戌連閏五相去五月
日又食江愼修先生知傳有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事
有食之六字誤屬于僖公十五年夏亦彼處有脫簡誤
謬言此言是矣晁按丙午朔三字經文巳脫落五月日
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是五月事不然左氏安得有此
補以此耳左氏作傳時尚不誤但下條誤九爲六則朔
法不合徐謂祝史之請平子不從左氏不審誤以彼繫
此則非也然其推日食實有與一行合者又徐謂僖公
五年前曾用夏正而失一閏至五年直用周正蓋推日
食而有得之言然于各條傳義究未能融會也

一孔聖生辰公羊作巳酉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作巳酉年
十月庚子史記作庚戌年而不詳其月後儒紛紛議論
如賈逵服虔孔若古洪興祖則年主公穀杜預張華胡
舜陟孔宗翰羅泌則主司馬遷愚以爲三者皆誤而皆
得其偏聞之實也蓋公穀誤于論語行夏之時一語謂
孔子作春秋必以夏時說經如桓公八年春正月巳卯
烝穀梁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公羊之意亦同
是以正月爲寅月不知桓公時正月乃丑月也成公元
年二月無氷穀梁云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猶言此非冬時）
而言無氷加之寒之詞也彼以爲卯月應無氷但天時
大寒雖無氷亦誌之不知成公時之二月亦丑月丑月

無氷應寒不寒者也誤以春秋爲用寅建故其妄解經
也如是然則公穀之記孔子生皆用夏正可知矣按襄
公巳酉魯歷閏六月齊用寅建閏在歲終故魯人以孔
子爲巳酉年十二月生穀梁魯人也改從寅建書之有
不曰冬十月孔子生乎齊人必以爲孔子十一月生公
羊齊人也即用寅建書之有不曰冬十一月孔子生乎
秦用亥建以亥爲正戌爲十二月置閏俱在十二月（後來
追改俱作後九月或謂秦用亥建而不改月者未詳考追書後九月之說也）當此之時七十
二子之後人有私爲牲醴之奠如後世臧紥緒之庚子
陳經者在魯人必於正月在齊人必於二月故林回叉
載孔子以庚戌二月生則以林回秦時人也漢初猶用

亥建當此時父老相傳惟知孔子爲庚戌生矣司馬遷
聽父老之傳聞而誤也固無足怪至朱子作論語序年
從史記月從公羊於是一誤而再誤矣今按孔子當是
巳酉年乙亥月二十二日庚子生故當時有水精之子
生爲素王之讖水精者指亥月而言之非酉月也至孔
子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卒（以夏時推算則爲二月十一日）江愼
修先生巳明辨於前矣
一左氏蓋魯之史官而世其職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
故因官以命氏傳祇但記其爲左氏而巳自司馬遷論
春秋言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而
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班固述之謂孔子思存

前世之業以魯史官有法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
以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
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遷與固皆以邱明
爲名而左爲氏矣然遷復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按謂
有左氏有左邱氏遷以左邱爲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
且孔子弟子有左人郢安知爲傳者非其族耶乃漢儒
以論語之左邱明附會之惟程朱以論語之左邱明爲
古之聞人最爲近正今按春秋終于哀十四年續經終
十六年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觀其敘及韓魏知伯趙
襄子之事且名魯悼公楚惠王以年考之楚惠王之卒
去孔子四十七歲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

卒去孔子五十三年不知左氏後裏子復幾何時又按定公五年曾子生哀公六年始受業於孔子孔子卒曾子年二十七而劉向別錄以爲曾申傳左氏以授吳起（想是曾申以春秋經文傳諸左氏左氏作傳以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卿名況況授張蒼則左氏之後孔子卒當在六七十年內矣至公羊疏云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傳至壽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於竹帛胡毋生親題師故曰公羊又穀梁疏云穀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而不載題籤之始然以爲俱子夏弟子豈其然乎按漢初以公羊爲齊學以其傳出於江公江公齊人也穀梁爲魯學以傳其出於申公申公魯人也公羊傳有子沈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及魯子高子矣穀梁傳有尸子沈子矣古者以子稱人皆師事之詞故論語顏子名稱而曾參冉有獨稱子先儒謂是二子之弟子所記使公穀而受業於子夏之門獨無一語及子卜子乎既師子夏而其師乃若是之多乎且公羊傳桓六年有子公羊子穀梁傳隱五年有穀梁子此乃公穀門人之所增益而非公穀所自記也明矣至經文有二傳互異者乃因當初未敢遽出及其出也隔孔子之卒已六七十年此時簡策豈能免傳受之不誤後來遂據誤爲各有師承然必有一是一非處其有可以理斷者如三月二

月十二月十一月多誤此字畫加減一筆之誤也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卯酉多誤此字畫分合一筆之誤也乙巳多誤此字畫多少二筆之誤也寅申辰多誤此音同之誤也凡推排經傳日月至此驗其誤否須以天正爲是不得順經傳以求合致閏朔轉乖竟謂古人之不精厤算也然魯厤之不合者蓋亦寡矣

春秋閏表

春秋時列國各自爲法三正並[illegible]劉原父以來有推論及此者未之詳也惟[illegible]國朝諸儒能引春秋經傳以爲明証而不明所以用夏正之故宋儒王伯厚則疑春秋隱桓莊閔之世何爲多是殷正而不明魯自僖公五年以前本是殷正僖公五年後乃用周正之故至宋不用殷正而[illegible]用殷正辛甲夏正又與晉閏異法晉閏又與後世異法後世中氣不出本月初氣可入前月晉法初氣不出本月中氣可入後月於是約有十五日之差置閏遂遲十餘月此數者三傳之所未嘗知漢後諸儒之所未嘗識其實經傳俱在一一通考

之可以互証非能武斷也昔史遷謂周自幽厲以後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故周法往往多差然既在諸侯則侯國之所推何至大謬于古法乃以百餘年而南至差數十日耶漢末宋仲子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及漢三統共七法以攷春秋晉杜氏增乾象泰始乾度三法幷謂夏周二法按其術數皆與藝文志所紀不同又加眞夏眞周二法攷日干支之見于經者三百九十三見于傳者二百八十六日食三十七杜氏自謂長編得七百四十六日失二十三日日食得三十三日失四日視古惟精然通鑑外紀目錄譏其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法也其言

當矣夫長歷置閏之最疎者莫如僖公元年閏十一月隔五十月至僖公五年始閏十二月其最密者如僖公七年八年俱閏十二月杜氏非不知後之治春秋者必羣起而攻之也然必如此推排上下年經傳乃合故後之攻之者終疑而存之不能釋然于經傳不可推排之故也至于襄公二十七年杜氏有頓置二閏之謬則由于左氏辰在申司歷過也之語且終春秋之世竟失一閏（趙東山本作失三閏非也東山本自誤耳）杜氏非不知以春秋二南至相推也推之而不能合遂舍至而不論一若終春秋之世無人識南至也者若後秦姜岌唐僧一行元郭守敬上考春秋日食愈推愈精然多謂春秋爲失閏一若愼脩

裨竈輩竟不達天象也者豈其然哉按後世每歲分作二十四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古法每歲分作八節以至與分中隔三月者於辰戌丑未月置閏爲四時之轉關以前半月屬上季月後半月屬下孟月此之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閏字以王居門爲義閏月則闔門左扉以閏月朔日季月之氣已過一半故闔左以明其氣之已過至閏月望日孟月之氣方來故闢右以明其氣之方來如辰居青陽右个闔其左扉者明辰月朔氣已盡開其右扉者明巳月朔氣方來也餘倣此然則子建當閏二五八十一月丑建當閏正四七十月寅建當閏三六九十二月名雖異實皆辰戌丑未也昭公二十

年衛有閏月殺宣姜事文在八月之下杜氏亦推作閏八月此蓋子建閏未月之證傳云先王之正時也正時者正四時不使有差即謂置閏非謂造法也又云履端於始始者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時之初氣不出月也又云舉正於中中者謂二分二至四時之中氣不出月也又云歸餘於終終者四時之終氣即指置閏在辰戌丑未言之也後世誤解舉正於中之說遂於無中氣之月置閏不知二十四氣本古法所無戴東原先生辨之至詳見戴集若逸周書時訓解特後人僞撰耳玩其文義與周書大不類也藉使古法如是則春秋當詳書閏某月而左氏內傳亦不當僅有分至啟閉名目矣後世誤解歸餘於

終之說又謂古法皆於十二月置閏秦漢之間百有餘年竟承其謬不知置閏惟在十二月乃成襄以後各國史官之謬魯法未嘗如此蓋十九年一章之法以二年零九月而一閏者爲多長則隔三年一閏短則隔二年半一閏以此法作春秋閏表于左

隱公二年庚申丑建 閏十月庚午朔 大衍是魯誤閏七月壬寅朔杜閏十二月求合於經乙卯轉差

隱公五年癸亥丑建 閏七月乙卯朔 杜閏十二月差大衍子建閏未月是

隱公八年丙寅本應 閏四月己亥朔 大衍是魯誤閏正月庚午朔杜閏上年十二月差

隱公十年戊辰丑建 閏十月甲寅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則十年爲寅建矣大差大衍下年閏正月亦差

桓公二年辛未丑建 閏七月戊戌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本年亦是寅建大差大衍子建閏九月近是

桓公五年甲戌丑建 閏四月壬午朔 杜閏正月陳移于上年閏十二月俱差大衍閏六月近是

桓公八年丁丑丑建 閏正月丙寅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本年亦是寅建差大衍閏三月微差

桓公十年己卯丑建 閏十月庚戌朔 杜下年閏正月陳移于本年閏十二月大衍子建閏戌月是

桓十三年壬午丑建 閏七月甲午朔 杜閏正月陳移于上年閏十二月尤差大衍子建閏七月近是

桓十六年乙酉丑建 閏四月戊寅朔 杜閏六月陳移于上年閏十二月尤差大衍子建閏四月近是

桓十八年丁亥丑建 閏十月甲午朔 杜下年閏十月差大衍子建閏正月微差魯亦誤閏下年正月

莊公三年庚寅丑建 閏七月戊寅朔 杜下年閏四月大差大衍子建閏九月近是

莊公六年癸巳丑建 閏四月壬戌朔 杜下年閏四月大差大衍子建閏辰月是

莊公九年丙申丑建 閏正月丙午朔 杜閏八月差大衍子建閏三月近是

莊十一年戊戌丑建 閏十月庚寅朔 杜閏四月陳閏三月大衍子建閏戌月是

莊十四年辛丑丑建 閏七月甲戌朔 杜閏五月微差大衍子建閏未月是

莊十七年甲辰丑建 閏四月戊午朔 杜閏六月微差大衍子建閏四月近是

莊二十年丁未丑建 閏十月癸酉朔 杜閏十二月差大衍子建閏正月近是

莊廿二年己酉丑建 閏七月丁巳朔 杜下二年閏七月陳移下年閏十二月大差大衍閏九月微差

莊廿五年壬子丑建 閏七月庚午朔 杜下三年閏三月陳移下年閏十二月大差大衍閏六月微差

莊廿八年乙卯丑建 閏正月乙酉朔 杜下二年閏二月陳移下年閏十二月大差大衍閏丑月是

莊三十年丁巳丑建 閏十月庚午朔 杜下二年閏三月陳移下年閏十二月大差大衍閏戌月是

閔公元年庚申丑建 閏七月甲寅朔 杜下年閏五月大差大衍閏未月是

僖公二年癸亥丑建 閏四月戊戌朔 杜上年閏十一月大差大衍子建閏辰月是

僖公四年乙丑本應 閏十月癸丑朔 因來年改用子建遂不置閏此年月數方足詳見本年傳後

僖公七年戊辰子建 閏八月丁酉朔 杜閏十一月差晉周寅建當閏十二月傳據晉史論見本年下

僖公十年辛未子建 閏五月辛巳朔 杜八年閏十一月當是誤係非杜謬至此也大衍閏六月近是

僖十三年甲戌子建 閏二月乙丑朔 杜七年閏二月差陳移于上年十二月亦差大衍閏二月是

僖十五年丙子本應 閏十二月己酉朔 魯閏八月辛巳朔杜失閏陳補于上年末差大衍閏十月近是
僖十八年己卯子建 閏八月癸巳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差大衍閏七月近是
僖廿一年壬午子建 閏五月丁丑朔 杜上年閏二月陳移于十二月俱差大衍閏四月近是
僖廿三年甲申子建 閏十二月癸巳朔 杜下年閏四月差大衍下年閏正月亦差
僖廿六年丁亥子建 閏八月丁丑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差大衍閏九月近是
僖廿九年庚寅子建 閏五月辛酉朔 杜下年閏九月大差大衍閏六月近是
僖卅二年癸巳子建 閏二月乙巳朔 大衍是魯誤閏五月杜移此閏於文元年三月承習閏之誤也
文公元年乙未子建 閏十二月己丑朔 杜因前閏遷移此閏于二年正月大衍閏十二月近是
文公四年戊戌子建 閏八月癸酉朔 杜閏七月近是趙東山謂七爲二九差大衍閏八月是
文公七年辛丑子建 閏二月戊子朔 經上年年終閏月當在此年二月論見凡例大衍閏四月近是
文公十年甲辰子建 閏二月辛丑朔 大衍閏七月近是陳顧移杜八年七月之閏于九年七月仍差

文十二年丙午子建 閏十二月己酉朔 杜閏十一月是大衍閏十月近是
文十五年己酉子建 閏八月己巳朔 杜下年閏五月差大衍閏六月近是
文十八年壬子子建 閏二月乙酉朔 此年至下庚申相距九年杜頓減二閏極謬大衍是魯誤閏五
宣公二年甲寅子建 閏十二月己巳朔 杜閏五月差大衍閏十一月是
宣公五年丁巳子建 閏八月癸丑朔 陳移杜六年五月之閏於此年十二月亦差大衍閏八月是
宣公八年庚申子建 閏五月丁酉朔 頓減二閏若求合絳縣老之言而謬也大衍閏五月是
宣公十年壬戌子建 閏十二月壬子朔 杜閏五月差大衍下年閏正月微差
宣十三年乙丑子建 閏八月丙申朔 杜上年閏五月差大衍閏九月近是
宣十六年戊辰子建 閏五月庚辰朔 杜上年閏十一月差大衍閏六月近是
成公元年辛未子建 閏二月甲子朔 杜閏三月大衍同近是
成公三年癸酉子建 閏十一月戊申朔 杜下年閏七月差大衍閏十一月是

成公六年丙子子建 閏八月壬辰朔 杜下年閏八月差大衍閏七月近是
成公九年己卯子建 閏五月丙子朔 杜閏十一月差大衍閏四月近是
成十一年辛巳子建 閏十二月辛卯朔 杜閏缺大衍下年閏正月微差顧補閏五月陳補閏六月尤差
成十四年甲申子建 閏八月丙子朔 杜閏七月大衍閏十月俱微差
成十七年丁亥子建 閏五月庚申朔 杜從傳閏十二月不知傳乃寅建晉閏也大衍閏六月近是
襄公二年庚寅子建 閏二月甲辰朔 杜閏四月微差大衍閏三月近是
襄公四年壬辰子建 閏十二月戊子朔 杜下年閏四月差大衍閏十一月是
襄公七年乙未子建 閏八月壬申朔 杜閏十月微差大衍閏八月是○九年錯簡傳有閏月是十一年
襄公十年戊戌子建 閏五月丙辰朔 閏月論詳本條下杜作閏十一月差大衍閏四月近是
襄十三年辛丑子建 閏二月庚子朔 杜閏八月差大衍閏正月陳本作閏三月俱近是
襄十五年癸卯子建 閏十二月甲申朔 杜下年閏十月差大衍本年閏十月近是

襄十八年丙午本應 閏八月戊辰朔 魯誤閏十一月丁酉朔杜下年閏九月差大衍閏六月近是
襄廿一年己酉子建 閏二月甲申朔 杜閏八月差大衍閏二月是是年齊魯閏不同論見本條下
襄廿三年辛亥子建 閏十二月戊辰朔 杜下年閏三月差大衍閏十二月近是
襄廿六年甲寅子建 閏八月壬子朔 杜閏十二月差大衍閏月下年杜因傳誤頓置二閏大謬
襄廿九年丁巳子建 閏五月丙申朔 杜閏八月差大衍閏五月是
襄卅一年己未子建 閏十二月辛亥朔 大衍下年閏正月微差高移杜下年閏十二月于十月仍差
昭公三年壬戌子建 閏八月乙未朔 杜下年閏四月差大衍閏九月近是
昭公六年乙丑子建 閏五月己卯朔 杜閏七月微差大衍閏六月近是○杜八年閏八月陳移于九
昭公九年戊辰子建 閏二月癸亥朔 年閏十二月高移于十年閏五月俱差大衍閏三月近是
昭十一年庚午子建 閏十二月丁未朔 杜下年閏正月微差大衍閏十二月近是
昭十四年酉子建 閏八月辛卯朔 杜下年閏九月詳論本條下大衍閏七月近是

昭十七年丙子子建　閏五月丙子朔　杜下年閏正月陳移上閏十二月俱差大衍閏五月是
昭十九年戊寅本應　閏十二月辛卯朔　誤閏下年八月故南至在二月俱見傳杜仍之大衍閏二微差
昭廿二年辛巳子建　閏八月乙亥朔　晉閏十二月見傳杜仍之魯閏八月大衍閏十月
昭廿五年甲申子建　閏五月己未朔　杜閏十二月詳論本條下大衍閏月缺
昭廿八年丁亥子建　閏二月癸卯朔　杜閏五月差大衍閏三月近是
昭三十年己丑子建　閏十二月丁亥朔　杜閏五月差大衍閏十二月近
定公元年壬辰子建　閏八月辛未朔　杜下年閏五月差大衍閏八月是
定公四年乙未子建　閏五月乙卯朔　顧移杜閏七月于十月差大衍閏四月近是
定公七年戊戌子建　閏二月己亥朔　杜下年閏二月差大衍閏正月近是
定公九年庚子子建　閏十二月癸未朔　杜下年閏六月差大衍閏十月微差
定十二年癸卯子建　閏八月丁卯朔　魯閏十一月誤大衍閏七月近是杜從魯誤

定十五年丙午子建　閏二月癸未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微差大衍閏三月近是陳閏二月是
哀公二年戊申子建　閏十二月丁卯朔　杜閏十一月大衍閏十一月俱同
哀公五年辛亥子建　閏八月辛亥朔　經閏月葬齊景公杜作十月魯閏實十一月俱誤大衍是詳後
哀公八年甲寅子建　閏五月乙未朔　杜上年閏十二月差大衍閏五月是
哀公十年丙辰子建　閏十二月庚戌朔　杜閏五月差大衍下年閏正月微差
哀十三年己未子建　閏八月甲午朔　杜下年閏二月差大衍閏九月近是
哀十六年壬戌子建　閏五月戊寅朔　衍上年閏十二月見傳杜仍之魯本年閏五月大衍閏月缺
哀十九年乙丑子建　閏二月壬戌朔　杜上年閏十月差大衍此下不非
哀廿一年丁卯子建　閏十二月丙午朔　杜閏九月微差
哀廿四年庚午子建　閏八月庚寅朔　傳閏月公如越杜作閏十月微差以無日可証也
哀廿七年癸酉子建　閏五月乙亥朔　杜閏八月微差

右閏表　按今法之分閏於卯辰巳月者古法俱閏辰月今法之分閏於午未申月者古法俱閏未月餘倣此前後亦只差一月耳八節俱用定氣定氣長莫如自夏至交秋分故每逢閏未月多是三年蒲足又列國史書俱應有綱有目綱即如春秋之經目即如春秋之傳九遇閏月惟詳書於目不書於綱蓋承前月而受其餘日使餘日有所統屬公羊之說即尚書以閏月定四時之旨經傳體例之殊如此故胡氏安國呂氏本中皆主此說以爲史冊定例其論甚正然而經有閏月二條者義係閏則不得不書閏乃變例也其不書閏者如隱公十年經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是閏十月二十九日桓

公八年正月己卯烝是閏正月十四日僖公十五年經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閏十一月十四日傳作九月仍晉史也成公十四年八月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是閏八月廿三廿五日襄公十年傳六月楚鄭伐宋庚午圍宋經作五月是魯歷閏五月十五日於楚歷爲六月楚閏在六月後也定公十五年經二月辛丑楚子滅胡是閏二月十九日經皆不書閏者此義于僖公八年丁未天王崩一條經不書閏傳書閏可証余初疑傳書閏月惠王崩以爲左氏當是據周史既而細考左氏書周事俱是據晉史蓋周自王子朝之亂徵其史不足徵左氏恐不全見而晉之乘爲文公之霸

先記原起於武獻時事已詳書之必詳周事且齊亦用寅建復與晉史時月合僖公七年魯閏八月晉閏十二月卽魯之八年二月經當于八年書二月丁未天王崩而左氏不知此爲寅建子建閏各不同之故疑傳無先期書崩之理又恰是王室有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轉疑爲赴遲一年直以爲經脫去十有二字應補遂補之耳不知傳明言定位在春卽可發喪且發喪之文亦當以實告而經以實書之襄王待齊桓以定位已不能瞞過齊人而謂能瞞過天下乎然魯晉閏之不同致經傳參差因之誤疑而誤改者尚不止此如文公元年傳云于是閏三月非禮也閏三月者寅建之閏法此魯史暗

譏晉閏之太遲以其爲大國而不欲顯言之故但以閏三月暗指之亦非晉從無閏三月之法而此年突創此例按寅建之閏三月卽子建之閏五月寅建之五月卽子建之七月是年傳云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若晉不於三月置閏則辛酉朔不應爲五月而下六月戊戌取之亦不合矣然晉之五六月實魯之七八月乃經書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繫於秋前而不書月此非因傳之月轉有疑於經而刪其月以求合乎又按上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是年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本是如期五月而葬而左氏以爲緩者誤以魯爲閏三月也然自僖公卅二年至文公元年于魯尋必兩閏不差乃推

得去于晉事必上閏遲至是年三月始閏乃推得去則其爲晉之誤閏明矣杜氏雖不解此尚知來正必閏後事乃推得去其實於天正已遲閏不在來正而在本年秋八月非一年再閏也非魯史於前後閏俱不差此兩閏乃數之至也非魯史自蹈于謬而自譏之也知此則不宜以閏三月之文爲魯閏而徒譏杜閏之數矣至於文公七年宜閏五月魯誤閏二月此不過魯法冬至與春分稍後天數時若以爲文公六年冬應閏則是魯史官緣於僖公五年特書南至相去三十五年南至竟後天三日致以七年之正月爲六年之閏十二月宜行朝正之禮於此朔而轉不告月有荒謬至此之推步乎且

魯之冬閏本宜在十一月經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在十月而傳以爲九月者因晉失閏故只差子建一月也晉狐射姑出奔狄傳以爲十一月實魯之十二月有閏卽以此爲閏十一月是宜書閏月不告月之文於前而書晉狐射姑出奔狄于後矣而經未嘗如此可知經自不誤誤在此條有所移耳由此知經原文是七年春公伐邾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三月甲戌取須句文公之不告月者以有事於邾方朝于廟時卽僞稱病不告月而歸與播揚其病于邾致彼不設備也不然朝于廟卽是告月既不告月何爲又朝于廟說經者須知此非二事不得同猶三望之說以爲舍大而不廢小也文公無

故必不如此此又足証閏在七年二月而經之有所移
者即由於左氏誤解歸餘之語以爲魯閏必在年終又
誤於晉法之閏丑月往往書於上年之終于是以魯法
考之以爲此必六年之閏疑是七年春公伐邾六字錯
簡在前當移于後不知移後乃轉誤耳成公十七年冬
傳云閏月乙卯晦亦是晉閏十二月經傳參錯于支或
誤而不以爲誤或不誤而以爲誤致公穀呶呶不已論
見本年條下襄公十年冬傳云閏月戊寅濟于陰阪錯
簡在九年此亦晉之閏十二論見本年條下昭公二十
年傳於八月下截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八月辨未合
天正亦可見于建之閏法在二五八十一月于此得一

證矣至昭公二十二年四月周景王崩六月叔鞅如京
師會葬王室亂按諸經傳可証周魯晉閏之殊盖六月
事叔鞅親見故傳書六月專明言叔鞅言王室之亂也
可知傳之上文是據魯史其下文則云單子欲告急於
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
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
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玩欲告急語氣
告與不告意猶未定是據周史若列國史安得有此書
法且據傳經當書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
皇不應脱去秋七月戊寅五字下條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不應誤冠以秋字而失書日可知失書日是

缺文秋字是錯簡魯史有缺文其零星字乃有錯簡經
亦不得不仍之而傳之所據者乃周史也又傳云八月
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
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此下宜接十一月
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
皆據周史若魯史則閏在八月故經書王子猛卒與傳
有十月十一月之殊而皆非誤其實周之十一月又即
晉之九月周之閏十一月即晉之十月傳云冬十月丁
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
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
渾於社是據晉史而不知其用寅建誤序其事於周十

一月王子猛卒以前而未曾細思晉之納王于王城者
指敬王以敬王即位於子旅氏不在王城故賴晉以納
之也盖單子雖欲告急于晉悼王以王國無告急于列
侯之禮意晉必自來救而晉終不救迨敬王即位勢窮
乃告急而晉始興師及陸渾之戎敗晉師乃不得不張
軍勢傳云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
軍於陰于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
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
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此段當移接敗陸
渾於社句之後而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又宜緊連于此段之後皆據晉史玩王使告間庚戌還
語氣可見而左氏不知晉之十二月閏月卽周魯之次
年正月二月晉之來年正月卽周魯之三月按經晉人
圍郊前書春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又書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舍而傳叙執舍始末云邾人城翼武城
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使與邾
大夫坐又不果坐又將以叔孫與邾又弗與使非有子
建寅建之殊豈正月朔日二日以前得有此事耶蓋晉
人圍郊上經脫去三月二字或左氏誤于晉史書作正
月刪之以從晉史夫一事而前據周史後據晉史者晉
未曾與師于悼王未卒之先故恒王之卒晉史不書其

救周也晉亦不實用力故周史不書左氏但各取其詳
書者紀之知此則經傳日月不同處無不可通矣又哀
公五年於天正當閏八月而魯誤閏十一月齊以寅建
亦誤閏九月與魯閏名異實同經九月癸酉齊侯杵臼
卒而傳但云秋齊景公卒者蓋齊史必作秋七月左氏
疑其與經異從經而刪之而不知齊之秋七月卽魯之
九月也傳又云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
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於其奔也萊人歌曰景公死乎不
與埋則埋必在奔前因其不能與埋事勢已定而後奔
耳此則齊之十月於魯爲十二月經書閏月葬齊景公
於冬其爲魯之十一月明矣按諸侯五月而葬渥閏則

計閏若三年與期之喪皆不計閏禫則計閏彼以年數
此以月數義各不同鄭志載趙商之問可考也左氏以
葬魯僖公爲緩非誤疑其閏三月爲踰五月而葬之數
乎若如先儒魯閏俱在十二月之說則葬景公不爲速
矣杜氏亦知必先葬而後奔乃合於傳意以爲閏十月
葬不得與埋而卽奔則經傳胥合然傳明書十月難强
作閏月是皆由不知魯無閏十月與閏十二月之法也
哀公十五年傳閏月衞之閏十二月卽魯之十六年正
月魯自閏五月詳見本年條下哀公二十四年傳閏月
是閏八月細勘諸條經傳魯閏四衞閏一餘皆晉閏晉
法初氣不出本月中氣可入後月所謂履端於始論已

見前僖公甲午年立春在子建二月二十七日乙丑晉
法以爲當是正月立夏在四月初一日丁酉晉法以爲
當是四月其中隔三月本應于此年三月當閏此事當
是晉史官卜偃所司於癸巳年十二月當頒發來歲之
至朔於民間因是月晉文公卒騷閙秦有襲鄭之師殽
秦之策先發自卜偃此時卜偃意中祇慮事爲無關輕
重又不得不及時頒發一時倉卒遂忘置閏至來年殽
秦事畢而歷書已頒發在民間上下通用不能追改不
得不於乙未年始閏三月矣此語似鑿空撰出以爲不
然則何爲其謬至是姑存此說以俟高明論定焉

宋趙氏汸所著春秋屬辭引及唐大衍曆而唐書不載
不知趙子常何據也

春秋朔表

日月合朔其理寓於易其數亦寓於易故古人有日月爲易之論而夫子贊易亦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惜乎後世未有能以天象釋易以易數測天者也愚嘗思之深矣易數四倍之卽是厤數厤數四分之卽是易數必四倍之者何也以宗動恒星太陽太陰四重天各具有易數統此四重天以計之必須四倍也是故周天之度當用三百八十四每度四分統計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分周天之日亦如之(祖冲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造甲子元厯日法如此竟未及施用)是故一日十二時一時八刻一刻當作十六分而平朔實則每月二十九日一千五百三十六分日之八

百一十五其不能滿三十日者以月之象常缺故其數亦缺也然以每月三十日乘之凡一千五百三十六月而其所缺者七百二十一日(所缺之數卽月小之數也)平朔實無餘分矣至八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爲九萬二千一百六十月而平朔實還元矣(大月四萬八千九百小月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共二百七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日是謂朔元)此甲子與易數相配之妙理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唐僧一行聰明絕世以大衍名厯是矣然亦誤讀聖經以四十九起數每四十九月而大月二十六小月二十三共一千四百四十七日日無餘分其實平朔實之數一千四百四十七日中尚須短一分纔見掛一爲虛中法象而一行未之知也故用

大衍則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四月而朔長一日六千二百七十二月而朔長一時逆推至春秋時遂差二三時矣今按經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以一象太極而四十九則三才未剖之數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天地闢矣掛一以象三則皇極建矣太極以一而包乎四十八數之外皇極以一而異乎四十八數之中此理之寓於數者然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所揲者乃四十八策未嘗連掛一之數在內歸奇於扐以象閏所歸者乃四十八策之奇未嘗連掛一在內也(先儒多以奇爲掛一扐爲揲餘之策非是有論另見)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則以二次所掛之策卽初次所掛之策(張子謂二次三次不掛亦非是有論另見)三變而成一

爻未嘗三變而以三策各自爲掛一也經旨之分明如此(朱子蓍卦考誤亦誤有論另見)則四時之運行四十八數盡之矣可以象皇極之掛一者合而置之於歸奇之閏乎是故天地未嘗有二理則大衍與卦爻未嘗有二數以四十八數八倍之卽爲三百八十四數此乃日往月來自然之妙雖聖人不得而增損也夫卦用八八則爲六十四蓍用七七則爲四十九其數若異矣然八八陰數也陰數則實中七七陽數也陽數則虛中虛其中以爲掛一者則以人必虛心無爲者而後能參天地此謂掛一以象三也授時細審實測知大衍厤之朔實稍長也而損之然用授時則九千六百月而朔又短一時逆推至春秋

時亦有二三時之差（由元時至春秋觀唐初較遠故其所差亦加大衍歷）西法出

而稍增授時之朔實矣然一萬四千月而朔仍短一時

未爲至當也今按平朔之法每隔六十四月與六十甲

子數相值但逆退四刻耳作春秋朔表于左

隱公三年十月　乙丑朔　辰正初刻乙分合朔
隱八年十二月　乙未朔　辰初初刻乙分合朔
桓公三年二月　乙丑朔　卯正初刻乙分合朔
桓公八年四月　乙未朔　卯初初刻乙分合朔
桓十三年七月　乙丑朔　寅正初刻乙分合朔
桓十八年九月　乙未朔　寅初初刻乙分合朔
莊五年十一月　乙丑朔　丑正初刻乙分合朔
莊十一年正月　乙未朔　丑初初刻乙分合朔
莊十六年三月　乙丑朔　子正初刻乙分合朔
莊廿一年五月　甲午朔　夜子初初刻乙分合
莊廿六年七月　甲子朔　亥正初刻乙分合朔
莊卅一年九月　甲午朔　亥初初刻乙分合朔
僖二年十一月　甲子朔　戌正初刻乙分合朔
僖公八年二月　甲午朔　戌初初刻乙分合朔

僖十三年四月　甲子朔　酉正初刻乙分合朔
僖十八年七月　甲午朔　酉初初刻乙分合朔
僖廿三年九月　甲子朔　申正初刻乙分合朔
僖廿八年十二月　甲午朔　申初初刻乙分合朔
文公元年十月　甲子朔　未正初刻乙分合朔
文公六年三月　甲午朔　未初初刻乙分合朔
文十一年五月　甲子朔　午正初刻乙分合朔
文十六年七月　甲午朔　午初初刻乙分合朔
宣公三年九月　甲子朔　巳正初刻乙分合朔
宣公八年十二月　甲午朔　巳初初刻乙分合朔
宣十四年正月　甲子朔　辰正初刻乙分合朔
成公元年二月　甲午朔　辰初初刻乙分合朔
成公六年六月　甲子朔　卯正初刻乙分合朔
成十一年八月　甲午朔　卯初初刻乙分合朔
成十六年十月　甲子朔　寅正初刻乙分合朔
襄公三年十二月　甲午朔　寅初初刻乙分合朔
襄公九年二月　甲子朔　丑正初刻乙分合朔
襄十四年四月　甲午朔　丑初初刻乙分合朔
襄十九年六月　甲子朔　子正初刻乙分合朔
襄廿四年八月　癸巳朔　夜子初初刻乙分合
襄廿九年十月　癸亥朔　亥正初刻乙分合朔
昭公三年十二月　癸巳朔　亥初初刻乙分合朔
昭九年二月　癸亥朔　戌正初刻乙分合朔
昭十四年五月　癸巳朔　戌初初刻乙分合朔
昭十九年七月　癸亥朔　酉正初刻乙分合朔
昭廿四年九月　癸巳朔　酉初初刻乙分合朔
昭廿九年十二月　癸亥朔　申正初刻乙分合朔
定公三年正月　癸巳朔　申初初刻乙分合朔
定公八年三月　癸亥朔　未正初刻乙分合朔
定十三年五月　癸巳朔　未初初刻乙分合朔
哀公三年七月　癸亥朔　午正初刻乙分合朔
哀公八年九月　癸巳朔　午初初刻乙分合朔
哀十三年十二月　癸亥朔　巳正初刻乙分合朔
哀十九年二月　癸巳朔　巳初初刻乙分合朔
哀廿四年四月　癸亥朔　辰正初刻乙分合朔

右朔表　按平朔之度自隱公己未元年子月辛亥朔

起推至今乾隆三十七年壬午申月庚寅晦止通共二

千四百八十三年零十月（壬午年有一閏故零十月）以月計之共得

三萬零七百二十於朔元爲三分之一大月一萬六千

三百小月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共九十萬零七千一百八十日）至酉月

辛卯朔按其平朔之度時刻分杪俱與隱公元年子月

之辛亥朔合矣必平朔實無差而後定朔乃可考定朔

實無差而後日食之時刻分抄其隨地不同者乃可驗

按太陰之小輪繞太陽而周也亦如太陽自有最高最

卑之度其最卑處謂之月孛即月孛入氣之度乃有以

知朔實遲速之限西法每日平行六分四十一杪零七

七四七七至九日平行一度九杪六九七二九三至九

十日平行十度一分三十六杪九七二九三至三百六

十日平行四十度六分二十七杪八九一七二至三千

二百三十一日四時四刻約平行周天三百六十度[illegible]

殘秘作三十二百三十一日九七七七五四而平以此行周天是十一時五刻十三分也長七時零矣分爲四限象而朔實之遲速可驗矣大約平朔與定朔同日者十居七八其差在先後日者必戌亥子丑寅時也十居二三而推求定朔其事𢡟繁必先推求平朔無差乃有準故是編只用平朔云

春秋日食星度表 近日海昌朱氏兆熊亦有此表然依杜推閏是以皆差與日表同爲杜所誤也

自漢至隋日食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者三其疏如此者何哉因用平朔而平朔之法大概後天者多也北齊張子信始悟定朔之理大衍厤損益其法而用之故自唐至五代日食凡一百一十而食於晦者僅一食於初二者亦僅一用定朔而分秒未協故法久而漸失也宋代日食凡一百四十八無晦食者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代日食凡四十五亦無晦食者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於加時之法密至四五刻者當其時而已然則以平朔之法未能纖悉吻合故定朔卒有差也 國朝萬氏斯大曰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二十六桓三莊廿五廿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廿一廿四廿七昭七十五十七廿一廿二廿四卅一定五十二十五公羊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僖十二文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故食在二日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厤不以爲朔故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晦日食並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語似有理而實不然今立

表于左（歲周三百六十五度零四之一此用三百六十十 壁度而句其奇零故星度有出入不同處）

隱公三年辛酉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在豕韋之次室十五度并州分野歆推燕越分誤）

三統朔法太長逆推至是年子建正月得己巳朔此劉
歆之謬也實係丑建二月己巳朔於子建爲三月詳本
年條下後倣此（古歷推是年正月己巳朔承三統之謬也陳氏厚燿疑爲失閏尤誤矣）

桓公三年壬申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在鶉火之次星三度荊州分野）

劉歆以爲子建六月謬實係丑建七月壬辰朔於子建
爲八月（京房易傳以爲應在楚莊稱王兼地千里者得之可證歆以爲鄭晉分之誤）

桓十七年丙戌十月朔日有食之（在大火之次氐六度兗州分野漢儒董子推食在東壁亦誤）

劉歆以爲楚鄭分盖九月也實係丑建十月庚午朔於
子建爲十一月（鄭高渠彌弑昭公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事應之）

莊十八年乙巳三月日有食之（在大梁之次胃十二度徐州分野）

于法當是丑建四月壬子朔日食魯朔法稍疏誤以爲
三月晦日經並不誤但失日耳一行守敬推作五月壬
子朔從子建也劉歆推前後日食俱差二月此則因經
誤而轉合矣讀漢書五行志者不可不知也（歆作魯衛分野實誤）

莊廿五年壬子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在實沈之次井五度雍州分野）

按左氏明以此爲非常月也以三十日庚子夏至乃正
陽之月故耳此亦丑建之一証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
秋分在其月末文十五年六月辛未朔立夏在月中故
皆鼓用牲于社又古法只論八節之証劉歆以爲子建
五月二日謬（董子推食在畢誤歆推魯趙分亦誤）

莊廿六年癸丑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誤十一爲十二實析木之次尾六度幽州分野）

自莊公三十年以前日食俱丑建惟此合於子建者乃
後人傳寫誤一爲二因誤而轉與子建之天正合矣若
不以此爲誤則上下各條皆推不去想當時司歷者雖
承誤不若是之久也劉歆以爲十月二日食正與前後
所推各日食俱差二月者相同亦謬中之一証也

莊三十年丁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在鶉尾之次軫初度荊州分野歆推周秦分誤）

劉歆以爲子建八月謬實係子建十月於丑建爲九月

僖公五年丙寅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鶉尾之次翼九度荊州分野歆推秦晉分誤）

劉歆以爲子建七月日食謬按上年省去一閏是年方
能改丑建爲子建傳云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志始用子

建也詳論見本年條下實係子建九月戊申朔

僖十二年癸酉三月庚午日有食之（誤五爲三實大梁之次胃二度徐州分野）

是年左氏經文誤五爲三穀梁經文誤五爲正蓋及僧
一行郭守敬俱推五月庚午朔日入食限是劉歆所推
俱差二月故此條之合與莊公十八年同俱是合於寅
建讀五行志者不可不知也（歆推齊衛分誤）

僖十五年丙子五月日有食之（誤四爲五實娵訾之次壁七度徐州分野）

劉孝孫推作五月癸未朔日食亦屬附會、一行守敬俱
推四月癸丑朔日食限是劉歆以爲二月亦是合於寅
建雖謬而其差二月則與前後所推無不同也若以日
朔並不書者爲晦食則此條應書三月癸丑經文誤三

爲五耶 歆推齊趙分誤

文公元年乙未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經文有朔字誤三爲二實豕韋之始危十三青州分

姜岌僧一行郭守敬俱推三月癸亥朔日入食限是劉歆推作正月亦是合於寅建而差於子建二月之証晉上年失一閏此條或是因晉史而誤若以魯史誤推癸亥作二月晦日則又與晦日不書日之說不合 歆推燕趙分誤

劉歆以爲四月二日謬郭守敬推是 歆推魯衛分誤

文十五年己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在大梁之次畢三度冀州分野

宣公八年庚申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誤十爲七實壽星之次亢三度兗州分野

是年經文當是秋七月下無事冬十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其第二條則是己丑葬我小君敬嬴云云後人倒

填冬十月三字在後耳姜岌僧一行郭守敬俱推十月甲子朔日入限推七月不應食亦非甲子朔杜氏不知經誤致朔差二日劉歆以爲七月二日者推閏在五月後雖差三月仍是差二月也 歆推楚鄭分誤

宣公十年壬戌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在娵訾之次壁八度并州分野

劉歆以爲二月謬 歆推魯衛分誤

宣十七年己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月日俱誤實大梁之次畢初度冀州分野

一行守敬推五月乙亥朔日入食限是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不應食劉歆雖誤推作三月亦與推前後諸日食俱差二月者合不知經何以日月俱誤或因十五年有六月癸卯四字復誤填於此也 歆推魯衛分誤

成十六年丙戌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在實沈之次畢十一度冀州分野

劉歆以爲四月謬 晉分也應在晉厲公之見殺 歆推魯衛分誤

成十七年丁亥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誤十一爲十二實大火之次氐末房初兗豫分

姜岌一行守敬俱推十有一月丁巳朔日入食限是劉歆以爲九月雖誤而與前後所推日食差二月者合蓋上文十有一月之下公至自伐鄭之上脫去丁巳朔日有食之七字誤填于十有二月後耳三傳因之各多臆說論詳見本年條下 宋衛分也歆推周楚分誤應在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列國復圍彭城

襄十四年壬寅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在元枵之次虛三度青州分野

劉歆以爲上年十二月二日謬 歆推宋燕分誤應在齊世子光殺子牙高厚事

襄十五年癸卯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誤七爲八實實沈之次井七度雍州分野

姜岌一行守敬俱推七月丁巳朔日入食限如以爲八月則上下經傳俱推不去故杜說亦同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雖誤而與前後所推日食差二月者合 歆推魯趙分誤

襄公廿年戊申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在鶉尾之次軫一度荊州分野

劉歆以爲八月謬 歆推秦周分誤

襄廿一年己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七月八月謬且不諳無比月而食之理矣一行守敬推九月庚戌朔應食十月庚辰朔不應食當在誤條論詳見本年條下 九月食在鶉尾之次翼九度荊州分野

襄廿三年辛亥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在星紀元枵二次間女五度揚州分野

是月平朔壬申定朔癸酉詳見本年條下劉歆以爲上

年十二月二日謬歆推宋燕分誤應在吳楚構兵巢牛臣射殺吳子事

襄廿四年壬子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七月食在鶉首之次井二十六度雍州分野後十二年秦景公卒其弟鍼自晉復秦之應歆推魯趙分誤

劉歆以爲五月六月謬一行守敬推七月甲子朔應食

八月癸巳朔不應食當在誤條論詳見本年條下

襄廿七年乙卯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誤十一爲十二實大火之次氐八度兗州分野

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

矣經作十二月者特後人傳寫誤一爲二耳非當時有

誤也傳以爲辰在申杜氏信之遂有頓置二閏之謬論

詳見本年條下劉歆以爲九月雖謬然較傳則仍是合

二月亦足證經之誤也

昭公七年丙寅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在降婁之次奎十度徐州分野

劉歆以爲二月謬左傳去衛地如魯地實指奎度論詳見後歆據傳亦知推魯衛分

昭十五年甲戌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誤五爲六實大梁之次胃十四度徐州分野

一行守敬俱推五月丁巳朔日入食限是經誤五爲六

詳見本年條下劉歆以爲三月謬

昭十七年丙子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誤九爲六實鶉火之次翼十度荊州分野

大衍云六月乙巳朔不應食姜氏說是當在九月又五

月日食黃道要四度授時同詳見本年條下劉歆以爲

魯趙分六月二日亦是因經誤而轉者合五月丙午朔實降婁之次

昭廿一年庚辰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鶉首之次井十六度雍州分野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謬歆推魯趙分誤梓慎言以日係壬午然無蝕當是秦晉事應之

昭廿二年辛巳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在析木之次箕三度幽州分野

劉歆以爲十月謬歆推楚鄭分誤董推食在心亦全箕三已入于斗當與斗互推

昭廿四年癸未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在大梁之次胃二度徐州分野董子推食在胃是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雖月與經合而朔猶未合歆推魯趙分誤

昭卅一年庚寅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在析木之次尾八度幽州分野

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朔猶未合董子推食在心誤歆推燕戊分近是

定公五年丙申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在豕韋之次室四度并州分野

是月平朔庚戌定朔辛亥春秋惟襄公廿三年二月與

此年三月日食平朔定朔不同餘皆同日公羊經文作

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歆推是正月二日蓋劉歆所

推日食徃徃差經二月故此年日食因誤而轉與公羊

同月也歆推燕趙分誤

定十二年癸卯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誤十爲十一實壽星之次亢一度兗州分野

一行守敬俱作十月丙寅朔日入食限以天正應閏在

秋也如以爲十一月有丙寅朔閏十一月丙申朔則此

閏較前後諸閏遲三月矣魯法恐未必然姑因之劉歆

推日食俱差在前二月則此日食當是八月乃差在後

以爲十二月恐係五行志之誤按歆推楚鄭分可知是十月也詳宣八年註

定十五年丙午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在鶉火之次星二度荊州分野

劉歆以爲六月謬董推食在柳歆推晉趙分誤諸儒畢景從楚而圖火之應也

哀十四年庚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大梁之次胃十一度徐州分野

劉歆以爲三月二日謬歆推齊衛分誤

右日食星度表　按日食星度於傳有可據者如昭公
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晉士文伯以爲去衛地如魯地
鄭註保章氏引堪輿云娵訾衛分降婁魯分漢律歷志
娵訾終于奎四度降婁起于奎五度與地理志娵訾終
於壁八降婁始于奎一者相差四度蓋古法于虛六至
虛九爲恆星之子中者論各不同故也然壁屬衛奎屬
魯於傳有明徵矣唐歷志推此食在奎十度是他如莊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日食在尾六度開元占經以爲燕分
其後山戎侵燕齊桓公救燕北至孤竹平山戎之應也
而董子推宿在心歆推楚鄭分則心尾之間也皆未的
矣莊公三十年庚午日食在軫十一度楚滅弦等事應之

開元占經以爲其後楚世子商臣殺其君父之應也亦
通而周秦分之說誤矣僖公五年戊申日食在翼九度
楚滅黃等事應之而秦晉分之說誤矣僖公十二年庚
午日食在胃一度胃主倉廩此晉秦荐饑之應不必專
以胃爲魯分野也而齊衛分之說更誤矣僖公十五年
之癸丑日食在壁七度與宣公十年丙辰食在壁八度
相去只差一度壁近土司空事主水土亦不僅衛分野
文公元年癸亥食在危十三度朱氏兆熊推同開元占經齊分
也其後狄三侵齊十四年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四年
齊人殺之大亂之應也文公十五年辛丑食在畢三度
開元占經晉分也此正陽純乾之月陰氣未起而能侵
陽災最重後五年趙穿弒其君靈公而周匡王崩之應
也宣公八年十經誤作七月甲子食甲子爲干支之首愚最
重大事關周室九三度不徒晉鄭分野齊魯衛滕陳于
兗州昴皆有所係宣公十七年五經誤作六月食在胃昴間
與莊十八年同後昭十五年廿四年襄十四年皆食于
昴按昴近漢上有積水積尸多主水災是則爲昴故五
次食後非大災即大雩又天大將軍近婁胃昴畢亂主
搆伐時此星用事故日食于其下爲爲多成公十六年丙
寅食與文十五年食同在畢而後十度後三四年程滑
弒晉厲公而簡王崩之應也襄十四年乙未食在虛三
是去吳而入齊也應在衛侯出奔齊晉侵魯而楚人伐

吳也十五年丁巳食與莊二十五年食同在井于秦晉
皆有所係不獨在秦當以是求之廿年丙辰食與莊三
十年食同在軫此應蔡公子燮事廿一年庚戌食在翼
開元占經後十二年楚公子圍殺其君兄而自立之應
昭公十七年五月食在婁邾鄅事應之九月食在翼楚
長岸之戰師舟伐濮等事應之廿一年食應在秦晉秦
事多不見經故梓慎有不爲災之説卅一年辛亥食在
尾尾連天漢與江漢諸國相係星經載尾北魚星動搖
大水暴出漢中故此食史墨占吳入郢事最驗定公五
年辛亥食在室衛齊事應之十二年丙寅食在亢晉鄭
齊魯衛事俱應之十五年庚辰食在星與桓三年同占

春秋至朔通考

蔡露路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隱公元年己未

十二月辛亥朔大
十一日辛酉冬至
正月辛巳朔小
二月庚戌朔大
三月庚辰朔小
四月己酉朔大
五月己卯朔小
六月戊申朔大
十六日癸亥夏至
七月戊寅朔大
八月戊申朔小
九月丁丑朔大
十月丁未朔小
十一月丙子朔大

八月十月朔杜先一日餘同

按魯自僖公四年以前用丑建先儒多未明此義故大衍從子建起算以隱公元年正月爲辛亥朔協于日至而按諸經傳則乖杜氏長歷順經傳以求合以隱公元年正月爲辛巳朔而稽諸南至則謬今仍以上年十二月冠諸下年之首使南至必在首行復從丑建以較閏法至僖公五年以後則以正月冠諸本年之首從子建以較閏法而閏者可一目了然矣　又按自三統至欽天推算是年正月或先天一日作庚戌朔或後天一日作壬子朔俱非惟大衍授時朔法漸精故是編合于大衍授時者十之八九

傳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廿三日　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十四日

隱公二年庚申

是年於天正宜閏十月魯誤七月故八月十日有庚辰

十二月丙午朔小
廿一日丙寅冬至
正月乙亥朔大
二月乙巳朔小
三月甲戌朔大
四月甲辰朔小
五月癸酉朔大
六月癸卯朔小
廿六日戊辰夏至
七月壬申朔大
八月壬寅朔小
九月辛未朔大
十月辛丑朔小
閏月庚午朔大
十一月庚子朔大

杜朔俱同

經　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十日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十二月無乙卯古文乙巳與卯相似經傳此二字涉誤甚多不必如杜之閏十二月以求合而失八月庚辰遂致以後閏法長短參差愈失愈遠也

隱公三年辛酉

十二月庚午朔小
二日辛未冬至
正月己亥朔大
二月己巳朔小
三月戊戌朔大
四月戊辰朔小
五月丁酉朔大
六月丁卯朔小
七日癸酉夏至
七月丙申朔大
八月丙寅朔小
九月乙未朔大
十月乙丑朔小
十一月甲午朔大

杜朔俱同

經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按後秦姜岌甲子元歷唐僧一行大衍歷元郭守敬之授時歷俱推算是年三月己巳朔日入食限從子建也經作二月以魯歷用丑建故也不言朔非必發斂聯食之說史國文耳竹書紀年作二月乙巳日食從春秋所書之月也日則誤己爲乙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按庚戌十三日壬戌二十五日其實天王崩有何可諱以僞日赴之乎益會史周史必有一誤耳按竹書亦作庚戌　四月辛卯君氏卒廿四日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廿日

傳　三月壬戌見前　十二月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是鄭歷子建十二月十七日于魯歷爲十一月凡見傳而未見經者左氏多從其國史之月書之未知改正與非有誤從歟此杜氏未之知也又按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先儒多疑此二句以爲周正則麥禾未熟以爲夏正則周史鄭史魯史無用夏正之理不知此條據魯史書之是時爲曆建丑四月十九日丙戌立夏若至月未則麥當熟左氏未嘗有誤也

隱公四年壬戌

十二月甲子朔小
十三日丙子冬至
正月癸巳朔大
二月癸亥朔小
三月壬辰朔大
四月壬戌朔大
五月壬辰朔小
六月辛酉朔大
十八日戊寅夏至
七月辛卯朔小
八月庚申朔大
九月庚寅朔小
十月己未朔大
十一月己丑朔小

五月朔杜先一日餘同

經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杜註云戊申三月十七日按此是失書月經有日而無月者共十四條均有脫字

隱公五年癸亥

十二月
廿五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廿日
七月
閏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閏月九月

戊午朔大
壬午冬至
戊子朔小
丁巳朔大
丁亥朔小
丙辰朔大
丙戌朔小
乙卯朔大
甲申夏至
乙酉朔大
乙卯朔小
甲申朔大
甲寅朔小
癸未朔大
癸丑朔小

十二月杜先一日餘同

經　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杜閏十二月以求合於此條而違天正按一畫之增減安必經文無誤當是十一月晦日於前後間法乃能悉合

隱公六年甲子

十二月壬午朔大
六日丁亥冬至
正月壬子朔小
二月辛巳朔大
三月辛亥朔小
四月庚辰朔大
五月庚戌朔小
六月己卯朔大
十一日己丑夏至
七月己酉朔小
八月戊寅朔大
九月戊申朔小
十月丁丑朔大
十一月丁未朔大

杜朔俱同

經　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十二日

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十一日　此條雖書事得諸魯史故與魯歷合凡後書他國事而與魯歷合者倣此

隱公七年乙丑

十二月丁丑朔小
十六壬辰冬至
正月丙午朔大
二月丙子朔小
三月乙巳朔大
四月乙亥朔小
五月甲辰朔大
六月甲戌朔小
廿一甲午夏至
七月癸卯朔大
八月癸酉朔小
九月壬寅朔大
十月壬申朔小
十一月辛丑朔大

杜朔俱同

傳　七月宋及鄭平庚申盟於宿是十八日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是初二日　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是十一日　以上三條必見經

隱公八年丙寅

是年于天正宜閏閏月魯誤閏正月

十二月辛未朔小
廿七丁酉冬至
正月庚子朔大
閏月庚午朔小
二月己亥朔大
三月己巳朔大
四月己亥朔小
五月戊辰朔大
六月戊戌朔小
二日己亥夏至
七月丁卯朔大
八月丁酉朔小
九月丙寅朔大
十月丙申朔小
十一月乙丑朔大

杜朔俱同

經　三月庚寅我入祊　廿二日　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二日　辛亥宿男卒　十四日　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四日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二十六日

傳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六日　辛亥以嬀氏歸　十三日　甲寅入于鄭　十六日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是鄭歷八月二十日於魯歷爲九月

隱公九年丁卯

十二月乙未朔小
九日癸卯冬至
正月甲子朔大
二月甲午朔小
三月癸亥朔大
四月癸巳朔小
五月壬戌朔大
六月壬辰朔大
十四日乙巳夏至
七月壬戌朔小
八月辛卯朔大
九月辛酉朔小
十月庚寅朔大
十一月庚申朔小

五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十一日　庚辰大雨雪　十八日

傳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是鄭歷十一月二十五日於魯歷爲十二月按古歷及大衍此年不應閏杜氏置閏于十月以合于十一月之甲寅也其實杜免強一年求合以下仍不合故推閏須詳參上下數十年方是

隱公十年戊辰

十二月己丑朔大
二十日戊申冬至
正月己未朔小
二月戊子朔大
三月戊午朔小
四月丁亥朔大
五月丁巳朔小
六月丙戌朔大
廿五庚戌夏至
七月丙辰朔小
八月乙酉朔大
九月乙卯朔小
十月甲申朔大
閏月甲寅朔大
十一月甲申朔小

二月八月十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　於寅建爲正月故傳云正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癸丑盟於鄧爲師期是二十五日按傳書齊晉之事均合寅建詳論見後此未知左氏據齊國之史抑據晉史與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傳云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公敗宋師於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按會於老桃經不應不書乃脫去耳六月有戊申則無壬戌辛未等日明矣疑經云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七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云云自六月以下壬戌以上脫去十一字遂以敗宋師於菅爲六月事而傳亦因經而誤以壬戌而下俱爲六月事矣　戊申是六月二十三日　壬戌是七月初八日　庚午是十五日　辛未是十六日　庚辰是二十五日　辛巳是二十六日

傳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是鄭歷七月初六日於魯歷爲八月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是鄭歷八月八日九日於魯歷爲九月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是魯歷九月二十四日此必見魯史故日月合魯歷　經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是閏十月二十九日經例不書閏論見凡例

隱公十一年己巳

十二月癸丑朔大
朔日冬至
正月癸未朔小
二月壬子朔大
三月壬午朔小
四月辛亥朔大
五月辛巳朔小
六月庚戌朔大
六日乙卯夏至
七月庚辰朔小
八月己酉朔大
九月己卯朔小
十月戊申朔大
十一月戊寅朔小
杜朔俱同

經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三日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十五日
傳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廿四日
按時來之會隱公與焉魯史必詳其事故傳從魯歷
七月庚辰傳于許朔日十月壬戌大敗宋師十五日

桓公元年庚午

十二月丁未朔大
十二戊午冬至
正月丁丑朔小
二月丙午朔大
三月丙子朔大
四月丙午朔小
五月乙亥朔大
六月乙巳朔小
十六庚申夏至
七月甲戌朔大
八月甲辰朔小
九月癸酉朔大
十月癸卯朔小
十一月壬申朔大
十二月二月杜後一日餘同

經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二日

桓公二年辛未

十二月壬寅朔小
廿三甲子冬至
正月辛未朔大
二月辛丑朔小
三月庚午朔大
四月庚子朔小
五月己巳朔大
六月己亥朔大
廿八丙寅夏至
七月己巳朔小
閏月戊戌朔大
八月戊辰朔小
九月丁酉朔大
十月丁卯朔小
十一月丙申朔大
五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日月有誤杜于上年閏十二月以求合而下條轉差矣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是朔九日

桓公三年壬申

十二月丙寅朔小
四日己巳冬至
正月乙未朔大
二月乙丑朔小
三月甲午朔大
四月甲子朔小
五月癸巳朔大
六月癸亥朔小
九日辛未夏至
七月壬辰朔大
八月壬戌朔小
九月辛卯朔大
十月辛酉朔大
十一月辛卯朔小
九月朔杜後一日餘

經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按姜岌僧一行郭守敬俱推算八月壬辰朔日入食限從子建也經作七月以魯歷用丑建故也曾非失閏守敬云食七分十四秒

桓公四年癸酉

十二月庚申朔大
十五甲戌冬至
正月庚寅朔小
二月己未朔大
三月己丑朔小
四月戊午朔大
五月戊子朔小
六月丁巳朔大
廿日丙子夏至
七月丁亥朔小
八月丙辰朔大
九月丙戌朔小
十月乙卯朔大
十一月乙酉朔小
杜朔俱同

桓公五年甲戌

十二月甲寅朔大
廿六己卯冬至
正月甲申朔小
二月癸丑朔大
三月癸未朔大
四月癸丑朔小
閏月壬午朔大
五月壬子朔小
六月辛巳朔大
朔日辛巳夏至
七月辛亥朔小
八月庚辰朔大
九月庚戌朔小
十月己卯朔大
十一月己酉朔小
二月十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按甲戌二字衍文耳己丑正月六日

桓公六年乙亥

十二月戊寅朔大
八日乙酉冬至
正月戊申朔小
二月丁丑朔大
三月丁未朔小
四月丙子朔大
五月丙午朔小
六月乙亥朔大
十二丙戌夏至
七月乙巳朔大
八月乙亥朔小
九月甲辰朔大
十月甲戌朔小
十一月癸卯朔大
四月六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八月壬午大閱八日九月丁卯子同二十四日

桓公七年丙子

十二月癸酉朔小
十八庚寅冬至
正月壬寅朔大
二月壬申朔小
三月辛丑朔大
四月辛未朔小
五月庚子朔大
六月庚午朔小
廿三壬辰夏至
七月己亥朔大
八月己巳朔小
九月戊戌朔大
十月戊辰朔大
十一月戊戌朔小
杜朔俱同

經二月己亥焚咸丘二十八日此係寅月不比丑月尚可用火田故特書之亦丑建之一證也

桓公八年丁丑

十二月丁卯朔大
廿九乙未冬至
正月丁酉朔小
閏月丙寅朔大
二月丙申朔小
三月乙丑朔大
四月乙未朔小
五月甲子朔大
六月甲午朔小
四日丁酉夏至
七月癸亥朔大
八月癸巳朔小
九月壬戌朔大
十月壬辰朔小
十一月辛酉朔大
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正月己卯烝閏正月十四日經例不書閏 五月丁丑烝十四日

十二月辛卯小朔

桓公九年戊寅

冬至庚子十日
正月庚申大朔
二月庚寅小朔
三月庚申大朔
四月己丑大朔
五月己未小朔
六月戊子大朔
夏至壬寅十五日
七月戊午小朔
八月丁亥大朔
九月丁巳小朔
十月丙戌大朔
十一月丙辰小朔

正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十二月乙酉大朔

桓公十年己卯

冬至丙午二十
正月乙卯小朔
二月甲申大朔
三月甲寅小朔
四月癸未大朔
五月癸丑小朔
六月癸未大朔
夏至丁未廿五
七月壬子大朔
八月壬午小朔
九月辛亥大朔
十月辛巳小朔
閏月庚戌大朔
十一月庚辰小朔

二月四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六日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十一月廿七日經誤十一爲十二正不必移閏以求合

十二月己酉大朔

桓公十一年庚辰

冬至辛亥三日
正月己卯小朔
二月戊申大朔
三月戊寅小朔
四月丁未大朔
五月丁丑小朔
六月丙午大朔
夏至癸丑八日
七月丙子小朔
八月乙巳大朔
九月乙亥大朔
十月乙巳小朔
十一月甲戌大朔

二月四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七日

傳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十三日己亥厲公立廿五日按昭公奔衛見經故傳得因經而用曾歷

十二月甲辰小朔

桓公十二年辛巳

冬至丙辰十三
正月癸酉大朔
二月癸卯小朔
三月壬申大朔
四月壬寅小朔
五月辛未大朔
六月辛丑小朔
夏至戊午十八
七月庚午大朔
八月庚子小朔
九月己巳大朔
十月己亥小朔
十一月戊辰大朔

九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二日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十八日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八月無壬辰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

于武父十九日丙戌衛侯晉卒再書丙戌辛於會也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十日

十二月戊戌小朔

桓公十三年壬午

冬至辛酉廿四
正月丁卯大朔
二月丁酉大朔
三月丁卯小朔
四月丙申大朔
五月丙寅小朔
六月乙未大朔
夏至癸亥廿九
七月乙丑小朔
閏月甲午大朔
八月甲子小朔
九月癸巳大朔
十月癸亥小朔
十一月壬辰大朔

正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二月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九日乙巳之誤下條有三月故知非月誤也

十二月壬戌小朔

桓公十四年癸未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年正月無冰皆丑月也書此亦丑建之一證

冬至丁卯六日
正月辛卯大朔
二月辛酉小朔
三月庚寅大朔
四月庚申大朔
五月庚寅小朔
六月己未大朔
夏至戊辰十日
七月己丑小朔
八月戊午大朔
九月戊子小朔
十月丁巳大朔
十一月丁亥小朔

正月三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八月壬申御廩災十五日乙亥嘗十八日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二日

十二月丙辰大朔

桓公十五年甲申

冬至壬申十七
正月丙戌小朔
二月乙卯大朔
三月乙酉小朔
四月甲寅大朔
五月甲申小朔
六月癸丑大朔
夏至甲戌廿二
七月癸未小朔
八月壬子大朔
九月壬午大朔
十月壬子小朔
十一月辛巳大朔

四月六月八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三月乙未天王崩十一日四月己巳葬齊僖公十六日

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廿三日

十二月辛亥小朔

桓公十六年乙酉

冬至丁丑廿七
正月庚辰大朔
二月庚戌小朔
三月己卯大朔
四月己酉小朔
閏月戊寅大朔
五月戊申小朔
六月丁丑大朔
夏至己卯三日
七月丁未小朔
八月丙子大朔
九月丙午小朔
十月乙亥大朔
十一月乙巳小朔

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冬城向按下條有十一月則城向當在十月之廿四立冬傳云書時此亦丑建一証也

桓公十七年丙戌

十二月甲戌朔大
九日壬午冬至
正月甲辰朔大
二月甲戌朔小
三月癸卯朔大
四月癸酉朔小
五月壬寅朔大
六月壬申朔小
十三甲申夏至
七月辛丑朔大
八月辛未朔小
九月庚子朔大
十月庚午朔小
十一月己亥朔大

九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 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十三日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三月四日經誤三爲二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五日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六日八月癸巳葬蔡桓公廿三日十月朔日有食之僧一行郭守敬俱推十一月庚午朔日入食限從子建也經作十月以魯用丑建故也蝕非失閏不書月史闕文耳非穀梁食既朔之謂也

傳 十月辛卯弒昭公廿二此條必見經惜文脫去故月與魯歷合

桓公十八年丁亥

十二月己巳朔小
廿日戊子冬至
正月戊戌朔大
二月戊辰朔小
三月丁酉朔大
四月丁卯朔大
五月丁酉朔小
六月丙寅朔大
廿四己丑夏至
七月丙申朔小
八月乙丑朔大
九月乙未朔小
十月甲子朔大
閏月甲午朔小
十一月癸亥朔大

正月三月十二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於天正當閏十月魯誤閏下年正月故是十十二月有己丑

經 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十日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五月朔經脫去五月兩字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廿七日

傳 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三日此必見經

莊公元年戊子

十二月癸巳朔小
朔日癸巳冬至
正月壬戌朔大
二月壬辰朔小
三月辛酉朔大
四月辛卯朔小
五月庚申朔大
六月庚寅朔小
六日乙未夏至
七月己未朔大
八月己丑朔大
九月己未朔小
十月戊子朔大
十一月戊午朔小

是年杜正至十俱差陳氏更之三五七月亦後一日

經 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十月十二日己亥之誤葬在明年二月可知日不誤也

莊公二年己丑

十二月丁亥朔大
十二戊戌冬至
正月丁巳朔小
二月丙戌朔大
三月丙辰朔小
四月乙酉朔大
五月乙卯朔小
六月甲申朔大
十七庚子夏至
七月甲寅朔小
八月癸未朔大
九月癸丑朔小
十月壬午朔大
十一月壬子朔小

二四六八十十二等月杜後一日陳更一半八月後與杜同

經 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五日

莊公三年庚寅

十二月辛巳朔大
廿三癸卯冬至
正月辛亥朔大
二月辛巳朔小
三月庚戌朔大
四月庚辰朔小
五月己酉朔大
六月己卯朔小
廿七乙巳夏至
七月戊申朔大
閏月戊寅朔小
八月丁未朔大
九月丁丑朔小
十月丙午朔大
十一月丙子朔小

十月十二月朔陳後一日餘同

莊公四年辛卯

十二月乙巳朔大
五日己酉冬至
正月乙亥朔小
二月甲辰朔大
三月甲戌朔大
四月甲辰朔小
五月癸酉朔大
六月癸卯朔小
八日庚戌夏至
七月壬申朔大
八月壬寅朔小
九月辛未朔大
十月辛丑朔小
十一月庚午朔大

二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廿三日

莊公五年壬辰

十二月庚子朔小
十五甲寅冬至
正月己巳朔大
二月己亥朔小
三月戊辰朔大
四月戊戌朔小
五月丁卯朔大
六月丁酉朔小
廿日丙辰夏至
七月丙寅朔大
八月丙申朔大
九月丙寅朔小
十月乙未朔大
十一月乙丑朔小

正月三月五月七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莊公六年癸巳

十二月甲午朔大
廿六己未冬至
正月甲子朔小
二月癸巳朔大
三月癸亥朔小
四月壬辰朔大
閏月壬戌朔小
五月辛卯朔大
六月辛酉朔小
十一辛酉夏至
七月庚寅朔大
八月庚申朔小
九月己丑朔大
十月己未朔小
十一月戊子朔大

二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莊公七年甲午

十二月戊午朔大
七日甲子冬至
正月戊子朔小
二月丁巳朔大
三月丁亥朔小
四月丙辰朔大
五月丙戌朔小
六月乙卯朔大
十二丙寅夏至
七月乙酉朔小
八月甲寅朔大
九月甲申朔小
十月癸丑朔大
十一月癸未朔小

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六日辛酉之誤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故卯酉多至互誤

莊公八年乙未

十二月壬子朔大
十九庚午冬至
正月壬午朔小
二月辛亥朔大
三月辛巳朔大
四月辛亥朔小
五月庚辰朔大
六月庚戌朔小
廿二辛未夏至
七月己卯朔大
八月己酉朔小
九月戊寅朔大
十月戊申朔小
十一月丁丑朔大

二月九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正月甲午治兵十三日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七日傳作十二月從他國史書用子建也

莊公九年丙申

十二月丁未朔小
廿九乙亥冬至
正月丙子朔大
閏月丙午朔小
二月乙亥朔大
三月乙巳朔小
四月甲戌朔大
五月甲辰朔小
六月癸酉朔大
五日丁丑夏至
七月癸卯朔大
八月癸酉朔小
九月壬寅朔大
十月壬申朔小
十一月辛丑朔大

二月四月六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按二條相連簡策傳寫倒置誤以七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書在後八月丁酉葬齊襄公書在前後人但知無七月在後八月在前之理遂改七月爲八月改八月爲七月而不知非七八二字之誤乃兩條之倒置也今細考經文上條有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之文小白既于夏入齊焉有至秋七月不戰之理坐甲裹糧何爲乎小白與子糾爭國未定葬襄公若何人乎即此可知小白以七月庚申與齊人戰啓既敗績小白即位至八月丁酉乃葬襄公此可以情理推求者也今以齊曆推之庚申是七月十八日丁酉是八月廿五日簡策倒置之故不更可知乎杜氏欲强求合于八月置閏遂使前後諸閏皆不合天正陳氏因之誤矣太衍閏決近是

莊公十年丁酉

十二月辛未朔小
十日庚辰冬至
正月庚子朔大
二月庚午朔小
三月己亥朔大
四月己巳朔小
五月戊戌朔大
六月戊辰朔小
十五壬午夏至
七月丁酉朔大
八月丁卯朔小
九月丙申朔大
十月丙寅朔小
十一月乙未朔大

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莊公十一年戊戌

十二月乙丑朔大
廿乙酉冬至
正月乙未朔小
二月甲子朔大
三月甲午朔小
四月癸亥朔大
五月癸巳朔小
六月壬戌朔大
廿六丁亥夏至
七月壬辰朔小
八月辛酉朔大
九月辛卯朔小
十月庚申朔大
閏月庚寅朔小
十一月己未朔大

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一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經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十六日戊申之誤按寅申二字同音經傳多互誤故知非月日誤也

莊公十二年己亥

十二月己丑朔小
三日辛卯冬至
正月戊午朔大
二月戊子朔大
三月戊午朔小
四月丁亥朔大
五月丁巳朔小
六月丙戌朔大
七日壬辰夏至
七月丙辰朔小
八月乙酉朔大
九月乙卯朔小
十月甲申朔大
十一月甲寅朔小

正月六月十月朔杜後一日陳氏更之十二月朔杜陳俱後一日餘同

經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十日

莊公十三年庚子

十二月癸未朔大
十四丙申冬至
正月癸丑朔小
二月壬午朔大
三月壬子朔小
四月辛巳朔大
五月辛亥朔小
六月庚辰朔大
十九戊戌夏至
七月庚戌朔大
八月庚辰朔小
九月己酉朔大
十月己卯朔小
十一月戊申朔大

二月四月六月朔杜陳後一日餘同

莊公十四年辛丑

十二月戊寅朔小
廿四辛丑冬至
正月丁未朔大
二月丁丑朔小
三月丙午朔大
四月丙子朔小
五月乙巳朔大
六月乙亥朔小
廿九癸卯夏至
七月甲辰朔大
閏月甲戌朔小
八月癸卯朔大
九月癸酉朔小
十月壬寅朔大
十一月壬申朔大

正三月朔杜後五七八十等月朔杜陳後一日餘同

傳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是鄭歷六月二十日於魯歷爲五月

莊公十五年壬寅

十二月壬寅朔小
五日丙午冬至
正月辛未朔大
二月辛丑朔小
三月庚午朔大
四月庚子朔小
五月己巳朔大
六月己亥朔小
十日戊申夏至
七月戊辰朔大
八月戊戌朔小
九月丁卯朔大
十月丁酉朔小
十一月丙寅朔大

正三五七等月朔杜後九十一月朔杜陳後一日餘同

莊公十六年癸卯

十二月丙申朔小
十六辛亥冬至
正月乙丑朔大
二月乙未朔大
三月乙丑朔小
四月甲午朔大
五月甲子朔小
六月癸巳朔大
廿一癸丑夏至
七月癸亥朔小
八月壬辰朔大
九月壬戌朔小
十月辛卯朔大
十一月辛酉朔小

正月十二月杜陳後一日六八十等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莊公十七年甲辰

十二月庚寅朔大
廿八丁巳冬至
正月庚申朔小
二月己丑朔大
三月己未朔小
四月戊子朔大
閏月戊午朔小
五月丁亥朔大
六月丁巳朔大
三日己未夏至
七月丁亥朔小
八月丙辰朔大
九月丙戌朔小
十月乙卯朔大
十一月乙酉朔小

二四五月杜陳後一日八十十二月朔皆杜後一日餘同

莊公十八年乙巳

十二月甲寅朔大
九日壬戌冬至
正月甲申朔小
二月癸丑朔大
三月癸未朔小
四月壬子朔大
五月壬午朔小
六月辛亥朔大
十四甲子夏至
七月辛巳朔小
八月庚戌朔大
九月庚辰朔小
十月己酉朔大
十一月己卯朔大

二月杜後一日四六八十月朔俱杜陳後一日餘同

經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按僧一行郭守敬俱推算五月壬子朔日入食限從于建也于曾歷爲四月當時壬子酉正三刻七分平朔魯朔法稍疎誤以壬子爲三月晦日癸丑爲四月朔日故經作三月並非失閏也不書晦實非晦也不書壬子史闕文耳非穀梁夜食之謂也又沈括夢溪筆談云淮南入衛樸精于歷術自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樸所得爲多又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本朝衛樸得三十五獨莊公十八年三月古今推算不入食限此欺人之詞耳襄公己酉與壬子比月而食古今安有此法宣公庚申實十月日食而經誤作七月昭公丙子九月日食而經作六月相去甚遠衛樸安能強合之是知推春秋日食者畢竟以郭守敬爲最

莊公十九年丙午

十二月己酉朔小
十九丁卯冬至
正月戊寅朔大
二月戊申朔小
三月丁丑朔大
四月丁未朔小
五月丙子朔大
六月丙午朔小
廿四己巳夏至
七月乙亥朔大
八月乙巳朔小
九月甲戌朔大
十月甲辰朔小
閏月癸酉朔大
十一月癸卯朔小

正三五等月朔杜後一日陳氏更之七九十一等月朔杜陳俱後一日餘同

傳

還及湫有疾六月庚申楚子卒十五日按凡傳採楚史自僖公五年以前未見經者俱與魯歷合自僖公五年以後未見經者俱與魯歷差然則楚始終用君建矣

莊公二十年丁未

十二月壬申朔大
朔日壬申冬至
正月壬寅朔小
二月辛未朔大
三月辛丑朔大
四月辛未朔小
五月庚子朔大
六月庚午朔小
五日甲戌夏至
七月己亥朔大
八月己巳朔小
九月戊戌朔大
十月戊辰朔小
十一月丁酉朔大

正二十一月杜陳後一日三五七九等月朔杜後一日餘同

莊公二十一年戊申

十二月丁卯朔小
十二戊寅冬至
正月丙申朔大
二月丙寅朔小
三月乙未朔大
四月乙丑朔小
五月甲午朔大
六月甲子朔大
十七庚辰夏至
七月甲午朔小
八月癸亥朔大
九月癸巳朔小
十月壬戌朔大
十一月壬辰朔小

正三五月俱杜陳後一日八十十二杜後一日餘同

經

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廿八日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五日

莊公二十二年己酉

十二月辛酉朔大
廿三癸未冬至
正月辛卯朔小
二月庚申朔大
三月庚寅朔小
四月己未朔大
五月己丑朔小
六月戊午朔大
廿八乙酉夏至
七月戊子朔小
閏月丁巳朔大
八月丁亥朔小
九月丙辰朔大
十月丙戌朔大
十一月丙辰朔小

二月十二月朔杜後一日陳氏更之四六八十月朔杜陳俱後一日餘同

經

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廿三日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九日

莊公二十三年庚戌

十二月乙酉
四日戊子冬至
正月乙卯
二月甲申
三月甲寅
四月癸未
五月癸丑
六月壬午
九日庚寅夏至
七月壬子
八月辛巳
九月辛亥
十月庚辰
十一月庚戌

二四月朔杜後一日陳氏更之六八十十二月朔杜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陳俱後一日餘同

經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日必有誤上條有十一月故知非月誤也

傳　文十七年傳鄭子家曰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此年晉歷六月二十一日於魯歷爲七月上年應閏杜氏不置閏此年轉若與子建合王氏應麟遂以僖公以前時用子建時用丑建時用亥建爲疑皆由未曾通考二百四十餘年故疑愈多也

十二月	己卯	朔大

莊公二十四年辛亥

十四	癸巳	冬至
正月	己酉	朔小
二月	戊寅	朔大
三月	戊申	朔大
四月	戊寅	朔小
五月	丁未	朔大
六月	丁丑	朔小
十九	乙未	夏至
七月	丙午	朔大
八月	丙子	朔小
九月	乙巳	朔大
十月	乙亥	朔小
十一月	甲辰	朔大

二月十一月杜陳後一日三五七九月杜後一日餘同

經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二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三日

莊公二十五年壬子

十二月	甲戌	朔小
廿六	己亥	冬至
正月	癸卯	朔大
二月	癸酉	朔小
三月	壬寅	朔大
四月	壬申	朔小
五月	辛丑	朔大
六月	辛未	朔大
晦日	庚子	夏至
七月	辛丑	朔小
閏月	庚午	朔大
八月	庚子	朔小
九月	己巳	朔大
十月	己亥	朔小
十一月	戊辰	朔大

正三五杜陳後一日閏月十十一月杜後一日餘同

經　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十二日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按僧一行郭守敬俱推是七月辛未朔日入食限從子建也年用丑建故年六月食非失閏

傳　文十七年傳鄭子家曰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是此年晉歷二月廿一日於魯歷爲三月

莊公二十六年癸丑

十二月	戊戌	朔小
七日	甲辰	冬至
正月	丁卯	朔大
二月	丁酉	朔小
三月	丙寅	朔大
四月	丙申	朔小
五月	乙丑	朔大
六月	乙未	朔小
十二	丙午	夏至
七月	甲子	朔大
八月	甲午	朔小
九月	癸亥	朔大
十月	癸巳	朔大
十一月	癸亥	朔小

正三五七九月朔俱杜陳後一日餘同

經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按郭守敬推算十二月癸亥朔入食限從子建也經本誤十一爲十二丑建之天正因誤而轉與子建之天正合矣凡推較日月

須通按上下經文不得以一條之合遂謂魯用子建而致閏之失倫次者置之不論也

按陳氏厚耀曰自前年六月辛未朔日食至此年十二月日食相距十八月古歷與大衍歷皆合又以此年日食下距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食大衍亦同而古歷相距四十九月晁按九字傳寫之誤大衍歷相距四十七月晁按大衍是實差二月下距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食亦差兩月未詳何故想由月朔參差故也晁按前多算二月故後少算二月月朔何嘗有參差也又以莊三十年日食下距僖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大衍二百四十月古歷亦同晁按前多二月後少二月通算安得不同耶而杜歷亦同閏無多少故同則又皆合矣此不可解之甚者晁按此易解之甚者陳氏殊不曉歷法耳

十二月	壬辰	朔大

莊公二十七年甲寅

十八	己酉	冬至
正月	壬戌	朔小
二月	辛卯	朔大
三月	辛酉	朔小
四月	庚寅	朔大
五月	庚申	朔小
六月	己丑	朔大
廿三	辛亥	夏至
七月	己未	朔小
八月	戊子	朔大
九月	戊午	朔小
十月	丁亥	朔大
十一月	丁巳	朔小

四月朔杜後一日陳氏更之六八十十二月杜陳俱後一日餘同

莊公二十八年乙卯

是年于天正宜閏正月魯誤閏四月

十二月	丙戌	朔大
廿九	甲寅	冬至
正月	丙辰	朔小
二月	乙酉	朔大
三月	乙卯	朔大
四月	乙酉	朔小
閏月	甲寅	朔大
五月	甲申	朔小
六月	癸丑	朔大
四日	丙辰	夏至
七月	癸未	朔小
八月	壬子	朔大
九月	壬午	朔小
十月	辛亥	朔大
十一月	辛巳	朔小

二月十二月杜陳後一日十月陳後一日餘同

經　三月甲寅齊人伐衛按二月晦日甲寅三四月俱無甲寅日必有誤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廿三日

莊公二十九年丙辰

十二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月庚戌朔大
十一庚申冬至
月庚辰朔小
月己酉朔大
月己卯朔小
月戊申朔大
月戊寅朔大
月戊申朔小
十四辛酉夏至
月丁丑朔大
月丁未朔小
月丙子朔大
月丙午朔小
月乙亥朔大

二月四月朔杜陳俱後一日餘同

莊公三十年丁巳

十二月乙巳朔小
廿一乙丑冬至
正月甲戌朔大
二月甲辰朔小
三月癸酉朔大
四月癸卯朔小
五月壬申朔大
六月壬寅朔小
廿六丁卯夏至
七月辛未朔大
八月辛丑朔小
九月庚午朔大
十月庚子朔大
閏月庚午朔小
十一月己亥朔大

正三五七九月朔俱陳後日餘同

經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廿三日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按一行守敬俱推箕十月庚午朔日入食限從子建也大衍以此爲定朔今按平朔亦是庚午大衍平朔法尚後天也春秋日食惟莊公二十二年平朔定朔殊日餘皆同日

傳 四月丙辰號公入樊十四日

莊公三十一年戊午

十二月己巳朔小
二日庚午冬至
正月戊戌朔大
二月戊辰朔小
三月丁酉朔大
四月丁卯朔小
五月丙申朔大
六月丙寅朔小
七日壬申夏至
七月乙未朔大
八月乙丑朔小
九月甲午朔大
十月甲子朔小
十一月癸巳朔大

五七九十一月朔陳後一日餘同

莊公三十二年己未

十二月癸亥朔小
十三乙亥冬至
正月壬辰朔大
二月壬戌朔大
三月壬辰朔小
四月辛酉朔大
五月辛卯朔小
六月庚申朔大
十八丁卯夏至
七月庚寅朔小
八月己未朔大
九月己丑朔小
十月戊午朔大
十一月戊子朔小

三五月朔杜先一日八十十二月朔陳後一日餘同

經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四日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五日十月己未子般卒二日

閔公元年庚申

十二月丁巳
廿五辛巳冬至
正月丁亥
二月丙辰
三月丙戌
四月乙卯
五月乙酉
六月乙卯
廿八壬午夏至
七月甲申
閏月甲寅
八月癸未
九月癸丑
十月壬午
十一月壬子

二四十二陳後一日六閏九十一杜先一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日餘同

經 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七日

閔公二年辛酉

十二月辛巳朔大
六日丙戌冬至
正月辛亥朔小
二月庚辰朔大
三月庚戌朔小
四月己卯朔大
五月己酉朔小
六月戊寅朔大
十一戊子夏至
七月戊申朔小
八月丁丑朔大
九月丁未朔大
十月丁丑朔小
十一月丙午朔大

正十十二月杜先一日二四六八月陳後一日餘同

經 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是五月朔日己酉之誤八月辛丑公薨廿四日

僖公元年壬戌

十二月丙子朔小
十六辛卯冬至
正月乙巳朔大
二月乙亥朔小
三月甲辰朔大
四月甲戌朔小
五月癸卯朔大
六月癸酉朔小
廿一癸巳夏至
七月壬寅朔大
八月壬申朔小
九月辛丑朔大
十月辛未朔小
十一月庚子朔大

二四六八十月杜先一日五七九十一月陳後一日餘同

經 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廿七日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十二日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十一月十八日經誤十一爲十二

傳 無月

僖公二年癸亥

十二月庚午朔小
廿七丙申冬至
正月己亥朔大
二月己巳朔大
三月己亥朔小
四月戊辰朔大
閏月戊戌朔小
五月丁卯朔大
六月丁酉朔小
二日戊戌夏至
七月丙寅朔大
八月丙申朔小
九月乙丑朔大
十月乙未朔小
十一月甲子朔大

正七九十一月陳後一日三閏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一日餘同

經 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十五日

僖公三年甲子

十二月甲午朔小
九日壬寅冬至
正月癸亥朔大
二月癸巳朔小
三月壬戌朔大
四月壬辰朔大
五月壬戌朔小
六月辛卯朔大
十三癸卯夏至
七月辛酉朔小
八月庚寅朔大
九月庚申朔小
十月己丑朔大
十一月己未朔小

正三十二月陳後一日四五六七九十一月杜先一日餘同

十二月戊子朔大
廿日丁未冬至

僖公四年乙丑

正月戊午朔小
二月丁亥朔大
三月丁巳朔小
四月丙戌朔大
五月丙辰朔小
六月乙酉朔大
廿五己酉夏至
七月乙卯朔小
八月甲申朔大
九月甲寅朔大
十月甲申朔小
十一月癸丑朔大
十二月癸未朔小
正三五七九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一日餘陳後一日

傳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是晉歷十二月廿七於魯歷爲來年二月故經書五年春晉殺其世子申生

按下年如仍用丑建是年當閏十月至十二月辛亥晦日日南至僖公於下年改用子建則是年十月不得置閏只得以閏月湊足一年十二月之數只得遷就十二月三十日辛亥晦以爲下月之朔非至朔合強以爲子建至朔合之年也先儒均無達此者只是譏杜預隔五歲而一閏之疎然於是年置閏合於下必乖於上合於上必乖於下譏杜氏者亦不能於是年置閏陳氏厚耀思之頗深謂非頓置二閏則上下經均推不去疑之疑之夫頓置二閏與不置閏其謬均也不明此理無怪其疑明此理何疑之有試取隱公元年至僖公四年凡經傳合丑建者一百一十餘條其不合丑建者二十餘條蓋誤耳其誤處皆有可指者以爲用子建則合者僅二十餘條其不合者一百餘條而不能指其誤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僖公五年丙寅

正月壬子 本是朔日壬子冬至魯
二月壬午
三月辛亥
四月辛巳
五月庚戌
六月庚辰
七月己酉
六日甲寅夏至
八月己卯
九月戊申
十月戊寅
十一月丁未
十二月丁丑
二四六八十月杜先一日餘同

朔大 魯歷辛亥朔大 至法差作辛亥冬至論見下
朔小 魯歷辛巳朔大
朔大 魯歷同日朔小
朔小 魯歷庚辰朔大
朔大 魯歷同日朔小
朔小 魯歷己卯朔大
朔大 魯歷同日朔小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定朔丙子見傳

經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元史缺此一條今按郭守敬當推此年九月戊申朔日入食限經此條足證正月非辛亥朔實壬子乃魯史官勉強遷就之耳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詳見下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是晉歷八月十七日於魯歷爲十月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卜偃言九月十月之交傳作十二月丙子朔此亦晉用夏正之一證不然豈有不從本國通用之歷忽以夏正對君之理乎

按是年據殷歷及春秋命歷序俱作壬子朔日南至唐戊寅法從之隋張賓從之宋崇寧紀元法以爲至在壬子戊正一刻金重修大明法以爲至在壬子亥初三刻惟宣明作辛亥申正初刻至麟德從之大衍思從傳而懼其先天于後世測景推算不合强作辛亥亥正三刻至統天授時亦思從傳因其于後世測景不合乃立長分法統天作辛亥寅正三刻至授時作辛亥寅初二刻至張元胄作甲寅至本朝江氏永以爲雖稍後天而甚偉其識乃以西法推算作甲寅日卯時平冬至癸丑日亥時定冬至詳見江氏書今按當是壬子日申時初初刻南至殷歷及春秋命歷序是也然在僖公時魯史尚是推辛亥晦至故强以晦爲朔其後亦漸知其差此非通考二百四十餘年之至朔而以日食證之不能知也

僖公六年丁卯

正月丙午朔大
十二丁巳冬至
二月丙子朔大
三月丙午朔小
四月乙亥朔大
五月乙巳朔小
六月甲戌朔大
七月甲辰朔小
十六己未夏至
八月癸酉朔大
九月癸卯朔小
十月壬申朔大
十一月壬寅朔小
十二月辛未朔大

正六八十十
二月陳後二
三四五七九
十一月杜朔
俱先一日

僖公七年戊辰

正月辛丑朔小
廿三癸亥冬至
二月庚午朔大
三月庚子朔大
四月庚午朔小
五月己亥朔大
六月己巳朔小
七月戊戌朔大
廿七甲子夏至
八月戊辰朔小
閏月丁酉朔大
九月丁卯朔小
十月丙申朔大
十一月丙寅朔小
十二月乙未朔大

正三四五
六七八十
月閏十一
月杜先二
九十一十
二月陳後
一日

按傳書周事俱從晉史來書閏始此

傳閏月惠王崩是從晉史夏正之閏十二月也於子建爲來年二月傳從晉史記在此年經從魯史當於來年二月書天王崩而經書十有二月天王崩者誤疑闕十有兩字而添之也蓋左氏不達子建寅建各殊之義恰是王室有亂遂撰出襄公定位而後發喪之說謂經所書者宜在下年十二月非十二月也不知定位在下年春位定即可發喪且發喪之文亦當以實告而經以實書之襄王待齊桓以定位已不能瞞過齊人而謂能瞞過天下乎然則經之誤亦有因後人之誤疑而誤改者矣如文公元年所書之月亦多類是也

僖公八年己巳

正月乙丑朔小
四日戊辰冬至
二月甲午朔大
三月甲子朔小
四月癸巳朔大
五月癸亥朔小
六月壬辰朔大
七月壬戌朔大
九日庚午夏至
八月壬辰朔小
九月辛酉朔大
十月辛卯朔小
十一月庚申朔大
十二月庚寅朔小

正三五七八
九十十二月
杜先二四六
十一月陳後
俱一日

經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說見上

僖公九年庚午

是年三月丁丑一條從公穀兩傳左氏作正恐誤

正月己未朔大
十五癸酉冬至
二月己丑朔小
三月戊午朔大
四月戊子朔小
五月丁巳朔大
六月丁亥朔小
七月丙辰朔大
二十乙亥夏至
八月丙戌朔小
九月乙卯朔大
十月乙酉朔小
十一月甲寅朔大
十二月甲申朔大

正三五七九
十一月陳後
二四六八十
十二月杜先
俱一日

經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二十日七月乙酉伯姬[illegible]是三十日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十四日[illegible]子晉侯佹諸卒據公羊經文作甲戌是九月二十日若係甲子則卒在先盟在後無倒書之理

僖公十年辛未

正月甲寅朔小
廿五戊寅冬至
二月癸未朔大
三月癸丑朔小
四月壬午朔大
五月壬子朔小
閏月辛巳朔大
六月辛亥朔小
七月庚辰朔大
一日庚辰夏至
八月庚戌朔小
九月己卯朔大
十月己酉朔小
十一月戊寅朔大
十二月戊申朔小

正三五六
八十十二
月杜先二
四月閏五
月七九十
一月陳後
俱一日

僖公十一年壬申

正月丁丑朔大
八日甲申冬至
二月丁未朔大
三月丁丑朔小
四月丙午朔大
五月丙子朔小
六月乙巳朔大
七月乙亥朔小
十一乙酉夏至
八月甲辰朔大
九月甲戌朔小
十月癸卯朔大
十一月癸酉朔小
十二月壬寅朔大

正四六八十
十二月陳後
二三五七九
十一月杜先
俱一日

僖公十二年癸酉

正月壬申朔小
十八己丑冬至
二月辛丑朔大
三月辛未朔小
四月庚子朔大
五月庚午朔小
六月己亥朔大
七月己巳朔大
廿三辛卯夏至
八月己亥朔小
九月戊辰朔大
十月戊戌朔小
十一月丁卯朔大
十二月丁酉朔小

正三八十十
一月杜先二
四五六七九
十一月陳後
俱一日

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按姜岌僧一行郭守敬俱推五月庚午朔日入食限左氏經文誤五爲三穀梁經文又誤五爲正 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是十一月十一日經誤十一爲十二

僖公十三年甲戌

正月丙寅朔大
廿九甲午冬至
二月丙申朔小
閏月乙丑朔大
三月乙未朔小
四月甲子朔大
五月甲午朔小
六月癸亥朔大
七月癸巳朔小
四日丙申夏至
八月壬戌朔大
九月壬辰朔小
十月辛酉朔大
十一月辛卯朔大
十二月辛酉朔小

正　六
七八九十
十一月陳
後二　月
五月十
二月杜先
俱一日

僖公十四年乙亥

正月
十
日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十
五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三五七九
十十一十二

庚寅朔大
己亥冬至
庚申朔小
己丑朔大
己未朔小
戊子朔大
戊午朔小
丁亥朔大
辛丑夏至
丁巳朔小
丙戌朔大
丙辰朔小
乙酉朔大
乙卯朔小

月陳後二四
六八月杜先
俱一日

經
八月辛卯沙鹿崩是八月初五日辛酉之誤

僖公十五年丙子

是年魯閏八與十一俱通存參

正月甲申朔大
廿二乙巳冬至
二月甲寅朔大
三月甲申朔小
四月癸丑朔大
五月癸未朔小
六月壬子朔大
七月壬午朔小
廿五丙午夏至
八月辛亥朔大
閏月辛巳朔小
九月庚戌朔大
十月庚辰朔小
十一月己酉朔大
十二月己卯朔小

正三四六
八十十一
閏月十二
月陳後三
五七九月
杜先俱一
日

經
夏五月日有食之按一行守敬俱推四月癸丑朔日
入食限經誤四為五又脫去癸丑二字並非失閏
亦非穀梁食晦朔之說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
穀解作冥晦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是閏十一月十四日經例不書閏論見凡例傳作九月
因晉史也如魯閏十一月則上徐己卯晦是己酉之誤
傳
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晉歷十一月
三十日於魯曆為來年正月晦日

僖公十六年丁丑

正月戊申朔大
三日庚戌冬至
二月戊寅朔小
三月丁未朔大
四月丁丑朔小
五月丙午朔大
六月丙子朔大
七月丙午朔小
七日壬子夏至
八月乙亥朔大
九月乙巳朔小
十月甲戌朔大
十一月甲辰朔小
十二月癸酉朔大

正二三四五
六八十十二
月陳後七九
十一月杜先
俱一日

經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廿六日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廿日七月甲子公
孫茲卒
十九日
傳
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日

僖公十七年戊寅

正月癸卯朔小
十三乙卯冬至
二月壬申朔大
三月壬寅朔小
四月辛未朔大
五月辛丑朔小
六月庚午朔大
七月庚子朔小
十八丁巳夏至
八月己巳朔大
九月己亥朔小
十月戊辰朔大
十一月戊戌朔大
十二月戊辰朔小

正月杜先二
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
十二等月陳
後俱一日

經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八日癸亥是為十月杜
氏見晉齊與魯史月各不同異云十月乙亥齊桓公

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後人眞以為隔六十七日
而桓公始殯也遂換出尸蟲出於戶之說其實謬妄

僖公十八年己卯

正月丁酉朔大
廿四庚申冬至
二月丁卯朔小
三月丙申朔大
四月丙寅朔小
五月乙未朔大
六月乙丑朔小
七月甲午朔大
廿九壬戌夏至
八月甲子朔小
閏月癸巳朔大
九月癸亥朔小
十月壬辰朔大
十一月壬戌朔小
十二月辛卯朔大

正三四五
七八閏九
十十一十
二月陳後
二六月杜
先俱一日

經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如魯誤閏五月則為
閏月十四日不然日月必有誤八月丁亥葬齊桓
公是二
十四日

僖公十九年庚辰

正月辛酉朔大
六日丙寅冬至
二月辛卯朔小
三月庚申朔大
四月庚寅朔小
五月己未朔大
六月己丑朔小
七月戊午朔大
十日丁卯夏至
八月戊子朔小
九月丁巳朔大
十月丁亥朔小
十一月丙辰朔大
十二月丙戌朔小

正三五七九
十一十二月
陳後二四六
八十月杜先
俱一日

經
六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廿一日

僖公二十年辛巳

正月乙卯朔大
十六辛未冬至
二月乙酉朔小
三月甲寅朔大
四月甲申朔小
五月癸丑朔大
六月癸未朔大
七月癸丑朔小
廿一癸酉夏至
八月壬午朔大
九月壬子朔小
十月辛巳朔大
十一月辛亥朔小
十二月庚辰朔大

正二三四五
六八十十一
十二月陳後
七九月杜先
俱一日

經
五月乙巳西宮災是十七日己巳之誤

僖公二十一年壬午

正月庚戌朔小
廿七丙子冬至
二月己卯朔大
三月己酉朔小
四月戊寅朔大
五月戊申朔小
閏月丁丑朔大
六月丁未朔小
七月丙子朔大
三日戊寅夏至
八月丙午朔小
九月乙亥朔大
十月乙巳朔大
十一月乙亥朔小
十二月甲辰朔大

正三十一
月杜先二
四五閏六
七八九十
十二月陳
後俱一日

經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十日

僖公二十二年癸未

正月甲戌朔小
八日辛巳冬至
二月癸卯朔大
三月癸酉朔小
四月壬寅朔大
五月壬申朔小
六月辛丑朔大
七月辛未朔小
十三癸未夏至
八月庚子朔大
九月庚午朔小
十月己亥朔大
十一月己巳朔小
十二月戊戌朔大

正三五七九月杜先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月陳後俱一日

經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八日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傳　十一月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　八日　丁丑楚子享于鄭九日

僖公二十三年甲申

正月戊辰朔大
廿日丁亥冬至
二月戊戌朔小
三月丁卯朔大　晉正
四月丁酉朔小　晉二
五月丙寅朔大　晉三
六月丙申朔小　晉四
七月乙丑朔大　晉五
廿四戊子夏至
八月乙未朔小　晉六
九月甲子朔大　晉七
十月甲午朔小　晉八
十一月癸亥朔大　晉九
閏月癸巳朔小　晉十
十二月壬戌朔大　晉十一

正三五七九十一十二月陳後二四六八十月閏十一月杜先俱一日

經　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二十五日

傳　九月晉惠公卒從晉歷也於魯歷爲十一月國語作十月當是從魯歷而脫去一字之誤傳明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是魯歷正月國語作十二月又是從晉歷是年晉無閏故以魯之正月爲十二月觀此可知左氏書事或從晉史或從魯史紛紛無定矣

僖公二十四年乙酉

正月壬辰朔小　晉十二
朔日壬辰冬至
二月辛酉朔大　晉正
三月辛卯朔小　晉二
四月庚申朔大　晉三
五月庚寅朔大　晉閏
六月庚申朔小
七月己丑朔大
六日甲午夏至
八月己未朔小
九月戊子朔大
十月戊午朔小
十一月丁亥朔大
十二月丁巳朔小

正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二三月陳後俱一日

傳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是晉歷二月四日於魯歷爲三月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十一日　壬寅公子入于晉師十二日　丙午入于曲沃十六日　丁未朝于武宮十七日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十八日　三月己丑晦公宮火是晉歷三月晦日於魯

歷爲四月

僖公二十五年丙戌

正月丙戌朔大
十二丁酉冬至
二月丙辰朔小
三月乙酉朔大
四月乙卯朔小
五月甲申朔大
六月甲寅朔小
七月癸未朔大
十七己亥夏至
八月癸丑朔小
九月壬午朔大
十月壬子朔大
十一月壬午朔小
十二月辛亥朔大

正三五七九月陳後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俱一日

經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廿一日　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十九日　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十三日

傳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廿一日是晉歷三月於魯歷爲五月　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是晉歷同月四日　戊午晉侯朝王五日

僖公二十六年丁亥

正月辛巳朔小
廿二壬寅冬至
二月庚戌朔大
三月庚辰朔小
四月己酉朔大
五月己卯朔小
六月戊申朔大
七月戊寅朔小
廿七甲辰夏至
八月丁未朔大
閏月丁丑朔小
九月丙午朔大
十月丙子朔小
十一月乙巳朔大
十二月乙亥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是十五日乙未之誤

僖公二十七年戊子

正月乙巳朔小
三日丁未冬至
二月甲戌朔大
三月甲辰朔小
四月癸酉朔大
五月癸卯朔小
六月壬申朔大
七月壬寅朔小
八日己酉夏至
八月辛未朔大
九月辛丑朔小
十月庚午朔大
十一月庚子朔小
十二月己巳朔大

正月杜先二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俱杜先一日

經　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日　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廿五日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九月五日經誤去九月二字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齊侯盟于宋是初六日

僖公二十八年己丑

正月己亥朔小
十五癸丑冬至
二月戊辰朔大
三月戊戌朔小
四月丁卯朔大
五月丁酉朔大
六月丁卯朔小
七月丙申朔大
二十乙卯夏至
八月丙寅朔小
九月乙未朔大
十月乙丑朔小
十一月甲午朔大
十二月甲子朔小

正二三四五七九十一月杜先一日　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

經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八日四月巳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三日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盟于踐土十七日傳作癸亥廿七日經傳必有誤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八日失書月

傳正月戊申取五鹿是初十日二日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是初七日甲午至于衡雍廿八日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是初十日丁未獻楚俘于王是初十日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十三日六月壬午濟河十六日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朔日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三日

僖公二十九年庚寅

正月癸巳朔大
廿六戊午冬至
二月癸亥朔小
三月壬辰朔大
四月壬戌朔小
五月辛卯朔大
閏月辛酉朔小
六月庚寅朔大
七月庚申朔小
朔日庚申夏至
八月巳丑朔大
九月巳未朔大
十月巳丑朔小
十一月戊午朔大
十二月戊子朔小

正二三四五閏六七八九十一杜先一日十十二月杜先二日

僖公三十年辛卯

正月丁巳朔大
七日癸亥冬至
二月丁亥朔小
三月丙辰朔大
四月丙戌朔小
五月乙卯朔大
六月乙酉朔小
七月甲寅朔大
十二乙丑夏至
八月甲申朔小
九月癸丑朔大
十月癸未朔小
十一月壬子朔大
十二月壬午朔大

正三五七九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一日二四六八月杜先二日

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是晉歷九月十二日於魯歷爲十月

僖公三十一年壬辰

正月壬子朔小
十七戊辰冬至
二月辛巳朔大
三月辛亥朔小
四月庚辰朔大
五月庚戌朔小
六月巳卯朔大
七月巳酉朔小
廿二庚午夏至
八月戊寅朔大
九月戊申朔小
十月乙丑朔大
十一月乙未朔小
十二月丙子朔大

正三五七九十一月杜先二日二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一日

僖公三十二年癸巳

正月丙午
晦日甲戌冬至
二月乙亥
閏月乙巳
三月甲戌
四月甲辰
五月甲戌
六月癸卯
七月癸酉
四日丙子夏至
八月壬寅
九月壬申
十月辛丑
十一月辛未
十二月庚子

正閏二月四五七[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先二日三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經四月巳丑鄭伯捷卒是二十一日乙丑之誤十有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是晉歷十二月初十日經誤因之

傳庚辰將殯于曲沃是晉歷十二月十一日於魯歷爲來年正月按秦密謀襲鄭甲午年正月秦師始過周北門安有癸巳年十二月十一日卜偃即知之而有西師過軼之諸可知傳所書月未是晉歷盟非魯歷也然此二年之中凡經書晉事俱與傳同將月者緣殽之戰晉因余卒與戎未服以文公之卒赴于列國直至次年文公葬後始以諸事兼赴於魯時日既久魯史失于檢黜逐依所赴時月書之及晉失閏與魯史所書日月僖奎一月非他處子建實建金二月者比故子所書乙未年書於是閏三月非禮也以正之論見凡例

僖公三十三年甲午

正月庚午朔
十日巳卯冬至
二月巳亥朔
三月巳巳朔
四月戊戌朔
五月戊辰朔
六月丁酉朔
七月丁卯朔
十五辛巳夏至
八月丙申朔
九月丙寅朔
十月丙申朔
十一月乙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正三五七九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二日二四六八月

小晉十二
大晉正
小晉二
大晉三
小晉四
大晉五
小晉六
大晉七
大晉八
小晉九
大晉十
小晉十一

杜先一日

經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晉歷四月十四日經誤因之癸巳葬晉文公是晉歷廿六日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十一日經有此條亦是魯歷不失閏之證論見凡例

傳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是晉歷廿三日傳有此條亦晉失閏之證

文公元年乙未

正月甲子朔大晉十二
廿一甲申冬至
二月甲午朔小晉正
三月癸亥朔大晉二
四月癸巳朔小晉三
五月壬戌朔大晉閏
六月壬辰朔小晉四
七月辛酉朔大晉五
廿六丙戌夏至
八月辛卯朔小晉六
九月庚申朔大晉七
十月庚寅朔小
十一月巳未朔大
閏月巳丑朔大
十二月巳未朔小

正三五七九十一月杜先一日二四六八十月閏十一十二月杜先二日

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僧一行郭守敬俱推三月癸亥朔日入食限晉于上年失閏故以子建之三月爲二月經或是因晉史而誤不然是魯史官推朔稍誤

以三月朔日爲二月三十晦故云二月不書晦實非晦也論見凡例 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廿五日是年魯無他故如期五月而葬左氏譏于閏三月之語指爲魯閏遂有葬僖公緩之說論見凡例

傳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是晉歷五月於魯歷爲七月 按傳有此條亦晉閏三月之證若不於三月置閏則晉之五月不應有辛酉朔矣 六月戊戌取之是晉歷六月八日於魯歷爲八月按此二條史官俱失于檢點依晉史所赴書之

文公二年丙申

正月戊子朔大
二日己丑冬至
二月戊午朔小
三月丁亥朔大
四月丁巳朔小
五月丙戌朔大
六月丙辰朔小
七月乙酉朔大
七日辛卯夏至
八月乙卯朔小
九月甲申朔大
十月甲寅朔小
十一月癸未朔大
十二月癸丑朔小

正二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三五七九十一月杜先一日

經 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七日 丁丑作僖公主二十日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十九日 傳作四月己巳是四月十三日經傳必有誤按下年經己巳公及晉侯盟疑傳誤以盟公之日爲盟處父之日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十三日

文公三年丁酉

正月壬午朔大
十四日乙未冬至
二月壬子朔小
三月辛巳朔大
四月辛亥朔大
五月辛巳朔小
六月庚戌朔大
七月庚辰朔小
十八日丁酉夏至
八月己酉朔大
九月己卯朔小
十月戊申朔大
十一月戊寅朔小
十二月丁未朔大

正三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一日二五七九十一月杜先二日

經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二十三日

傳 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二十五日經書五月誤

文公四年戊戌

正月丁丑朔小
廿四日庚子冬至
二月丙午朔大 晉閏
三月丙子朔小 晉正
四月乙巳朔大 晉二
五月乙亥朔小 晉三
六月甲辰朔大 晉四
七月甲戌朔小 晉五
廿九日壬寅夏至
八月癸卯朔大 晉六
閏月癸酉朔大 晉七
九月癸卯朔小 晉八
十月壬申朔大 晉九
十一月壬寅朔小 晉十
十二月辛未朔大 晉十一

正三九十一月杜先二日二四五閏六七八十十二月杜先一日

經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朔日

文公五年己亥

正月辛丑朔小 晉十二
五日乙巳冬至
二月庚午朔大 晉正
三月庚子朔小
四月己巳朔大
五月己亥朔小
六月戊辰朔大
七月戊戌朔小
十日丁未夏至
八月丁卯朔大
九月丁酉朔小
十月丙寅朔大
十一月丙申朔大
十二月丙寅朔小

正十二月杜先二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月杜先一日

經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十二日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十九日

文公六年庚子

正月乙未朔大
十六日庚戌冬至
二月乙丑朔小
三月甲午朔大 晉二
四月甲子朔小 晉三
五月癸巳朔大 晉四
六月癸亥朔小 晉五
七月壬辰朔大 晉六
廿一日壬子夏至
八月壬戌朔小 晉七
九月辛卯朔大 晉八
十月辛酉朔小 晉九
十一月庚寅朔大 晉十
十二月庚申朔小 晉十一

正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一日二月杜先二日

經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十四日 閏月不告月按此條本是前年閏十一月公爲有事于須句之故是以不告月左氏譏于文元年于是閏三月非禮也之語謂隔六年不應復于春置閏遂疑此條經文爲上年錯簡移留于是年之末以求合于歸餘於終之說而不知其轉誤也按來年丙辰寅時冬至若于是年置閏則冬至當在己未朔日至法後天二日[illegible]明矣恐魯歷不若是之差也程氏曰是年未應閏經書閏月有所移也斯言當矣

傳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是晉歷十一月七日於魯歷爲十二月

文公七年辛丑

正月己丑朔大
廿八日丙辰冬至
二月己未朔小
閏月戊子朔大
三月戊午朔小
四月丁亥朔大
五月丁巳朔大
六月丁亥朔小
七月丙辰朔大
三日戊午夏至
八月丙戌朔小
九月乙卯朔大
十月乙酉朔小
十一月甲寅朔大
十二月甲申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三月甲戌取須句十七日 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二日

傳 巳丑先蔑奔秦四月三日

文公八年壬寅

正月癸丑朔大
九日辛酉冬至
二月癸未朔小
三月壬子朔大
四月壬午朔小
五月辛亥朔大
六月辛巳朔小
七月庚戌朔大
四日癸亥夏至
八月庚辰朔大
九月庚戌朔小
十月巳卯朔大
十一月巳酉朔小
十二月戊寅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八月戊申天王崩是二十九日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是初四日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初七日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丙戌奔莒是初八日

文公九年癸卯

正月戊申朔小
十九丙寅冬至
二月丁丑朔大
三月丁未朔小
四月丙子朔大
五月丙午朔小
六月乙亥朔大
七月乙巳朔小
廿四戊辰夏至
八月甲戌朔大
九月甲辰朔大
十月甲戌朔小
十一月癸卯朔大
十二月癸酉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二月辛丑葬襄王廿五日 九月癸酉地震是三十日

傳 正月巳酉使賊殺先克晉正月三日於魯曆為二月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是晉曆正月十九日於魯曆為二月故經書殺先都為二月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是魯曆三月二十九日無經作三月傳當作四月誤四為二而轉與魯曆合也

文公十年甲辰

正月壬寅朔大
晦日辛未冬至
二月壬申朔小
閏月辛丑朔大
三月辛未朔小
四月庚子朔大
五月庚午朔小
六月巳亥朔大
七月巳巳朔小
五日癸酉夏至
八月戊戌朔大
九月戊辰朔小
十月丁酉朔大
十一月丁卯朔小
十二月丙申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三月辛卯臧孫辰卒二十一日

文公十一年乙巳

正月丙
十二丁丑
二月乙
三月乙
四月乙
五月甲
六月甲
七月癸
十六戊寅
八月癸
九月壬
十月壬
十一月辛
十二月辛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寅朔小
冬至
未朔大
丑朔大
未朔小
子朔大
午朔小
亥朔大
夏至
巳朔小
戌朔大
辰朔小
酉朔大
卯朔小

經 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三日

傳 襄三十年晉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是此年寅建三月甲子朔傳誤三為正按自文公十一年寅建三月甲子朔推至襄公三十年寅建二月廿三日癸未通共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故史趙以日計云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若是正月則日數不合矣通共九百零三月大月四百七十九小月四百二十四以甲子計之恰是四百有四十五甲子尚少四十日故云其季于今三之一也若是正月則月數不合矣以此知誤三為正而于當時朔法亦合頃刻之間言月言日纖毫不誤豈有當時史官不達閏法往往失閏之理予杜氏臧文十八年宣八年二閏以求合謬矣

文公十二年丙午

正月庚申
廿三壬午冬至
二月庚寅
三月巳未
四月巳丑
五月戊午
六月戊子
七月丁巳
廿八甲申夏至
八月丁亥
九月丁巳
十月丙戌
十一月丙辰
閏月乙酉
十二月乙卯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大朔
小朔
大朔
小朔
大朔
小朔
大朔
大朔
小朔
大朔
小朔
大朔
小朔

經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十一日 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二月四日

文公十三年丁未

正月甲申朔大
四日丁亥冬至
二月甲寅朔小
三月癸未朔大
四月癸丑朔小
五月壬午朔大
六月壬子朔小
七月辛巳朔大
九日巳丑夏至
八月辛亥朔小
九月庚辰朔大
十月庚戌朔大
十一月庚辰朔小
十二月巳酉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五月朔日 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按十一月十日巳丑十二月十七日乙丑日月必有誤

文公十四年戊申

正月巳卯朔
十四壬辰冬至
二月戊申朔
三月戊寅朔
四月丁未朔
五月丁丑朔
六月丙午朔
七月丙子朔
十九甲午夏至
八月乙巳朔
九月乙亥朔
十月甲辰朔
十一月甲戌朔
十二月癸卯朔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小
大小大小大小
大小大小大

經 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恐是二十三日己亥之誤 六月癸酉同盟于新城 二十八日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是初十日

傳 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 按七月四日己卯 十日乙酉 乙卯二字必有一誤

文公十五年己酉

正月癸酉朔小
廿六日戊戌冬至
二月壬寅朔大
三月壬申朔大
四月壬寅朔小
五月辛未朔大
六月辛丑朔小
七月庚午朔大
晦日己亥夏至
八月庚子朔小
閏月己巳朔大
九月己亥朔小
十月戊辰朔大
十一月戊戌朔小
十二月丁卯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郭守敬推是 陳氏厚耀推作庚子朔大誤 戊申入蔡 八日

文公十六年庚戌

正月丁酉朔小
七日癸卯冬至
二月丙寅朔大
三月丙申朔小
四月乙丑朔大
五月乙未朔小
六月甲子朔大
七月甲午朔大
十一日乙巳夏至
八月甲子朔小
九月癸巳朔大
十月癸亥朔小
十一月壬辰朔大
十二月壬戌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五日 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八日

傳 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二十三日

文公十七年辛亥

正月辛卯朔大
十八日戊申冬至
二月辛酉朔小
三月庚寅朔大
四月庚申朔小
五月己丑朔大
六月己未朔小
七月戊子朔大
廿三日庚戌夏至
八月戊午朔小
九月丁亥朔大
十月丁巳朔大
十一月丁亥朔小
十二月丙辰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四日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二十五日

文公十八年壬子

正月丙戌
廿八日癸丑冬至
二月乙卯
三月乙酉
四月甲寅
五月甲申
閏月癸丑
六月癸未
七月壬子
四日乙卯夏至
八月壬午
九月辛亥
十月辛巳
十一月庚戌
十二月庚辰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經 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是二十三日 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是十五日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大疑閏字之誤 是二十一日 例同齊景 不然則當時誤 閏八月

宣公元年癸丑

正月己酉朔大
十一日己未冬至
二月己卯朔大
三月己酉朔小
四月戊寅朔大
五月戊申朔小
六月丁丑朔大
七月丁未朔小
十四日庚申夏至
八月丙子朔大
九月丙午朔小
十月乙亥朔大
十一月乙巳朔小
十二月甲戌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宣公二年甲寅

正月甲辰朔小
廿一日甲子冬至
二月癸酉朔大
三月癸卯朔小
四月壬申朔大
五月壬寅朔小
六月辛未朔大
七月辛丑朔大
廿六日丙寅夏至
八月辛未朔小
九月庚子朔大
十月庚午朔小
十一月己亥朔大
閏月己巳朔小
十二月戊戌朔大
正至七九十一十二月杜先一月八十月閏十一月杜先二日

經 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二月無壬子 按二月十日壬午 三月十日壬子 月必有誤 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廿六日

傳 十月乙亥天王崩 六日 壬申朔于武宮 十月三日

宣公三年乙卯

正月戊辰朔小
三日己巳冬至
二月丁酉朔大
三月丁卯朔小
四月丙申朔大
五月丙寅朔小
六月乙未朔大
七月乙丑朔小
七日辛未夏至
八月甲午朔大
九月甲子朔大
十月甲午朔小
十一月癸亥朔大
十二月癸巳朔小
正三五七九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二日 二四六八月杜先一日

經 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按十月無丙戌日 諸侯無本月而葬之禮 應在誤條

宣公四年丙辰

正月壬戌
十三日甲戌冬至
二月壬辰
三月辛酉
四月辛卯
五月庚申
六月庚寅
七月己未
十八日丙子夏至
八月己丑
九月戊午
十月戊子
十一月丁巳
十二月丁亥
是年十一月杜先一日 餘俱杜先二日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經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恐是廿日己酉之誤

傳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是楚歷丑建子魯歷爲八月十日

宣公五年丁巳

正月丙辰朔大
廿五庚辰冬至
二月丙戌朔大
三月丙辰朔小
四月乙酉朔大
五月乙卯朔小
六月甲申朔大
七月甲寅朔小
廿八辛巳夏至
八月癸未朔大
閏月癸丑朔小
九月壬午朔大
十月壬子朔小
十一月辛巳朔大
十二月辛亥朔小

是年正月杜先一日餘俱杜先二日

宣公六年戊午

正月庚辰朔大
六日乙酉冬至
二月庚戌朔小
三月己卯朔大
四月己酉朔小
五月戊寅朔大
六月戊申朔大
七月戊寅朔小
十日丁亥夏至
八月丁未朔大
九月丁丑朔小
十月丙午朔大
十一月丙子朔小
十二月乙巳朔大

是年三五月杜先一日餘俱杜先二日

宣公七年己未

正月乙亥朔小
十六庚寅冬至
二月甲辰朔大
三月甲戌朔小
四月癸卯朔大
五月癸酉朔小
六月壬寅朔大
七月壬申朔小
廿一壬辰夏至
八月辛丑朔大
九月辛未朔大
十月辛丑朔小
十一月庚午朔大
十二月庚子朔小

是年四六八月杜先一日餘俱杜先二日

宣公八年庚申

正月己巳朔大
廿七乙未冬至
二月己亥朔小
三月戊辰朔大
四月戊戌朔小
五月丁卯朔大
閏月丁酉朔小
六月丙寅朔大
七月丙申朔小
二日丁酉夏至
八月乙丑朔大
九月乙未朔小
十月甲子朔大
十一月甲午朔小
十二月癸亥朔大

是年六八十十三月杜先一日餘俱杜先二日

經 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十六日壬午猶繹十七日戊子夫人嬴氏薨廿三日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按姜岌僧一行郭守敬俱云十月甲子朔日入食限七月不應食亦非甲子朔蓋下條有冬十月三字後人傳寫倒置耳又郭守敬推食九分八十一秒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廿六日庚寅日中而克葬廿七日

宣公九年辛酉

正月癸巳朔大
九日辛丑冬至
二月癸亥朔小
三月壬辰朔大
四月壬戌朔小
五月辛卯朔大
六月辛酉朔小
七月庚寅朔大
十三壬寅夏至
八月庚申朔小
九月己丑朔大
十月己未朔小
十一月戊子朔大
十二月戊午朔小

正二三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五七九十一月俱杜先一日

經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恐是三日辛卯之誤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十五日

宣公十年壬戌

正月丁亥朔大
二十丙午冬至
二月丁巳朔小
三月丙戌朔大
四月丙辰朔小
五月乙酉朔大
六月乙卯朔大
七月乙酉朔小
廿四戊申夏至
八月甲寅朔大
九月甲申朔小
十月癸丑朔大
十一月癸未朔小
閏月壬子朔大
十二月壬午朔小

是年七九十一十三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僧一行郭守敬推是朔己巳齊侯元卒十四日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九日

宣公十一年癸亥

正月辛亥朔大
朔日辛亥冬至
二月辛巳朔小
三月庚戌朔大
四月庚辰朔小
五月己酉朔大
六月己卯朔小
七月戊申朔大
六日癸丑夏至
八月戊寅朔大
九月戊申朔小
十月丁丑朔大
十一月丁未朔小
十二月丙子朔大

正三五七月杜先一日二四六八九十十一十二月俱二日

經 十月丁亥楚子入陳丁亥十一日

宣公十二年甲子

正月丙午朔小
十一丙辰冬至
二月乙亥朔大
三月乙巳朔小
四月甲戌朔大
五月甲辰朔小
六月癸酉朔大
七月癸卯朔小
十六戊午夏至
八月壬申朔大
九月壬寅朔小
十月辛未朔大
十一月辛丑朔小
十二月庚午朔大

是年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 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按此條上書楚子圍鄭無月下書秋七月無事恐是簡策誤裂當云六月乙卯楚子圍鄭秋七月晉荀林父云云全

傳云六月乙卯則仍晉楚之史也是年晉失一閏故

楚史同六月十三日乙卯於魯歷當是七月十有二
月戊寅楚子滅蕭九日
傳 月丙辰楚重至於郯是楚歷六月十四日於魯歷爲七
月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七月廿九日

宣公十三年乙丑

正月庚子朔大
廿三日壬戌冬至
二月庚午朔小
三月己亥朔大
四月己巳朔小
五月戊戌朔大
六月戊辰朔小
七月丁酉朔大
廿七日癸亥夏至
八月丁卯朔小
閏月丙申朔大
九月丙寅朔小
十月乙未朔大
十一月乙丑朔小
十二月甲午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二日

宣公十四年丙寅

正月甲子朔小
四日丁卯冬至
二月癸巳朔大
三月癸亥朔小
四月壬辰朔大
五月壬戌朔大
六月壬辰朔小
七月辛酉朔大
九日己巳夏至
八月辛卯朔小
九月庚申朔大
十月庚寅朔小
十一月己未朔大
十二月己丑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二日

經 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是十一日

宣公十五年丁卯

正月戊午朔大
十五日壬申冬至
二月戊子朔小
三月丁巳朔大
四月丁亥朔小
五月丙辰朔大
六月丙戌朔小
七月乙卯朔大
廿日甲戌夏至
八月乙酉朔大
九月乙卯朔小
十月甲申朔大
十一月甲寅朔小
十二月癸未朔大

是年九十一月杜先三月餘俱二日

經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八日

傳 辛亥滅潞六月廿六日 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
廿七日此二條傳因經改正故不用晉歷

宣公十六年戊辰

正月癸丑朔小
廿五日丁丑冬至
二月壬午朔大
三月壬子朔小
四月辛巳朔大
五月辛亥朔小
閏月庚辰朔大
六月庚戌朔小
七月己卯朔大
朔日己卯夏至
八月己酉朔小
九月戊寅朔大
十月戊申朔小
十一月丁丑朔大
十二月丁未朔大

是年[illegible]二四閏[illegible]月杜先[illegible]日[illegible]餘俱[illegible]

傳 三月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閏三月戊申於魯歷爲閏月二十八日

宣公十七年己巳

正月丁丑朔小
七日癸未冬至
二月丙午朔大
三月丙子朔小
四月乙巳朔大
五月乙亥朔小
六月甲辰朔大
七月甲戌朔小
十一日甲申夏至
八月癸卯朔大
九月癸酉朔小
十月[illegible]朔大
十一月[illegible]朔小
十二月[illegible]朔大

是年正二三五七九十一月杜先三日餘俱二日

經 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廿四日 丁未蔡侯申卒丁
未二月二日失書月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姜岌
僧一行郭守敬俱云六月甲辰朔交分巳過不應食一
行守敬推是五月乙亥朔日入食限經月日俱誤 巳
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巳未八月十
八日傳言八月晉師還晉之十月也 十有一月壬午
公弟叔肸卒十一日

宣公十八年庚午

正月辛未朔
十八日戊子冬至
二月庚子朔
三月庚午朔
四月己亥朔
五月己巳朔
六月己亥朔
七月戊辰朔
廿三日庚寅夏至
八月戊戌朔
九月丁卯朔
十月丁酉朔
十一月丙寅朔
十二月丙申朔

是年正三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三日餘俱二日

小
大小大大小大
小大小大小

經 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七日 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廿六日

成公元年辛未

正月乙丑朔大
廿九日癸巳冬至
二月乙未朔小
閏月甲子朔大
三月甲午朔小
四月癸亥朔大
五月癸巳朔小
六月壬戌朔大
七月壬辰朔大
四日乙未夏至
八月壬戌朔小
九月辛卯朔大
十月辛酉朔小
十一月庚寅朔大
十二月庚申朔小

是年二三八十十一月杜先三日餘俱二日

經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是二十七日

傳 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是晉歷三月於魯歷爲四月是二十一日

成公二年壬申

正月己丑朔大
十日戊戌冬至
二月己未朔小
三月戊子朔大
四月戊午朔小
五月丁亥朔大
六月丁巳朔小
七月丙戌朔大
十五日庚子夏至
八月丙辰朔小
九月乙酉朔大
十月乙卯朔小
十一月甲申朔大
十二月甲寅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二日

經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二十[illegible]
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illegible]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illegible]
十七 七月巳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廿四日 八月壬
午宋公鮑卒廿七日 庚寅衛侯速卒庚寅九月六日
經失書月傳作九月是 十一月丙申盟于蜀十三日

傳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十六日

成公三年癸酉

正月甲申朔小
廿一甲辰冬至
二月癸丑朔大
三月癸未朔小
四月壬子朔大
五月壬午朔小
六月辛亥朔大
七月辛巳朔小
廿五乙巳夏至
八月庚戌朔大
九月庚辰朔小
十月巳酉朔大
十一月巳卯朔小
閏月戊申朔大
十二月戊寅朔小

是年十月閏十一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正月辛亥葬衛穆公是二十八日 二月甲子新宮災是十二日 乙亥葬宋文公是二十三日 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是二十八日 丁未及孫良夫盟是二十九日

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是晉歷十二月二十八日於魯歷爲來年正月

成公四年甲戌

正月丁未朔大
三日巳酉冬至
二月丁丑朔小
三月丙午朔大
四月丙子朔大
五月丙午朔小
六月乙亥朔大
七月乙巳朔小
七日辛亥夏至
八月甲戌朔大
九月甲辰朔小
十月癸酉朔大
十一月癸卯朔小
十二月壬申朔大

是年正三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三月壬申鄭伯堅卒二十七日 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四月無甲寅

成公五年乙亥

正月壬寅朔小
十三甲寅冬至
二月辛未朔大
三月辛丑朔小
四月庚午朔大
五月庚子朔小
六月巳巳朔大
七月巳亥朔大
十八丙辰夏至
八月巳巳朔小
九月戊戌朔大
十月戊辰朔小
十一月丁酉朔大
十二月丁卯朔小

是年二四六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三日 十有二月巳丑同盟于蟲牢是二十三日

成公六年丙子

正月丙申朔大
廿四巳未冬至
二月丙寅朔小
三月乙未朔大
四月乙丑朔小
五月甲午朔大
六月甲子朔小
七月癸巳朔大
廿九辛酉夏至
八月癸亥朔小
閏月壬辰朔大
九月壬戌朔小
十月辛卯朔大
十一月辛酉朔大
十二月辛卯朔小

是年七閏十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二月辛巳立武宮十六日 六月壬申鄭伯費卒是初九日

傳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是寅建四月十四日於魯歷爲六月

成公七年丁丑

正月庚申朔大
五日甲子冬至
二月庚寅朔小
三月巳未朔大
四月巳丑朔小
五月戊午朔大
六月戊子朔小
七月丁巳朔大
十日丙寅夏至
八月丁亥朔小
九月丙辰朔大
十月丙戌朔小
十一月乙卯朔大
十二月乙酉朔小

是年九十一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八月無戊辰

成公八年戊寅

正月甲寅朔大
十七庚午冬至
二月甲申朔小
三月癸丑朔大
四月癸未朔大
五月癸丑朔小
六月壬午朔大
七月壬子朔小
廿一壬申夏至
八月辛巳朔大
九月辛亥朔小
十月庚辰朔大
十一月庚戌朔小
十二月巳卯朔大

是年正三十二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廿四日

成公九年巳卯

正月巳酉朔小
廿七乙亥冬至
二月戊寅朔大
三月戊申朔小
四月丁丑朔大
五月丁未朔小
閏月丙子朔大
六月丙午朔大
七月丙子朔小
二日丁丑夏至
八月乙巳朔大
九月乙亥朔小
十月甲辰朔大
十一月甲戌朔小
十二月癸卯朔大

是年二四閏月十二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朔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十二月十八日經脫去月觀下條城中城傳云城中城書時也可知蓋十二月城城方得云時若十一月于夏建乃九月晨事未畢安得云書時也乎

傳十一月戊申楚入渠邱是楚歷十一月五日於魯歷爲十二月

成公十年庚辰

正月癸酉朔小
八日庚辰冬至
二月壬寅朔大
三月壬申朔小
四月辛丑朔大
五月辛未朔小
六月庚子朔大
七月庚午朔小
十三日壬午夏至
八月己亥朔大
九月己巳朔小
十月戊戌朔大
十一月戊辰朔大
十二月戊戌朔小

是年二四六八十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 丙午晉侯獳卒丙午六月七日失書月傳不誤

傳 五月辛巳鄭伯歸十一日 六月戊申殺叔禽叔禽 是初九日

成公十一年辛巳

正月丁卯朔大
十九日乙酉冬至
二月丁酉朔小
三月丙寅朔大
四月丙申朔小
五月乙丑朔大
六月乙未朔小
七月甲子朔大
廿四日丁亥夏至
八月甲午朔小
九月癸亥朔大
十月癸巳朔小
十一月壬戌朔大
閏月壬辰朔小
十二月辛酉朔大

是年正三五七九十一十二月杜先一日餘俱二日

經 三月己丑及郤犫盟 是二十四日

成公十二年壬午

正月辛卯朔小
朔日辛卯冬至
二月庚申朔大
三月庚寅朔大
四月庚申朔小
五月己丑朔大
六月己未朔小
七月戊子朔大
六日癸巳夏至
八月戊午朔小
九月丁亥朔大
十月丁巳朔小
十一月丙戌朔大
十二月丙辰朔小

是年正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傳 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按楚用丑建以六月爲五月 晉用寅建又失一閏亦以六月爲五月 於曆爲六月五日

成公十三年癸未

正月乙酉朔大
十二日丙申冬至
二月乙卯朔小
三月甲申朔大
四月甲寅朔小
五月癸未朔大
六月癸丑朔大
七月癸未朔小
十六日戊戌夏至
八月壬子朔大
九月壬午朔小
十月辛亥朔大
十一月辛巳朔小
十二月庚戌朔大

是年七九十一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傳 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是初五日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是初五日 此兩條因經改正未用晉歷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 是十五日 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 是十七日

成公十四年甲申

正月庚辰朔小
廿二日辛丑冬至
二月己酉朔大
三月己卯朔小
四月戊申朔大
五月戊寅朔小
六月丁未朔大
七月丁丑朔小
廿七日癸卯夏至
八月丙午朔大
閏月丙子朔小
九月乙巳朔大
十月乙亥朔大
十一月乙巳朔小
十二月甲戌朔大

是年正十一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 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取去八月二字 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 是閏八月廿三廿五日 經不書閏論見凡例 傳因經亦不書閏 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十六日

成公十五年乙酉

正月甲辰朔小
三日丙午冬至
二月癸酉朔大
三月癸卯朔小
四月壬申朔大
五月壬寅朔小
六月辛未朔大
七月辛丑朔小
八日戊申夏至
八月庚午朔大
九月庚子朔小
十月己巳朔大
十一月己亥朔小
十二月戊辰朔大

是年正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三日 癸丑同盟于戚十一日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日

傳 十一月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三日

成公十六年丙戌

正月戊戌朔小
十五日壬子冬至
二月丁卯朔大
三月丁酉朔大
四月丁卯朔小
五月丙申朔大
六月丙寅朔小
七月乙未朔大
廿日甲寅夏至
八月乙丑朔小
九月甲午朔大
十月甲子朔小
十一月癸巳朔大
十二月癸亥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辛未滕子卒五日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守敬拚是 甲午晦戰于鄢陵 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二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三日 乙酉刺公子偃廿三日

傳 四月戊寅晉師起戊寅十二日 六月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二十八日在甲午前 傳補敘接鄢陵之戰 曾成公與于師 故傳皆得曆會歷 七月戊午鄭子罕宵軍之二十四日

成公十七年丁亥

正月	壬辰	朔	大	
廿六日丁巳冬至				
二月	壬戌	朔	小	
三月	辛卯	朔	大	晉正
四月	辛酉	朔	小	晉二
五月	庚寅	朔	大	晉三
閏月	庚申	朔	大	晉四
六月	庚寅	朔	小	晉五
七月	己未	朔	六	晉六
朔日己未夏至				
八月	己丑	朔	小	晉七
九月	戊午	朔	大	晉八
十月	戊子	朔	小	晉九
十一月	丁巳	朔	大	晉十
十二月	丁亥	朔	小	晉十一

是年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是年應閏五月晉誤閏十二月傳有明文經與傳不合處三傳各多臆說今亦不能定魯閏之果合於天正否也姑分註于各條下

經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天正爲閏五月廿六日 九月辛丑用郊於天正爲八月十三日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於天正爲十一月十六日公不與圍鄭故先歸嬰齊與于伐鄭故十六日卒于貍脤公羊穀梁俱云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實無所考據特以下文有十二月丁丑朔推之遂定壬申爲十月從此妄臆經旨謂雖十月卒必宜書于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之後則誣辭之甚矣聖人何苦不傳信于後世必欲以十月卒之人強改爲十一月卒乎其故皆不明閏法與日食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援姜岌一行守敬俱推十一月丁巳朔日入食限經本書十一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後人誤十一爲十二遂移此條于公至自伐鄭之後而三傳經文俱承其謬生出許多妄解矣

傳六月戊辰士燮卒是晉歷六月初十日 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是十三日 十月庚午圍鄭是晉歷十月十四日于魯歷爲十一月 十二月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是晉歷十二月二十七日於魯歷爲來年正月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是晉歷閏十二月於魯歷爲來年二月又晉歷閏十二月大以乙卯爲三十日晦魯歷小以乙卯爲三月朔經本書春王三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因傳書正月庚申弑厲公事遂同承其誤爲正月此緣左氏不知晉用夏正偏不達歷法故沿誤至此

成公十八年戊子

正月	丙辰	朔	大	晉十二
七日壬戌冬至				
二月	丙戌	朔	小	晉閏
三月	乙卯	朔	大	晉正
四月	乙酉	朔	小	
五月	甲寅	朔	大	
六月	甲申	朔	小	
七月	癸丑	朔	大	
廿二日甲子夏至				
八月	癸未	朔	小	
九月	壬子	朔	大	
十月	壬午	朔	大	
十一月	壬子	朔	小	
十二月	辛巳	朔	大	

是年十一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傳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是晉歷正月初五日於魯歷爲三月初六日經本作三月後人傳寫誤從傳改作正月說見上年 庚子盟而入是十六日 辛巳朝于武宮是二十七日 傳甲申晦齊侯使殺國佐本是三月晦日於朔法乃合因經書在晉弑其君州蒲下俱誤作爲正月 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是晉歷二月於魯歷爲四月援經有公如晉一條亦是三月蓋悼公以四月朔日卽位公于三月卽往朝若依經作正月是時晉方亂國無君公如晉何爲乎此亦誤三爲正之一證也 經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是初七日 經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是二十七日

襄公元年己丑

正月	辛亥	朔	小	
十七日丁卯冬至				
二月	庚辰	朔	大	
三月	庚戌	朔	小	
四月	己卯	朔	大	
五月	己酉	朔	小	
六月	戊寅	朔	大	
七月	戊申	朔	小	
廿二日己巳夏至				
八月	丁丑	朔	大	
九月	丁未	朔	小	
十月	丙子	朔	大	
十一月	丙午	朔	小	
十二月	乙亥	朔	大	

是年正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九月辛酉天王崩十五日 傳春己亥圍宋彭城是二十五日乙亥之誤

襄公二年庚寅

正月	乙巳	朔	小	
晦日癸酉冬至				
二月	甲戌	朔	大	
閏月	甲辰	朔	大	
三月	甲戌	朔	小	
四月	癸卯	朔	大	
五月	癸酉	朔	小	
六月	壬寅	朔	大	
七月	壬申	朔	小	
四日乙亥夏至				
八月	辛丑	朔	大	
九月	辛未	朔	小	
十月	庚子	朔	大	
十一月	庚午	朔	小	
十二月	己亥	朔	大	

是年三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十八日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庚辰是七月九日傳不誤經誤 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十八日

襄公三年辛卯

正月	己巳	朔
十日戊寅冬至		
二月	戊戌	朔
三月	戊辰	朔
四月	丁酉	朔
五月	丁卯	朔
六月	丁酉	朔
七月	丙寅	朔
十五日庚辰夏至		
八月	丙申	朔
九月	乙丑	朔
十月	乙未	朔
十一月	甲子	朔
十二月	甲午	朔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小
大小大大小大
小大小大小

經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是二十六日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是二十三日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戊寅七月十三日蒙上爲文不書月傳作秋不誤

襄公四年壬辰

正月癸亥朔大
廿一癸未冬至
二月癸巳朔小
三月壬戌朔大
四月壬辰朔小
五月辛酉朔大
六月辛卯朔小
七月庚申朔大
廿六乙酉夏至
八月庚寅朔小
九月己未朔大
十月己丑朔大
十一月己未朔小
閏月戊子朔大
十二月戊午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廿四日乙酉之誤按陳成公以七月葬必是三月薨故知非月誤也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廿九日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廿二日

襄公五年癸巳

正月丁亥朔大
二日戊子冬至
二月丁巳朔小
三月丙戌朔大
四月丙辰朔小
五月乙酉朔大
六月乙卯朔小
七月甲申朔大
七日庚寅夏至
八月甲寅朔小
九月癸未朔大
十月癸丑朔小
十一月壬午朔大
十二月壬子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廿日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廿四日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十三日六年傳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一堙之甲寅五月晦蒙上爲文不言月

襄公六年甲午

正月辛巳朔大
十四甲午冬至
二月辛亥朔大
三月辛巳朔小
四月庚戌朔大
五月庚辰朔小
六月己酉朔大
七月己卯朔小
十七乙未夏至
八月戊申朔大
九月戊寅朔小
十月丁未朔大
十一月丁丑朔小
十二月丙午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二日

傳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三月十五日丁未入萊三月廿七日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甲寅此年四月五日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十一月無丙辰經作十二月不誤

襄公七年乙未

正月丙子朔小
廿四己亥冬至
二月乙巳朔大
三月乙亥朔小
四月甲辰朔大
五月甲戌朔大
六月甲辰朔小
七月癸酉朔大
廿九辛丑夏至
八月癸卯朔小
閏月壬申朔大
九月壬寅朔小
十月辛未朔大
十一月辛丑朔小
十二月庚午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十一月廿二日經于來聘下脫去十有一月四字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十二月十七日

傳十月庚戌使宣子朝是晉歷十月十日於魯歷爲十一月

襄公八年丙申

正月庚子朔小
五日癸未冬至
二月己巳朔大
三月己亥朔小
四月戊辰朔大
五月戊戌朔小
六月丁卯朔大
七月丁酉朔小
九日乙酉夏至
八月丙寅朔大
九月丙申朔大
十月丙寅朔小
十一月乙未朔大
十二月乙丑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傳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是十三日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是二十三日五月甲辰會于邢邱是初七日

襄公九年丁酉

正月甲午朔大
十六己酉冬至
二月甲子朔小
三月癸巳朔大
四月癸亥朔小
五月壬辰朔大
六月壬戌朔小
七月辛卯朔大
廿一辛亥夏至
八月辛酉朔小
九月庚寅朔大
十月庚申朔小
十一月己丑朔大
十二月己未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晦日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二十三日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作十一月按己亥十一月十一日經誤一爲二

傳十月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十一日甲戌師于氾十五日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是年無閏月杜說是也按襄九年十年十一年經傳上下日月皆合杜歷之說此條是下年錯簡詳見下年

附錄襄公十年傳錯在九年末全文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版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

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按上節晉方與鄭盟未見其貳安有復伐之理不知此乃十年事緊接十一月楚子囊救鄭條蓋晉人北侵鄭而歸楚人亦還晉乘楚之還復伐鄭故有師老而勞之語又按杜註云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廿日此言是又云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此言非也杜不知此條爲下年錯簡門五日之說雖巧而實謬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

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

按成公十六年丙戌秋會於沙隨至襄公十年戊戌歲星始一周盍連首尾計之可指爲十三年以周數計之實十二年也晉侯欲使魯侯於是年冠明年婚至十五歲則可以生子若依傳錯簡在九年則是十四而生子矣晉侯何爲欲其速冠耶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

按此條是九年事蓋左氏撮取晉史楚史魯史以成傳晉史既經有錯簡左氏誤因之楚史未嘗有錯簡故此條得不誤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按九年僅盟於戲晉民何至甚困此亦錯簡之一證也十年春會於柤夏伐逼陽秋師牛首冬城虎牢一年之內民無休息故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十年秋一駕牛首十一年夏二駕北林秋三駕蕭魚俱在期年之內恰與傳文意相合

襄公十年戊戌

正月	戊子	朔	大	
廿八	乙卯	冬至		
二月	戊午	朔	大	
三月	戊子	朔	小	晉正
四月	丁巳	朔	大	晉二
五月	丁亥	朔	小	晉三
閏月	丙辰	朔	大	晉四
六月	丙戌	朔	小	晉五
七月	乙卯	朔	大	晉六
二日	丙辰	夏至		
八月	乙酉	朔	小	晉七
九月	甲寅	朔	大	晉八
十月	甲申	朔	小	晉九
十一月	癸丑	朔	大	晉十
十二月	癸未	朔	小	晉十一

是年杜朔俱先一月

經　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八日

傳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光會諸侯于鍾離廿八日　四月戊午會于柤二日　丙寅圍之弗克十日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四日　六月庚午圍宋按偪陽以後經傳所書事多端楚鄭伐宋見經是魯六月事圍宋不見經乃晉六月十六日也此因晉失閏轉與楚之丑建合以下所書傳悉從晉史　八月楚圍蕭丙寅克之是晉八月十三日　九月己酉師于牛首晉九月廿六日　十月戊辰帥賊以入晉十月十六日　十一月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晉十一月十七日　丁未諸侯之師還廿五日　十二月癸亥是晉歷

十二日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是晉歷閏十二月戊寅二字必有一誤二條錯簡詳見上年此下各國皆閏在年終惟魯歷獨循正法

襄公十一年己亥

正月壬子朔大
八日庚申冬至
二月壬午朔小
三月辛亥朔大
四月辛巳朔大
五月辛亥朔小
六月庚辰朔大
七月庚戌朔小
十三日壬戌夏至
八月己卯朔大
九月己酉朔小
十月戊寅朔大
十一月戊申朔小
十二月丁丑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十日

傳 四月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十九日 七月丙子伐宋廿七日 九月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廿六日 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日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二日 庚辰赦鄭囚四日 壬午武濟自輔氏六日 己丑秦晉戰于櫟十三日

襄公十二年庚子

正月丁未朔小
十九日乙丑冬至
二月丙子朔大
三月丙午朔小
四月乙亥朔大
五月乙巳朔小
六月甲戌朔大
七月甲辰朔小
廿四日丁卯夏至
八月癸酉朔大
九月癸卯朔大
十月癸酉朔小
十一月壬寅朔大
十二月壬申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襄公十三年辛丑

正月辛丑朔大
晦日庚午冬至
二月辛未朔小
閏月庚子朔大
三月庚午朔小
四月己亥朔大
五月己巳朔小
六月戊戌朔大
七月戊辰朔小
六日丁丑夏至
八月丁酉朔大
九月丁卯朔小
十月丙申朔大
十一月丙寅朔小
十二月乙未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十四日

襄公十四年壬寅

正月乙丑朔大
十二日丙子冬至
二月乙未朔小
三月甲子朔大
四月甲午朔小
五月癸亥朔大
六月癸巳朔小
七月壬戌朔大
六日丁丑夏至
八月壬辰朔小
九月辛酉朔大
十月辛卯朔小
十一月庚辰朔大
十二月庚寅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 四月己未衞侯出奔齊二十六日傳同

襄公十五年癸卯

正月己未朔大
廿三日辛巳冬至
二月己丑朔小
三月戊午朔大
四月戊子朔小
五月丁巳朔大
六月丁亥朔大
七月丁巳朔小
廿七日癸未夏至
八月丙戌朔大
九月丙辰朔小
十月乙酉朔大
十一月乙卯朔小
閏月甲申朔大
十二月甲寅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十一日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姜岌一行守敬俱推七月丁巳朔日入食限此條乃後人傳寫誤七爲八並非當時失閏即長曆亦作七月丁巳朔日食謂八月無丁巳 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是九日

襄公十六年甲辰

正月癸未朔大
四日丙戌冬至
二月癸丑朔小
三月壬子朔大
四月壬午朔小
五月辛巳朔大
六月辛亥朔小
七月庚辰朔大
九日戊子夏至
八月庚戌朔小
九月己卯朔大
十月己酉朔大
十一月己卯朔小
十二月戊申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三月戊寅大夫盟是二月二十六日經誤二爲三 五月甲子地震按四月十三日甲子五月十四日甲午日月必有誤

傳 六月庚寅伐許據經當是五月十日傳誤五爲六

襄公十七年乙巳

正月戊寅朔小
十四日辛卯冬至
二月丁未朔大
三月丁丑朔小
四月丙午朔大
五月丙子朔小
六月乙巳朔大
七月乙亥朔小
十九日癸巳夏至
八月甲辰朔大
九月甲戌朔小
十月癸卯朔大
十一月癸酉朔小
十二月壬寅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二月庚午邾子牼卒二十四日

傳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是二十二日

襄公十八年丙午

正月壬申朔小
廿六日丁酉冬至
二月辛丑朔大
三月辛未朔大
四月辛丑朔小
五月庚午朔大
六月庚子朔小
七月己巳朔大
晦日戊戌夏至
八月己亥朔小
閏月戊辰朔大
九月戊戌朔小
十月丁卯朔大
十一月丁酉朔小
十二月丙寅朔大
是年二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晉正 晉二 晉三 晉四 晉五
晉六 晉七 晉八 晉九 晉十 晉十一

傳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按是年當閏八月魯失閏於是以九月晦爲十月晦日以十月朔日爲十一月朔日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巳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是十三日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郜十九日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是十一月二日巳亥焚雍門三日壬寅焚東郭北郭六日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八日

襄公十九年丁未

正月丙申朔小 晉十二
七日壬寅冬至
二月乙丑朔大 晉正
三月乙未朔小 晉二
四月甲子朔大 晉三
五月甲午朔大 晉四
六月甲子朔小 晉五
七月癸巳朔大 晉六
十二甲午夏至
八月癸亥朔小
九月壬辰朔大
十月壬戌朔小
十一月辛卯朔大
十二月辛酉朔小

是年正四六八十十二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傳作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日月均不同者按是月甲子子正初刻乙分合朔齊以靈公之卒赴於列國也但曰廿九日而無干支晉史從寅建曰五月壬辰晦者推合朔在子正不誤推魯史從子建曰七月辛卯者推合朔在夜子稍先天一刻以是月爲癸亥朔則廿九日辛卯也至上年之閏誤置在此年則諸國皆然矣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九月廿四日

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三月廿日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四月十四八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九月十三日是年經傳日月俱不合天正不知何故以上年應閏之八月遲至此年始閏八月今姑從經傳

襄公二十年戊申

正月庚寅朔大
十八丁未冬至
二月庚申朔小
三月己丑朔大
四月己未朔小
五月戊子朔大
六月戊午朔小
七月丁亥朔大
廿三己酉夏至
八月丁巳朔小
九月丙戌朔大
十月丙辰朔大
十一月丙戌朔小
十二月乙卯朔大

是年二九十一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廿二日六月庚申盟于澶淵是三日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

正 二 閏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乙酉朔小
廿八壬子冬至
月甲寅朔大
月甲申朔小
月癸丑朔大
月癸未朔小
月壬子朔大
月壬午朔小
月辛亥朔大
四日甲寅夏至
月辛巳朔小
月庚戌朔大
月庚辰朔小
月己酉朔大
月己卯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自十九年六月至二十三年七月朔法有變附誌于此

經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大衍云平朔辛亥定朔庚戌今按平朔亦是庚戌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姜岌一行守敬俱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漢高帝三年文帝三年有一條如此皆史官之誤愚按是年魯歷當閏二月晉齊閏法不精未能詳推大抵皆閏十二月據魯史則九月朔日食據晉齊史又云十月朔日食後世疑之兩存其說而不知為閏差之故遂以庚辰當十月矣此又因誤而誤者也

傳公羊傳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詳見九例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正月戊申朔大
十五戊午冬至
二月戊寅朔大
三月戊申朔小
四月丁丑朔大
五月丁未朔小
六月丙子朔大
七月丙午朔小
十九己未夏至
八月乙亥朔大
九月乙巳朔小
十月甲戌朔大
十一月甲辰朔小
十二月癸酉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七月辛酉叔老卒十六日

傳九月己巳鄭伯張卒廿五日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丁巳是十一月十四傳誤一爲二

襄公二十三年辛亥

正月癸卯朔小
廿一癸亥冬至
二月壬申朔大
三月壬寅朔小
四月辛未朔大
五月辛丑朔小
六月庚午朔大
七月庚子朔大
廿五乙丑夏至
八月庚午朔小
九月己亥朔大
十月己巳朔小
十一月戊戌朔大
閏月戊辰朔小
十二月丁酉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定朔平朔壬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是二十八日八月己卯仲孫速卒是初十日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初七日

襄公二十四年壬子

正月
二日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七日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是年杜朔俱

丁卯朔小
戊辰冬至
丙申朔大
丙寅朔小
乙未朔大
乙丑朔小
甲午朔大
甲子朔小
庚午夏至
癸巳朔大
癸亥朔大
癸巳朔小
壬戌朔大
壬辰朔小
先一日

經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郭守敬推是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姜岌一行郭守敬俱云不入食限疑在誤條說見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五年癸丑

正月辛酉朔大
十三癸酉冬至
二月辛卯朔小
三月庚申朔大
四月庚寅朔小
五月己未朔大
六月己丑朔小
七月戊午朔大
十八乙亥夏至
八月戊子朔小
九月丁巳朔大
十月丁亥朔小
十一月丙辰朔大
十二月丙戌朔小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十七日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廿四日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傳作七月己巳巳是七月十二日傳是經誤

傳五月甲戌饗諸北郭十六日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十九日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是二十三日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是二十九日 十月甲午蔿掩書土田是初八日

襄公二十六年甲寅

正月乙卯朔大
廿五己卯冬至
二月乙酉朔大
三月乙卯朔小
四月甲申朔大
五月甲寅朔小
六月癸未朔大
七月癸丑朔小
廿八庚辰夏至
八月壬午朔大
閏月壬子朔小
九月辛巳朔大
十月辛亥朔小
十一月庚辰朔大
十二月庚戌朔小
是年正月杜先二日餘俱先一日

經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七日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十日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朔日

傳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是初六日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是晉歷五月朔傳從晉史書之 十二月乙酉入南里是楚歷十二月初七日于魯歷為來年正月

襄公二十七年乙卯

正月己卯朔大
六日甲申冬至
二月己酉朔小
三月戊寅朔大
四月戊申朔小
五月丁丑朔大
六月丁未朔大
七月丁丑朔小
十日丙戌夏至
八月丙午朔大
九月丙子朔小
十月乙巳朔大
十一月乙亥朔小
十二月甲辰朔大
是年杜朔俱先一日

經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五日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乙亥十一月朔傳不誤

傳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廿八日 丙午鄭良霄至晦日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二日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八日 丙辰邾悼公卒十日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十六日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廿一日 戊辰滕成公至廿二日 庚午向戌復言于趙孟廿四日 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廿六日 七月戊寅左師至二日 庚辰子木至自陳四日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六日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九日 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朔五日 辛巳崔明來奔六日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按姜岌一行守敬俱推是年當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則其非失閏明矣經作十二月傳作十一月其為傳是而經誤亦明矣然則再失閏之說何自而來哉蓋宋之盟左氏摭取列國史書以成文交申書日書月者最詳左氏見晉史與列國之史在往差二月遂疑晉史為失閏又日食一條晉史必書日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遂有辰在申司歷過也之語此由左氏不知晉用夏正兼不曉歷法故也是年正月初六日甲申冬至如果再失閏則當時推算冬至遲在三月初一日是冬至距天正五十五日矣豈有差謬至是之理哉左氏既悞杜氏於此年頗置二閏則誤中又誤不達歷法遂至誣經此余至朔通考之所以不得不作也

襄公二十八年丙辰

正月甲戌朔小
十六己丑冬至
二月癸卯朔大
三月癸酉朔小
四月壬寅朔大
五月壬申朔小
六月辛丑朔大
七月辛未朔小
廿一辛卯夏至
八月庚子朔大
九月庚午朔大
十月庚子朔小
十一月己巳朔大
十二月己亥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十六日傳作十一月癸巳廿五日 乙未楚子昭卒是二十一日己未之誤

傳十月丙辰文子使召之十七日 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七日 丁亥伐西門十九日 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是己亥恰是朔日此足証春秋經傳乙多誤己己多誤乙之處也

襄公二十九年丁巳

正月
廿七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閏月
六月
七月
二日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杜朔俱先

戌辰朔大
甲午冬至
戊戌朔小
丁卯朔大
丁酉朔小
丙寅朔大
丙申朔小
乙丑朔大
乙未朔小
丙申夏至
甲子朔大
甲午朔小
癸亥朔大
癸巳朔小
壬戌朔大
一日

經　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庚午是五日

傳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六日　九月乙未出一日　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廿八日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廿三日　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八日

襄公三十年戊午

正月壬辰朔大
九日庚子冬至
二月壬戌朔小
三月辛卯朔大
四月辛酉朔小
五月庚寅朔大
六月庚申朔小
七月己丑朔大
十三日辛丑夏至
八月己未朔小
九月戊子朔大
十月戊午朔小
十一月丁亥朔大
十二月丁巳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五月甲午宋災五日

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廿三日論見文公十一年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是十五日乙亥之誤　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廿八日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四日　七月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十二日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十三日　壬寅子產入十四日　癸卯子石入十五日　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十七日　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廿五日　八月甲子奔晉六日　己巳復歸十一日

春秋至朔通考　卷下　三

襄公三十一年己未

正月丙戌朔大
廿日乙巳冬至
二月丙辰朔小
三月乙酉朔大
四月乙卯朔小
五月甲申朔大
六月甲寅朔大
七月甲申朔小
廿四日丁未夏至
八月癸丑朔大
九月癸未朔小
十月壬子朔大
十一月壬午朔小
閏月辛亥朔大
十二月辛巳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廿八日　九月癸巳子野卒十二日　己亥仲孫羯卒十八日　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廿二日

昭公元年庚申

正月庚
朔日庚戌
二月庚
三月己
四月己
五月戊
六月戊
七月丁
六日壬子
八月丁
九月丁
十月丙
十一月丙
十二月乙
是年七九十一月杜先二

戌朔大
冬至
辰朔小
酉朔大
卯朔小
申朔大
寅朔小
未朔大
夏至
丑朔大
未朔小
子朔大
午朔小
亥朔大
日餘俱一日

經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七月十一日經誤七爲六傳書葬于秋足以爲証　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四日

傳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是楚歷正月十五日　三月甲辰盟是楚歷三月廿六日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是鄭歷五月二日　癸卯鄭適晉是晉歷五月十六日　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甲辰朔烝于溫　庚戌卒晉歷正月一日七日傳脫去正月二字

昭公二年辛酉

正月乙巳朔小
十一日乙卯冬至
二月甲戌朔大
三月甲辰朔小
四月癸酉朔大
五月癸卯朔小
六月壬申朔大
七月壬寅朔小
十六日丁巳夏至
八月辛未朔大
九月辛丑朔小
十月庚午朔大
十一月庚子朔小
十二月己巳朔大
是年十二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傳　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朔日　上年傳甲辰朔卽此年三月甲辰朔于晉爲正月

昭公三年壬戌

正月己亥朔大
廿三日辛酉冬至
二月己巳朔小
三月戊戌朔大
四月戊辰朔小
五月丁酉朔大
六月丁卯朔小
七月丙申朔大
廿七日壬戌夏至
八月丙寅朔小
閏月乙未朔大
九月乙丑朔小
十月甲午朔大
十一月甲子朔小
十二月癸巳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正月丁未滕子原卒九日

春秋至朔通考　卷下　四

昭公四年癸亥

正月癸亥朔小
四日丙寅冬至
二月壬辰朔大
三月壬戌朔小
四月辛卯朔大
五月辛酉朔大
六月辛卯朔小
七月庚申朔大
九日戊辰夏至
八月庚寅朔小
九月己未朔大
十月己丑朔小
十一月戊午朔大
十二月戊子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廿八日

傳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十七日此係見經但經脫去六月兩字故傳書日月不用楚歷　八月甲申克之是楚歷八月二十六日于魯歷爲九月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二十六日

昭公五年甲子

正月丁巳朔大
十五辛未冬至
二月丁亥朔小
三月丙辰朔大
四月丙戌朔小
五月乙卯朔大
六月乙酉朔小
七月甲寅朔大
二十癸酉夏至
八月甲申朔大
九月甲寅朔小
十月癸未朔大
十一月癸丑朔小
十二月壬午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七月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五日

昭公六年乙丑

正月壬子朔小
廿五丙子冬至
二月辛巳朔大
三月辛亥朔小
四月庚辰朔大
五月庚戌朔小
閏月己卯朔大
六月己酉朔小
七月戊寅朔大
朔日戊寅夏至
八月戊申朔小
九月丁丑朔大
十月丁未朔大
十一月丁丑朔小
十二月丙午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傳 六月丙戌鄭災是鄭歷六月八日于魯爲閏五月 七年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及是年傳三月鑄刑書壬子是三月二日盍夢在二月帶[illegible]在三月耳

昭公七年丙寅

正月丙子朔小
六日辛巳冬至
二月乙巳朔大
三月乙亥朔小
四月甲辰朔大
五月甲戌朔小
六月癸卯朔大
七月癸酉朔小
十一癸未夏至
八月壬寅朔大
九月壬申朔小
十月辛丑朔大
十一月辛未朔小
十二月庚子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廿七日 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三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二十四日

傳 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十八日 二月戊午盟于濡土十四日 燕齊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正月廿八日 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廿一日

昭公八年丁卯

正月庚午朔小
十八丁亥冬至
二月己亥朔大
三月己巳朔小
四月戊戌朔大
五月戊辰朔大
六月戊戌朔小
七月丁卯朔大
廿三己丑夏至
八月丁酉朔小
九月丙寅朔大
十月丙申朔小
十一月乙丑朔大
十二月乙未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四日傳作辛亥十四日經傳必有誤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壬午十一月十八日傳不誤

傳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十六日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八日 丁丑殺梁嬰十一日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十四日

昭公九年戊辰

正月甲子朔大
廿九壬辰冬至
二月甲午朔小
閏月癸亥朔大
三月癸巳朔小
四月壬戌朔大
五月壬辰朔小
六月辛酉朔大
七月辛卯朔大
四日甲午夏至
八月辛酉朔小
九月庚寅朔大
十月庚申朔小
十一月己丑朔大
十二月己未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書夏四月陳災傳云火出而火陳按火出于周爲五月此是四月而傳云然者以此年閏二月四月十五以後即五月節氣也

傳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二十七日然于楚之丑建爲正月若是楚之二月則爲魯之三月二十八日

昭公十年己巳

正月戊子朔大
十日丁酉冬至
二月戊午朔小
三月丁亥朔大
四月丁巳朔小
五月丙戌朔大
六月丙辰朔小
七月乙酉朔大
十五己亥夏至
八月乙卯朔小
九月甲申朔大
十月甲寅朔小
十一月癸未朔大
十二月癸丑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七月戊子晉侯彪卒四日 十有二月甲子宋成公卒十二日

傳 五月庚辰戰于稷按四月二十四日庚辰五月五日庚寅日月必有誤高氏欲求合此誤閏五月非是

昭公十一年庚午

正月癸未朔小
二十壬寅冬至
二月壬子朔大
三月壬午朔小
四月辛亥朔大
五月辛巳朔小
六月庚戌朔大
七月庚辰朔小
廿五甲辰夏至
八月己酉朔大
九月己卯朔小
十月戊申朔大
十一月戊寅朔小
閏月丁未朔大
十二月丁丑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七日傳有經可據故月與經同上條亦得改正不用楚歷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四日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廿一日 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廿日

傳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十五日

昭公十二年辛未

正月丙午朔大 三日戊申冬至
二月丙子朔小
三月乙巳朔大
四月乙亥朔大
五月乙巳朔小
六月甲戌朔大
七月甲辰朔小 七日庚戌夏至
八月癸酉朔大
九月癸卯朔小
十月壬申朔大
十一月壬寅朔小
十二月辛未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二十八日 傳八月壬午滅肥是晉歷八月十一日 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 丙申殺甘悼公二十五日 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二十六日

昭公十三年壬申

正月辛丑朔小 十三癸丑冬至
二月庚午朔大
三月庚子朔小
四月己巳朔大
五月己亥朔小
六月戊辰朔大
七月戊戌朔大 十八乙卯夏至
八月戊辰朔小
九月丁酉朔大
十月丁卯朔小
十一月丙申朔大
十二月丙寅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按歸于楚下脫去五月兩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七日 傳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廿五日按癸亥在乙卯丙辰之後傳終言之 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乙卯十七日在癸亥前 丙辰棄即位十八日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廿九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四日 壬申復旆之五日 癸酉退朝六日

昭公十四年癸酉

正月乙未朔大 廿四戊午冬至
二月乙丑朔小
三月甲午朔大
四月甲子朔小
五月癸巳朔大
六月癸亥朔小
七月壬辰朔大 廿九庚申夏至
八月壬戌朔小
閏月辛卯朔大
九月辛酉朔小
十月庚寅朔大
十一月庚申朔大
十二月庚寅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傳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是十月五日於楚歷爲九月

昭公十五年甲戌

正月己未朔大 五日癸亥冬至
二月己丑朔小
三月戊午朔大
四月戊子朔小
五月丁巳朔大
六月丁亥朔小
七月丙辰朔大 十日乙丑夏至
八月丙戌朔小
九月乙卯朔大
十月乙酉朔小
十一月甲寅朔大
十二月甲申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是三月十六日經誤三爲二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一行守敬俱推五月丁巳朔日入食限經失一閏按上年當閏八月知失閏則冬至遲在二月初五日矣其恐不然經誤五爲六耳 傳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是七月十日 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是九月廿三日此因晉史失閏而誤

昭公十六年乙亥

正月癸丑朔大 十七己巳冬至
二月癸未朔大
三月癸丑朔小
四月壬午朔大
五月壬子朔小
六月辛巳朔大
七月辛亥朔小 廿一辛未夏至
八月庚辰朔大
九月庚戌朔小
十月己卯朔大
十一月己酉朔小
十二月戊寅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廿日 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十四日

昭公十七年丙子

正月戊申朔小 廿七甲戌冬至
二月丁丑朔大
三月丁未朔小
四月丙子朔大
五月丙午朔小
閏月乙亥朔大
六月乙巳朔大
七月乙亥朔小 二日丙子夏至
八月甲辰朔大
九月甲戌朔小
十月癸卯朔大
十一月癸酉朔小
十二月壬寅朔大
是年閏五月杜先二日餘俱一日

經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按姜岌云六月交分不叶不應食當在誤條僧一行郭守敬推九月甲戌朔日入食限是又大衍推五月丙午朔食黃道婁西度傳所云云本是當殷四月其引夏書云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辰戌相當嗇前用殷麻己預推比食不然書所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本是寅建季秋此年即甲戌食亦是子建季秋當時太史對平子何至誤對又按日食鼓用牲于社春秋凡三見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是月夏至莊公二十年秋九月庚午朔是月秋分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是月立夏傳於文徹非之此作即云誤于經書作六月朔何為止請用幣而昭子非之傳興文六月義許見凡例 傳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是晉歷九月二十五日 庚午遂滅陸渾是晉歷九月二十八日

昭公十八年丁丑

正月壬申朔小
八日 己卯 冬至
二月辛丑朔大
三月辛未朔小
四月庚子朔大
五月庚午朔小
六月己亥朔大
七月己巳朔小
十三日 辛巳 夏至
八月戊戌朔大
九月戊辰朔小
十月丁酉朔大
十一月丁卯朔大
十二月丁酉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十三日

傳 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十五日 五月丙子風 七日 戊寅風甚 九日

昭公十九年戊寅

正月丙寅朔大
十九 甲申 冬至
二月丙申朔小
三月乙丑朔大
四月乙未朔小
五月甲子朔大
六月甲午朔小
七月癸亥朔大
廿四 丙戌 夏至
八月癸巳朔小
九月壬戌朔大
十月壬辰朔小
十一月辛酉朔大
十二月辛卯朔小
正月庚申朔大
本年正月至明年正月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五日 己卯地震 十六日

傳 五月乙亥同盟于蟲 十二日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十四日

昭公二十年己卯

二月庚寅朔小
本是庚寅冬至魯至法差作己丑詳見下
三月己未朔大
四月己丑朔大
五月己未朔小
六月戊子朔大
七月戊午朔小
八月丁亥朔大
五日 辛卯 夏至
閏月丁巳朔小
九月丙戌朔大
十月丙辰朔小
十一月乙酉朔大
十二月乙卯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七日

傳 二月己丑日南至 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 九日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 十六日 丙辰衛侯在平壽 廿九日 丁巳晦公入見 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見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 二十五日 閏月戊辰殺宣姜 閏八月 十二日 十月戊辰華向奔陳是 十三日

傳本是二月庚寅日南至魯至法差作巳丑詳見凡例當時至法先天三時遂至以上年之閏誤置于此年宋衛之歷皆然故魯史特書二月庚寅日南至以正之

昭公二十一年庚辰

正月甲申朔大
十二 乙未 冬至
二月甲寅朔小
三月癸未朔大
四月癸丑朔小
五月壬午朔大
六月壬子朔大
七月壬午朔小
十六 丁酉 夏至
八月辛亥朔大
九月辛巳朔小
十月庚戌朔大
十一月庚辰朔小
十二月己酉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 八月乙亥叔輒卒 廿五日

傳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 十五日 壬寅華向入 二十一日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 十九日 十月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十七日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四日 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 七日

昭公二十二年辛巳

正月己卯朔小
廿二 庚子 冬至
二月戊申朔大
三月戊寅朔小
四月丁未朔大
五月丁丑朔小
六月丙午朔大
七月丙子朔小
廿七 壬寅 夏至
八月乙巳朔大
閏月乙亥朔小
九月甲辰朔大
十月甲戌朔大
十一月甲辰朔小
十二月癸酉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按傳書周事從晉史來與僖七年同詳見凡例

經 四月乙丑天王崩 十九日 冬十月王子猛卒是魯歷十月傳作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是周歷十一月 十二日 閏各不同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是魯歷十二月朔日于周歷爲閏月朔日郭守敬推十二月癸酉朔日入食限 按授時歷是年閏亦置在十二月以前

傳 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 十七日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廿二日 四月戊辰劉子摯卒 廿二日 五月庚辰見王 四日 六月丁巳葬景王 十二日 壬戌劉子奔揚 十七日 癸亥單子出 十八日 乙丑奔于平畤 廿日 丙寅伐之 廿一日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廿六日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晦日 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 是七月三日 經于此條之下誤脫去秋字 辛卯鄩肸伐皇 十六日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十七日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十七日 己巳伐單氏之宮 廿五日 庚午反伐之 廿六日 辛未伐東圉 廿七日 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 是晉歷十月 十三日 于魯歷爲九月 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 是晉歷十月

十六日于魯歷爲九月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巳
丑敬王即位是周歷十一月十六日周閏十一月魯閏
月晉閏寅建十二月論見閏表十二月庚戌晉籍
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是初八日閏月辛
丑伐京是晉歷閏十二月三十日爲魯歷來年二月

昭公二十三年壬午

正月癸卯朔小
三日乙巳冬至
二月壬申朔大
三月壬寅朔小
四月辛未朔大
五月辛丑朔小
六月庚午朔大
七月庚子朔小
八日丁未夏至
八月己巳朔大
九月己亥朔小
十月戊辰朔大
十一月戊戌朔小
十二月丁卯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正月癸丑叔鞅卒十二日 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戊辰晦 八月乙未地震是二十七日

傳 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按上年辛丑伐京是晉閏則壬寅并魯正月明矣春三正月壬寅朔乃晉歷正月于周爲三月朔日 癸卯郊鄩潰二日 丁未晉師在平陰六日 庚戌還九日 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十五日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十三日 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十四日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

十七日 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廿日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廿一日 甲午王子朝
入于王城廿五日 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九日
丙辰又敗諸鄩十七日 甲子尹辛取西闈廿五日
丙寅攻蒯廿七日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廿九 十月
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郥十七日

昭公二十四年癸未

正月丁酉朔小
十五日辛亥冬至
二月丙寅朔大
三月丙申朔大
四月丙寅朔小
五月乙未朔大
六月乙丑朔小
七月甲午朔大
十九日壬子夏至
八月甲子朔小
九月癸巳朔大
十月癸亥朔小
十一月壬辰朔大
十二月壬戌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廿一日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是年孔子適周與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即此日食也閻百詩推算竹巳時食 丁酉杞伯郁釐卒丁酉九月五日緯廢去九月二字

傳 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五日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廿二日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周問故十五日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八日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十一日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十二日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正月辛卯朔大
廿六日丙辰冬至
二月辛酉朔小
三月庚寅朔大
四月庚申朔小
五月己丑朔大
六月己未朔大
七月己丑朔小
八月戊午朔大
初一日戊午夏至
九月戊子朔小
十月丁巳朔大
十一月丁亥朔小
十二月丙辰朔大
閏月丙戌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是年當閏五月昭公出奔在九月左氏知魯史必多所諱因取他國之史以書魯事故按其月日閏在歲終然恐魯史未必如此也

經 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上辛辛卯四日季辛辛亥廿四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十二日 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二日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三日

傳 九月戊戌伐季氏十一日 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五日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十六日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廿五日

昭公二十六年乙酉

正月乙卯朔大
七日辛酉冬至
二月乙酉朔小
三月甲寅朔大
四月甲申朔小
五月癸丑朔大
六月癸未朔小
七月壬子朔大
十一日癸亥夏至
八月壬午朔小
九月辛亥朔大
十月辛巳朔大
十一月辛亥朔小
十二月庚辰朔大
正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二月杜先一日

經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十日

傳 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六日 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六日 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十六日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十八日 庚午次于渠十九日 丙子王宿于褚氏廿五日 丁丑王次于萑谷廿六日 庚辰王入于胥靡廿九日 辛巳王次于滑晦日 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十六日 辛丑在郊廿一日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十一日 癸酉王入于成周是二十三日 甲戌盟于襄宮是二十四日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是初四日

昭公二十七年丙戌

正月
十七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廿二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杜朔俱先一

庚戌朔小
丙寅冬至
己卯朔大　己酉朔小　戊寅朔大　戊申朔小　丁丑朔大　丁未朔小
戊辰夏至
丙子朔大　丙午朔小　乙亥朔大　乙巳朔小　甲戌朔大
日

傳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十四日

昭公二十八年丁亥

正月甲辰朔小
廿九日壬申冬至
二月癸酉朔大　閏月癸卯朔大　三月癸酉朔小　四月壬寅朔大　五月壬申朔小　六月辛丑朔大　七月辛未朔小
三日癸酉夏至
八月庚子朔大　九月庚午朔小　十月己亥朔大　十一月己巳朔小　十二月戊戌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不應其速如是月必有誤　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廿三日

昭公二十九年戊子

正月戊辰朔小
十日丁丑冬至
二月丁酉朔大　三月丁卯朔小　四月丙申朔大　五月丙寅朔大　六月丙申朔小　七月乙丑朔大
十五日己卯夏至
八月乙未朔小　九月甲子朔大　十月甲午朔小　十一月癸亥朔大　十二月癸巳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四月庚子叔詣卒　五日

傳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十三日　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鄙以叛　二十五日

昭公三十年己丑

正月壬戌朔大
廿一日壬午冬至
二月壬辰朔小　三月辛酉朔大　四月辛卯朔小　五月庚申朔大　六月庚寅朔小　七月己未朔大
廿六日甲申夏至
八月己丑朔小　九月戊午朔大　十月戊子朔大　十一月戊午朔小　閏月丁亥朔大　十二月丁巳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按六月無庚辰若晉頃公以六月卒亦不應以八月葬疑月必有誤

傳　十二月己卯滅徐　二十三日

昭公三十一年庚寅

正月丙
二日丁亥
二月丙　三月乙　四月乙　五月甲　六月甲　七月癸
六日己丑
八月癸　九月壬　十月壬　十一月辛　十二月辛
杜朔俱先一日

戌朔大
冬至
申朔小　酉朔大　卯朔小　申朔大　寅朔小　未朔大
夏至
丑朔小　午朔大　子朔小　亥朔大　巳朔小

經　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三日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

昭公三十二年辛卯

正月庚辰朔大
十三日癸巳冬至
二月庚戌朔大　三月庚辰朔小　四月己酉朔大　五月己卯朔小　六月戊申朔大　七月戊寅朔小
十七日甲午夏至
八月丁未朔大　九月丁丑朔小　十月丙午朔大　十一月丙子朔小　十二月乙巳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傳　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是晉歷十一月十五日于魯歷爲來年正月按晉爲周城成周名國與役自應各國史皆書其事左氏撮取周史魯史晉史以成文見周魯書在壬辰年正月晉史書在辛卯年十一月于是遂分一事爲兩事矣此皆不達晉用夏正故也頭寧人曰傳分爲兩年豈有遲至兩月而始裁宋幾仲乃不變功者乎其言當矣互見下年傳

定公元年壬辰

正月乙亥朔小
廿四日戊戌冬至
二月甲辰朔大　三月甲戌朔小　四月癸卯朔大　五月癸酉朔大　六月癸卯朔小　七月壬申朔大
廿九日庚子夏至
八月壬寅朔小　閏月辛未朔大　九月辛丑朔小　十月庚午朔大　十一月庚子朔小　十二月己巳朔大
杜朔俱先一日

經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廿一日　戊辰公即位　廿六日　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是二十二日

傳　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七日　庚寅栽　十六日　於晉史爲上年十一日　互見上年傳

定公二年癸巳

正月己亥朔小
五日癸卯冬至
二月戊辰朔大　三月戊戌朔小　四月丁卯朔大　五月丁酉朔小　六月丙寅朔大　七月丙申朔小
十日乙巳夏至
八月乙丑朔大　九月乙未朔大　十月乙丑朔小　十一月甲午朔大　十二月甲子朔小
杜朔俱先一日

經　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魯歷不應失閏五月不得有壬辰疑初六日壬寅之誤不然月誤也

傳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是三月二十四日周歷失閏故作四月

定公三年甲午

正月癸巳朔大
十六戊申冬至
二月癸亥朔小
三月壬辰朔大
四月壬戌朔小
五月辛卯朔大
六月辛酉朔小
七月庚寅朔大
廿一庚戌夏至
八月庚申朔小
九月己丑朔大
十月己未朔小
十一月戊子朔大
十二月戊午朔小

二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晦日

定公四年乙未

正月丁亥朔大
廿七甲寅冬至
二月丁巳朔大
三月丁亥朔小
四月丙辰朔大
五月丙戌朔小
閏月乙卯朔大
六月乙酉朔小
七月甲寅朔大
二日乙卯夏至
八月甲申朔小
九月癸丑朔大
十月癸未朔小
十一月壬子朔大
十二月壬午朔小

三五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二月無癸巳下有三月及六月葬陳惠公則月無誤是癸巳日誤 四月庚辰蔡公

孫姓帥師滅沈二十五日 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庚辰吳入郢庚午十一月十九日 庚辰二十九日 傳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己卯十一月二十八日

定公五年丙申

正月辛亥朔大
九日己未冬至
二月辛巳朔小
三月庚戌朔大
四月庚辰朔大
五月庚戌朔小
六月己卯朔大
七月己酉朔小
十三辛酉夏至
八月戊寅朔大
九月戊申朔小
十月丁丑朔大
十一月丁未朔小
十二月丙子朔大

三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太衍云此是定朔平朔庚戌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十八日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四日 傳 七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二十七日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十一日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十三日 庚寅大詛十四日

定公六年丁酉

正月丙午朔小
十九甲子冬至
二月乙亥朔大
三月乙巳朔小
四月甲戌朔大
五月甲辰朔小
六月癸酉朔大
七月癸卯朔小
廿四丙寅夏至
八月壬申朔大
九月壬寅朔大
十月壬申朔小
十一月辛丑朔大
十二月辛未朔小

十十二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 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十八日 傳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十六日

定公七年戊戌

正月庚子朔大
晦日己巳冬至
二月庚午朔小
閏月己亥朔大
三月己巳朔小
四月戊戌朔大
五月戊辰朔小
六月丁酉朔大
七月丁卯朔小
五日辛未夏至
八月丙申朔大
九月丙寅朔小
十月乙未朔大
十一月乙丑朔小
十二月甲午朔大

二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 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日誤 己巳王入于王城五日

定公八年己亥

正月甲子
十二乙亥冬至
二月甲午
三月癸亥
四月癸巳
五月壬戌
六月壬辰
七月辛酉
十六丙子夏至
八月辛卯
九月庚申
十月庚寅
十一月己未
十二月己丑

二四月陳先一日餘同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朔大
朔小

經 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八日

傳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 己丑三月廿七日 辛卯晦日 二當是三字之誤 十月辛卯禘于僖公二日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日 戒都車曰癸巳至四日

定公九年庚子

正月戊午朔大
廿三庚辰冬至
二月戊子朔小
三月丁巳朔大
四月丁亥朔大
五月丁巳朔小
六月丙戌朔大
七月丙辰朔小
廿七壬午夏至
八月乙酉朔大
閏月乙卯朔小
九月甲申朔大
十月甲寅朔小
十一月癸未朔大
十二月癸丑朔小

五七閏八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 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廿二日

定公十年辛丑

正月
四日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九日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九十一陳先

丁午朔大
乙酉冬至
壬子朔小
辛巳朔大
辛亥朔小
庚辰朔大
庚戌朔小
己卯朔大
丁亥夏至
己酉朔大
己卯朔小
戊申朔大
戊寅朔小
丁未朔大
一日餘同

定公十一年壬寅

正月丁丑朔小
十四庚寅冬至
二月丙午朔大
三月丙子朔小
四月乙巳朔大
五月乙亥朔小
六月甲辰朔大
七月甲戌朔小
十九壬辰夏至
八月癸卯朔大
九月癸酉朔小
十月壬寅朔大
十一月壬申朔小
十二月辛丑朔大
朔俱同

定公十二年癸卯

正月辛未朔大
廿六丙申冬至
二月辛丑朔小
三月庚午朔大
四月庚子朔小
五月己巳朔大
六月己亥朔小
七月戊辰朔大
卅日丁酉夏至
八月戊戌朔小
閏月丁卯朔大
九月丁酉朔小
十月丙寅朔大
十一月丙申朔小
十二月乙丑朔大
二四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於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此條經文簡策橫裂校者互誤當是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公至自黃守敬推十月丙寅朔日入食限恐非失閏

定公十三年甲辰

正月乙未朔小
七日辛丑冬至
二月甲子朔大
三月甲午朔大
四月甲子朔小
五月癸巳朔大
六月癸亥朔小
七月壬辰朔大
十二癸卯夏至
八月壬戌朔小
九月辛卯朔大
十月辛酉朔小
十一月庚寅朔大
十二月庚申朔小
四六八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十一月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十八日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十二日

定公十四年乙巳

正月己丑朔大
十八丙午冬至
二月己未朔小
三月戊子朔大
四月戊午朔小
五月丁亥朔大
六月丁巳朔小
七月丙戌朔大
廿三戊申夏至
八月丙辰朔大
九月丙戌朔小
十月乙卯朔大
十一月乙酉朔小
十二月甲寅朔大
九十一月陳先一日餘同

定公十五年丙午

正月甲申朔小
廿八辛亥冬至
二月癸丑朔大
閏月癸未朔小
三月壬子朔大
四月壬午朔小
五月辛亥朔大
六月辛巳朔小
七月庚戌朔大
四日癸丑夏至
八月庚辰朔小
九月己酉朔大
十月己卯朔小
十一月戊申朔大
十二月戊寅朔大
朔俱同

經二月辛丑楚子滅胡是閏二月十九日經例不書閏論見凡例五月辛亥郊朔日壬申公薨于高寢廿二日七月壬申姒氏卒廿三日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郭守敬推是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九日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十日辛巳葬定姒十月三日失書月

哀公元年丁未

正月戊申朔小
十日丁巳冬至
二月丁丑朔大
三月丁未朔小
四月丙子朔大
五月丙午朔小
六月乙亥朔大
七月乙巳朔小
十四戊午夏至
八月甲戌朔大
九月甲辰朔小
十月癸酉朔大
十一月癸卯朔小
十二月壬申朔大
正三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四月辛巳郊六日

哀公二年戊申

正月壬寅朔小
廿一壬戌冬至
二月辛未朔大
三月辛丑朔大
四月辛未朔小
五月庚子朔大
六月庚午朔小
七月己亥朔大
廿六甲子夏至
八月己巳朔小
九月戊戌朔大
十月戊辰朔小
十一月丁酉朔大
閏月丁卯朔小
十二月丙申朔大
四六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廿三日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六日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六日

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十六日

哀公三年己酉

正月丙寅朔小
二日丁卯冬至
二月乙未朔大
三月乙丑朔小
四月甲午朔大
五月甲子朔小
六月癸巳朔大
七月癸亥朔大
七日己巳夏至
八月癸巳朔小
九月壬戌朔大
十月壬辰朔小
十一月辛酉朔大
十二月辛卯朔小
八十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四月甲午地震朔日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廿八日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十四日十月癸卯秦伯

辛十二日
傳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十一日十月癸丑奔邯鄲是晉歷十月廿三日于魯歷爲十二月

哀公四年庚戌

正月庚申朔大
十三壬申冬至
二月庚寅朔小
三月己未朔大
四月己丑朔小
五月戊午朔大
六月戊子朔小
七月丁巳朔大
十八甲戌夏至
八月丁亥朔小
九月丙辰朔大
十月丙戌朔小
十一月乙卯朔大
十二月乙酉朔大

朔俱同

經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廿一日六月辛丑亳社災十四日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二十八日
傳七月庚午圍五鹿十四日

哀公五年辛亥

正月乙卯朔小
廿三丁丑冬至
二月甲申朔大
三月甲寅朔小
四月癸未朔大
五月癸丑朔小
六月壬午朔大
七月壬子朔小
廿八己卯夏至
八月辛巳朔大
九月辛亥朔小
十月庚辰朔大
十一月庚戌朔小
閏月己卯朔大
十二月己酉朔小

正三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廿三日閏月葬齊景公論見凡例

哀公六年壬子

正月戊寅朔大
五日癸未冬至
二月戊申朔大
三月戊寅朔小
四月丁未朔大
五月丁丑朔小
六月丙午朔大
七月丙子朔小
十日乙酉夏至
八月乙巳朔大
九月乙亥朔小
十月甲辰朔大
十一月甲戌朔小
十二月癸卯朔大

三五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十五日
傳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廿三日十月丁卯立之廿四日

哀公七年癸丑

正月癸酉朔小
十六戊子冬至
二月壬寅朔大
三月壬申朔小
四月辛丑朔大
五月辛未朔大
六月辛丑朔小
七月庚午朔大
廿一庚寅夏至
八月庚子朔小
九月己巳朔大
十月己亥朔小
十一月戊辰朔大
十二月戊戌朔小

六八十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八月己酉入邾十日

哀公八年甲寅

正月丁卯朔大
廿七癸巳冬至
二月丁酉朔小
三月丙寅朔大
四月丙申朔小
五月乙丑朔大
閏月乙未朔小
六月甲子朔大
七月甲午朔小
二日乙未夏至
八月癸亥朔大
九月癸巳朔小
十月壬戌朔大
十一月壬辰朔大
十二月壬戌朔小

十二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二日

哀公九年乙卯

正月辛卯朔大
八日戊戌冬至
二月辛酉朔小
三月庚寅朔大
四月庚申朔小
五月己丑朔大
六月己未朔小
七月戊子朔大
十三庚子夏至
八月戊午朔小
九月丁亥朔大
十月丁巳朔小
十一月丙戌朔大
十二月丙辰朔小

朔俱同

傳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十四日

哀公十年丙辰

正月乙酉朔大
十九甲辰冬至
二月乙卯朔大
三月乙酉朔小
四月甲寅朔大
五月甲申朔小
六月癸丑朔大
七月癸未朔小
廿四丙午夏至
八月壬子朔大
九月壬午朔小
十月辛亥朔大
十一月辛巳朔小
閏月庚戌朔大
十二月庚辰朔小

三五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十四日

哀公十一年丁巳

正月己酉朔大
朔日己酉冬至
二月己卯朔小
三月戊申朔大
四月戊寅朔小
五月丁未朔大
六月丁丑朔大
七月丁未朔小
五日辛亥夏至
八月丙子朔大
九月丙午朔小
十月乙亥朔大
十一月乙巳朔小
十二月甲戌朔大

七九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廿八日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十五日
傳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廿六日

哀公十二年戊午

正月甲辰朔小
十一甲寅冬至
二月癸酉朔大
三月癸卯朔小
四月壬申朔大
五月壬寅朔小
六月辛未朔大
七月辛丑朔小
十六丙辰夏至
八月庚午朔大
九月庚子朔小
十月己巳朔大
十一月己亥朔大
十二月己巳朔小

十二月陳先一日餘同

經 五月甲辰孟子卒三日

傳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是二十八日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按此非孔子之言論見凡例

哀公十三年己未

正月戊戌朔大
廿三庚申冬至
二月戊辰朔小
三月丁酉朔大
四月丁卯朔小
五月丙申朔大
六月丙寅朔小
七月乙未朔大
廿八壬戌夏至
八月乙丑朔小
閏月甲午朔大
九月甲子朔小
十月癸巳朔大
十一月癸亥朔小
十二月壬辰朔大

朔俱同

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十一日乙酉戰二十日丙戌復戰廿一日丁亥入吳廿二日七月辛丑盟是初七日

哀公十四年庚申

正月壬戌朔大
四日乙丑冬至
二月壬辰朔小
三月辛酉朔大
四月辛卯朔小
五月庚申朔大
六月庚寅朔小
七月己未朔大
九日丁卯夏至
八月己丑朔小
九月戊午朔大
十月戊子朔小
十一月丁巳朔大
十二月丁亥朔小

二四月陳先一日餘同

續經 四月庚戌叔還卒廿三日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郭守敬[illegible]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十三日

傳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十三日 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是二十一日 六月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是初五日

哀公十五年辛酉

正月[illegible]朔大
十五庚午冬至
二月丙戌朔小
三月乙卯朔大
四月乙酉朔小
五月甲寅朔大
六月甲申朔大
七月甲寅朔小
十九壬申夏至
八月癸未朔大
九月癸丑朔小
十月壬午朔大
十一月壬子朔小
十二月辛巳朔大

七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是衛歷閏十二月即魯歷來年正月衛閏法差謬皆在歲終往往遇閏月當在六月若或先半年或後半年此其一證也

哀公十六年壬戌

正月辛亥朔小
廿五乙亥冬至
二月庚辰朔大
三月庚戌朔小
四月己卯朔大
五月己酉朔小
閏月戊寅朔大
六月戊申朔小
七月丁丑朔大
朔日丁丑夏至
八月丁未朔小
九月丙子朔大
十月丙午朔大
十一月丙子朔小
十二月乙巳朔大

十一月陳先一日餘同

續經 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illegible]廿九晦日是年當閏五月而衛閏法恆在歲終每遇應閏在春者則先留閏應閏在秋者則後留閏應閏五月者閏或先半歲或後半歲不一故經傳年月互異陳氏亦云上年所書閏月或據衛事書之與魯歷不合此說是也至欲後上年之閏于此年之末不知當閏在五月則仍不違厥法也 四月己丑孔某卒十一日 按趙關之卒門入特筆誅之續經之故蓋爲此也何至有異社氏不達魯衛閏法示同舍經從傳遂謂四月無己丑是五

月十二日又云四月十八日乙丑轉使望師之卒日月俱差豈淺與江慎修先生有論一條極是今當從之

哀公十七年癸亥

正月乙亥朔小
七日辛巳冬至
二月甲辰朔大
三月甲戌朔小
四月癸卯朔大
五月癸酉朔小
六月壬寅朔大
七月壬申朔小
十二癸未夏至
八月辛丑朔大
九月辛未朔小
十月庚子朔大
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

朔俱同

傳 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八日 十一月辛巳 石圃因匠氏攻公十二日

哀公十八年甲子

正月己巳朔大
十八丙戌冬至
二月己亥朔小
三月戊辰朔大
四月戊戌朔小
五月丁卯朔大
六月丁酉朔小
七月丙寅朔大
廿三戊子夏至
八月丙申朔小
九月乙丑朔大
十月乙未朔小
十一月甲子朔大
十二月甲午朔小

二四月陳先一日餘同

哀公十九年乙丑

正月癸亥朔大
廿九辛卯冬至
二月癸巳朔小
閏月壬戌朔大
三月壬辰朔小
四月辛酉朔大
五月辛卯朔大
六月辛酉朔小
七月庚寅朔大
四日癸巳夏至
八月庚申朔小
九月己丑朔大
十月己未朔小
十一月戊子朔大
十二月戊午朔小
六月陳先一日餘同

哀公二十年丙寅

正月丁亥朔大
十日丙申冬至
二月丁巳朔小
三月丙戌朔大
四月丙辰朔小
五月乙酉朔大
六月乙卯朔小
七月甲申朔大
十五戊戌夏至
八月甲寅朔小
九月癸未朔大
十月癸丑朔大
十一月癸未朔小
十二月壬子朔大
十一月陳先一日餘同

哀公二十一年丁卯

正月壬午朔小
廿一壬寅冬至
二月辛亥朔大
三月辛巳朔小
四月庚戌朔大
五月庚辰朔小
六月己酉朔大
七月己卯朔小
廿六甲辰夏至
八月戊申朔大
九月戊寅朔小
十月丁未朔大
十一月丁丑朔小
閏月丙午朔大
十二月丙子朔大
朔俱同

哀公二十二年戊辰

正月丙午朔小
二日丁未冬至
二月乙亥朔大
三月乙巳朔小
四月甲戌朔大
五月甲辰朔小
六月癸酉朔大
七月癸卯朔小
七日己酉夏至
八月壬申朔大
九月壬寅朔小
十月辛未朔大
十一月辛丑朔小
十二月庚午朔大
正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廿七日

哀公二十三年己巳

正月庚子朔小
十三壬子冬至
二月己巳朔大
三月己亥朔小
四月戊辰朔大
五月戊戌朔大
六月戊辰朔小
七月丁酉朔大
十八甲寅夏至
八月丁卯朔小
九月丙申朔大
十月丙寅朔小
十一月乙未朔大
十二月乙丑朔小
六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六月壬辰戰于犂邱 廿五日

哀公二十四年庚午

正月甲午朔大
廿四丁巳冬至
二月甲子朔小
三月癸巳朔大
四月癸亥朔小
五月壬辰朔大
六月壬戌朔小
七月辛卯朔大
[illegible]日己未夏至
八月辛酉朔小
閏月庚寅朔大
九月庚申朔大
十月庚寅朔小
十一月己未朔大
十二月己丑朔小
十一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閏月公如越 [illegible]

哀公二十五年辛未

正月戊午朔大
六日癸亥冬至
二月戊子朔小
三月丁巳朔大
四月丁亥朔小
五月丙辰朔大
六月丙戌朔小
七月乙卯朔大
十一乙丑夏至
八月乙酉朔小
九月甲寅朔大
十月甲申朔小
十一月癸丑朔大
十二月癸未朔大
朔俱同
傳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廿五日

年壬申

六月[illegible]辰朔小
七月[illegible]
廿一庚午夏至
八月己卯朔大
九月己酉朔小
十月戊寅朔大
十一月戊申朔小
十二月[illegible]丑朔大
正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十月辛巳[illegible]連中四日

哀公二十七年癸酉

正月丁未朔小
廿七癸酉冬至
二月丙子朔大
三月丙午朔小
四月乙亥朔大
五月乙巳朔大
閏月乙亥朔小
六月甲辰朔大
七月甲戌朔小
二日乙亥夏至
八月癸卯朔大
九月癸酉朔小
十月壬寅朔大
十一月壬申朔小
十二月辛丑朔大
閏月陳先一日餘同
傳四月己亥季康子卒 廿五日 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是七月朔日當甲戌 閏在後故作八月

〔清〕左欽敏撰

大學申義三卷

清敬義山房刻本

大學申義

歲在戊午敬義山房開雕

大學申義

敬義山房藏書

大學申義序

大學衍義眞氏德秀爲其君作也其序目曰帝王爲治之序曰帝王爲學之本欽敏感焉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故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順其性分各循其職分而學無殊旨者一本故也而衍義判治之序學之本爲二條者何也若曰治有序必敎其本學有本必循其序若二之而非二之也則何如一之曰帝王爲學之序帝王爲學之本之爲貫也若曰帝王掌治故先之以治之序而治源於學故繼之以學之本則大學衍義固主學而言者也亦當先之以帝王爲學之本繼之以帝王爲治之序矣及讀其所謂帝王爲治之序者則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而繼之以子思子孟子董子周子之言而又以荀揚參焉讀所引荀揚之言又非荀揚之精粹者其大要引前聖之規模引後賢之議論以證明大學綱領條目先後之序而已未嘗序帝王之治也及讀其所謂帝王爲學之本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曰商高

宗周成王之學曰漢高文武宣帝之學曰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曰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直歷代帝王學術論耳未嘗深切著明帝王爲學之本也至其推衍大學之義又僅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義而不及於治國平天下又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爲兩條而曰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於是大學八條混爲六條而又去其二焉而朱子所謂序不可紊功不可闕者乃紊之乃闕之矣夫致知格物一事也而先聖析之何也曰致知在格物內

外之道合也曰物格而後知至博約之造殊也致知格物無盡期物格知至非一時故析之也則誠意正心動靜之察辨而先後之序彰矣夫真氏進衍義於朝將以啟迪其君則治國平天下最爲切要何可畧也故丘氏疑其不備爲補衍焉近儒又疑丘氏補義爲不當爲續衍焉欽敏嘗讀兩家之書直類輯經史成編耳未能提其要發其微也論學則疏論政則雜以之治己則不切於日用以之經世則不協於時宜嗚呼是勦說雷同而已矣夫南宋之季家國天下之

勢岌岌殆哉西山爲人臣子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以責難于其君若本末終始之粲然可以見諸施行一匡君民之難天下後世始不謂儒術濶遠而迂矣而所衍者顧逺逺若此得毋英雄笑人欽敏讀孟子所以告齊梁宋滕之君臣者何其平實懇惻通達明暢而有條理乎今西山衍義不及孟子遠矣惜哉惟大學一書據孔氏禮記疏曰經曰記據朱子改定本曰經曰傳而西山沿是而有述焉不爲僭妄矣今欽敏日與諸生講論大學旁及衍義柯生思謙請

余自發心中所藏將以補西山所未及乃引仲尼當仁不讓之義來相責備欽敏不敢辭也雖陋劣無似姑就管窺所及因循大學舊例雜引經傳粗明綱紀極本窮源以諗來哲題曰大學申義以別於真氏衍義云

歲在疆圉大荒落時在發生月在畢宿己未湘陰左欽敏題於王氏饗祠之東軒

大學申義卷之一湘陰[illegible]

帝王為學之本

學之序大學詳已自[illegible]大莫不循序以漸進無二道也而昔者明王必先立其本焉故大學鄭氏本一則曰此謂知本再則曰此謂知本其重本也如是夫本何在曰在脩身昔者孟子言之矣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大學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而脩身之本又在正心故朱子告其君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正心為本而正心之本又在誠意故朱子以誠意為誠身之本而鄭君康成其釋大學此謂知本亦曰本謂誠其意也而誠意之本又在致知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勿思耳矣其告齊宣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是故大學之格物即以致知格者權也度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是故大學之致知格物乃所以誠意正心脩身而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者也是故大學之言脩身為本固該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而言者也凡講於古先聖王大學之道者觀於聖經賢傳亦可以知本之所在而豫思所以立之者又安有他歧之惑乎西山

衍大學之義目言帝王為學之本而未詳明其本也欽敝因而述焉舉而叙之篇端以申大學知本之義云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欽者明之本也欽明者文思之本也思者文之本也欽明文思安安者允恭克讓之本也夫如是故光盛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神化之極也夫孟子曰有本者如是是之謂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道心者仁義禮智之心也故
朱子曰道心者人心之理也自人心而收之則是
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故人心危而易陷
道心微而難明精者所以察而判之使不雜也一
者所以謹而專之使不貳也允執厥中則惟精惟
一之驗也○朱子曰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
心天理故微妙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
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朱子曰人心道心只是爭

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朱子
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朱子曰人心如船道
心如柁○朱子曰舜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
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
受口訣只如此○朱子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
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
念作狂○朱子曰惟精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
朱子曰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
執只是箇眞知○朱子曰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

做工夫處○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
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
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
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朱子曰舜禹相傳只是
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
道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
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敘
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
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

好著力○朱子曰舜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禹更
無他說只有這四句
仲虺稱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蔡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本原之地非純乎
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
後用人處己莫不各得其當陳櫟曰德懋至兆民
其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中來陳雅言曰使湯之心
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己之間必有不

盡其道者臨民之際又安能無愧哉以此見人君一心爲政事之根本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

仲虺戒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朱子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也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蔡沈曰義

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

欽敬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成湯懋昭大德之實所以日新不已而建中於民之本也湯惟志不自滿故能自得師而好問而不自用以學於伊尹而自脩厥身焉嗚呼難已

詩長發頌湯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聖敬日躋成湯懋昭大德之本也禮義皆由此出焉宜朱子歎其言之約也

伊尹陳戒於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朱子曰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在此爲不善或在前日則爲善而今日則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

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横渠言原則若善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朱子曰協字難說只是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横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朱子曰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

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些說得也好又曰
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孟子曰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太甲之學其本在於悔過孟子所謂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者蓋其悔過之實也繫此於伊尹陳戒之後以見伊尹所謂一哉王心者其根基固於是焉爾

傅說復于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經典言學之始曰求多聞曰學于古訓是學之博也曰時惟建事曰事不師古然則大學格物之學其來舊矣○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旣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是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斅學半蓋已學旣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旣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自斅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

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道之修矣○朱子曰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王樵曰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對言如夫子祖述堯舜之道而憲章則近宗文武○呂祖謙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臯陶惟曰罔愆而已○欽敏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大臣格君心之非之要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嗟呼此說式克欽承之遺意也
詩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詩大雅思齊之三章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
朱子曰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
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
亦若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詩大雅皇矣之五章有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
歆羨誕先登于岸
朱子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
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
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

及也
其七章有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朱子曰夏革未詳呂氏曰此言德不形而功無迹
與天同體而已
詩大雅文王之卒章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朱子曰無自遏
絕於爾躬如自伐家自毀國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朱子曰布昭其義問於天
下又虞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
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之詩而其卒章
乃諄諄乎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法文王者法
天也子思子作中庸亦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贊之曰至矣以終篇焉蓋其義深遠矣凡爲大人
之學者可不念哉
武王訪於箕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
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

曰我聞在昔箕子之傳洪範九疇不敢自專也
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尊之也天所命也聖所脩
也而敢易之乎曰彛倫攸叙所謂秉彛者性也人
倫者道也懿而達者也敍則順而第之之謂也初
一曰五行以下九疇之綱也協天人而定數明象
以立天下之經以權天下之變以彌綸宇宙而參

贊化育至矣武王之學所以受之箕子者如此其
有本哉其有本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曰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
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
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
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
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
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
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
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
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
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
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
裘挈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
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
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
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淸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
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至嚴至密
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
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
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若箕子之言有

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己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黃帝顓頊之道齊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惕若恐懼而爲戒書

古先聖王自修之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

矣孔子繫之於易文言蓋亦丹書遺訓也朱子又申之曰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必以戒愼恐懼爲本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

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欽敏
以爲朱子所以發明孔子敬義之旨精切如此後
之爲大人之學者尙其念閭故恭記之於師尙父
丹書之後

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
嗟歎息服習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

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
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
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
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
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
所由興歟蔡沈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
居逸也

成王除喪朝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
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日孝曰敬得人君立身行道之本矣其學於周公
召公而深有得也乎

成王述羣臣之戒而答之其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
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
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

成王之敬天而勤於學如此其德行之顯明而崇
高也宜矣

成王將崩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命羣臣立元子
釗其終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

蔡沈曰亂治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
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
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
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
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
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

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周頌祀成王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朱子曰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欽緐案周人頌成

王而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益其本原宏深靜密至矣嗚呼此其所以不敢康者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

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薦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

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孔子之告其君其詳如此而所謂一也者則達道達德九經之本也凡爲大人之學者知此則知本矣凡爲大人之學者立此則本立矣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見當世之君所陳說者皆堯舜之道也唯滕世子來見乃告之以仁義之本而堯舜之道備焉然則滕世子亦賢矣哉今讀其言猶足以使後世

學者興起於百世之下宜程子歎爲前聖所未發而朱子輒稱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爲第一義也○二帝三王所以自修其身者後世帝王既不復講有能知其本原者罕矣惟昭烈君臣庶幾乎此昭烈臨終告其子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乃深得古先盛王之志而諸葛忠武自表於其嗣君亦曰先帝知臣謹愼何其言之精約也嗚呼若昭烈君臣者其嘗有聞於當世名儒而治學有本者乎姑記於此以見其可爲百世

法程者蓋不可誣也

大學申義卷之二　湘陰左欽敏撰

帝王爲治之序

大學經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言治之序可謂章矣而猶懼學者之不詳於察也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嗚呼何其深切丁寧反復而不厭邪蓋嘗詳攷古先哲王平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各有其規摹次第唯變所適不可爲典要而自有典要存焉然後知大學所謂本末厚薄之序不可易也是故時勢之變無常者也仁義之常制變者也權其輕重度其長短以應天地民物陰陽剛柔消息盈虛不可測知之變而不失其先後緩急之宜非自昭明德者烏能及此易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夫非夙講於先王爲治之序則當天造草昧而棼如矣西山衍大學之義目言帝王爲治之序而未及詳也今特條而理之以昭先王經世之志云

帝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程子曰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

朱子曰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允執其中則萬事萬物皆順其序而不違矣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深戒之也

舜典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

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

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舜卽位命官之序乃舜治天下之序也熟玩乎

此則千古帝王經畧天下之規摹大槩舉矣

臯陶謨曰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此臯陶言治之序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此臯陶言治之要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臯陶次第知人用人之道而豫計其治功之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臯陶言知人之本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誠意正心修身之要也一日二日萬幾幾之衆如

此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臯陶次第安民之道而壹溯其源於天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臯陶言安民之本亦曰敬哉有土而已矣

伊尹明言湯之成德以訓于嗣王曰嗚呼先王肇修

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成湯造商之序也朱子讀書至此深誦歎之

湯誥萬方有衆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成湯言君道之原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毋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此成湯立治之本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成湯之惕然於君臣之大義如此蓋其本原淵塞矣惟有慙德所以開有商一代仁人義士之風而天地之常經樹矣伊尹所謂肇修人紀者於此見之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蓋湯所以繼禹而治天下者其序於此可推也

其終篇曰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之誥於終始之際戒謹如此

伊尹訓於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伊尹言治之序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伊尹奉太甲歸亳之後而告之以爲治之序也其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先王懋敬厥德之序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則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目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道在則高下遐邇各定其分而不至於誣其所自矣慮之則獲爲之則成其序明也弗慮弗爲則序不明而功闕矣胡獲胡成警之也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勸之也

辯言亂舊政亂其序也寵利居成功壞其序之成也嗚呼從古君臣惟敬惟仁惟誠然後可以保治而坊亂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禹之慮何其遠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仁義而已矣此伊尹格君心之非以立治之本也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此明王制禮定國之序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其本義也故孟子曰民爲貴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天聖臣民之職其序之者明王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先戒王次治庶官朝廷正矣然後可以慮然後可以動曰善曰時則有功矣然或有之然或矜之則喪之矣此治之經也而變或生於不意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所以思患預防者也啟寵納侮

則賢能不必在位恥過作非則明戒何以允茲此又修身之密也惟厥攸居其心一也政事惟醇醇則不雜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政事惟醇則治人之道備矣然後可以事神禁沈曰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或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於昵傳說益因其失而正之

詩大雅公劉之篇其首章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

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其二章曰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其三章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其四章曰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其五章曰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其六章曰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卽

此召康公述公劉遷豳立治之序以戒成王之詩也熟讀乎此則公劉所以造邦者艱難辛苦而能敦艮豐豫若是則其精神之遠志慮之密亦可推見其全體矣

豳風七月之篇其首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

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其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其三章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其四章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

其貒獻豜于公其五章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其六章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其八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周公序述豳土之風以告成王讀者因以考見公劉治豳之政本末終始條理秩如則先王政教之次第亦粲然明白可以見諸施行矣○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詩大雅緜之篇其首章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其二章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三章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其四章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其五章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以載作廟翼翼其六章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其七章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其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周公序述周家王業之成始自太王終于文王而作此詩朱子曰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

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
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
章言文王受命之事
詩大雅思齊之篇其首章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
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其二章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此歆文王之德而推本於累世內治之美於是鬼
神歆與之而其治法之成由內及外由近及遠遂

爲百世帝王立治之儀表蓋其由來者漸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
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此文王治岐之序
武王伐商至孟津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武王言君道之原也
武王伐商至牧野誓師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
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
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
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此武王序述軍陣坐作進退攻殺擊刺之法以整
齊其眾此特政治之一端其次第不可紊亂且如
是則其他可類推而得之矣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武王克商立治之序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
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
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欽敏案此與尚書武成小異蓋雜記武王所言所行而序之也今從武成本文而附著論語所記以見武王反商由舊之條理焉

論語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殷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古先盛王之序其政也以德爲本孔子才難之歎而以至德歸之以服事殷然則武王克商其有慙德也夫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王者功成治定而樂作焉後之君子聞其樂而知其德於是爲之差等此其誠之不可揜者也讀孔子辨韶武美善之序則其治之汚隆亦著矣

詩小雅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周公輔成王造周之序於此畧見其槩而詳具於官禮之六典然僞新王莽假官禮以變法而新亡宋王安石假官禮以變法而宋亦亡豈官禮之罪哉王莽以篡王安石以利故也唐太宗因蘇綽之舊而飾之以官禮制作之盛三代以下未有及之者而大綱不正禍亂踵尋則本原先撥之罪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序固有不可易者(官禮頗殘錯亦有後人纂入者如攷工記須善學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親親之厚其義如此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蓋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不忍辭其過也嗚呼傷哉

詩豳風狼跋之篇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詩人美其不失其聖也其首章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其二章曰

狼𧄼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此周公能盡大難之本朱子曰公雖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盖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言足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破斧美周公也其首章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其二章曰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其三章曰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此周公大義滅親之難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畔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盖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有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又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日克慎日克和日克成次第昭然

此成周化被殷遺之序○呂祖謙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咸育也至君陳則商民浸服周化故簡進賢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餘孽不除終爲善良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羣化而爲善矣此周治之所以成

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欽敏案多方云爾尚不忌於凶德而繼之曰亦則
以穆穆在乃位克閱於乃邑謀介盍反求諸其身
而又簡閱於其邑之賢者以謀介助則善惡辨矣
至於君陳之篇所謂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
良以率其或不良猶是周公遺典也至曰毋於姦
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則君陳之治殷有嚴於畢
公之殊厥井疆者矣昔周公之誥多方曰爾乃惟
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然則畢公之殊厥井疆有輕於
周公之離逖爾土者矣然則呂氏所謂爲治之序
者非篤論也蓋武王既喪多方以復殷爲辭反復
不靜周公不得已既以兵威治之矣而復以嚴刑
誅絕之可乎故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
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
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
辜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蓋開其
爲善禁其爲惡而寬以俟之義以正之禮以下之

刑以威之周公之始政也君陳之世殷民漸和矣
故成王命之曰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
依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其自治者
益嚴而其治彼者謹以正固不敢或違周公也至
於畢公則閑之而已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殊厥井
疆俾克畏慕較之罰殛離逖辟以止辟孰寬孰嚴
哉惟德惟義時乃大訓蓋藉畢公之懋德勤小弼
亮四世正色率下以鎮服之教迪之而已學者論

成周治殷之次第當詳於是又案殷之頑民非義
民也如伯夷叔齊如箕子微子如商容膠鬲周固
禮之敬之封之或不臣之未嘗罪之也乃既自陷
于不義矣周公猶曰爾殷遺多士曰爾多方之義
民蓋周之忠厚至矣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之思周公如此然則周公治周之本末後之
人所當詳攷也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
姓寧屈原天問曰列擊紂躬叔旦不嘉蓋周公明

德遠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論治衛之序如此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子與子貢論政其序如此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子與顏淵論爲邦其序如此

孟子告梁惠王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與梁惠王論王道其序如此

孟子告齊宣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孟子與齊宣王論推恩其序如此

明道先生嘗言于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於四海則萬世幸甚

明道程子論王道之序其有本如此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之修虞衡之職十曰分數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事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明道程子論治道之序其條目如此

伊川先王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伊川程子論立治之本其序如此

朱子戊申擬上封事凡十條曰講學以正心曰修身以齊家曰遠便嬖以近忠直曰抑私恩以抗公道曰明義理以絶神姦曰擇師傅以輔皇儲曰精選任以明體統曰振綱紀以厲風俗曰節財用以固邦本曰修政事以攘夷狄

朱子嘗言於孝宗曰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其規摹次第畫一條貫甚深有合於古先王明明德於天下之道而非迂濶之空言今以此十條者驗之其義一也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非豪傑之士不牽於世俗功利之習而達於君子時中之學者其孰能信之

大學申義卷之三湘陰[illegible]

外篇

嗚呼聖人能匡時不[illegible]能馭勢不敢競勢昔者子貢問仁於孔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是故以己及人而不敢侈諸己也是之謂仁以道援世而不敢枉其道也是之謂敬惟敬惟仁則不敢苟且不敢僥倖不敢窮遠不敢外馳嗟呼此文王之化所以自北而行於東南西南而不達於東北而湯武之德所以明古今之通義則無慙而正天地之常經則未善也蓋時勢爲之也至於孔孟終身窮矣道不行而英雄笑其拙焉業不顯而天下後世疑其迂焉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不然乎豈不然乎欽敏序次二帝三王

之治而知漢祖唐宗之所汲汲以有爲者皆三代上聖帝明王之所不敢爲者也昔者孟子論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夫非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能及是乎自有生民以來凡聖人皆不異也故孟子言之荀子又重言之一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再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君子曰是孔門之遺言也自堯舜至

於孟子莫不守之而荀子亦常誦焉夫然後二帝三王之治之序其命諸天者自邇而遠自卑而高莫之或易也故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嗚呼倘非二帝三王流風未泯安得聞此言也是故君命可逃則南河之南箕山之陰也父志不從則採藥衡山端委勾吳也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而孔子逸之曰古之賢人也放太甲居於桐奉太甲歸於亳而孟子重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夙夜寅

清厥志氿淵警惕厥衷視天下悅而歸己若敝蹝草芥然而無所計較回護于宇宙屯難之交乃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三才萬物各循其條理而已不與焉嗚呼是非治乎嗚呼是非序乎乃管子而獨不然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治豈無序者然而仲尼之徒不傳焉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五霸假之也蓋其本不端也孟子之論管子曰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孔子亦曰管仲之器小哉然

而仁者之功則孔子許之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之思管仲孔子甚愛天下之民也今姑采齊語所記管仲相齊之治之序列爲外篇而以子產相鄭孔明相漢伯紀相宋之治之序繼焉三君子者雖未純非假之者也則王道可行也許衡之策元元未竟其用也并記之以見二帝三王之治吾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固如是云

齊語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鮑叔不自爲宰而薦管仲此古人之所難而況後世乎嗟呼此天下國家人神之所依賴也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

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

施伯欲殺管仲是殺賢也管仲用於齊而魯國實受其賜施伯所謂長爲魯國憂者果安在哉莊公君臣知管仲之賢不能用也而欲殺之嗟呼此其所以爲大愚極不肖之君臣也

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

宣王平王不敢幽厲之謚桓公不諱襄公之惡諸葛丞相言先帝歎息痛恨於桓靈至宋而此義荒矣司馬文正公不敢正言神宗變法之過李忠定不敢正言徽宗欽宗無道之暴嗟呼宋之不可爲於此決之矣豈不悲哉豈不哀哉

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韋昭曰周管子之先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韋昭曰叟老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欽敏案周官文王養老而致天下之大老於是養老之典垂焉合羣叟比校民之有德者蓋校民典賢亦以羣叟徵之而孝悌之義著矣設象以爲民紀韋昭曰周禮正月之吉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爲民紀綱也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韋昭曰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平均相應也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欽敏案權稱錘也謂權其情事之輕重時勢之常變使與象相應也度丈尺也謂權與象既相應矣又取其義例類而比之聯而綴之使有一成之法律以爲遵循如丈尺然其長短廣狹均齊方正如一故曰比綴以度也竱本肇末韋昭曰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欽敏案此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之法也凡事先知其本而審量之則其末自理蓋成周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其相傳之精要如此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韋昭曰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爲民之經紀

管子治國必引先王知其所學之原本猶文武成康之遺也以養老選德爲主以象爲經而權以應之度以謹之先求其本以治其末而後賞罰行焉乃必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昔者太王遷岐屬其耆老而告之孟子議道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蓋其由來遠矣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曰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鄙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韋昭曰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陵爲之終(韋昭曰以爲葬也)而愼用其六柄焉(韋昭曰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

管子治國之法如此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韋昭曰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淸淨也欽敏案閒燕之地固淡薄寧靜而聲色貨利一切人欲之私所不染留之地也故士就焉)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此亦管子所謂定民之居者也子貢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其此義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韋昭曰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其小大輕重而立其節乃用之)論比協材(韋昭曰比其善惡和其剛柔)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

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韋昭曰菒枯草也)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昭曰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韋昭曰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曰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襞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韋昭曰敏猶材也)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

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 所謂其罪五者今未聞

管子之治四民於士農可謂有禮義之意焉於工商則壹於利而已曰其所職者利也先王之教工商固以忠信而仁義布於權量法度以綱紀之與管子異其情焉蓋其本原深遠矣管子之成四民必曰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則前所謂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者也

此記事之辭

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韋昭曰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者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欽敏案昭說是也蓋農工商皆習於兵而十獨在焉兵民之分其自此始乎世變必有其漸亦時爲之非大聖人誰能斡旋之哉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韋昭曰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家此管子制也欽敏案管子變周公之法實變三代明王之法也管子爲三王之罪人君子不之覓者爲其首變古制以從簡易而已 工商之鄉六 韋昭曰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 士鄉十五 韋昭曰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 公帥五鄉焉 韋昭曰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 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韋昭曰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也 參國起案以爲三官 韋昭曰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 臣立三宰 韋昭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 工立三族 韋昭曰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 市立三鄉 韋昭曰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 澤立三虞 韋昭曰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 山立三衡 韋昭曰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管子治國專以三起數蓋其學與老子同術其視先王易範之數公私大小不侔矣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此管子之妙機也後世知此者少矣而其根本則在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然則管子之利國也專以利民也而又能敬民焉雖先王之安國何以異茲然曰五伯假之者何也則以其時有一從事於諸侯之心辦于其間也 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

桓公從管子之言其明決無貳如此此其所以一匡天下而爲五伯長也

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

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韋昭曰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速得志之欲私欲也王者無此心也仲尼論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得志於天下諸侯者小利也而又欲速焉故曰假之也王者以仁覆天下而不私其利則以大事小而不以爲屈盖其意量宏矣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主者陰修德不求人知也伯者陰修政惟恐人知也此老子之秘術也盖源於管子矣創是者其黃帝邪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固以堯舜爲師也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韋昭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欽毅案管子小變周公之制以趨簡易而期捷獲如此）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韋昭曰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政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

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韋昭曰方當作橫）

管子治國之法雖異乎先王而其規畫之詳猶未盡改先王之舊也故孔子論變齊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不觀管子之治齊無由知聖人變齊之條理次第也是在善學者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韋昭曰大勇爲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過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期年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韋昭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韋昭曰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欽敬案管子相齊用人之序如此蓋其慎也管仲於數用五用三故曰其罪五其選三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

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鄉不越長尚齒也朝不越爵尚爵也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尚功也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爲善必自近也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定謀必周於遠也管仲治齊之序如此其於先王經世之志亦畧識其要矣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昭曰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韋昭曰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一說旅加也征賦不加於舊則民盡力於農斂而不惰欽敬案二說不同後說近是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

管子治齊而盡心於民如此然則管子之利國也利民而已矣非聚斂以自私者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
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
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
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各使聽一屬
焉是故正之政聽屬韋昭曰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韋昭
曰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韋昭曰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
管子伍鄙之治之序如此蓋後世郡縣之制於此
萌芽矣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

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讁之曰制地
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
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
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
里此爲人之本蓋德行也管子貴之
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
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猶處於次然則管子
以力服人固不專尚力也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
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旣不可容而驕躁
淫暴不用上令又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所
易犯也故嚴覺而密糾之所以尚德行也管子所

謂賞賜刑罰者其明謹有根本矣
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
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
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矣
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管子之政之序之成也乃曰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而已嗟呼此其所以爲雜霸之術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韋昭曰鄰

國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己害難以遠征

先成內政乃可以外交鄰國管子治齊之序其明於內外之分如此

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一重作童聲之誤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服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流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依民一作使人亦通

管子交鄰國之政有道有術術者詐也則其道亦非誠也爲游士以號召天下之賢士則已開戰國縱橫游說之風矣皮幣玩好依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則後世三表五餌以繫單于之策所由昉也嗚呼管子之心壹於利而不顧其義儒者豔之於是紛紛去仁義悲夫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先修軍政嚴軍律始及軍器由本以及末也此管子治軍之序也然其陰謀詐術皆先王所不爲也至於變刑罰而移諸甲兵則益卑狹矣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

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韋昭曰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管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軍也欽歟案八百乘侈言之地或謂八當爲六非是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管子立治之序詳具於是矣讀者審之乃以效見

古今升降汚隆之變於王伯之政法所以因革損益者而深究心焉庶幾猶可以遠稽三代成周所以規畫天下之略以出斯民於水火而躋之隆平非以管子之治爲可安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論五霸之功罪讀者深究之則管子之功罪見矣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仲尼之許管仲如此許其功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仲尼稱管仲如此蓋管仲所以服人者固亦有其實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蘇文忠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

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春秋左氏傳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杜預曰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預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治國之法其序如此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觀左氏傳記子產之治鄭其於巨室可謂盡心也矣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此其要也而孔子不稱之者蓋子產之所以馭之者未盡其道也

孔子於春秋稱管仲子產者爲其治國頗有本末

也後之治國者尚其念閭

春秋左氏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越王勾踐使大夫種治內范蠡治外其事詳國語昔者太王王季文王以周南之道治內以召南之道治

外其內外分治之所自昉乎孟子論交鄰以太王勾踐並論蓋以此爾

外交鄰國固治國之要也內治急矣交鄰其可忽哉觀子產應對賓客則其序亦詳明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朱子曰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欽敏案孔門子路可使治賦冉有可使爲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蓋治國規模畧具矣

漢昭烈見諸葛亮於隆中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

李忠定言於其君曰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可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

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欽敏案忠定此說足
以發明忠武侯定謀立國之序故特錄存之
丞相亮出師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臣亮言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此言時勢頗危而群臣內外一心有廢而復興之
理勸其君正心脩身以爲之先也開張聖聽聰也
以光先帝遺德孝也恢弘志士之氣剛而明也妄
自菲薄則志不立引喻失義則義不正於是忠諫
之路塞而先帝之遺德幽暗矣志士之氣何由發
皐鼓舞乎諸葛責難於君以開張聖聽爲本蓋量
其君之才而知其德之足以及此而語之也可謂
不躐等陵節者矣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君聽聰而德光志士奮興於是朝廷乃可正也故
又言此以昭平明而黜偏私浩浩乎蕩蕩乎有三
代明王之氣象矣〇朱子言於孝宗曰古先聖王
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
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閒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
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
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
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
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
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
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欽敏案朱子發明先王立治之序極爲精切宜深味之
且夫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
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

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予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

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危矣欽敏案朱子此說痛切詳備而孝宗卒不用也悲夫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不偏私無異法法定矣於是守之以人而人不可以輕進也稟承於先帝廣咨于衆議而後斷之以宰相大公無我之志正直不回之明而後宮中營

中始託付得人而君信任之無遺誤矣嗚呼艱哉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以先漢爲法以後漢爲戒而復擧先帝之所歎息痛恨以深警後主則探擊極矣

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此又歷擧一時之賢臣而以親之信之望其君以

申上文之義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謹愼兩言此忠武侯立身經世之本也先定南方次定中原此忠武侯出師討賊之序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成湯用師之序如此忠武侯法之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以討賊興復自任何其壯也以興德之言責攸之

禕允等之慢又何其嚴乎

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專其責於君身蓋君身爲立治之本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涕泣兩言爲忠武侯上表真切之性情○胡氏寅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若亮者可謂有文王之小心矣

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
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
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
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
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
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
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
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
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衆救張

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
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
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
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
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
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
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
可得而干擬者哉

古君子立國必有大本孔子所謂正名者是也諸
葛丞相正議乃後漢所以立國之根柢君臣兢兢
業業艱貞蒙難而不敢少斷焉所謂志也故忠武
侯告其君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嗚呼非大勇安能若是
彼南宋君臣稱臣稱姪於仇虜是亦篡僞而已矣
夫何足以爲國

孫權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
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
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

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
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
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
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比今議者咸以
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
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
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
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

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睚
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
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忠武侯之外連東吳此亦太王事獯鬻之意所謂
智者畏天者也夫豈匹夫之勇所及知者哉遣陳
震慶權正號可謂知權矣
丞相亮伐魏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關
中響震人有賀亮者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
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

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嗚呼丞相之志固欲救斯民於水火之中此伊尹
所謂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者嗚呼仁乎
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丞相亮答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
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
赦也
昭烈嘗從陳元方鄭康成問學而忠武侯與石廣
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

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蓋其君臣意量
遠矣其生平所得力者非一朝一夕之積也
章武三年春帝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破賊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記此於最後者見昭烈君臣之終始恩義曲盡無
餘憾也陳壽蜀志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
士蓋有高祖之風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

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亮自表於帝禪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
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張栻曰讀孔明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俱不足
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又曰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並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又曰亮爲丞相事無巨細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世稱諸葛忠武侯長於治國讀此可見其畧矣伊尹周公而後未有臻斯理者也夫豈管仲子産所及哉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

以禮樂爲國三代聖王之盛也孔明而及此可以王矣而漢不復焉豈非天乎

程子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朱子曰忠武侯天資高所爲一出於公又曰後世誠無他比或問陸宣公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大宣公不及也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或云昭烈取劉璋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昭
烈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降曹之時不能取
荆州焉知有權邪既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
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
取之則正矣欽敏案昭烈未嘗殺劉璋而朱子語
類其門人問詞有殺劉璋之語蓋記者之誤也
張氏栻曰諸葛忠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凜凜乎三代之佐
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嗟呼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
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
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
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
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地之正則雖
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
之義盡其心力至死而不悔者也

先王仁義之道忠武侯躬行之見諸政事明白正

大如此儒者或不以孔孟爲迂濶乎

宋李綱入相高宗陳十議一曰定國是二曰議巡幸
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僞命六曰議戰七
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責成十曰議修德朱子
熹序其奏議曰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
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
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
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
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

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纔以去

朱子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綱紀自李公入來整
頓一番方略成一个朝廷然公亦以此去位矣或
問中興諸相朱子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
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
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
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
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
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

才極大諸公皆不及祖曰器成一个執延因中關推不甚謹密蓋病之之詞

朱喬年上李忠定書曰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徇國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中苟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喬年先生此論最中當時深痼之病蓋百世之蓍龜非僅一朝之藥石也

南宋君臣不明大義若李忠定猶多遺憾其次可知矣晦菴嘗謂康王當時若以大元帥討賊是甚

聲勢又曰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蓋究其極而論之也欽皴嘗謂古今立國有大綱而南宋立國大綱凡二曰徽欽無道以喪國身爲俘虜得罪於天地祖宗羣黎萬姓義不可迎還曰高宗父母兄君沈於沙漠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之義決不可正位此二條者貫古今之常經而南宋君臣皆反之則大義紊亂一切無以自處嗚呼衛人君輒以柜蒯聵宋人君構伐金以迎徽欽其逆一也迎還二聖固義所不許實時所不能特詭辭

耳不然曰夷何以不迎襄公高祖何以不迎太公哉仁人孝子深念乎此則知李忠定之相其君亦不講於春秋經權之宜而大失孝經父子天性之本矣嗚呼悲夫

王凝曰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文中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嗚呼中國無聖人東夷西夷有聖人若舜若文王乃得志行乎中國而爲三才萬物之主矣其後若秦隋唐元雖有道無道不同其理一也或速亡或久

存亦視其德何如耳夫命豈有常者哉故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文中子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由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文中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文中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居先王之國謂都洛也受先王之道謂孝文變法而從中國也故曰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

也予先王之民者謂元魏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
以予中國之民故有帝中國之義此孟子所謂用夏
變夷者春秋之所進者也予者錫也授也舊說
予文中子自謂也非是或曰予當作子亦通
元經之帝元魏天也人也無我者也元經之帝元
魏禮也義也無非者也其帝元魏亦自帝其國耳
非以正朔歸之以南北未
一也
嗚呼居中國去人倫黜禮義廢政事是夷狄也昔者
許衡有憂之其仕元也應詔而起陳周公仲尼之道
以救天下之民夫豈私於元者哉其論立國規摹曰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

無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
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
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
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
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
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
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
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
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

難制必求其所以制眾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
卻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
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
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
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蓋有定則
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
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
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
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

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
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
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二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孤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

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達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廹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

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近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乎可得而致治之功庶乎可成也許衡論中書大要曰用人曰立法其論為君難也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曰農桑曰學校曰慎微其論慎微也曰定民志曰崇退讓曰慎喜怒曰守信欽敏讀其言亦不盡協於古先聖王之道今存其目以俟君子

嗚呼許衡之言元不能盡用之也而元之國祚未及百年亡矣至於清而盡用許衡之言而天下治安長久則用漢法之驗也然則許衡之論立國

規摹所謂立言不爲一時者也

於戲二帝三王立治之序之善至矣盡矣無以加矣若管仲者雜霸之規摹也若子産者小國之規摹也若孔明者偏安而有大一統之志者也其規摹弘以正若許衡者用夏變夷之規摹也有憂天下之誠焉有仁天下之功焉體統是矣而其用未備利害明矣而其道未章設孔子孟子言之雖不敢測知要必申五常謹三綱建九疇以追唐虞三代之舊彼魏金遼之行漢法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姑識衡之言時務者以存魯論餼羊之遺云爾

李密問王霸之畧文中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文中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樂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欽敏讀之歎曰文中子其賢矣乎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朱子集注云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欽敏案此朱子之誤也殺一無罪非小也非其有而取之非小也若曰非仁非義之事雖少不爲其近之矣以殺一無罪爲小以非其有而取之爲小朱子之過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是故古君子之尚志也先明其道道明而志正不近於功利然後王者平治天下之畧可得而識也而不然者亂而已矣盜而已矣嗚呼可易言哉朱子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它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它書便見它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何敢望王通欽敏案朱子論王韓二子長短如此學者能合二子之長而去其短其於大學之道庶乎其有聞矣

歲在彊圉大荒落夏五月己未

大學中義成老友蕭十五維讀其序以書來曰所論真氏衍義及補續兩家之失義理甚當而辭句之閒如英雄笑人之語未免涉粗雖小疵然亦古君子之所不苟願留意焉欽敏誦其言敬服蕭君忠告之篤析義之精非欽敏所及乃備記於此以志吾過焉朱子論唐鑑云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疏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欽敏所謂英雄笑人者其語蓋於此竊取之雖有所本然覺有急功近名之瀨此病不小不止粗而已今不及改乃詳論其所以然者以自警云

朱子論范氏唐鑑曰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大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范祖禹唐鑑論唐太宗云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乎則將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欽敏案范氏此論乃孔孟心傳之要故特著之若朱子所謂未盡者已畧見於前論終守臣節一條矣

門水漁人左欽敏再題中義外篇之後簡

昔顧亭林之音學五書深得李君因篤及張君弨與其二子叶增叶賁之力今欽敏此篇頗有關繫蓋非音學五書之比倘蒙寒水先生留意教正付之同學諸生校正訛漏以傳當世以俟來哲豈惟欽敏實受無涯之賜庶幾往聖經世之學於茲或尚有徹其本原者是亦寒泉碩果之占也詩云日諸月諸照臨下土嗚呼念我同志遠矣尚無愁哉左欽敏書於門上書齋

〔清〕鍾穎陽撰

大學緯注一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羊城刻本

大學緯注

弟應同署檢

緯書第二部

光緒丁酉季秋栞於羊城

大學緯注序

昔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所祖述者何哉道焉而已其所憲章者何哉亦惟道焉而已顧堯舜文武之道備載於詩書則傳其詩傳其書而道已備何庸別撰述以詔後人雖然堯舜文武之道脩身以平天下之道也道何在在乎學學何在在乎身斯道也古之帝王脩之而詩書載之其辭紛而賾其旨約而盡其體大而精渾乎灝灝乎尋之而莫得其緒溯之而莫竟其源也有物焉本末之序誰明有事焉始終之節誰究有知焉先後之理誰分然則大學之書其果可以不作乎大學者曾子述孔子之意而作也所以探詩書之蘊而賅其義所以衍詩書之奧而繹其詞微者顯之畧者詳之合者析之鬱者申之孰爲明德孰爲新民孰爲止善古人既各有所言諸篇中遂歷引之以與吾說相證揆其本末究其終始稽其先後然後古人脩身以平天下之道遂一一有次第之可循矣是則大學之書非徒述孔子之意而作乃並述詩書之旨而作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古聖帝明王皆由此道非自今日始也且夫古昔盛時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以斯道爲學舉脩身而措之天下裕如矣後世襍霸之術與而功利之說

競治平大業睽絕往代豈其運會之獨殊抑亦脩身之道有未講而大學精微之蘊未能深究其全也是書之傳阨於秦漢鄭氏雖有注訓詁文義奧旨未明得程朱之表章而綱舉目張炳然千載其以格物致知章爲已亡則非也今特取而更之凡注有未合者亦別出己見以相參焉同者無庸立異異者何必强同也嗟乎斯文猶未喪瞻言大道聞見疇知往哲遙遙睎蹤莫及有可按塗而索者惟載籍之幸存而已賢君相儻能有志於此一旦奮興而求之屏功利之說黜襍霸之謀裕脩齊之規成治平之績一日也速於置郵百年也及乎遐裔庶幾乎堯舜文武之學將可下見於當今卽堯舜文武之治不難上媲於隆古彼猶有深慕匪族之富强而轉陋皇猷之迂濶者何其繆也何其繆也意者將存其遇而待其人乎光緒二十有二載歲在丙申中元節後三日鍾頴陽謹序於韓江之蕉陽別墅

大學緯注緒言

頴陽欲以詩書易春秋爲四經論學庸孟爲四緯此頴陽之擬說卽頴陽之妄說也然姑存之以質後人大學爲緯書之一今告成餘諸經緯他日請驗

昔賈平陵以大學爲子思子所作朱子分經傳以爲曾子師弟所爲蓋因誠意篇有曾子曰三字疑其爲門人之稱師也嘗考古人纂述稱子而不係以氏者孔門之稱夫子也稱子而係以氏者他人稱之已亦稱之如徐子陳子儲子高子皆稱之於他人者也孟子書其所自作稱孟子莊子亦然此稱之於己者也其餘戰國諸家及後世自稱某氏子者不可殫數至若氏冠以子如子列子子女子子范子子沈子子墨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皆爲人己之通稱初無一定今曾子曰三字陽直斷爲曾子之自稱非門人之稱曾子全書皆其所爲無分經傳且古不言章當從其朔更無容强析矣　戰國時如韓非申不害墨翟惠施其所著書皆自稱子

前哲讀經罕言文法意謂聖賢書但主義理而已不知文章者義理之華也義理者文章之質也文章從義理而出義理因文章而成一猶絲縷之繁一猶組織之容也諸經緯書義理廣大深微而文章精妙尤足以弁冕

千秋淩跨百氏況大學之道爲一貫之道大學之文爲一貫之文更非諸家所可比潁陽旣闡其義理復紬其文法聊示端倪未能一一述也

朱子解致知格物以天下之物理無不窮欲吾心之知識無不盡何其汎濫而無極耶蓋未識物有本末之物卽爲格物之物知止之知與知所先後之知皆爲致知之知故不免詒後人之紛辨耳

陽明王子揭出致良知三字爲天下學者提唱一代儒宗犖才嚮往然良知者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致知者曾子乃云專力以求一爲天性之率一爲聖功之施固判

然殊也王子欲比而同之究之致知之知非可以言良良知之知亦無待乎致其學雖甚盛而其說則已漓矣

大學之道端本於脩身而脩身之功盡在誠意舍誠意無以爲脩身也顧意非能自誠何者爲欺何者爲慊必先明其理而辨其危微之界則致知貴焉是致知又爲脩身之本能知本卽爲知之至故聽訟篇特言之所謂釋致知者卽此篇也亡者未嘗亡則補者無容補矣又安有所謂釋本末格物者乎

大學有聖功有王道似分兩節不知聖功悉從王道出後之王道所設施皆前之聖功所劻勷也故其道爲一毌之道至文法則綱擧目張有條不紊首尾聯絡一氣相承分之不能斷之不可故其文爲一毌之文也

朱子分綱領條目是矣而未盡也潁陽以爲有綱之綱焉又有綱之目焉有目之目焉又有目之綱焉何者明德新民止至善此綱中之綱也而格物至於平天下則爲目中之綱克明德至於沒世不忘此綱中之目也而誠其意者至於所謂平天下則爲目中之目分此四類而文法之妙布局之工可由是而得其大凡矣

古本多錯簡今槩從程朱子考定本亦有不盡然者

大學爲一貫之道一貫之文說

一貫之傳曾子受之孔子人皆知之舊解一貫其說未允何也所謂一貫者聖功王道一以貫之者也二事截然不同然非聖功無以行王道非王道無以驗聖功聖功爲王道所基王道爲聖功所發古之聖人兼而行之者二帝三王是也苟有其德而無其時聖功雖隆王道不見如孔子者非耶夫曾子傳一貫之道其說見於魯論其理則寓乎大學大學者聖功王道一以貫之者也故自其大綱而言明德者其聖之功乎新民者其王之道乎止至善者其兼聖功王道而言之者乎是二者離

之無可離也一貫也自其節目而言脩身以先者明明德之事也聖功也修身以後者新民之事也王道也是八者併之無可析也一貫也是故有物焉由本及末一貫也有事焉自始至終一貫也有知焉因先及後一貫也今試取其書而讀之反覆而詳究之脉絡交注義理融洽如珠之串而弗墜如環之結而不解如絲之聯而未絕朱子分爲十章寔則十章宜爲一章也一貫也今則併爲六篇寔則六篇皆如一篇也一貫也嘻一貫之辭昔聞諸魯論而不得其解今求之大學而有以明其義矣大學之道爲一貫之道大學之文爲一貫之文誰謂聖賢言道而不言文也哉

大學緯注卷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注 程子曰親當作新今從之大學者對乎小學而言也古者幼而入小學所學者幼儀內則洒埽應對進退之事其道細微故爲小長而入大學所學者修身以平天下之事其道高遠故爲大道即理也明德者倫常之德修之於身發之於事人所共見非幽隱也明者知而行之也新者除其舊也能明德則爲自新能新民是使民皆明其明德矣止者如行路之得其所止蓋明德非一物新民非一事皆有至善無惡之地當止其所而不遷也　書傳所記入學之年早暮不同蓋智識有先後天資有高下不能一例大約入小學在十歲以前入大學在弱冠以後耳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注 知者知其理也知所止則意之所發念念在善而不爲惡念所紛故心定定之久則念不襍而心靜矣靜之久則念純熟而心安矣至於安而誠正之效見焉慮則凡於事理之來皆能知其本末先後而致

知之效呈焉得者知之而有得於心行之而有得於身至是而身無不修德無不明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注) 此起下文非結上文也內之而身心意知皆物也本也而其所以爲致爲誠爲正者則爲修之始事外之而家國天下皆物也末也而其所以爲齊爲治爲平者則爲修之終事知之僅能近道必行之乃能與道合一焉此知字與上文知止之知皆下文致知之知先後卽下文六先六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注) 古卽二帝三王之時如下文所引詩書之詞皆是也言古之爲大學者無不欲使天下之人皆能明明德而修其身也治猶理也使之無紛亂齊猶一也使之無參差修則檢束之而已整飭之而已矣心者天理之扆其本體也意者念之所發其用也無邪曲無偏倚之謂正純而不襍之謂誠致專力也由誠正以至治平本末之物不同終始之事不一莫不有理焉專力以求之必使知之無不明然後行之無不盡也格式也法也懸一物以爲之格式爲之法程不離乎物以爲致卽不越乎格以求知也有所在然後不入於虛空而亦不流於汎濫焉此六先卽知所先後之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注) 有一物之格斯有一物之知有衆物之格斯有衆物之知易所謂範圍不過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

六後卽知所先後之後治國之治音持國治之治音次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注) 壹同也是此也同此道卽同此學無貴賤皆以修身爲本而已修身以先者明明德之事也修身以後者齊治平之事也能舉其本而末可循之而盡矣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注) 身者本也當厚者也不能修之是自薄也於此而欲舉家國天下而厚以齊之治而平之斷乎其末

有爾厚薄以用情言亦兼用力言修身之事用力多
多則厚故曰其所厚者齊治平之事用力寡寡則薄
故曰其所薄者不能修之則厚者薄矣能齊而治平
之則薄者厚矣、今按大學全書皆曾子所作無分
經傳朱子因誠意篇曾子曰三字疑爲門人之稱師
遂以經傳分屬之實則曾子之自稱正以見其爲曾
子所作耳古亦並未分章今仍其舊治音次

康誥曰克明德

注 康誥武王告康叔之詞有曰惟乃丕顯考文王
克明德愼罰言文王之能明其明德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注 大甲湯之孫伊尹告之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先王湯也顧屢視之也諟同諦熟審之也屢視之則
觸於目而警於心不敢有幾希之僞熟察之則瞻於
前而倚於後儼若有帝謂之臨言湯之能明其明德
也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諟一曰古是字

帝典曰克明峻德

注 此言堯之能明其明德也堯典曰格於上下克
明峻德峻通俊克能也

皆自明也

注 此古之帝王皆能修身以明其明德者是故文
王之明明德則於緝熙敬止見之湯之明明德則於
日新又新見之堯之明明德則於仁帥天下見之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無不以修身爲本也

今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歷引詩書之詞以與吾說
相證見大學之道由來已久非援古以釋今乃由今
以述古也朱子分爲三章實則宜通爲一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注 盤爲盥頮盥手器非沐浴之盤康誥曰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作猶振起也詩大雅文王篇所以
美文王也周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已十五世故云舊
邦極至也卽至善之所言古之君子有然今之君子
宜莫不然使能自新而不能新民能自明而不能明
其德於天下則非所謂用其極者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注 詩商頌玄鳥篇所以美湯也邦畿王都止於邦
畿民之止至善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注　詩小雅緡蠻篇朱子以爲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止於邱隅烏之止至善也邱山之卑者陽阿曲也緡蠻毛羽細密貌緡詩作綿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注　詩大雅文王篇所以美文王也於歎詞穆穆深遠貌緝明也熙廣也敬止小心翼翼而止於至善也仁敬孝慈信五者皆明德文王之止至善文王之明明德也朱子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注　詩衛風淇澳篇所以美武公也瞻仰視也淇澳淇水之旁殷紂竹箭園故地漢世猶盛澳詩作奧又通隩菉詩作綠不必引爾雅以菉爲王芻竹爲扁蓄也猗猗茂美也斐文貌君子武公也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言用力之勤而治之務精也瑟嚴整也僴閑雅也赫德威赫然也喧德輝宣著也諠忘也道學者以道爲學也自修者修身也恂慄德心之密威儀德容之盛四者皆明明德之事也民不能忘則能新民矣道盛德至善言其道則甚盛而其德則止於至善也一曰道言也喧詩作咺又通烜煊諠詩作諼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注　引詩凡五節首二節言止至善第三節言文王止至善兼言明德第四節言衛武公止至善兼言明德新民五節言文武止至善亦兼明德新民言之層

累而下聯屬不解此潁陽所以謂道爲一貫之道文爲一貫之文也　自康誥至此襍引經傳之文以見大學之道古聖賢莫不如是非今日始有是言也詩周頌烈文篇所以美文武也君子謂文武小人文武之民也任才能頒爵祿文武之賢其賢也好惡同休戚共文武之親其親也幸生太平嬉娛醉飽故樂其樂爾宅爾田子孫世守故利其利所以文武既沒而人猶思慕而不能忘也沒世不忘非文武之德澤不能如此故前王君子皆宜指文武言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本
注　歷引經傳之辭卽繼以夫子之說以見二帝三
王之道在夫子也此曾子作書之微意也夫民之有
志猶吾之有意有心也意能誠則不誠者畏心能正
則不正者畏而且德能明身能修則不明與不修者
畏此言新民以明德爲本能知本則其知爲已至矣
此篇釋致知非釋本末也知本者知其所先也知
其本而末可遞及知所先而後可徐圖故大學有釋
致知而無釋本末　致知爲大學入手初功知本者
知明德爲新民之本知修身爲齊治之本也然則致

知不又爲修身之本哉　致知誠意爲大學入手第
一功舍是無以爲用力處致知者知其理也誠意者
所以修身而行之者也故二篇皆獨舉一事專言之
曾子警切示人其旨深哉　無情者以下爲曾子之
詞　今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誤在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之下程朱子移寘於此極允而大畏
民志以下復有此謂知本四字程子所謂衍文也今
從之　附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
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
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朱子所補致知格物篇也今
案格物爲大學賅本末綜始終兼先後之事故大學
有釋致知而無釋格物有釋知本而無釋本末所謂
亡者未嘗亡則其補者無容補矣　格物致知解
物者非外物也格猶法式也蓋有一物必有一理循

其格以求則理有所附不入於虛無理有定在不流
爲汎濫詩所謂有物有則格乃其則也易所謂範圍
不過格卽範圍也是故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則理
也吾欲知誠意之理則循一誠意之物格以致之而
所謂爲欺爲慊者必辨焉心亦物也而所以正其心
者則理也吾欲知正心之理則循一正心之物格以
致之而所謂不得其正不在焉者必戒焉身亦物也
而所以修其身者則理也吾欲知修身之理則循一
修身之物格以致之而所謂五者之僻好惡之邪必
有以祛其弊焉家亦物也而所以齊其家者則理也

吾欲知齊家之理則循一齊家之物格以致之而所謂不出家而成敎者必有以求其故焉國亦物也而所以治其國者則理也吾欲知治國之理則必循一治國之物格以致之而所謂老老長長恤孤者無不有以盡其道焉國治而天下可平矣　譬之作書者物猶紙也格卽紙上所印之方格也作書者由一字以至千百字不外此紙之格則格物者由一物以至衆物亦不過此物之格也　格物卽作範物解亦最醒豁　致專力也專力以求其知所以辨其本末之物爲如何終始之事爲如何也故此章言能知本卽

可爲知之至然則所專力於知正非日取世上所有之庶物與夫不常有之異物妄用其思慮疲勞其精神冀以恣其博辨而逞其多聞也　致知猶窮理也知至猶理徹也　不曰致知在窮理而曰致知在格物何也蓋理爲天地間萬事萬化公共之物而大學之物不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能格此物能明此理其他皆不難觸類旁通範圍不過然則汎濫以求理惝怳而無憑孔門固早慮及之而預杜其弊矣

致知是活的格物是板的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注　誠純一不雜也意其念也謙快也足也讀爲慊吾意中之惡絕之而有一毫之未盡猶爲自欺吾意中之善養之必無一息之不純乃爲自慊如惡惡臭則聞之而卽去不待其接於前而先遠之矣如好好色則見之而相親不待其近於己而先求之矣愼其獨卽誠其意　自欺有二意一爲以强欺弱人欲勝得以奪其天理善力不足是爲欺陵欺陵者非他我之自爲欺陵也一爲以智欺愚私情幻足以變其公義善慧不深是爲欺詐欺詐者非他我之自爲欺詐

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注　君子之獨卽小人之居君子戒懼睹聞故愼小人肆行無忌故閒爲者意之所爲非身之所爲也身之所爲人共見之意之所爲己獨見之小人方幸人之不見也故意中之惡千態萬狀倏起倏滅無所不至乃一遇君子則天良發動愧怍交集不啻自發其覆舉肺肝以示人人之視之者非特見其意中之不

善也并其揜著之肺肝而亦見之則揜之無益著之無益必愼其獨而後有益也君子所以不敢如小人之肆　不能誠意便是爲不善爲不善便是小人不能愼獨便是閑居意惡萬端倏起倏滅便是無所不至厭然者慙愧之形掩著之態也雖然爲之矣安能揜本無善安能著故意中之不善在内也而見於外無形也不啻有形無他不善之意甚誠意中之所爲甚實也誠實也又純一也君子之誠意其善固甚實而甚純小人之誠中其不善亦至實而至一厭鄭音黶朱子以爲銷沮閉藏貌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注　意爲之不善非特己見之人見之且冥冥中有從而指視之者矣視之者且有十目指之者且有十手矣己之所見在爲之之時人之所見在爲之之後若十目十手則當閑居時無不環集於吾前冀有以伺其微而抵其隙故未爲之始先從而指視之爲之之時與爲之之後又從而指視之蓋無時無地而不然也其嚴如此君子敢不自嚴乎嚴敬畏也　十目十手非虛擬乃實事也蓋有鬼神焉爾曾子又警之如此十者舉成數而言雖千百亦以是賅之矣　曾

子曰卽其自稱非門人所述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注　富者不自暴其富一登其堂廡而珍寶之氣燦然德者不自鳴其德一瞻其風采而睟盎之發充然潤屋者較諸德而無殊潤身者較諸富而更盛心廣則坦蕩之存也而正心之效著矣體胖則寬舒之象也而修身之事成矣而要非誠意不至此故君子必以是爲兢兢焉　胖與泮奐之泮通非世所謂肥胖也鄭注以爲大非聖功王道端本於修身而修身之功全在誠意舍誠意別無所爲修身也故此篇獨舉一事專言之與致知同其重要學者宜盡心焉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注　四者雖常情所不能無然當力矯之使發皆中節若夫能克已則可爲君子之不怒能養氣則可爲勇者之不懼能存理則可爲聖人之無欲能樂天則可爲仁者之不憂如是則心正而身無不修矣身有之身當從程子作心懥音啻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注　在存也所謂操則存不在舍則亡也心常存則有以察其理欲之消長天命之流行故非禮之視聽所必慎口腹之飢渴不能害否則精神馳於外物欲交於中猶是視也而色不辨乎邪正雖視猶不視矣猶是聽也而聲不別乎貞淫雖聞若不聞矣猶是食也理義不足悅心故芻豢不足悅口雖知如不知矣況乎我不見而天視早有以瞰我我不聞而天聽早有以窺我我不知而天祿又將以絕我此又勢之所必至而理有固然者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注　心者天理之良其本體也意者其用也此所謂不正不在者雖皆心之所發實則意之所為故不正者心之妄皆意之妄不在者心之馳即意之馳故正心無功正心之功全在誠意然其體用既殊則亦不得不分為二物所以誠意則專言之修身在正心則兼言之歸重終在誠意上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注　辟邪也心不正故用情至於邪不揣乎理之所安惟縱其情而自任不求乎事之所合惟隨吾意以獨行皆所謂辟也　一家之人無有不當親愛或賢者疏之不肖者親之是為辟又寵祿太過恩禮太優皆是也一眚也而掩其大德舊惡也而念之如新賤惡之辟也畏敬太過則情志有所不通畏敬不及則命令有所不行皆辟也又如父母兄長當親愛亦當敬畏者因敬畏之過而失其親愛則為敬畏之辟因親愛之過而失其敬畏則為親愛之辟姑息以養奸恣縱以釀禍哀矜之辟也或有當哀矜而飢寒不恤甘苦不知皆是也敖惰非修身所宜有一有敖惰便是辟不必呵叱以凌人頤指以使下也以上雖有四端實則不外乎好惡二者而已齊家者當慎所好惡有惡者當惡而反好之好之而能知其惡猶可言也然而知之者鮮矣有美者當好而反惡之惡之而能知其美猶無傷也然而知之者鮮矣　一家之中雖有五情之用實不外好惡兩端而已故先以五類析言之而末總該以好惡但使好惡得其平用情不乖乎理則美者將愈奮於美惡者將悔悟而自新家何難齊然非能修身則好惡未有不邪者言天下之鮮

正以慨乎好美而惡惡者之難也　親愛等即作五情解不必分爲十義也　前言正心無功今言修身亦無功何也修身之功仍在誠意意誠則心正而身無不修矣蓋意念思慮者心也視聽言動者身也意誠而心正則視聽言動自有以絕其非禮之擾不必矯飾其容貌而容貌自舒不必檢束其威儀而威儀自遠　親愛也賤惡也畏敬也哀矜也雖身之所發實心意所爲也故修身之功仍在誠意惟敖惰見於形體然則去其驕氣除其怠容而身遂已修乎究之去驕去怠非出自意誠不可是以謂修身無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注　子有惡而不知則怙惡者愈肆而敗家之勢成矣苗之碩而不知則苛求無已美者無以自見焉好惡顚倒美惡混淆用情之僻其害至此復何怪其家之不齊乎雖然苗其小焉者也莫甚於家之人有美而不知引諺語止以申明不知其美惡意以苗喩人以傾喩美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注　結上文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注　治國者豈必取一國之衆人人而敎之事事而責之哉即此孝弟慈之道修於家者而推之愛親者無殊於愛君也敬兄者無殊於敬長也撫幼者無殊於撫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注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康誥之辭也心誠求之以下爲曾子之詞引此以明不出家而成敎之理赤子不能自言其意然以母之心求赤子之心縱未能纖悉皆合然大概不外乎此故曰雖不中不遠矣然則以君之心求民之心人情又豈甚相遠哉養撫育也養子者不必學而後能則敎國者不必出而始成也蓋未嫁而知養子之道在家而識敎國之宜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注　孝弟慈一身之明明德所以敎家人者仁讓一家之明明德所以敎國人者析言之爲孝弟慈合言之爲仁讓仁讓者一家之孝弟慈也貪者無厭戾者

乖暴貪戾者仁讓之反而孝弟慈之賊國之治亂事之成敗其機皆在一人僨事者貪戾之言也作亂者貪戾之行也貪戾者足以致亂而僨事則仁讓者足以定國自然之理也　一國猶一身也機之繫乎一國猶毛髮之繫乎一身也一機之所牽引而舉國因之而動一髮之所牽引而周身隨之而行是則機之在一國不啻一身之呼吸相連脈絡相縈故治亂之感召其速如此　機者所以鼓動之具在一家有一家之機在一國有一國之機在天下有天下之機而皆以一身繫之僨音奮

故治國在齊其家

注　堯舜帥天下節古本及程朱子定本皆在一人定國之下故治國在齊其家之上今移在終篇之末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

注　詩周南桃之篇所以美賢女也夭夭華之美蓁蓁葉之盛之子此人也謂嫁者歸歸夫家也宜猶合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

注　詩小雅蓼蕭篇所以美諸侯也下句宜兄宜弟及宜其家人皆曾子之詞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注　詩曹風鳲鳩篇所以美君子也忒差也言君子儀型無失故四國皆以是爲的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　故治國在齊其家所以結本文此句又結三引詩之文兩作關鎖亦文法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注　治平之道有萬理絜矩之道有萬端總不外乎淑民性通民情二者而已興孝弟所以淑民性同好惡所以通民情民之所好在散財以保其身家民之所惡在聚財以施其爭奪夫聚散雖人主爲之實小人導之也故欲同民之好惡又在乎進賢而退不肖焉此全章之大旨也　此章首言絜矩未言恕道絜矩之道即恕道也恕以全體言絜矩其用也　老也長也孤也皆國人非家人也老老者推吾齊家之孝以老之長長者推吾齊家之弟以長之恤孤者推吾齊家之慈以恤之蓋孝弟慈天理之良人心所固有

君子持矩以度之此心同此理同也感之而卽應率
之而卽與上非有所爲而爲民實有所效而致爾
平天下之道卽治國之道上章言治國不外孝弟慈
平天下者亦如是恤孤不倍仍一慈以使衆之道而
已 絜矩猶格物也然格物者循格以求乎物理絜
矩者持矩以度民情其道同其事異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注 絜同挈持也矩所以裁制萬物者持矩以量物

上下前後左右無一不明鄭注以挈爲持朱子以絜
爲度皆無非量物意 持其矩以度物上下前後左
右其方位無一不周持其矩以度人則孝弟慈之所
以爲性好惡之所以爲情其運用無一不合六者雖
言方位實則人情之萬變不同處而已 舉所惡以
例所好上下前後左右民情萬變卽此可以賅之矣
恕道其全體也絜矩其用也持矩以度民情凡纖微
曲折無處不到無物不然然後恕道之推行無不盡
而矩絜之用無不周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注 詩小雅南山篇所以美君子也只語助上節言
孝弟慈絜矩者所以知民性之無不同此節言好惡
絜矩者又以知民情之無不一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注 詩小雅節彼篇所以刺師尹也節舊讀爲截高
大貌巖巖嶮險貌赫赫權位之盛師大師之官尹其
氏也具俱也愼者由愼獨以愼德辟邪也不能絜矩
而同民之好惡則用情必至於邪矣如修身篇所言

五情之辟好惡顚倒由身家以及國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注 詩大雅文王篇所以戒成王也殷商也喪失也
師衆也克能也配合也殷賢王未失衆以前其德足
以合乎上帝也監者引爲法戒也同鑒峻大也命天
命不易言難保有道則能得衆而得國無道則必至
失衆而失國也一曰道言也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
音異 引詩三節言能絜矩而同民則得其心不能
則失其心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注 愼德愼獨以明其明德也能愼德則有土有人而財用足由本及末自然之道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注 外則輕視之與吾洂不相關內則重視之不啻身心性命之切己有國者生財無道用財無藝至於不足遂起而與民爭利施其虐奪於民皆橫征暴斂之事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注 言民與財爲聚散則財當散於上而聚於民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注 言之有出入猶貨之有出入其常也特患其悖耳我以惡聲加諸人人以惡聲反乎己是爲悖出者悖入也上以爭奪取其民民以盜賊取其上是爲悖入者悖出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注 命者受天命而居君位得失以位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而已道能止至善則得之不能止至善則失之一曰道言也康誥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注 楚書楚之史傳言有善人則可以保國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寶國不如寶善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注 晉公子重耳未立爲文公時出亡在外其父獻公死秦穆公勸之反國以爲君其舅狐偃字子犯教之言曰父子天性之親死喪哀痛之際亡人惟知寶其親而已何忍以得國爲寶乎以上二說晉楚之君臣未必能副其實然能知之而能言之則亦可謂知本者其霸宜哉仁愛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注 秦誓周書穆公悔過之詞斷斷誠一貌休休寬大貌有技有才能者彥聖有德行者心之所好者無窮口言之而不能盡故曰不啻若自其口出非特他人視之如有容寔則其心能容之也利益也媢嫉妒忌內則媢嫉以惡外則拂逆而多方以遏抑之其心

寔不能容故至此殆危也个書作介媢音冒
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注 仁人在上位者放流之迸諸四夷如堯舜之與共驩在中國恐其禍人而復進用也此亦舉所惡以賅所好與所惡於上節同迸通屏斥去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注 先者不獨他務未遑以此爲急而且尊其位重其祿處羣僚之上居衆人之先也不能則棲遲末秩

事權不屬不足以有爲矣其慢賢孰甚焉違者放流而迸逐之也不能則將諂媚以求容夤緣而復進其過誤孰大焉命鄭作慢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注 拂逆也逮及也人性之同然者用賢人以散財此其所好也而上惡之是拂其好之性用小人以聚財此其所惡也而上好之是拂其惡之性由是怨憤所積將有人禍戾氣所召或致天刑故菑必逮乎身也菑同災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注 大道絜矩之道也忠信者有德而能同民故得道驕泰者無德而拂性故失道盡心謀事爲忠言不欺人爲信驕者氣盈泰者心侈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注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 今案君子愼德以生財所由異乎悖入之貨與爭奪之施大道者對乎驩虞苟且之政而言也後世生之無道耗之無藝至於府庫空虛民困國弊於是

一切竭山海羅雀鼠之計靡不爲之毋論其不能生財而足用卽令僥倖補苴於一時又豈持久之道哉曰恒足者可一日亦可百年生之久而無弊足之久而不窮也 千古裕民足國之大法盡此數語舍是而言生財皆苟道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注 仁者愼德之君子也民不能自生其財而君子生之生之者將以裕國而裕民也乃君子不自有其財而與一國共之與天下共之天下之人於是始知有仁者始知仁者之財非其財也乃其仁也所謂以

財發身也若夫不仁之人不能爲天下生財而且取天下之財而聚之一身衆天下之財而耗之一身其卒也以爭奪聚者仍以爭奪散以爭奪施者仍以爭奪報財非其財也身非其身也所謂以身發財也發猶出也發身者顯其身而出之發財者悖其財而出之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注　好仁好義上能明其德而下能自新矣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特患上倡之而下不能隨之是爲有

始而無終好義則未有不終其事者府庫之財大道所生與民之樂輸將而奉其上者也乃上不自私其財而與下共之下亦不敢有其財而爲上守之則府庫之財又安有悖出之患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注　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孟孫氏亦曰孟氏又曰仲孫氏獻子其謚名蔑賢大夫也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見左傳百乘公卿之家附庸之國皆是盜臣能竊寶玉如陽虎竊土地如邾庶其有損於君未至剝民也聚斂之臣名曰奉公實以足己陽爲裕國陰則肥家如下文小人使災害並至是也以利爲利將上下交征而國非其國以義爲利則能保子孫黎民其利無窮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注　長猶長養一曰爲國家之長彼謂在上者以小人爲善人以小人所爲爲善舉其務財用也凡所以

導淫奢而縱嗜欲者無所不至費日廣用日絀財貨日匱而小人聚斂之術日益工陽爲奉上而陰肥其身家名曰裕國實以塡其谿壑培克甚而民力窮搜羅盡而府庫竭由是天災見於上而饑饉疾疫之患深民怨積於下而干戈盜賊之害起吁嗟乎欲挽救而無及雖悔悟其咎追當是時失衆之勢成而失國之幾見矣有善者不能舉固無如何有善者而能舉亦無如何矣惟用小人以聚財故至此惟不仁不義故至此也有國家者尙其戒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注 此節古本及程朱子所定皆在一人定國之下故治國在齊其家之上今詳其文義當寘此故移之

仁者明德也即上文之孝弟慈也帥之而民從之所謂古之能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也亦所謂興仁興讓與孝弟不倍者也夫堯舜之帥仁堯舜之好仁也使不好仁而徒帥之則其仁猶未大以帥可勉而爲好必驅而至也桀紂之帥暴桀紂之好暴也使不好暴而但帥之則其暴猶未深以帥有時而稍懈好則無刻而能忘也 帥之者以實行令之者以虛言桀紂之所帥者暴也所好者亦暴也乃其所令者則仁也仁與暴反好與令反民亦從其所好所帥而已豈能從其所令乎有諸已者仁也無諸已者暴也吾有仁然後可以責人之仁吾不暴然後可以禁人之暴此恕道也夫君子不敢遽求人而非人也惟先求仁之有諸已而已暴之無諸已而已果有諸而無諸乎君子猶未敢求人而非人也然欲帥天下以仁則不得不以仁之有諸已者求天下之仁欲戢天下之暴

則不得不以暴之無諸已者非人之暴此恕道也若所藏乎身者不仁而喻人以仁所藏乎身者實暴而喻人以勿暴則是所令反所反不恕孰甚焉於此而欲望其能喻斷乎未有爾 令者令以言欲民身從之乃民則不從其所令而窺其心之所好喻者喻以言欲民心從之乃民則不從其所喻而究其身之所藏

總注 此章首節言絜矩在乎淑民性次節言絜矩在乎通民情其能同民之好惡者樂只之君子也不能則有如師尹之臣殷紂之君戮其身而失其國故君子務愼德而不務聚財夫財之聚散視民之聚散孰爲重輕貨之出入與言之出入妄有同異康誥則武王之言也楚晉秦之君皆能言德與財本末之故賢不善之爲安危所關仁人觀於此則愛惡同民首在進賢而退不善彼不仁者則好惡顚倒菑及其身而已然則君子將不言財用乎特當以大道生之不當以無道聚之爾生之有道則財豐而用足取之無道則民散而國隨之以亡亦視乎人主之仁不仁耳故爲民上者但好仁義則了.患無財仁義者德也觀於孟獻子之言則卿士大夫不敢與民爭利況於有

國者乎苟有國者不能進賢而退不善則所用者聚財之小人而已貨財日聚於是天菑見於上有飢饉疾疫之憂民怨積於下有干戈盜賊之害内憂旣深而外患乘之而起至是而在上者始悟爲小人之所使有善者不能用固無如何有善者卽能用亦無如何矣烏乎不仁之主用小人以聚財其禍遂至於此奈何不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也哉夫絜矩固所以通民情絜矩尤在於淑民性絜矩者恕道也堯舜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暴而民亦從之無他以其所好帥民則從以其所令帥民則不從也欲平天下者其

以堯舜之仁恕爲法乎　文法　篇首以天下起篇末以天下結以絜矩起以恕道結前後呼應一氣相生此文法也　末之有也凡兩見其本亂節爲首章之末此節爲末章之末遙遙呼應亦文法也　大學首章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所謂古者往代聖賢也故詩書所引之辭皆二帝三王之事此章末言堯舜帥天下以仁卽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首尾呼應法也　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外與孝弟慈以淑民性同好惡以通民情而已民性胡以淑在乎以身先之以心感之舉凡條敎之頒號令之布皆所不設

故其事簡其辭亦簡也民之所好在用賢人以散財民之所惡在用小人以聚財是同好惡之事又在乎用人理財二大端而已用人之弊無窮理財之弊亦無窮篇中反覆推闡其事繁故其辭亦繁也淑民性之事首末二節言之自所惡節至長國家節皆言通民情之事是以首末包裹中間法也

大學緯注卷終

家君自幼於世一無所好屏絕浮華研求經傳寒暑昕宵不輟數十年如一日其嗜學蓋天性然也生平於諸經四子書皆有撰著嘗言欲以孔子删定者爲經諸賢論述者爲緯經有四易書詩春秋是也緯有四論學庸孟是也周禮爲僞書儀禮禮記孝經爾雅非出聖人手三傳皆不得爲經至易緯尚書緯詩緯春秋緯皆出自後代不得爲緯今夫布帛之紝織也先者爲經後者爲緯經以持之緯以毌之相需而不可闕也經緯各有四乃天地自然之對偶如四時之嬗運四氣之斡旋四正四隅之分布合之則八風從律而不奸八音相宣而並奏竊恐千載後皆無以易是言矣今將大學緯注考定孟子述略付諸梓人其他經緯將次第刊焉男會英謹跋

男 會英 之英 同校
姪 之琬 誦芬 應均
弟 寶芝 寶倍 應同 應照 同覆校

〔清〕汪陞撰

四書辯訛六卷

清康熙三十四年學誨堂刻本

康熙三十四年新鐫

星江汪蘭友著

四書題解辨訛

吾 師是集極得聖賢真詮標爲既精語焉亦詳訛必述其訛之由辨必證其辨之實一觸目間是非疑似皆可得而晰也欲識聖賢真詮者其亟鑒焉 門人 壎謹識

學勤堂藏板

四書講解辨序

紅秋館藏本

時文以善變而愈工而聖賢之理斷無變通之說蓋今之爲時文者竭其聰明

思慮日出其新而未有已遂能使新者忽故而轉又生新其不離乎故之中皆無不出乎故之外此所謂

善變也若夫聖賢之理根乎性命而性命之理出乎人心因取四書註疏及理學諸書循而達之故無容

出其獨見以奪其所有而予其所無然則汪子四書講解之辨何爲乎作也則以人心日趨乎僞而好爲

高奇詭僻之論以湮沒聖賢之眞理故不得不爲之辨也且夫人則未有自安於譌者也而嘗若於不自

知汪子取四書每章每節每句之舊有沿譌者合之於儒先之書而辨之曰若者如是也若者不如是也

又取先正及近今之名文而辨之曰若者如是也又取諸選家評跋之語而辨之曰若者又無不如是也

蓋至是而四書之正旨明聖賢之眞理出矣而又非謂盡天下之人無有不譌者而辨之也夫天下豈少

好學深思之人其不至於譌者將讀是編而快意焉如逢故人而共道其所讀之書所得之學相視莫逆油油乎其甚適也其不幸而竟有忘其爲譌者讀之則大赧面赤泚然汗下退而力爲創懲精究其至是

無非之義如中夜入幽室中倀倀何之而忽得舉燭也如瞽者之蚤夜思視而一旦金鎞爲之撥明也至若辨之爲名則又非如創爲議論以饜其忿好而疑信相借褒貶相貸也不過就題求理理則固然之理

也就理求文文則共見之文也就文求評評則久傳之評也無穿鑿無囁嚅而直追而窮之以至於無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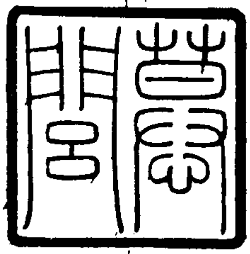
變通而後止讀書者其可少此明辨之功乎哉世之學者以是不易之理而發其善變之文心理學明文

風盛汪子之功庸有量乎余未識汪子介吾友王子升吉寄是書來京師以徵序於余余覽之知汪子之

學非無原本者也遂書數言綴於簡端汪子名陛蘭友其字也其宗孫請業者名熏亦與有參訂之功云

康熙乙亥歲春正月穀日

長洲韓菼譔



四書辨譌序

自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賢之統猶幸而不絶如綫者獨賴其書存耳然孔氏之書更秦漢歷唐析文便辭支離破碎

千餘年間無復搜擇而融浹之者昌黎一代名儒猶等孟夫子于荀卿楊雄之列況其他哉自宋程朱諸大儒出作爲傳註以羽翼遺經至於今懸爲取士之式自太學以

至郡縣學士莫不誦習其說以治心養性兼以講明夫爲天下國家之具夫士去聖人之世二千餘年矣猶得因其書以側聞聖人之道之什一則傳註之功豈不偉哉獨

是紫陽朱子竭畢生之力以爲傳註而其時卽有譏其爲訓詁俗學者于靜之尊德性陽明之良知類皆得其半而遺其半其於孔孟之傳殊有間矣後之學者則又因其

異同互相標榜於是旁見側出而門戶紛然其高者負絕世之姿放言高論以鼓簧一世之聽其卑者勦其成說以相附會至於一二猥瑣流俗之士則惟剽竊疑似以應

有司之求已耳其於聖賢之意豈有當哉原其弊皆始於時文時文之所以悅人耳目者惟務新奇於是穿鑿隱僻而副墨指南束旨說統之書輿然並出世之學者如入

百戲之塲耳目眩亂心志回惑終身顛倒于其說而不知所歸不亦悲夫予就傅之年即讀紫陽朱氏之書比長亦汎濫於宋明諸儒之說竊欲一正其譌而學力淺愞故

不敢逞其臆見新安汪子蘭友獨能以濬湛之思剖晰是非成訂譌一書寓書京邸以相考證夫新安朱子之鄉也士生其間必有讀遺書而興起於千載以上者汪子湛

精覃思較然排衆說而不惑夫豈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可同日而道哉昔歸震川送其友王子敬欲以瓣香謁紫陽之祠使知數百載後猶有自信而不惑者予於汪子

其亦同此感也夫旹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嘉平月

吳興年家眷弟沈朝初拜譔

四書辯訛序

國家以經義取士歷明至今鴻才輩出稱極盛矣先儒之論文也曰載道曰明道則夫代聖賢以立言豈易事哉後之學者誠能以子朱子爲之鵠研聖學之精微辨諸儒之同異浚造

不已久而自得趣嚮既端根柢既厚於以闡發微言羽翼大義將閎中肆外自了然於心與手之間然而風尚各殊文體迭變一科之內或雅鄭雜陳淄澠罔辨一篇之中亦有純疵相半首尾衡決推原其故皆由於舍難就易不特朱子全書未及窺尋即傳註本文從無詳玩徒拘牽於高頭說約之解沉錮於歷科房行之選而欲據其理以爲文豈不誖哉又其甚者莊列楞嚴秘爲妙義禪官野史佐其清言方且詡詡然以爲標新領異攡

脫陳因蠅竅蛙聲此倡彼和使不過其流而清其源將載道之具道反以叛明道之資道因以晦以訛傳訛勢不至胥天下而爲誣聖之書不止今

聖天子敦崇正學振興大雅文體日增遒

上近得呂晚村仇滄柱兩先生出取

各科鄉會房行諸選絡貫乎濂洛關閩之言而衷之以朱子於是操觚家始畧識其鵠之所在間有一二才辨之士故矯其說詭立異趨嗜爲新奇不知天下至正卽是至奇文之新者詞新而理不易也余自丁卯來新安

命題課藝常以兩先生爲程式歷今八載閱文甚夥幸多士之有合於鄙趣而因思夫新安古理學名區爲朱子發祥之地當必有聞風興起如仇呂其人者出而嗣響焉適發學汪子蘭友來余齋中出所輯四書辯訛問

序於余余披閱數過其間審同辨異取有明先輩文及近今時藝不下數萬篇考得失於錙銖定從違於毫芒勃窣理窟而淸言娓娓誠足以含吐二公之英華補苴二公之闕畧余不禁脫帽起舞歎爲仇呂之知己紫陽

之功臣而能謝今日新奇之戶也學者苟紬繹是書以探尋朱子之義蘊則臨文之際自能洞徹本源載道明道端在於斯又何至羣迷岐路以上負

國家右文之治也耶若乃陳言務去則

余更有說焉夫善於文者莫如歸熙甫其論文有曰惟不切者爲陳言然則先儒之精義而豈有不切者乎闌入譌說而反不爲陳言乎哉是又可以悟矣汪子潛心理學謬以余爲知言不遠數百里而問學辨疑其雅志誠不可及也余願就當世之賢人君子共正之可乎旹

康熙三十二年歲在癸酉仲春月穀旦宛陵耿世際題於新安之寄雪齋

四書辯訛序

今學者束髮受書先從四子之書誦習而卒業焉誠以聖賢之微言大指在是即千古相傳之道統在是也幸遇

聖朝崇尚理學遵傳註而黜異說天下固翕然向風矣然自諸家講義林立爭出臆說競尚新奇不免岐途之惑呫嗶之士非析理精微胸有定識將泥於所見遂有毫釐千里之謬識者鰓鰓焉憂之此辯訛一書汪子所由作也汪子蘭友攻苦力學不窺園者有年其於經史諸子靡不博綜貫穿而四子之書尤殫心

研慮以倡明聖道爲己任乃取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等書會萃而折衷之以期至當即帖括制義可以互相發明者亦博採以証其說要使聖賢之微言大指炳如日星而學者知所趨尙此其裒輯之苦心也今是集付之剞劂以公

海內眞足羽翼傳註津梁後學其有功於斯道豈淺鮮耶余素稱汪子之好學以遠到期之者適問序於余因述數語以弁之首　昔

康熙癸酉歲次仲秋月玉峯李天叙題

四書辯訛序

四子之書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昭昭日在人耳目之前童而誦之皓首而習之夫寧可不求得乎當日語意之眞而竟訛以傳訛耶其訛也八股之失也八股之失講說誤之也蓋世之習制藝家不能於雪案

螢窻間從白文中反覆咀玩又不能於朱子章句細心熨貼而徒取三家村塾中老學究所授高頭腐爛講章一部奉爲指南以爲趨便就易獵取科名足矣又何怪乎聖賢語意之眞不出而書理之日晦也然則講說槩可廢乎則又不然蓋講說亦非

盡訛也特習於講說者之不能辨之耳有明以前者無論自永樂中頒行大全以後如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陳紫峯之淺說顧麟士之說約類能得經傳眞詮爲章句羽翼近日晚村呂先生滄柱仇先生介眉陳先生亦皆持論嚴確其於俗解

之訛亦旣辯之詳且悉矣然而彼此不無同異而攙觚家亦互有從違此而不彙羣說而精爲辯之别其異以歸於同吾恐毫釐千里而聖賢語意之眞終無有定也此汪子辯訛一書之不得已乎汪子家世青箱殫精舉業其於是書也博取先儒語錄諸家講解以及近君子之評語潛心研辯棄其駁取其純刪其繁就其簡析其殽錯歸其一致庶幾書有定解文有定識雖區區股偶之中可傳聖賢語意之眞而不致訛以傳訛也其有功於經傳有功於章句豈淺鮮哉余故閱其書而樂爲之序旹

康熙癸酉季春月年家眷弟胡繩聖嗣武氏拜譔於星江清署

四書辯訛序

叔祖蘭友四書辯訛講義成告余曰吾是書蓋認取
聖賢眞面目而作也余聞之悚然曰叔祖作是書必
良苦矣功綦大哉嘗聞學術關乎人心而學術之原
則由於求理之眞則講義之有蹈於訛者烏可不辯
訛者辯則眞者面目見矣則是書之有關於學術人
心者豈不大哉然吾覩是書而得叔祖之眞面目矣
孝以事母慈以撫姪信以處友將見異日爲臣忠以

事君皆於是書信之矣嗟乎今之人而能認取聖賢
眞面目者幾人哉宜其自見眞面目者鮮也

旹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孟夏月愚姪孫玕拜譔

自序

夫四子之書義精理確所謂百代之矩範萬
事之權衡也
國家奉以取士蓋欲學者從事於斯揣摩聖賢義
理小而庶物大而人倫各得其所當然之則與
其所以然之故以之治己以之訓世以之致君
澤民庶幾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耳豈徒使之
手披口吟藉爲行文之具哉勝朝首此命題

昭代因之我
章皇帝嘗申遵註之令俾聖賢本旨不爲俗解所蒙今
聖天子右文興學復有
經筵日講解義頒行天下以故四子之書燦然昭
著於世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然從來
講章常多同異逐時制藝更有是非前後相沿
不能無訛傳焉蓋講章既多言人人殊豈能悉
當且無論後人之訛前人不能逆覩末由評駁

卽前人已評駁者後人弗考亦莫知其訛也如紫陽抹而去之之説陽明先生猶自矜爲剏獲者夫豈少哉至於制藝號曰時文數見不鮮陳言務去標新領異以免知希祇求文心之出俗不顧書理之失眞者自昔已然故於聖賢之言或全者偏之詳者畧之或順者逆之隱者露之或比者興之毋者子之奴者主之與夫以文害辭屈經從傳失却盧山眞面目者不可勝數甚

而以後世之情形槪前朝之事勢以異端之宗旨爲吾儒之指歸以小人之機權作君子之經濟者往往有矣漢儒釋經經反晦於漢儒豈虛語耶聖賢之義理弗明儒生之學術皆謬蓋心有所不達則發於其言見於其行皆不得其道矣故孟子謂詖淫邪遁之病原生於心而蔽陷離窮之失必害於政與事也士習係乎民風士習不端民風何由移易文章關於國運文章弗

正國運奚以維持艾東鄉曰學術之毫釐有差貽害世道人心不小然則説之訛者其可以弗辯乎哉匡祖父三代俱困宮墻明季遭難縹緗蕩廢家貧落魄無以爲生先君游學四方不遑內顧賴母氏女紅度活勉給膳束令匡從師三載將及離經之年始能受書於家塾稍踰授田之歲輙已餬口於童蒙晚學無師獨學無友故聖賢義理茫然未有得焉然經書既完會學帖

括承望如吳夫子指示謂作文字必須貼切聖賢本旨乃佳匡佩服其敎見制義有不當於茲者博而索之書解覺書解有不合於是者反而求諸白文反覆玩味始知聖賢語意自有眞也後又叅於理學名儒諸公之説與之合者十踰二三竊自喜其所見頗不甚訛因不自揣復擇世之訛者辯之或纂人言作證或出已意發明隨其所輯謄爲一編藏之篋中欲以課子使知

聖賢本旨庶於義理可明耳既而思之韓昌黎有曰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臣之所知固不足以告人而人又有言曰護己短而背有道君子羞之苟不就正當世烏知所辯者之訛與不訛也因不自量竟以付梓書既成有從而詰之者謂大全說約天下靡不共遵子之所辯亦不盡從其說何耶臣應之曰各家書解瑕者必有瑜瑜者必有瑕也如說統雖駁而純處儘多翼

註固精而疵處不少況大全一書乃集諸儒之說以備參考者耳無問其他即朱子亦有未定之見與大註相矛盾者而謂可盡從乎語出大全世遂以爲不易之解亦已泥矣說約原本較他家爲純一後來增補便多瑕疵即劉先生所纂亦有失其當者故廣陵史君彙解講宗說約於未帖處則筆削所必加也詰者又曰明之艾子清之呂子仇子皆精於書義者可爲紫陽功

臣也何於其說亦不盡從答以三先生者臣固北面事之矣從其說者千百違者什一耳如謂先民之說必欲有從而無違也則呂子之於艾子仇子之於呂子何以不盡相沿耶且諸子之於朱子亦或間有異同何哉朱子見其徒蔡先生壁經之解遂自言其誤註鳴鶵未及改正於兩程夫子固謂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幸爲私淑而與有聞者也及自著述未嘗附和而雷同爲

可見前之君子念矢虛公原不自護乎已見理求真確亦不概徇於人言存聖賢之心明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也臣乃迂儒下士何足語此抑心所謂危不敢自欺以欺人耳詰者於是唯唯而退然戰國策有曰悖者之患以不悖者爲悖臣之所辯以爲訛者庸詎知其非非訛耶以爲不訛者庸詎知其非非不訛耶世之君子有見而知其訛者不惜直言轉而辯我令不至復以

訛傳訛也則予小子當奉令承教拜嘉不遑矣

昔

康熙甲戌冬月婺源後學汪基書於學誨堂

凡例八則

四書之理本自明白何以有訛耶蓋有英資敏捷早歲成名不暇研窮書理者有賢智過人縱其才識所及越却書理者此訛之所不免耳雖事帖括者不能專求書理之精取科第者不必悉由書理之當然而書之為理則不容有訛也故辨之

凡講章制義評語苟有訛處則皆辨之然而訛者多矣辨之未盡辨也補義之刊願以異日

每段之首必看其說訛也一句蓋欲使人先知訛之所在繼乃觀其所以訛與不訛者耳非如朱子綱做春秋目做左氏之說也

人之訛者少而理之易辨者文則從畧難辨而訛者多文則從詳故文之詳者多則五六頁少亦四三篇也苟有疑似難明而必欲求其說之至當者亦或不厭其繁乎

凡解之訛與不訛者必引成說以證之蓋恐無徵不信耳其說雖長亦盡引而不畧者恐加筆削則失本意如子禽問於子貢曰章說約芟除淺說字句遂致誤解是也且使觀者得覩全文可免復索他本之勞

諸家講章有竝列兩般見解而不分別是非者有直連兩人說

話而不劄淸彼此者皆使觀者難認也集中所引所辨必有折衷之語起結之句以明之故多浮詞複説耳

凡引説之訛者則用點其不訛者則用圈說得諦當明快者則密圈雖已之辨論亦用密圈而不嫌者欲明理之是非不得不然

凡引古今先達皆當稱號與字以尊之集中有呼姓名某先生者由陞地僻人微見聞不廣兼之家少載籍索無縉紳末由稽考故耳觀者幸諒

陞再識

四書題解辨訛總目

上編

卷之一大學　卷之二中庸

中編

卷之三上論　卷之四下論

下編

卷之五上孟　卷之六下孟

首載序文　末附跋文

吾師是書蓋爲維持經學而作也世之治經學者每不潛心儒宗語錄但見講義之新奇超脫者遂奉爲寶籙競相傳習而不察其非甚且自矜才智託言先正提挈串插之法一章之中妄拈一二句以爲主腦强取一二字以爲眼目自謂推陳出新另開生面評文者亦或隨聲附和以爲獨出手眼濃圈極贊而不知其於聖賢語意顛倒紛錯相去千里矣噫經學之未明賴講書者闡之書理之未徹賴作文者發之文章之未醇賴評選者論定之苟講書作文評選者惟知訛以傳訛不思辨宜早辨則經學之晦者何由而明乎吾師用取平昔所覽諸家講義迄前後制義文評斥其非而標其是不使異端紊聖學不使覇術雜

王道不使微文害大義不使餘意紊正解彙爲一書就正有道
宛陵廣賡先生一見而擊節不置曰此真足以維持經學者亟
付梓以公諸世吾師緣剞劂無資彙刪有待約舉其半先登棗
梨計三百七十餘則共十九萬數千言海内君子誠無泥於舊
聞惑於異說取是書而反復玩味焉其亦曉然於經學矣夫

門再姪孫基謹識

四書辯訛大學卷之一

星江汪陞蘭友著　門姪孫晁與維
暲允昭　仝較

大學之道　一章

泥傳說經與離傳說經及拈傳說經者皆訛也聖經之言所包者廣傳者所釋不過舉例示意耳必泥傳文以說經義則偏矣呂子晚村曰經有經義傳有傳義傳文有詳有畧有盡有不盡不當以曾子之言反礙孔子其見良是然而另自立說於傳難通則顧麟士先生嘗云離却傳又與傳義相戾矣傳文雖不足以盡經義經義却未嘗遺於傳文不可即也亦不可離至拈傳中字句說入聖經則又不可孔子當日豈嘗聞曾子門人後來說話耶且經先道明傳亦爲贅語矣故呂子謂如先輩直提傳語入講則道理不合如此而顧先生亦謂徑侵傳則傳文可不作也去此三弊庶於聖經之義有當乎歷觀先輩之言覺作文者當如是耳

大學之道　一句

以大宇貫通章各句者訛也大學是對小學而言不對異端曲學人多知之然作聖經文字者不論何題動以大宇貫之似難理會在明明德二句謂學以該乎體用爲大止於至善句謂學以造乎其極爲大雖於大宇本義不切猶有意理可通物有本末節有曰學之大者大於無所或遺而猶大於無所或紊便無謂矣至於自天子節謂學以通乎天下爲大更覺不合蓋就天子言之謂之大學就庶人言之亦謂之大學豈必通於天下乃爲學之大耶至註中大人猶言成人是對小子言之耳凡十五而入大學者皆爲大人作自天子節題者或以天子爲大人則尤誤矣晚村先生評史君文曰上兩節是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卽至庶人亦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是呂子亦以天子爲大人矣然則庶人將不得爲大人乎哉

在明明德　三句

单就人君立說者訛也看後面說到治國平天下上去似就爲人君者言之然從自天子節看來則明新之學原無分於上下也按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

術則凡入大學者皆當明德以新民也可知史君諱泰先生自天子一節文字承題云夫天子與庶人同有明德新民之責者也晚村批曰庶人齊家亦是新民此說甚是則時文於此三句專就人君立說者失之偏矣

知止而后　一節

不貼至善說止字者訛不貼明新說至善之止者猶訛也註中明言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矣而文字竟有懸空說止字者便無着落呂先生曰此題文苦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正說止至善接口卽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卽艮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卽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儒家幾個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作此題者無不墮入狂禪總是離却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覩呂先生之言則懸空說止字者訛矣然上文止於至善是頂明德新民而言則此節說止字處又不可脫明新也呂先生又曰異說講

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余邪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識至善而的係狂禪供狀昭然矣聖

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則耳故予謂此題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着落呂先生之言如此則不但不貼至善說止字者訛即貼至善而不貼明新說者猶爲訛矣熊鍾陵王卜子張君諾嘉琛諸先生文字皆貼定明新之至善說誠有見也此種書理有誤則害吾道不小不可不辯而呂先生巳自辯得詳明故盡述其言而不自贅

物有本末　二句

以一物萬物分說明新一事數事分說知得者訛也物指明德新民而明德新民總爲一物事指知止能得而知止能得總爲一事故黃葵陽曰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時文以明德爲一物新民爲萬物知止爲一事能得爲數事者多矣不知一物亦有本末一事亦有終始若如時文所云則是明德之物有本而無末新民之物有末而無本知止之事有始而無終能得之事有終而無始矣天下有是物有是事乎哉且以新民爲萬物猶可說也以能得爲數事更覺難曉有牽定靜安慮以合於能得爲數事者不知定靜安慮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脉絡耳豈可以數事目之耶淺說以知止能得爲一事

是矣而以明德新民爲兩物則猶非也翼註曰時講云明德新民兩物也而有本末此大謬也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有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之君子以萬物爲一體故人巳總若一物觀翼註之說則時文之分貼者似不可從

將物字事字緊貼明新知得者訛脫却明新知得者亦訛也集註訓解固以明德新民爲物知止能得爲事矣而玩本文語氣似是大概說耳然仇先生又曰此題既依註作總結上文便須照前兩節實落發揮時手多將物字事字本末終始懸空泛講

以致浮滑而無真理此亦似說得是將何所適從耶孫子未先生文曰不嘗觀夫天下之物乎夫物則豈無所謂本乎末乎不嘗觀夫天下之物之事乎夫事則豈無所謂終乎始乎而或取本與末而偏據之而守獨得而無意於人謀治功而不返之已以是而求之物知非物之所受也故物之有本末也較然也或取終與始而各舉之而得半而不究其歸窮大而不得其居以是而命之事知非事之所受也故事之有終始也斷如也如此說來是先虛逗物字事字與本末終始字後再實貼明新知得講也能依本文語氣又合集註訓解可謂兩全無弊故武曹先

生評曰楊公維斗謂靠定明新知得不似物有事有口氣是也其謂大士作劃明新知得在物事外所以清則非也獨慕盧先生所謂上二句是大凡語註乃舉明新知得以實之者爲盡善作者所見畧同何先生屺瞻亦贊之曰不粘不脫最得之矣此作者閱者俱其名通之識也

欲誠其意　二句

謂不致知則意雖誠亦錯者訛也吕先生曰致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曾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此說似不可從觀下節註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則知未盡者意不可得而實可知故小註曰未致知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也知有未致則意已不能誠何消說到雖誠亦錯耶楊維斗先生曰誠意先致知人多說得糢糊如召忽荀息捐軀徇生其念豈有不實只因事理辨不精斯其奉君許國已誤而悍然一死不得爲比干之仁亦并不得言誠意此與晚村同解亦說雖誠亦錯也不知聖經之意是說不致知者不能誠意原無雖誠亦錯之說召忽荀息之事又當別論仇先生曰今人知五穀可養生即不能不食知鴆毒可殺身必不敢嘗善惡知到極頭處自然

實實爲善以去惡矣如此解說方爲諦當萬道吉先生文曰人皆有知也而或有所未致則於善也未能悉知其所以真可好也而欲其好之之篤無復有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可得也於不善也未能悉知其所以真可惡也而欲其惡之之至無復有不惡者以撓之於中不可得也此本朱子或問釋誠意章之說爲言甚是明確若陳大士先生欲正其心四句題文有曰意之發端由於心之所倪意之發端尤由於知之所導苟不得其啟誨之功而任意之無愧者爲誠則愚孝與愚忠皆可與忠孝同過此則雖誠亦錯之說也後來文字皆如是言恐與聖經本旨

不相合耳又有說做以知糾意者亦差呂先生嘗辨之曰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去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若發念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認差此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耳其言是也

致知在格　一句

謂在字與先字異意者訛也蒙引曰上文不曰在治其國在齊其家云云而必曰先者可見後面節節有工夫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齊了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惟致知則在格物而已格得一分物則致得一分知格得十分物則致得十分知無復先後之可言矣按此則在字與先字似有分別然據匯看來下節物格知至既可言后則此節致知格物何獨不可言先耶傳文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小註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蒙引曰格物是積漸工夫致知是求到一旦豁然貫通處歷觀諸說則致知與格物亦非渾然無先後也如因一在字便謂無復先後可言則釋正心修身以下數章俱以在字代先字亦將謂正心修身等項俱無層次耶黃氏洵饒以在字為變文是謂與上先字變文而不變意也孫

子未先生亦以黃氏之說為是謂數句先字疊下文勢至此不得不變而引傳中五在字以辨之矣則時文有云至於致知欲之無可欲者亦先之無可先不得不言其所在矣似為無謂且非語氣故呂子曰時文每取欲字先字挑醒在字自為問難俗派覺可憎也

物格而后　一節

作順推效驗者訛也雙峯饒氏以上節為逆推工夫此節為順推效驗蒙引亦然仇先生辯之曰作此題者從來皆主效驗說雖本大全蒙引却與章句之旨不合蓋本文物格知至固無兩層工夫而意誠以下六項傳文各有實事故朱子將誠正修三者各加可得二字虛齋將齊治平三者亦加可得二字正見有前一層工夫方可為後一層工夫題中七個后字緊照上文二在字六先字說正是申明不可不先之意或問存疑皆作覆解上文若作現成效驗似乎一格物後一齊俱到不惟與後面傳文不合而於本題而后神情及註中可得字面俱未合矣仇先生之辨如此則順推效驗之說不可從也

以物格二字貫通節者訛也此節雖從物格二字說起其實句句皆有功效時文謂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即格其

致誠正修齊治平者而已將物格二字重提另說以貫全節則
似明新之功一物格後便可了矣徐健菴先生文字起處雖亦
另提物格然中間明新分比仍各還他實義不失六句次序則
立格既妙而說理未嘗不精也時菴許先生作亦爲合解評之
者曰七后字惟首句無節次知至以下各有工夫故詮訓可得
二字若如時說則大學全功止在格物下數項可無事耶且聖
人亦何必多此一番話也文將序不可紊件發功不可闕兩層
勘發足醒從來積夢良然

自天子以　一節

單拈天子立說者訛把天子庶人對說者亦訛也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是統天下之人而言之耳連諸侯卿大夫士皆在其中
即就天子庶人言之天子當以修身爲本庶人亦當以修身爲
本也時文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爲本者
然呂子嘗已駁之仇先生亦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庶人無不
從事於此朱子序文從天子元子適子說到凡民俊秀正與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句相發明向來多歸重天子混涉建極歸極
上行下效話頭非其旨矣又有將天子與庶人交互對言若不
知有諸侯卿大夫士者亦脫却自字以至於字包括之義聖人

原是遍敎天下作者僅及天子庶人無乃不可乎
兼就格致誠正說本字者訛也修身爲本是爲齊治平之本不
是爲格致誠正之本故晩村曰本字對國家天下說不可對物
知意心說時文每竝提以出本字最爲無理也仇先生自記曰
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此欲於一句
中該括七條目故循序而及之耳其實題內本字緊對末而言
是從家國天下標出修身爲本豈可混將格致誠正與齊治平
兩路平列乎時文沿訛不覺今將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還在
前幅於後段補足格致誠正庶幾不失題位而語意亦免脫漏

觀仇先生言則書理作法俱得之矣
空就修身說爲本者訛也此題文字有謂天子有身庶人亦有
身故皆宜修竟不照齊家治國平天下說者則是以修身爲貴
非以修身爲本矣蓋爲本者是先自治而後治人非僅自修其
身已也或疑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事也卿大夫且無
與焉況士庶乎此由未認章句序中自天子之元子衆子數句
說話耳且朱子於或問曰大學之敎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
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將有天下國家之責
而不可辭者則所以素敎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

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淸其源哉觀此則或之疑可釋也折㫖曰天子有天下國家者也公侯卿大夫兼有國家之責者也士庶人有家者也其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故皆當以修身爲本如此疏說更有分曉矣此題文字糊塗者甚多天蓋樓所選秘君史君兩作及仇子與許時菴先生者見得明說得當耳

康誥曰克　　一章

括三聖立論不括三書作斷者訛也嘗見此題文字多就文王商湯帝堯言之謂帝王性反雖殊皆是自明其德耳然觀末節

註云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則皆字是統康誥太甲帝典三書結之非指文王商湯帝堯三聖斷之也若就三聖而言則註中皆字之下着不得一言字矣故顧麟士先生曰章句皆言言字照上三個曰字也蓋傳者是引書詞以解經義若曰三書所言皆是聖經所謂自明其德之意也蒙引存疑皆如是解而時文何以多就三聖言之耶明文陸樹聲先生文字只括康誥等字發揮溫仁和先生程文亦然今文許君諱承宣先生者曰德以明爲量使德有明有不明則或周書之繁重者然而商書之簡肅者不然也或商書之簡肅者然而虞書之渾噩者不然也玆則合三書以備參之何其世異而言不異歟此亦是就三書作斷不括三聖立論也又有將三書三聖並說如陸雯若先生評萬曆丙子陝西程曰借証三書以見非一人之私言歷舉三聖以見非一人之私事者亦爲夾雜矣

皆自明也　一句

重講自字者訛也自字是對新民而言明德乃自己之事故曰自明自明云者卽明明德之說耳傳者語意只重皆字不重自字時文將自字着力看作爲仁由己之說見得無容旁貸不可自諉者皆是大全玉溪盧氏雖有此解却不可從故蒙引曰着

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爲仁由己釋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己德二字尤可見存疑亦曰自字輕玉溪說不是矣仇先生曰自明二字大全小註看作爲仁由己之意則自字是責成自己之意不知傳文上下貫通說自明正與新民相對照此是蒙存之說也篋中集評曰臨川吳氏以自明與自新側看吳氏李子以自明與新民對說自字頗覺無力不若玉溪盧氏爲仁由己之說其義較長也此論作文之義固然於傳者語意得無有不合耶

湯之盤銘　一章

單拈新民者訛也此章雖釋新民而末句無所不三字却兼自新而言故註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因釋新民一語遂不敢拈及自新則不但與註語不符而於本文無所不三字亦說不去矣故艾千子謂摘出新民爲主者非也然翼註又云自新新民亦不平當歸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不用其極方融史君諱燧先生文曰就民而圖之者其事專於爲民也不就民而圖之者其事不專於爲民而亦卽以爲民也陳君諱逵先生者曰君子內而修其身以端其新之之本外而治其民以盡其新之之道皆是平分自新新民却以新民

作串此爲兩全法也湯宣城文以自新貫下新民新命艾千子雖贊之曰自新之功正所以基新民之化而收新命之效篇中以新民作主而以自新爲重最得大意此說却不可從蓋此章是釋新民自新不過原其本耳非所重也

湯之盤銘　一節

單言洗心不及洗身者訛也成湯自警雖在洗心而銘於盤者却是言洗身耳蓋以洗身之詞寓洗心之意也伊見知先生文曰夫盤所以治身也於其所以治身者卽可稽其治心之學故湯之治心者不可見見其治身者如見湯之治心焉且盤所以

去垢也於其所以去垢者卽可考其去私之功故湯之去私者不可見見其去垢者如見湯之去私焉此能得盤銘寓言之旨錢位坤先生文曰心之穢也必甚於形矣對云意之修也不急於容乎此是從洗心說到洗身也顧太倉日日新二句題文曰觀乎治躬可以審於其治心對云觀其治形可以驗於其治氣此是從洗身說到洗心也觀此則正意喻意未有不兼及之者孫若士先生曰作者脫却盤銘借象儆心之意一味發揮道理欲大方耳其不大方正在於此以書理未安也仇先生評太倉文曰正希先生此題文久爲選家傳法然直論成湯之德日新

耳於盤銘之義稍畧此獨於喻言中映合正意是細心體貼文字歷觀前文與評語則時文徑說洗心並不及於洗身者似失其義矣然在銘詞之中明說洗身洗心猶欠渾融翼註曰要以污潔洗濯字面入講方切盤銘則詞句之間必於洗身洗心二義兼通乃爲得法

是故君子　一句

以自新必至新民新民必至新命爲極者訛單以文王爲自新新民之極者亦訛也此節頂上三節來上三節各有極字自新如湯之日新又新新民如周之作新新命俱是用其極者湯宣

城曰節節見極合上三叚卽是無所不用其極謂自新必至於新民爲極新民必至於新命爲極者非其旨矣此說甚是或問曰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據或問是又以極字单就文王說矣然按是故二字是總頂上文說來不宜脫却盤銘康誥存疑曰結語是故二字承上文詩意說來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謂盤銘之自新新民之本也康誥之作新民新民之事也文王之其命維新自新新民之極也此亦是或問之說耳若如此說則文王之詩能該自新新民之義傳者不必

引及盤銘康誥矣君子亦只以文王爲法可置湯武於度外矣乃傳者必引盤銘以言自新引康誥以言新民而作文者皆云後之君子當以三聖爲法何耶朱子小註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則是未嘗不頂商湯以言自新之極也自新之極既頂商湯則新民之極亦頂武王可知矣故蒙引曰此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彙解亦曰上三節皆有用其極之意非獨文王爲然但文王之詩是推極言之耳由是觀之則或問存疑之說不必泥也至於極字註訓至善此是不易之解混扯建極錫極者翼註固謂其差矣用字卽註中止字時文將用字極字顛倒亂說者亦非語氣七科墨卷選曰極者至善之謂也作者競用太極無極等語與題有何關涉耶無所不用其極者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作者多言新民不本於自新不可爲極自新不至於新民亦不可爲極此乃交互陋套於題豈有當耶又曰無所不用其極猶言無所不造其極也用字不可作實字說大全小註有用則非枯木死灰能止然後能用等語皆非是時文不知其謬而從之者多矣吾不可以不辯其言是也遍觀此題文字其弊固難以悉舉矣

詩云穆穆一節

重賛文王之能止者訛輕說文王之所止者亦訛也玩註中學者於此數句則此節本意是指示人以知所止之處耳故折衷曰不重聖人能止上只是言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以明至善之所在而示人以所當止之則蓋卽上文物所當止之處而人所當知之者也翼註云周用齋曰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之處卽庶民之邦畿而黃鳥之丘隅也此說節指最精蓋上文言民止於邦畿矣而所以取譬於邦畿者何物未明言也又說鳥止丘隅矣人不可以不如鳥矣而所以取譬於

丘隅者何物未明言也此節仁敬孝慈信方是舉例以塡實也翼註之說與折衷同解俱得其眞章懋先生三節元墨講此節云抑豈以所當止者汗漫而不可求乎過云而所當止者實不外於聖人之所止也徼云物之各有止者此也人之當知者此也誠非汗漫而不可求者矣此文爲能合解他作贊文王者甚多似失本旨又有輕說文王之所止者或謂聖人之止不過如是而已未嘗有所加也或謂聖人之止乃人人之所能行者皆於語意不合蓋傳者是言聖人能止於至善示明新者不可不及非戒其太過也是示學者以所當止之處非慮其以止至善

爲難而舉聖人之易能者告之也

提敬字作主堵訹也存疑曰仁敬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翼註曰敬字最重安止全係於此故作者於此節題多拈敬字作主然文王之止雖由於敬而傳者所引之意則只欲指出仁敬孝慈信耳觀註云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可見說統蘊紫溪曰引詩只重得個止字緝熙敬都是連及之耳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却不重此意此說覺爲得解文拈敬字作主評者便以爲扼要似不然也

詩云瞻彼　一節

頂文王敬止說者訛也時解俱謂武公是法文王敬止文王是自然而敬武王是勉然而敬也故此節文字多頂上節說來此亦關合有理但此節工夫全在學與自修兩項此兩項者是致知力行事也與主敬意無干故晩村曰通節原無重敬字意白包儀甫强以冐如切如磋八句題遂踵爲謬解仇先生於贊解元之文亦以爲包溲逵作偏也雖存疑有曰恂慄者此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此敬之發於外也然恂慄威儀是切磋琢磨之後所致乃自然之效驗不假矜持者耳故王礎生先生曰恂慄之所謂敬全無根敬止之義史靜菴云學修以後此心純是一

敬並無別物夾雜了與下句俱就成功時說不是工夫由是言之何必謂學文王敬止以爲勉然而敬耶晩村曰恂慄威儀固是存發皆敬然將敬字詮題則可硬頂敬止說武公學文王則不可其言是矣且上節是合言明新之止至善此與下節是分言明新之止至善傳者所引原有界限必將此節緊承上節以文王爲聖人之自然者武公爲君子之勉然者如明儒徐彬臣先生文把武公與文王配說到底於傳者所引之意寧有合耶蓋此節是與下節相對非與上節並列也

如切如磋　八句

不主武公言者訛也稾解曰此章引詩釋止至善如邦畿二詩俱非詩人本意文王之詩亦就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非專論文王事實也然則淇澳之詩不必拈定武公可知矣且盛德至善此君子已至聖人地位武公未足以幾此吳氏季子引武公事實以解本文非定論也稾解此說似差蓋邦畿二詩固是斷章取義而上節釋文王之敬止處便是就文王說矣雖未道及文王事實而仁敬孝慈信豈非文王之所止者耶仁敬孝慈信不主文王言則親賢樂利亦不主前王言耶親賢樂利既主前王言則仁敬孝慈信亦主文王言可知矣仁敬孝慈信既主文王言則道學自修恂慄威儀與盛德至善亦主武公言可知矣且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詩人既提琢武公則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便是釋武公也如何以盛德至善為到聖人地位而謂武公未足幾此耶嶙士先生曰仁敬孝慈信既主文王言親賢樂利既主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而不主武公言何也故無論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當謂武公即盛德至善亦當謂武公而意則有在耳此辯甚明按之大全吳氏孔疏亦俱如是解矣則稾解之說似不可從若如王敬齋論文是以詩釋經不是以經釋詩之說則莫如金會元暹前只泛說後方映合武公為得不即不離之法也然以此法論之則凡引詩釋經處皆當如是又不獨此節為然矣

君子賢其　二句

拈封建井田立說者訛也賢指嘉言懿行有師道焉故曰賢親指祖功宗德有父道焉故曰親樂是樂其遺化屬教一邊與利字以養言者正相對若封建只該得親親該不得賢賢井田只該得利利該不得樂樂矣前輩瞿昆湖文曰賢之所在則師道立親之所在則父道立樂之所在可以觀德利之所在可以觀政下字可謂恰當萬道吉先生者亦以父師德政四字分貼此俱說得周遍此題文字充棟多不能貼切與該括也

君子賢其　一句

单以後王說君子者訛也仇先生曰後賢後王註中明有分別槩涉子孫不得此說是也翼註曰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此又照註分疏明白矣遍觀先輩之文多如是說後來作者何以只說後王耶且楊維斗先生曰非以後賢分屬賢賢後王分屬親親則題解不晰蓋後賢賢賢如仲尼憲章是師其道故專以德言如周公追述文武之德及康王業之艱難以告成王是繼其道保其業故兼以功德言若只混講君子與以後賢後

王解君子不分賢親便難清晰觀此則不可以賢賢親親單言後王也更可見矣𦈢解雖曰賢親二者但就後王言包得後賢在內舊說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不可從蓋後王取法前王正是賢其賢也然據經言之固不可謂後王只親親而不賢賢也若說賢賢但就後王言便包得後賢在內則恐有所不能朱子之言豈爲贅耶然以賢賢單屬後賢親親單屬後王又似後王只親親而不賢賢矣朱子只以後賢後王並釋君子不以賢賢親親分屬後賢後王亦有斟酌則作者但不可單說後王遺卻後賢耳如先輩之文必欲分屬亦覺未當楊公於後王雖云兼以功德言而又以賢賢屬後賢親親屬後王亦爲矛盾矣。

子曰聽訟　一章

以聽訟無訟分本末者訛也大全朱子曰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爲末雙峯饒氏曰聽訟末也無訟本也王溪盧氏曰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末也使無訟乎治本也諸家之說如此皆是以聽訟無訟分本末矣惟蒙引曰不可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瞭然矣蒙引此說乃得傳者之旨說約麟士曰按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並無此解合參亦曰此章與論語不同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此以明德新民分本末故聽訟一句輕只重必也使無訟一句說約合參之解明矣而時文猶有相沿大全之說者故仇先生又辨之曰述夫子語特以聽訟引出使無訟句故傳者只釋無訟而不及聽訟混將無訟聽訟分本末不得節旨也。

此謂知本　一句

以知本屬觀此言者訛也蒙引曰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蒙引之說此字是矣時文說到知字多就觀於此言者言之似與此謂二字緊接上文語意不符說約劉先生曰按無情句申言無訟大畏句申言使無訟此謂句仍說是孔子知本而註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則此謂句下以補足釋本末意若以此字屬孔子言以謂知屬觀於此言者文法難說得順此說甚明仇先生亦曰此謂知本句是贊夫子使

無訟一言爲知本至經文明德爲本而學者當知本定須在題後找足若单拈學者當知本之意殊少了此謂二字着落矣翼註曰本卽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卽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等同蓋俱是結經文也此說似亦有見說統徐自濱曰卽使民之意而推及於畀民之本則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也此與翼註同解呂子晚村亦曰知字與經文知所先後知字相應矣時文從此說者儘多但觀右傳之四章之下只言釋本末未言知先後則此知字仍指孔子訟者爲是至有直斷使民無訟

者爲知本則尤不可從矣

此之謂自　一句

說作效驗者訛也遍閱此題文字作效驗說者十人而九由未體會此之謂三字語意耳翼註曰自謙二字今人但看做效驗了殊不知此是着力字猶云自家求謙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於好惡此便叫做自家求謙自家的不叫狗外爲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存疑曰蒙引云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謙則意誠矣此說似是而非何也蓋自謙求快足於已也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毋自欺也毋自欺卽誠意也今以毋自欺爲誠意自謙爲意誠則一是工夫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之謂三字可見只是上面意觀翼註存疑之說則知時文解做效驗者非語意也

故君子不　一句

將慎獨牽入致知者訛也獨字註訓獨知之地矣然獨知字與知爲善以去惡的知字不同故註說獨知處只言實與不實未嘗言善惡也晚村評此題文曰此句緊承自欺自謙說來意發而實則自謙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是致知甲裏

事註中知爲善以去惡是承致知說來謂旣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他人不見自已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實矣此作於辨實不實與辨善惡界頭不甚清故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兩知字又泥入致知去又有評曰今人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字遂亂拈致知其謬始於韓求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觀晚村之評則時文於慎獨處牽入致知而以爲辨善惡者誤矣

小人閒居　一節

作小人自知自覺者訛也說統許敬菴曰、誠中形外、是指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一點眞心說、良心在人、不容瞞昧、此謂誠之不可掩也、此說甚非、明言人之視己、如何又作小人自知耶、趙南星先生文、作小人覺得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者、則費曲折矣、折衷曰、人即君子輩人、如見其肺肝者、即類可以知微、由迹可以觀心也、此甚說得確當、存疑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視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皆視之之術、此於君子之視小人處、更見得分明矣、萬道吉先生文曰、自以爲不善可掩也、而不知其不可掩也、聽其言也、觀其色也、蓋而彌章、烏能飾之以爲美乎、自以爲善可著也、而不知其無得著也、察其素也、觀其猝也、亡而爲有、烏能據之以爲眞乎、此文亦是實落就君子看見小人之心說也、時文將人之視己二句、與誠中形外、俱作小人之心中自知自覺而言、恐不合解

曾子曰十　一節

作心之神明不可掩者訛也、作此題者、俱主心之神明不可掩說、雖朱子小註亦有此解、都不可從、蒙引曰、十目所視二句、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掩意、即上文所謂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說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暴著、如小人云云也、翼註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作心之神明不可掩說、實實作人指視我說、蓋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可視即屬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顯也、俗語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是此意、說統姚承菴曰、此非昭然恍然之說、亦非反觀內照之說、蓋人心纔一發念、便自瞞人不得、人之指視雖在彰灼之時、而究之在己一念之始、是即此一念之發、乃十目十手所交集處也、重看一所字便明、諸書之解、皆無有主神明不可掩之說者也、說約講云、事必有迹、實必有聲、彙解云、無隱不著、無微不彰、此俱說得着實、韓求仲先生評劉子文曰、此題不過引証誠形、則十目十手、當實就在人者說、他作歸到自心、題脈反脫、艾千子評薛先生文曰、此是承上文小人閒居爲不善來、宜重人所共知邊、不必謂己所獨知也、聖人之提醒小人、專以人共知惕之、蓋小人原不畏獨知耳、前輩已明辨之如是、時文何以必從俗說耶

心廣體胖　一句

以此句爲心正身修之驗者訛也說統引饒雙峯之言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是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但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故也此說不然蓋心正若是心之爲體無所或偏與廣字何涉身修者是身之應事各得其理與胖字何干且朱子於聖經物格節下可得二字則意誠而後尚有正心工夫心正而後尚有修身工夫正心修身之要固不在於誠意也修身章釋心不正言及有所忿懥數項則必忿懥數項不至於

有所而心乃爲正耳齊家章釋身不修言及辟於親愛數項則必親愛數項不至於辟而身乃爲修耳所以不言治病之方者蓋言心不正身不修者如此則反而觀之而正心修身之方可得矣所謂知病便是藥也何謂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耶梁君諱聯磬先生文字詮心廣攝入正心詮體胖攝入修身是本雙峯之說以爲言耳明儒與先輩者亦然惟諱遡中符公者開講雖從正身二字說起以後却不拈及也晩村先生曰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侵綽正修然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也重發斯不可耳愚謂此言潤身之學以見意之不可不誠耳說到正修總屬不必或問之說可不泥也

心不在焉　一句

以不在與有所分作有心無心之病者訛也上曰不得其正言心不正視而不見以下言身不修心不在焉是承上起下以見修身在正其心則有所卽爲不在無兩層也若從說約有心無心之說則心不在焉句又是另說心之不正與上節言心不正此節言身不修上下相承語意不合矣故仇先生曰說心不在卽從有所處看出方見心有偏係則中不虛靈而應接事物皆

失其理弊實相因若從大全兩節判分不得相承之意且亦不見心不正而身不修上下照應意也又曰心不可有偏主因指出有所之病心不可無所主又指出不在之病畢竟偏主無主不是兩病惟心繫於一偏故當用而反失其則此章句特提敬之一字以救之敬則中虛應物先無成心敬則中實應物爲有定理惟能虛故能實此欲正心者必先去上面有所之病而後心無不在也觀仇先生之說則以不在與有所看作兩橛者似不可從武曹先生曰心之不在正由不得其正焉耳必曰上言有心之病下言無心之病轉生葛藤矣于未孫先生亦曰惟其

有所是以不在說得何等直捷何至如方蛟峯硬分兩橛混入禪機茫無把捉乎此俱與仇先生之見同也毛君諱際可者此題文字頂上有所詮發不在甚是透徹觀之便可瞭然

所謂齊其　一章

以首節為身不修次節為家不齊者訛也註中雖於上節言身不修次節言家不齊然觀本文故字是承上文而言可見次節只是申明首節之意不可分作身家兩樣黃陶菴曰大全饒雙峯盧玉溪之說皆不可從蓋因誤看集註遂以首節為身不修次節為家不齊貫則兩節皆是身不修下節乃証上節語而家

之不齊意在言外蔡虛齋林次崖兩先生之說甚明觀陶菴之辯則將說不可從矣然謂二節通是身不修之事未說到齊其家者亦非蓋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家者也親愛者身也所親愛者即家也說身之不修便有家之所以不齊在內仇先生曰即此用情偏僻好惡倒置一家之中必不能整齊帖服則身不修處便含有家不齊之弊矣故註中補出家之所以不齊足之也此說誠是若章句至次節方露出家之所以不齊者亦猶註聖經八條目至下章方言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蓋必於語勢終竟處乃總其意而發之此解經之法耳若上二節只言身不修未說到齊其家上則末節不可以齊其家句無為因而至前矣先輩之文說親愛好惡處俱兼身與家說蓋為末節張本也但有謂上二節言好惡之偏則家之不齊者便在其內此又不然家之不齊是就家人說如父不父子不子是也好惡之偏是就齊家者自己說乃身不修之事與家不齊無關但家之本在身偏於好惡便失齊家之本故註云家之所以不齊也玩所以二字何嘗謂即是家之不齊乎

孝者所以　三句

專主君子身上說者訛兼就國人身上說者亦訛也時文講首

句題用移孝作忠等語之類是就君子一人身上說也此非不直截然於家國二字不甚醒貼且事君字面與天子身上不合矣又有合君子與國人身上說者卻云我行孝於家下即以孝親之道事君之類此即上行下效之說下文一家仁四句方是此意而先混講入此三句內失書次矣錢君諱世熹先生曰此言家國之理一耳集註自明若說向應感去便與書旨不合若說君子是孝若弟若慈若是將若字作人字解於文義更不通矣晚村曰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向來仍說感應者病坐看煞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

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說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卽國之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徐健菴先生亦曰要知三句只是槩論家國相通之理不涉國人并不涉君子方不復下一家仁數語觀諸公之說則書義瞭然而時文之誤可辨矣乃仇先生曰君子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忠君順長使衆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衆可使乃在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臣而不及民乎種種說不去予考大全蒙存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忠孝弟順慈惠一理君子能孝弟慈於家卽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惠者也孝弟慈君子之本身立範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衆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動衆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推言教成於國之效如此分別方見題之眞解三十年來誤於說約致晦書理爲可恨耳仇先生此說非無見也壓却未能釋然晚村曰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道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個家之理惟其

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卽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也按此則遺却人人自有孝弟慈之疑似不必矣槖解曰事君當兼臣民事長如百姓事官長小臣事大臣皆是亦當兼臣民使衆則專以臣言合之皆國人也由是觀之則此三句原兼臣民而言百姓固無衆可使也豈亦無君長可事耶則專在臣而不及民之疑又不必矣至於君子能孝弟慈於家又能事君事長使衆於國所以能感動衆心云云雖存疑亦如是說却覺多了一層曲折與所以字語意不符也仇子又曰諸侯之上有天子便是君諸侯亦有方伯之統率便是長諸侯撫御臣僕役使百姓便是衆主國君說自明不必於人臣身上上看出君長下看出衆也據此則治國君子專是就諸侯說矣而天子竟不與耶翼註曰不必說君子一身上而事君長下而使衆如此則君子便是個爲臣的了若人君齊家治國却如何不言此爲辨得有理雖蒙引曰卽就人臣言之亦無害然聖經從欲明明德於天下說到治國傳文於下章從治國說到平天下是一套事若此節說齊家治國之事只道人臣而不及人君亦覺立言爲不倫矣仇先生極精書理而此題所解雖本大全蒙引存疑之說壓却未敢從也

康誥曰如　一節

泥如字說及使衆者詘也說統曰按孝弟慈之所以能通於國者不外一個真心之流通耳引康誥剔出心誠求之一句正指真心之流貫者言之如字內便有使衆意思時文有從此說立論者不合本旨蒙引曰或問云傳者引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推之此一句只是貼如保赤子而下文云云則貼心誠求之以下只是說保赤子之道不及如保赤子之意矣看來傳者之意不重在如字上故章句只云此引書而釋之以明立敎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推廣之說不是推廣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存疑曰如字輕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或問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卽其慈幼者而推之此句在上文慈者所以使衆內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爲始是解本文心誠求之以下觀蒙引存疑則說統之非可見矣行遠集鐵菴先生評曰立敎之本不假强爲章句最爲明了頗疑或問所謂如保赤子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語與此剌謬要當以章句爲正也觀鐵菴之言則宜遵章句不宜從或問矣況或問之言實非解心誠求之以下耶或問具在取而觀之可見也

謂誠則不待學者詘也說統曰旣是本於心之誠求自然能中故曰不待學待學而能者則心不誠未有能中者也未有學養子句卽在誠求內看出時文從此說者甚多細玩本文覺欠清楚淺說曰爲其母者惟其中心愛之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然此皆自然而能不待假强爲者世豈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哉存疑曰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爲之母者苟心誠求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不遠矣然此本是人所固有自然能之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觀淺說存疑講到末句俱用然字作轉將不假强爲說在未有學養子句之內則心誠求之句只是言慈可知謂求出於誠便不待學者失語次矣王礎生曰此言立敎之本在於誠不假强爲指誠言此於註語錯會耳此題文字歸太僕者合解時文重拈誠字立論雖理易透而意則混矣至於註中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句雖在言外却是傳者所言此節之意乃承上起下之關節也觀蒙引存疑可見若不得傳者之意則覺此節爲贅文於上下兩節不相貫矣歸太僕文開講便得大旨時藝只說立敎之本不假强爲而已蓋以在識其端句爲虛語耳

詩云桃之　三節

單拈修身立說不及齊家者訛也嘗見此題文字不及齊家單
拈修身立說者多矣不知首節註中補及修身及白文內有貼
修身說者皆是推本之論耳本章却是言治國在齊其家非言
齊家在修其身故折衷曰章內說齊家處俱要本修身來說身
處則齊家跟說也若此三節单言修身則末節當云此謂治國
在修其身矣末節既云在齊其家而此二節顧单言修身前後
不相背耶金正希先生自記其爲父子兄弟二句題文曰作如
此解方是治國在齊其家不是治國在修其身亦因人之单拈
修身者多故云然耳

是以君子　一句

將矩字指衆人之心說者訛兼指君子與衆人之心說者亦訛
也註云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翼註又申之曰所以爲方者心矣
然心是何心耶蒙引曰制物者度之以矩則物方制天下者度
之以吾心之矩則天下平折衷曰我之心是矩我之心去度人
便是絜矩則矩字是比君子自己之心非比天下衆人之心也
時文皆將矩字就天下說謂度衆人之心者不合意矣存疑曰
章句推以度物自何處推自我推也因其所同則推之道孝弟
慈三者上行下效可見是人心所同欲不可使有一夫不獲者

所以君子因此上就推己心所欲以度人使人各得其所欲而
無不均之歎譬猶矩以度物使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也存疑之疏註意如此則矩字非就君子之心說耶時文皆就
衆心說者殆徒知註中所同是指衆心而未思推以度物是自
我推之耳觀翼註曰矩在心而推以絜之則矩在己不在人也
明矣又有合君子與衆人說謂以一心度衆心猶以一矩度衆
矩者矣然萬物雖衆而所以爲方之器則一而已天下之心雖
亦云衆而矩字却只比君子自己之一心不兼衆心在內也且
心可言衆而矩亦可言衆耶而時文如此說者蓋泥矩絜二字

語勢耳不知此乃倒裝文法也淺說講下節曰凡工人爲物必
絜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如此詮說方合其旨若將絜
矩二字連講則誤矣楊起元先生文字有曰吾想其以天下爲
一器而掾之於運掌之餘以吾心爲一矩而範之於曲成之內
是將矩字專貼君子之心說也汪可受先生所惡於上三段題
文入題亦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以我心爲矩而絜之天下耳是
先輩文字俱將矩字專貼君子之心說矣後之君子何以獨不
然耶至謂推國人之心以度天下尤爲非矣蓋首句固是欲釋
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意然中間三句雖說國人已有天下亦然

之意在內總見得衆人之心無異於巳是以君子推巳之心以度衆人也本句巳是就平天下上說不必復粘治國矣嘗見書解文字評語俱有謂推國人之心以度天下者故并辨之

所惡於上　一節

就君子之平天下說者訛也翼註曰此節乃絜矩模樣非絜矩之實也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蒙引亦曰此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說也章句彼同有是心數語是補足正意翼註蒙引之說是矣今觀時文皆就君子之平天下而言則所云上者是指君子何人耶說統楊升菴曰上下君臣也然則平天下之君子亦爲人臣耶似難通矣

君子有大　節

兼承好惡理財用人說者訛也翼註曰是故二字總承上好惡理財用人來存疑曰此大道卽首節絜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說來折衷曰蔡軒謂此節總承南山有臺詩以下好惡理財用人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而決其幾於吾心也按此數說俱是總頂前文不单承用人一邊說矣然據陞看來似是說約之解爲是蓋文王節是結好惡之能

絜矩與不能絜矩康誥節是結理財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則此節亦當結用人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故達說曰忠信以得繳上仁者能好惡人說驕泰以失繳上不仁者拂人之性說也至於註云因上文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者是就文王節一言得失康誥節再言得失此節三言得失而遞承之以明傳者語益加切之意耳非謂此節結自樂只以下也康誥因上文所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存疑折衷俱主承上慎獨五節而言則此節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又何不可結泰誓以下四節耶雖文王節以人心言康誥節以天命言此節以君心言君心爲天命人心之本固可該括前兩項意然理可兼通而言各有在也麟士先生曰按惟命及此節兩結束處雖自大段然以惟命傍理財此節傍用人畢竟正說其見是矣雖葉解曰此節雖結用人然道理甚闊實自樂只以下一體結之而用人自在其中麟士謂只傍用人似不必也然陞謂道理甚闊只好說其言雖結用人而意能該樂只以下耳豈必於口中總承好惡理財說耶此題文字单承用人者固少但據陞見似以单承者爲當耳然晚村曰絜矩意至上節巳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巳治人之術卽明明德

新民也又曰大道詿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巳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据聞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詿耳如呂先生言是大道不指絜矩是故二字不但不宜单承用人并不宜兼承理財也則陸有所未知而不敢質言其是非矣

生財有大　一節

頂上大道說者訛也嘗觀此題文字無論一句一節者多從上文大道說入評之者曰此大道即上大道中之一端耳又有云此大道即絜矩之道是作者閱者俱將此節大道與上節大道

看做一樣矣不知上節是絜矩之尊稱此節則對聚斂小術而言字眼雖同意思却異故先正文字惟解大紳先生合上二節者以大道字互言若此節會畧則竝不拈及上節也晚村曰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諸人必拈弄半篇出題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若果應根柢上文則陸隴張鄧黃郭名作皆爲失旨矣晚村之言如此則頂上節說入者不但意義不符語氣亦似背矣恐不可從

孟獻子曰　一節

单重不畜聚斂者訛也說統曰此節是說用人與理財相關重在不畜聚斂之臣上畜馬四句只是引起之詞此說似不可從蓋下節雖復言聚斂之臣而此節大旨則主於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耳畜馬二段亦是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何岍瞻先生曰此二節從上生財一直說下不畜聚斂之臣只是以義爲利之辨明下節雖有必自小人之文亦以淡著以義爲利之害耳大全諸儒雖多作此解斷不必用之此蓋見得確矣雖陶石簣以側重聚斂得元却不如董思白平列三段爲當故陸雯若先生評董作曰人以三段平叙爲不如元不知三

段正可作元也熊鍾陵作亦然故晚村評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单重聚斂意思自陶石簣畧過上二段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爲不易之說其實非也此用董思白法三段平出而此謂以下統承不察不畜更極緊湊自然可傳之作晚村與陸先生之評如此皆爲公論而以单重聚斂一段爲得旨者得無屬偏見耶

作大學題總辨

大學一書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其中編列具有次序此與中庸一般非若論語孟子各人各時說話可以彼此互說者比故作

經題者不可侵及於傳即作傳題者後可跟前前却不可逗後文理雖云接續血脉雖云貫通而其編列有序則言之未及者不可爲言之已及也嘗見古今刻文有拈後文於前立論者覺爲造次凡破承題固屬作者語氣開講以後則代聖賢立言矣故先輩於起處必先提清某人之言或某人述某人之言也大學文字須用聖經若曰傳者意謂等字說起方有分曉若但用且夫今夫嘗思嘗謂文法則下面雖是本人說話而起處却不知爲何人語氣矣作中庸者亦然即論語孟子非本人語氣則是記者語氣耳作叙事題亦須提清記者始於破承能分疆界

刻文多不如是甚而有曰何爲記之哉及是以記之也云云自爲問答竟與作者語氣無殊矣豈作者語氣可從破承一直說到底耶雖不提清其人者先輩亦多有之陞覺能提清者爲當耳故敢附辨於此以質高明

四書辯訛大學卷之一終

四書辯訛中庸卷之二

星江汪陞蘭友著　門再姪孫珍儒璧仝較　壎暢伯

天命之謂　一章

拈修道字貫通章者訛也衍義曰戒懼愼獨致中致和皆修道之事時文拈此二字作貫者甚多然修道原從教字推出乃聖人教人之事與君子之自盡者無干觀註以品節訓修字而及

禮樂刑政之屬則與戒懼愼獨爲不侔矣大全或問曰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則君子之與聖人品固不同而教人與自盡者事亦各别但君子致中和後已自幾於聖人到位育時亦必修道立教可知故末節集註有云聖人之能事又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若其初之戒懼愼獨者則非所以修道也雖後面修道以仁亦是自修而此章所言修道則是聖人教人之事豈可混及於自修工夫耶淺說曰戒懼愼獨者體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者體道之效也謂之體道則可耳遍

閱先輩此章題文惟湛甘泉與王君諱垓先生者以修道貼君子說其餘若王守溪瞿昆湖楊維斗蔡虛齋周介生萬道吉諸先生俱言體道並不拈及修字良有以也

天命之謂　一節

將天字作形氣說者訛也大全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爲蒙引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邵子曰道為太極蓋太極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矣所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云云也不然天何以統乎陰陽五行

耶淺說曰太極渾淪無外而理為之綱維主宰以成夫造化曰天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渾融而無間者也人物之生實二五之精凝也說統袁了凡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子思自家註腳中庸言天不指繫三光覆萬物者說正指於穆不已處說若以氣言則非中庸本旨矣遍觀諸說則時文以天命之天字與末節天地之天字比而同之者是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陳君諱祖法先生天地位為二句題文起比曰於穆之天與形象之天異形象實生君子於穆實生天地君子既通夫生於天地之天則形象反居其後此於天字方為見得分明耳說此天字

非形氣之天人多疑之不知無庸疑也翼註嘗曰此天字不是形氣之天即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如以天命之天為形氣之天則上天之天何以謂無臭耶或謂天加上字明是指彼蒼者而言陞想此乃至尊之稱與太極的太字一般非高高在上之謂也上天之天非彼蒼之天則天命之天非形氣之天可知矣何庸疑耶

君子戒慎　二句

以不睹聞為兼動靜者訛也近來作者俱以不睹該所睹不聞該所聞兼就動靜為說書解文評亦多如是據陞思之覺為不

然蓋此節不睹不聞上照天命之性下照喜怒哀樂未發與致中而天地位也下節隱微上照率性之道下照喜怒哀樂之發與致和而萬物育也兩下分照何得相兼熊次侯解末節曰位須致中中須戒懼育須致和和須慎獨蓋天地是萬物之統體故宜根戒懼主靜說萬物是天地之散用故宜根慎獨主應用說觀此則章內說靜處是就體邊而言說動處是就用邊而言遍觀各節註語俱以一體一用一動一靜分應到底若以不睹不聞為兼動靜則於上下照應俱不合矣註於三節言遏人欲於將萌於次節則言存天理之本然者以靜之時只有天理而

無人欲故也且次節言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三節言至離道之遠亦以靜時之離不過頃刻而動時則漸遠耳大全朱子曰戒愼恐懼不要說得太重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陳北溪曰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眞西山曰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不昏昧而已觀此數說則戒愼恐懼只好就靜時言之不得爲動時事也有問朱子曰戒懼是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愼獨是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應之曰然又有問存養是靜時工夫省察是動時工夫朱子曰然則動靜兩項朱子確主開說矣呂晚村曰

若截發動靜是所睹聞時反不用戒懼耶不知所睹所聞卽在下節之隱微耳蓋隱微是指發念時言有所睹聞然後發念君子愼獨正是戒懼於所睹聞也何謂所睹聞時反不用戒懼耶有謂隱微只在由靜而動之初尚未是動故此節必兼言動方見體道之功無所遺也則又非矣蓋隱微是指喜怒哀樂之發時而言喜怒哀樂之發卽是動矣故下節註云幾已動也如以發念不得爲動必見於言見於行然後爲動則其所爲動者亦宜補於隱微之後不當及於不睹不聞之先也蓋發念後方見於言與行若未發念時則已隔矣末節註於致中頂戒懼處只言至靜之中致和頂愼獨處則言應物之處應物之處不以爲動至靜之中反以爲動耶不可曉也朱子當日確主分動靜者豈無所見而必待存疑諸書之聚訟晚村諸公之論辨與顧麟士先生之斡旋耶王守溪楊維斗蔡虛齋王卜子全章題文於此兩節俱以動靜分言並無相兼之說也雖艾東鄉嘗謂兩節分動靜乃前人講章之誤然却未敢以爲然矣

中也者天　四句

謂人皆有性情之德是道本不可離者訛也上二節言君子不離道於動靜之功此節又復申言道所以不可離於動靜之故

上下原是一意講章有云況道之在人心者又本不可離也則是看作兩橛矣仇先生曰性情之德具全體而該大用本來如是特恐人無存養省察之功則大本不立而達道不行矣君子所以不可須臾離道也註所云道不可離之意須如此解時文謂本不可離者其說似是而非仇先生之言是矣人之所以謂道本不可離者由誤認兩天下字以爲人人皆有此性情之德耳不知上文言道不可須臾離者是言無時可離非謂無人可離也卽就一人言之亦不可須臾離道蓋中乃性之德和乃情之德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則道之全體大用在

於是矣未發之時苟不知所以存養之則大本有所不立而道之體於焉失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離於靜也已發之時苟不知所以省察之則達道有所不行而道之用於焉塞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離於動也註云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者是如此說則明道不可離之意者乃謂君子當戒懼愼獨於未發與發之時耳說到衆人皆有其道語意不相屬耶蒙引曰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道之體也情之德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所以不可離存疑謂此說未切矣且下句天下字註云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是就人言上句天

下字註云天下之理皆從此出則是就理言矣兩天下字所指不同安得以人人皆有性情之德解之耶仇先生曰時文因下句天下之達道是天下古今共由之道遂將天下大本亦看作天下共有之本其說亦非大本者萬事根源皆在性中也達道者有此和方能通之天下而無所阻礙陸謂仇先生之說大本者是矣達道之解猶與註云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意義不符惟存疑曰發而中節之和卽率性之道也豈惟一人所當行乃天下古今之人所當行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此方說得明白切當耳

致中和　一句

將致字說向戒懼愼獨外者訛也致字固須說到極處然註云約之是言極其戒懼耳戒懼不放便是約之非於戒懼之外又有所爲約之也精之是言極其愼獨耳愼獨不已便是精之非於愼獨之外又有所爲精之也時文有云不但戒懼愼獨而已語便有病又有謂戒懼之功皆歸自然愼獨之用亦爲無意者亦覺不切玩註中約之精之字義是說到極收斂處與渾化意似無關也然致字固宜貼戒懼愼獨說矣而註中所訓却有兩意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皆

見時文多只說得一邊耳則雖極力發揮究猶未盡其義

萬物育焉　一句

不兼就人物說者訛也時文多只就人言之不知鳥獸魚鱉咸若亦是萬物育也又有專說飛潛動植者則尤偏矣須兼首節註中所云人物而言其理方備觀中庸惟天下至誠章必兼言盡人物之性也可見

仲尼曰君　一章

作辯中庸之統者訛也此章言中庸之道君子能體之小人則反之耳是明離合非別眞假有因小人之中庸句無反字遂謂

小人欲謬託於中庸故仲尼辯之者文字多如此說然朱子從王肅本已明言小人之所以反中庸矣何必仍從俗解耶

君子之中　一節

括註中戒謹恐懼說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者訛也按蒙引淺說翼註彙解諸書俱以戒謹恐懼爲君子之德不能戒謹恐懼爲小人之心凡作文者皆遵之而晚村亦如是說矣然存疑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是推上一層工夫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單有君子之德句內又按大全朱子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則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似概指其心術而言

不貼戒謹恐懼也蓋君子德性已純學問又精故有其德能與道體相符又能戒謹恐懼而隨時處中故能中庸德就已成者言是明其爲君子也戒謹恐懼乃所以用力於中庸者耳是貼時中上層工夫說意原不同小人之心亦非謂其不能戒謹恐懼也

括戒謹恐懼貼說時中以對無忌憚者訛也麟士先生曰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而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謹恐懼麟士之解如此則括戒謹恐懼貼說時中以對無忌憚者雖陸稼書先生作亦然却爲非矣仇先生曰時中便是中節之和然必有未發之中發之方能各中其節故朱子補戒謹恐懼於平時而臨事乃用隨時處中工夫淺說曰註中肆欲妄行正對無忌憚說不以對戒謹恐懼言蓋看一行字則爲在事上矣非言小人之心也觀此二說則麟士先生之解爲確而作者何以多未遵耶麟士又曰時中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言今通作孔子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六句爲正解後蓋中無定體以下牽及戒謹恐懼者以爲作中庸

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由是觀之則戒謹恐懼并不宜搭入孔子口中矣

君子而時　一句

將時中說作權變者訛也註云隨時處中即是無時不中也廣炬訂曰時時處中正是須臾不離之旨照下無忌憚句此句便着不得游移變化等語若涉因時變通上直爲無忌憚開便門矣陸稼書先生之文說得斟酌其自記曰註中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重隨時而在不重中無定體要說中之隨處而在不說中之隨處而易觀下文無時不中可見時文竟作通權達變解誤

矣陸先生之解甚確也

民鮮能久　一句

蒙以物欲推原者訛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則下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是民鮮能之也觀下章註云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則民鮮能之故是由於生禀矣故淺說講鮮能句止云各拘於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曰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蒙解亦曰此章只言氣質而不及物欲者照下章故也而時文有兼物欲說者其或未之考耶

人莫不飲　一節

以飲食爲道不作譬喩者訛也說統曰飲食乃道中一事不作影喩說時文有從此立論者矣然大全朱子曰以飲食喩日用味譬至理蒙引存疑淺說亦俱作譬喩說則說統之解不可從矣故呂晚村曰此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近文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爲二非比喩體也俗下有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痴人夢語直腹痛也

鮮能知味　一句

謂此句專喩不明道者訛也大全晏氏曰鮮能知味以喩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此說差矣史氏伯璿嘗辨之曰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喩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道不可離之譬喩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喩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喩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史氏

之辨明矣時文有曰知味則近於明戒愼恐懼庶究顯見於隱微而能知又幾於行行遠登高將埜什一於千百然而鮮矣道其終不行矣夫此文似涉晏氏之解仇先生曰鮮能知味之知合知行二意不是單証不明一邊至下節方說出由不明故不行時文偏涉明上說者并其詳是也

道其不行　一句

頂上章知味說者訛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此說爲非蓋此章是承前章道之

不行也一邊來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是不明乎道也而道因以不行故引夫子之言以起下章舜知之能明道耳鮮能知味句是總明知恐賢不肖所以有過不及之故非单就不行一邊說也蒙引曰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又在知行之前則以此為不明者不相合矣

舜其大知　一章

謂問察隱揚執用由於大知者訛也夫子論舜大知原是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合天下以為知的意思註中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二句是正解然非在我之權度三句是旁意且前二句是

合問察四句而言舜知之大後三句是就他兩端以用中處推到舜之自知耳按大全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耳若只據一已所有便有窮盡則舜之大知是由問察隱揚執用而後成也廣矩訂引羽皇先生大知人能問能察能隱揚能執用不由是問察等乃有知之說而曰按註中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句正是能問察隱揚執用的本領世人忽過者多此蓋由錯看後註之意耳仇先生曰惟大知之人見得天下義理無窮故不自用而任人又曰問察隱揚執兩用中俱從舜之大知看出非以此成

其大知也此亦屬廣矩訂之說矣袁二虬先生文曰苟徒知自用而不知所以來天下之善則雖知如虞舜亦未必無所遺矣安在其為大知耶此說得是曉村評徐君諦春滐先生文曰舜本自知又合天下之知以為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為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他文竟似舜单靠此以為知者誤矣此却說得聖人之分量出曉村之說如此蓋因人之謂舜專資於人為知不得聖人之分量者而言耳不是言舜知之大亦非資於人也

舜好問而　一句

以邇言為常人之言者訛也凡不關帝王大畧及性命淵微者皆是邇言彙解曰註云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也即禹皐陳謨有深遠者亦有淺近者其說甚是則時文泥黃氏詢於芻蕘淸問下民之說而專就常人言者謬矣

隱惡而揚　一句

不照註中樂告以善說者訛也翼註謂隱惡揚善俱是自然而然非有心敎之樂告也此雖台得聖帝身分却於大知本旨無關須照註人樂告以善說方合不自用而取諸人意思翼註謂隱揚於大知本旨不甚緊要只因取善併及之耳是蓋未知註

語之切也唐荊川一章題文於隱惡曰毋使其有失言之悔而遂替其納誨之初心也於揚善曰必使其得爲善之利而益竭其啟沃之良謨也此能得其旨矣

執其兩端　一句

以過不及詮兩端者訛也蒙引曰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則時文以過與不及立說者非其義矣又有以中與不中分兩端者亦不合解

用其中於　一句

不就人言說其字者訛也觀饒雙峯曰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

其言則執用俱就人之言說故執其兩端二句雖是舜之已事亦爲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歸太僕全節文於執其兩端二句曰凡所以辨其孰爲過孰爲不及犂然於聖人之心而沛然於天下之故者皆自夫人有以啟之也仍必歸到人之言上甚爲有見時文有謂用人之中以還民者豈言者皆爲民乎又有以其字指舜言者是將用其其字與執其其字看作兩樣亦不可從更有文曰未用以前中在民而不得謂民之中既用以後中在舜而亦不得謂舜之中者尤涉糊塗孫若士先生曰不曰用中而曰用其中者既執兩端自有個天然中道此中不着人不着己只是至當不易之理而已王礎生贅之曰按此則上句其字指言之善者說下句其字貼中字指不易之理說紛紛之論至此定矣快事也陸謂執其兩端其字承上善言說用其中於民其字承上兩端說則下其字與上其字俱是指人之言而言上其字既有着落下其字何獨含糊且至當不易之理乃中字耳於其字無干也

人皆曰予　一章

单承大知而言予知之不知者訛也總註雖云此承上章大知而言然重在又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也大全黃氏曰中庸之

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則此章只重不能期月守句不重人皆曰予知句此章是頂前章道之不明也一邊來不能期月守者正是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與知者愚者一邊無涉不能守者是不仁也故以起下回之仁守若緊粘大知重說予知者不得爲知則與起仁守意不相合矣註中皆不得爲知也是就夫子之意而言非言子思上下相承之旨也作子思引此章文者亦重說不知非其旨矣

回之爲人　一章

兼承知愚說回者訛兼就明行說道者亦訛也嘗見時文於大

知章有兼承賢不肖說者於此章又有兼承知愚說者不知大
知章是願道其不行來蓋申言道之不行也一段則只與知愚
對照故註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此章是
顚不能期月守來蓋申言道之不明也一段則只與賢不肖對
照故註云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於大知章
兼承賢不肖說則賢不肖亦言知耶此章兼承知愚說則知愚
亦言行耶又見作大知章者有曰道其明矣道其行矣作此章
者有曰道其行矣道其明矣此皆似屬糊塗蓋大知章註云此
知之所以無過不及道知字是就舜言非就道言舜能知道故

道賴之以行耳何可兼云道其明耶兼云道明則與註云道之
所以行也不合亦與前章道之不行也不符矣此章註云此行
之所以無過不及道行字是就回言非就道言回能行道故道
賴之以明耳何可兼云道其行耶兼云道行則與註云道之所
以明也不合亦與前章道之不明也不符矣子思當日雖錯引
孔子之言却各有頭腦各有界限彼此混說則脈理恐不淸也
故辨之

按註中眞知立說者訛也顔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是
朱子推原之辭若夫子當日之意只言回之能擇亦能守耳子
思之引此者則是見回之能行而道賴以明耳原無眞知一層
意也若以回之能守由於眞知故道由此而明則此章是言回
之知非言回之仁矣與總註云舜知也回仁也之語不相背耶
道之不明章註云賢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
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是言不行者無意於
知非言不行者由於不知也不知而因以不行是道之不行也
一邊說話與此章承道之不明也一邊言者無干此章是對不
能期月守者而言則重服膺弗失句不重擇乎中庸句也人皆
以註言顔子能擇由於眞知故拈眞知重發擇字然註言眞知

原已兼言能守如何專貼擇字說耶人又謂從擇字推到眞知
方合道之明意却思道之明者由於回之行耶

天下國家　一章

泥三事說中庸者訛也存疑曰中庸要亦不出三者之外若舜
之協和萬邦文王之修和有夏均天下國家之中庸也孔子之
不脫冕而行孟子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干諫而死
蹈白刃之中庸也雖謂以三者亦爲中庸可也而謂中庸不出
三者之外則非矣註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以言乎知豈僅均
天下國家耶以言乎仁豈僅辭爵祿耶以言乎勇豈僅蹈白刃

耶且三德有知仁勇而五德則有仁義禮智信也何者非中庸
之所在耶觀下章言君子之强註云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
者則中庸不止此三事可知廣炬訂羽皇曰要知是借三項跌
起中庸之妙非泥定三項說中庸也其言是矣甞見作者於天
下國家三句即逗中庸入講已覺語氣有礙於中庸句仍拈三
事貼說尤似道理不全故郭正域先生文字註上三句只不惟
其道而惟其均云云隱照中庸一筆至末句則大概虛說不復
粘上三項也

中立而不　一句

以常能中立為不倚者訛也中立而不倚與和而不流相對和
是群以處衆流是不論理之是非而一味苟狥於人中立是遺
衆孑立倚是不審理之是非而一味偏執於已兩而字俱是轉
語和最易流與一和同了便難於遹人中立最易倚遺衆孑立
者多執已見和而却不流中立而却不倚所以為强有謂弱者
中立久之未免倒東墜西故必不倚乃可為强仇先生亦曰倚
者中立既久無定力以持之而終於頹倒如始則立於清廉而
後來不免汚濁是也若如此說則不倚仍與中立無異矣如以
常常中立便是不倚然則常常能和便是不流耶蒙引所引一

說有曰和而不流者和而不一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倚
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此說甚是雖蒙引不取謂
說道理似不宜大拘對偶然無論對偶即論道理亦當如是說
也明儒符遡中先生文起股云人莫不知獨斷之為愈也然是
非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則震撼倉卒之際有不能孤行其是
者矣人亦或有確然不拔之守也然當世之故無常形而吾所
以待之者有常規則高世遺俗之行有不能無藉而起者矣一
比挑中立一比挑不倚俱說得有分别也朱子虛齋俱以伯夷
叔齊之不從周至於餓死為中立不倚此猶未的有解者曰中
立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是也然三聖者猶皆倚
於一偏必如孔子之時方是不倚斯則見得精確矣符先生後
股云隨清和之所標亦為遺衆而守其一流之學以其所自命
為中立者猶非可自命為不倚者也與此意合國朝文字馬君
諱世俊先生者能得其解其曰以衆為非而倚於才能猶可言
也以已為是而倚於意見不可言矣觀於君子既不阿時而又
不執已何所持之甚正也此雖諸書之所未及衆文之所未言
而所見却當彼自審得明白故敢排衆論而獨抒已見如此難
題問答曰如忠孝信廉挺然異衆此立也忠孝不至於愚信廉

不至於過義所當然此中立也此又將中立字看得好了不知
此是不倚內的意思耳馬先生之文反說不倚處曰天下以忠
而過於激以清而過於僞者又豈少乎此與難題問答詮中立
處相同此說不倚則是彼說中立則非盡中立若只不隨乎衆
之意仍未說到確是處也若說衆人皆非而我獨是則無處轉
不倚二字矣中立二字原是相連廣炬訂吉士嘗曰中立二字
拆開不得单拆一中字對和字便非矣至將中字說作未發之
中者此又不足辨也

素隱行怪　一章

謂專斥隱怪者訛也廣炬訂於末句題有曰聖者直是說君子
高擡君子直爲隱怪作樣子耳又有曰此非爲中庸長價正爲
隱怪指迷此俱是謂此章專斥隱怪矣然觀各節註語則夫子
是從過與不及者說到得中上去故大全程子曰素隱行怪是
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過乃賢
知者之事賢知者固能素隱行怪不及則愚不肖者之事愚不
肖者亦能素隱行怪耶雖蒙引因素隱行怪是賢知之過半塗
而廢固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蓋過與不及是話套
字原無指定名位然既謂次節君子卽不可名愚不肖而不及
者之事總不得謂之隱怪也文字有就並斥隱怪立論者恐不
可從

君子依乎　一句

將依字與上遵字分辨者訛也存疑曰依字與遵字稍不同依
出於自然遵猶着力也時文多從此說立論不知依卽依於仁
之依彼註所云不違之謂是也所知所行皆不離乎中庸是之
謂依下文雖言聖者能之而此句却是與素隱行怪之過乎中
庸者對照只言恰合不說渾化且此章聖者亦只是就義精仁
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不說到大而化之上去也將依

字牽說遵字似非本旨呂晚村曰此緊對素隱行怪或承遵道
或雙承兩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却對過一邊說看註而
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愼獨正在裏許泛指
從違安勉亦不看癢處觀此則時文之誤者不既多耶

君子依乎　二句

以上句爲知盡仁至者訛以合下句分貼知盡仁至者尤訛也
依乎中庸只是知仁蓋所知依乎中庸而不爲素隱知也所行
依乎中庸而不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所知
者精而不惑於外誘所行者熟而不奪於私欲此方是知之盡

仁之至耳時文於上句即說知盡仁至者有矣此是侵了下句意義至於大全東陽許氏曰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上句单言知下句单言仁尤爲謬矣時文亦有因之立說者何耶史氏伯璐曰章句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爲知仁矣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史氏之言殊欠明白如

此則前三說之誤從可知矣

第一支相承大旨

中庸一部魯齋王氏固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矣此支首章總註云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以終此章之義則首章爲下十章綱領而下十章皆是發明首章之義可知彙解講仲尼曰章云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而此章又爲下八章之冐素隱章又爲上八章之結中間舜智回仁等皆君子中庸之類也智愚賢不肖等皆小人反中庸之類也素隱章復言過與不及而歸於君子之依中庸所以結上八章之意以應此章也歷謂仲尼章所言小人本文言無忌憚集註解爲肆意妄行則與鮮能之民不可同日語矣雙峯講中庸其至章曰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則是以民爲衆人不以爲小人矣且其講道之不行章曰此承上章言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則第三章是承第二章說去第四章又承第三章說去第五章以下又承第四章說去與小人不相關矣則第二章不得爲下八章之冐也素隱章末節雖與君子中庸相應然卻與首章相應非是應第二章故

彙引曰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含之意也則彙解之說非矣道其不行以下六章是分承道之不行章層次說去故各章總註俱有承上起下之語然求其相承之旨則有難於脗合者故虛齋謂不必深求只畧畧說個大意如此耳駢士亦謂彙引不必深求之說最是矣而時文之糊塗錯謬者則尤多也據歷看來須先識得某處是就道言某處是就人言又須識得孔子當日所言是如何說子思後來所引是如何說且須識得子思所引之意有見於孔子之言前者有見於孔子之言後者見得清楚不淆則能貫通無礙矣試以愚見言之第四章道

之不行也是言道不行於天下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是言人不明乎道蓋道之行由於人之明人不明乎道故道不行於天下也道之不明也是言道不明於天下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是言人不行乎道蓋道之明由於人之行人不行乎道故道不明於天下也第五章承道之不行一邊來言由人不明乎道故道不行於天下以起舜之能明乎道而道所以行於天下之意第六章註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是就舜之能明乎道而言而道之所以行也是就道之行於天下而言第七章承道之不明一邊來言由人不行乎道故道不明於天下以起回之能

行乎道而道明於天下之意第八章註云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是就回之能行乎道而言而道之所以明也是就道之明於天下而言第五章本文只言道不行於天下人不明乎道意在於言前第七章本文只言人不行乎道道不明於天下意在於言後第六章本文只言舜之能明乎道道行於天下意在於言後第八章本文只言回之能行乎道道明於天下意亦在於言後也有於第六章將好問數句為明道用中一句為行道不知首言舜其大知也與則下文正詳舜之大知可知下文正詳舜之大知則本文只言舜之能明乎道可知雖用中二字亦是行

道然仍帶在明道內耳以此節總是言舜之大知也即用中二字為行道亦非註中道之所以行也之意蓋註中道之所以行也是言道之行於天下非言舜之行乎道也或謂舜之行乎道即是道之行於天下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於天下者是由舜之能明乎道非由舜之能行乎道也安得以用中二字為行道而遂混為道之行耶如將本文用中二字為道之行則第八章只言服膺弗失而已又將何者為道之明耶第八章道之明意既可補於言後則第六章道之行意又何必補於言中也有謂回之擇乎中庸亦是能明道也若如此說則第八章是言回之能

明乎道非言回之能行乎道也回而能明乎道則當為道之行於天下矣註何以云道之所以明耶有因第七章註云能擇而不能守仍不得為知句遂以此章屬人不明道者不知總註云舉其不明之端是言道不明於天下非言人不明乎道也或謂人不明乎道即為道之不明於天下又不知道之所以不明者是由於人不行乎道非由於人不明乎道也安得以不得為知為人不明道耶不得為知是朱子解孔子當日本文之意非言子思前後相承之旨也子思前後相承之旨只取其能擇不能守言人不行乎道以見道之不明於天下耳道不明於天下由

人不行乎道則言人不行乎道便可見得道不明於天下故總註云舉其不明之端也第五章人不明乎道意既可補於言前則第七章道不明意又何不可補於言後也若第九章是承上章舜回之仁知以起下章子路之勇乃仁知與勇之過文也言有舜之知能明乎道而道賴以行矣有回之仁能行乎道而道賴以明矣然中庸實不可能仍須進之以勇至於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乃能及也此雖兼承上章而却重起下章與道其不行人皆曰予知二章同例蒙引云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則中庸之不易能可知此其相承之意也匪謂若如此說則只能承上章不能起下章矣麟士先生曰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下章此則爲得其解耳或疑知如舜仁如回豈猶不勇必又言進之以勇耶不知上二章之意只說知仁未嘗說到勇上言舜言回者不過作知仁一影子耳原不粘舜回身上說也子思之言蓋就體道者言之謂有知仁又須勇方能造道若舜之知回之仁則勇卽在其中固無庸說如下章子路之勇亦只是夫子所告者耳豈可粘子路身上說耶匪第十章朱子已總註之曰子思所引夫子之言

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章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矣而史氏伯璿又曰思常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其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史氏之疏註意如此則節節句句俱要見知仁勇方與前數章相應若如東陽許氏講末節曰弗爲素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則首節只有知而無仁次節只有仁而無知末節首句只有知而無仁次句只有仁而無知耶嘗見時文亦有從於許氏之說者尤爲非矣若未遍考大全諸解細玩各章註意則前後相承大旨不免糢糊剌謬故匪不揣淺陋歷引而詳辨之以求正於當世觀者幸勿厭其言之長詞之複也

君子之道　一章

謂爲素隱發者訛也說統曰此章專爲素隱者發翼註亦曰當時談道者如老莊列子諸家皆以道爲一於隱故子思言曰君子之道豈一於隱哉費而隱也此題文字主此說者甚多却不

可從蒙引講前章曰此隱字乃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次章
費隱乃隱微之隱是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由
蒙引觀之則以此章隱字牽合前章隱字似覺不當且朱子明
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則重在費字見得道之無乎
不在耳與素隱意何干考之諸書說統翼註而外則竝無此解
也

費而隱　一句

對說費隱者訛倒說隱費者亦訛也此節雖兼言費隱而次節
以下俱是形容其費耳但費之所在卽隱之所在故註節節補

出隱來究竟明道不可離之意則重費而不重隱也時文有將
費隱竝說到底者亦有交互言之者俱失輕重又有先提隱字
然後轉出費字者則是隱而費矣更非本文語意徐健菴先生
文字起比從費說到隱次節以下俱只言費結處方又補出隱
來可謂得解得法吕晚村曰費隱平舉互舉固皆不是卽而字
轉側紆廻亦寫成兩片矣看得卽費卽隱纔合觀晚村之言則
時文之說錯者固不一矣

夫婦之愚　二段

將夫婦帶說聖人者訛也翼註曰是夫婦中之愚者不肖者時
文云愚如夫婦不肖如夫婦則聖人獨不在匹配乎說約亦曰
聖人與愚不肖字對照不是與夫婦字對照蓋聖人亦夫婦也
向來文字多從此解於夫婦處兼說聖人專以愚不肖貼說與
知能行王卜子先生者承題亦云夫婦中有愚不肖有聖人仇
先生且批云極是矣而以賢愚之似不敢從道之不行章言愚
者不肖者有兩者字是指人言此無者字是指夫婦之氣質言
猶云匹夫匹婦之愚不肖耳夫婦卽對聖人非夾聖人在內也
故本節註語與末節本文俱言夫婦竝不拈及愚不肖字然猶
曰近自夫婦居室之間及造端乎夫婦俱是言君子之道非言

人也而十三章總註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
人所不能則亦明是以夫婦對聖人說矣戴雨章先生文字徑
拈夫婦言之豈無見耶

天地之大　二句

專就寒暑災祥說者訛也嘗見時文只就寒暑立論或兼災祥
立論耳不知註中已自兼言覆載生成矣如何遺却且註下一
如字則覆載生成與寒暑災祥猶不足以盡所憾之事也况專
言寒暑災祥而遺覆載生成耶蒙引全照註語作解唐荊川文
字亦全照註語立論人或未之考耳

故君子語　四句

作人語君子之道者訛也翼註曰不是君子語大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者言之說約亦曰勿誤講作君子語大是於君子之道而語其大時文多從此解據歴看來本文明言君子語大矣如何不可講作君子自語耶豈子思文法猶有不通必經後人筆削乃可解耶朱子或問曰君子之語道也淺說曰君子語其道之大也俱是作君子自語矣王守溪湯睡庵先生文亦然仇先生評楊維斗先生文曰常解作子思自語君子之道此竟作君子語道說於本文較順其說

是也且曰道備於君子則言之自極其詳盡則更不可不就君子自語說矣就人語君子之道說於理亦無礙也但按本文似爲添設耳

大小混說者訛也大須聖人天地不能盡來是言其無處不包也小須夫婦與知能行來是言其無微不入也原有兩意盧文子先生曰大亦小也小亦大也大亦莫能破也小亦莫能載也難題問答贊爲此論至精竪不知其解也大是統就全體之廣闊言非細密也何得謂亦莫能破耶小是单就一處之細密言非廣闊也何得謂亦莫能載耶彙解曰語大語小不平就大中見其小言其體段極大而其中又極周密無滲漏也後章洋洋優優二節亦然此則說得是耳蓋洋洋二節俱是申明聖人之道之大而優優節亦以大哉稱之也

詩云鳶飛　二節

將詩云節单入造端夫婦或偏貼察乎天地者皆訛也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天地不知能有憾及語大數句詩云一節卽總括於其中蓋詩云原是總証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也有以鳶魚爲小者將詩云貼入造端夫婦句內者固偏卽因上下察字與察乎天地相似將詩云節貼

入察乎天地句內者亦謬蒙引曰鳶魚一節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新安陳氏獨以屬之遠大者似欠精切其說是矣

君子之道　末節

就體道說者訛也註中有結上文三字則此節確是就道說不就體道說矣有謂此是君子體道之功造端猶云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及其至是言君子體道之至察乎天地是從君子工夫到處見得此蓋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是君子分上事與上下察專

言道體者不同此說是將前後兩個君子之道兩個及其至也兩個察字看作兩樣且與註結上文三字不合矣王礎生先生曰按艾千子竟將君子用功言之不是泛講道體造端夫婦即戒懼慎獨喜怒哀樂屋漏敬信之事察乎天地即天地位萬物育民勸民威天下平之事近日呂晚村亦主此說蓋空結上文未免複衍而少精義耳歷謂此是子思收拾上文二三節意而總結之極贊其費見得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而存養省察之功不可有間也極口指示學者有無限神理在內豈複衍便少精義耶晚村評黃汝憲先生文曰人皆抹註結上文三字偏要

說到君子身上以為複衍無意味也看此文只在上文提闡只在道體立說意味却恁地無窮然則彼所畏複衍者只是不曾見得[illegible]上文中自有許多道理耳由是觀之則晚村何嘗主千子之說耶又評楊演先生文曰或云申明道不可離即拈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吾正謂申明道不可離不可拈體道說耳晚村之評是如此說觀天蓋樓可見礎生誤認體道字為道體字因引以証亦主千子之說而冤枉了呂先生耳仇先生評周君文曰自夫婦說到天地申

結上文之意總以見道之無往不在人不可有須臾之離耳先言道體以結前意補出體道工夫以足勉人之意立言獨見周盡觀此文與評則書解作法俱可得矣其評庚先生及其至也二句文曰依註當就道體自然充塞者言此看作君子工夫察乎天地乃湛甘泉先生說也存此亦備一解耳是仇先生亦不以作體道說者為正解矣但又曰空說道體易於浮泛故直貼君子身上乃文章變通之法歷謂文章原以明道豈可因易浮泛遂不論聖賢本旨而為變通耶評周介生文曰此節主工夫講本於湛甘泉先生按大全小註中亦有此說竟就用功立論

作者固自有據然論小註即朱子亦有未定之見說本於此雖云有據似不可從評王先生詩云二節文曰朱子或問云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據此則實就用功說原不悖於朱子也歷按或問之說是從言後補出用功耳竟就用功上說似非朱子意也仇先生於書解固已見得明確但就文論文故為此圓通之說耳

[illegible]造端乎夫[illegible]三句

互言夫婦與天地者訛也翼註曰夫婦天地皆以陰陽配合而

生生不窮者也對舉而言之見得化育之功不獨在造物匹配之義不獨在人倫天地大夫婦也夫婦小天地也此說不然造端夫婦照前與知能行只就人倫日用上說與配偶意無干且言夫婦者是原道之始言天地者是要道之終舉首尾以該中間不是專言夫婦與天地也故陶先生及其至也二句題文承上落下處曰造端乎夫婦則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凡倫類之自小而大由一本而分爲萬殊者夫又何彌綸之弗徧乎自居室而家而國自家國而達諸天下凡事物之相緣而及合萬殊而還爲一本者夫又何布濩之弗周乎此

用朱子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之意補出中間許多來誠有見矣時文有本翼註之說者恐不可從

道不遠人　一章

括忠恕作貫者訛也說統曰通章重在違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爲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也說統之解如此雖云重在違道一句却是以忠恕爲主文字括忠恕作貫者更多矣然曰發端云者是何謂耶細思次節似無關於忠恕也仇先生曰此章忠恕是本領而實落體驗忠恕又在人倫交際處愼其言行是仇先生亦以忠恕爲重矣然如此說則次節不將竟無着落耶蒙引引大學求諸己而後求諸人云云以所求乎子一節爲忠恕之事猶爲可通至引孟子逃墨章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云云以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亦爲忠恕之事則又不合蓋改而止是不欲人遠人以爲道耳非恕以待之之謂也細玩通章語意仍似註中分三段者爲是大全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雲峯胡氏曰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

人以爲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淺說於二節曰以治人言之三節曰又自愛人言之四節曰又自責己言之折衷曰首節言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下歷引治人愛人責己之事以明之以上諸書皆是照註作解矣但說統謂此三節只是一滚說下勿得將治人愛人責己作三平看翼註亦如是言似說得是故孫君諧在豊先生文字平列之中仍自逃說耳

故君子以　一句

作君子自治者訛也以人治人看註中數其字是就君子教人

言之折衷翼註諸書皆如是說也史伯璿以朱子語錄及我自
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的道理來治我只是將我自有的道理
自治其身而已之說作君子自治言謂上文人字是以人對道
而言初無以已對人之意可見人亦已也君子以人治人猶曰
君子以在已之道自治其身之意耳下文忠恕卽是以人治人
之工夫此說非是上文人字雖不專指他人然此節註中有數
其字則非指君子自已可知朱子語錄是推廣言之耳非正解
本文也何得以此爲証耶洪君諱圖光先生一節文字作自治
言仇先生嘗評曰此條依註作君子敎人說然求道次第決無

不先自治而急於治人者大全史伯璿作君子自治以人道治
已之爲人誠有獨見文特獨出新裁人或譏其叛註吾則取其
翼經矣然旣謂上言人不可遠人以爲道此言君子不欲人遠
人以爲道意自相承總是明人不可爲道而遠人耳似不必拘
治人治已之先後也王礎生曰依註作君子敎人上說或云決
無不自治而治人者然此節言治人治人本於自治故下節接
出忠恕註原不差此主敎人之說是矣而以下節是言自治則
猶非也下節是就人而泛論其理耳豈言君子自治之事耶又
有將治已治人對言如韓先生作是也仇先生評曰以人治人

依章句作敎人說但上文道不遠人及人之爲道兩人字俱指
在已者言大全史氏將此句人字與上文一例看據此則君子
以人治人只是君子盡人道以爲人耳此文後二比兼已與人
說似叅章句大全而並用之矣則兼說者似爲兩全然陶先生
以育德振民分比何岷瞻評曰治人兼指自治未免復下所求
乎子四段雖語錄有之然非正解本文之意也以此微可議此
評又似說得是耳翁賓林先生作則專主敎人言之覺爲合解

忠恕違道　一句

就安勉立論者訛也有以道爲自然忠恕爲勉然由勉然而幾

自然爲違不遠者不切題解仇先生曰大公無私物我一體之
爲道盡已推已去其私則漸與道近時文只就自然勉强較量
遠近而不向公私上勘透不遠真理所以多涉影响此說得確
又評張素存先生一節文曰論語忠恕與此處忠恕分別安勉
程子說也然此處不在安勉上分道之離合只在公私上見道
之遠近此正欲人推廣同然之心時時克去私意耳此更辨得
明快矣說統曰或云安勉或云公私皆屬添入看來只當在心
字上討滋味此說更爲影响蓋忠是盡已之心恕是推已之心
拋盡已推已而只拈一心字如何完得忠恕實義時文虛衍心

字了事者覺無謂矣

施諸己而　二句

以不願爲忠者訛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則亦無可推者矣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則忠恕二字是總見於不願勿施之中矣史伯璿曰施諸己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眞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眞心也此眞心非忠之未發者乎折衷曰此二句本是恕之事而兼言忠恕之事

者蓋己所不願處無一毫虛假便是忠也史氏折衷之說是以不願爲忠勿施爲恕矣與經註皆不合解蒙引亦云忠字雖均曰盡己之心然却有二義如爲人謀而不忠乎臣事君以忠之類以盡己之心盡字須要做着力自盡說若忠帶恕字言則所謂盡己之心者蓋自然而盡故曰中心爲忠也如施諸己而不願那不願處便是忠也存疑駁之曰如此則忠人人皆可能也人皆有所不願亦無不盡者而爲學者之事何耶又謂聖人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何耶且能忠自能恕人不能恕由未能忠耳夫既能忠又有不能恕何耶駁之如此可謂明透明

朝先輩有以不願爲忠立說者今人猶復宗之蓋亦未看存疑而已矣

君子之道　一節

以施諸己二句爲恕之事此節爲忠之事者訛也此節照註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則與上文忠恕無干如以忠恕作貫則此節亦當兼忠與恕而言之故翼註過此節云是忠恕也乃丘之願從事焉以學爲君子者也饒氏謂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之本者也此說爲不然矣史伯璿解忠恕違道不遠句曰忠恕是盡己之心

推己及人之事故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史氏之說如此是兼忠恕而言之矣何得以上節屬恕此節屬忠耶然據匪看來不願勿施則所願宜施可知也施其所願已在勿施不願之中此節言及于臣弟友似是說統所云詳言忠恕之事耳以上節爲己所不願而勿施於人者此節爲推己所願以施於人者亦覺未當

不顧乎其　一句

不就境遇說外字者訛也淺說曰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非我所能與者則悉以聽之而我無容心焉折衷曰盡吾分內事而已舍此而係於天人之不可必者皆外也何恭焉則外字是指功名富貴而言與君子思不出其位意不同觀下文不陵不援不怨不尤及俟命反求可見說統苟非現在卽道德仁義皆外也之說謬矣此題文字曹大章及胡有信二先生者說得明白蔡自強先生文中甚勞甚借及甘於位內之閑曠因不託於位外之擔當云云則說錯了近來試牘有將已往未來

翻剔外字者曰最難解者惟此昔日之圖維然以今日視之殊非亟務也顧何庸也最難釋者惟此異日之營爲然以目前視之殊爲可緩也願奚爲也此亦與蔡公同解無論一節一句題文多是如此立論雖名公如陶先生者亦主此說故何吡瞻評之曰與題意不相涉也翼註曰外與位是個屢遷不定的如位富貴則貧賤爲外位貧賤則富貴爲外此說亦非

故君子無　一句

以能盡道爲自得者訛也蒙引曰所以自得者以其道之所在而安之吾何歉乎哉存疑曰無入不得者道焉而已苟道存焉而心安之又何不自得之有折衷曰隨時隨處各安其所當爲而無不足於心也觀此數說則是隨處有道當行而可安可樂非到處能行其道而不怍不愧也彙解曰自得二字從憂勤盡道來道盡而心無歉非逍遙出世之比陸謂說逍遙出世者固非卽說道盡無歉者尚隔一層彙解所云隨所往而皆盡其道則隨所往而皆慊於心不如淺說所云道無往而不在心無往而不樂者之爲當也羅洪先先生一節題文能得其解翁先生本句者則似涉彙解之說矣

子曰射有　一節

謂夫子本主君子說者訛也合筆評云夫子所言本主射說中庸引之則主君子說蓋識得射之似君子者在此則君子之素位不願可知此說甚明諸黍曰似君子不是比射於君子當以君子爲主猶云君子之用心無可似之者惟射有似焉則不合夫子語意矣何吡瞻先生曰言此節當從射說到君子者不惟闇於觀書抑且昧於行文卽使夫子爲射立言亦當先從君子說入況絕不爲射乎陸謂行文固無常法觀書則有定理先從君子說入可也若謂夫子立言之意絕不爲射則似非矣艾千子評顧君文曰方是射似君子若他作則君子似射耳蓋中庸

引語似君子爲主若夫子初語則以射爲主也又評陸君文曰夫子當時特論射耳中庸引証意當於首尾見之仇先生評黄蘊聲文曰前後專論君子以發章意中間專論射以還題面賓主之法最明觀艾仇兩先生之評則書解作法皆得之矣

謂此節是言立命不徒俟命者訛也註中明言以結上文之意則此節是頂居易俟命總束素位不願二句也前後只是一意原無兩層艾千子曰引子言以証明正己不求又不是一味聽命也是將此節作進步語而於註意不合矣考之大全諸書茲無此解惟說統曰此節正與上文俟命之說相發明蓋上節說

君子居易俟命似乎君子一聽於命自家沒了主張不知工夫全在正己上故點出反求諸身四字正與正己相應陸謂居易是素位而行俟命是不願外素位而行是主盡道而言則居易亦是主盡道而言也蒙引曰舍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舍居易無可言俟命則居易以俟命便有反求工夫在內原不是一聽於命也何必另作進步之語以失朱子之意耶不求於人是明不願乎外正己二字是帶素位而行言之觀翼註曰正己不求於人便只是反求諸身也則以反求作正己之功謂能反求而已斯正者非矣且通章大指在素位而行二句上節是合申此二句此節是總結此二句原非单重正己二字也則將反求牽合正己者已非語意况復看作兩様耶爲此題者多言修身立命不徒居易俟命以爲得解評者亦持此論匪却似覺其非也

辟如行遠　一節

謂遠高即在邇卑中者訛也玩兩自字是從此到彼之謂則高遠與卑邇境界原自不同以道言之不無淺深之別亦猶是也蒙引曰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門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

至於行之極觀始字盡字極字則亦是屬兩境非指一處也明矣孔子下學而上達雖上達之理不能外於下學之事而下學之時豈即臻乎上達之地耶說統曰指出一個自字不是由邇而至遠由卑而至高乃是謂行遠只自邇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又曰君子之道自邇足矣不必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如此說者皆爲不是時文亦云道無所爲遠也邇焉而已無所爲高也卑焉而已然則千里之域即在几席之間而人不必出門耶太山之境即屬丘垤之下而人不必登山耶似不可解陳應中先生文曰行以遠爲期而自邇則行之始登以高

爲極而自卑則登之基又曰天下固無邇不能遠卑不能高之理而亦無邇之卽遠卑之卽高之才此方說得無弊也或者曰父母之順不外於和妻子宜兄弟豈非高遠卽在於卑邇之內耶不知人於父母原有所以事之之道但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則父母亦不可得而順耳若順父母者惟是妻子之和兄弟之宜而已則和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何以謂之不孝耶

詩云妻子　一節

卑重兄弟者訛也周公之詩本爲兄弟而作子思所引則以兄弟妻子並証卑邇原無輕重故饒雙峯曰詩重兄弟然義取斷

章乎說亦可也時文側重兄弟帶言妻子不合子思之意或因前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以妻子爲主輕帶兄弟者則尤謬矣又有將周公當日情事敷衍滿篇則於子思所引之意亦似無交涉耳

子曰鬼神　一章

以此章爲對隱怪言者訛也夫子是明鬼神之盛以見誠之不可揜也遍觀此題文字多對怪隱而言似爲世之疑鬼疑神者發細玩通章語意殊覺不然夫子所言是統論陰陽合散之德使天下節不過卽祭祀之時以驗體物不可遺耳在上左右之鬼神已包於體物不遺之中原無兩樣總與俗人所談者無關必將俗人所談者以爲聖人所辨似屬無因至前艾千子曰此章書作文者皆支吾牽强又曰學者只因祭祀之鬼神與造化之鬼神橫分大小橫分疑信遂致語詞支吾良不誣也

將鬼神看做數樣者訛也嘗見時文之中有謂祭祀之鬼神與體物之鬼神有氣機寬息之分格思之鬼神與祭祀之鬼神有壇壝屋漏之别是將一章鬼神看做數樣矣似屬支離體物之鬼神固是陰陽合散之所爲者然第三節云使天下之人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也則其祭祀之鬼神凡天地日月風雨

雷霆四時寒暑山川社稷五祀祖考皆在其中獨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者耶翼註曰看來鬼神體物是鬼神卽在物中此承祭之鬼神還是與物爲兩者此說固非卽存疑曰此亦舉祭祀一端來作証耳要非正言之鬼神也此說猶謬惟說統謂此節是就上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祭祀時一種流動昭著發見精神處以爲體物不遺之一驗者爲得解耳則祭祀之鬼神與體物之鬼神固無兩樣矣大全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固非亦盡抹詩屋漏之云是言格於幽獨之中本不謂祭祀也然存疑曰神之格思之神亦卽此類之神但不

就祭祀之時言耳則格思之鬼神與祭祀之鬼神亦無兩様矣艾千子曰凡聖賢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有即如此章統論陰陽合散之德而插祭祀一段以証之不必言何爲鬼神何爲祭祀之鬼神也只於祭而驗之於詩而驗之便活潑不沾滯艾先生可謂見得明說得透也

重拈誠字立說者訛也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雲峯胡氏亦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故文字多有重拈誠字立說者亦爲有識但夫子當日似是論鬼神非論誠也子思引之亦以明道之費耳存疑曰以鬼神明道不可離之意蓋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即道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尤見道之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臾離也由此觀之則與存誠意無干若夫子言及誠之不可揜者鬼神原是實理故云然耳子思所引之意却不在此一字上也有謂中庸以誠立教而發其義於鬼神者似隔一層

以此章爲下二章張本者訛也此章原費隱章來前三章言費之小者後三章言費之大者此章包費之大小而言子思於前後相次各有大指故仇先生曰總註云兼費隱包小大則此章原爲中庸一大關鍵接上起下意思無窮也則有謂此章論鬼

神而及祭祀是爲大孝達孝郊社禘嘗張本者殊不切意且夫子之言前後未必同時子思引而次之耳嘗見作此章題者竟將前後數章說話入講亦覺不倫至以子思之言入於夫子口中則尤不可解矣陳介眉先生曰此章入全部語亦成套徑況在夫子口中更不宜牽帶其言是也

鬼神之爲　一節

以德字照誠字謂誠爲鬼神之德者訛也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於是二氣往來屈伸而成鬼神則鬼神之所以爲鬼神者誠而已矣末節誠字已伏於鬼神二字之中故言其德之盛之後即指而歎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也至於爲德二字註云猶言性情功效似即貼盛字言之蓋照體物不可遺說也故存疑曰性情猶言才謂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翼註曰先輩云鬼神之爲德只是鬼神之爲鬼神最妥觀存疑翼註之說則德似不可以爲誠矣大全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此說恐非本註解爲德曰猶言性情功效則小註所言或屬未定之見耳以德字照誠字謂誠爲鬼神之德者十人而九雖先輩有不免焉然細思之覺有未合

視之而弗　一節

以弗見弗聞與體物不遺分說德之盛者訛也。蒙引講首節曰盛字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日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存疑曰體物不遺是德之盛視之弗見二句是鬼神之為鬼神也觀此二說則鬼神之盛處在體物不可遺一句耳且觀末句不可掩只頂顯字言之可見仇先生文以不可窺無不偏分說盛字及黃君諱雲企先生者有云德之滯於有者未可謂之盛德之淪於無者亦未可謂之盛俱似欠分曉矣。

使天下之　一節

謂有其誠斯有其神者訛也。使天下之人鬼神使之也使字重看見得鬼神之靈能使人如此洋洋亦重鬼神自著上若云有其誠斯有其神則使字作何安頓故蒙引曰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中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為體物而不可遺者矣湯臨川洋洋二句題文曰雖瞿然若見其似者承祭之心要亦鬼神之流露不可誣也雖肅然如聞其聲者。承祭之心要亦鬼神之洋溢有油然也。艾子評云方見時說因人有誠方有鬼神者非是此作者闡者俱見得明也。姚馥先生全章題文講使天下二節曰盼享之下主鬯者自表裏之俱肅豈非以鬼神無有不在之時乎抑戒之旁修心者且形神之交餘非以鬼神無有不格之地乎此更說得清切有云須知人心中自有一點靈動處連那齊明盛服亦是體物不遺處又云以人心之鬼神感天地之鬼神故有觸斯應者皆屬混談。

詩曰神之　一節

以此節與上節作對者訛也。抑詩所言雖不專指祭祀然夫子

引之。却只以証上節之意不可度即上洋洋如在也。不可射即上齊明承祭也淺說過文用一故字接去淺得其解蒙解曰鬼神之體物豈獨祭祀時為然便非語氣翼註曰意雖証上節實重証體物不遺其說固是但時文中必以體物不遺作總而曰一証之於祭祀一証之於詩言則與引証上節之意不合故介眉先生曰承祭一証抑詩再証須分得清楚。然泥此將語氣劃開便成學究也。

夫微之顯　一節

以此節為推出誠字者訛也。誠字雖始見於此其實首節鬼神

二字中已自有了此節只贊其不可揜耳玩如此夫三字可見眞註曰如此夫三字乃結上文口氣勿作推原其言是也若以誠字爲重則另出之可耳既出誠字之後便宜接說不可揜矣偏觀時文多從不可揜說到誠上理雖無礙但與如此夫語氣不合耳明儒顧子瞿子之文皆合咏歎語氣不作推原體會獨眞

將微字誠字對說者訛也夫微之顯只重顯字不重微字故下不可揜只頂顯字說也新安陳氏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此說差矣誠字是

鬼神之所以爲鬼神者微字是指不見不聞說耳豈可以之作對耶玩一之字即將微顯對說者亦非語意故文存有評曰顯即在微內誠字不過實有此微之理不可揜即顯耳諸家分貼互異皆不可從也

舜其大孝　一章

專就舜說者訛也大全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証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據此說來則只首節說

舜言耳次節以下則泛論矣故題矩君常曰中庸特借舜說個影子下便推開虛論四故字方有着落蒙引講次節亦曰此及下文皆是因舜之事而論其理非專就舜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証其實也淺說講完末節之後方繳到舜中間於次節下並不粘舜身上則爲一章題有專就舜立論者覺不合解

紐說虞周者訛也有因第一節言舜之事第四節引周之詩遂以虞周紐說成文者不知次節以下已自泛論不粘着舜至第四節不過引詩之詞爲大德受命之証耳原非以周對虞也虞

子浙江詩曰二節元墨得解原評曰本題故大德與前故大德緊相呼應嘉樂之詩特因前言因材之天意借詩指出申命之天以見凡大德受命總非無因主意原非稱周亦非專指有虞不特周家事實不宜混入即有虞必得之故亦只可一筆帶過若將虞周何以修德何以受命兩兩較量殊非此題本旨援証疎朗不牽引周事亦不過纏虞舜槩論其故而稱虞舜之意自悠然言外僅得此文其評是也章素文先生評之曰嘉樂節不過作大德必得証佐點染周家故實陪件舜孝便是一紙萬重此亦說得確矣由是言之則詩曰二節尚不可以周與虞紐說

況爲一章題而可紐說虞周耶

舜其大孝　節

謂舜之德福皆由大孝所致者非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爲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尙謂之孝舜德爲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尊爲天子五句皆孝之目由是二說觀之則德福兼隆乃大孝之實也近來有謂舜是以孝成其德非以德成其孝舜之大孝卽是德爲聖人下文大德卽是大孝尊富饗保乃天之所以報孝子者呂晚村仇滄柱何屺瞻王礎生先生及諸名公俱主此說愚却有所未曉前章舜好問四句是中言大知之實則此章德爲聖人五句亦是中言大孝之實語意同一例耳前章是由問察隱揚執用以成大知非由大知以能問察隱揚執用則此章亦由德與尊富饗保以成大孝非由大孝以致德與尊富饗保可知也晚村先生何以謂德爲聖人五句總是舜之大孝所致耶若以德爲聖人句卽指大孝言之於下四句另從德爲聖人句推出雖於下文詞義可通而於本節語意不倫矣次節大德是頂德爲聖人而言聖人之德非賢

人比故曰大德與大孝大字雖同意却別也晚村有曰俗解謂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聖人何嘗不集諸福其所以獨推舜爲大孝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件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其有不同耳晚村之說似亦有理然獨稱舜之故林次崖嘗解之曰自古亦有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者矣而夫子大孝必稱舜者他人爲天子皆有所承藉未足爲尊親之至惟舜以匹夫致位天子大非他人所能比況以揖遜得天下與湯武之放伐又不同此大孝所以不歸諸他人而獨稱舜也艾子亦曰聖人而爲天子與不爲天子者多矣獨舉一舜蓋從古得天之奇者無如舜而舜能得之所以見天之可必而德之不可不盡也此二說者不亦似說得是耶如以舜是一孝做成故夫子論其尊富饗保則嘉樂之頌周王者亦引而証之曰故大德者必受命何也將謂周家亦是以孝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耶雖下章亦言武王周公達孝而嘉樂之詩却是泛誦周王未嘗指定武王也且謂周家亦是以孝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則呂先生所謂堯禹文武何嘗不是聖人云云不又有背耶又曰章意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見道之用廣也如云以聖人之

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然陛
觀總註所云乃子思引述之意而夫子當日只是言舜以德獲
福而成其大孝耳似不得以子思之意强合夫子之言也又曰
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德也以此卽爲孝則秦漢
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
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如此云云陛又覺其不然觀翼註
曰孔子稱舜不是欲人人皆如舜只是贊其爲天下古今不常
有耳則孝原非必在尊富饗保而能尊富饗保乃爲孝之大耳
何謂如此則孝非庸德耶舜之尊富饗保由於德爲聖人致之

所以可稱若秦漢唐宋諸君豈可同日而語耶雖古來聖人皆
是以德孝其親而有不能德福兼隆者矣卽聖人而爲天子者
有之而舜之得天下與他人不同從古得天之奇者無如舜欤
崖艾子不又已言之耶仇先生曰以德與尊富饗保証明大孝
乃許白雲之說不起於時文晩村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
所致是照章內大德必得令德受祿及大德受命而云然耳其
意獨有體認然以尊富饗保爲因孝所致則可以德爲聖人爲
因孝做成却不可蓋舜是生安之大聖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豈
是從孝做到聖人還是由聖德故克居大孝耳是仇先生亦以

德爲聖人非因孝做成矣五句原是一例德爲聖人非因孝做
成尊富饗保又豈因孝所致耶考之大全蒙引諸書並無此解
稽之前輩名公各文亦無此義乃後來文字多如此說而諸先
生所評俱同晩村之解必有所見但陛未能洞然故質所疑於
當世耳

子曰無憂　一章

通章作三平立論者似訛也時說於此章皆以首節文王無憂
爲大旨次節爲申言武王子述之事末節爲并言周公全武王
子述之事總以見文王之無憂也有因註中三節各言文王武

王周公之事謂通章當作三平不必專言文王串講武周者矣
大全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之事以見能盡中庸之道折衷
亦曰全章三節平看只是引言文武周公之事以見無非道之
所在艾東鄉嘗主此說所取張子侯子晃子之文俱以無憂續
緖成德平講國朝王庭先生文亦然仇先生評之曰章句明將
三聖人之事各節劃開可見只是並舉以明中庸之道時文必
提無憂作主於述中補出作於述後又補出述殊覺費手劃分
三段識高筆老歷觀前文與評則時說不可從矣然據陛言之
若以文王爲盡中庸之道則首節中不過言其父子之賢耳未

及文王盡道之事也即解之者曰既云父作之則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既云子述之則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此亦是想當然耳按之本文曾見有盡道處否且首節言以武王爲子與子述之次節便說武王纘緒明是申言武王子述之事矣末節之言周公必說成文武之德且必先說武王末受命非言其全武王子述之事而何陳介眉先生評王子文曰依註作三平還中庸道統是矣但夫子口中豈預爲中庸作傳耶況玩本文語氣下二節明承子述來必謂劃然三項者亦鑿說也註所云文王之事武王之事周公之事各就本節而言之未嘗決謂不可粘

連也正使粘連謂武周善述文王無憂亦與中庸道統何礙陳先生所言誠爲有理其自作者亦從時說徐公評曰無憂自是章旨以下二節証之耳必泥註作三節平看者非也由是觀之則時說似爲可從不必泥註語矣從傳不若從經之說施之此章尤可

子曰武王　一節

將達字解作通權達變者訛也蘊紫溪曰達孝達字是變通不拘之義觀下文善繼善述便自可見蓋以武周纘緒成德與先人守節不同故特發明其達孝見非拘常守故者可幾此說與註中之解不合吳因之曰武周所爲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或者遂以圓融通變解之不知此意自在善繼善述內不得渾說吳子之言是也

將達字牽合上章達字者訛也艾千子曰此達字根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來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天子之孝也不知上章是言周公所制之禮通行於天下此章是言天下之人通謂武周爲孝意義各殊故折衷謂此達字與達乎諸侯大夫之達稍不同也姚氏以達孝之達即上文達乎諸侯大夫之達字與註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句合壓謂果如

姚言則下文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都通上下各人說五其字不得指先王矣就是下文郊社禘嘗亦就禮制之達上下說不得專就武周本身說矣試看一章局面可作如是言否下文所制皆前王所未有的禮武周順其時因其勢本乎人情而爲之此便是善繼善述故天下通謂之孝上章雖有使人緣分自盡之事而此章卻未及此註中通於上下是照下文兩節爲敬所尊於上愛所親於下而言非謂禮制可通行於上下也

拈上章之事立說者訛也註中所云承上章者蓋因纘緒成德亦是繼述中事故下節併及之而於此節遂謂承上章耳此乃

朱子補說之詞其實夫子之意是因下言祭祀之禮而發也理
有相通意自各別因註中之語徑以上章貼說本文則非亣矣
且前後相承是子思比而次之耳夫子當日豈是一時之言耶

夫孝者善　一節

實貼武周說者訛也仇先生曰緊承上達孝來則繼述之善正
指武周說不必推開觀章句引纘緒成德而及於祭祀之禮意
可見矣此說不可從蓋言善繼善述是爲武周而言故章句引
武周事以實之耳若竟就武周說却與語次不合矣說統曰此
節申達孝二字然孝字上不必添個達字只是泛論其理下文

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折衷曰夫孝者節乃上下節之過脉不
須添達字蓋只是泛論所以爲孝以見下文武周之事爲達孝
也存疑曰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
耳觀此數說則不可緊就武周說也明矣嘗見此題文字多就
武周言之雖明朝程文亦然實不當也

以纘緒成德說繼述者訛也下文所制祭祀之禮正是武周之
善繼述處註引上章者以纘緒成德是繼述之大者故并及之
所云下文是指本章下文而言仇先生曰章句下文又以所制
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的宜指本章下文蓋春秋節是敬

所尊則禮通於上矣宗廟節是愛所親則禮通於下矣則不當
依大全小註仍在上章下文說以本題三句乃引起下文非申
解上章也仇先生之解可謂明矣若如時文專以纘緒成德詮
解繼述則春秋以下數節皆可删矣得毋爲唐荊川譏云四書
如何删却耶

有就周武取天下立說者訛也此題文字就取天下立說者甚
多然仇先生曰此節若不照下文祭祀立言專在武周取天下
發論則繼述處終不免有圖度天下之心惟以盡倫盡制當乎
天理人情之至爲善繼述之功則看得聖人心事明白而於下

意亦相關切觀此則時文似誤矣且此節原是泛論孝的道理
就武王說已爲不合況立言者不照下文之事耶

春秋修其　二節

將兩節或分禮備義周或分祖廟宗廟或分時祭禘祫者皆訛也
折衷曰上節禮中亦自有義但本文未說到而下節之義亦自
禮中究言之不得分屬也仇先生曰祖廟宗廟亦是對舉互文
耳下節序昭穆序爵等事皆在春秋祭祀時所行者特上條就
祖宗上言下條就子孫臣庶上言故後面以敬所尊愛親分屬兩
節若將祖宗分爲二時二祭則不當配開敬尊愛親矣況時祭

只主祖而祫祭只主宗尤窒礙甚矣仇子之說如此辨得甚明
翼註亦只此與上節是一時事過文但云斯時又有宗廟班例
之禮云云也淺說於上下節起束云以時而行祭禮如此然禮
必有義更舉始終而備言之則其義可見矣觀此數語則時文
之分配者似非

宗廟之禮　一句　末節

將此句與第四節首句看作一樣者訛也仇先生云宗廟上文
說過郊社本節方及暨謂此節宗廟之禮是指禘嘗而言嘗是
秋祭上文固已言矣禘則未之及也此則重郊不重社重禘不

重嘗蓋社嘗乃諸侯所得行者武周未制禮時已行社嘗之禮
惟郊禘是武周所制者耳故此節復舉其禮之大者而備言之
以見其繼述之善社嘗只是帶說陸壽名先生一節題文於入
題後云然猶未達乎天也而武周事天如事親愛制為郊社之
禮對天未達乎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而武周事親如事天因定
為宗廟之禮許士采先生文有曰周之先惟是社稷之祀礿嘗
之典耳武周起而郊與社遞舉禘與嘗竝隆豈虛設哉二文俱
是側重郊禘一邊則此節宗廟之禮與前不同似不可謂上文
已說過也

所以事上　一句

專主事上帝不補后土者訛也呂晚村曰不言后土註中明白
說破而作者必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撤開后土直是不
曾讀註仇先生亦謂只須天地竝例不必主地統於天之義矣
且考之周禮明有圜丘方澤冬至夏至二祭則天地分祀可知
明初之制方行合祀時文專主事上帝不補出后土似周禮已
是合祀不分祭矣不但與朱註相背且與周禮不符又有云地
亦可稱帝者仇先生謂益曲矣甚而有以天地為形體上帝乃
天地主宰者一歲兩祭報天地總是報上帝之說尤為穿鑿

文武之政　二句

謂欲哀公法祖者訛也陳大士先生文曰夫哀公為文武之臣
子則宜取法於文武後來作者亦多如是說矣然淺說曰古昔
聖人之法天下也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
法其政固有未備者至周則監二代而損益之而郁郁文矣然
則政固莫有備於文武者矣此則是以大備為說不言法祖也
說統亦曰政莫備於文武故論政獨舉文武法祖意却輕其說
是矣劉誠先生文曰夫政取美備斯文武其選矣是專主大備
立論所見為確折衷曰三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哀公又周之子

孫文武之政乃祖宗之家法故告之以此如此兼說則亦可耳

若專言法祖似爲偏也

仁者人也　四句

以親親對仁民愛物尊賢對事君敬長者訛也存疑曰從來親親爲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不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親爲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事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尊

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與凡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曰尊賢爲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觀存疑之說則時文之謬可見矣

親親単指一本尊賢単指大賢者訛也說約謂下面是由一本而推及於九族由大賢而推及於小賢耳是以一本貼親親大賢貼尊賢也然仇先生曰親親兼一本九族尊賢兼大賢小賢又曰等殺卽包在親親尊賢中下特申言之耳若以親親単指一本尊賢単指大賢於下節知人事親俱說不去觀仇先生之

解則說約不可從矣

思知人不　二句

將知字說做是知賢否人字說做是爲人臣者皆訛也大全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此是說做知賢否也文字如是說者亦多有之然本註解思事親二句云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則知人只須尊賢說耳雖曰言尊賢則宜遠不肖也可知然夫子本意只言賢之當尊非謂不當與不肖者處也且下云尊賢之等則只於賢內

相較不及不肖一邊矣本題註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則此知人字是知其人之賢之大小非徒知其人之賢否也此處原有分別蓋均是人也而賢有大小不可不知朱子小註曰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亦曰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是也由此觀之則以待小賢者待大賢豈爲能知人哉彼大賢者亦豈樂與之處而講明乎義理哉以知人說做辨別賢否者似猶隔一層矣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智愚賢否有所不能知此亦猶是北溪之說也俱不可從又觀九經中尊賢在敬大臣體群

臣之上則賢非臣矣故大全三山陳氏曰下旣有大臣又有群
臣而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
爲師則不臣者也存疑解尊賢則不惑之註曰尊賢主於講明
義理此是講學事未粘着政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
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
由是言之則人字不可作爲臣者看也明甚嘗見刻文有言知
其人而舉之以爲臣者則見左矣孫子未先生文曰隆其人以
師保之位而相與薄求乎天經地義之歸異其人以至次之數
而相與服習乎人倫日用之間此方說得諦當耳

力行近乎　一句

不貼達道說力行者訛也有謂達德所以行達道者力行乃求
達德耳求達德者在行達道之前宜就克治心之私欲言不宜
貼行達道說也此見甚精俞君諦陳琛先生文曰力以去心之
僞則僞之去者誠卽因以存力以遏情之妄則妄旣遏者天卽
因以見亦是此意但如此說則與本文行字終覺不符且知仁
勇皆是所以行達道者也力行不貼達道則好學亦不貼達道
矣好學不貼達道則所學者何事耶夫子之所言學必是格物
致知不僅誦詩讀書已也格物致知者豈研窮泛常事物之理
而於綱常倫紀反不究心耶則好學須貼達道說也明矣好學
旣貼達道力行又何不貼達道耶故房書槩卷貼達道說者多
也李仙巷先生文曰好學則前此本知以行道者今又由道以
求知力行則前此本仁以行道者今又體道以求仁知恥則前
此本勇以行道者今又借道以勵勇原評曰原是以德行道而
三近之功却仍從行道而入勘題可謂精到張允文先生評曰
達德本以行道而此仍由道以入德此論得未曾有盛珍示先
生亦評曰好學力行知恥皆切從五達道實實加功處故以德
行道是現成語而由道求德乃工夫語也看書有識由此文與

評觀之則貼達道而言亦何不可之有

體群臣則　一句

以群臣爲已仕士爲未仕者訛也時文有作體已仕之群臣則
未仕之士報禮重者不知群臣與士共爲一人耳麟士先生曰
卿大夫爲大臣則上士中士下士爲群臣也無體已仕之群臣
則未仕之士報禮重之說也其言是矣嘗見有此題文涉於俗
說仇先生訂而評之曰上士中士下士分布庶位者皆群臣也
原本仍分群臣爲已仕士爲未仕稍不合解須知群臣在大夫
之下據其官職則實士也以下文庶民百姓例之則知士卽群

臣不可分別矣仇先生之說固與麟士同也歷謂此士既爲上
士中士下士之稱則是專指在朝者言與在野之士無關時文
云原其所自則讀書稽古從田間來固依然士也如此詮發士
字似亦不合如以群臣爲讀書稽古從田間來者則彼大臣備
非讀書稽古者耶豈無從田間來者耶

來百工則　一句

以財用屬民間者訛也艾千子曰此財用蓋指民間說所謂通
工易事農不厲陶冶陶冶不厲農夫如此方是天下之財用此
說不然觀下節省試既稟等事乃君家之所以待百工者也則
財用足亦是足於君家可知矣翼註曰財用足亦有兼國用民

用言者有単就國言者看來只下國中二字爲單此說猶爲未
的折衷曰財用足主國之財用言蓋九經之效皆對君說獨此
句兼民言之恐未是此則見得明也

則天下畏　一句

以畏字指諸侯言者訛也翼註曰天下畏是不敢負德非懼討
也折衷曰天下畏之蓋威從德生而心悅誠服之非畏威懼討
之謂也蒙引曰畏非畏威乃懼犯於不義以負上恩也此三說
俱是以畏字指諸侯言矣於天下字似不合解艾千子曰封建
之世所謂天下即諸侯耳不指天下之民說此亦同於翼註折
衷蒙引之解也說統徐警弦曰畏字出於懷字中來蓋列辟之
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天下自有不得不畏者王顯甫曰不
曰列辟畏之而曰天下畏之則還是諸侯擁護內外莫侮意此
二說則爲確矣仇先生評夏允彝先生文曰三代封建大行故
諸侯服而舉世共懾王威天下自須推開一步說仇先生此評
亦是不作諸侯自畏之說矣至評陳大士文日照上文句例看
則亦只當就本人本事說不必更作推開語此又是就其文而
言之耳不必從也

所以勸親　一句

謂勸九族各勸其親者訛也翼註曰彼爲我之親則我亦爲彼
之親我既親彼彼必親我矣是勸其親親也上親字是愛字下
親字自彼視我而言折衷曰勸親親還是與上一例蓋富貴體
悉之必周使彼有以副其願望之私而無以起其携貳之念則
自有所感而親之不肯薄其上矣說統曰勸親親謂勸親之我
親也蒙解講云所以勸我九族之親而因勸九族之人皆來親
愛於我者也以上書解皆說得明確蒙引作各親其親則與諸
勸字不類矣時文從蒙引之說者雖多却不合解又有道却上
親字說似所以勸親者其謬更不必辨

嘉善而矜　一句

尊就用人說者訛也翼註曰嘉善矜不能单指遠方來仕者言嘉是顯用意矜是不求備意看來此不能不是那濟惡不才是還可短中求長耳存疑曰善者自有所能則因能而授之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使之不强其所不欲所謂與人不求備也是矜不能書解俱如是說自陛思之既曰不能又何長之與有君子用人俱是隨材器使棄不求備於人今云矜不能是不求備然則嘉善者是求備耶不可通矣甲子浙江元墨貼嘉善處固曰賜爵予祿以展其才猷貼

矜不能則曰授廛給產以寧其幹止主考評云嘉善句闗中多就用人說公卿保輔等語幾於千篇一律此不過於遠人內指出此兩等人嘉之矜之以示其鼓舞激勸之意非謂便做高官授太位也試看此篇曾犯此習氣否又沈之鉞先生文曰量材而授之職則微長末技皆得自效於天家度地以居其人則服穡受廛皆得自安於聖世定衡評曰前節註云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人只講到爲賓者忘却旅一邊所以將官人爵人之說填塞滿紙文合賓旅看中幅云量材而授之職度地以居其人何等周緻觀浙省之墨與評則此句只可言願留於吾國者不得專指來仕者也

凡事豫則　一節

將豫字作誠前工夫者訛也大全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學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不窮矣存疑曰上言所以行之者三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故發事豫之旨蒙解曰上文兩個一字已含誠字此豫字不指誠是指求誠工夫卽下文擇善固執與博學二節也若說誠又在達道德九經之前不知離了道德九經誠字從何立腳

脫村亦曰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此俱是以豫字做誠前工夫看矣然玩註中先立乎誠四字文法似是言凡事以立誠爲先非言誠須先做工夫乃能立也雖下節明善誠身似是做工夫處然註只云推言素定之意蓋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順親順親豫於誠身誠身豫於明善節節皆要前定也卽曰節節推去總要歸重誠身然言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當明善以誠身則猶是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之意耳求誠工夫在下擇善固執此處未曾說及也仇先生解下節曰從治民獲上信友

順親層層推到明善誠身見得事之當豫者全在此誠也一誠立而君民親友無所不貫卽天下國家亦無所不宜矣題當專重在誠身上而明善乃所以爲誠身之地仇先生所言當矣其評陸遁昌先生文曰或疑本題豫字屬在事抑屬在誠玩章句先立乎誠是言豫有此誠然後立此事今按豫自屬事豫爲此事者知之素明行之素熟也其所以知所以行處卽此實心以貫之是事之所以能豫者皆誠爲之也若云平素先做了許多存誠工夫而後能立此事是豫其誠與豫其事分而爲二矣雲峯謂誠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愼獨養之者有素則先立乎誠

而後事可立却是析爲二層失其旨矣此辨甚明合參曰按前文未曾明說出誠字而此處突出一豫字者蓋暗接上所以行之者一而引起下明善誠身意又曰豫字當不得誠字而所豫者則誠也當暗含誠意爲妙如云以植躬修而豫培其實體以弘治化而豫握其真機合參之說如此亦得其解彙解曰凡事豫則立一句直管到章末止誠身誠字只完得上文兩個一字博學二節方是說豫字之實到後强明地位纔能以達德行達道以九經爲天下國家完得立字之意此說似更牽强按註於此節言凡事先立乎誠下節言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誠者節言此又承上文誠身而言博學節言此誠之之目也俱是層次說去非以凡事二句作總腦也又有於言前定四句及下節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處俱夾誠字在內如淺說講中所云者則尤非矣

第二支相承大旨

第十二章註云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則此九章又是一大支矣大全史氏伯璿講素隱章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智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智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

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智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史氏之言如此則爲費隱一章題者便就本章說起失却子思當日序次之意矣道不遠人章註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矣下章放此則十三章是申言十二章費隱之小大耳下章放此之語并連君子素其位與辟如行遠二章言也今人於道不遠人章皆遵胡氏饒氏與存疑之解謂前章言道之費如此說得闊遠了故此章便說入切近來雖名公評者亦以爲然不知

若如是說則此章是反上章之費而言非申言其費矣於下二章將何以言之耶卽雙峯饒氏講辟如行遠章有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則素其位與辟如二章亦或與道不遠人章同為說入切近乎然鬼神以下數章又何以貫也鬼神章註云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章則包費隱兼小大而言則原說得明白整齊矣有謂此章論鬼神而及祭祀為大孝達孝郊社禘嘗張本者何耶大孝章註云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至其極見道之用廣也而其

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則大孝以下三章是言其費之大者與辟如行遠以上三章言其費之小者相對非頂鬼神章之祭祀而言矣又有謂中庸誠字始見於此此章為下數章之論誠者張本不知此章雖有誠字却是言鬼神之盛以明道之費隱非論誠也且下三章並未言及誠字至問政章方因論達道達德九經而及於誠耳然註云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兼費隱包大小以終十二章之意也則此章仍是申言道之費隱非論誠也可知雖註有云所謂誠者實一篇之樞紐乎然是論一篇之大要非言一支之大旨也無容混說

誠則明矣　二句

將此二句太作分別語氣者訛也大全東陽許氏曰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翼註亦言上則字有漸次下則字無漸次按註中亦可以至於等字許氏翼註之說固見斟酌然彙解曰兩則字雖不同然重在成功則一上不重在有分別上則又更得立言之旨也存疑曰下二句只作申上二句為當章句小註俱無成功一也之意此說不然折衷曰據小註或問下二句是中性教

之意據子思大槩立言及末章說到極功重勉人意還是要其同歸折衷之言是也存疑謂曰明則誠矣為成功一似也曰誠則明矣何謂乎不知成功一也之意是合兩句而言見得人道可合天道耳何得分言而各見其意耶次崖先生此言左矣

惟天下至　一章

謂一盡其性人物便無不盡者訛也有謂人物俱包在吾性之中能盡其性則一了百了而人物無不盡者是不知盡人盡物各有知明處當實事也晩村曰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却說做一盡性便了成無相中世界掃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

漸滅矣徐健菴先生曰盡性是根本參贊是作用時文說一盡性便了不幾爲二氏之學乎所見亦與晚村同也湯宣城陳子龍先生能盡人之性一句題文俱從盡人說到盡物實地發揮竝不墮於異端見性了性一盡無不盡之說或謂逐層貫遞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者則又不然難題問答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經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此說甚是

其次致曲　一句

致曲二字謂自一端之偏推之以貫通乎四端之全體者訛也存疑曰致曲工夫是自一偏之善推之以貫通乎全體不是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也若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則不發見者有所不及而不能貫通乎全體矣又曰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如稟得仁氣厚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少此是發見之偏也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如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義發見之偏處而推之於仁使仁亦至其極於禮於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此說非是朱子引孟子所云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曰此正是致曲處又曰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歷謂四端在人皆所必有觀孟子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數句可見則致曲者似不必說到稟得仁氣厚義氣厚上去且充無欲害人之心云云亦就有所不忍不爲兩邊而各達之原非由不忍而達之於所爲由不爲而達之於所忍也若如存疑所言太費曲折且於註中悉字各字其字俱說不去矣蓋發見之偏偏字是就各端中之偏而言如仁止於無欲害人

之心義止於無穿窬之心不能如聖人之全體皆仁義也四端發見之偏悉能推之以各造其極則自可以貫通乎全體矣何云若止推一偏則不能耶

至誠之道　一章

拈誠明立說者訛也嘗見時文因此章至誠字與前章誠字相合前知字與明字相符遂拈誠明立說到底此於理未爲不可只此章亦是自誠而明者之事也然折衷曰此不可以德無不實明無不照例看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合萬事萬物而兼照之而此之前知則於其理之先見者而察其幾蓋

無不照之一端也觀折衷之說則時文括誠明立說到底者似爲不當但折衷又曰說者或謂任明無不照正意之外則疎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至誠之道　二句

前知不就人說者訛也楊維斗先生曰天下只一真實道理在人人然在物物然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謂至誠之人能前知也錢吉士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但言其理至誠如神方指其人至誠之道即作人說便非此俱是以前知貼道說矣然玩本文語意似是說至誠之人其道有可以前知者耳如楊錢

先生所言是將兩至誠字解作兩樣似覺難從

善必先知　二句

以善不善爲禍福之本者訛也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存疑折衷俱如是解唐荆川先生文字亦曰所以徵夫福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善也所以徵夫禍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不善也則崔象山先生所謂中庸不直言禍福而必更云善不善蓋禍福者其應而善不善者其本之說不可從矣翼註曰新說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見極高但於文勢似說不通如舊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作禍字却於文勢甚順且天下亦有善而不得福惡而不得禍者若但據理懸斷儒者皆能何必至誠乎觀翼註則仍是舊說爲當也

誠者自成　一句

不兼實心說者訛也存疑曰誠兼實理實心物兼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兼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淺說講自成句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而天理之實與人心之實皆所謂誠也是誠也者乃物之所以自成也天地也與凡天地中所有之萬物也人也與夫人所爲之事

也皆所謂物也言誠爲物之所以自成則其實理無物而不在而人之心當無往而不實也此皆說得周遍時文專就人事而以心言之者於理固爲不全專就天地萬物而以理言之者於意尤爲不當仇先生評曰愚意作此題當直說人心之誠方於君子求誠工夫有關合若大概說到天地萬物自成處終覺泛而不切也此評雖是却亦不可遺理一邊丁卯盛京趙君文從天地說到群生從萬類側重夫人乃爲得解得法

誠者物之　一句

以此句專貼天地萬物之實理言者訛也物之終始句貼物之

實理不誠無物句貼人之實心註中是如此說故時文皆遵之然淺說曰誠者物之終始是中說誠者自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此說甚是蓋實理爲物之終始與實心爲事之終始一也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故註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也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内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爲貴也仇先生評張君文曰誠者物之終始當說皆就天地人物生來各足之理言按或問及蒙引兼天地之實理聖賢之實心說正是責成求誠工夫此文所見甚確甚精觀此評

則以上句專就天地萬物之實理說者偏矣且與下句解作兩概語意不融合也

誠者非自　二句

將誠者字作人說者誤也此節誠者字亦與上二節者無異蓋皆指誠之理而言非作人也觀註云誠雖所以成已並無者字可見彙解曰此誠者當跟上節誠之來乃由工夫以造其誠者與上兩誠者不同此說非是時文如彙解之說者十人而九却不合解

合內外之　一句

謂仁亦合於外知亦合於內者訛也大全雙峯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的道理折衷曰合外內之道要渾合看蓋就性之德上說仁知無內外之殊猶言仁固在內而知亦非外意思非言內中有外外中有內也如常說仁固不遺乎外而知亦不遺乎內上句不是翼註曰折衷云合外內之道要見仁固在內而知亦非外意最精且正與大全相合切不可用人內也而未始不合於外知外也而未始不合於內之說也大全折衷翼註之解如此則時文之誤可知矣

故至誠無　一句

作至誠故無息者訛也此節故字不知從何說起或云是承盡性章來蓋以下文所言功用與盡人物參天地者相合也然故字是緊頂上文之詞隔斷上二章遙接前一章於故字似不緊切或云是承盡性前知二章來蓋俱就天道一邊說也則撇去自成章之以人道言者不爲無理然前知章是言先知禍福與此章內所言功用者無關胡雲峯曰此承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施鳳來齊以治兩先生文俱主此說然觀仇先生曰故字承盡性前知兩章方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

勇混承時措便誤涉入人道矣則胡氏之說又不可從夌仲遠先生亦曰章首下一故字若頂上章人道來終非嫡派其言是也但其所引解之者曰至誠故無息此倒裝句法也與註中既字自字脗合矣之說又屬曲解金剛經耳此節故字誠如朱子說春秋曰打頭一個春王正月便解不去也意義難合不敢質言

博也厚也　八句

以博厚高明兼屬天地者訛也博厚屬地高明屬天悠久兼屬天地而總冠以天地之道者乃合言以省文耳猶之持載屬地

覆幬屬天上面總云辟如天地也如曰地之道博也厚也天之道高也明也天地之道悠也久也文法不幾贅乎作者因不分言天地之道便俱以博厚兼天高明兼地爲說獨不看上文明說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耶且思天果博厚地果高明耶此章總言天地之道則博厚兼天高明兼地將後章辟如天地句天亦可言持載地亦可言覆幬耶細想其理似覺難解

將此章看作不貳者訛也有云天不貳於地天亦博厚高明悠久地不貳於天地亦博厚高明悠久似屬糊塗不貳者誠也博厚高明悠久乃誠之所徵耳意原不同翼註曰此節在不貳下一層不測上一層則博厚等是在生物之前不貳之後看註中故能二字則此節是頂上節說來非卽指上節而言也誠一不貳是領上節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是透下節故能各極其盛句方是正解本題蓋地博而且厚天高而且明天地皆悠而且久是爲各極其盛也看作不貳者由未認各極其盛之解并未看故能二字耳且未思天不可以博厚言地不可以高明言也

大哉聖人　一章

拈禮字立論者訛也說統所引許敬菴羅近溪陳居一之解俱以禮字貫說據匯所見此章明文陳大士全章首三節及尊德

性一節者俱重禮字周介生洋洋二節亦重禮字至敦厚句重禮字者更多矣廣炬訂求仲評大哉二節文曰不驕不倍二章全在制禮上說竟指制禮爲發育峻極何等精確與公評敦厚句曰獨看以字者明是禮正聖道實際題炬元帖評首句曰竟含制禮說大道字方有着落公亮評首三節曰須看破聖人之道只是禮儀威儀便見三節只是一句羽皇評居上六句曰不驕不倍足與足容却要本禮制中一段真精神說方顯敦厚之實而傳千百之神爾賡評既明且哲三句曰予欲就禮上說保身更合是書解文字評語俱有以此章爲重禮字者矣不知此

章是論道非論禮也首句明是說道何必言禮第三節雖及禮儀威儀然是言道之見於散殊者耳故君子節尊德性道問學是下四章之綱下乃目耳且敦厚是屬尊德性崇禮是屬道問學二意並重原非单重崇禮一邊也至於末節是言修凝之效與重禮意更何關耶艾東鄉呂晚村仇滄柱諸先生俱已辯及此矣楊木公評敦厚句曰按禮字雖前所有然從此豎義吾所不滿若從前禮儀出題又不在此論陛謂搭題雖就首尾取義然於書之正旨亦不可紊亂也書旨紊亂由作文者之偏奇亦由命題者之割裂耳於搭題能合題面而又不背書旨斯爲善

作否則雖有巧心妙手而以聖賢意理求之恐都無是處矣

愚而好自　一章

单重無位一邊者訛也此章宜以德位時作三平看次節天子字是指聖人應運而興之王者言本面雖只言位却該德時在內今天下節不過証上節耳後二節是分應自用自專反古三項存疑淺說折衷說約俱如是解不可易也翼註曰此章重非天子一節除首節孔子平日之言以德位時三平看次節子思申言爲下之不可倍今天下節又証言爲下之不可倍俱是重爲下邊觀白文非天子三字可見矣雖有節須抑揚看上輕下重方切爲下不倍本旨觀白文亦字可見末節孔子正是有德無位者又不但不敢自作禮樂而且不敢反夏商之遺制正見爲下不倍之意從此說者雖多細玩通章似非本義折衷曰自用自專反古之道總是爲下而倍末云合而觀之可見爲下不倍者之義矣此說爲是

子曰吾說　一節

謂孔子是因無位從周者訛也此節只重時字應上生今反古不兼賤而自專翼註曰此固是不可反古意然實承有德無位來此屬騎墻之見不可從也嘉靖乙未許會元文字拈時字立

論陸雯若先生評曰元作拈一時字蓋二代德位兼而特無時故弗從周則德位兼而有時故當從稽世臣先生亦拈時字錢吉士先生評曰三代制禮皆聖人在天子之位特時有不同耳其文與評皆能合解顧麟士評鄭富先生文曰朱儒謂夫子從周特以時之所在不得不從語大有病夫子致天下從周安有已先强勉從周者乎陛謂不得不從似涉强勉之語誠爲有病若以夫子從周非因時之所在則不可也後人文字多說孔子是有聖人之德者而無天子之位倘欲從周可見其爲下不倍也若如此說則是賤而不敢自專矣此意在雖有其德一段已

自說過其引孔子之言不從夏殷而從周者是証生今反古一項與無位意無干時文混說不合節旨蓋亦未玩本題一今字耳註中雖亦有孔子旣不得位一句然玩其文勢頂上如周禮乃時王之制二句來原不重在此句也凡說書者不可以辭害志耳

故君子之　一節

將道字作理字者訛也襲註曰新說云此節最重首句一道字六事俱以道字貫爲此說者有淺意焉專爲後四句討趣也蓋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拘拘形迹上與他相合俱以道理

言耳故重道字蓋道字固指三重言而旣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理言也此說非是道字註旣訓爲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則是指事而言非指理矣蒙引曰三重合乎理則無往而不合天地鬼神惟此理而已矣三王後聖亦惟此理而已矣不是於形迹上一一求合故下節註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蒙引所謂理者是指下節註中理字非指本節道字也若以道字便作理言於天地四句可說矣而本諸身與徵諸庶民如何解耶且首句原是貫下六句何得專爲後四句討趣耶圭潔先生建諸天地二句題文通篇拈一理字不拈道字誠爲

有見也時文拈道字立說是將本題道字錯解了否則與本題道字相混了似不可從

仲尼祖述　一節

不照註中內外本末說祖述數項者訛也淺說發明註中兼內外該本末曰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爲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存疑曰事如是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目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

類纖悉畢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章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觀淺說存疑之訓則時文詮發祖述數項處或有外而無內或得本而忘末者俱未體認註中之所言耳

萬物竝育　一節

以萬物二句爲天地之大小德二句爲天地之所以大者訛也蒙引曰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四時日月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竝育竝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字意不是推本

其所以大乃是指言其所以爲大之實也顧麟士曰蒙引數語
此節了義備矣俗講皆謂竝育兩句尙不是天地所以大處小
德兩句乃是天地所以大處極不是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萬
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若又
推而進之以爲有一德以主之而乃見其大則首節云云反輕
矣豈正旨乎其辨甚明又曰末句斷總承一節不專指小德大
德可謂丁寧之矣而時文猶輕說首二句重講中二句者何耶
雖中二句爲下二章張本而此句則從首二句看出不得单以
此爲天地之大也

舟車所至　八句

不兼中國言者訛也翼註曰舟車所至以下卽極言自中國以
至外國之地見其無一處之遺也非在中國外國之外亦不是
单極言外國也錢福先生是以聲名十句題文說到舟車所至
數句總承中國兩邊作過顧起元先生舟車所至二句題文總
東之曰豈不足以窮中國云云也歷觀前文未有不帶中國一
邊說者不知近來何以多不承中國來耶陳先生評濇解元文
曰舟車六句接上洋溢句極言之意雖主於無遠弗屆而近者
亦在其中故以凡有血氣句總管若重遠而遺近豈中國在覆
載外而不得爲尊親聖人者乎諸墨多犯此病不獨元墨陞遍
觀近來此題文字誠如陳先生所言也故辨之

肫肫其仁　一節

以上節爲功用此節爲心體者訛也說約講云吾由至誠之功
用而想至誠之心體此說本於朱子而時文從之者多矣然彙
解曰此節卽上節而形容其盛非進一步之詞不可以上節爲
功用此節爲本體蓋經綸可言功用立本知化俱屬本體故也
時講多誤此說是也仇先生亦曰常解以上節屬功用此節屬
心體劃分兩截不知經綸句可說功用立大本而知化育单說

在用功一邊不得惟集說謂此三句只申贊上文不是推本之
詞最有體認觀仇先生之言則時文之從說約者誠誤矣但據
陞看來立本知化亦可言功用也上節註中明言此皆至誠無
妄自然之功用矣如何說不得功用耶且翼註云功用猶言能
事也不是功業則說功用何傷耶歸太僕三句題文俱拈功用
二字爲言只說各舉其妙而淡贊之並不推及心體也

拈無倚立論者訛也嘗見此題文字頂上無倚言之者不啻居
半陞細思之似可從而不可從也仇先生自記曰夫焉有所倚
是贊至誠之能出於自然不待思勉此句本不重時文插入三

比內者亦覺多事評徐先生文曰三句內綰定誠字自是正旨
無倚只須畧帶其言是矣
以仁天淵爲天德者訛也劉上玉曰其仁其淵其天即至誠之
天德也故下以非天德者不能知之以贊其妙此說不然蓋仁
淵天是就其經綸立本知化處而想像之耳非言天德也下文
天德是指仁義禮智而言與此無關且下節仍有聰明聖知一
項此節如何单照天德耶

第三支相承大旨

誠明章總註云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

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則此支中
第一章是爲下十一章之冐總不外誠明明誠兩項故註於各
章下俱以天道人道分應到底即自用三重兩章又承上章爲
下不倍居上不驕而言及至聖至誠兩章又承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而言亦仍俱以天道人道分言之也雙峯饒氏曰此章大
意是繳上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則明矣二句指人
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
道而未合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下又分别天道人道此
說非也致曲章是言人道末句雖是言人道而至於天道然自
成與自用兩章亦同此意蓋指時措之宜與上下治亂皆嘗亦
是聖人天道地位也故折衷於自成章結云至此則與聖人天
道一矣於自用章結云至此則盛德之事與聖人爲一矣单以
致曲章爲合天人而一之則彼二章非人道可至於天道者耶
有於前知章謂至誠前知即是誠則明也俱拈誠明立說此亦
似非蓋誠則明是言無所不照前知則只知禍福耳且盡性章
註云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則前知與無息兩章亦是自誠而
明可知故折衷於此三章皆云言誠明之事以明天道也单於
前知章拈誠明立說則盡性無息兩章獨非誠明者耶誠明二

字既爲各章總旨則不得偏拈於一章矣又有於無息章頂自
成章說者雖是可通終覺牽强蓋自成章是言人道無息章是
言天道以天道承人道言之寧有合耶史氏伯璿於盡性章曰
此章言誠者之仁以發明天道也於前知章曰此章言誠者之
知以發明天道也於無息章曰此章言誠者之勇以發明天道
也則此三章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勇似不得以無息章
獨頂自成章說矣至於大哉章雖亦是言人道然史氏伯璿曰
此下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
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申言

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峯之所言以後六章爲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爲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爲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爲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爲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卽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則費意後來承大德敦化而

言則隱意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史氏之言如此似爲有理由是觀之則前五章是言三達德後六章是言費隱雖前後俱是分言天道人道而其中却又另有界限人皆以大哉章看做與無息章相對者不似誤耶史說亦覺可從若存疑曰大哉章是大關鍵首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敎之意也中言修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此說則不可從蓋書義雖可通而書必爲不合也

詩曰衣錦　一章

拈闇然二字立論者訛也陸稼書先生曰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闇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絅是爲己立心闇然是承尚絅看來日章是承衣錦看來皆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只在下二節況闇然是形容外面日章是形容存中之美若以爲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乎呂晚村曰闇然日章句承惡文之著來闇然緊照尚絅是外面一層日章緊照衣錦是裏邊一層時文撇過惡著呆纏闇然以闇爲內而以章爲外竟似君子有心韜晦如老氏守雌之學遂以闇字貫通章者皆不知然字是虛擬形容旁觀者見君子惡著之

心收歛含藏見爲闇然者耳顧麟士曰此章各節引詩卽各有正說闇然字從尚絅來不必爲通章脉絡也每題跟用從來之誤觀此數說則拈闇然作主者似爲非矣

淡而不厭　六句

分成學初學者訛也馬章民先生全章題文說入淡而不厭三句曰君子之道固可得而詳也說入知遠之近三句曰學君子之道者亦可得而詳也晚村評云君子學君子兩層分曉可以入德界限方清徐先生君子之道八句題文渡到知遠三句曰此君子之立心爲己者然也乃下學者於此必先有所以審其

幾焉而未可昧焉以從事也仇先生評曰君子到得不厭而文且理明明有學問工夫矣豈至此方去審幾乎故章句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所謹斷在學者身上說須將君子另提起看言君子為己實心如此學者須存此實心而又省察於幾微則心不外馳而可與入德矣讀過下數語題旨豁然觀此二文與評則淡而不厭三句與知遠之近三句宜分成學初學說矣然淡而不厭三句本文是言君子之道如此則註云有為己之心是指君子言之可知矣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二句註是一連說下則本文知遠之近三句亦指君子言之可知矣似不宜於

上下處分作兩樣人也此章君子是對前章聖人而言註中下學即是指君子也又似不可以君子為成學添出初學一樣人矣劉上玉先生曰此節乃入德始事則兩君子之道及日章不厭等勿講太高妙為是由是言之則此節君子不當作成學也可知下文二節言入德之事俱是指君子說則知遠之近三句又如何另就學者說耶且潛雖伏矣二節方言入德之功奏假無言二節方言成德之效首節只就立心之始言之似不得遽以成學為說也蒙引曰所謂為己者未有許多工夫在只是有此心耳故章句一則曰立心為己二則曰有為己之心下文謹

獨存養則言為己之功也又曰淡而不厭三句皆據君子一段為己之心而詳言理之所必有者如此蒙引之言似亦說得去也仇先生評朱公之文乃曰君子能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身分已是不同又從此方知所謹豈不倒說乎因謂蒙引之論未確何耶又引介眉先生之言曰此題只有一層意思不分兩層淡簡溫中包得近自微之意下三句特申言之言學者於君子淡簡溫之處而即知其為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則可與入德矣此說最簡淨陸謂若如是言則與註中而又二字不合矣且淡簡溫是就日用言行上講與遠近風自微顯亦覺不同恐

不可以串說也然諸先生之說必有所見陸亦質其所疑焉耳

君子之所　二句

以不疚無惡說不可及者訛也翼註曰不可及只是不疚無惡而有疚惡者不及之勿認作事業不可及此解固已切矣然按不可及者之下緊接人之所不見乎則人之所不見便是君子之所不可及處蓋人惟謹於人之所見而君子則謹於人之所不見是加於人一等矣豈非其所不可及耶所不見是頂內省而言非指不疚無惡也就不疚無惡說者猶隔一層明儒楊起元先生二節文曰君子省之內而不疚非有疚者可及矣反之

志而無惡非有惡者可及矣此是翼註之說也方士亮先生一節文曰何論無疚無惡即內省一端已具淡簡溫之妙而加之何可及也此方說得確耳彙征錄君子之所不可及二句合下屋漏二句文曰獨者人之所不見而謹於獨者則君子之所不可及也亦爲直捷許僊先生一節文則更說得諦當矣。

君子不賞　二句

說作無賞無怒者訛也彙解曰賞怒亦聖人所不廢但民爲德所感不待此而後化此說得是艾千子曰君子不動言而敬信此躬行之極也民自從之不待賞怒耳非謂併賞怒而無之也

堯舜之聖不廢刑賞此聖人之治與道家無爲之旨毫釐千里不可以不辨許荊君文曰豈無賞哉豈無怒哉民之勸威非由賞怒也題曰不賞不怒作文者却曰無賞無怒廢賞廢怒可乎民自不犯有司耳未聞皋陶之官不設也此文非讀書人不能辨又許王守溪文曰不賞不怒猶云不待賞不待怒耳非謂無賞無怒也無賞無怒此老莊之談非聖言也不賞而勸則賞之而勸從可知矣不怒而威則怒之而威從可識矣此真先輩讀書有識處觀艾子之言則說壞賞怒二字者誠爲不可

第四支相承大旨

觀總註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云云則此章又獨爲一支矣故黃氏洵饒講上章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講此章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爲一支首章之畧散見於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畧也總註及首節註雖只云承前章而言要其大旨却是照應首章故二節註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三節註云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也四節民勸民威五節天下平便是位育境界矣至於末節雖應本章首節却亦是與首章首節相應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顯之至亦能與天同體故翼註曰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

以是德合乎天亦無聲臭可指故曰至矣雙峯饒氏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由此觀之則爲此章題文須照首章爲言徐健菴與葉君諦方藹先生者皆如是也葉君諦舒崇者亦然故仇先生評之曰中庸四大支以天命章開首以衣錦章結尾兩章本相照應所謂天始而天終也中間入德工夫成德效驗原與戒懼愼獨中和位育遙相對照文之首尾關合獨得題原也則有不照首章爲言者似失子思當日序次結束之意矣。

作中庸題總辨

中庸一書乃子思所自作者其編次也一篇之中固有端委一支之內亦有源流結上起下俱有相承之旨故朱子集註於各支前必提清總意於各章下必提清本義部位分明血脉流貫此如大學之書一般與論語孟子不同故作中庸題者須知前後脉絡不得徒就本章說本章也然其間有子思之言有孔子之言子思口中可以插入孔子之言孔子口中不得插入子思之言蓋孔子當日未聞子思後來說話也如仲尼曰章入孔子口中拈及戒慎恐懼鬼神章拈及費隱愚而好自用章拈及為下不倍皆非體矣即孔子之言亦子思比而次之耳孔子當日

言各有為而發豈為子思作書張本耶如道之不行以下數章俱是孔子之言而第六章孔子是言舜之大知耳註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乃朱子補出子思所引之意故說約講完孔子語後方結云吁知必如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也第八章孔子是言回之為人耳註云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亦朱子補出子思所引之意故說約講完孔子語後方結云吁仁必如回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也嘗見作此數章題者俱將明道行道道行道明插入孔子口中亦為非體劉上玉先生於道其不行矣夫章曰愚按由不明故不

行在上章則夫子口中有此互詞此無之註亦聯絡前後章而為言耳其言如此則凡作引孔子語題亦不可以他章插入也可知仇先生評舜其大知章題文曰中庸入夫子語者有本題之意有前後之旨本題之意須於夫子語氣中見之前後之旨須於子思引敘中見之如此章贊舜之大知在不自用而取諸人此夫子意也必若舜之大知則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乃子思意也作文於順還本文處不得旁及前後至於起結必須提清上下文脉絡方得中庸全旨若只就題發論忘却前後亦嫌浮而不切此作中庸題之通例也觀仇先生之言可知作

引孔子語題法矣然言作中庸題之通例則作子思自言之題亦當如是中庸之書通是子思之言或子思引夫子之言並非他人所記則惟破承題為作者語氣起講以後拈子思之言宜作子思語氣到底引孔子之言宜作孔子語氣或起講結處亦作子思語氣可也俱要述清不得一順說去嘗見作者有曰中庸之書云云似如作破承題斷做一樣下文却仍是子思與孔子語氣固欠分曉或云中庸意謂此是子思語氣矣而下面却又是孔子之言或云孔子若曰此是孔子語氣矣而下面却又似子思之言不可糢糊耶此亦立言者所當知也故并辨及終

四書辯訛上論卷之三

秋館藏本

星江汪陞蘭友著——門姪文魁子先仝較——
聯枋若舟

學而時習　一章

將三節功效看作一時並至者訛也。朱子小註於首節曰此學之始次節曰此學之中末節曰此學之終說約亦纂其語作講則三節功效原是逐時漸進蓋時習之初方能成已未能成物

朋來之際只能成物未能成德也據陞所見此題文字俱是一順說去似既時習便有朋來當朋來便自不慍者然則是說時已樂而竟造於君子之域矣朱子何必分言始中終耶說約所講結語人多忽過耳至提君子作貫者先輩已然識見雖高却似不合孔子語意孔子曾次說來本言學能時習則說朋來則樂不慍則君子今云不過學為君子而已不於語意有背耶蒙引存疑俱以成已成物成德劃分三段不單重君子雖存疑亦有學為君子而已云云然乃講後論理之詞耳若陳氏引朱子之說為言是統言論語首尾通義非專言此章前後大指故王君磋生曰某按先儒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是合兩部大概說萬曆間人於此章側重君子後來多有逆提君子者皆謬見也。

學而時習　一句

以學為讀書者訛也。此章題文俱用稽古念典載籍謨訓等字是專以讀書為學矣而不知學不盡於此也註云效先覺之所為其曰先覺豈僅昔聖昔賢哉儒行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古今人皆可效矣韓昌黎曰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皆

效先覺之謂也以言所為則知行皆是故曰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大學所言格物乃致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皆力行之事也中庸博學之云云程子嘗曰五者廢其一非學矣朱子小註亦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則所謂學者寧獨在於讀書耶許時菴先生文曰稽諸古焉証諸今焉體諸身與心焉此數語能得學字全義沈自南先生者曰考之古以率其型本之經以端其術參之辯問以稽其得失斯所稱學者哉觀之世以資其變體之身以究其涵游之藝以致其同異斯無愧學者哉此亦說得周到故晚村

呂先生評之曰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文每以稽古弦誦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中幅寫學字能鑑此弊觀晩村之評沈先生者則他文之專以讀書爲學者似失之偏矣饒雙峰於古之學者爲己章曰學如後世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今於此章學字不解專以讀書當之何怪世之儒者徒事章句無由明善以復其初耶

有朋自遠　一節

作驗己之學者訛作助己之學者亦訛兼驗己與成物或助己與成物者皆訛也觀註中程子之言則可樂之故是樂其以善及人之廣耳故存疑曰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同歸於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來參看也嘗見此題文字有言朋自遠來則信從既衆可以驗己學之有得者不知此說朱子嘗辨之矣小註曰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有得然信從者但一二猶不能慊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豈不可樂小註如此則君常先生所謂同人處仍是自證處者不可從也又有言朋自遠來則集思廣益可以助己學之益進者然上節是言成己此節是言成物以成物者而復說到成己左矣仇先生曰學以成己明德之事學以及人新民之事若以及人爲成己則新民是明德耶又有兼說驗己與成物者或有兼說助己與成物者意雖似乎該括說却近於二三總不若照註以善及人尊就傳道之心說者爲確夏乾御先生文曰樂莫樂乎一已之學足以公諸天下也對云樂莫樂乎一時之學足以傳諸千載也此方說得諦當耳

人不知而　一句

將不愠與說樂紐說者訛也大全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愠說統曰特爲人世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說此說樂不愠境界以鼓舞而欣動之翼註曰末節承上二節一轉說雖說且樂而又不愠也此俱是以不愠與說樂對言時文如此說者甚多頭緒覺不清楚蓋說樂是與君子一例非對不愠而言不愠是與時習朋來一例非對說樂而言且說樂是頂上文時習朋來言之若不愠是起下文君子意指原自各殊何容混說先儒有評曰以君了作起結以不愠對說樂皆陋見也其說是矣

其爲人也　一章

以質學二字分說上下兩節者訛也存疑曰此章正意在下文孝弟爲仁之本其曰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是先說箇意思至下文始的言之以見爲仁必本於孝弟說統曰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而孝弟者無之則爲仁之本可識矣按此則首一節是案末二句是斷上下原自相承觀馮蓉禎先生文則瞭然矣有泥金仁山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之解分作兩項人看殊失上下相承之旨呂晩村曰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也不論質也不論學下節即根上節推出只指點道理

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學字亦言外意觀此則金氏之說不竝泥也或謂不好犯亂尚未是仁爲仁不止於不好犯亂故上下各竝開說則又不然蓋犯亂不仁之類也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矣言雖未及意自可通晩村曰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好犯上作亂不好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上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晩村解得通融如此則上下不必開說可知矣至將爲人與爲仁牽合立論者晩村亦已極言其非何須又辨

道千乘之　一章

括心字立論者訛也人因外註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之說遂謂敬信數者俱是存心不是行事作文蓋括心字立論不知敬信雖是心然曰敬事則就應務而言非僅靜存於中而已信指號令賞罰不二不欺則有須示於民之政不但存心可知用固不得言心矣即愛人亦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如徒以心而已則是孟子所謂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也其可以爲愛人乎使民以時其非言心也抑又明矣

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大全雖有此說然本註則訓道爲治且只言治國之要不及心字則大全之說或是朱子未定之見耳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外註楊氏之說雖本於伊川然先賢之言豈無不可泥焉者乎折衷曰此五事亦是政但是綱領大事非小小條目之比故曰治國之要此說是矣萬曆丙子元墨只括要字立論並無存心之說良有以也

弟子入則　一章

提孝弟作主者訛也孝弟二者其義之所關者雖重其道之所該者雖廣而夫子之敎弟子却是敎之以全職非專敎之以兩端也孝弟是立本之要故首及之而謹信則是檢身之要愛衆親仁則是接物之要各有所主俱於孝弟無干至於學文亦非專爲事親敬長而已蓋詩書所載不止是孝弟之理禮樂射御書數亦非止爲孝弟之事也前輩爲此題文或以孝弟作貫後來同此者甚多雖於理可通但失夫子所敎弟子之本旨耳至以學文爲稽考六事者亦訛蓋詩書所載之事不止孝弟數者而禮樂射御書數於此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故淺說曰學文

另說開不必繳上孝弟云云也但孝弟數者之理亦在詩書六藝之中故朱子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折衷亦曰學文乃是開發聰明處然非專稽考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也要之夫子之意是大分衞氏所云德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專主孝弟與拘說學文固於語意不合道理不全矣即先行後文亦屬餘意

賢賢易色 一章

空指盡誠立說者訛也子夏爲務章句之虛文者而發專是欲人盡倫與存誠意無干但易色竭力致身有信等俱是說到誠處故註云行之必盡其誠耳必盡其誠正是能盡其倫註中學求如是而已如是二字是兼項四者皆人倫之大者二句而言非專就必盡其誠說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故能盡倫即謂之學時文有空指盡誠立說到底竟不貼合盡倫者則是三代之學皆所以明誠乎意義便不合矣盡誠者誠於盡倫耳有將盡倫與盡誠分說者亦覺對待不倫且非子夏專欲學者盡倫之意也

以盡倫之人爲已學而謂實非未學者訛也其人如果已學也

又何有人稱其未學乎其人實非未學也又何煩子夏稱其已學乎子夏蓋設一未學之人而許之以學見學不外於盡倫耳故蒙引曰子夏是主資質美者言若兼必其務學之至說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存疑亦曰原子夏本意是就資質上說朱註必其務學之至是替他周旋不若圈外游吳二子之說明白痛快也且朱子曰人固有資質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也此雖小註之言却得子夏本旨又有兼已學未學言者亦非說約曰集註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亦

不曾判是質美一邊據說約所言是欲兼務學說也張嘉琛先生文亦如是講末曰使其人而未嘗學益其性之優也實無非學也使其人而終身於學果其學之成也乃不愧所學也晚村評之曰入時人手便做成子靜六經爲註脚伯安格致爲義外害道不淺矣此文幾箇轉折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之意分外光明有功聖學之文晚村之意是謂兼說務學乃無廢學之病耳陞覺不必然也子夏之意固是欲人務本非欲人廢學若論其言原爲有病故吳氏稱其抑揚太過也如於子夏口中補完語病則吳氏之說爲非矣仇先生曰

註中非生質之美必務學之至還是替子夏周旋語作文若將質學兼舉欲說得道理無弊終於語氣不相肖矣此說甚是蓋道理雖無不全語意各有所指言之有病者即以有病之言還之方合聖賢語意若執衆家道理以概各人說話寧有當乎

君子不重　一章

以固學作貫者說也說統曰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君子之爲固學計者又不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說約亦曰下三節皆所以重威而固學也時文本此立說者甚多却覺不當恭學則不固是就不重

說亦與下三節無關不威不固總由不重則欲威與固者在於求其重耳重在正衣冠尊瞻視不在忠信與擇友改過也何得以下三節爲重威而固學耶仇先生曰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欲固學當自厚重始非謂能忠信取友改過而始厚重也固學另是一項事必云下三事交盡而後能固學則開首不重句置之何地且檢點威儀言動乃當下工夫豈待三者既修而後聽其自至乎必不然矣其辯甚明

把忠信作主者說也有謂能忠信則外自厚重無友不如已者恐其敗吾忠信過則勿憚改亦是改其不忠不信此說不然以

理而論忠信所關於學者雖重而此章之意却只就立心一項說耳與上下文無涉黃勉齋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助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四者平說未嘗單重忠信也或云爲學工夫當由本而及末還依陳新安歸重忠信爲是然朱子曰人爲學之序須先從外面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蔡虛齋曰人須是有厚重的質方可爲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存疑曰威重如耕種之田地主忠信如有種子取友如灌溉改過如芟艾觀此三說則知容貌之間凝重不佻乃修身切要之務也豈必歸重於忠信耶先輩許子遜楊維斗先生作皆

用四平立格並無偏重串說之處仇先生亦謂四平立格確不
可易也。

子禽問於　一章

謂夫子之聞政是得之而非求之與之者訛也得若得聞其政
耳淺說曰不知夫子求之而得聞與抑時君與之而得聞與則
求可言得與亦可言得也且觀註中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
句則知不可謂得則非求也明矣子貢所辯者在溫良恭儉讓
字不在得字蓋謂夫子之聞政是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非求以
得之與以得之也仇先生曰將求與得三字頗翻叠攀終是俗

套　陛　謂非但俗套而已且於得字未識解矣淺說曰或以時君
敬信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也蓋人君咨訪投
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若說是與則夫子之所以得聞政者
由時君不由夫子亦有德非聖人而時君以政與之者也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與矣子禽與之之意主時君言
子貢得之之意主夫子言故不同淺說之言原是如此說約纂
之曰與由時君者也得由夫子者也竟刪去子禽與之及子貢
得之之意而徒以與字及得字分辯便非淺說之旨矣時人徒
觀說約所纂不觀淺說本文故見錯耳。

詩三百一　一章

謂夫子專以讀詩之要示人者訛也此章書解皆云示人學詩
之要惟說統曰夫子揭出思字示人正教學詩者在心上着力
不是說讀詩之法又述鄒肇敏曰味此章却是教人無邪忌而
觸詩以發之耳折衷亦曰夫子之意不但使學詩者務知要便
是示學者諷詠其旨要得思之無邪所思既無邪則所言所行
皆無邪矣故朱傳終之曰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說統折衷能得
夫子立言之旨適說刻文俱以示詩之要立說獨徐健菴先生
者不然破云聖人欲正人之思而示以詩之要焉後此專發此

意公弟彥和先生評之曰此亦夫子欲人思無邪也而借詩言
以發之此作者闕者所見俱確爲有合於說統折衷之解也
以思無邪爲作詩者訛屬讀詩者亦訛屬編詩者猶訛也嘗見
此題文字有以思字指作詩者言矣大全問思無邪莫是作詩
者發於性情之正否朱子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
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
者思無邪耳按此則作詩者之思不可謂無邪矣乃人之以思
字指作詩人言者有數說焉馬殿聞先生曰國風不淫小雅不
亂思無邪實爲詩人本領此一說也然先民雖有言曰國風好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而好色怨誹獨非邪耶陸象山概以鄭衛諸詩作好賢之詩則作詩者之思無邪此又一說也然竟以鄭衛諸篇明是淫奔之詩何得作好賢者說耶王陽明又直以鄭衛諸篇爲里巷相傳之逸詩秦火以後漢儒雜採以足其數其言不足爲訓則以夫子所刪之詩其思原無邪者此又一說也然王先生何所見而云然耶呂晚村曰王文成採陸象山之說以攻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郝京山敬祖述其意猖狂譋詆謂旣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内朱子於詩稍涉

情致卽爲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輒講父兄不授故其詩一以古序爲斷今卽序論之則桑中蝃蝀氓丰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諧謔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哆口而教乎呂先生之辯如此則謂旣刪之詩其思原無邪者不可從矣郝京山力詆朱子尊復毛詩小序謂淫奔諸篇出於情人之自述則爲無耻出於詩人之代作則有懲戒其說本於馬氏通考嚴氏詩緝仇先生嘗謂其說亦有理矣仇先生又自言曰國風淫詩若說本人自作則無耻甚矣謂他人

婉刺其事而代作之便有警世之意然則或美或刺作詩者本無邪故讀詩者亦歸於無邪此小序之說爲可信耳文字有本郝氏仇公此說立論者謂詩中之言有邪有正作詩之人其思總有正而無邪此又一說也然據歷言之彼爲淫奔復何耻之與有雖自他人觀之以爲無耻彼固有所不知亦有所不顧也以淫奔者爲有耻心而不自言其事此亦過於忠厚之論矣且使小序爲可信朱子寧不信之乃於鄭衛諸篇他人作之者則曰此刺淫奔之詩本人作之者則曰此淫奔者之詞分明有自作者何得以爲代作耶時文有曰人卽無良而思之不正未有

不自知者旣自知之仍自言之以告於人天下豈有此人情哉此亦說得有理然淫奔諸詩亦男女當日私自言其情耳采風者貢於天子因著之篇什以勸懲天下此先王之事非詩人所自爲也不得以此爲疑且仇先生嘗曰郝京山確尊古序有意與朱子爲難可謂放言無忌矣究竟序說有不可通處强作解事正坐心不虛耳是仇先生亦終以朱子之說爲確矣則主作詩者之說固無一而可也又有謂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專主讀詩者言人皆以爲得解仇先生十三科文徵凡例亦云詩三百篇依集註當云讀詩之人其思皆歸無

邪矣然聞玩註中可以字及使人字則思無邪原是言詩之用如此三箇人字便是指讀詩者孔子本言詩之爲用使讀之者思無邪今云讀詩者自思無邪不亦左乎理雖可通語意尙落一層則主讀詩者之說亦爲非矣又有謂先王編詩邪正悉登者總欲使人思無邪耳此說似是朱子小註亦曰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懲勸矣然愚按孔子口中只是言詩蓋指此書之所載者爲說也括及編詩亦鑿添設註云凡詩之言可以感發懲創云云亦是就詩言之下云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卽是言詩之用使

人如此非言編詩者欲使人如此也故雙峰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雙峰此說能合集註之意又折衷曰詩之爲經善惡悉載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爲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其照註疏解而著爲經二字則亦是就詩而言非就編詩者言矣合而論之不是作詩者之思無邪亦不是讀詩者自思無邪并不是編詩者欲人思無邪只是言詩之用使人思無邪耳則爲文者或主作詩或主讀詩或主編詩又或於此三者兼而舉之皆似有所不合矣

吾十有五　一章

不分知行者說也聖人終身之學不外知行兩項故註以知行分貼各節朱子之答門人亦然吳适先生所作亦以知行分配饒麟士評曰主知行說較餘作有把柄要玩註理實然耳甲午會試書先生鄉墨是祖述於此而晚村抹而駁之曰知行分配說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主並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則知行原十分劃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問而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自惺思之似覺不然

蓋論工夫則聖人之知行固逐時並進論效驗則聖人之知行又逐時各異有時行之所進先於知有時知之所進先於行聖人自言其效驗故言某時進於知者如此某時進於行者如此言其進於知者故不及行言其進於行者故不及知非謂言行時遂無知言知時竟不行也其理雖有兼及而言則有專及耳折衷曰此章知行據其詞似有分屬但聖人進德知行並進不容判然相離也折衷之意是說人不可因知行之分遂謂知時不行行時無知耳豈謂夫子口中不可以知行分列耶王守溪文分列知行楊維斗先生評曰先輩能分所以斬截今人混合

所以糊塗由此觀之、則仇先生之評殷書兪君作曰、不如渾融爲大雅、者似屬不必也

吾與回言　一章

謂惟不違所以足發者、譬也夫足發者多在於違者耳蓋能從能問則所言之理乃無不明所以足發故畢世持先生文曰、二三子有違吾之言者吾固以知其於吾言乎能發也皆見他文有曰、始之見其才者、終之必不自見其才、爲其一發焉而無餘也、多所得於衆見之會者、必無所得於靜存之時、爲其外示焉而鮮藏也、如此說者甚多皆將違字說壞了然則其有違者便

不足發耶且違而發者其常不違而發者其變故言回之足發加一亦字也荆川先生過文云空其不足以發矣反振一語能得亦字神理若說不違而後足發則將亦字抹卻矣陳介眉先生文曰、回不違而發二三子違而發是亦一回也不將違字說壞斯爲有見

視其所以　一章

謂聖人必欲得眞君子者、訛也夫子言觀人之法甚詳者蓋恐爲僞君子所欺耳末節雖兼善惡而言意卻重在惡一邊也庚子山西元墨、思得君子而用之、思得實爲君子者而親之、思得自然爲君子者而與之云云、識見雖高似非聖人本意又若先生評曰、須知立言大旨、全以君子待人、惟恐人有遺善、故屢進而加詳之、時作推勘如鉤鉅作用、必欲發人之隱微而止誤矣、此評亦差聖人心雖忠厚識卻精明恐人爲僞君子所欺故言此觀人之法以教之耳聖人本意是欲教人精明令必說到忠厚得毋相反耶

從其字立論者、訛也其字、卽指末節人字而言原無意義人不得廋、全在視觀察處一步深一步耳直解云、人能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必

不能飾所安而逃吾之察可謂疏得明快矣此是夫子詳言觀人之法的意思也、說統曰、大抵聖賢觀人、不以已意觀之、只把他自家身上一一參驗、那一件不是因物付物、所以爲天下之至明、此是從其字立論了時文從其說者雖多卻非本旨王君憷夏曰、題中三其字、人多忽略讀過、不知寫得此三字醒快、便見聖人觀人之法自非逆億、此亦說統之見耳求之夫子當日本旨實屬無關

溫故而知　一章

專以心得立說者、訛也說統曰、此章不重爲師、重在心得上論、

翼註曰此章重學貴心得上不重爲師折衷曰此夫子示人以心得之學不重爲師上艾千子亦曰可以爲師猶云資深逢原耳原重上句師字只帶言前人之解俱然故作文者亦多以此立論也然按註中記問之學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數語則覺前說爲不合解大全朱公遷曰此爲爲人師者言之其說是矣作梅胡公及士琰陸公兩先生文俱主爲師立論仇先生評胡文曰若照本註其應不窮講似專重上句然玩記問之學不足爲師則就師道立論亦爵有見陸觀大全舉要曰其應不窮正照爲師立說則照本註亦非專重上句也就師道立論此是

不易之解豈僅有見而已哉其評陸文曰此專論爲師之道其學有餘方可教人斯則爲確論矣辛未黃先生文亦主爲師立論武曹先生評之曰朱子云只爲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爲人師故發此一句言如此方可以爲師則此章固當以師道言之其謂下句帶說只於收處一筆點過者乃死圖村叟子之說也世之人不從朱子而惟村叟之是從不亦惑乎此評說得明確而晚村評李贊元先生文曰下句用活法帶過便有高致知其見地超然豈晚村於此章解尚亦未見透耶

先行其言　一句

言行並提者訛也此章行字與他章言行行字不同何得並提言行耶晚村評曰行其言三字折開不得折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則在言字上見仇先生評曰行是活字不是實字從平聲不從去聲又曰題是就言上論君子非是專論言行是說君子先行其言非僅說言行相顧也觀二公之評則並提言行之非可見矣

說作先行後言者訛也蓋先行字原連下其言字不得截爲兩橛盛珍示先生曰重在上截人皆知之然是先行其言非先行後言也晚村曰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

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每從言字轉出先行來其意最精如淺人便只做先行後言矣觀此評則分說先行後言者無乃不可乎又見先輩有曰夫子因子貢問君子當時即在子貢多言上起見故不分說言行而曰先行其言須處處提清言字方得主腦觀先輩之說則書解作法俱可知矣此題文字戚君諱藩邵君諱泰平汪君諱鶴孫厲君諱士貞諸先生者知重言字而翁陳二公者逐處俱從言字說起更爲得解得法也

將言字說壞者訛也翼註曰先行矣雖不言亦可也其曰而後從之只見得行之爲重耳時文有本此立說者是不知言之不

可廢也雖歐陽公嘗曰修諸身矣不見於言可也然韓昌黎又曰君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詞以明其道則言盡可廢耶說統曰既貴躬行但曰力行足矣何必說箇先行其言又何必說箇而後從之王宇泰曰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惟從躬行心得說出故聖賢之心由是而傳觀說統則知君子亦不可廢言也但須以行先之耳嘗見此題文字有汪君者曰以絡往聖則有言以開來學則有言劉君曰爲明道而有言其心至不得已爲覺民而有言其責有不得辭厲君曰君子思以訓世則著書立說不得不藉於其言君子思以維風則貞志葷教

不得不發爲其言歷觀諸公之說則言其可廢否

由誨女知　一章

以註中由此而求之二句作末句正解者訛也是知只淺淺說箇知的意思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者見得知在心不在事若在事上論知則如何知得盡只求自家心裏明白耳註中無自欺正解是知求其知是補一層餘意朱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由求其知是使人安於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折衷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如此則於義理事物之間雖不能盡知而自家心裏明白無一毫欺蔽障碍此便是知必先去子路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亦理之必然也故曰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而補之者也觀朱子與折衷之說則由此而求之二句非正解也明矣蒙引淺說所講俱能以夫子言外之意與夫子口中之語兩下說得分明若存疑曰不知爲不知則心中明白就可以進於知故曰是知也則是以夫子言外之意作夫子口中之語了陞稽此題文前惟田一儁先生元墨得解後則史及超陸稼書兩先生者亦合其餘房書墨卷多以餘意作正解否則以正

解與餘意夾說俱覺糊塗不清然說統李石麓曰知只論眞假不論多寡即此眞知之外更別無知故曰是知若曰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夫子之言反爲不完之語矣此說又差故晚村目爲狂禪邪教而駁之者詳矣則求其知一轉不可抹去但須補得有法方與夫子之語氣不碍耳陸稼書先生補云即不必論其繼此所至將日進於昭晰而此際之較然者固已握知之要而無所或蔽晚村評之曰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圓道理如此行文入正面中講覺多一轉且是字語氣較緩散然人謂不補爲高則又墮脣後叛註之論先輩斷然補出此文

於波蕩處作不補之補更見斟酌史及趙先生曰無論知與不知其臻於知而後止而節此疑信之不相借也誰能知其信又知其疑者歟此與陸註同一補法俱能不得語氣也

多聞闕疑　二段

謂是極言尤悔之難寡見得不暇及於祿者訛也朝廷之祿原欲授之能寡尤悔之人而尤悔之寡必須先做多聞數項工夫故從多聞工夫說到寡尤寡悔從寡尤寡悔說到祿在其中見得能盡爲學之功自有得祿之道不必用心以干之也存疑曰何必汲汲於祿哉女但去爲學耳學至祿不待干而自至矣

何必汲汲於祿哉存疑之講切合孔子當日語意時解有云必如此用功而後僅寡尤悔則寡尤悔益若斯之難也何暇分心於祿哉此總欲子張鞭心入內耳刻文如此正說者皆是雖艾千子先生所作亦不免爲據 壓 看來若如此說是將多聞二段便作教子張不當干祿而語意已煞住矣則下文三句又復另說祿之不必干耶細玩語意似爲不然蓋此二段雖是正言反已之學而却只說尤悔之所由寡以起下文三句耳不必干祿之意末句方見此處尚未及也解者因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兩則字中潑見尤悔之難寡意 壓 謂則字是順下語氣非難辭也若作難辭是與乃字同義非其解矣字義不辨意思所由差耳

言寡尤行　三句

虛說得祿之理者訛也觀本註云不求而自至之詞小註云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詞則是說寡尤悔便能得祿見其不必干耳外註云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此是推論餘意非本義也故包長明先生文必先發本義然後及其餘意顧天峻先生文曰以有意而失之以無心而得之者往往是也以無實而失之以有本而得

之者往往是也以實能得祿者詮發在中之義如此時文將餘意作本義講謂只求其得祿之理而已不必計其祿之得與不得也此論雖高却與本旨不合或云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說着祿不教他干若如子言則是教子張干祿矣 壓 謂不然聖人因人立言子張分心於祿夫子因言能治言行自有得祿之道正示其專心於內耳故程註曰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也此豈教之以干祿耶務疑主意曰言行交修祿自在中何必用心於干哉此書平平正正不須立異今說者謂若如此說是聖人教他干大誤矣此解極是

子曰書云　一節

前謂定公以孝友正家者訛也為此說者蓋謂季孫意如逐昭公立其弟定公定公受國於意如既非先君之所命又不誅季孫為昭公報仇遂殺德而寵秩之便是不孝不友彝之君臣無政甚矣夫子說箇孝友極有含蓄時文以此立說者十人而九

陞謂或人是問孔子之不仕耳孔子引書答或人不過明己不仕之故耳忽然譏及定公豈不無因至前耶註中明言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矣未嘗及譏定公意也若以孔子之不仕者在於定公不孝不友故難以語或人則定

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時孔子嘗仕而相之矣定公猶是定公未嘗誅季孫而避其位以行孝友事也孔子何為又仕之耶觀鄒德溥耿定向兩先生文只說為政道理並不沾及彝事時文必作擊射刺譏語殊失聖人當日語意陳大士文亦不沾時解故仇先生評曰時手從隱諷時事立說失之薄矣文將孝友為政之故實落推明有補於經也雖晚村先生亦取時解文字陞却不敢從矣

是亦為政　二句

作正家亦可正國者訛也折衷曰政者正也以己之正帥國之人是固為政也以己之政帥家之人是亦為政也必如此說方合亦字之解若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則是書中之意而非孔子釋書之旨矣玩是亦二字多少含蓄明見此外更有政在若從此一概抹却則孔子平日之栖栖皇皇者何為耶

巧笑倩兮　一章

以重質維禮立論者訛也說統曰通章主重質說總見聖賢維世意特借詩以發明其旨只重禮上不重詩翼註亦曰此章俱以重質之心貫先輩後賢之文俱有本此立論者矣不知首節是子夏論詩次節是夫子解詩末節是子夏不執於詩故夫子

許其可與言詩始終只一言詩言禮其附見者耳與重質意無關故艾千子評歸先生文曰因詩悟學只重許其悟不復將詩禮紐合作維禮套語此題正式也楊維斗先生自記曰因論詩故曰可與言詩紛紛說禮終未夢見仇先生評陳大士文曰本章原是問詩故許其言詩論禮只偶然旁証耳觀諸公之說則知以重質維禮立論者非矣至有謂詩中亦有重質之意者尤為穿鑿

繪事後素　一句

謂以繪事譬素絢者訛也巧笑倩兮二句就美質言所謂素也

絢是此外物事然上二句是賦下一句是比觀註可見蓋以素比美質絢比華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是直解素以爲絢兮一句之文繪飾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故淺說講曰詩人之意非言其以素爲絢也蓋言繪事後於素必先有素地然後可加絢繪也而說約亦襲此作講其義明矣時文謂以繪事譬素絢者十人而九皆由未知詩之言素絢者已自是比故耳

夏禮吾能　一章

謂夫子欲以夏殷之禮救周文勝之弊者訛也說統曰周初制禮參酌夏殷而成周末文勝初意盡失夫子欲借文獻爲証指點出國初美意與人看庶幾挽文勝之弊以復古道竟阻於文獻無徵而監二代之初制卒不信於人心所以致慨時文有從此說者却非聖人本意也大全饒氏曰苟當時杞宋可證得夫子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併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証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㮣淪亾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嘆也已存疑曰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嘆也聖人本意誠如大全存疑之說耳仇于評翁先生文曰周末文勝此亦後來流

弊若周初制度本兼文質之中夫子欲救時弊復從先進足矣亦何待用夏商忠質以濟之耶以此立解亦作文巧於立說耳恐非確論其評是矣

文獻不足　一句

歸咎杞宋者訛歸咎周者亦訛也蓋夏殷二代世遠時遷則典籍散亾老成凋謝固其所也此乃時勢爲之杞宋其奈之何哉時文以遺典籍棄老成爲杞宋罪噫典籍即可收而藏之矣老成亦可挽而留之耶周介生先生文曰典籍散失老成凋謝雖有能言之士不足取信當世時會實使然哉張睿唯先生文曰典籍歷久而湮者皆與時俱往此必然之勢也由二公之文觀之則文獻不足於杞宋何尤雖錢世熹先生文字亦咎杞宋而晚村錄之　批　却不敢從也又有歸咎於周天子者曰明堂訪道未聞蒐羅於外史則亦僅等於稗野之紀載有其文而不足傳儒宗博雅未承顧問於王朝則亦僅同於山林之遺逸有其獻而不足重此說亦非夫子所言不足是言其殘缺衰落非言在下不在上也苟有文獻則在草野夫子亦可取以爲証豈必聚於朝廷而後爲足耶故仇先生曰大意謂兩朝典禮極重惜杞宋國小不足守其遺文而賢才又多淪落夫子不克論著二代之

禮與周禮並存故發此嘆耳有謂夏殷之禮具在特由本朝不及採訪以致文獻無徵者屬曲說也

足則吾能　一句

作望當時君相之修明者訛也折衷曰吾能徵之見今也不足可惜已甚惜其遂湮滅無傳也然則夫子此言正是感慨於今豈足期望於後耶周介生先生一節題文用向使二字轉出此句最爲得解敝矛批云足則能徵是感嘆無聊之語近文王望當時君相搜羅舊典以足文獻抑非正旨此評亦確時文有曰誠使開明堂而議典新朝必盡輯異代之章召故老而稽疑天

子必盡集多聞之俊此王望周天子之修明者也又有兼望周尊者曰有如聖天子悼古道之鬱滯顧左右史而討其闕訪求遺書稽諜譜書於是金石之藏集於闕下而疇人子弟亦往往間出吾宗國憫大雅之云亡就易象春秋而搜其逸典起舊文廣延方士於是典籍之裔豆於學宮而稗官野老能道其遺事如此云云俱是說不足者可使之復足也按之事勢恐不可解雖求遺書招學士漢天子亦嘗有之然是求招於當時之猶有存者耳非謂缺者可復補死者可復生也明儒張先生文曰吾安能使若滅若沒之籍而忽然流布於世乎吾安能起識大識小之賢而與之上下其議乎足則吾能徵之其如必不可得何哉必如此說方是當日語意近有足字題文破云事有不能強於足者設言之而若自幸焉可謂合解挑北云版籍失傳矣而忽謂失傳者之一旦較著也有是事乎名碩既往矣而且謂既往者之一朝復起也有是理乎反說足字甚是明決以文獻不足咎杞宋以文獻之足望當時考之諸書並無此解不知何人創此作文後來遂相沿而不察也

或問禘之　一章

專說禘義深遠與專說魯僭當諱者皆訛也楊維斗先生文專

主禘義深遠說陳大士先生文專主魯僭當諱說皆失之偏專說禘義深遠則使禘義淺近夫子遂與或人言耶將爲尊親者諱之謂何矣專說魯僭當諱則使魯無可諱夫子遂與或人言耶將智者不失言之謂何矣註中明有兩意不若兼之爲全艾千子曰禘實難知謂其爲諱謂其爲謙者皆非也此則與註中聖人豈眞有所不知何相背更不可從又見刻文有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辨說到底者亦覺浮泛若此章是記或人問禘夫子隱禘耳在夫子口中只宜說禘義深遠即作斷諱亦只宜發明夫子不答之意將行禘原由辨說一篇議論雖高却於本旨

似無干涉

知其說者　一句

謂以天下二字見得禘爲有天下者之事者訛也此一句亟豚從不知也句來正極言禘說之難知耳若以天下二字示禘爲有天下者之事則僭禘之失雖未明言而隱使或人知之則與明言無異矣何以爲諱國惡乎此非聖人忠厚之意也歸太僕楊維斗二先生文並不於天下二字着迹斯爲得解

子貢欲去　一句

謂子貢亦是愛禮者訛也此章書解多謂子貢見當時不行告

朔故爲此憤言以激魯人其愛羊處即是愛禮處也古今大小題文無不本此立論歴謂子貢意果主於愛禮則夫子豈不能諒其心而仍以愛羊誣之耶如以子貢過激之言恐使魯人不知其意而或竟去其羊則夫子何不明責其言之過激而必以愛羊誣之耶子貢蓋借其無實而妄費朱子已有定解不必復爲推測且夫子明云賜也爾愛其羊而人必謂子貢亦愛其禮似覺難通翼註曰新說子貢是激魯人復禮太淺了無論背朱註且與夫子爾愛其羊相背其說是矣人之所以主過激之說者蓋謂子貢是箇高明的人必欲替他周旋說向好一邊去耳

不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子貢雖達一生議論豈盡有是而無非耶且子貢借其無實而妄費較之見妄費而不知惜者已高一籌但自夫子看來去羊即是去禮存羊即是存禮所見爲更大耳故存疑曰聖人之見大異於子貢也今欲擡高賢者不反看低聖人耶據陛所見此題文字陸樹聲先生者爲能合解講下節云自子言之善爲治者務在節用而冗費之既去斯亦足國之常典也自我言之成大計者不惜小費而餼羊之不供殊非經國之遠猷也總結云是則子貢之愛所以權一時之空也夫子之愛所以權萬世之經也其文詮得的確能使聖賢分量

俱出而於子貢亦未嘗說壞也

關雎樂而　一章

以樂止於琴瑟鐘鼓哀止於寤寐反側爲不淫不傷者訛也嘗引曰關雎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要重在后妃之德上存疑曰樂至於琴瑟鐘鼓其樂可謂盛矣使施之他人不亦淫乎乃爲文王之得后妃其樂宜也故樂而不淫憂至於寤寐反側其憂可謂深矣使施之他人不亦傷乎乃爲文王之未得后妃其憂宜也故憂而不傷按此二說俱合本註之意淺說亦如是解若謂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

淫憂止於寤寐反側是不傷則與註中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矣至於大全饒雙峰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此解則不合矣雖朱子亦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然此是朱子未定之見故折衷引其說而曰又是一意定從大註也此題文字李廷機先生者能合本解餘俱流於小註之說否則

說得糊塗不分明者多矣

子謂韶盡　一章

以盡善未盡善為專由於遇者訛也註中明兼性反之德矣則不當專就遇言時遇之說原置圈外不必泥也大全問揖讓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也朱子曰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有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觀朱子之言則知不可拈時而遺德矣明文如瞿昆湖者是以德時並言國朝前則徐立齋先生後則張武承先生者亦俱並言德時有遊說統嘉舜之盛而悲武之遇之說專就時言之者不可從也又有以盡美為功盡善為德以德對功遺却時之一邊者則亦偏矣總以依本註意為確

富與貴是　一章

以不處不去貫通章者訛也此章工夫當分兩節看觀存疑曰富貴貧賤是為仁大關節處終食造次顛沛則漸入細微矣則是兩節工夫可知也淺說過末節云不但外明取舍之分尤當內密存養之功說得界限分明有謂不處不去即是終食無違

終食無違亦是純其不處不去之心而已不知終食無違是無一刻去仁之意雖從次節言貪富貴厭貧賤說來却又已說到細微上去不可以不處不去概之也內註云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外註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云云俱是作兩節看概作一層工夫終混混耳故仇先生評黃陶菴文曰論求仁入手先要清欲惡之念論為仁究竟又須密存養之功從大端說到細微章內次第如此註中界限亦如此文於終食無違節拈定欲惡反似粗浮也陳大士文亦犯此弊惟熊鍾陵錢肅樂先生及王君

卜子者不然然據匣思之以不處不去該括終食無違者固謬
以終食無違撤却不處不去者亦差蓋次節是承首節說去末
節卽是承次節說去若於終食無違撤却不處不去則於前後
相承語意不融洽矣且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亦在其內貧富貴
貧賤反在其外耶翼註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該得上下文
上面從富貴貧賤大關頭說愈說愈完密然總是不違仁也不
處不去盡不得終食無違終食無違却包得不處不去此說甚
是但與總註分言前後兩意者微不合耳
將此章分三節者訛也眞西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

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的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
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
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
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
此說非是蓋造次顛沛二句只是申明終食一句之意故翼註
曰無終食之間違仁只是常常不違仁無頃刻違仁也故可包
得下二句說統曰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也陳之遴
先生文講末節處分出兩層淺深其說雖本西山却與孔子語
意不合王卜子文過末二句云夫惟其無終食之間違仁也眞

一之學抑無處而不固也此是頂上說下耳而仇先生評之曰
篇中又分出三層說本西山眞氏確不可易似非卜子之意而
曰確不可易者其亦未必然乎

吾道一以[illegible]一章

只拈心字立說者訛也此章題文多只拈心字言之蓋以一貫
二字爲一心又以忠恕是言心耳不知其皆非也註云聖人之
心渾然一理則是言理非言心也下節註云夫子之一理渾然
併不言心可知是言理矣大全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貫萬事
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此是言心矣然下云只此一心之

理盡貫衆理則又何嘗不言理耶蒙引曰一是心乃道之體也
此說非矣然又有曰曾子向也知素理於事而不知取理於心
言取理於心則是心中原有理也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
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
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
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一以貫之此甚說得明白蓋道卽理
也道字原兼體用而言在於心者乃道之體見於事者乃道之
用見於事者雖有萬端在於心者只是一箇一乃指其在心者
耳如卽以心爲一則心爲道之體而事不將爲道之用耶見於

學者乃道之用不可以事爲用也不可以事爲用又可以心爲體耶至於忠恕雖是言心然忠者是盡此心之實理也恕者是推此心之實理以及人也豈曰盡此心之空空者而推之耶說淺說曰盡此心之理而無一毫虧欠之謂忠推此理於人而無一物乖戾之謂恕則忠恕雖是言心亦仍是言理矣存疑曰忠恕一貫當知其所同又當知其所異以心之實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以心之一理而應物言則曰一貫是其所異也心之實理即心之一理實理之應物即一理之貫物是其所同也存疑之解一貫忠恕俱就心之理言如此朱子亦曰忠即是實理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朱子言忠爲實理恕可知矣則忠恕豈是只言心耶晚村先生曰講一貫忠恕者只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可了也又曰忠恕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己推己做入近文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之學也艾子辯此章五謬有曰有云忠恕是心學論語一部書何處不是心學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插入又安用以忠恕代之此又一謬也觀呂子仇子之言則空拈心字說者似非襲註亦曰此章以心字作主不若只以一字作主總是聖人以一傳道大資備於一而發之也

吾道一以　一句

拈名物象數及日月寒暑等入講者訛也註云泛應曲當是就聖人應事處說也按大全朱子曰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則應事處固兼萬端而言然以下文忠恕觀之則宜專就待人上說蓋忠恕者是盡一己之心以推及於衆人也與處置泛常事物者無關廣炬訂吳次尾先生曰此夫子現身指點語依渺不得支

離不得取忠恕倒視則題理明矣此說良然維章先生曰初不要看淺了一即脂指忠恕言也此則太泥了蓋夫子之言一貫原不是言忠恕乃曾子借此以明之耳然夫子之言一貫雖不是言忠恕而曾子既以忠恕爲一貫則說一貫處不可不與忠恕相通也時文多拈名物象數與常變經權對講常變經權已覺不符然泛說應事猶可通於待人若名物象數更不合矣楊維斗先生自記其文曰細讀一遍題語渾然未破又於忠恕代一貫之旨可通得去此見甚是而名物象數等項可通得忠恕去否若下節註云天地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是譬聖人

之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也朱子解下節註中之一本萬殊以日月星辰草木昆蟲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竝言是以天道明人事耳至於本題却是夫子自言應事之道與天地萬物不相及也背見時文於夫子口中竟說天地化育萬物之道掊及日月等項則與夫子所言吾道者不類矣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來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只是論造化與此意不相似按許氏之言則泛說事理猶爲不切聖道況以天地之道入講耶

夫子之道　二句

分學者聖人之忠恕者訛也折衷曰忠恕還就學者說註分明有借字或者恐忠恕之卑乎一貫乃謂此忠恕即夫子之忠恕恐非曾子即易曉者以示門人之意說者謂忠恕爲夫子之忠恕由存誠至誠無息以下一段未明耳蓋曾子說箇忠恕只借得學者之事以明夫子之道而夫子之道之實猶未發明故足此一段而終之曰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即此玩索便見在學者喚做忠在聖人身上則謂之至誠無息在學者喚做恕在聖人身上則謂之各得其所若以忠恕爲夫子之忠恕是以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當忠恕也其說不可通矣此亦言之有理但曾子口中既以夫子之道爲忠恕則是以忠恕爲夫子之道矣必曰夫子之道即學者之忠恕也語氣得無不融洽耶麟士先生曰忠恕本是勉然之事今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先儒語雖多大段亦不過如此若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別一是要他解得一是要他做得徹上徹下也方以智先生曰夫由學者之忠恕入於聖人之忠恕固自是但天人之分在他處可論而作此題便是解中解終爲添出細觀

曾子語氣亦是惟恐學者不明將以聖道爲恠虛故切近指出忠恕只詠而已矣三字却是煞定語文中空切實講明何暇論到天人之別耶爾公先生曰忠恕說得親切而已字乃爲直截若曰聖人有聖人之忠恕學者有學者之忠恕是區別分量不是而已矣直指心體之意矣觀諸先生之言則分別聖人學者似覺不可仇先生亦曰忠恕本是學者用功名目移在夫子分上則當自然心體說方與一貫相關也至於天地之忠恕乃陳氏所謂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耳曾子當日原無此意作者或拈入講則更爲添設矣故仇先生曰天道之

忠恕特借此以明聖道時文混舉者非也

君子喻於　一章

將喻字作淡知者訛也大全朱子曰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淡曉存疑亦曰喻是知到細微曲折極透徹處迺觀時文從大全存疑之說立論痛發喻字者十人而九然此章雖是明君子小人之所喻而玩其語意却是重義利字不重喻字故本註於喻字只以猶曉也訓之意謂君子行事惟知有義小人行事惟知有利耳非言君子於義能知得明小人於利能知得透也淺說曰君子但知有義而已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一以義爲之可否不復知義之外又有所謂利者焉是謂喻於義也小人但知有利而已凡事一係於利度其可以得利則欣然爲之不可以得利則不爲於義之可否置之不復問矣是謂喻於利也不必說是知其纖悉曲折也言凡事但知有此而已翼註亦曰喻義喻利是別言不是淡言蓋君子之迹亦有混於利者其心惟喻於義也小人之迹亦有寓於義者其心惟喻於利也勿作不徒淺涉之而淡知之說觀淺說翼註之解則

大全存疑之說爲非而時文似多誤矣翼註是別言不是淡言二語極得與註但不必專以淺混衍爲言耳此題文字文徵所選黃先生者合解餘則似有毫釐千里之差也

德不孤必　一章

就秉彝好德說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此是兼秉彝好德同德相應而言然據陋見此章只就同德相應言之不說秉彝好德蓋必有隣者註云必有其類從之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意若說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則天下之人宜無不從之矣何故只言其類耶翼註曰據註類應字還是主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說泛主秉彝好德說亦差此解是也時文有曰德本爲秉彝所共具人而共具此德即莫不共慕此德者也如此說者甚多似不合解以千里百世之相慕爲隣者訛也有曰千里之外聞聲相思百世之下聞風興起皆爲吾隣此乃迂潤之說耳千里相思何救於一方寂處百世興起何補於此日獨居畫餅可以充饑耶恐患孤者之心尙未慰矣又有專說千載之上與千載之下者尤爲虛語楊君常先生曰題原與遯世不悔相叅不悔爲道力深堅者言不孤爲世情疑懼者言若說到千秋百世余影寂寥反

非宣尼引世本旨此說甚是翼註曰說千里猶一堂百世猶一日者只可作進步非正意翁叔元先生文曰舉海內之聞聲而相思者皆同室也況一方之聚處者歟舉古今之曠世而相感者皆洽比也況一時之向往者歟此以客意陪出正意能合翼註之解

事君數斯　一章

不照胡註當去當止元說者訛也說統曰事君交友須要積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投入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免辱疏指出辱疏正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欵以不合則去之義

古今文字如此說者甚多自歷思之覺非子游本旨子游本旨誠如註中胡氏之解耳存疑曰數斯辱言當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折衷曰上見當去意下見當止意皆言其不可至於數以取疏辱也淺說所言亦復如是皆依胡註作解能與子游本旨有合人之所以不遵存疑折衷淺說而從說統之說者蓋謂事君者貴能引君於道不當以諫不行而遂去交友者貴能迪友於善不當以善不納而遂止耳不知聖賢道理原自中正未嘗不及亦未嘗過有當去當止者亦何必不去不止耶觀大全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則彼謂不當去不當止者蓋未思及君臣朋友之義原不比於父子兄弟耳黎疑主意曰註云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似亦說得死殺了且友或可如此說若大臣諫君不行安得即去也不知孟子嘗論異姓之卿矣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非謂大臣之諫君不行者耶反覆之者如曲禮所謂三諫是也曲禮亦云爲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矣子游所謂數者必猶不止於三諫也蓋爲忠愛太過諄諄不已者言之耳孔子之論大臣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則事君不可數而當去矣答子貢之問友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則朋友不可數而當止矣子游之言即孔子之意故大全勿軒熊氏引此以爲証也孔子已如是言何謂事君交友者不當去不當止耶且事君交友者欲有術以使其必聽此亦屬不可得之數仇先生評史君文曰逃而不悟者決不可格則避位絕交勢不容已又不得徒咎進說者之未善惜見幾之意無有透發者陸君鈐侯評仇先生文曰時文謂善事君友者必能使諫從言信何以剖心分席古來有不可化之君友耶故見幾之士終須避迹遠嫌以明己志觀此二評則胡註爲

可從也明矣遍觀古今此題文並論不一總無一人從胡註者何耶

孟武伯問一章

謂專以才歆動武伯者訛謂一以才歆動武伯一以仁勉勵三子者亦訛也說約曰武伯是問三子之仁夫子三不知其仁是正答帶言其才之可知正以明仁之難知也此說甚是乃翼註曰此章雖以仁字爲主而當重才字正欲動武伯以器使也說統亦曰稱才而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只空掄才而使之何必問仁時文從此並論者不啻居半不知武伯只是問仁夫子只是答仁使非武伯當日又問則夫子竟不告以三子之才矣何由見其歆動武伯耶徐健菴許翁先生文曰武伯本是問仁如何泥註中才字極意掀翻至謂言才不必言仁夫子特以器使諷武伯豈不可笑夫子罕言仁者斥斥乎難之也初未嘗不與門弟子論仁乃指仁爲迂闊寡用不若兵財禮樂實落經濟此論出而世道有淺憂矣亟以賓林文正之徐先生言有關世道之論由是觀之則謂以才歆動武伯者似不可從持論之評有曰既云可使又云不知就中分出兩層見解一爲武伯言才之有用一爲三子言仁之難全也時文如此說者亦多

皆不合本旨文存有評曰以可使二字歆動武伯此意章內所無蓋以武伯原是問仁初非如季康子問可使從政也至謂以三不知勉三子尤屬夢語吾不知夫子當日與武伯而譚時三子亦卽在傍否眞堪令人噴飯閱堂由是觀之則謂一以才歆動武伯一以才勉勵三子之說亦覺不可從矣又有謂彝亟需才故以可使告之武伯不足與語仁故以不知謝之種種偏見皆不可從總以聖人重言仁者爲正論耳韓慕廬曰略問仁及不知其仁不講是貪治賦爲宰與賓客言有所取材耳使非武伯又問則不知也竟何着落且既告之以可使申之以不知其仁竟何意旨才是才仁是仁牽合不得夾雜不得此爲說得明確矣

赤也束帶二句

就善應對說者訛也折衷曰可使與賓客言主辭令言是道存而不亢而不至於取禍詞遜而不屈而不至於取辱意時文如此說者皆是而却非也蓋言語之科只有宰我子貢故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也若子華非其倫矣子華只是優於禮樂者耳不徒曰可使與賓客言而必先曰束帶立於朝則是就氣度雍容上說可知矣翼註曰赤非言語之科但優於禮樂願爲

小相故可使與賓客言要根禮樂上會意此解甚確但又云可使與賓客言兼不亢不卑二意則猶涉於俗說耳盖氣度雍容則與賓客言自有可觀便屬華國之才不消說到亢卑上去也楊維斗先生曰可與言乃介紹傳命之言故以束帶立朝冠之重禮容上非專對及不辱命之類要分曉此與翼註同解實爲不易之見時文於上句就優於禮樂言於下句又就善於言語說則是將子華看做兩樣人物矣非夫子意也

吾與女弗　一句

以可進於如爲與之之意者訛也觀總註明言夫子以其自知

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則與之之意是在自知與自屈也輔氏曰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非其解矣合參曰按朱子前一條方是與弗如當下之意輔氏說則是與弗如將來之意此解甚是每見時文專以後意立說則不合於本旨故曉村曰聖人進人只是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認客爲主反略却目前失之遠矣

吾未見剛　一章

以此章爲辯剛者訛也首句是嘆剛德之難下因所擬之非其人而辯之棖也二句仍了未見一案不是辯剛盖因或人舉申棖爲剛故言棖也多慾不得爲剛者耳非言慾不得爲剛也此二句須將棖也兩字重讀則語意自明若抛却棖也而單言慾焉得剛便誤解矣時文將慾字與剛字對言互說辯駁到底是不知有本文棖也兩字矣此從來之誤舉世之忽也據旺所見惟明儒沈受祺先生文能得眞詮破云聖人嘆剛德之難因時人舉非其人而復辯之也便自明白通篇只是論剛之人並無衆人論剛之理之說其自記曰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

剛若是夫子論剛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作文便要講如何爲剛之體如何爲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之嘆乃人才盛衰之感也但須得慨嘆意平常演還剛字斯已矣申棖之對或人絕未夢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絕不與發論之意相干講答語須要實講棖有慾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即程子曰剛則不屈於慾說理甚精然但論其理耳非此章口氣也故朱子置之圈外學者強解事以之又夫子口中將剛慾二字扭做一團誤矣此其自記之言極得本旨或者因只說棖是慾非剛此語亦差盖剛是與柔

相反慾乃致其不剛者耳故廣矩訂云按慾正是不剛的病根非如驕泰貞諒等可以對舉者也晩村曰慾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嘆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也謂根也二句是言根之不得爲剛非言慾之不得爲剛也何一義之云耶即夫子所嘆是嘆未見其人耳何論於全義耶要之言之無論有云剛與慾相反者爲非有云慾與剛相似者亦謬即云無慾仍不得爲剛之說雖有其理總非夫子當日語意所及也仇先生駁沈公之自記曰必謂夫子口中說不出如何是剛其說固是然前作起後作結乃學者論斷正須

闡發聖人主意葢作文原以明理也謂作文明理千古至言但聖人主意在未見耳沈公說首句但須得慨嘆意末二句須要實講根有慾故不得爲剛其言實是葢此章總是論人不是論理故也觀沈公之文與其自記之言則於此章書解了然矣但程子剛則不屈於慾之語仍有差處故朱子置之圈外沈公贊爲說理甚精似於剛的道理仍未見透耳

顏淵季路　一章

重拈仁字立論者訛也古今文字有拈仁字立論者葢因外註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之說也朱子小註亦

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觀此則聖賢之志非仁而何文拈仁字立論於理固當但此章本旨是言志非論仁也先輩拈及仁字亦只作斷語耳若先說仁字後說志字多說仁字少說志字不說志在於仁而說仁所當志則是論仁非言志矣得毋主賓失位耶文存評曰先輩是題文有單拈仁字爲骨子者此全本程註然朱子已置於圈外矣畢竟不如渾之爲佳是湖酒山兩篇雖間有仁字然全不靠仁字做主故仍無痕迹此評說得是也

子路曰願　一節

以物之去來無定成毀有常立論者訛也嘗見此題文字有云天下之物其去來也無定既屬於已者有時忽屬於人何爲而不與共也天下之物其成毀也有常不毀於人者他日終毀於已何爲而有所憾也此於與共無憾意思亦覺說得透徹然是達人之見乖漢之爲非聖賢之心事也聖賢只論情理不計利害使車裘終不屬於人也子路遂不與朋友共耶使車裘永不毀於已也子路遂有憾於朋友之敝耶何君譁垣者倣之一句題文有曰非必以物有成毀於以見達觀之識也而獨念敝之者非他人吾友也夫以吾友而倣一車裘則所敝者亦不過車

衆耳且吾之愛車裘度必不如吾之愛吾友也乃於所愛者則惜之於所甚愛者反因所愛而憾之此不可解者也而由何勿忘焉此方說得子路心事出耳問遠堂曰無憾心事寫得刻劃入情妙與達士胸懷迥別方合子路身分此評亦確

老者安之　三句

以安信懷爲聖人自然所致者訛也外註程子曰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程子之言如此是說聖人之

所爲者出於自然矣然大全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自是天理如此恰是他生下便自帶此理來觀朱子之言則謂聖人之自然者是謂老者當安則與以安朋友當信則與以信少者當懷則與以懷因物而與以各得不是預于專以忘吾勞者着意耳然謂聖人竟無措置實事只抱虛願而人自能安信懷耶若如是言則是同於佛家一念慈悲普度衆生也將立人達人佐者直是一欲可通矣麟士先生何以有欲食欲衣不能飽煖之誚耶卽以化工言之春生秋肅風雨雷霆天地何嘗無作用耶但聖人作用與人之着力者不同須說得自然令與天地相似方是聖人分量耳

居敬而行　一句

謂居敬自行簡與居敬始行簡者皆訛也程子嘗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矣然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則是居敬而不行簡也又曰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瑣了又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朱子所言如此

則程子之說非矣有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仲弓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觀此則朱子置程說於圈外者原示人以不可從也時文猶復本此立論何耶又有謂居敬而後能行簡者如淺說所謂行簡是本居敬來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未有心無主而事能得其理而不煩也時文本此立論者亦或有之矣不知行簡者自是他性生來簡重耳朱子曰簡已是好資稟是也如謂居敬而後能行簡則居簡而行簡者其謂之何伯子固簡者也而亦能居敬

耶但居敬而行簡者其簡得當居簡而行簡者其簡不得當耳故翼註曰居敬所行之簡是存其大綱略其細目居簡所行之簡是大綱細目俱廢也朱子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頗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淨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朱子引說如此則謂居敬自行簡與謂居敬而後能行簡者似皆非矣時文本此二說立論其或未之考耶

誰能出不　一章

不緊切誰能二字會意立論者訛也大全陳氏及淺說折衷俱以當由易由為說並不合解存疑曰身之行動必有箇道屋之出入必有箇戶出必由戶是決然的更脫不得行必由道先有甚於彼者而乃不然徑邪妄行不亦可怪之甚耶說約曰精神全在誰能二字上言人不由戶則無以出是勢不能不由的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不是責其當由不由乃是怪其不能不由者而何以能不由耳翼註曰此章全重何莫三字而何莫二字實根一能字來葢人不由戶則無以出雖欲不由勢不能也至若行之有道不嘗出之有戶戶既不能不由吾意道尤不能不由矣孰意人皆廢道而不由此丘所未解也要如此切怪嘆意存疑說統翼註解之如此方為確切閱此題文明儒趙貞吉楊守勤兩先生者能合其解揚文提戶與道處曰二者非特離之不可亦離之不能矣夫子本旨是如此說近來諸公所作只說易由當由不括能字立論似於語意欠眞

如有博施　一章

抹倒施濟者訛也為此題者多言仁不必於施濟不知立達亦施濟事也子貢之病只在博衆二字葢欲無一民之不施無一

民之不濟也故夫子以為難耳說約講次節曰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定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按此則夫子之意是言不必博衆非謂不必施濟也今竟抹去博衆二字只括施濟言之謂不必施濟只須立達豈立達無施濟耶豈無施濟而可以為仁耶大士曰此題近入名手只說不必有仁天下之事但有仁天下之心即可耳廣炬訂引此而曰按不必有仁天下之事甚非立人達人豈非其事此解良是說約過次節云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此

語原自不差但人略去廣潤周流四字徒云不必事功而在心體則謬矣大全問朱子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的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的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觀其隨其所施之大小云云則非無施濟之事可知也說約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滯在事業上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必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衆耳此更說得明白此題文字張素存先生者只言不必博衆而以立達貼施濟說誠爲合解

夫仁者已　一節

說一欲可通者訛也此題文字有云不必言施言濟惟求之於己之欲而已是一有欲心便可立人達人竟不必有實事矣此甚說得虛幻大全朱子曰立人是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達人謂無過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按此則非只論心而不論事矣翼註亦曰註云仁者之心看來立人達人即是施到事上亦不空空有是心也但心爲主耳麟士先生曰按語彙曰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無甚着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於勉故別此爲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已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欲達便自立人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往嘗戲評一文我方欲食汝無飽理我方欲衣汝無煖理今思之恐但言欲兼亦不能自飽自煖眞爲展轉失笑也頗先生之辯如此明快極矣而文字猶復有蹈此者何耶張素存先生者說得諦當故仇先生評之曰立人達人念頭如是施爲亦如是非虛存愛人之心而無利濟實事然對博施濟衆說事或有時而沮心則無處不通元氣周流血脉貫注是萬物一體眞境界不必計到事功成就而後爲仁也語語切實摹狀仁體幾於活現矣

述而不作　一章

謂從來無作者訛也有文評曰嘗觀於易而知古今聖人皆有述而無作也河未出圖伏羲何從畫卦洛未出書大禹奚自演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此是智者過之之說耳註中已言當是時作者略備矣何可云古今聖人並無作者耶天不能言聖人發明天道便是作矣何必以聖人則天爲述耶若古果無作者夫子何必言及不作耶若古皆是述者夫子何以專言竊比老彭耶鄉墨有云聖人法道者也道法自然者也古人有作無

非述耳此是將作與述說做一樣與夫子言述而不作者似相背矣且述是述古人而曰聖人法道何耶作述俱就人言而曰道法自然則道體之無爲者亦能述耶且其所云自然者是何指耶鄉墨與文評之說意義甚精囙見賞於高明而以陛之庸愚思之則覺不敢從也

默而識之　一章

以默識貫者訛也大全雲峰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誨而不倦翼註曰學即習此默識者於已誨即傳此默識者於人此俱

是以首句貫下二句古今文字多有本之立說者然註中明言三者則非偏重首句可知故文鑑評曰按註有三者二字則知三句當以平看爲是也南山堂大家選曰三句以默識貫大全亦有此解但註中三者自是移易不得況細玩語意每句各有虛實輕重識字與學誨一例默字與不厭倦一例如何單以首句爲主此說尤明且默識者是理與心一自能如此非可學之而使不厭者也誨人不倦者豈常諄諄然命之曰爾須默識爾須默識耶如此誨人亦易矣何倦之有細思其義似亦難解韓求仲先生所選王公董公潘公何公文俱各開說其評何公文曰學誨不粘默識已空題障艾千子亦有評曰三段平講不重默識是此題正理也諸評所言俱是矣若洪統李子曰看來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雖仇先生評陳大士文亦如是說却不可從蓋聖人之言因時而發則吾豈敢章是欲辭聖仁之自然者而居於爲誨之勉然者故曰可謂云爾此言何有於我則朱子所謂謙而又謙之詞耳非以默識之學誨爲難而云然也如以不厭不倦爲夫子之所自居此因默識地位有別故言何有於我則夫子嘗告子貢以非多學而識予一以貫之矣他日又曰

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者何耶且嘗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矣他日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何耶由是觀之則知聖人之言因時而發不得執彼以概此矣

志於道據　一章

謂志據依游當用之於道德仁藝者訛也此章是言人之爲學先要志道次要據德次要依仁終要游藝耳折衷曰此敘爲學之全功示人當循其序而交修之也此二語能得要旨有謂須要認各於字正是安頓恰好處不知此章於字只是虛字與乎

字一般與士志於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日用其力於仁數於字同原無意義若將於字認真則須先提志據依游四字空講意義有難通矣翼註曰當先提志字說起如云志何在在志於道不可先從道字說起過至次節亦云志而堅之則爲據據何在在據於德不可先從德字說起下俱倣此此說甚非蓋有道而後可言志有德而後可言據有仁而後可言依有藝而後可言游也若不就道德仁藝言之而曰非所志而志非所據而據非所依而依非所游而游則試問是志據依游着何物耶仇先生評張君文曰先提志據依游後出道德仁藝題面方順然

細味四句惟志字稍可作頓其據即粘在德上依即粘在仁上游即粘在藝上脫空講據依游便少着落矣此作者所以逆提道德仁藝作文有不必拘於題面者此類是也仇先生所見甚確但謂志字稍可作頓猶似不然蓋四句語氣一樣不得異同且此志字是活字與立志志字有別亦即粘在道上不可脫空講也觀文韻評方君志於道句文曰人皆說志須道此却說道須志慧解通靈則志道句亦不可認真於字倒提作頓可知矣汪搢九先生評三句題文亦曰上一字是指用功而言志即是道據即是德依即是仁更無志不於道據不於德依不於仁一

昏他家欲洗剔於字必以此意作翻於題理却未合也據歷所見此章文字明朝李東陽胡友信瞿昆湖數先生者得解然李講首句云學莫先於立志志莫先於適道胡云學莫先於立志而志則於道焉猶涉俗見國朝則楊解元及張永祺先生者無弊其餘皆從於字着意矣明文有曰假使易據於道則挾持之而道小矣易志於德則遠度之而德漫矣云云文韻雖濩取之歷更不能知也後人亦有以此立說者何耶

謂無漸次者訛也說統曰曰志曰據曰依曰游工夫一時俱到所得雖有淺深實無先後之可言時人從此說者有之然觀總

註言不失其先後之序則說統之說不然矣蓋道爲公共之名志是方欲求得之猶未爲吾得也志道之後有待於已始有德之可據據德之後漸造於全始有仁之可依依仁之後本事已盡方可游藝以求其末故大全朱子曰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朱子大註小註俱言先後矣何得謂無漸次耶至游藝句說做無漸次者則更多矣存疑曰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於藝也韓求仲評胡友信先生文亦曰不是直到依仁後方去游藝即志道時未嘗不

游藝此解妙絶不然終身無游藝時矣而自歷思之覺游藝確在依仁之後蓋志道據德之時方欲專求其理於內未暇兼玩其物於外也朱子曰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又曰以先後之次言之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依仁之密於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朱子所言俱以游藝跟依仁說矣潛室陳氏曰敎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觀此則游藝已是化境非依仁後不能及也

依於仁　一句

以依字爲自然者訛也說者曰據是勉然依是自然不知註云無終食之違是說存仁工夫不是說安仁地位存疑曰造次顚沛必於是是依也必於是者是着力操存之意豈爲自然而然者耶朱子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着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觀朱子之言則依與據非分安勉但有偏全疎密之別耳嘗見時文講此句題俱將依字說到安仁地位似非其解惟瞿昆湖者不涉自然之說胡友信及仇遵道先生者亦然胡文東處注下云回將聯屬以防其疎又將優游以俟其化也則化境是游藝地位非所語於依仁時矣

游於藝　一句

以游藝爲學文者訛也淺說曰學文乃弟子小學之職格物在誠意正心之先而游藝又在據德依仁之後何也學字格字游字要有分別存疑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爲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敎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浹洽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此淺說存疑之解則時文不體認游字說似學文一般是以成了工夫看作初學職業矣豈此章依仁之後底事耶

子謂顏淵　一章

串說行藏行軍者訛也嘗見古今此題文字每將行藏牽入行軍將行軍插入行藏兩相綰帶似爲多事翼註曰人知此章貴聯屬不知此章最忌牽强聯屬須知時中之道甚大臨事懼謀不過就行軍一事言耳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又不可謂時行時藏之人即能懼好謀之人甚失淺深過接處只當閑閑遞去說約鄧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以出處之道許顏子後一節以行師之要敎子路各開爲作此解皆說得是故孫公若士許周介生先生文曰兩兩啓閉自應如此不知向來作者何故自生

羅葛仇先生評卜子王公文亦曰上節屬出處而有點化顏子意下節屬行師而有警戒子路意兩說因時而意各有主原不必彼此牽連自生枝節劃然兩開識高法老也若大全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過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時文亦或本此立論却不可從

用之則行　二句

重用舍者訛也艾子謂用之方可行舍之方可藏此是重在用舍上矣時文從此說者雖多却覺不協孔子語意蓋兩則字是順詞非逆詞用之則行爲不行者言之也舍之則藏爲不藏者言之也孔子語意重在行藏上耳趙貞庵先生文曰不用則已用之則行不舍則已舍之則藏此方合解

說作難進易退者訛也存疑曰用之則行是未用時絕無求進之心直待人用他方出來舍之則藏是人不我用卷而懷之絕無眷戀之意尹註行藏安於所遇便是此意用之則行無必於行舍之則藏不難於藏便是隨遇而安之也此是難進易退之說時文從之者多矣然據陛言之天下之人貪汙者固多而高蹈者亦有孔子之時不有丈人沮溺之徒耶故孔子兩邊說來以見時中之學原不專就貪汙一輩人言也饒雙峰駁外註謝

氏之說曰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折衷曰此二句須說得渾淪圓融不要偏在難進易退上觀此二說則存疑之解不可從矣

兩句各兼二意者訛也說者講上句曰不用而不期於行既用而不滯於行講下句曰不舍而不期於藏既舍而不滯於藏兩句各兼二意謂必如此方見聖人因時順應之學文字亦多如是言也陛謂聖人因時順應之學是合兩句言之蓋用之則行是爲不行者言之非爲欲行者言之也舍之則藏是爲不藏者言之非爲欲藏者言之也說約講中有曰不先爲期不後爲滯此是總言兩句大意耳厚齋馮氏曰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持世立功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子淵與已同也雲峰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與語錄當合兩句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馮胡二公之說如此則聖人因時順應之學必合兩句言之可知矣故說統沈無回亦曰兩句合看方見其妙也今云不用而不期於行此卽是舍之則藏也上句不已侵

及下句耶云不舍而不期於藏此仰是用之則行也下句又不
複及上句耶兩句各兼二意則夫子當日只說一句可矣何必
重說兩句耶此中分辨甚微高明者當自會之

必也臨事　二句

以臨事就行軍說者訛也蒙引曰臨事懼好謀成此以素行言
非謂行三軍時也此說甚是嘗見此題文字半有專就行軍說
者則不合解故仇先生評黃陶庵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皆
就平時處事上言其人素能謹慎周密應出萬全如此故可與
之行軍六比文字皆就本領學問上發揮各於股末補出行軍

意俱見斟酌往時文章都就臨陣決機說認題俱不真確也王
卜子先生文兼素行與行軍說雖文徵評曰議更周匝究不若
專就素行言者之合語意耳
專重懼者訛只重懼與謀者亦訛側重懼與成者猶訛也大全
朱氏公遷曰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
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
以懼也明文如顏之俊趙南星兩先生者是主此說然天下之
人豈無小胆而無勝算者乎謀者雖本於懼而懼者未必能謀
夫子既言懼矣又言好謀則好謀與懼並重可知何容以懼為

主耶又有將懼與謀對講而置成字於不顧者意亦未全註云
成謂成其謀則成字亦非不着力也大全朱子曰人固有好謀
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又曰既謀矣須是果決去做
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是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
由是觀之則只講懼謀而遺却成字者亦不合解然有因成字
亦重遂將臨事好謀總作主腦側重懼與成者如黃陶菴作是
也雖仇先生評曰時文但知懼與謀對舉玩本文語意臨事而
懼是側在懼字上好謀而成是側在成字上臨一事必須有一
番謀慮但必以懼為之本而歸於能成所以成事全歸於能斷

蓋多謀寡斷鮮不誤事然據愚看來臨事二字是主腦好謀亦
是就臨事中而言之耳上句側重懼字可矣下句側重成字將
好謀略過與臨事平對作實終覺不安程軒舉先生文字以不
能懼不能謀不能成反說於先然後將懼謀成三層遞講方韓
先生者亦然斯爲得法但愚思此二句意理似只重在懼謀兩
項臨事是頭成字則是尾也蓋謂臨事時既懼又好謀而因以
底於成耳成即作成其事如史及超先生文字所言未嘗不可
子路勇者不患其不果斷若主果斷說則與教子路意不合矣
不知朱子何故必欲解作成其謀而小註且再三發明其義也

陞謂只重權謀而略成字亦爲訛者蓋遵朱子之說耳

聖人吾不　一章

以思見聖人爲主及單重屬望有恒者訛也遍觀此章書解俱言夫子專是思見聖人其欲見君子善人有恒者亦是欲其造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而已有恒爲入聖之基人能有恒則可爲善人併可由善人而君子以造於聖人故末節慨言人之無恒正是申明有恒之義以示人入聖之基也從來文字多依此說故將聖人與有恒紐合首尾而附揷君子善人於其中耳據陞細玩通章語意似爲不然聖人與君子爲一類善人與有恒

爲一類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是也夫子語意蓋曰以學而言則聖人爲上君子爲次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以質而言則善人爲上有恒者爲次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世之人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則有恒者亦不可得而見也可勝嘆哉愈思愈下似是淒慨人才之衰人心之漓耳故大全朱子曰此俱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也周延儒先生二節文字依題遞說破承云聖人之竆於見者猶出思而無已也夫聖人不見而君子善人不見而有恒何無已哉文開評之曰逐漸思來原不必以見聖作主文解絕高艾千子之評他文曰題本兩平當以兩平還之不得單揭有恒也又按勉齋黃氏講末節曰夫子稱聖人君子善人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則末節亦非爲明入聖之義在於有恒可知矣歷觀諸說則謂專思聖人及重有恒者似皆未的此章文字鄒守益先生者爲能合解通篇並不歸重聖人與有恒者末節徹云有恒者且不得而見而況於善人乎況於君子乎又況於聖人乎已矣乎吾終不得而見之矣夫如是而言方於夫子當日愈思愈下之旨有相符耳

蓋有不知　一句

以作字爲著作者訛也大全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朱子曰只是作事則此章作字朱子已有定解而古今文字以著作並說者仍居其半何也夫子言無不知而作則是有所作矣但不如人之妄作耳若曰著作則前章既言述而不作矣此章如何又言作耶

知之次也　一句

以次字對生知說者訛也大全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麟士先生曰說我無不知而作則似嫌以知自任故又曰

多聞多見云云不過知之次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上者耳由此二說觀之則知之次也似是對知之上而言然玩註中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則非如此說矣劉上玉先生曰愚按麟士又云生知上也學知次也多聞多見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非生知節底話但此章只以知不知對照不以生與學對照故本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不云我學知次於生知者更有斟酌劉先生此解獨見得真麟士之說非也蓋知之者已能實知其理固不假於聞見擇識而聞見擇識者能細心體認於古今言行之間亦非冥然罔覺者比故曰知之次也言雖叫不得知亦不叫做不知云爾此句只重知字不重次字次字只對知字說不必添出知之至來言知之次正見其非不知而作也但不可說是知而作之致失夫子立言之謙耳

泰伯其可　一章

云讓商者訛也按註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及蓋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是說讓商以全君臣之義也大全問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字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是朱子確以泰伯不從太王之志爲讓天下於商矣然仁山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耳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日猶奔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辭須張大之詞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

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卽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金熊二氏之說如此實爲有理朱子之解恐不可從故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修入未及改也仁山又曰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也雖晚村先生不然此說而詩經所註則實與此章之集註語錄不同能得周人所言翦商之義周人是謂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原非謂大王志在翦商也朱子何謂若無此事他不肯自誣其祖耶太王既無翦商之志則泰伯何有於

不從耶泰伯不從四字雖出自左氏而左氏之言可盡信耶故
彙解曰泰伯之逃乃成父之志非逆父之志也謂讓天下於商
終說不去翦商不從二語尤無下落不可從也且據陸思之若
泰伯不從翦商則何未嘗幾諫一言而遂逃而去之耶即曰太
王有其志而未形於言不便諫也然既已知其志矣竟去而不
顧焉則是已欲爲忠臣而聽其父爲逆賊也可謂孝乎且觀歸
震川曰太王誠不勝區區之愛欲傳季歷然太王賢者終勝其
私心以與義也泰伯逆探其微意而先去之託於採藥毀形自
絕使太王不得已而傳季季不得而有國云云則使泰伯不去

太王必不舍長立幼以違其義可知矣泰伯襲其國而守其位
自效文王以服事殷則君臣之義未嘗不可全之於已何必逃
而去之耶逃而去之使太王傳位季歷以及於昌得遂其翦商
之志則於周不得爲孝子於商亦豈得爲忠臣耶且泰伯若以
太王翦商不從則自引身而去可矣何必偕仲以逃耶偕仲以
逃明是欲遂太王傳季及昌之意也既使太王傳季及昌則泰
伯之去是讓天下於周非讓天下於商也的矣說統曰按泰伯
之說論者紛紛皆誤於實始翦商之一言不知考太王遷岐在
小乙之二十六祀繼值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庚祖甲之二

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庚丁武乙太丁辛乙以至紂而商
始亾泰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年以後之事而輒以未必
然之事爲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望其國祚
之綿洪耳泰伯承父志於幾先挈弟以行毀形自廢使傳者無
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迹彼自在父子兄弟間
獨苦其心者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御侯封陰辭大業則已自
處於忠孝而陷父與弟於不義何以稱至德說統之說意同金
熊二氏而更說得明快矣朱子又曰太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
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

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
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
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亦甚說得好故晩村
善其言而信本註之可從也然武王即位依然以服事殷至十
三年之後見紂惡貫盈生民塗炭乃大會於孟津耳使紂能悛
其惡於十三年之前則武王亦必不伐之矣武王之時尚不伐
紂太王之時遂欲翦商耶故存疑胡雙湖曰太王當祖甲之時
去高宗之中興未遠也後一百餘年殷始亾且武王十三年以
前尙無伐商之心則太王翦商之志非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

翦之於心也由是言之則以武王之伐紂信太王之翦商恐不然矣大王惟無翦商之志泰伯只是遂其傳位之心所以稱爲至德耳有謂若遂父志以讓天下則不得爲至德者非也大全問大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朱子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蓋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此朱子於太王傳位之意却說得是則遂父志以讓天下者誰謂非至德耶且孤竹君舍長立幼伯夷叔齊逃而去之

孔子亦以其求仁得仁而稱之爲賢人矣但夷齊只是讓國泰伯則讓天下夷齊明讓其國於父命既出之後泰伯隱讓天下於父志方萌之先故孔子於夷齊只曰賢人而泰伯則稱至德也仇先生曰愚意太王欲傳位季歷只如孤竹君之意泰伯遜國而逃亦與夷齊同轍但託採藥以行故民無得而稱耳若說泰伯不從翦商而讓國則傳季及昌適以成太王之謀何謂至德故斷從讓周之說爲正介眉先生之文亦主讓周說矣則呂先生之從朱子者猶覺可商朱子諸書之解俱顛撲不破而此章所註則反覆思之終不敢附會其說也朱子嘗自言其誤註

易簀未及改正臨終猶改誠意之章使之尙在安知不於此章復修改耶

兼主讓商讓周者訛不主讓商併不主讓周者亦訛也有因讓商讓周之說難定遂兩主其說者如明儒何鳳起先生文曰以未卽亾之天下與之商也以卽未得之天下辭之周也近來如此說者多矣然夫子口中雖未明言所讓而意中必有所指以夫子是以讓商則空就讓商言之以夫子是說讓周則空就讓周言之也得兩主其說耶介眉先生曰主周則周主商則商二說決無可以和合之理近文並說讓商讓周兩邊先自矛盾亦

不成口氣矣此評甚是更有不主讓商併不主讓周者如馮明玠先輩曰伯但無利天下之心則一讓而吾之事畢矣至讓之後而命於何集與於何遷總非所計也但無取天下之心則一去而讓之事又畢矣至去之後而商之亾與不亾周之王與不王絕不作是想也近又有謂以天下讓天下者其文曰以天下之大讓之天下之人以天下之重任讓之天下之聖賢而已而詭意後日者孟津有渡矣丁未告廟矣此非泰伯之心所及也非泰伯之心所及而謂泰伯以天下讓周也哉不讓周而謂以天下讓商也哉故曰以天下讓天下也此與馮先生者皆說得

無着落矣由是言之則兼主讓商讓周者固爲模棱之見不主讓商併不主讓周者亦屬影響之譚不若專主讓周之說爲當耳讓商讓周爲從來不決之疑故不得不歷引而詳辯之

君子所貴　一句

專重道字者訛也朱子曰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矣又曰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觀朱子之說則陳氏所謂此章重在貴字者是翼註所謂只重道字者非也說統袁了凡曰籩豆分明說事

則非道可知文字亦有主此立論者然註中明言道無所不在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矣則籩豆之事亦是道也何謂事卽非道耶道字原包籩豆之事故只重在貴字耳然以所貴作可貴者又差觀折東曰貴猶重也曰重則靜而操存動而省察已有在矣可見是就工夫而言非以此爲妙之說也動容貌六句題文有云暴慢不期遠而自遠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也是以所貴作可貴矣與註中猶重也之解不合

動容貌斯　六句

將斯字作現成說者訛也說統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朱子小註亦如是言則斯字不可作現成說矣有問朱子曰集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德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就效驗說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何耶答之曰這三者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陳氏曰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濶

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爲長麟士曰愚按陳氏及語類說則蒙引講三斯字太現成工夫全在日前却在三言之外起意了必將三斯字着力讀如云必要如何如何正說工夫正是貴字精神方得緊切戒勉敬子意諸書之解如此則時文作現成說者非矣又有專說臨時省察者又失註中兼及操存之意惟李士竑先生文曰養之一旦而失之於平日不可也謹之平日而失之於一旦又不可也方爲說得完全然斯遠斯近處却是就臨時省察而言操存之說乃朱子補出平日工夫耳故彙解曰集註操存省察二意重省

察邉仇先生亦曰玩集註兼操存省察言而着力工夫尤在省察上也

大哉堯之　一章

重上節而輕下節者訛也彙解曰此章以大哉堯之為君也一句為主首節以德言次節以業言首節極重次節亦不可輕看總以明其為君之大也此說甚是翼註曰此章要看為君二字成功文章亦為君内事豈可看淺了向文巍乎煥乎極其贊揚註中反側輕看失其旨矣說統王麟洲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能名曰巍巍成功曰煥乎文章俱是贊詞非有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斷抑揚分說若以文章成功為不足道者不知文章成功正是為君裏面事翼註說統之說如此亦甚確也但註中堯之德二句是朱子說理之詞非論孔子當日語意也謂朱子輕看成功文章未必不誣之耳楊雜斗先生此題文字德業二義屹然對舉能合題旨周君介生亦以德業並提於前孫君諱承恩先生照四乎字平說四股未嘗於上下節分輕重也甲子浙江福建鄉墨俞先生者四股平說與孫同黄先生者德業對講與楊周同其餘則重講上節輕帶下節者多矣戎先生者以德業分柱亦

同楊君而仇先生乃評之曰業之可見亦從德之難名處想見故以順講為正格首句另提而下用平列則大哉一句似統冒一章矣此亦取通變之法耳匪謂大哉一句原是統冒一章首句另提下用平列似為正格非變法也介眉先生曰此章註意分明只重在則天二句極形堯德之大無名句是足上語次節則因德不可名姑以功與文言之未嘗有德業並重之說此評亦與仇先生同也二公所見定無不當但據匪言之先民有云從薄不若從經細玩本文四箇嘆詞是逐句形容其大無有輕重謂為君之大只在則天將無名句帶說於内而於成功文章俱輕撇過似與孔子逐句形容語意不相符耳

提天字作主者訛括無名作貫者尤訛也古今名公文字多提天字作主雖為有理似非本旨所存蓋惟天為大二句原與下文同是明堯為君之大耳故艾東鄉曰此題徹底在大哉一句單拈天字作主者非也又有謂蕩蕩無名正是則天之實成功二句總是形容無能名處因拈無名作貫者然蕩蕩句註中用一故字說下則無名是頂則天而言非則天之實也至於成功二句又是說到堯業之大耳與無名意何干耶

大哉堯之　一句

以此句單冒則天者訛也金正希先生文字直包通章此為合旨介眉先生曰大哉句是緊嘆則天彼以成功文章是從無名推出蕩蕩無名是跟則天說來故云然也此說似非壁玩孔子語意大哉一句實為通章綱領非單冒下二語雖上下有兩大字相符然上大字兼指業言下大字專指德言意各不同即楊子常先輩謂看首句單冒起則天無名以成功文章另作轉語故也此說猶不可從蓋據壁見總覺金先生之直包通章者為是不徒冒到無名句耳

巍巍乎唯　二句

以巍巍貼天說者訛也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新安陳氏講下節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俱是以巍巍屬天說也作者評者無不依此立論然據壁見言之聖賢語意以類相從四箇乎字語意從同則不得解為兩樣下文蕩蕩乎及次節巍巍乎煥乎俱屬堯說而此巍巍乎單屬天說則聖人語意為不倫矣且觀其語意是總嘆下二句蓋就堯則天之大處而擬其象非僅嘆至惟天句止也嚴君諱我斯先生全章文字於四處嘆詞看做一樣將首句巍巍乎亦截斷講專屬堯說下另說出天來不以巍巍乎竟屬天說甚為得解承恩先生者如趨而起亦已若是將䝨生先生者講此二句曰巍巍乎其德之隆於丕冒乎愈寧世先生鄉累曰巍巍乎受天之眷而宰羣倫云云俱是將巍巍乎屬堯說不屬天說也胡先生諱作梅者亦曰巍巍乎堯其一天乎孰大於天唯堯則之矣如此總出語意方完其他或連出巍巍乎惟天為大句或先出天字再出巍巍乎俱覺牽強不合贊堯語意

巍巍乎其　一節

仍照無名立論者訛也折衷曰堯之德不可名而其所可見者只有箇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者耳堯之可見者如此而其德

終不可名不益以見堯之大矣乎有疑淺說俱如是講故此題文字俱將成功文章輕看必挽上德無能名然後繳到為君之大如此說者不啻居半據壁看來似非孔子語意也蓋巍巍乎煥乎字是極口贊嘆之詞豈以成功文章為非堯之大耶至於註中之言乃朱子論理之說耳孔子口中語意原不如是人因註中爾字遂將本題俱作不足之詞必欲歸到無名上去失其旨矣故仇先生曰成功文章是治效之可見者與上德不可名另為一項仍照無名立論亦屬蒙混王礎生亦曰先從聖德不可見處想出成功文章是入門正路既入本題之後仍言成功

文章亦如天不可名俗見不可從也

達巷黨人　一章

以無名爲孔子之大者譏也蓋孔子之所以爲大者在於道全德備也無所成名是以其學之博耳所謂博學是言其能兼通六藝耳昔以無名爲大則是孔子之大誠在於博學耶孔子之大在於博學則是兼通六藝遂可以爲道全德備耶蒙引曰聖人之大精粗本末一以貫之黨人只就粗末上譽聖人觀此則博學之無名者不足以爲孔子之大可知矣大全厚齋馮氏曰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爲大而黨人不悟也堯無能名乃堯

之所以爲大也與文字有本此說亢論者如萬曆癸酉山西程云無所執故無成名無成名故成其爲大霜赤先生評之曰使可以一善名便不可以爲大夫子贊堯之大而以蕩蕩無名稱之亦是此意此文與評皆不可從蓋蕩蕩無名是言其德之廣遠故可以爲堯之大無所成名是因其藝之兼通不足以爲孔子之大也

子聞之謂　一節

謂以守約訓門弟子者譏也黨人所謂博學是指六藝而言弟子章註云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則六藝之文皆須學也可知志道章註云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則不當執其一以廢其五也明矣如泥孔子執御之言則是射可廢矣禮樂書數俱不必兼矣於理不有遺於事不有缺乎門弟子七十二人皆通六藝今因黨人之言忽焉欲其專一藝而廢其餘是何道理故仇先生曰若云學者近約務實之意不應當擇藝事專學一御也艾千子曰黨人所謂博學非學問博學及多學而識等之學乃才技之稱猶云多才多藝耳猶云多能耳故夫子承之以執射執御今皆認作學問道學之學是以紛紛不一而入於謬匪謂即學問道學亦非貫約

而不貴博也蓋聖門之教不外博約兩端學并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故孔子言君子之弗畔者必曰博學於文顏子稱夫子之善誘者亦曰博我以文曾子隨事精察子貢多學而識孔子然後告以一貫子夏言求仁之方與子思言求誠之事皆以博學爲先孟子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歷觀聖賢之言何嘗不貴博耶欲反約者謂博之後當於萬殊之中識一本耳非謂初便以約爲貴而不可從事於博也翼註曰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不知彼因大宰以多能爲聖故言聖不在於多能是恐學者求其末而舍其本也此因黨人

美其博學惜其無名故認無名一邊以辭博學之譽是聖人自遜其全而居其偏也彼於義理論精粗此於才技計多寡意各不同人皆以彼概此故糊塗耳且孔子之意是謝黨人謂門弟子乃記者繫事之詞因此四字遂謂爲門弟子說法泥矣仇先生評沈君文曰一爲黨人立說一爲門人示訓此見猶蜀騎牆葢孔子當日並無訓門弟子之意也遍觀文字以守約訓門弟子者十人而九故力辯之

謂見得道無不該者訛也大全南軒張氏曰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一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淺說

存疑亦有此解故時文有本之立說者不知孔子是對黨人而言黨人是譽孔子故孔子承之以謙耳何必說到道無不在耶故麟士曰集註大意不過如此慕聖不知已在圈外道無不該尤無謂也

謂是反言以見名之不足貴者訛也韓求仲評萬曆癸酉山西程曰名必須執執則射耳御耳明是夫子冷語以破名時作謂借執示約隔萬重矣陸謂借執示約固有萬重之隔冷語破名亦覺相去不遠陸稼書先生自記曰有謂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可無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

者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觀此則韓先生之說非也孔子聞黨人之言而欲執御正是欲成其名以慰所惜之意今云名不足貴不相背耶且作機鋒反語亦非聖人忠厚待人之意也雖聖人之心實不求名然聖人每多有爲之言執御成名亦爲黨人言之耳不居博學之譽而慰無名之惜正見聖人之謙光處何必以正理相律耶此章之誤不可勝數以上三病姑略舉其概耳艾于子曰黨人惜夫子之無成名夫子即以執承之語意只空以閑冷肖題時文輒曰道非博亦非執道可博亦可執道無不在偶執一藝無往非道道不可執執之皆藝與夫借

御之卑以寓成名與執之非種種支離皆題外傍意一概掃去專玩朱註題旨躍然且無所不包艾先生之言如此可謂能知時人諸弊得孔聖本旨矣據陸所見此章從來文字未合解者甚多文閑所選諸篇俱不可曉惟黃葵陽者能見大意故倪閣公云此題三百年來皆以旁意作正講惟先輩黃葵陽先生能不於題外添設凌駕也國朝惟王卜子陸稼書先生者合解故祝子阜曰此題名作林立遠則王卜子先生一作依註行文神似先輩近則陸稼書文輕描澹寫極合語氣也何君屺瞻亦曰此題近時文字大都率胸懷亂道惟稼書陸公先生文是題目

耳然陞謂陸公之文起講云示人返約之意亦存乎其中矣結處云學之貴約不貴博亦可見矣此猶涉於時解至講吾執御句曰非欲以此耀名於世而吾人之所當爲者固如是也非欒以此垂名於世而吾力之所能爲者僅如是也又與註中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之語不合許時庵先生作先掃俗解後以孔子之歆然不自足者專發正意而就欲成名言斯無弊耳

大宰問於　一章

說壞子貢者訛也翼註曰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爲重大宰專以

多爲聖子貢亦未離乎多不有夫子不多之論何所折衷末節雖只證少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說統蘇紫溪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大宰以多能爲聖不必言矣子貢謂天縱又多能亦未能脫然於多能之外猶多學而識之習也故孔子以君子不多曉之此二說者皆以子貢之言亦未當矣從來文字如此言者甚多然大全朱子曰大宰以多能爲聖固不忘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新安陳氏曰

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爲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詞耳存疑曰太宰以多能爲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謙已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太宰之稱已者自居又推却那聖字不敢當故曰大宰知我乎云云言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又是夫子敎人之意蒙引亦曰此章四人之言惟子貢所言爲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後段是誨人大宰固不足以知夫子琴牢所記亦未爲深知夫子者也

觀大全存疑蒙引之說則以子貢之言亦未當者似不可從王卜子先生文平列四段不駁子貢能合大全存疑蒙引之解陶君諱式玉先生者亦然其總束曰大宰之說專乎多能者也非知聖者也子貢之說兼乎多能者也智足以知聖也夫子之說受多能而併辟乎多能者也聖人之謙已而訓人也琴牢之說證多能而亦不尚乎多能者也賢者之佐聖言而折羣言也仇先生評曰子貢稱夫子之語本末兼盡此定論也特夫子不敢以聖自居而又不欲以多能訓人故另爲一說存疑解極精時文併駁子貢者尚未體貼結語一証羣訛其言是矣

固天縱之　一句

重擡天字者訛也遍観此題文字多是鄭重天字言之謂大牽以多能爲聖不知夫子之聖出於天也然則古今之聖竟無有出於天者耶有曰請之由於學力者有盡禮之得於亶錫者無窮然則聖之出於天者便無不縱耶故王磋生先生曰此題全拈縱字從來聖人俱由天授子貢特地說箇天縱見其聖亦與別聖不同也張允文先生與朱彝先生文字輕說天字重發縱字爲得其解

以生知安行爲天縱者訛也說統莫中江曰子貢謂爾疑夫子爲聖看來眞箇像天縱客他生知安行殆將是箇聖了時文從此以生知安行講天縱者甚多然翼註曰縱字要認盖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此解甚是劉愈先生一節題文詮上句曰天之於羣聖莫不錫以生知之性然錫之者自天而靳之者亦自天若夫子則不制於天而有受全於天者縱而爲生知之極均此耳目而難量其聰明均此心思而難窮其睿慮殆將越羣聖之知而獨擅其知也天之於羣聖莫不授以安行之質然授之者自天而限之者亦自天若夫子則不囿於天而有獨鍾於天者縱而

爲安行之至視聽猶是而益備獨見其高淺言貌猶是而踐履遂臻於醇粹殆將越羣聖之行而獨全其行也此文方合翼註之解有謂事業之隆達則業在一時窮則留萬世夫子窮而在下正天縱之使得纂修刪定以傳其道於無窮者此說亦差盖縱之將聖是縱其德非縱其業也設使夫子達而在上遂不得爲天縱耶則有兼德與功言之者猶爲不合盖聖字只是言德也又有謂英淑之氣散則易盡聚則難窮上古數聖一堂中古數聖一家其氣皆有所散而材不能全夫子生於春秋前無所承後無所俟能聚其氣於一身故爲天縱之聖若如此說則堯舜周公俱不得爲天縱之聖矣孟子註中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則堯舜之聖不亦同於夫子耶呂晩村曰古來聖人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難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由是觀之則周公之聖不亦同於夫子耶子貢之言是就夫子論夫子耳其實堯舜周公皆天縱也不得就氣之聚散論故仇先生評劉愈先生文曰拈此題者動以前聖處其達後聖際其窮數聖分其實一聖鍾其奇爲天縱證據皆浮而不切獨拈生知安行不可限量爲天縱實義的確不移

也

把將字作將來者訛也廣炬訂子傳曰將者進盛而不可知之詞天下惟已然之局可定將來之局不可定此縱之妙也文字從此立論者不少然按誑云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似非如是解矣章素文先生曰子貢只爲打破大宰疑團故特舉天縱二字折倒多能爲聖云云若把將字作未定之詞看併自已亦見聖未眞矣此說甚是翼註曰將字輕看略去亦可則此字不必着意立說也如必解作未然之詞則夫子此時尚未是聖耶細思語氣意理俱覺難通

子聞之曰　一節

不作三折說者訛也說統袁了凡曰大宰知我乎言大宰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或以爲知我或以爲不知我皆非語意此是於上三句作一直說也按本文故字則袁先生之言似是故文字嘗有從此立說者陳元卿曰君子不多之意即在上鄙事句便見得此是於下三句即從上一順說也文字從此者亦多有之依此二說則通節只是一氣話耳然大全朱子曰大宰知我乎以下然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此便是聖人待人恁地温厚按此則首句非說大宰不知多能之故也是上三句固不可作一直說矣若末二句觀註云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則誠如蒙引所云另是一意也存疑亦用然字作轉是下二句更不容從上一順說矣卜子先生全章題文講此節曰天縱之稱賜言其過矣多能之說太宰知我乎然而有所自也藝數之微在上者恒不足在下者恒有餘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敢言聖乎然亦非所訓也大道之精執須者取義微執要者取義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而安足稱乎此能合於朱子然有曲折意思之解也李君諱作楫先生此節題文本茅鹿門之意亦是作

三折說呂先生評曰題中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惟此妙於傳神則此文亦能合於朱子之解矣但提中間二句有云縱則併多能不欲居者不合註中非以聖而無不通意耳蓋此二句是存疑所云又推却那聖字不敢當也

君子多乎　二句

就博約繁簡說者訛也講此節者多云由博可以該約執簡可以御繁是泥多字立說矣然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

則人將徇末而忽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則
是就本末才德而言非就博約繁簡言也翼註曰不多也新說
俱作一以貫之予意還依舊說作所重有在方與上文少賤鄙
事反照有情蓋上文下箇鄙字便見得瑣瑣不足貴了君子經
綸康濟自有大根本豈屑屑於彼瑣瑣哉說統李東一曰夫子
以多能為鄙事這多能還在釣弋獵較上看其與不多對還是
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繁簡之別也近來把多能當多聞多見
看以不多當一貫看畢竟非不貫多能本旨以上三說俱是不
就博約繁簡言也其解甚確有謂本文只有多字而無能字可

見是論多寡則下節只有藝字而無多字又何以稱耶翼註講
上節曰玩一藝字便見得是藝成而下者矣則君子不多是就
本末才德而言可知本文多字因承上文多能說來而偶省却
能字耳此不必泥

吾有知乎　一章

上下分學誨者訛也馮夢禎先生文云聖人不有其知亦不私
其知夫學不厭故不有其知而誨不倦則不私其知是將學誨
分上下截也後賢多有本此立說者似不可從玩註但其告人
數語則上下原屬串說無有兩層存疑曰聖人謙言已本無知
識但鄙夫有問我皆叩兩端而竭人因此便說已無所不知耳
已實無所知也聖人語意誠如存疑所言耳故仇先生曰若以
無知指為學以竭兩端指教人上下判然截斷語氣絕不相關
須知上句謙言無知即貼在教人上說蓋夫子平日立教高下
受裁精粗畢盡世遂以為其教有過人之知夫子謂此不過隨
問隨答所告必盡初無過人之知也

有鄙夫問　三句

謂專教鄙夫者訛也有謂鄙夫不失本真可以施教者不合註
中雖字之意楊淇園先生曰不信聖人傳道專尋幾箇鄙夫便

可了事而回賜之聰明才辯者反不竭兩端乎其辯甚明馮先
生文曰無論聰明才辯者吾樂與之共學也即鄙夫之問不敢
拒焉無論有得於已者吾樂與之共語也即空空之人不敢默
焉補出鄙夫以上人來殊為得解陸先生文亦然俱有見也

我叩其兩　一句

從其字着意者訛也其字是頂鄙夫而言耳此句之意在竭兩
端不在其字上也有謂其字重看以兩端即鄙夫之所自具也
叩其兩端是以鄙夫之解解鄙夫未嘗益以我之意見正明其
無知處文字至此說者十人而九細玩本文及集註意却非如

是解也此題文字弊難盡舉惟歸震川陸稼書兩先生者能得聖人本旨而於語氣亦克肖耳

仰之彌高　一節

作顏子錯用工夫者訛也折衷曰此節只重在道之高妙顏子用力處且慢說此解甚當淺說起云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徽云夫子之道高妙如此此講能得顏子之意金氏仁山曰顏子始初銳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此說不可從也翼註曰仰鑽瞻不作顏子用力只重形容聖道上蓋顏子一游聖門即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嘗用仰鑽瞻之力而不得其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爾乎故此只重高堅無定在處形容聖道爲是觀翼註之言則知金氏之說非矣晚村曰首節只嘆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在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晚村之說如此更爲詳明此章題文惟王守溪者論本節處專就道說結上起下云道之妙如此空乎難及矣而夫子誘人乃循循然此與淺說解同能合註意丁酉王吉人先生作講上二句曰道如是其無方體矣乎講下二句曰道如是其無窮盡矣乎亦爲得解故東皐遺選評之曰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貼註實講無不妙當也而韓先生又贊此文此評應僉傳不朽矣然則艾千子曰首節須作追悔前事殆猶未見及此耶

吾自衛反　一章

平重詩樂者訛也折衷曰詩與樂皆周之制度文章咸載於禮而魯又宗國故此等皆在魯然世遠禮廢樂頗殘缺詩亦失次故孔子從而正之註正字兼刪正說玩朱子小註有專論詩之語而虛齋亦云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爲樂之詩歌者未然可見詩樂平說爲是暨見明儒顧鼎臣先生文字正樂刪詩並論蓋是主此說也然林次崖曰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憑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詞耳艾千子曰據然後樂正句則此節當以樂爲主因樂及詩是本旨詩樂並擧非詿意也偶從詞順耳仇先生亦曰此章主正樂言不主刪詩所云雅頌亦擧詩之譜於樂者言耳覩諸先生之言則平重詩樂者似不可從謂正樂由於正詩者訛也新安陳氏曰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也文字本此立說謂正樂由於正詩者多矣然陸君訥菴評蔡先生末句文曰夫子周流列國於樂之聲音節奏考之旣詳驗之足信然後正樂而雅頌之被諸管絃者亦覺得其所矣可見樂正而詩因之

以正非謂樂正由於詩正也文認定此旨足正從來之訛王徵士先生又評之曰詩者樂之章雅頌得所是樂正之明效大驗處夫子論定雅頌乃正樂中要緊工夫故於樂正之後擧其得所爲驗若云必雅頌得所而後樂得其正非不合理而於題位倒置全不像現成語氣矣此文講得所處俱從正樂後指出更見識力高卓仇先生評韓君文亦曰大全陳氏謂正樂由於正詩此推本而言本文語氣是謂樂正而樂中所用之詩皆得其正文提正樂爲主順說到詩獨合語意歷覩諸評則謂正樂由於正詩者雖爲有理却不必從也且樂之正原不止詩之得所而已謂詩正然後樂正不將有所遺耶

雅頌各得　一句

就篇章說者似訛就器律說者亦訛也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主篇章之說也文字如此說者甚衆然黃蘊聲先生一節文曰季札觀樂於魯在襄之季年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札之聞二雅而嘆也是雅未嘗亂也札之聞頌而再嘆也是頌未嘗亂也居無幾何而遂有人焉騎毀其篇章淆亂其次第取有周六七百年之樂章而一朝紊之豈理

也哉蓋孔子反魯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孔子反魯之後非更定雅頌之篇章次第而使之得所也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耳此說覺爲有理則就篇章說者似爲非矣洪宗玉先生文曰取而奏之渢渢乎其音雅也則亦歸之於雅而已矣登而歌之雍雍乎其體頌也則亦歸之於頌而已矣此是就音體以說篇章尤似不可從也蘊聲先生文曰樂有器焉有律焉器則存乎金石匏竹之間也如肆夏金奏也必不可易之以簫管新宮笙奏也必不可易之以鎛鐘律則存乎宮商徵羽之間也如思文歌於郊社者也先以角不先以宮清廟歌於禘嘗者也先以宮

不先以角韓先生正講本義之後亦推廣之曰詩正則音正如
歌思文以角清廟以宮是也詩正則器正如奏九夏以金新宮
以笙是也此俱是就器律說矣然戚君价人曰黃陶菴一節文
極爲選家所推閱至後幅不免可議使易金奏以簫管宜先角
而先宮奏堂上者於堂下雖至愚之有司亦不顚倒至此而夫
子之所正乃在此耶觀戚先生之言則就器律說者亦覺不可
從矣陞按所字只是指地而言之耳然黃先生於器與律之外
亦言及地矣但曰如鹿鳴魚麗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必奏之以
堂上如南陔由庚象庶民萬物之治也必奏之以堂下云云猶

覺不合所字之義戚君不巳言奏堂上者於堂下雖至愚之有
司亦不顚倒至此耶陞謂指地而言之者似是當歌於王朝者
不可歌於侯國當歌於太廟者不可歌於私室耳盖用非其人
則爲非其地也如三家者以雍徹是歌天子宗廟之詩於三家
之堂便非其所矣韓先生文曰樂以相沿而失其舊歌湛露以
勞使臣歌文王以贈卿貳其失所孰甚焉吾惟先與別其宜今
而後大者錫以彤弓旅矢之章而下亦答以四牡皇華之誼勿
或歌詩之不類也盖渢渢乎雅之序矣樂以失傳而違其舊來
雖既歌於宗國肆夏亦奏於晉廷其失所奚極焉吾惟先

其制今而後惟我宗國得備昭格烈祖之文惟我有客得後執
鼓管聲之盛勿或他邦之敢僭也盖雍雍乎頌之章矣此詮得
所極爲諦當則得所二字宜就名分不可僭越上言也呂子曰
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音節篇章是有數無義非聖
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此說甚是若仇先生所云以雅還雅以
頌還頌此詩中篇次之得所也及歌詩之際聲音各有配合係
理不相紊亂此樂中用詩之得所也及云上下尊卑歌詩不得
僭越爲得所此係時說不可從者之言則陞未敢遽信矣太師
摯適齊章外註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

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
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觀張子
之說則雅頌得所宜就名分不可僭越上言也明矣盖雅頌篇
章原有先後之序然未如今之有朱子註曰此某人某事之詩
也故亂用而不知其義者多自夫子講明其理分別其制然後
知王朝當歌何詩侯國當歌何詩太廟當歌何詩私室當歌何
詩故伶人賤工皆能識樂之正至於其後季氏舞八佾三家徹
雍詩彼仍不安名分而爲僭妄之事故樂官皆去之耳若就篇
章器律而言則魯雖益衰而篇章既正三桓未曾紊亂器律既

正伶工可自遵循太師諸人何必散而之四方耶壓謂雅頌得所當就正名分上言者亦以張子之說爲據也但樂之正音律器數俱必就理不止雅頌得所耳若雅頌得所則止是正名分不但非定篇章併非協器律也至將定篇章協器律與正名分諸說金言則又屬騎墻之見未必合於夫子意中之所指矣

逝者如斯　一章

以水喩道者訛以水爲道者亦訛也翼註曰時行物生皆是化水乃化之一端化卽道也不是以水喩道說約曰水卽道水之流行不息卽道之流行不息與鳶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喩

說觀此二說則以水喩道者非矣然水之所以流行不息者是道爲之非水卽爲道也故大全朱子曰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仇先生亦曰朱子言川流與道爲體聖人就其易見者指出示人固非借川流以喩道體亦不得單指水爲道也觀此二說則以水爲道者亦非矣歸太僕文言水卽言道固無以水喩道之說商素菴文言水補言道亦無以水爲道之說也

以斯字指水者訛也大全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作者評者無不依此立說然壓細玩本文語意似不如是逝者卽指水而言斯字是指不舍晝夜而言蓋卽川之流而嘆其不息也翼註曰如斯夫不舍晝夜猶云不意其不舍晝夜一至此夫不可以斯字指水以如字作道如此水此解是矣淺說講云水之滔滔而逝有如是乎不以晝夜而或舍折衷曰猶云天地之化往過來續而逝者是這樣不舍晝夜庶此上三書俱能切合語意吳宮聲先生評歸太僕文曰聖人身在川上目視水心想道體水卽道嘆水卽嘆道如中庸鳶飛魚躍一般不舍晝夜便是如斯夫故此節當作一句讀若云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是以水喩道矣語雖出大全不可不辯也此評亦確仇先生曰

逝者二字另提概指氣化如斯夫不舍晝夜作一句讀特指川流此說猶似不可從也蓋水亦氣化也何云氣化如水謂氣化如水則水非氣化耶壓謂逝者二字不可專指道亦不可概指氣化卽是指水言之蓋在川言川所見者水所嘆者亦水也但目中所見者水口中所嘆者水而意中所感者不止水作文須要說得活潑耳

衣敝縕袍　一章

謂何用不臧是許其已臧何足以臧是謂其未盡臧者訛也翼註講末節曰足字空味謂之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

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文字從此說者多矣然而非也蓋子路不耻緼袍是有箇重內輕外之意可與進道故夫子引何用不臧之詩以美之然但是進道之基耳尚未進於道也覩註中可以二字可見可以者未然之詞也子路終身誦之便自以爲是臧了夫子亟將初意與他說明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其言何用不臧者言用之則臧耳其言何足以臧者言不用則不臧耳前後原是一意故定衡曰夫子說一何用字便是引起子路機關妙處何用內必加許多工夫方到臧田地不是許其所已進說統曰何足以臧只發明何用不臧非有兩層也或謂何用猶云焉往不空將用字作用力實字言用之則臧不用則不臧也此亦似說得是然不忮不求總只是進道之基非此已自是臧惟不求進乃不得爲盡臧之說也時文以守境化境立論及泛說學問無窮不可自足者俱覺模糊

歲寒然後　一章

作慨知松栢之晚者訛也翼註曰此章慨人知松栢之晚玩然後知三字可見說統亦曰要重一知字然以歲寒而後知之分明慨其知之晚而無及矣㘦玩註中所言覺翼註說統之說皆非折衷曰此言君子有守而卽松栢以表之也其解甚是定衡

曰此章見君子之節世多隨時俯仰改操易節甘與草木同腐惟君子亭亭獨立於危亂之秋處之彌艱守之愈固天下卒賴以維持其樹立不小故夫子以此形容之此更說得明白矣仇先生曰夫子本贊松栢之能自立耳慨世人知松栢之晚只屬餘意其見亦真據㘦所覩此題文字惟許國先生者能得聖人語意耳

唐棣之華　一章

謂詩人言思人夫子言思理者訛也逸詩所謂爾思以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新安陳氏虛齋因之而朱註則並無此解也作者何以盡從其說耶蒙引云夫子借詩言而反之而朱子謂卽前篇仁遠乎哉之意蓋人固有思而不能至者易言何遠之有故知以理言也仇先生亦曰詩人所謂思指思人而言思人而不能至天下往往有阻於地者詩人實是真情但夫子欲責人善思故特反其詞而斷以不遠所謂不遠須就思理而言與欲仁仁至同意蒙引與仇子之說俱亦有見然錢先生文曰其贈答則千里如戶庭焉其溯洄則山川如几席焉而誰則間之其訪道則百舍不憚勞焉其求君則九州不言瘁焉而誰則阻之此於何遠句說得實實有此理也且自記曰

此夫子駁詩之語也詩人所言者思人則夫子所駁者亦是思人宋儒必曰思理則詩與評不合矣豈不可笑朱壽昌尋毋而得毋滕元發涉海訪東坡而見東坡何遠之有自是實事若依詩人所說則親可不尋賢可不訪矣豈不有害名教故夫子駁之觀錢先生之文與其自記之言則夫子之說亦可就思人言矣蓋萬事存乎一心耳心之所至身必至焉而境不能隔也雖天下之境亦有思之而必不能至者然境之遠有甚與不甚之分而人之思有深與不深之別境處於甚遠雖深思之固終不能至也苟非甚遠而深思之則無不能至之事如不能至是思

之未深非境之甚遠也思之未深雖思猶為未思矣彼唐棣詩人安知其非未嘗深思而遂以為遠焉者乎夫子之語是為思之未深而託於遠以自謝者言耳至於境之甚遠雖深思而必不能至者間或有之又當別論不得執彼以概此也如執彼以概此而曰夫子之言確是思理非思人也則使詩人可作起而訴於孔子曰子所言者理故思則得之吾所言者人故遠莫能致也孔子其將何辭以對耶是詩人之言不為妄而夫子之辯反為誣矣若前篇仁遠乎哉之意是証借其言而反之之說非必以欲仁仁至為思之不遠而就求理言也蔡虛齋先生作通

篇俱主思人而言其曰必若所云則是古今來臣之事其君子之事其父友之求其友者當形與形稍不相接之處皆得託唐棣之說以自解古今來臣而忍置其君子而忍置其父友而忍置其友者當心與心渺不相屬之際亦得託唐棣之說以為辭抑何人之無情反不如唐棣之偏反為有情哉傳之後世將必盡天下之人不盡流為漠然無情之人而不止而天下自此無思意矣不原其故將必盡天下之情不歸於空虛無用之地而不止而天下自此無性情矣就思人上說得關係如此能發夫子所以駁詩之故並不涉於思理之說也錢先生者前面就思

人言是也後面補出思理猶覺多事至於他文專就思理言者多矣或有兼言思人思理者其見亦屬騎牆夫子是借詩言而反之詩人所言者專在思人夫子所反者安得兼思理耶即有專就思人言者謂寢興如見君親精誠可通寤寐猶為影響之譚與詩人言室遠者不協並遠就室言是謂身不可至非謂心不能通也又有以危思安亂思治對子思親臣思君者其云子思親臣思君就人而言固當但以危思安亂思治對講則覺泛而不工耳此章書解誤者甚多明之却難故詳引而力辯之庶使見者或許可乎

色斯舉矣　一章

以首節指雌雉言者訛也據新安陳氏之說是以首節指雌雉言存疑說約亦如是說之字從之者多矣然看首節註中只着鳥字則是概指凡鳥而言下節乃引雌雉以證之耳子路共之即色斯舉矣之證翔而後集從可知矣記者之意似是只重首節如朱註人之見幾而作云云也至於夫子時哉之嘆恐是陳氏言雉之飲啄得其時耳若以色舉翔集為時則夫子所嘆之意已在首節中矣子路二句不為贅耶以為時物而供之則子路亦愚甚矣夫子何不明言其意耶董氏固已辯之矣但折衷

曰謂子路共執而雉嗅以去與色舉相符儘說得但不關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此亦言之有理然而欲合鄉黨所載之義則時字便宜寬說於孔子逐事可通方得即曰鳥之舉翔是比人之動靜與泛常各事無關則亦宜就孔子仕止久速各因其時正論時文多以孔子歸田闕里為得時止而止之道不知篇名鄉黨只是取首句中二字為義耳篇中所載非盡居鄉事也此於記者之意何與耶又有說孔子嘆雉與獲麟同意俱有衰世之思者尤覺不當也

四書辯訛卷之三終

四書辯訛下論卷之四

星江汪陞蘭友著

門再姪孫　度淑黃仝較

在學三

練秋館藏本

先進於禮　一章

以玉帛鐘鼓言禮樂者訛也四書所言禮樂到處不同如禮樂不興句註云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則正名章禮樂與禮云樂云章不同矣在此章者註中程子以文質為說則

與上論文質同解可知淺說解文質曰忠信誠慤之心為質威儀言詞之美為文則禮樂亦宜就言行說故翼註曰如一言而華實得宜即是先進禮樂一言而華勝其實即是後進禮樂定衡亦曰禮是個品節的道理樂是個和順的道理言動威儀起居酬酢皆有此二說者實為確當艾東鄉於上論曰此節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詞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子俗解講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去便當屬之作禮樂之天子矣何以屬之君子觀艾子辯上論之文質如此則此章禮樂可通矣作者俱言先王制作指器數聲音立論皆覺迂闊故

致獨出巳見辨之

回也非助　一章

講作欣喜之詞者訛也助則有所不悅無不悅則非助兩句一順說下猶云回不是助我的乃是於吾言無所不悅的下句正明上句總見若憾而實喜之意異註曰不重有憾只重欣喜不知意雖欣喜詞則若有憾也歷觀此題文字將助我說壞極贊無不說者甚多與註中其詞若有憾焉不合矣葉向高先生文講下句云即吾所好人之辨說以相証也而其如回之默成何也下句仍挽上句能與註意相符然結云吾豈真以無助病

回哉回豈真以無助為病哉仍非語氣蓋夫子口中總說不得欣喜意思出也史夔先生文亦甚合解故介眉先生評之曰一味贊子淵忘却其詞若有憾矣不知非助我正在無所不說看出下句仍是憾詞欣喜意在言外抑揚頓挫神於肖題也但後比對股結云使說我者而盡如回也吾又何庸助我也哉仍與葉先生結處同病耳晚村贊沈先生文曰語語是憾詞見喜乃佳他作皆是喜中見憾矣後輒云而回進矣而回遠矣更有何意味此評甚是金居敬先生及王者臣先生文俱作憾詞到底並不說破喜意斯為善矣

孝哉閔子　一章

歸重父母昆弟之言者訛也說統曰閔子始固不得於其母與弟者也外人皆稱其孝迨後其母與弟為其所化亦皆稱閔子之孝外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無間矣蓋閔子之難難於父母昆弟稱之為孝耳若如說統此說是父母昆弟不間於人之言也不與夫子本文語氣相戾耶大全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觀輔氏之說則閔子之孝在於人不間三字上也或謂閔子所處無有溺愛蔽私

之事故宜重在父母昆弟之言也此亦有見然有評劉作楳先生之文者曰宗族稱孝士行必先所以古者舉孝首重鄉評見人言之難也題解自應如是玩大全註疏可見衣蘆失紖之說載在家語程子以為出之漢儒至韓詩外傳愈不足信矣由此評觀之則溺愛蔽私之事未必無也何謂重在父母昆弟之言耶或又謂若無處變之事則聖門孝者多矣夫子何以獨稱閔子此更說得有理雲峯先生亦嘗曰孔門豈獨閔子騫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夫子所以稱之歟或人之說蓋本此也然觀蒙

引曰或以其獨處人倫之變故夫子稱之此說於夫子本意全不切夫子本意只是見其孝友之實云云耳胡氏註最得夫子本意故集註取之而不復贅一詞則雲峯處變之說又似不必從矣要而言之無論閔子未必有處變之事夫子非以其處變而稱之也卽曰有之而夫子口中亦不宜道及仲弓父賤行惡夫子之謂仲弓止以犁牛之子比之出公之事子貢止以夷齊爲問而不明言衛君蓋聖賢立言之道固如是也艾千子曰題言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耳若就中塡出許多後母仲季大舜申生等語不惟失聖人渾然口語亦恐於當時之事未知果如

此否大約周秦之書從見傳語者傳聞未必盡實非確然見於聖經賢傳者宜稍渾之况無其子而罵其父母兄弟聖人語意不如此也麟士先生亦曰按胡氏註中語氣本宜若說處人倫之變似多了一折且稱人之孝而先不滿其父母或亦非閔子所樂聞也二公之說皆是至於仇先生所評周鐘先生文曰或云作此題者不當稱子之孝彰親之過然不提出父母昆弟家庭難處之故則閔子所以成孝之事亦隱而不著泛然稱美於子騫身上何與指事表行而未嘗不曲全其親何礙於實發耶故知俗論多拘不足信也此說似不可從蓋於聖賢立言之道爲有遺耳徧閱古今此題文字無有不就處變立論者惟唐荆川不然文雖平淡於聖賢書理却無碍也

回也其庶　一章

謂回不受命亦仍屢空賜卽受命亦必貨殖者訛也註云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則夫子言顔子之屢空者是謂其能受命而安貧矣子貢貨殖夫子謂不受命則命不能限人子貢之富非由於命也明矣故蔡虛齋曰使顔子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子貢非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也或曰然則顔子之貧亦由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

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虛齋曰非此之謂也顔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雖能致富然亦志有所奪義有所妨若只從道理做亦無此富矣故曰不受命世間人事若一味硬以人爲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人品則從此分矣虛齋之言如此可謂明透郝敬先生全章題文講屢空曰使少不安命卽空乏亦可免者使少事生殖卽空乏亦可不至於屢者此是本虛齋之意爲言所見良是唐德亮先生屢空二句題文結曰有回之命殖之亦未必富而回似恬也有賜之命不殖亦未必貧而

賜自勞耳其說便差其過文曰生而貧者命也生而不貧者亦命也是則然矣又曰生而貧而無術焉殖之使不貧與生而貧而有術焉殖之遂可免乎貧者皆命也此則不然蓋生而貧不貧者命也無術使不貧有術免乎貧則人實爲之豈命之謂哉楊維斗先生文曰賜不受命亦賜之命也以不受命爲命似不可曉其自識曰賜不受命而貨殖是聰明人鶻突處命豈可衡富豈可學賜於此幾愚矣故夫子指其聰明醒之陞謂命不可衡富不可學則夫子所云不受命而貨殖者何以稱焉錢吉士先生文曰回無得貧之道而長貧賜有欲富之心而求富亦孰

非二子之命爲之乎而賜則已不受矣既云賜之得富是命爲之又云賜已不受是何言歟陞謂顏子子貢生來皆貧是天命也一則安貧而不求富故終於貧一則求富而不安貧故得乎富此則後來人事有不同耳蒙引之說實爲確也徧觀此章題文無論先輩與後賢者陞多未解故力辨之蓋欲明夫虛齋之說使不背於朱子之言以無失乎孔子之意耳或者曰然則孔子所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之將行也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及孟子所云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云云其皆非歟爲此說者

是又不知聖賢之言理無不通意各有爲也蓋天下事有限於天命者亦有不限於天命者有由於人力者亦有不由於人力者故先民曰天事居其半人事亦居其半又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也聖賢有時以理自盡則不言命有時以遇自安則又言命見世之怠廢而徒諉於命者則以命之可回者振之見世之貪妄而不安於命者則以命之有定者淡之理雖皆是意徐有指苟不融會而貫通焉則聖賢之言前後皆相抵牾矣如由貧富推之貴賤亦命也然貴賤有一定之命則孔子何以謂大德必得其位耶孟子何以謂修天爵以要人爵棄天爵必亡

人爵耶死生亦命也然死生有一定之命則孔子何以謂仁者壽大德必得其壽耶孟子何以謂桎梏死者非正命耶凡一切窮通得喪廢興存亡皆命也然窮通得喪廢興存亡有一定之命則孔子何以謂質直好義者邦家必達知爲君之難則興邦不善莫違則喪邦耶孟子何以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亡國敗家者由於自取耶不寧惟是人之智愚賢不肖由於氣質之所稟是亦命也然智愚賢不肖有一定之命則孔子何以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耶孟子何以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耶且世之治亂盛衰由於氣數之所遭是亦命也然治

亂盛衰有一定之命則孔子何以謂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三年有成耶孟子何以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必賴禹周公孔子之維持耶或曰聖賢之言不過勉人自修而已然使人事既盡而天命終無可回則聖賢之言是欺天下之人使之徒自苦也夫聖賢固不欺人而使徒自苦焉人亦肯惟聖賢之言是遵哉至論天命既然自使人事亦然如顏子之命該屢空故使之受貧子貢之命該貨殖故使之求富則使賢者高下之詣與聖人褒貶之意俱沒却矣將何以爲勸戒也此種曲解金剛經者皆爲庸夫愚婦之談而儒者亦或不免以致吉凶成敗皆諉氣

數而不自責自修不亦惑乎壓之附辨於此蓋明天命有當聽者人事亦有宜盡者非教人不安貧而求富也觀者諒之

居則曰不　一節

以不吾知作怨歎語者訛也翼註曰居則曰不吾知也乃自負之詞非怨人之詞意若曰吾有克副人知者在但人不吾知耳諸賢之意實是如此爲此題者俱作感慨怨憤非其解矣雖黃藴生先生作亦然却不可從

將則何以哉作辨駁語者訛也折衷曰試問其所以待用之具何如也題解固如是耳嘗見爲此題者俱作詰難之辭若恐其經世無具者然似不合旨即合首節二節題文亦蹈此弊故汪子錫先生有評曰諸賢之才聖人豈不知之何以一問只是閒居無事師弟相商正喜其必有所以故欲其言之相爲質証耳非憂其無所以也此義人都聵聵又評曰諸賢抱有用之才不是空疎無具亦非奔競囂張夫子引他言志正要他吐露衷腸以觀其設施底裹茲非疑惑譏誚話頭也韓希一先生亦有評曰觀漆雕開雍也及季康子問仲由從政諸章夫子於四賢豈其一無所信直待同堂侍坐時各相詰責題情斷不如是二公之評如此俱見得眞說得確也潘軼美先生者能合其解講末

二句曰不知而感慨良深者必其知之而經猷立展者也果其幣聘既臨而毅然以承諒不致虛聲之誚則設施應有在矣而曷勿以盟心之素爲告語之端哉王礫先生者亦曰古之人一室坐誦識者已决其爲公輔之器二三子寧無此具也則曷不抒其藴以慰吾期望之殷哉此俱不涉辨駁之說也

爲仁由已　二句

作責成之詞者訛也歷觀大小題文作責成之詞言仁惟當自勉於已無容旁貸於人者十居八九然玩集註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則非如此說矣蒙引曰天下之事凡由我者皆易

係於人者皆難曰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哉正以見其無難也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爲便爲存疑曰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哉謂其機在我而無難者蓋凡事由人則有所制故難若由已則無所制這私欲是我心自要的不是他人叫我要的禮是我自家有的物不待假借於人若是他人叫我要我不要時他却不允此是難今是我自家要我不要便不要更無一人阻得何難之有若待假借於人待我要時他却不與我此是難既是自家有的物一要便在這裏何難之有存疑與蒙引之解俱合集註而夫子之意實是如此說耳此是歆動語非責成語也陸持此論久

矣每怪作者評者俱無有合於此何也及見介眉先生批乙丑會墨有曰時文到由已句每另作一轉着實勉勵如云已不自克誰代爲克禮不自復誰代爲復父兄不能助師保不能勸俱是責成自任與註中在我無難意有毫釐千里之别因自幸其所見之不謬爲但先生謂爲仁由已句即是順承天下歸仁言之不是另作一轉其說猶未可遽信耳雖說統方文伯嘗曰天下歸仁全在一日克復乃知爲仁這個機括斷乎由已明儒從此說者亦多文閑且評之曰由已句足上語耳若於此作一轉便多頭緒然據陸言之上二句是言其效此一句是言其機

克復之效固能及於天下爲仁之機則仍操之一已上下兩意原自不同如謂此句只是足上則是歸仁之效由已非爲仁之機由已矣故註着又言二字下復着一又字以見另是一意非順承上文說也

君子敬而　一節

就感化兄弟說者訛也牛之兄弟非可感化子夏揣其事勢亦覺無可柰何只得爲不得已之辭而以他人寬慰之耳此是因人立言不得以正理律之也集註所言是矣說約劉上王先生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是正答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教牛

自修以化其兄弟意詞便無病若解作申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教牛舍自已兄弟而認他人爲兄弟詞便有病耳疑或非子夏意也此同說統李衷一之說從來名公爲此節題文字皆是從此立論評者莫不以爲得解自陸看來不但與集註相違且與本文語意不合玩君子何患乎句明是緊接四海之内二句而言何得以上二句爲言他人兄弟而下一句又言自已兄弟耶若曰認他人爲兄弟詞便有病則内註朱子已自言曰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詞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外註胡氏又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按此則子夏之言原是有病何須必欲替他周旋說作無病耶明儒丘兆麟先生破云懿親不可廢故賢者復示以感化之道焉文嗣評曰如此說方是聖賢學問歷謂如此說不是聖賢語意矣代聖賢立言者當遵聖賢口氣依樣葫蘆將錯就錯可也有病之語必以無病者代之則聖賢之詞旨不明而聖賢之分量亦不出矣亦何取於代聖賢立言者耶至有以敬恭貼待兄弟者尤為非矣潘柽先生評劉子文曰君子處骨肉之變待兄弟敬恭自不待言到無可如何持己接物求為無過固不但待兄弟然也本文只曰敬

只曰與人而不言兄弟者可見是推廣說以下文四海句例之益見不當單貼兄弟矣此評是也

足食足兵　一節

謂民信由於兵食足者訛也按本文之矣兩字語氣似是足食足兵之後而民即信之也故時文多有如此說者然信與兵食原自不同註云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則必施教化始能得信也如謂兵食既足而信自至則明農不必興學講武不必修文矣大全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觀此則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且兵食既足而民自信則兵食未足而民當不能信也何以去兵去食而又曰存信耶艾千子先生曰此題作者之弊弊在以兵食足為民信如此則夫子曰足食足兵可矣何必更說民信如此則去兵去食可矣何故曰民無信不立其辨可謂明矣

必不得已而　二節

從既足後說去者訛也孫若士先生曰大凡聖賢論事正要究其常變若謂兵食信既足無變之可慮天下豈無強敵壓境饑

饉薦臻雖有智能莫可誰何者乎時文多有如此說者卻不可從子貢所謂不得已者是就兵食未足與民未信之時而言蓋恐倉卒之時不能全此三者故詢其何者可暫緩耳非謂兵食信既全之後猶有變之可慮也故麟士先生曰按夏九籠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其說甚是仇先生曰足食足兵乃豫備於平時者去兵去食指平日素無備兵一旦事變猝乘時窮勢迫而言時文之謂足兵而後可去兵足食而後可去食者真屬謬說又評周鍾先生文曰處常處變劃開上下方見兩不得已是平日素無所備以致事勢告窘非既足之後有此変困

也文云無兵可存而兵去無食可存而食去省了許多葛藤之議仇先生之說如此則就兵食既足與民既信之後說不得已之去者謬可知矣黃陶菴文曰前此之規模未定後此之事變鼎來而中寄於存亡之間則必兼權本末而亟爲之所也此爲得解

棘子成曰　一章

專就重文立論者、訛也觀集註總斷語則子貢與子成之說俱未當也考大全蒙引存疑諸書之解皆如集註平斷未有單是子貢之說乃見此題文字多有專主重文立論獨取子貢單駁

子成者然則朱子之斷非與周鍾先生亦主重文之說而且極言文之足以治世仇先生評曰、子成欲盡去其文子貢言文質並重不可偏廢然先儒又謂子貢所言不見輕重之辨必如夫子文質彬彬一語然後無弊今說到救亂止爭專在於文然則周末文勝何以大亂不止耶是子貢不知文質之輕重而作文者又却看得文爲極重矣不惟不足救子成之偏其立論之弊更甚於子成觀仇先生此評益可知主重文者謬矣明儒王隣先生文依照總註、立論破云兩賢之論文質矯與平皆非也此方於理有當於論爲平耳

就制度文爲說者、訛也此章之文與郁郁乎文哉之文不同彼是就君相之制作說此是就士夫之言動說也折衷曰、持已接物之際凡其崇本而務實處皆謂之質凡其可觀而可度處皆謂之文此只在言動上見不主禮上說也此解確甚黃蘊璧先生文曰、侯不敢借王、臣不敢借君、以文在也、即過而僭之、而執其車旗服物之等、以相繩彼安詐哉、愚不敢詐智、不肯不敢詐賢、亦以文在也、即暫而詐之、而置諸琴瑟射御之旁以爲驗、彼安匿哉、後來文字有曰、時巡肆覲之文廢、而天子始弱、朝聘會同之文廢、而諸侯始尊、詩書禮樂之文廢、而君子始不安於學

校、幽雅蜡索之文廢、而小人始不恬於畎畝、如此之類不可勝數皆是就制度文爲說矣然陛想子成當日豈竟欲把先王一代之制如井田學校官制戎政巡狩述職朝聘會同賞罰命討祭祀燕饗與夫宮室車旗衣服詩書干戚羽籥之物一切廢之也哉其論雖激必不如是之迂也其見雖偏必不如是之悖也不知古今名公何以皆如是說而評者亦未辨及於此何耶

虎豹之鞹　二句

就等威莫辨說者、訛也歷觀此題文字皆是說到等威莫辨上去據歷看來究與子貢之意無干翼註、曰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君子謂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無以辨是說縉紳章縫與草野朴陋者同一家數看來此只重雅俗相混意將文乃云無以辨等威則意又差此說甚確明儒周元先生文曰令蓀素之士而下與椎魯不文者齒非休明之概也屈修恬之人而至爲鄙陋沒世者伍亦非世道之光也如此詮發君子小人無以辨意方切題解彼說到等威莫辨者總由看錯此章文字之義耳

百姓足君　一節

謂民樂輸將及思爭奪者訛也大全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

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蒙引亦如是解從來文字多主此說似非有子所言之意王庭先生全章文講末節曰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君雖以法取猶有餘貲也至民之輸將之報又無論也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君雖好侵奪猶爲寡獲也至民之悖出之情又無論也此甚詮得切實輸將爭奪只作餘意帶一筆耳又有謂民之富即君之富民之貧即君之貧者亦非定衙曰人君以百姓爲家閭閻之蓋藏即九重之蓄積此是不就輸將貢賦言也王守溪先生首二句題文曰藏諸閭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吾財也蓄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爲吾有也此亦是定衙之說然哀公憂用之不足是就自已度支言耳民之貧富與君究何與耶雖君民肥瘠亦有相關之理而有子所言之意却不如是蒙引曰若依彝常說則只是民貧而君富亦不謂之富民富而君貧亦不謂之貧恐與本文與字及註中不至獨貧不能獨富字不相貼其說是也翼註曰說是輔上之急擴上之謬俱不得肯細玩註中二獨字正對二與字蓋足不足乃百姓與君共者也非君所

獨也故曰君民一體如手足與腹心共其榮悴者也一體之中血脈互相流注君民之間財用亦互相流注民富則互相流注者日增故君亦富民貧則互相流注者日減故君亦貧此是實理若但云民之有即君之有又成虛話矣指月曰凡君之財用無非取諸百姓者若爲委百姓爲源源長則委潤源竭則委枯此自然之理孰與二字從源而想其委也古人焚林竭澤之喻與此意同或云勸公之虛擴公之盈似太寬或云民之有即君之有又似太虛說約曰民由外府此等道理迂談不能信哀公若云百姓急公未聞取三或有逋負在下觀翼註指月說約之

解則前二說之非皆可見矣

將與字就徹說者訛也說約講曰先王徹法之制原通乎上下而爲之計君民一體無分者也又曰孰與不足言均在徹內均是足的孰於其中與一個不足非謂百姓不與君不足也此說與本文相背矣本文是言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則君孰與足未嘗曰徹則君孰與不足不徹則君孰與足也說統曰兩與字最重是說民與之也此處正見國用之盈縮全是百姓操其權全要發得一體意出蒙引曰君民一體只言其休戚相關何以見之即上文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

富民富君亦富民貧君亦貧君民寧不一體觀說統蒙引之解則一體字是就君與民言非就徹言也明矣今云徹乃君民一體無分者也君之足不足是徹與之不剌謬乎雖艾千子嘗曰此原爲行徹法而言足不足當照徹之行不行論泛講足字者非然有子之言盍徹者是欲哀公節用以厚民耳欲哀公節用以厚民者以百姓之足不足即君之足不足所由出耳故百姓足不足雖要根徹不徹來而君孰與足不足則須根百姓足不足來不可徑括徹字說也丙戌會墨王先生者主說約之解全括徹字立論似不若魏先生之重提百姓者爲中肯綮若辛未十八房書有曰以君與民本一體相關者也而徹之法又通君民而爲之計者也兩意兼說可謂周全但覺見屬騎牆反致本旨不清耳

括外註楊氏之說立論者訛也說統唐宜之曰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蓋由祿之去公室而入三家也徹法行則分出制祿各有定制三家亦得守制於什一之中而不得聚斂百姓矣此有若之微意也華陽范氏曰夫徹非所以裕用然征斂有藝費出有經君民自不至於交困此二說同於外註楊氏之言皆非有子所言之意有子之意只欲哀公節用以厚民耳非欲其定制

以限三家也觀存疑曰既欲薄賦又欲妄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則是行徹必須節用非行徹乃能節用也蒙引曰或者以井田均穀祿平爲百姓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爲君孰與不足又以征斂無藝爲百姓不足而費出無經爲君孰與足太泥楊氏之言豈可逐句將來解經且與註中君民一體之意不切其言是矣晚村評盛君文曰宣公稅畝只是加稅於係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强兼併自是孟子時事恐不須說收田授田也節用厚民是正意奪私家僭軍與畢竟是旁意此評亦確泥外註楊氏之說立論者

葢未審及此耳

樊遲退見　一節

謂樊遲疑能使枉者直之言無與於知者訛也註中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是就樊遲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之句言之耳樊遲何謂之問却是註中所云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也時文俱說樊遲以巳所問者知而夫子舉直錯諸枉之言固有合於知能使枉者直之言則無關於知故問何謂此說差矣叅疑主意曰吾見於夫子數句註解甚明何謂也言舉直錯枉何以便能使枉者直也近來說者謂舉直錯枉若巳足

盡知而必曰使枉者直豈知之道必兼化理而後盡耶其說似好聽然昧本文語意殊不然觀子夏曰富哉言乎謂其不止言知引舜湯事正發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仁知盡於一言也平乎莊正之文何苦穿鑿叅疑之說實獲我心

舜有天下　一節

以此節爲証子言之富者訛也富哉言乎是就樊遲見於夫子而問知句言之至於此節則是答其何謂之問蓋以証明能使枉者直之理也書解刻文評語多說是証子言之富陞玩本文語意及見子夏節集註覺不然也雖不仁者遠句亦可以見子言之富而子夏所引之意却只証明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耳人於樊遲所問之意巳自見左故於子夏所答之意亦至見差其實非是

謂此節可明說出愛人之仁者訛也樊遲只說問知子夏如何知得夫子是兼論仁註中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蓋字乃疑詞是朱子想當然耳在子夏口中原未說出翼註曰子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實實猜着兼仁而言此說甚是劉上玉先生曰子夏不知樊遲當日仁知幷問其云不仁者遠亦是無意中逗着仁字愛人字子夏口中終不宜露郎知人字亦

不宜露只証舉直錯諸二句而巳其說是矣但云逗着仁字則猶非也蓋本節不仁者是指枉者之人而言與上文愛人之仁字原不相同何云不仁者遠逗着仁字耶不仁者之仁字可說樊遲問仁之仁字不可說也字形雖同字意各别何得混而爲一耶呂晩村曰人謂此題不宜道破仁字不仁者遠仁字巳出如何道不得晩村亦是將此節仁字與上文仁字看做一樣了又曰註明云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而作文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嘉隆以來以禪學說書反詆註爲拘鑿蓋惟禪機忌說破以其法原說不得也聖學從無此法

曉村之言如此想是亦於註中蓋字忽過故見得于夏實已知兼仁知而言耳且麟士有曰晦翁自是說書吾輩自論作文則代聖賢立言當依聖賢語氣無論子夏未必知兼仁知而言卽知之而未聞之口中亦不便於硬說故仇先生評朱君文曰仁者愛人之說子夏實未之聞中幅頻用愛字似非語中所宜有也愛字不可用仁字又可用乎曉村說破之論施於他題則可若此題則實說破仁字不得也究之作此題者繳到富哉句處只宜依上節註虛說不止言知耳不但不宜露出仁字而并不宜隱貼仁字意也如潘解元文曰至人用而天下服豈僅視爲

明察之君哉此爲得解得法若楊君諱瑶者曰好生之懷卽因濬哲而克慰已雖不露仁字已是說仁字了暗說仁字與明說仁字何以異乎

以不仁者遠爲由於皐陶伊尹之輔治者訛也不仁者遠是感皐陶伊尹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遂皆化而爲仁耳指月曰主感化說乃上之舉直遠之所謂能使也翼註說統俱如是言明文有曰張五刑而天下懼明五教而天下懷懷其教者不忍自棄於仁懼其刑者不敢自罹於不仁而不仁遠矣云云是歸功於陶尹不歸功於舜湯與夫子能使之意不相合矣能使枉者直是指舉直錯枉者言豈指所舉之直者言耶故介眉先生曰尤可笑者將手於陶尹下死註他仁民之功則舜湯能使精神全然懈去也又有文曰五教弼成而後天下樂舜知人之明而又畏皐陶執法之堅一德作相以來天下服湯官賞之當而又畏伊尹割正之烈是兼歸功於舜湯與陶尹也此見亦屬騎墻

君子以文　一章

專重輔仁者訛也指月曰下句是上句主意一串講凡日用之燦然而不可廢者皆是文文卽仁之顯著處識透文與禮非二物則知其以文會處卽其以仁輔處講究此文正欲講究此仁

也書解如此說者不少文字更多然觀集註以道明德進分貼則有兩項工夫不可合而爲一矣故大全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事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亦曰人之講學進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道明而德亦進也存疑曰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眞知者求其眞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過失賴以箴規也諸書之解如此俱是作兩項說矣楊維斗先生者以兩平立格仇先生評曰一是講學以明道一是取善以進德劃

然兩對理明法正時手必云借文會友專爲輔仁之地者終於
上句落空不如照註之爲確也孫元凱先生文亦是平列故仇
先生評之曰集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益
進分明知行工夫皆取資於朋友時下遞下發議將上句重在
會友而遺却以文處一番講習討論工夫矣照註立言理眞詞
確也周鍾先生順題穿講仇先生曰因本文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語氣遞下故也然後幅平列却與註意相發明矣由是觀之
則格可變而意終不可變也

仲弓爲季　一節

說邑長治民說者訛也說統曰先有司者總方畧以撫平民赦
小過者清囹圄以理冤民舉賢才者振幽滯以登俊民皆是就
治民言之時文如此說者十人而九却不可從孟武伯章註云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顧先生復疏之曰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
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於
季氏之類通謂之宰故曰邑長家臣之通號觀此則宰明有兩
樣不同翼註解孟武伯章曰宰邑主治人如言可使足民之類
宰家主治事如言求也藝之類則爲家臣者原無治民之責也
此章註云宰兼衆職則孟公綽章之所謂老註曰家臣之長是

也有司是與宰共理大夫家事者耳定衡曰宰之屬分理夫民
者非矣赦小過亦是赦有司之小過故註言人心悅而不言民
也舉賢才註言則有司皆得其人亦是舉之爲有司耳故仇先
生曰赦小過句即承有司說存疑主之蓋因家臣之長止統攝
衆職未嘗親自治民故赦過不涉民說若舉賢才句註中並指
有司得人自無可疑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先有司一句是主腦
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爲政之要當
以分任有司爲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
勉舉士庶中之賢才以爲有司故才人可以自見麟士曰據大

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三句爲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
任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註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
責恐大概所當爲者只是如此大全說約之說可謂明確熊伯
龍先生文就任人說能得其解其他謬倣邑長而就治民說者
多矣以家臣爲邑長是官爵不分也以治事爲治民是責任無
別也此不可以不辨

近者悅遠　二句

以王畿四海論近遠者訛也莊氏曰葉公執楚政在昭王之時
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胥之敗方遷都於鄀以避之近

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離畔、而唐隨蔡鄧之君莫肯附、故告之
家語孔子告子貢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
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按此二說、則近遠只宜就楚之境內境外
說耳、故吳儁業先生及朱宗元先生二作、俱就楚國立論也、已
酉福建鄉墨多以王畿薄海爲言、是以天子之事告葉公矣、無
乃僭乎、季康子問政章、顧麟士先生曰、沈古疾曰、此章政字只
說無僭踰無頗僻、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
照季康子說、然則此章亦宜照葉公說也明矣、仲弓問政章顧
麟士曰、按諸說宰字解、如是時說緣要冤冕看作冢宰太宰宰
字、可笑、於此章之告葉公者、竟以天子之事爲言、恐更不可

使於四方　二句

專就應對說者、訛也、遍觀此章大小題文、無有不專就應對說
者、然註中明言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如何仍就應對
說耶、蒙引曰、朱子小註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
不辱君命、不可以不辱君命、專指能應對言、蓋不辱君命、重在
才足以有爲上、所謂爲使之難、正在此上、存疑曰、不辱君命、不
但是言語、須兼舉動處事方盡、如子貢一出、足以却楚而存趙、
富弼使契丹、能減歲幣而成和好、此方是不辱君命、折衷曰、不
辱君命、凡威儀進退言語處事之盡善、皆是、不但專對之能而
已、指月曰、凡出使所爲、皆君命、當時列國持危定傾、全憑使命、
故舉此一端以占士養、歷觀書解、皆合集註之意、從來文字俱
不依註、而以能言立論者、得毋失之偏耶

不得中行　一章

謂狂狷可進於中行者、[illegible]萬曆壬[illegible]華先生程文、
後比云、自今日之所就而言、則立志太高、持守太激、固不可以
側於中行也、自他日之所養而言、則行可副志、才可達節、亦未
始不可進於中行也、張岨山評曰、與狂狷仍是望中行、此意從
來未發、淺合聖人寄託大指、壓謂此文與評皆不可從、蓋註中
是言進於道、非言進於中行也、嘉靖辛卯廣東正愼中先生程
文曰、卽若人而裁抑之、行以副志而篤實日新、其於道也幾矣、同文
卽若人而激厲之學以廣才、而精進不已、其造道也易矣、同文
錄評曰、不再說中行、殆亦謂其能依進道之說歟、蒙引曰、此章
言中行狂狷、雖據現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的、不然
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觀蒙引之說、則中
行亦是未進道者、何得說狂狷可進於中行耶、翼註曰、言狂狷
可進於中行、進於中行、方可傳道、則又多了一番曲折、艾千子

曰狂狷自可進道不必更牽帶中行其言是矣近來文字說進於中行者十之八九仇先生評朱宗元先生文曰中行以資質粹美不雜言若混就學問上說於本文與字講不去至狂狷可與造就是教之歸於至道非使之進於中行也時文皆云狂狷可幾於中行此由看中行品詣不確耳從來沿訛得維城先生作可以一正俗解其評艮然陶元淳先生者亦無進於中行之說故仇先生評曰此文絕不沾染俗說最爲超脫也

鄉人皆好　一章

以取士於鄉立說者訛也註中一鄉之人皆有公論矣之下雖

捷各以類自爲好惡也句然據歷思之公論二字只可就皆好邊言於皆惡邊似貫不去蓋公論云者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也子貢皆惡之問是指惡所不當惡者而言豈亦是以其公論所在耶但子貢初問皆好之意是以一鄉有公論也指月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故古者取士於鄉子貢問皆好是本意其皆惡一問因皆好未可生出來的蓋既無公好決無公惡也觀指月之言則註中一鄉人之人二句殆據子貢初問之意而言耳嘉靖乙酉雲貴程文講皆好句曰一鄉之人有公論矣至講皆惡則曰鄉人皆好固未可矣抑或有人云云不復拈及公論二字矣後來文字於起講後必總提好惡皆以取士於鄉立論似鄉人之好惡盡爲公論者然此於皆好邊可通於皆惡邊相反矣想由誤認註中公論二字爲合皆好皆惡而言歟若韓先生作則無此弊也

克伐怨欲　一章

就安勉論者訛也此題文字以安勉論者多矣然翼註曰章旨在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未得爲仁則是論有無非論安勉也介眉先生曰時文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

仁所爭則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仇先生曰時以自然盡理爲仁以勉強力行爲非仁其說大謬顏子克己復禮非着力用功乎此處只爭病根之有無未較工夫之安勉二公之辨可謂明矣

謂私意有時復發故不得爲仁者訛也折衷曰只曰不行則是人欲猶存而但力制之苟檢防少疎則私意復發矣安得爲仁時文從此說者甚多然大全朱子曰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兩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則夫子之意是論克伐怨欲之有無非言克伐怨

欲之行止即是克伐怨欲不行於後而今已有克伐怨欲在也其可以爲仁乎故翼註曰不必待乘間竊發而後非仁只此逐念强制便與天理渾全自然無私累者不同也唐順之先生文曰非必人欲橫流而後爲此心之累但藏蓄而不化已非靜虛之本體矣況簡點稍或疎焉固有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乎此將復發作餘意耳若用正講則非其旨

爲命裨諶　一章

專重子產者訛也大全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

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按此則左傳之謂子產擇能者宜說約以爲得之也然夫子此章之意却非爲子產言觀於集註則夫子是善鄭之爲命耳折衷曰此稱鄭國用人之善而亦見四子體國之公也此爲得解此章大小題文多主子產擇能之說却與夫子所言之旨不合執當時之實事概聖人之本意得毋失之誣耶故介眉先生評劉解元文曰專主子產立論亦後人相沿習氣本文無是佽子評閻先生文亦曰題以各盡所長同心謀國爲正論歸重子產知人善任者猶屬偏師制勝也

若臧武仲　四句

以四句爲生質者訛也雙峯饒氏曰四件都是質陞謂此質字恐是言質幹非言生質也蓋有智廉勇藝而不文之以禮則未造於中正不免有所偏倚不文之以樂則未臻於和樂不免失之駁雜如此則才德雖然全備猶不足觀如繪畫者徒有粉地而未加以文采一般故又須文之以禮樂也文以禮樂方有文采可觀則兼四子之長猶是朴素之質耳註云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此句是總上文五句而言則夫子之言四子之

長亦是欲子路由學問以及之耳若以知廉勇藝爲生質如此則四子之長非由於學問矣四子之長非由於學問則子路生來之質只是勇耳如何能兼四子之長耶既不能兼則夫子何必言及耶故以質對文而言則可以質對學而言則不可也佽先生曰從來時藝將上四句屬質下一句屬學愚謂質字亦須善看就四子言則是生質就兼四子之長而言則不得言生質矣蓋四子於智廉勇藝各擅一得則是生來的學者欲兼有衆長則當窮理以擴其智寡欲以養其廉力行以奮其勇練事以習其藝不特文之禮樂有工夫即智廉勇藝亦須有工夫方能

兼得仇先生之言如此可謂特見且自歷思之即就四子而言
安知其各有所長者全是不由於學而皆得之生質耶王雲鳳
先生一節題文不犯時弊有曰禮樂之事修之於人者也才德
之分授之於天者也修於人者可以勉而幾授於天者不可以
强而至吾獨謂成人者在任人而不任天由也果能精以研其
識嚴以克其私厚以養其氣博以通其能云云見與仇先生同
故仇先生評之曰此文不混拈質字作主是其體認眞確處也
顧鏢先生文亦見及此有曰禮樂可學智廉勇藝亦可學不然
而非質之優者將遂不得爲成人乎評之者曰言智廉勇藝亦

可學議論開天發人所未發遍觀此節文字如此說者誠爲未
發之發也陳大始先生評庚午鄉墨有曰註中兼字意不是指
天生現成者說天生具兼長者能得幾人苟有偏才皆宜以學
力兼致然後更用禮樂以文之耳故兼字是着力字人多錯會
是陳先生亦已見及此矣歷向見時文之以生質言者疑不可
解及覩仇陳二先生言乃知所疑之不謬耳然閱同文錄所選
崇禎鄉墨則竝未有言生質者不知後來何以俱說錯也
不以知廉勇爲德藝爲才者訛也註云才全德備則此四項是
兼說才德矣大全雲峯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

備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
一善成名之迹此是以智勇藝皆爲才也不知不欲爲德固不
待言即智與勇亦中庸所稱三達德也才只指藝一端言耳折
衷曰智廉勇爲德藝屬才其言是矣若蒙引曰廉勇爲德知藝
爲才其說亦非蓋下節見利思義則公綽之不欲矣見危授命
則卞莊子之勇矣所欠者武仲之智冉求之藝故註云才智有
所未備也如以智藝皆爲才則朱子何必曰才有未備而必復
言智字耶且知與勇爲類故夫子於論語中每以與仁竝稱也
勇既與仁同爲德矣知又何以獨爲才耶諸書之解才德二字

多不當矣而爲文者才德二字要皆不可遺也若只拈才字言
之則遺了武仲之知三句矣若只拈德字言之則遺了冉求之
藝一句矣據歷所見時文只拈德字者未見只拈才字者皆是
才德兼言者則鮮也抑思既言成人豈可有德而無才又豈可
有才而無德耶

文之以禮　一句

以此句爲才全德備者訛也蒙引曰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
禮樂方才全德備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智是廉是勇
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智名無勇功而仁與藝皆不見痕迹

矣蒙引此解是錯會註意了才全德備二句是承上面兼此四
子之長數句來貼本文若臧武仲之智四句言之故大全於材
全德備二句之下復註云兼四子之長而然也中正和樂二句
則承上面而又節之以禮數句來貼本文文之以禮樂一句言
之故大全於中正和樂二句之下方引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
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也蓋才全四句是總
承上面言兼此四子之長九句說來渡到而其爲人也亦成矣
句以明本文亦可以爲成人矣之意也若以註中才全二句只
就而又節之以禮數句說則本文亦可以爲成人矣亦只就文

之以禮樂說耶亦可以爲成人矣句是總承上文五句言之則
首四句亦自不輕如何单承文之一句也且以字義觀之渾然
不見一善成名明是承才全德備而言才全德備明是就兼四
子之長說也粹然無復偏倚駁雜明是承中正和樂而言中正
和樂明是就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說也仇子評盧先生文曰
玩註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中正和樂粹然無偏倚駁
雜原以禮樂一句對武仲四句也此評之意亦是以才全德備
三句貼首四句說耳其評方先生文曰智廉勇藝必於禮樂中
陶鎔過來方見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云云則與

前評相背矣豈是又襲蒙引之說而非其本意歟且渾然二字
是頂上句全字備字而言一字是反全字備字而言蓋才德未
能全備只成一善之名便限於一隅而有迹可見不爲渾然故
必才全德備乃爲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也下句重在一字
一善成名則不可耳非謂無善可見乃爲美也時文有謂文以
禮樂則其善渾然無復可見之迹是抹去一字不合朱子頂上
才全德備貼本文若臧武仲四句意矣人於此節註義錯會者
多錯會註義則誤解本文故歷辨之

勿欺也而　二句

以勿欺貼犯之說者訛也天蓋樓所選王金二君文字皆將勿
欺貼犯之說晚村評王文曰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
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
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其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
也意原重欺一邊評金文曰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倖即立言
太過强爭必勝便有欺在勿欺而犯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
路勿欺意文徵所選者亦然仇先生評管君者曰能犯則氣宜
而必本之於勿欺則至誠尤足格君層層側重上半句皆能透
出純臣忠愛苦心評袁君者曰只就犯顔諫諍上看出此中不

欺洞識事理而不强告以所不知爲忠信勇敢對病發藥恰是夫子因人施敎之旨是呂仇兩先生皆以勿欺貼犯之說者爲是矣然蒙引曰勿欺泛言犯之指諫諍言存疑曰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說翼註曰欺字包得廣凡事不符其心皆是欺不但言不符其心也犯則專主言說觀諸書之解如是則勿欺不宜貼犯之說也明矣存疑又曰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顓臾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在圈外而蒙引亦如是言則謂犯非子路所少者似非歷觀書解覺天蓋樓及文徵之文與評不必從矣楊維斗先生文兩意並

重開說到底爲得其解仇子之評文德翼先生文曰先儒謂犯非子路所難勿欺乃子路所難故此文轉轉俱歸重勿欺上但觀季氏欲伐顓臾而仲氏不能諫止則犯顏亦有所未足楊維斗先生兼互說來畢竟周匝仇先生此評乃爲是耳王硬生曰艾千子以勿欺而犯並重楊維斗亦兼互說來蓋勿欺主平日心上而犯主臨事諫諍近日滄柱只就犯顏諫諍上看出此中不欺而覔村看欺字亦卽在立言太過强爭必勝便是欺處昌意以艾楊爲正陛覺王君之見是也

不逆詐不　一章

以逆億爲後覺者訛也遍觀此題文字皆謂逆億之覺爲後自然之覺爲先矣然細玩本文及註中語氣則逆億者亦是能先覺也逆是逆於未至之前億是意於未見之始則詐與不信將來之時逆億者便已覺之是卽爲先覺矣如曰逆億之覺爲後自然之覺爲先則自然而覺者先於何時耶豈詐與不信未來之時便巳覺耶詐與不信未來則所覺者何物耶若說不待逆億而後覺是爲先覺則先覺是在逆億之先非在詐與不信之先矣按註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似是謂詐與不信將來之時便能先覺不至墮其術中非謂不待逆億之後也沈受祺先

生文曰固非未至而逆其詐亦非既至而後覺其詐者矣固非未至而億其不信亦非既至而後覺其不信者矣是將先字就詐與不信將來之時說也詐與不信將來之時彼逆億者猶不能覺耶則又何事於逆億也折衷曰於人之欺我疑我與否一般亦自先覺觀一般句則先覺二字非連逆億者在內耶指月曰人不聰明不逆億逆億專爲求個先覺但未有本領其云逆億者專求先覺則逆億者亦能先覺可知矣廣炬訂楊維節先生曰逆億欲先覺耳卽先覺亦不爲賢題炬韓求仲先生曰逆億之人原以先覺爲賢故如此是兩先生亦以逆億者爲先覺

矣先覺原是一般但逆億而先覺者出於有心不免煩擾不逆億而先覺者得之無意更見高明故夫子以此爲賢耳馬世俊先生開講云且天下之事變無窮而制之於後與制之於先其得失必有分矣乃先事而防之與先幾而照之其勞逸又必有分矣可謂說得分明攄歴所見此題文字前則沈先生者後則馬先生者能不謬也

重先覺者訛也題炬大玉曰世有以不逆億爲賢者故進之以此玩抑亦二字可見此說是重先覺不重不逆億矣歴玩抑亦二字語氣不如是也楊維斗先生曰玩題語先有不逆二句似不重先覺而專破察察者若言何必如此不若如彼爲佳耳此解得之若淺說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墮小人之計如此反來便是輕撇不逆億側重到先覺矣惟云無心者每墮小人之計有心者又多逆億之私乃合耳蓋語一易其前後意遂因之重輕也時文於不逆二句之後必反說不能先覺一段再轉出先覺來俱是說不逆億者又要先覺於抑亦二字語氣不相肖矣麟士先生曰按說叢不逆詐至先覺作一句讀極妙既云作一句讀則中間不宜另斷可知故爲此題者只可反說不能先覺於前講到不逆二句之後便須

一順說去不得再作一折也仇先生評翁君文曰諸作於不逆億之下另作翻騰文勢雖振而按之口氣終覺未安後面合寫全題不煩添出轉折獨合題情又評曹君文曰不待逆億而自然先覺本文原是一氣說下外註不逆不億而卒爲人所罔似多一折前幅全用逆振而後幅順寫作法靈通仇先生之評能合夫子語氣而時人不辨此者多矣

說先覺由於不逆億者訛也本文抑亦二字是轉語故註中着雖字與而字以貼其口氣也時文於不逆億說作誠正者有之說作靜虛者有之郎將先覺從此推出如云靜足以燭天下之幾虛足以析天下之藏或云誠則無欲而能清正則無私而能明或云至誠之中至明生焉至虛之內至辨昭焉如此說者甚多俱是說不逆億故能先覺與抑亦二字語氣似不相符指月曰抑亦是轉語世間不逆不億的多被人欺詐了他偏會先覺得若說惟不逆億故能先覺此誠生明之說不相干其解是也

謂不曾詐不信而逆億者訛也時文有曰吾逆而人未必詐吾億而人未必不信歴謂未必詐與不信則所謂先覺者是先覺其何事耶存疑曰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此辨甚明沈受祺先生文曰人

之情本無詐也然吾道不能盡孚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禁其欺我而無詐矣人之情本無不信也然吾志不能盡白於人心雖聖賢不能禁其疑我而爲不信矣此說詐與不信人所不能免者可謂有識若他文說人必無詐不信也則看得世情太好了雖屬長者之談却與夫子所言先覺之意有不恊耳

說壞逆億者訛也此題文字或云我用逆億未必不爲詐不信所中或云詐不信未至而我以逆億先之則詐不信之端自我而開或云逆詐億不信者待人以不肖而已亦不得爲聖賢俱將逆億太說壞了不知夫子之意是言逆億而先覺者之勞不

若自然而先覺者之遞耳非謂逆億者不能先覺其詐不信亦非謂人之於詐不信不可用逆億也存疑曰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的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的賢要兼此二者則自然先覺者惟天資之高與學問之到者能之耳苟未能者須用逆億可知矣既無坐照之明徒以大度待人致墮其術中而不覺也亦安取此迂疏者爲哉艾千子曰逆億原非不好字防奸察伏亦非君子所廢專恃不逆億而不能先覺於世道何補只是不逆億而先覺爲難耳沈受祺先生文曰夫爲人詐以爲不逆爲人不信以爲不億不如其逆億矣觀艾沈二先生之言時文說壞逆億者恐非

驥不稱其　一章

謂醒人之誤稱者訛也廣炬訂宋羽皇先生曰不爲驥發而爲稱驥者發遍觀此章大小題文皆如是說掣玩本文語意似覺不然蓋本文語意只明驥之爲驥以示人當尚德不尚力耳故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也觀外註尹氏及蒙引存疑淺說折衷諸書竝無指示稱之者之說翼註曰驥有德亦有力但德重力輕原其所以稱爲驥者則不以力以德也要看稱字其曰要看稱字者是言驥之所以見稱者不以力而以

德非言人之稱驥者不以德而以力也舉世皆以指示稱者爲說其何所據而云然耶

以直報怨　一句

謂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者訛也當報不當報之說出自大全作者皆盡遵之然觀集註愛憎取舍云云則非此之謂矣蒙引曰以直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有怨於我而不愛之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只看道理何如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此照集註解意疏得明白

之甚麟士先生曰按註愛憎取舍頗難理會可以權宜不用是豈未觀蒙引之說耶何謂難理會也苟觀蒙引之說可知集註所解直字之意非謂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矣翼註亦曰新說作當報則報當忘則忘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事則當報他若小隙則須忘他此說雖出大全仍不可用其言是也或曰然則君父之仇亦置之不報耶不知艾子已辨之矣艾子曰怨字與仇字不同父母之仇兄弟之仇此不可不報者也論語中則遠怨矣怨是用希匿怨而友其人等怨字皆不得與仇字較惟其止於怨則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以直報之耳近日時

文有用及謫人等字及腊影伍員諸人又有用及臥薪嘗膽吞炭漆身等語此皆誤認怨字為仇字也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本只在怨字看得明白則直字自明矣觀艾子之辨則知大全之說非矣存疑曰愚意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這便是當報則憎之舍之而報也此說與蒙引異解不可從也其曰夫其不當報者以是施之可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毋乃非忠臣孝子之心乎是亦未知艾子之說耳仇先生評楫汝王君文曰朱子或問謂君父之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故中幅

引及周禮事乃據朱子立言耳集說徐氏謂報怨與復仇不同或人所謂怨只是平素有所不平而忿恨於我者非指不解之仇害及君父者愚謂若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或人反欲以德報之不應悖理至此故徐氏之說亦足補大全之所不及仇先生之說如此與艾子之言怨者相同但對或人所問謂一身之怨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分則與本註愛憎取舍意不相合耳

莫我知也　一章

將知字作名譽說者謬也翼註曰此句最難看聖人不求人知何為似有不平之歎看末句知我其天此知乃心相默契之謂

與不患莫己知主名譽說者大不同如子貢智足以知聖人然他多在高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歎以發其問翼註之解如此甚是的確時文將知字作名譽說於莫我知說做感慨無聊於何為莫知言及名聞天下俱覺不切其意艾千子曰此章只是夫子明下學耳此語得解

子路問君　一章

把敬字作主者謬也晚村曰子路之意只要求益於敬之外此說似為不然蓋修己以敬是言敬以修己夫子之意只重修己二字敬乃修己之要耳非專欲子路主敬也子路少之者始而

是疑徒只自修其已爲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說到安人纔又
疑修已僅能安人猶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說到安百姓俱是
於修已上見少非見少於敬也敬字原無廣狹之分何事疑乎
且觀夫子說到安人安百姓上俱頂修已言之不拈敬字可見
歸太僕文講首句如斯而已乎曰子路疑其言之監者徒以修
已之說僅足於已而道之廣博無窮者意其未洽於物我之間
也講次句曰子路又疑其言之監者則以安人之說僅出於人
而道之充塞無間者意其未達於天地之間也此爲能得子路
見少之意大全朱子曰敬字是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

此故曰修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蒙引曰人惟敬
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修已以敬所以有安人安
百姓之理觀大全存疑之言則安人安百姓處亦不可離了敬
字故陸雯若先生曰作者但知分承修已不知攙入敬字其病
在三以字作平等觀也然自匪言之只宜跟帶敬字講不宜徒
拈敬字說蓋能敬始能修已能修已則行於身者有是無非及
於物者有利無害人與百姓自然俱被其安是修已雖由於敬
而安人安百姓却由於修已耳若抛却修已空說敬字則是敬
以安人敬以安百姓矣不與本文相背耶故金聲先生修已以

安人與修已以安百姓二題文字俱只頂修已言之林弘化先
生一節者亦然同文錄嘗評之云高在不纏敬字說安字也葛
世振先生者起處濩處纖處俱拈修已二字講安人安百姓處
亦俱就修已推出不從敬字推出此皆能與本文語意相符若
艾東鄉修已以安百姓題文專就敬字發明所以能安之理則
是抹去本文修已二字矣似爲不可文之如此說者皆是故劝
辨之

無爲而治　一章

徒說遇者訛專重德者亦訛也觀順治戊戌會墨单拈紹堯得

人說者甚多竟忘却聖人德盛民化二句矣夏官明先生批嘉
靖葉東園程文曰今人只知紹堯得人是以無爲而治本註德
盛而民化畧了不講若然則舜之化民只倚賴於人矣夫子何
故贊其不可及也錢吉士先生評曰紹堯得人德盛民化合來
方成個舜之無爲而治分不得主客堯亦德盛民化矣未可謂
之無爲禹亦紹舜得人矣未可謂之無爲獨說大舜自有在
先說紹堯得人後說元德足以紹堯大知先於用人此篇經營
周密處也此二評皆是翼註曰無爲而治重德盛民化紹堯得
人二意輕此說則不然矣饒雙峯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得人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觀雙峯之說則夫子獨以無爲稱舜者正重在紹堯得人一節耳何得謂此爲輕而只重德盛民化一節耶故晚村以朱介先生文曰聖人之德賴能之聖人之遇不盡能之二語爲徹上徹下也則吉士所云分不得主客者猶未的矣俞之琰先生與王君卜子作把德遇並發到底意爲完全但俞作後面總收與王作中間過渡互說德遇處不依集註次序猶失朱子所云獨稱舜者之意耳闕選先生結比曰天運旣開

一代之隆而元德自足以臻上理人事旣遠敵朝之患而王極復足以致郅隆此則更覺倒說了惟徐溥先生成化乙未會試程文照註挨講不失先後之序爲得輕重之旨然所謂德者是就聖人本身上言遇乃其遭逢耳葉先生程文曰元德足以紹堯大知先於用人二句雖吉士先生以此爲補德盛民化之意而贊之却與德字正義無關也晚村曰堯豈易紹禹皐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此說尤覺牽强據壁所見說堯之德必如徐溥先生所云舜之爲君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其德可謂盛矣數句方是正義

以恭已爲無爲之本者譌也時說有將夫何爲句作想像其所以然之詞若曰舜何以能無爲全是個恭已以正南面之故不然則是居簡行簡了何由治哉此說不是夫子語意舜之爲治固是居敬行簡與居簡行簡者不同但聖人說話各有所指細看本文而已矣三字及註中旣無所爲三句此章全是說舜無爲與居敬行簡毫不干涉故指月曰時說恭以心言恭已正修已以敬乃無爲而治之本若徒羡無爲之治而不得其恭已之心則亦居簡行簡而已看來舜之恭已誰說不是篤恭但聖人語意原以夫何爲哉虛設問以喝起下文正與而已矣相照應

如專重恭已是論其迹乃無爲而論其心則未嘗不爲也與本旨全別壁觀此題文字葉東園程墨方合語意王卜子與俞之琰先生者亦然晚村評卜子曰恭已正南面是夫子形容其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旣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痴人前眞不得話夢也惟此能高着眼此評之辨明矣艾千子曰恭已非是無爲惟恭已乃所以能無爲也張會元墨謂恭已正南面是無爲而有爲雖本艾子之解却與夫子本旨不合故晚村評曰註語

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眞是四平八穩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己句乃極寫無爲之狀耳此亦重看恭己反將紹堯得人意做翻頭轉出恭己是無爲之爲餘補白文批駁細註其病非小也

立則見其　一節

不貼言行說者訛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二句雖只說存忠信篤敬於心然說存心者原說治言行耳蓋忠信篤敬苟忘於心則言或有不忠信行或有不篤敬者矣惟心常存忠信篤敬而不忘焉始無不忠信之言無不篤敬之行也無不忠信之言無

不篤敬之行乃可行於天下耳豈曰僅存其理於心而人遂感之耶故本文雖只說存忠信篤敬於心而集註必補出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來也且此節是申首節之意上云言行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云能存忠信篤敬於心然後可行則前後語意亦相背矣宣德庚戌李君會試程文詮末句處必曰言而無不信焉行而無不恍焉誠有見也後來文字只說以心感心我此心人亦此心能盡一己之心可以通乎衆人之心如此云云不復顧及言行矣有曰不待言而人之聞我者共信其誠不待行而人之見我者共信其志此皆說得空虛不着實了

惟戴先生者曰未言之先已信而言可知未行之先已敬而行可知補出言行以明能行之故爲得其旨

君子義以　一章

主精義說者訛也觀外註程子之言及大全饒氏胡氏張氏陳氏之說幷晩村先生之解俱以三之字指義而言故君子義以爲質句鄉墨及全章會墨就精義說者不啻居半然玩本文語氣似覺其非按蒙引曰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曰禮以曰孫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言按此則與精義之說無干矣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

其言是也文鑑評胡先生會墨曰玩本文四個以字語氣本屬一樣故虛齋謂三之字皆指事言近日作者將行之出之成之看作行義出義成義意在重義其實反輕蓋義必全靠禮孫信則義亦何足爲重耶總之君子於應事時四者缺一不可義特爲制事之本耳予嘗閱癸酉浙墨有四平立格者求仲東鄉皆少之其亦於大註未嘗淺求故與虛齋之說不合也是藝四比平還而於股尾作拖遞之巧他手將義字盡情擱駁竟視四以字爲兩樣而三之字亦全無着落矣此評辨得詳明

君子謀道　一章

以中二句爲申首句意者訛也此章之解從來作三節看首言
君子之學謀道而不謀食中言君子謀道不謀食者蓋以耕也
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末又繳一句云然君子却憂道
不憂貧也書解皆如是說文字皆如是作矣然依此解則君子
之謀道不謀食者是以其學自有得祿之理也君子既以學有
得祿之理故謀道而不謀食則君子之不謀食者是欲謀道以
兼之也如何又說憂道不憂貧耶前後語意似相矛盾據壁看
來首句是說君子爲學之專已盡大旨繼又另言學可得祿跌
出君子之不求祿以合首句意耳此如文字後股推開翻論然

後轉合本旨使意義更見完足之法也說統曰首句直說君子
用功大旨其意已盡然非得一轉語則其指不醒故又轉出下
文一段此亦似屬憑見之說矣由是言之則中二句是起末句
非申首句是泛就事理而言非就君子之意說也通章雖有三
轉大段却只兩節口氣若曰君子爲學謀道而不謀食雖學自
有得祿之理而君子究無求祿之心也如是解說則前後語意
方不矛盾此壁之獨見也不知智者亦謂然否

知及之仁　一章

重仁守者訛也蒙引曰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本末內外之
兼修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不涖則其形於身者
猶未也知及仁守而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不動
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
處存疑曰此聖人歷言以敎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
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
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觀存疑蒙引之說何
嘗单重仁守耶至於總註學至於仁二句是從次節推及下二
節耳非合通章大意而爲言也吳會元墨单拈仁守作綱終屬
偏師制勝吉士先生雖許之曰朱子曰此章當以仁爲主又曰

此章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爲完備而其要以仁爲重先生此
文與朱子合向來議論紛紛皆不看書之過也然據壁思之太
全之說乃朱子論理之詞耳夫子立言大旨恐不如是語曰從
傳不若從經試從本文順讀一過謂可单重仁守否又有謂此
章工夫全在知及上者亦不可從蓋按全章語意首節重仁次
節重莊末節重禮層叠說下進一步更要深一步見學欲求至
於盡善而後已也艾千子曰題本各項平說有愈進愈求全之
意故以逐步實講逐句確核不偏側爲正格其說是矣錢墨先
生文先總提了知仁莊禮四字後分三比首節煞云吾願知及

者之進於仁守矣次云吾願仁守者之進於莊涖矣末云吾願莊涖者之動民以禮矣可謂得解得法

君子不可　一章

側重君子者訛也翼註曰此言觀人之法見得君子當觀其大小人當觀其小是各取所長意說統李九我曰此示用人者當隨其器另勿以不可小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棄小人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其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乘於用掄選貴精說約劉上玉先生曰愚按註語意兩平小知亦是取小人處體貼而也語意凡爲天下用人少不得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此三說者俱能得旨若董思白曰此章以大受爲主言大受豈大所易能惟君子不可以小者知而可以太者受若小人何可以大受但可小知耳何敢比君子哉此則不合解矣萬曆戊午吳君程墨平說到底意見甚是後來文字多側重君子殆未玩本文與註中抑揚語意耳

故遠人不　四句

將故字貫到修文德句止者訛也存疑曰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此則內治修遠人亦無不服矣若遠人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既來之則安之此句帶說不重存疑之意是將故字貫到修文德句止也將故字貫到修文德句止則全節上下相承語意不合矣蓋既來之二句亦須故字一串說下如何帶說不重且玩全節語意質重則安之句耳蓋夫如是三字是指蓋均無貧三句蓋均無貧三句是申言不患貧寡之意惟其不患貧寡故不利人所有而但安之已也人因註中內治修然後遠人服二句遂謂夫如是只起下二句而以末二句爲帶說耳不知全節語意却貫到底也翼註曰蓋既是均和且安內治已修內不見己之不足則外不擾人之有餘自然之理故能於遠人不服但來之而不勤於兵其既來但安之而

不利其有須將故字貫到底此解甚確說統曰大凡有患寡患貧之心則欲利遠人以自益夫既知此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於分外又何利人之有故遠人卽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卽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此與翼註同解而更說得透徹矣艾千子曰故字向來不知體認不知故字從上文生來惟其均如是安如是和如是內治既以修矣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言外便有不均不安不和方內治之修之不遑何暇顧及遠人意此說於旨不合且亦是將故字貫到修文德句止耳湯賓尹先生斥也謂有國有

家者二節題文過次節云吾自無寡吾自無貧誠無所藉於遠人而安用兼之以自利吾不患寡吾不患貧誠無所覬於遠人而焉得借之爲兵端其未服也益堅其文德之修而已其旣來也相安於文德之內而已此是將故字貫到底說能得全節相承語意歎爲實獲我心若他文則糊塗矣

畏天命畏　三句

三句皆插知字說者訛也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由陳氏之

言觀之則知字只好說畏天命句耳故王守溪鄉墨只將知字點入首句後只以天命字串下二段不復括及知字矣許會元畏聖人之言句亦插知字陸雯若先生辨之曰按天命句照下不知天命固當影射知字必插知字於畏聖言句亦好奇之過而當時以此得元遂爲穿鑿字作俑也難題問答徐君亦曰前辛丑許墨破內知所畏句斷乎不容惑也將知字移入畏聖言則下亦當云不知聖言而不畏矣畏聖言以知貫則畏大人句亦當以知貫又可曰不知大人而不畏乎況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則君子乃知天命而畏是知而畏亦不是知所畏此等謬妄當時以爲元後學以爲偭數十年來紛紛傳訛今特折之此辨可謂明快矣近見全章一節及三句題文俱括知字爲說似欠分曉故復辨之

畏天命　一句

說作畏天者訛也註云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則畏之者是畏命非畏天也故王守溪先生墨文必照註付畀之重爲言時文括及監觀有赫曰旦曰明等語則是畏天非畏命矣講下二句有曰大人乃天命之以治天下者也聖人乃天命之以教天下者也如是混說命字更與所賦之正理意不合矣徒泥字形

不求字義其弊有如此者試細思之天命字可如是之混說否

畏大人畏　二句

以大人行天命聖言明天命爲當畏者訛也註云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者蓋天命者理而已矣大人德位兼隆理所宜敬聖言皆爲至教理所宜尊故曰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時文有曰大人乃行天之命者聖人乃明天之命者如此說者甚多於理雖爲可通而意尚隔一層矣守溪程墨講此二句曰大人非天命之所在乎聖人之言非天命之所發乎似亦是同此意而壁玩註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似非如是說也

畏聖人之　一句

說入禍福者訛也聖人之言皆爲至理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當奉持而不忽也此論是非非論利害時文有言及禍福者則不當矣故次尾先生評許會元墨曰就善惡吉凶說亦淺也又有脫邦言字將聖人及大人俱以人言之與上句天字作對者尤似不可孔子當日豈僅說畏聖人耶其言猶存其人則已往矣畏之者奉持其言而不敢忽耳固與欽敬眼前之大人者不同也

子夏之門　一章

分初學成學說者訛也指月日陽明云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爲門人言則子夏之言爲長此說不然凡交之道不可峻以拒人不可濫以與人此無分於小子與成人也如曰小子宜從子夏則無大故者小子可拒耶朱子何以譏其言之迫狹耶如曰成人宜從子張則有大故者成人亦可與耶朱子何以譏其言之過高耶朱子小註曰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學大畧當如子張之言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小註如此亦未嘗以子夏所言盡有當於初學子張所言盡有當於成學也雲峯胡氏曰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蒙引曰子夏之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不可與亦必拒之則皆無破了存疑曰子夏可者與之其言善矣其不可者拒之則傷之太急子張容字矜字都是破他拒字然一切如此都無所拒又未免失之大泛必若集註之說然後爲無病諸書之解俱照大註泛論交道並無初學成學之說也則文字以初學成學平斷子夏子張及主敎訓小子单是子夏者俱不可從

百工居肆　一章

並重註中兩說者訛也遍觀此題文字盡照註中二說相須之解成事致道或逆提在前或順補在後雖屬名公無不皆然然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于夏餘意也而於警戒學者尤切則二說當以前說爲重矣然玩本文以字則前說是子夏意中所有後說是子夏意中所無猶不得爲餘意也朱子後說蓋以警戒學者耳語云從傳不若從經細玩本文語氣則相須之說似不可泥指月曰若泥註兼二意謂君子既學而不必致道似學與道爲二物非以字語氣矣其

解甚是說者謂有學而不致其道者故必兼補後說始備存疑亦謂學字虛說如程子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不知子夏所云學者卽指學道而言非泛說學字也何消說到學而不能致道者耶此題文字惟馮廷樾先生者專主前說發揮不兼後說也

仕而優則　一章

重優字立論者訛也遍觀古今此題文字皆從優字立論謂上句重仕下句重學以註當其事者三句爲正意然學而仕四句爲餘意否則兩說兼舉重講前意輕帶後意耳然玩本文則字語氣則上句重學下句重仕註中當其事者三句解優字是餘意然仕而學四句解則學則仕是正意也大全朱子曰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又曰仕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大全朱子之說如此未嘗重優字也彙解曰謹按蒙引云看來重在則學則仕

上此說與大全合可見集註兩段上輕下重此見甚確指月曰仕優不學忘了自家本領學優不仕只做個自了漢二則字口氣甚緊正爲仕學兩岐者發藥此亦見得明也觀諸書之解則從優字立論者似不可從要之誤解本文由於錯會註意耳若細玩之朱子語氣原自有抑揚輕重也

衛公孫朝　一章

將仲尼文武夾說學道並提者皆訛也通章是論仲尼非論文武此題文字將仲尼文武夾說者甚多似失賓主至將學道並提者則更多矣不知此章是論學非論道也聞起有評曰明明公孫朝來問仲尼不來問文武來問仲尼之學不來問仲尼之道一切闊大話何處下得可謂辨之明矣

將學字說做學問者訛也歷觀此題文字說學字處竟似學問之學者十居八九似與此章學字不類也文鑑評曰人只因學字看得模糊遂將道字亦看得模糊矣焉學者言何處從學也豈可將懋勉遜修等字一槩混塡此因闈中有混說懋勉遜修者故云然耳石君墨文起處喝云大哉仲尼亦何從而學之亦何從學其人而師之也哉結處收云而謂拘拘焉取一人而學之取一人學而師之也哉將學字粘着師字說斯爲得解故聞

起評之曰焉學猶云學那個焉不學猶云那個不學是指其所從學之人而言非謂何嘗學何嘗不學也人都謂聖不廢學是認做學問學字於下師字何涉耶一喝一收㝡足與醒通場憒憒也

文武之道　一句

將道字看做道統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又傳在孔子故也此說不然公孫朝見仲尼於本朝之事無不周知故子貢舉本朝之事以告之耳韓先生以本朝之事爲言能得

其旨故仇先生曰文武之道只看做本朝之事韓作特有見地也他作說文武處必牽扯二帝三王殊覺多事其評良是翼註曰公孫朝所見甚淺見夫子博學多聞問從學何師故子貢亦就顯淺處答之註以謨訓功烈等解道者正淺言之也文中仍用道統意艾千子曰此道字惟其止於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故賢不賢皆得而識之今作者竟指道統道脉性命精微上去則夫子何待於賢不賢之人乎觀諸先生之言則作道統說者似非本指

夫子焉不　二句

以夫子爲師道者訛也仲尼焉學是問師於何人而學之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是謂無人不學而師之也俱是指師人言存疑曰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此甚說得明確說統郭子曰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不過道之所寄夫子見道并不見文武故曰無常師分明是師其道不師其人將文本此立說者多評者以爲精妙却非子貢所言之意評者有曰只學於道不學於人一語便見絶

頂識力又有評曰不必見文武而只見有道與師文武實所以師道二句是其論題親切處此等議論陛俱不敢從也

謂夫子無師者訛也指月曰無常師不是師多但師其道不師其人總只是無師耳此語不然玩本文常字正是言其師之多也說統曰師字因學字生蓋有學則有師而惟其無往不學故亦不可以定師目之折衷曰無往非學則無往非師而亦何專師之有以定字專字解常字爲得其義若說無師則本文常字竟删却矣否則將常字誤作甞字看矣子貢是言夫子多師而說者必謂夫子無師語意不相背耶文在曰師至無人不師明

是不讓土壤不擇細流大等大祿若曰聖人無師則亦庸人之
言已矣此評甚確徐德含先生鄉墨曰人但知人當學於聖不
知聖亦學於人此聖學之所以大也人但知聖人可爲天下之
師而不知天下之人無不爲聖人之師此聖學之所以淡也如
此說來方是語意但破句云知不可以師求矣猶似抹去常字
之義耳晚村曰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
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
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
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此又多了一層曲折矣蓋公孫之

問者卽是指典故名物之類非問列聖大道也何須用除非是
云云耶而曰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嘗師之有殆以常字爲
嘗字歟又曰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師學本義也
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陛謂答無非師學恐是正
義及無所師學乃旁義耳高明如先生者何以亦見錯也陛不
敢狥後賢以背先聖故辨之

夫子之不　一節

就高峻說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
大可爲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
化不可爲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夫子所以如天
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說約亦以
生知安行不思不勉作講則夫子之不可及誠如大題文式評
曰須切註中化不可爲意泛說不可及便非也嘗見此題文字
多以高峻爲言殊不切旨而張曾祚先生者曰彼夫以思爲入
者卽可尋途於思以力而進者卽可憑基於力獨至我夫子而
更何所容於思力乎智不相若者猶有可用智之處巧不相似
者猶有可用巧之端獨至我夫子而更何所庸其智巧乎此能
合解故仇先生評之曰夫子如天之莫及須照註化不可爲立

說中間思智力巧二義最切此意也叅疑曰天原是一個太虛
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若有形迹亦或可及惟妙
入無形渾然無迹是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叅疑說天之不
可階意甚確時文於夫子之不可及句或能照註化不可爲意
發揮講天之不可階而升句未有不就高峻言之者否則只說
不可階升巳耳惟阮澄江先生者曰嘗見夫天之爲道也立體
於空虛之地而不麗一質不托一形將天下之受形受質者無
從關躋登之路運化於有無之中而不形於聲不執於色將天
下之有聲有色者又何從設等級之觀此能合於叅疑之解據

世所見是題文字講次句者既先生爲獨步矣

堯曰咨爾　一章

拈中字作王者訛也大全雲峯胡氏曰帝王所行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分言之則曰寬信敏公約言之曰中而已從來文字從此說者甚多然玩記者語意似爲不合按折衷曰前八節是詳述帝王之事末節是統論帝王之道則通章王腦在寬信敏公四字不在中之一字也存疑於末節曰集註謂泛言帝王之道道只是當然之理堯舜之執中此理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己行政亦此理也中亦在用人行

政之間以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而堯首標出之以告舜其實湯武之所行無非天理之當然雖不謂之中而實無非中也但此章所叙是錯舉堯舜湯武以明所傳之一致不是特把堯舜之中來做個骨子而於湯武之事皆串以中也存疑之解如此則通章不宜拈中字作王更可知矣仇先生評陳大士文曰帝王所行無不上當天理下合人情此便是中道然却不必將中字貫穿五代聖人先後紹述也須知寬信敏公是此章結穴萬古治世之要道莫備於此此文提出中字作骨而末節反用輕點猶未得解此評是也周介生先生末節鄉畧㑹提出中字然只起處一點而已後來文字則到處拈入矣按蒙引講末節曰四者堯舜之所同也則堯舜之執中亦歸於寬信敏公內矣蓋約言之曰中而分言之則中之所施者有寬信敏公四項也而說者曰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則曰中而已不與記者總結前文語氣顛倒耶有評謝於道先生文曰是文統論治道以聖聖相傳不越從來所授之中正合記者類叙歷代帝王之意不知記者類叙歷代帝王只欲歸到寬信敏公四字上耳註云言帝王之道是指寬信敏公而言非指中字言也徐果亭先生文不拈中字仇先生評曰堯舜授受固云中道至叙述商周則

各舉其事初未嘗標中字爲提綱文不拈中字爲王獨提心字作骨見地特高此作者間者所見皆確矣

四書辯訛上孟卷之五

星江汪陞蘭友著——門姪孫　黷漢汲　烜明萬仝較　鼎伯新

王何必曰　一節

詳此節是正說道理者訛也說統曰這兩句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只說陳利害出來合絲曰亦有仁義是正說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說約過下二節云夫利固不可求亦知求利又自有害乎若夫仁義既正固所當行況仁義又自有其利乎俱將此節與下文看作兩樣矣此不知聖賢因時立言因人立言之道也蓋時勢或異人心不同聖賢立言原不執一故春秋言是非戰國則言利害矣孟子之對惠王原是就利害說何必曰利即含言利必有害也亦有仁義即含言仁義反有利也觀末節結文及各節註語可見蓋與惠王正說不可利己損人的道理彼則曰苟利於已何恤於人必以孟子之言為迂闊而不聽矣曾何益哉說統有曰按戰國之君中於利已深只空空以仁義說囘必不見信孟子打動他處全在剖析利害此見甚是夫既

欲以利害動他則不必正說道理矣雖曰下節亦是說到利害上去而此節先說道理不已失之迂闊耶孟子之告時君亦或有時正說道理而此章却是專言利害也必亦以正說道理言之則非孟子意矣朱子小註曰孟子所遇皆庸君下士槩多有為之言其說是也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之說亦皆順而從之但必引之於正不徒順適其意而已故與阿諛諂佞者不可同日而語耳老泉謂進諫者貴得其術此亦有識之論孟子於不可理諭之人則勢禁而利誘之非所謂能得其術者耶雖齊梁之君亦終未行其道此則聽者之愚懦耳而孟子進言則已得其術矣如是進言而不聽乃可曰是彼之逆忠也每見說書作文者於聖賢權宜說話必以正當道理解之使聖賢因時立言因人立言之道皆埋沒了無怪讀聖賢之書者進說於人猶復不得其術俾阿諛諂佞之輩反誚儒術之迂疎而無用也故特辨之於斯

未有仁而　一節

親亦指人主者訛也翼註曰一說君親二字俱指梁王說陳大士文兩句皆作人主自饗其利而曰王於民于情為親於分為君此本翼註所引之一說也後來作者多倣大士之解而以親

字指人主說矣然忠孝雖無二致而君親實有不同不可混而一之也註中自親戴於己句雖是指人主說然是說完本文之後側到人主身上以明仁義有益於君見梁王當言仁義之意耳若本文未有仁句却仍是說大夫士庶各愛其父母也翼註曰看來只可結歸梁王正講還題其言是矣凡說書作文者言內言外必須還他分曉方於聖賢意旨不差不獨此章然也

謹庠序之　二句

謂教即以成養者訛也宋羽皇先生曰教正所以成養也時文亦有如是立說者如曰人有養之具而不率養之教即我養人

之心未盡人裕養之資而不明養之義即我養人之道未盡是也然教與養原是兩事註中明言飽煖無教則又近于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矣慶源輔氏曰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遂其生而又爲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則養自養教自教教豈所以成養者耶艾千子曰可以衣帛可以食肉言富而有其資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則養志皆在其中不獨口體矣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此豈富而無其具者乎此教正以善吾養耳不知庠序之教原不專於孝弟孝弟之義亦不止於養老此段单言教事不必合到上文衣帛食肉而以爲善吾養也彙三先生曰庠序只是明養道故下云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不知下文頒白者不負戴是言服勞非奉養也如何以此謂庠序只是明養道耶難題問答有曰初因梁王倘荒而告以養民之道民之中老者尤在所養但民不知養老故教之孝弟以使養其老是教孝弟正所以養老養老正所以養民也不知養老特養民中之一端耳老者當養黎民亦當養也謂養老正所以養民則只言老者衣帛食肉足矣何以又說黎民不饑不寒耶此三說者皆爲不然但前後俱是說養只此段单是說教作文須要眼養入教耳故徐闇公先生評庚午楊君鄉墨

曰通章皆言足國養民之政惟此乃入教民一段他作竟從本題舒展不復迴顧上脉維斗獨能尋其來處法脉井然也然承題云教所以終養之事也中云庠序皆言養道末云教之之道即其所以養之之方故曰王道養民而已亦是將教說歸於養與設教之本旨有不合矣陳大士先生文則無此弊也

樂天者保　二句

專就氣象規模說者訛也翼註曰保天下保其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存疑曰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尙在保天下上保國之規模亦然觀翼註存疑之解則氣象規模非實說保

天下保其國也蒙引曰眞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止是論
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規模
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屬以保其國蓋
樂天者包涵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天下之氣象也故屬以保
天下也云耳又曰保天下保其國爲宣王言也而語類又拘拘
於氣象規模者蓋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能有保天下保
其國之事矣蒙引發揮註意尤明白也仇先生有評曰保天下
自有實事時文誤看註中氣象二字動謂事不必有以及之而
心有以及之籠統寛泛極矣介眉先生曰樂天者三字只當以

大事小者五字以大事小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天下之安可知
則保天下乃實事非虛效也註中氣象一段是又從保天下處
想出近文泥此往往作虛摸口氣如所云未有其事而已有其
理千手雷同不識題目爲何物矣二先生之論樂天者句題文
切中時弊而畏天句從可知矣

樂天者保　一句

就安民說者訛也此題文字說樂天者以大事小不動干戈四
方百姓皆頼以安者多矣然觀畏天者保其國句是言人君之
效則此句亦就人君之效言之似是說能統攝各國諸侯耳蒙
引曰樂天者保天下明說做效蓋包涵徧覆無不周徧則天下
皆翕然歸心矣天下安得不爲其保也艾千子亦曰保天下〻
就萬邦惟懷多方誕受說方切近不泛成化丁未會試程文曰
雖未必一一而懷柔之然凡有茅土者皆在其統御之中若湯
雖七十里之國萬邦以之而惟懷也雖未必一一而撫摩之然
凡有血氣者皆在其範圍之內若文王雖百里之地多方自爾
而誕受也此文爲得其解若作安天下之民則不貼切人君之
效與保其國句不相類矣且安民是後三節事此處只就交隣
說觀總註曰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
能除害救民以安天下前後分爲兩截可見

爲我作君　一句

以晏子進言爲臣悅君者訛也遍觀書解文字詮相悅處俱有
二說一說晏子進言是臣悅君景公聽言是君悅臣一說景公
喜晏子之進言是君悅臣晏子樂景公之聽言是臣悅君據陛
看來仍是後說爲當蒙引曰一說景公欲比先王之觀而晏子
善之歴歴告以先王之法及今時之弊而請使自擇此臣悅其
君也景公聞晏子之言遂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而興發補不足
此君悅其臣也此說亦無妨但恐告景公時尚未必其果能行

與否未敢便悅若悅亦須是大戒出舍之後方見相得之情耳
且其召太師云云乃發自景公意也太師之作樂實在大戒於
國之後晏子之悅亦可想見又曰君之悅臣只用上文景公悅
之字是了然景公之悅晏子而悉以其言見諸行事如此則晏
子之悅景公又當何如耶此可以想見矣是晏子之悅其君當
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就以上文善哉問也以下爲臣悅其君
也况使非景公悅大戒於國云云則臣之悅其君者亦不成矣
蒙引之辯如此則後說實爲當也存疑曰晏子陳先王之法今
時之弊以告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臣有以悅君也此解則費

曲折矣折衷謂此說較蒙引之說覺明顯者殆不可從

左右皆曰 一段

竝重國人之論與國君之察者訛也說統鄒浩曰公議不可不
恤獨斷不可不謹是將入君之察與國人之論竝重矣遍觀此
題文字無有不如是立說者然看下節故曰國人殺之也句及
末節註云民之所好好之云云則孟子之意是專重國人之論
不重人君之察也槩註曰左右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吾
之察亦因國人而後施重國人上此說爲得其旨介眉先生評
甲子浙墨曰此題以國人爲主孟子見齊王用人多由左右諸
大夫而進故以國人公論動之卽憂樂同民之旨觀下國人殺
之與爲民父母可見題中國人皆曰賢句最重大意是爵人衆
共方無私好作者不體會章旨細審題情往往并國人駁倒是
國人句下亦須添未可也三字矣浙墨多然元作不免甚矣相
題之難也又曰何嘗不須察但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耳此意
何以無人[illegible]醒陳先生亦見作者皆不合指故云然耳然丁嘉
猷先生者能知歸重國人落句云此無他左右諸大夫之爲國
誠不如國人之爲國而實以自爲也陳先生評之曰齊王之延
所信者左右諸大夫耳孟子欲其無惑於近習而引之以國人

之公論作此題者毎曲意迴護左右諸大夫反貶駁國人殊不
解也此篇將上二項總發落到國人處極合題情定衡評閱君
誦元吳先生者曰然後察之從國人之論生來不是抛却國人
獨逞己見束句云仍因國人而察之用之殊有卓識此作者閱
者所見皆同也至於房書惟胡君誦作梅先生者得解自記曰
着眼國人二字不但故曰國人句可通卽爲民父母之義亦得
矣其見甚是陳先生亦評之曰題雖有察用二層大意只重國
人耳從來作者蒙混無如此之明確者也再則馮大木先生者
如題挨講亦合專重國人語意其他則竝重人君之察矣甚而

專壹人君之察矣雖佗先生曰重國人人皆見及據壁所見則見及者少也

事齊乎事　二句

說作俱覺不可事者訛也折衷曰文公之意以爲小國而間於大國之間不事之則侵凌不可免事之則力有不能故欲擇一强者事之耳說統徐儆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修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强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敎以自守之策觀折衷說統之解則文公是謂齊楚有可事者非謂齊楚皆

不可事也遍觀此題文字皆云事齊而危事楚而亦危事齊恐禍即生於齊事楚恐禍即生於楚事齊而恐開罪於楚事楚而恐開罪於齊如此云云是文公自謂不可事齊亦不可事楚矣何待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耶此種說話原是孟子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之意非文公意中之言也章素文評蔭先生文曰滕文口中說事齊又說事楚滕文意中却正事齊不得事楚又不得夫滕文意中若自覺其如此又何須以事之者問孟子耶晚村評曰若在齊楚尚有法則出來須做得不事不可事亦不可專事不可兼事尤不可或事而他國佐之或事而本國侮之

四路把截無可伸縮制算纔是兩乎字神情壁謂文公意中只覺兼事不可初無專事不可之說只覺不事不可初無事亦不可之說是因兼事不可不事不可故欲擇其强者而專事之耳兩乎字不過是商量質問之詞似非無可制算之說也時文俱作左顧右盼無可柰何光景恐非滕文當日語意矣

德之流行　一節

謂德之流行不假時勢而自速者訛也折衷曰此引孔子之言見仁政之行其機本自速而不假於時勢也時文多從此解如章邦鄉墨中亦有如是說者自壁思之孔子當日雖未嘗計及

時勢而爲是言然言德之流行甚速者亦非必謂是不假時勢而自能然也廣炬訂引與公之言曰時勢齊人能言孔子則言德孔子豈不知百里難與百年難洽者又自言曰按時勢二字非聖言所有必要縮帶豈尼父預爲援引地耶尤須說來不與文王相悖方好觀此二語則孔子雖未言及時勢亦非不知有時勢也孔子口中雖不必縮帶時勢而欲不悖於文王則無論孔子自說與孟子引說皆不可謂德之行不假時勢而自速也如謂不假時勢而德之行自速則文王之德何以猶未洽於天下耶孟子既言文王何可當矣何以又言猶方百里起是以難

耶且事半於古人而功必倍之者何以謂惟此時爲然耶蒙引曰德之流行一條不必言時勢既易則德行自速蓋自爲一條上文雖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然其實只據見成時勢道雖兼德化意不曾兼德化對說至此方說出德行之速而下文方總之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又曰若以德之流行就帶上文時勢易說則下文所云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者不必用矣故須各自爲一項說而下方總云云蒙引之言如此亦是謂此節不可牽入時勢在內以侵下節總言地位

耳非謂孔子是爲不假於時勢者言之也程先生鄉墨有曰我言時勢而德在其中孔子言德而時勢亦在其中雖似註疏却已見得明白陳先生者有云或者曰時勢雖處其易而德終處其難握至易之資據至難之術是兩詘也則是時勢能動而德反阻也時勢能遠而德反邇也時勢能急而德反緩也殆未聞吾孔子之言矣此反德行之速卽借時勢翻來不離時勢却又側到德上尤爲得解得法鄉墨中有謂德高無位德隆無遇而美惡所及亦可以感格於遐邇者若如此說則孔子何以不能行道孟子何爲必欲以齊王耶雖至德感人亦有不借尺土而能王者而此章德字是指仁政而言非其人有德之謂則無時勢必不能行非遇時勢之易亦必不能行之速也與論匹夫而有天下者不同又有以六州來歸虞芮質成謂文王德之流行亦未嘗不速者此意又差蓋孟子是論文王之難於王而因言時勢與德之易以明王齊反手之故顧謂文王之德雖無時勢其行亦速不與孟子所言猶方百里起是以難者相背耶雖劉子壯先生房書亦如是說却不可從若晩村之評趙先生者尤似近於迂闊矣

自反而不　四句

謂四句俱是言大勇者訛也嘗見古今文字概以四句爲大勇者甚多細思勇字之義却不可從蓋勇者怯之反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理屈而氣不伸也氣不伸則爲怯矣尚得爲勇耶故必自反而縮千萬吾往方是大勇翼註曰自反而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勿以善藏其勇善用其勇平對此說甚是羽皇曰往千萬人之勇易見惴褐寬博之勇難知合惴往俱是大勇其解非也潘士藻先生一節題文結比曰其有不直也若非所以養勇然惟反其不直者而後常直者在我必往之勇藏於拙矣其有所畏也宜不足以

言勇然惟求其可畏者而後不可畏者在人天下之勇莫能當
矣文定文在雖淺取之然如此斡旋似費曲折不若以上二句
作賓下二句作主之爲順耳仇先生曰縮爲大勇之本此句最
得要旨可知不兼不縮邊矣

志壹則動　二句

以兩句分好反者訛也說統李裒一曰志本是心之動的不一
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一
而氣不可一氣可動而志不可動也志之動氣則氣發越充滿
氣動志者則心體亦多不寧照下蹶者趨者看則志一動氣宜

主好邊說也古今文字本此說者甚多然大全朱子曰志動氣
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
了上面也則兩句俱是主不好說矣說統董思自曰志壹動氣
由於志不持氣一動志由於暴其氣此壹是偏向一邊之壹玩
持其志的持字似是不可使之壹也董子之言如此不爲無見
且說約曰按近文志一句多講是志帥氣一般不知壹字動字
俱不是好說話無一樣兩句爲兩解之理由說約言之則以上
句主好邊說下句主不好邊說者誠不可從故仇先生文俱作
不好者言其自記曰按朱子語錄源濁流濁及流壅源濁之說
則知兩句皆當就不好處說況動字與不動心對照其義已明
孫先生評袁君一節文曰壹與動俱是不好字面觀朱子源流
上下之喻俱以濁字言之自明二先生俱從小註之解則兩句
確宜俱主不好說矣彙解曰大註云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
之猶上言志氣之帥一般既謂從之即如徒卒之從將帥矣小
註又云志一動氣是源頭濁者下流亦濁是志亦不當一以動
氣矣此朱子未定之解仍從大註可也陸謂大註從之二字似
亦未見得是主好邊說也則從小註無妨

必有事焉　四句

不照註分兩截者訛也此題文字格法不一多與註中甚或未
充一轉不合意耳文徵有評曰依註義有事勿正作一層用其
或未充作轉醒出心字而以勿忘須有事勿助須勿正確不可
移若提有事作主下文只消說勿正勿忘何以又說勿助且將
心字夾在中間不甚清楚矣正音有評曰按大全有事勿忘是
一類勿正勿助是一類鐵板不易凡一頭三腳與側重助長者
皆非也持論有評曰此題向非一格或三平或兩對或一頭兩
腳以正字縮忘助或三段聯合互相糾纏總不若註中上下分
講爲定格也歷觀諸評則書解作法俱可識矣而時文種種之

弊何必待辨而後明耶。

乃所願則　二句

以知言養氣詮願學者訛也。知言養氣雖屬不動心之源。然此節是言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願學耳與知言養氣不相涉矣嘗觀此題文字以知言養氣立說者十之八九、郄不合旨崇禎周燦先生文就出處上說出願學之故能得脉理故辯士先生評曰、夷尹雖皆聖人然於仕止久速各見得一邊畢竟有動心處、若孔子無可無不可何等坦然其當大任不動心也決矣、孟子願學主腦在此斯文獨得其實仇先生亦評曰此文專

就出處進退上講絕不插入知言養氣俗眼視之必疑其粗豪善玩書理方知其體貼之精蓋知言養氣是推原不動心之由乃四十以前事此處丑問伯夷伊尹而孟子舉仕止久速為言本就行藏出處而言即章旨卿相行道之意故知願學孔子亦當緊承仕止久速說若只管推湊到心學工夫俱與此意不合矣。讀此文、方知善會節旨亦且善握章旨此二評俱確若宋羽皇先生所謂須對照夷尹亦要與知養相符者、非也翼註曰、願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仕止久速、一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無一毫芥蔕、便是不動心源頭、俚謂孟子不動心源頭雖在知言養氣而此只言願學孔子之仕止久速耳牽合不動心亦覺迂闊。

見其禮而　二句

兼說孔子在內者、訛也。蒙引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云云、孔子亦在其中、子貢所以知夫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亦以此耳、時文依此立論而謂夫子亦有禮樂。評者以為得旨、似不可解雖蒙引存疑、亦會說出夫子之禮樂來究為不當蒙解曰、若不先差等百王何以見生民未有之聖故從禮樂政德說起原不兼夫子在內因禮樂而知德政可以見百王之聖之實而以此比量

夫子則夫子又為生民未有之聖非百王之所能及。都在為聖人說處不必强說夫子之禮樂高於百王也。此說甚確脫村先生曰、四個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選家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於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夾七夾八胡纏謬旨反拋荒正義惑亂後學不小。此評又辨得明快矣。

伯夷隘柳　二句

就流弊說者、訛也。每見時文多說夷惠原非隘與不恭、特人效之、而流弊至此、此為二子迴護詞耳或問隘與不恭、是流弊、朱

子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艾千子曰隘與不恭卽伯夷柳下惠當身非流弊也若說弊字非是徐健菴先生評葉君文曰隘與不恭直就夷惠說方有下二句意俗儒強作迴護必謂流弊乃然與白文顯悖篇中直窮夷惠之失一語人不敢下然正是看書獨到處仇先生曰向作是題多周旋夷惠語豈知本文明說個隘與不恭何必曲為諱耶觀諸先輩之言則說流弊者恐不可從

隘與不恭　二句

說由清和而不由隘不恭者訛也翼註曰不由卽是不由其清和不必說由其清和但不由其隘不恭也存疑曰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恐未是蓋伯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翼註存疑之解如此見得確當夏官明先生曰君子不由舊云不得其清先得其隘不得其和先得其不恭有病又曰由其清可也由其隘不可也由其和可也由其不恭不可也尤非豈有由其清和而不至於隘與不恭哉只是不由其清不由其和便是此解更為明晰矣

謂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戒夷惠之失者訛也存疑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與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此說雖是似猶未得孟子立言本旨雲峯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〻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則孟子此章是自明其所以願學孔子也故艾千子曰此卽孟子願

學孔子之意不必迴護兩人亦不必罵兩人只為願學孔氏之神而已萬曆沈演先生一節題文破云大賢發兩聖之微而願學不存焉可謂得解詮末二句云有清有濁而後有隘以風頑儒可耳君子視人之濁猶已濁安忍於一體之中過為峻絕有爾有我而後有不恭以風鄙薄可耳君子視人之失猶已失安能舉是非之故置諸度外如此立說能得本章之解且於後章無礙也此節題文謬說俱多不可殫述

禹疏九河　二段

作孟子自辨水道者訛也據集註及金仁山之說則本文所言

水道多有不合故作文者皆欲為之斡旋然據㕍言之孟子既是說錯則代孟子立言者便當將錯就錯矣自加辨駁自為補正似非語氣朱子曰決汝漢句似但取其字類足以對偶云耳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朱子既如是言作者何須多事仇先生曰本文有錯綜處拘於題面則與水道不符盡據水道則與題面相戾㕍謂代孟子立言相戾題面則不可不符水道似無不可也評介眉先生文者有曰水道不合舍題面而武斷似非孟子文章過於迴護解釋又似孟子自作分疏非語氣矣此見甚是則為此題只直依其本文立論可耳如

以不合水道必須斡旋則周室班爵祿章與周禮王制不同為彼章文亦照周禮王制曲說於其間耶

有官守者　四句

官守言責俱指蚳鼃說者訛也說統曰古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耳目凡有所見皆得上聞謂之言責按此則有官守者與有言責者是兩樣臣故朱子於論語事君章並舉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如距心治平陸是有官守者蚳鼃為士師是有言責者蒙引存疑謂蚳鼃之諫而去是孟子之為之者只引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二句言之非有見於此耶乃古今文字有以官守言責俱指蚳鼃說者失之混矣雖蚳鼃始為靈丘亦是有官守者然諫而去是有言責者不得其言之事兼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不得也初終異任亦自不同何容混而為一耶蓋下二句照蚳鼃說上二句乃陪說耳前章牛羊之喻是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也

如以利則　三句

以枉尋直尺為言利所必至者訛也嘗觀萬厝戊戌一節會墨及近時試牘與則枉尋直尺題文皆是謂言利者始而枉尺繼

將至於枉尋始而直尋繼將止於直尺為勢之所必至矣若如是說則如以利句不只注到則枉尋直尺處止耶㕍玩本文及註中語意如以利句是徑注到末句方止中間七字總是一句蓋設言枉者之利以起下不可為之意非實說言利者必為枉尋直尺之事也作者截則枉尋直尺五字為題已失相連文勢矣至講三句大抵多曰如以利則何所不至乎云云則而利二字竟接不上亦可為與句不更為贅耶且如是說似是言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之利亦欲為矣於本文可字與字口氣亦為不符註中状一句云甚言其不可也極得孟子當日語意作者何

以皆恍惚耶徐果亭先生有則枉尋直尺而利句文觀其命題
已當矣破云大賢明枉者之失而姑設言其利焉通篇俱就設
言爲說斯爲得解

居天下之　八句

徑括大丈夫說者訛也此數句雖是實說大丈夫之事然至末
句方總結出大丈夫來則此數句仍宜空講不得徑露大丈夫
字也嘗見此數句題文徑說大丈夫者居多若如是說則語氣
已斷末句可刪矣無論截去末句即作一節題講居天下之
廣居數句亦須空講方好接出末句也先就大丈夫言之則

孟子曰如此方是大丈夫而作者曰大丈夫固是如此語氣不
相背耶昔邢愿先生首三句文字逐比皆有惟大丈夫句是無
末句地位了不可以訓申解元庚子鄉墨入題提出大丈夫一
句後各比中只用有人焉三字虛喚得妙盛君諦符升先生者
通篇不露大丈夫字各比起句以不有人焉喝出本題亦爲得
法故陳君穎長評曰本題三句突然而起入手不先喝出大丈
夫只用不有人焉呼動更爲渾合陳大士亦評曰本題三句並
無大丈夫字而直至末句方見此文通篇惟用暗呼手眼可云
獨絕也得志與民由之二句萬曆癸丑章張三先生會墨亦是

空講惟周順昌先生者徑就大丈夫說耳富貴不能淫三句嘉
靖戊子韓君程文亦絕不露大丈夫字也

古之人未　一句

專就致君澤民說者訛也按註雖不潔身以亂倫句則古人欲
仕之意是爲仕以行義耳故書解有云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偏觀此題文字却俱以君民在念爲言則又是就行道說矣據
歷看來此二說者皆似不合本旨蓋上文言急於仕者是爲恐
廢祭祀也此句忽又說到行義行道上去則與上文之意何交
涉耶折衷只或兼無以盡孝親之仁行君臣之義說亦好此是

並照上文與註意也合參曰忠孝之心甚殷不可不亟乎仕亦
是如此說矣然據愚見宜帶行君臣之義側重盡孝親之仁上
方合本旨蒙引講又惡不由其道云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宴而有所不恤也是於下句照上句說矣則於此句亦當照上
文說可知也包君諦咸先生文字雖亦言不忘君民然後比云
苟曰賓王之無志也將昔之無田不祭者何爲乎此能迴映上
文不失章旨若他文專以致君澤民立說則不但不合上文而
且不合註意矣雖君子欲仕之心原爲行道濟時而然聖賢
因人立言不拘一律如予路對丈人便言行義而不言行道矣

則此章又可泥耶
段干木踰　三段
以孔子作主者訛也觀於總註是以孔子爲正故仇先生曰總
註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廹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
賤而可恥據此自當以孔子爲主其末節語笑赧色一流實與
踰垣閉門者相對此過不及反照處也然階細玩本文語意則
三節相承說下却專重在末節仇先生遵依總註之說似不可
從翼註曰下三節勿以太過不及中正立意總是明不見諸侯
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

不爲已甚然亦先而後見不先則不可見也觀曾子子路得孔
子家法者其所譏評如此而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輕見諸侯
折衷曰段干木節是太過者末節是不及者陽貨節是聖人禮
義之中正然三節實自相承如云求見之切不可不見故先來
加禮則聖人亦不得不見之若禮未至如曾路之所譏者亦不
可見也觀此二說則不當以孔子作主可知矣前輩陸樹聲先
生全章題文破云士不見君之義必如聖人而後至也錢士鰲
先生者曰三言士不見君之義當折衷聖人也此皆是依總註
之說耳不合本文相承語意矣惟許鍾斗先生者得解破云諭
不見諸侯之義歷証諸古而益信也不曾偏重中節講首節云
君子以爲甚惟其廹也不廹而何以見哉講次節云君子以爲
宜惟其先也不先而何以見哉俱側到不見上以合章旨故文
在評曰題主不見而干木泄柳偏曰已甚孔子偏曰豈得不見
若意言矛盾者此孟子文章曲處此獨將廹字先字拈出而直
截痛快言之所謂相題之神便可不隨題轉者也
戴盈之曰　一章
謂慮來年難已者訛也時文皆云今年不已則陷於因循來年
必終不能已也陛謂盈之言今茲未能欲已於來年者必自有

說爲外之人何由知其來年必不能已耶黃蘊聲先生文言事
有不可如何者三曰盈之一旦不在位宋君一旦不聽盈之宋
國公私凋盡一旦不祀雖痛於民不可如何及順治丁酉行書
有曰使其國一旦變生費用益繁即不然而寵衰去位無由諳
關更不然而廷臣聚訟沮抑不行云云俱是空中樓閣耳孟子
之意只是欲其速已於今年不是慮其難已於來年也苟欲待
之即使來年能已其如今年之非義何蓋非義之事不容一刻
安也一年不已則一年爲非義矣一月不已則一月爲非義矣
一日不已則一日爲非義矣非義之事其可待哉翼註曰末節

只認本題義字旣非義斷不可一朝居矣何待來年不必說到
農商怨畔及來年又將因循皆旁枝意且是論利害不是論義
了翼註淚得孟子之意作者多不拈此立說何也
予豈好辯　二句
謂孟子辭其辯者訛也新安陳氏曰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
無言也作春秋以爲後法猶未至於辯者蓋孔子之時異端未
熾而孔子之聖言敎易孚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
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況於
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得已

焉由陳氏之言觀之則孟子實已辯之特出於不得已而非其
好焉耳孔子之道著楊墨之道息不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
皆孟子辯之之力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豈
爲誣哉蘇東坡六一居士文集序謂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
學行於世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何不若是烈也蓋世無大人先生如孔
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至此耳自
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有餘年而後得韓文公文公觝排異端攘

斥佛老不遺餘力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非小其功可以配孟
子也文公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
達於孔氏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於大道當日不謀而同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由蘇子之言觀之則孔子之道孟子而後不
有賴於韓子韓子而後不又賴於歐陽公耶歐陽公沒十有餘
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蘇子謂識者又憂之
矣後得周子張子相繼而起道學乃明又有程氏兩夫子出而
孟子之傳於是乎接焉至我考亭先生集諸儒之大成而折衷
之其理益精觀其與生徒朋友反覆辨論不諱其直不憚其煩

是亦豈好辯哉無非孟子不得已之心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
則後世無以明孔子之道非得孟子則後世無以著孔孟之道
非得朱子則千百世而後孰能悉知其義而使之流傳不朽哉
甚矣明道者不可無其人也或曰移風易俗君相有其權闢邪
崇正聖賢有其道旣無其權又無其道則天下之是非邪正聽
之可矣而亦嘵嘵然肆其論辨多見其不知量耳嗚呼孔子至
聖固可言矣孟子大賢固可辨矣然獨不曰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乎朱子本註已解之曰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
雖未必知道則其所趨正矣是亦聖人之徒也且曰邪說害正

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今於人之未爲聖賢未能知道者而遂謂其辨論爲過豈非朱子所謂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者乎小註又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朱子丁寧言之如此而人猶復不畏何也彼蓋未知異端所貽之害爲甚大亦未知聖賢所辨之理不可外耳唐世之諱嫌名殊屬無謂不但闇於理而且害於事韓公辨之引經據典痛快明白甚矣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

乎一語雖頑石亦應點頭而當時猶以韓公此篇之文爲太紕繆吁可怪也語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又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不信哉

使禹治之　一節

歸重使字者訛也使字項上節來雖似歸功於堯然使之者堯而治之者禹也此與竝耕章不同彼言掌火治水教稼明倫雖是益禹稷契之功却重在舜之使上蓋下文云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也此言治水則見禹之能轉亂爲治耳故結云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不及於堯也以承三聖者註云禹周公孔子也則堯不在其內矣廣炬訂於昔者節引吉士先生之言曰使禹者堯也而歸功禹周公相武王耳而歸功周公春秋天子之事而歸功孔子孟子分明自爲地步觀此則此節不必歸重於使禹者可知江汝璧先生會試程曰聖帝命臣治水而績用成見世治之一驗也同文錄評云治水者禹題所重者使禹也破便見主意此說非矣瞿昆湖先生墨文承題云孟子述之以見天下之治於堯者非偶也此更脫却禹字尤爲不可孟子本言天下治於禹作者必謂天下治於堯語意已相抵牾同文錄仍濫取之豈於上下脉理不必求其有合耶評王守溪會墨有曰補

武王人所知也三聖只是周公不是武王先提於是有周公出焉一句方得賓主彼節既不是武王而此節亦不是堯也固可以例推矣周仕佐先生破云大賢敘堯臣治水之功以見世之一治也斯爲合旨

四書辯訛上孟卷之五終

四書辯訛下孟卷之六

星江汪垔蘭友著

聯槐星文
勲文　仝較
男　永立卓然
永正且中

聖人既竭　一節

謂聖人不必用法者訛也大全慶源輔氏曰不爲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圓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雙峰饒氏亦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者亦自聖人而止矣此二說者是謂聖人立法專爲天下後世起見自已可以不用也顧錫疇先生一節題文及王守溪三句者俱如是說後來文字如是說者亦多矣然考之蒙引有問在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能仁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蒙引此解存疑亦以爲是則大全之說恐不可從仇先生有評曰聖人立法固是爲後人而設然聖人自已身上若不創立法度又何以制器審音而濟人利物乎故竭耳目心思處正欲立法以致用不可謂聖人不恃法也此處人多認錯仇先生所見是矣金君諱德嘉先生文字亦爲得解故介眉先生評之曰註云猶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是專爲天下後世立法然聖人爲方圓平直未嘗舍規矩準繩聖人正五音未嘗舍六律篇中講上二段人已兩層俱到也由是觀之則謂聖人立法專爲天下後世而設自已可以不用者似失之偏矣

行有不得　二句

專指上文三句者訛也說統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包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即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已故下一皆字此說不然蓋無時無處之反求者總不外於三項則說皆字不得也孔子嘗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則義與信獨不當反求者耶大全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求諸已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而天下亦歸之矣皆字[illegible]得潤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饒氏之說是

也或謂若不止上文三者則註中解此二句何故卽以上文三者爲訓耶此又不知朱子着一如字之意矣蒙引曰如之一字可見不只是上文三自反至於下句云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是承上文如不親不治不答說去非是上句下如字下句又就指此三者此甚說得註意明白但其所云愛人治人禮人三者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者是將上文專貼接人此節專貼處事上下判作兩樣不合二句語意耳細玩二句語意不止上文三者而上文三者亦在其中故註卽以上文爲訓而但着一如字以該括他端也則此二句說不得專是處事矣存疑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又是放開說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如此天下未必歸之蓋修身尙有許多事天下尙有許多人非容易可了看本文皆字及註自治益詳字可見存疑此解是兼人與事言之所見爲當故折衷謂專言處事物專言接人似俱偏而以存疑所云者旣放開說又不偏主爲是也錢肅樂先生全章題文過下節處兼括上文而推廣言之可謂合解庚子江西其身正一句文承上反求說身正處皆專就前節三事言之有評曰反求註云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則身之正是正於仁正於智正於敬可知又有評曰

身之所由正不越上文仁智敬三項豈作者專貼三項易於立說閱者就文論文故云然耶

齊景公曰　一節

責景公不能自强者訛也說統曰引齊景一段不是受命爲順天正是不能自强不免人役底證驗翼註亦曰齊景公節不是許他能順無道之天只是言其計出無聊如此所以愧當時諸侯不能自强者耳此二說俱不可從觀註云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則此節是言景公能順無道之天以起下節小國恥受命耳雖孟子之意原是重在回天不重順天然前三節是說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後三節方說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前後原有語次若以此節與下節便責他自强以回天則如恥之二句轉不來了故大全汪氏曰絕物卽是逆天齊景公畏天者也畏天者猶保其國存疑曰引齊景公是順天事也此俱是作取之之詞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妄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卽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世下衰苟振起作新之備不在我乎而顧爲是與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强之事其委靡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此雖亦言孟子不取景公之意然而云未暇議則自棄之罪不在言下可知也作者爲此節題便

俱作責之之詞非其旨矣明儒吳道先先生全章文曰景公當無道之天也不耻受命而涕以女吳蓋以亾國爲騖哉而今人處景公之天也般樂怠傲而耻言受命求固無亾得乎其講此二節固只說當順天也若陳大士四節文曰景公惟不能中其賢德之權故女吳以緩其禍而吳乃得以恃其强大之勢抗齊以自張此則是責景公不能自强之說矣行遠集所選者講此節處亦與大士意同歷謂皆似越却孟子語次說聖賢書者語次能[illegible]斯意指能明越却語次便昧了意指此不可以不辨

道在爾而　一章

就人君治民說者譌也夫全南軒張氏有人君倡率之說似是爲治天下者言文字亦有就治民說者究非孟子所言之意蒙引曰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精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親疎爲一體則天下平矣楊氏之徒則曰但使求已之非是而不較人之是非則天下平矣孫吳之徒則曰行吾之志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爲此皆亂天下者也惡能治天下說統曰此爲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天下平不重只見得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不必求諸遠且難耳親此二說則與人君治民之說無關矣故仇先生曰各循孝弟之行而天下可平所謂道近而事易也此欲世之騖遠好難者使之反求自得耳與中庸道不遠人同意甲午墨卷多王王者治民說未合題旨也介眉先生亦曰只五倫之外無奇行意爲異端別塗轍爲凡民示指歸原非王道泛論也此更說得亟切矣

而天下平　一句

以天下平爲遠難者譌也嘗見鄉墨有將遠難字貼天下說謂道莫遠於天下難莫難於天下平者不知親親長長正是邇易遠難是指異端之學與親親長長相反者而言於天下平無干

說統姚元素曰道具於心何甚邇也外心而求焉則遠矣道之知能處即是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何甚易也舍自有之知能而更求所爲事則難矣自我觀之人人只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只舉一近易底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徐儆弦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觀說統二子之說則以遠難貼天下平者謬矣存疑曰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爲邇矣

此孟子立言之意也陞謂親親長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爲邇
矣此句猶差葢邇易字卽是指親親長長而言天下平見得不
必求之遠且難耳非以此爲事與道之邇且易也玩註可見
曾子養曾　一節
粘守身說者訛也說統曰引曾子養曾晳正是說曾子之不失
其身能事其親處書解多如是言故古今文字無有不粘守身
立言者不但作者以此爲要旨而評者亦以此爲確論矣然曾
子固是能守身者而此節之旨却不在此觀本節註云此承上
文事親言之及下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則是只言事親之道

不復及守身矣故蒙引曰曾子養曾晳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
曾子者可也不必粘着守身葢事親本於守身此意上叚發之
已盡矣不復用贅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毋
不用以守身事親交言之此叚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
親之法葢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存疑亦曰旣明事親守身
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志以示事親之則也槪蒙
存之言則不必復粘守身說也明矣若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
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
咈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閒尚
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若親之枝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此乃
推論之詞非孟子意也蒙引有曰曾子養曾晳至事親若曾子
者可也只以事親言之至言外方可貼云原來曾子固是善守
身者故其善事親如此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云云豈不信
哉陞謂言外猶不須如此貼也葢守身爲事親之本養志爲事
親之道原有兩意言外只宜貼云然則事親者可不守身以爲
事之之本復養志以盡事之之道哉若云曾子惟能守身故善
事親如此而復徼到不失其身數句上則前後爲混纏矣存疑

有曰曾子養曾晳一條不必復拽守身來說意各洒脫道理亦
未嘗欠缺其言是也
有不虞之　一章
說壞毁譽者訛也定衡曰毁譽原非是非之公而況出於不虞
求全者乎說統曰譽已作好況復不虞毁已作惡況復求全是
將毁譽作不好字面看矣遍觀此題文字多如是說評者亦然
却似不合此章之解翼註曰此毁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
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此
說爲得其旨錢士鰲先生文曰溢美之言命之曰譽溢惡之言

命之曰毀是毀譽者有其事而稱之太過耳不虞求全之毀譽更屬無因至前則將毀譽看作不好說者似亦有此一層道理然玩孟子語意則無是也蓋孟子是言毀譽未必皆實則毀譽之實者孟子亦必以爲當矣安得作不好者說耶此題文字惟明儒康海先生者曰誠善而譽其譽也宜誠惡而毀其毀也當不將毀譽說壞耳順治乙未史君房書雖晚村滄桂介眉諸先生皆取之然觀其前云孰意無賞罰褒貶之權徒狥其私好私惡之意又有所爲毀譽也者孰是毀譽也而可有哉抑是毀譽也而能禁其不有哉結云安得天下毀譽之人而盡無之也似

將兩有字貼毀譽說矣註云毀譽之言未必皆實則兩有字是貼不虞求全說也故康海先生曰天下所謂譽者豈皆如是而此能必其盡無耶天下所謂毀者豈皆如是而此能必其盡無耶如此說有字方合孟子語意耳若將有字貼毀譽說則是譽盡爲不虞之美毀盡爲求全之刺矣本文集註語意皆不如是

仁之實事　一章

以仁義領智禮樂者訛也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蒙引曰孟子每只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

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爲兩解總註亦然存疑曰此章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爲言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箇本領智禮樂之實却是爲此底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歷觀書解如是俱以仁義與智禮樂分輕重說故從來文字有不平列

五段者矣作者閱者俱遵大全蒙引存疑之說此亦何容復辯然據歷思之仁義禮智樂五者皆所謂天下之道也何以見得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耶孟子本文只是論理五箇實字本是一樣如何以前兩實字爲就本心說下三實字爲就工夫說耶則大全之說不可從矣孟子一生雖每只言仁義而此章則並言智禮樂也聖賢說話逐時不同何得以他章概此章而謂專重仁義耶若朱子分爲兩段之解則四書中雖無主客者亦多有之何得以此爲証耶至於總註事親從兄四句原貫通章而言如何單以此爲貼上節說耶則蒙引之說又不可從矣仁義

禮智均是性之四德惟樂不列五常之內耳智之實乃吾心之良知禮之實乃吾心之良能樂之實亦是吾心自然之和皆發見之親切者也如何單以仁義之實爲發見之親切者而謂智禮樂有不同耶總註天下之道二句是通章之正意也末二句另說下節次序乃餘意耳何得以上二句爲言仁義本領下四句爲言仁義工夫耶則存疑之說亦不可從矣有文評曰首節以事親從兄分貼仁義而智禮樂却總頂斯二者來此處須有斟酌不知仁主於愛只可言事親不可言從兄義主於敬只可言從兄不可言事親若智禮樂則事親從兄皆兼之者也故上

節以事親從兄分貼而下節以斯二者總頂耳此處有何分別而謂須有斟酌耶又有評曰道莫大於仁義可以包智禮樂故以仁義爲重智禮樂爲輕若如是言則仁統四端可以包義智禮樂也空專以仁爲重義智禮樂均爲輕矣如何並重乎義單輕智禮樂耶無論他章專言仁義可該他道此章並言仁義智禮樂則是平說也而孟子之意原只重事親從兄耳又以仁義爲重不將頭上安頭耶說統曰此章重孝弟二字天下之理盡於仁義智禮樂其實皆在事親從兄上可見道原於孝弟玩五箇實字通章作五平看勿以下三段承上二段折衷曰全章大

旨總是詳斯道之寔而歸之於孝弟以示人知所本也五者平看不必分兩截說葢此章大旨總重五箇寔字總註所謂工夫次序却在言外此二說者俱爲合解蒙解亦曰謹按總註皆原於此以上是通論一章之旨蒙引謂只指首節說似未然葢天下之道四字所該自廣也知之明以下却是說第二節示人以用功之法由知而行由勉强而自然也但本文語氣只是論理並未言用功之次說者言外補足可也此更說得明白矣明儒陸澄先生文字平列五者破云大賢論衆理之寔皆原於孝弟而已能得要旨

以善服人　四句

作敎養百姓說者訛也大全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能敎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此是以人字指百姓言矣文字從此說者甚多却不切旨蒙引曰此章葢爲當時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敎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於葛伯可見麟士先生謂蒙引指平等人者爲是矣千子亦曰大全小註朱子云以善服人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以善養人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

羊又使人往爲之耕之類張南軒謂伯者所爲不過欲以善服人如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之類故作此四句題當從王者伯者服當時諸侯處想像貼切今作者皆就教養百姓上講淚及井田學校孝弟忠信勞來匡直等絶與題不相蒙此更說得詳明矣存疑曰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之人俱指平等人言是也其曰然後能服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則非蓋人字旣指諸侯豈天下字又指百姓耶上下一串不應作兩樣也折衷曰天下則盡乎人矣謂盡乎人者亦是盡乎諸侯之人耳豈遂不止爲平等人耶陳大士先生以善養人二句文字破云有所以大服諸侯者是天下字亦指諸侯言矣俞寧世先生及張先生諱福衍者亦然存疑之說不必從也

天下不心　二句

謂决以善養人之效者訛也嘗見爲此章題者於末二句皆承以善養人說來謂能以善養人天下猶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歴竊疑而怪之雖吳因之先生鄉墨亦如是言而終不敢信其說也然後能服天下雖是心服然以善養人二句是對以善服人二句而言語氣已斷至末二句又復反言致王之理蓋爲

以善服人者言非指以善養人者說也如指以善養人者說則不字宜在而字之下王字之上如云以善養人天下旣心服矣而猶不能成王業乎如此云云則可耳今不字旣在心服之上天下之下則不如是說矣而字是轉語詞觀瓊鉦曰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只如是說甚順可見定衡金音曰上是公私感應之異下决言不得人心不足以致王於末二句曰見得王天下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欲天下心服必須以善養人定衡所言則更說得明白矣此句語意原自清楚不知作者何以亦說錯也

王者之迹　一章

以王伯立論者訛也明儒顧天峻先生文字以王伯立論破云惟王迹變爲霸圖故魯史成爲聖經是謂孔子之作春秋以存王而抑伯也此因末節有桓文字遂以伯者與王者立論耳寔非本旨艾千子先生曰有因王者二字遂將伯者並次取意然則隱桓之時伯事未興昭定哀之世伯統已絶則孔子遂無義可取耶夫桓文言其大概耳非謂春秋一書專爲桓文紀載取義而以伯對王也艾子辨之如此可謂明矣而時文猶有犯者何耶

以尊王立論者詭也古今文字以尊王立論者多矣不知孔子之作春秋是存王迹非尊王也意固有別夫當時固無王矣春秋一書其大旨固在尊王矣然孔子所取之義則不止於尊王已也春秋之作所以繼詩而存王迹也王者之迹指政教號令而言政教號令豈專爲尊王者耶蒙引曰二雅之詩概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則詩亦非專爲尊王詠也王者之迹不專在於尊王二雅之詩亦非專咏尊王則春秋之義又豈止於尊王耶曉村曰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與許多典章制

作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蘊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令人徃徃厭薄中遊矣觀曉村之言則時文單以尊王立論者不更失之偏哉

謂以天子之權予魯者詭也蘇老泉謂周公嘗行天子之事魯爲周公之後故孔子作春秋以天子之權予魯時文有祖此立說者矣不知周公嘗日攝行天子之事猶奉成王爲天子未嘗自爲天子而擅行其事也何得以天子之權予魯耶孔子因詩之亡慮天下不復知有王者之迹欲有所託以維之而孔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於勢爲便於理爲安故獨取春秋而作之也豈欲以天子之權予魯而因作春秋耶則文有曰夫子之獨予乎魯何也周公負扆周基八百魯有功焉而禮樂在魯也此說亦非故艾千子評曰此又漢儒穿鑿附會之譚也又有託是治晉楚正桓文者皆非大旨

王者之迹 一節

謂春秋與詩不相干者詭也曉村先生曰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强爲牽合徒見支離據臣思之若詩與春秋本無關連則孟子何不只曰王者之迹熄然後春秋作而必繼以而詩亡一

句且必複以詩亡二字耶說統曰詩亡與春秋何干蓋詩書春秋皆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得不作所爲六經爲宇宙元氣有絕必續又引顧涇陽之言曰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所以續詩之義此似說得春秋之作由於詩亡之意也閩龍先生文曰以匹夫託南面之權而善善惡惡凛凛乎若天王之所勸而懲焉所以振王迹於既熄者由是矣夫以空言立經世之文而一褒一貶侃侃乎若詩人之所美而刺焉所以存雅詩於既亡者由是矣夫削本徵先生文曰是迹之熄也而王道之陵遲君子所痛也乃

詩之亡也令後世併不覩一王之法而羲皇堯舜之經嘗昔世泯焉尤君子所懼也此春秋所爲作也此二公文皆以存王迹與續詩並言未嘗遺却詩遷而徑說王迹也然觀仇先生之評陳大士文曰拘拘將詩與春秋美刺褒貶兩相較擬却是以春秋續詩不是以春秋維王迹矣通篇擧王迹作主腦而詩之興廢春秋之始末皆以此貫之足以正他文之謬則晚村之言又覺未爲不是也然作文亦不可脫却詩耳

王者之迹　二句

以不巡狩爲王迹熄不陳詩爲詩亡者訛也說統金華王氏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於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其說與註相背時文亦有本之立說者艾千子嘗駁之曰以迹熄爲不巡狩之指詩亡爲採風之詩不專指雅亡此不惟將迹字爲車轍馬跡之跡敝政教號令四字已括盡後且列國之風何往非東遷以後則安在非採風貢俗而指爲不巡狩耶觀艾千子之辯則時文之從王氏說者非矣

而詩亡　一句

就黍離聲口鼻蕭立說者訛也大全潛室陳氏曰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存疑曰若黍離之類其氣象萎薾與列國之詩無異不復得入雅矣故雅詩於是亡也蒙引曰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流而反

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薾然淒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以上三說俱以體制聲節氣象爲言又楊氏曰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辭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辭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此亦以辭悲意怨爲說與大全存疑蒙引之言俱非本旨孟子既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則詩之亡由於王迹之熄可知也蓋天子之詩謂之雅諸侯之詩謂

之風王者之迹未熄則政教號令及於天下是爲天子之事也故作之而爲雅王者之迹既熄則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無異諸侯之事也故降之而爲風由是言之則與體制聲節氣象之卑薾及辭意之悲怨者何關耶麟士先生曰詩亾既作雅詩亾只頂王迹熄自足黍離聲口卑薾與列國同又是一意可以不用此說甚是則時文之以聲口音節立論者似不可從又有曰非獨雅亾風亦亾者尤非也以言列國多東遷以後之詩以言周朝則王風錄焉何謂風亦亾耶

晉之乘楚　一節

謂列國有史由於王迹之熄者訛也說統李衷一曰天下一統只定天子有史乃史權分散於列國亦見王迹之熄處即我魯猶然也故孔子欲以一國之史還之爲天子之事時人亦有本此立說者矣不知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詎中已言之矣魯之春秋是有之於詩未亾之前也則王迹未熄之先魯已有春秋矣而列國之史又豈必因迹熄而後有耶稟解曰或謂王迹熄故列國有史非也周公初制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以示勸戒但至孔子時史多失實不足以爲勸戒耳觀杜預左傳序自見其說是也時文有曰諸侯有史而史亦亾史亾則莫若以史救之亦曰使春秋正其爲春秋而魯不得有春秋焉耳文存評之曰使魯不得有春秋議論尤正彼謂以天子之事予魯者其說大謬矣謂以天子之事予魯固大謬矣使魯不得有春秋其議論亦未爲正也又有文曰國自爲史家自爲書而春秋何可以不作不知孔子之作春秋是爲二雅之詩亾非因列國之史典也以此立說似非本旨

其事則齊　一句

泥說桓文者訛也明儒劉黃裳先生文字破承云魯史紀伯者之事春秋所以作也夫王降而伯魯之所紀者皆伯事則時可

知也此春秋所由作歟如此說者是謂春秋一書只載桓文之事矣然王迹既熄伯事固由之以典而以伯事概乎春秋所紀則非也艾千子先生曰單舉桓文猶四時專舉春秋也言桓文不獨秦穆楚莊宋襄在內即晉悼楚平吳夫差與夫大夫專盟陪臣執政十二公列國之事皆在其中時文專講桓文可謂以詞害意矣此說甚是又有謂春秋紀桓文之事者以桓文猶有尊王之名也尤似謬矣

其義則丘　一句

專就桓文說義者訛也說統尤西山曰前此諸侯雖擅征伐天

下正論猶在至齊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繼之天下始翕然歸功爲正論始廢春秋爲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題疏君常先生曰只就桓文定罪纔是聖人獨斷處若必對亂賊說三尺童子亦可取義矣此二說者皆以義字就桓文說也時文亦有如是立論者矣然尹氏謂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則其所該者廣矣非僅斷桓文之功罪也存疑曰義者事之宜春秋之當褒當貶當予當奪以至抑揚進退皆有至當恰好者在即是事理之宜而爲春秋之義也仇先生曰程子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固不勝舉而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謹禮樂會盟征

伐之事凡敬天而重民尊王而黜伯勸善而懲惡別嫌而明微無非遏人欲存天理而正人心也觀次崖滄柱兩先生所言則孔子所取之義何得專就桓文說耶時文又有曰義法天也義尊王也義親魯也義以治晉楚正桓文也此猶不足以該之矣仇先生又有言曰春秋義理萬言難盡可謂見得周到

不貼春秋說取字者訛也本文之字是頂其義而言其字是指春秋則之字亦是指春秋矣彙解曰義原春秋所自有非孔子創之故曰其義則取之者是取春秋之義也陸稼書先生文曰取之舜以立其極取之湯以廣其變取之文武周公以正其統曉村雖贊之曰串插上文極得孟子大旨據此看來似與其字不合意也蒙引曰取裁定也則取之是就論斷而言諸名公文暢發取字各有妙義亦似非本旨耳

不依謙詞說竊字者訛也竊字之意猶云據愚一己之私見云爾叅疑主意曰竊取舊以爲竊賞罰之權誤甚夫賞罰之權豈有可竊之理既是竊權又何以謂之謙詞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也彙解亦曰竊取只是謙詞若說無位則眞是僭了如云竊比於我老彭亦豈位不在耶其辯可謂明矣時文有曰儒生不敢擅賞人罰人之權則假天子以行其賞罰假者竊之意也章

布不得行榮人辱人之事則託其微文以寓其榮辱託者竊之實也如此說者是將竊字作活字解了與註所言謙詞不合泥來諸公從竊字發揮者議論俱佳但不合謙詞似非孔子意耳然而謂夫子不敢以義自任者則又非也觀註云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也則夫子正是以義自任何謂其不敢耶黃汝亨先生文曰春秋之所予世或未必盡予而吾予之之心與受予者之心彼此俱無愧義也是立之獨契也春秋之所奪世或未必盡奪而吾奪之之心與受奪者之心彼此俱無恨義也是立之專斷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丘竊取之而無所辭矣此方能得竊取之
旨

天下之言　一章

夾說論性處事者訛也說統曰孟子見當時人竒用私智以處事故有此論折衷曰此孟子見當時之人竒用私術以攫天下於多事其原在於不識性也故首節先以性言之葢原其性本自然而下二節因言智以處事者當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蒙引曰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爲智者之事葢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若謂言性

以故利爲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直智分言行矣俱是牽揑粟解亦謂首節見性爲自然之理不重言字數說俱屬可從按之總註亦覺熨貼但據愚思之似是正天下之論性者若是教人處事則首節只說性當驗之於故可也徑說性之本無不利可也何必着天下之言性也一句耶故說統有曰言性之上冠以天下二字專爲論性者而發也蒙引講首節曰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爲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而謂此節不可露出智字來末節註云兒於事物之迹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但曰因其故而求之亦未見得專是就處事說也蒙引之說似是次節雖有行字然所惡二句是頂首節說來則本其故之利者而言之便是不鑿亦可謂之行所無事也呂晩村曰或疑此章專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却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此其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楊韓蘓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兒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矛刺盾耶仇滄柱曰當時告子之流喻性爲湍水喻義爲桮棬大約不以利而以鑿故

往往失其指歸孟子此論正欲返其邪而歸之正也是呂仇兩先生亦主論性說矣如不主論性之說則通章俱安就處事言葢孟子之意若是正天下之論性者則次節雖有行字却是順其自然之理而言之不是謂處事也若是教天下之處事者則首節雖有言字却是明性之所以爲性不是辯論性也孟子所言自有大旨固不容於騎牆矣蒙引又有曰大抵智者言與行俱得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但當專主言性說此雖通融之解却屬模棱之見禹之行水四句明畢曰或推是心以議道歟則所以闡明性始指陳化理者一因乎天命人

心之正而不肆爲偏曲之說以亂眞或推是心以置法欵則所以見之規制布之紀綱者一順乎民情物理之常而不過爲一切之法以持世此是兼言與行爲說亦蒙引所言之意耳蔡虛齋先生文字通篇前後俱貼言性不夾處事故艾子評曰此章善爲天下之言性者而發故頻呼言性二字如此則是如此則非綱領既明不煩瑣屑也後來作者講次節處就處事說却提言性作主前後便不相串於首節就言言次節就行言行末節就求言求固依本文立說然於通章大旨未見融貫雖蒙引曾辯當主言說當主行說而作文者或弗之考即作者某處或

主言說或主行說而閱文者亦未之覺故歷詳引二說以辯之

天下之言　一節

謂當時止以故言性者訛也朱子小註曰當時之言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楊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知以利爲本而然也此說想是朱子未定之解諸理齋先生文字竟從此解立論破云大賢因天下之言性者止於已然而進之以自然也艾千子韓求仲兩先生皆深取之此說於首節語氣雖似恰合然觀末節苟求其故一句則當時不求其故可知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是孟子獨得之見故此章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蓋論言性之道當如是耳非謂當時之言性者止如是也觀註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句可見故者以利爲本句是又恐人以惡者爲故故更進一解耳其實當時之人倂不知求其故也此謬雖不多見於世然朱子既有此說文定文在又皆極贊理齋先生文字爲妙恐人誤認故亦辯之

故者以利　一句

以不學不慮說利字者訛也嘗見此章文字多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詮發利字閱者皆深取之據歷看來利字是對不利者

說若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爲利則必以學之而能慮之而知爲不利矣然註云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則不利者是矯揉造作而爲惡者耳故朱子小註曰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翼註亦曰如乍見孺子自然惻隱是故而利者可以言性若他處有矯爲殘忍者雖亦是故却非利矣不可以言性也由是觀之則不利者豈學之而能慮之而知者耶不利者既非學之而能慮之而知則利者又豈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耶爲此說

者雖多却似不當石君諱爲谿先生畧曰性之所發其轉念亦
有未善而自然者則尤足以見其性之無不善此以初念之善
對轉念之未善者而言乃爲得旨歷思利與不利之意卽湍水
章總註所云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
惡者是已故朱子於此節註亦引孟子彼章之說以爲證也明
儒沈演先生文曰言故而不言利則或依性以動或矯性以行
善惡紛然而靈機愈晦其曰依性以動是利者也其曰矯性以
行是不利者也則利與不利是順逆之分非安勉之別也以學
慮立論者殆誤認註中自然字耳

所惡於智　二節

謂上節是專言利下節是專言故者訛於上節並說故利下節
並說利故者亦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於次節曰此一節以治水
申言利字之意於末節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此是以
利故分屬兩節也蒙引曰此節似言利然利卽故之利也下節
似言故然故卽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强分故與利此
是以利故兼屬兩節也作者或依新安之說於次節言利而不
及故末節言故而不及利者有之或依蒙引之說於次節言利
而兼言故於末節言故而兼言利者有之何屺瞻先生評戊辰

全章刻文有曰此題下二節予以本文條理求之以爲次節之
申言利字是順頂以利爲本末節之申言故字是倒說轉來末
節註中而何以穿鑿爲哉句又從求其故下補挽利字盖因此
章專爲智而發題中利字尤重也此是主新安之說也汪武曹
先生曰愚謂此章尤重在利字言利則故在其中故總註事物
之理數語專以利言之東陽許氏曰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
而已然則末節如何可離却利字耶屺瞻力主新安陳氏次節
爲利末節爲故之說而譏蒙引所駁爲未當又以爲末節與鑿
字初不相涉與鄙見尤相牴牾此是主蒙引之說也各持所見

兩不相屈歷謂二人之說皆是也盖首節云故者以利爲本則
利字原貼故字言也利必求之故舍故無所爲利矣故必本於
利則舍利亦非所云故矣故存疑曰首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
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
又只言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卽利之故非有外也由是言
之則武曹先生之說固爲是矣然所惡於智二句是緊頂故者
以利爲本說來則次節不可謂非申言利字也末節明曰苟求
其故亦不可謂非申言故字也由是言之則屺瞻先生之說亦
不得爲非也且彼有曰利雖必求之故然禹之行水只証利字

故字但可於如智者亦行無事句穿入在行水中先故利雙頂
則於爲其鑿也句語脉不清矣故雖必本於利然千歲日至只
証故字利字但當於講完造曆後補出若云造曆亦當不以鑿
而以利則苟求其故本位反不醒㕘則屺瞻先生原不謂次節
不當補故字末節不當補利字也但謂須清次節語脉醒末節
本位耳此亦何嘗說得不是耶但據塈見言之次節補入故字
亦宜云循其故之利者而行之雖帶入故字仍側重利字方於
次節語脉能淸若如刻文講次節云禹惟不執一己之見以拂
就下之性行所無事而能於其利之故而求之也猶似未淸語

脉矣末節補利字亦宜云因其利之故而求之雖帶入利字仍
側重故字方於本位能醒若如刻文講末節云天與星辰未嘗
無故在焉求日至者千歲可坐而致亦無所不利焉猶似未醒
本位矣且次節雖是言利末節雖是言故然末節是頂次節順
下言不惟不當鑿而亦不必鑿也故註繳云而何以穿鑿爲哉
存疑曰其所謂故即利之故則末節亦頂次節言利之意說去
故本文雖只言故而註中可補言鑿也屺瞻謂末節與鑿字初
不相涉註中而何以穿鑿爲哉是從求其故下補挽利字此亦
不然耳

所惡於智　一節

將智字說入性字裏者訛也定衡曰智即性之明覺至虛至明
最神最速貫千古而不息帞萬彙而森如乃吾性本然之智何
可惡也若以私意攙入便爲穿鑿便失了本然之智而其用不
神所以可惡智者若能如禹則本然之智完完全全神明出矣
蓋本然之智大智也人爲之智小智也此是將智字說入性字
裏也此題刻文亦有主此說者似不合解蓋性中雖有智而此
章性字是概指事物之理而言不關智也智雖本於性而此章
智字是另指夫人之識而言不關性也孟子因小智之人自矜

其識以論性故謂論性者當循其發見之自然者言之務爲穿
鑿則失其性之理反不得爲智而見惡於君子耳如此云云則
智與性原自開說與中庸以智爲性之德不同若將智字說入
於性字裏則上下文意俱說不去矣

天之高也　一節

拈高遠字立論者訛也爲此題者多謂智者之鑿皆窮高極遠
故舉最高最遠者以示之不知鑿之者是不循其自然之發見
者而言之如性本善而曰惡性本無不善而曰善惡混耳原非
求之高遠故屺瞻先生評刻文有曰鑿字與高遠字別也舉天

之高與星辰之遠者是存疑所云舉至難以明至易耳蒸曰以天之高亦可求其故而致之況性之非高者乎以星辰之遠亦可求其故而致之況性之非遠者乎言高遠者之可因故而得以見言性者之不必鑿也與窮高極遠之說無干吧瞎曰末節高遠二字乃天與星辰本然之體但可對事物之近說而不可以窮高極遠影合鑿字此其所見是矣

王使人瞯　一章

謂齊王之瞯與孟子之言皆爲堯舜而發者訛也翼註曰齊王見孟子言必稱堯舜疑有驚世駭俗之爲者故使人於隱微處

窺瞯之大全新安陳氏曰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說統亦曰孟子言必稱堯舜所以動齊王之疑直以堯舜與人同一語覿面喝出便打破千古疑團此俱是着迹於堯舜二字也陞推齊王所以瞯之與孟子所以答之者並無此意折東曰齊王慕孟子之道德聞望意其必有異於人者故使人竊視之齊王瞯之之意誠如是也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者言雖聖人亦無異於人耳舉堯舜爲言是明已之無異於人與人皆可以爲堯舜意不相關也題炬有曰不只証已之無異仍是打動齊王爲堯舜以實已堯舜陳前意此說勿從近來文字似不合當日情事竟多矣

堯舜與人　一句

就形性說者訛也新安陳氏曰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虧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存疑曰堯舜與人同此形同此性也但堯舜能盡其性而充其形與人始異耳蒙引曰堯舜與人同耳其中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按此三說俱以形性爲言作文者亦有以此立說者矣據陞思之孟子所答必就齊王瞯之之意而破之也蒙引曰是令人窺其燕

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類乎若容貌則王必已見之矣蒙引此說能得齊王瞯之之意王已見其容貌即同此形之說不必及也若同此性之說又無關於所瞯之意齊王所瞯者在於動靜語默之間孟子所答者乃及於性之同不亦迂乎翼註曰堯舜何以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人也此將人字貼說覺爲切近陞爲之廣其說曰堯舜之動靜亦猶人之動靜也堯舜之語默亦猶人之語默也豈有出於人之動靜語默之外而立異以爲高者哉蓋就人之所同然者而言之耳若堯舜之動靜語

默得其理人之動靜語默失其理則固在於不言之中也翼註
曰所瞯在日用動靜上若容貌則齊王已見之若心術則非瞯
所及也夫心術非瞯所及孟子必不與之言心可知既不與之
言心又豈與之言性哉說統曰只在做人上說方與瞯字相關
不必涉形性字此說甚是

由君子觀　一節

說妻妾能知羞者訛也齊人之妻妾知其可羞求富貴者之妻
妾未必知其可羞也蓋乞丐之行衆所共惜勢利之途人所咸
羨爲男子者不屑做乞兒未嘗不欲做財主與老爹爲女子者

不屑做乞兒婆未嘗不喜做財主婆與老奶也故不辨禮義而
受萬鍾者妻妾亦從而奉之既以富貴爲榮則不以求富貴爲
辱即使見其求之之狀豈必果羞而泣哉但由守道義惜名節
之君子觀之覺求富貴者無異齊人故謂使其見之當羞而泣
耳說統陳抱冲曰世緣薰染男子亦鮮能自振拔況可望之愚
婦人乎意重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能羞泣即由君子觀
之一語可見此解甚是明儒徐日久先生文頻拈君子字洗發
故文鬪評曰妻妾之必羞必泣總是君子看他情狀想當然耳
故此節由君子觀之一句直貫到底此篇此比從君子起意直

須題神也宋劉皇先生亦曰妻妾之羞當看得活全從由君子
觀之來應屢醒君子乃得醒觀令人之文竟有不管由君子觀
之空說妻妾之羞而泣謂巾幗之氣節反勝於鬚眉者殊爲非
解旁書有云丈夫常爲女子之行而婦人反萌君子之心此雖
妙語但恐不合婦人心事耳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宇
宙之中固不乏此男子輩矣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衛美之曰邦
之桀今自昔女子亦已有然若晏子御者之妻見其良人之情
狀遂欲求去此種女子不可多得且爲御者亦非富貴利達者
比故羞之耳蘇秦遊說列國迎合諸侯意旨因孟子所謂公孫

衍張儀爲順夫子之妾婦者也一旦富貴親戚且畏懼之彼蛇
行蒲伏不敢仰視者尚知羞而泣耶故求富貴者偃然自覺其
得計視彼守道義惜名節之君子反以爲迂儒而嗤之維彼妻
妾亦竊喜曰我良人才智能取富貴以帯挈我不若彼迂儒輩
飢寒其妻妾也因相與奉之不暇耳猶有嫌其卑賤泣於中庭
而羞之者哉噫幾希矣

我竭力耕　四句

單以首二句接上句者訛也紫引曰口說當云夫公明高以孝
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必不能若是其恝然不介懷以爲我但

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而已矣孝子之心正以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果何罪以致之此其所以怨慕耳又曰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作一氣讀下此與下句正是一反一正說正見得舜未嘗自以爲孝也若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則是自以爲孝孝子之心初不若是恝曰我竭力耕田共於子職已盡矣蓋父母之不我愛我必有罪以致之而猶未知耳此是將首二句接上讀斷下二句又另說也折衷亦從此解沈幾先生文字亦如是言然玩本文語氣四句似是一直說去總串不若是恝之意故備旨曰恝

字與怨字對直貫至末則不得於首二句單接上文而下二句又另說起也存疑曰言在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不能若是恝然不介懷以爲我竭力耕田亦惟共爲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此說似合語氣翼註前說有曰我竭力耕田不過共爲子職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罪以致之但不知我罪伊何故呼天欲其啓予衷耳照註說是如此此與存疑合解後說曰恝使自謂我只竭力耕田共爲子職吾事畢矣若夫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亦且奈之何哉此正是恝然而無愁孝乎

之心不若是也說統亦有此說却與註中解於我何哉句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不合不可從也

父母使舜　拚之

以瞽瞍之慈立說者訛也明儒楊滂先生此題文字以瞽瞍之慈立說後來作者皆如是言謂天下有不孝之子必無不慈之父弟或有不恭其兄父未有不愛其子舜之免於難者瞽瞍有以生之也作者自以爲高識評者亦以爲定論而陋則覺爲迂譚耳蓋人性皆善則孝慈皆屬良知良能若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因失其性則天下既有不孝之子亦必有不慈之父何云

父無不愛其子者耶天下之父果無不愛其子則文王爲父而止於慈亦不足稱矣何以爲聖人之止至善耶且陳氏何以謂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耶且韓魏公之對宋英宗何以謂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耶雖天下之人孝者少而慈者多然瞽瞍却不得爲慈者也書曰父頑母嚚蔡先生註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心既不則德義亦必不慈其子可知矣且瞽瞍果有慈舜之心孟子何云父母之不我愛耶雖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而瞽瞍亦聽象之計矣故萬章言父母使之也蒙引曰即舜不告而娶一事亦可見瞽瞍果有殺舜之心何也丈

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瞽瞍乃不得與舜娶當時四岳舉舜舜年三十矣猶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父母之心何在謂非有殺舜之心不得矣盧齋之言可謂公論出字題文許虬先生以瞍之慈立說不若錢檟先生以舜之孝立說者爲確也姚君襄周評許君文曰將以慈字加之瞽瞍此方是大孝心事此方是人子之言隱謂自人子言之不可謂已之父母不慈自衆人論之不可謂天下無不慈之父母也仇先生評楊君文曰說得瞽瞍如此大慈亦是曲意周旋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即以此歸美其親亦未嘗不可

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忠臣存心如是孝子何獨不然噫萬章豈瞽瞍之子耶抑代萬章立言者豈瞽瞍之子耶瞽瞍是慈父則商紂亦仁君矣天王聖明此自文王說耳豈天下後世皆當周旋商紂不可謂其不仁耶噫誤矣不求合乎事情徒爲非常可喜之論似無庸耳

父母使舜　已與

以象必無殺舜之事立說者訛也大全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雙峰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翼註曰說者謂舜升聞在克諧之後必無不告而娶及焚廩浚井之事孟子眞知舜之心而事之有無姑置不論此見甚高此三說者皆言之有理然朱子曰萬章所言其有無固不可知則亦未嘗質言其無也而作者竟以必無此事立說豈學識能過於朱子耶且若必無此事孟子何必又辨其事之無而煩推論其心耶且八股者是代聖賢立言者也代聖賢立言須依聖賢口語萬章既述焚廩浚井之事爲問則爲此題文字須從萬章所引之事爲說而謂必無此事不與所問者有相背耶且孟子之所答者不

亦爲無因耶以此作論則可以此作八股則不可也前廢八股時作論者凡遇題目皆當反覆翻駁發明其所以然之理却只順題虛衍不加翻駁是以八股爲論也至作八股者不依口語自加翻駁不又以論爲八股耶文各有體似不可以若是其混也

不藏怒焉　二句

謂仁人有怒怨者訛也行遠集所選試牘有曰仁人之怒猶夫人之怒也人皆曰怒仁人曰非怒豈人情哉故仁人不必無怒即不必無怒於其弟乃其怒也依然吾弟也則非他人之怒而

弟之怒矣云云原評曰非不怒不怨而不藏怒不宿怨也此聖人所以爲人情之至也最得解作者閲者俱似說得有理識見亦高但恐不可以語於仁人之心耳此仁人雖是泛說却是踏指舜言舜大聖人也聖人之心自與常人不同故人曰怒聖人則不怒人曰怨聖人則不怨故爲人情之至耳若當時亦怒亦怨只後日不藏不宿則稍賢於常人者亦能之矣何足以爲聖人耶如浚井而出象往舜宮舜卽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此時寧有怒怨之心耶而何待於後日不藏不宿也蒙引曰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

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爲天子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由來也存疑亦取此說說統曰因後日爲天子不復追念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已耳翼註曰不藏怒不宿怨只是忘其怒怨非有怒怨但不藏宿也折衷曰不藏不宿直作無字看猶言可怒不怒而無怒之可藏可怨不怨而無怨之可宿非謂有怒有怨而但不藏不宿也諸書之解皆如是說者蓋以有怒於弟有怨於弟便非仁人之心也且定衡曰不藏不宿非有之而不藏宿蓋兄弟無可怒可怨之理只有親愛之理旣無可怒可怨之理則仁人又焉有怒之怨之之心耶謂大舜亦必怒怨於象是以聖人爲常人也而謂瞽瞍必欲保全乎舜則又以凶人爲善人矣此皆智者過之之說非確論也

丹朱之不　二句

謂二子非眞不肖者訛也黃蘊聲先生文字說二子皆非不肖寔有讓德之賢可比泰伯評者無不賛其議見之高讀者無不快其議論之闢自匪言之則覺不可從也孟子明言二子不肖矣而顧謂其皆賢也不與孟子相背哉孟子之言不肖者是明

民心不歸之故見其所以不有天下耳今云皆非不肖則民心何以不歸天下何以不有耶且朱均之不肖是對下文啓賢而言謂其亦非不肖而賢則與啓之賢也何以別乎且考之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蔡先生註云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又考之益稷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由尙書觀之則丹朱豈非不肖者乎丹朱爲人如此故稱爲不肖而商均亦以不肖稱之則其爲人亦可推矣黃先生

曰帝子皆賢以爲不肖者誣之也噫天下有誣人孟夫子哉又謂孟子稱二子之不肖者蓋謂其德稍不若堯舜而已不知不肖二字猶云無似耳猶云弗類耳是與賢字相反非謂不像其父母也故對天下之前輩尊者亦可自稱不肖今人於此二字皆見左了故於此二句書亦至誤解而謂丹朱不肖堯商均不肖舜耳誤解不肖二字則背了孟子之意而且無以處堯舜矣蓋子非無似弗類者流何必不與天下耶馬世奇先生管叔以殷畔文亦與此作同病也其曰向也子而攺父節今也子而復父佐代殷者非孝卽復殷者孝向也臣而殘其主今也臣而扶

孽主伐殷者非忠卽助殷者忠是以管叔爲忠且孝而以武周爲不孝不忠矣武周不孝不忠反誅管叔之忠且孝則何足以爲武王何足以爲周公將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及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者皆說不去矣翻案之文須於情理無礙乃可以訓如倪元璐先生子路慍見題文反嘉子路之義雖屬奇談卻爲正理斯爲有功世道人心文字黃先生與馬先生此二題義恐與藕公武王非聖人論同爲過奇失正之說矣是豈可以訓哉艾子評馬先生管叔以殷畔題文曰管叔一庸妄人耳疑周公則闇而無識黨殷則忘親事仇公以聖人之心待叔叔

以奸人之見度公當日目之爲蠢動可謂極肖乃謂爲周頑民殷忠臣貶武王護管叔得罪名敎不可不辨陞辨黃先生此題文者亦遵艾子之意耳

啓賢能敬　一句

說傳子卽傳賢者訛也陳大士文曰吾則謂禹無論益薦之時未嘗與子卽故立之後亦未嘗與子也與賢而已矣近文亦皆云與子卽與賢也評者皆以爲妙論卻似非題本旨首節以賢與子配說是分兩樣人言此句賢字只對上文不肖字耳意義原自不同且前旣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矣而此頗

云與子卽與賢也語意不相背耶此題文字笪君諱重光先生者得解故介眉先生評曰英闢之論又切照章旨無俗下傳子卽傳賢陋語也介眉先生自作亦無此弊徐果亭先生評之曰題只對照朱均爲其子之賢不肖句伏案尚未及傳天下意蓋禹只薦益未嘗欲傳子因啓賢而民自歸之上文甚明時文動云傳子卽傳賢絕非此處語意上下文俱礙矣此語作俑者不過偶爾借擊賢字不意遂爲此題濫觴也還題本位隱逗天字足正從來之誤仇先生亦評之曰說啓之賢正對上朱均不肖總欲跌出賢不肖皆天意耳非謂啟賢便當傳位也時文動云

傳于即傳賢不過因題中賢字巧作開合耳此文還題本位只
說故之賢並不及傳位一語處處隱逗天意捏題正旨豈非披
雲霧而見青天陛過觀此題文字方知評者之快心於合作也

耕者之所　一節

就重農說者訛也此題文字多拈重農立論否則將勸耕者與
勵在官者兩意互發耳不知此節是明祿足代耕之義與重農
意無干故仇先生評章君文曰題本發明代耕之義此從耕者
身上生出意議亦是另立一格文字介眉先生之評張君文亦
曰重農題外義也陳子龍先生作祖章大力之說從差祿代耕

上看出先王封建之用即寓於此又從封建之用看出學校井
田亦由於此此論尤爲迂濶故孫君若士評王綱先生文曰每
見作者於此多作封建井田解其義鉅甚而寔不精切此只發
明祿足代耕之義其議甚細而未嘗不關係鉅大也然若士有
曰農夫無祿而所食有自然之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則君卿大夫士其祿亦以是爲差矣况農夫有上中下五等則
天子班爵於天下班爵於國中五等六等之爵亦昉於此矣此
節語似淺微包義甚廣若士此說亦係推論之詞非孟子意也
此節題文如上尚所述者皆屬浮談無關本旨介眉先生有評

曰代耕之差所以明食不苟得勵庶人使勤於在官正意也推
而下之差在官以恤耕者且祿起農夫見封建井田相表裏客
意也泝而上之差在官以差君卿大夫見受祿不誣之義亦客
意也陳先生所言說盡此題從來之弊矣

仕非爲貧　一章

責備不行道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爲爲貧而仕者
言終爲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
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
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凛然懼其

爲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寘然不以爲耻而肎犯之陳
氏此說是責立朝者以行道也文字如此說者雖多却非孟子
本旨蒙引曰此章專爲當時有爲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
祿非爲貧之具也既是爲貧便自有爲貧者所安做底官豈可
苟哉此說是矣艾千子先生曰此章爲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庶
天下必不能用我而道不行只得爲貧祿仕而祿仕却不必言
高只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盡職無罪而已此篇全在末節着精
神惟其言高爲罪所以卑者只盡卑者之職惟其道不行爲耻
所以辭尊居卑章意總是歸結爲貧而仕本無責備立朝不行

道意艾子之言如此可謂得解辛未房書題有評曰此章自是重在爲貧觀末句可見矣何者有道可行乃君子也特椚其時之不可行故不立乎人之本朝以取耻耳若責當時卿大夫則彼又何道可行之有此更見得眞矣翼註曰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耻既云沮於時則雖有才德亦安能行其道耶時既不能行其道而責其道之不行焉不亦寃乎此題文字前之郝敬先生今之滄柱先生者能說得明確也

孔子嘗爲　一節

謂孔子不曠職者訛也嘗見此題文字多言孔子之爲委吏乘田位卑祿薄亦不敢曠其職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况居尊富者乎以此見立朝者不可不行其道也如此說若似非孟子所引之意翼註云孔子雖大聖而當道與時違之日若做大官便廹於不合則去之義而於貧終無濟矣玩本文而已矣三字其意葢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新說作亦不敢曠其職似高但於而已矣字不肖此說甚是

位卑而言　一節

平分兩意者訛也位卑而言高有罪則位卑者無言高之任此卑貧之所以可居也立朝而道不行爲耻則立朝者有行道之責此尊富之所以當辭也文平意串總見得爲貧者當辭尊富而居卑貧之意觀註徼語自明時文以上二句爲論小臣下二句爲論大臣者失其意矣

人無有不　二句

作人人皆善水水皆下者訛也告子言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者是各就一人而言非謂天下之人彼有善而此有不善也言水之無分於東西者是各就一水而言非言天下之水彼或流東而此或流西也告子言之者如此則孟子辨之者亦必如是

可知矣人無有不善言人之身只有善而無不善也水無有不下言水之流只就下而不就上也雖推之天下之人天下之水皆無有不善不下者而孟子之意却是對告子就一人一水言之不是統論天下之衆人衆水也定衡解首節曰善不善作一人看分字從善惡相對生也解次節云人無有不善二句只是言人性無惡水性無上不可言人人皆善水水皆下諸書之中惟此爲得解耳折衷曰凡謂之人其性一定是善决無有不善者似亦是如此說但云無有不三字是决辭不重同意似猶未會見得了徹葢不但不重同字原無同字之意也然而遍觀文

字未見有合其解者何耶
泥人字立說者訛也時文每曰言性不如言人如某君之文所謂言性而猶疑於純雜之或分言人而可悟以賢愚之一致者多矣不知上旣言人性矣此句言人卽是言性原無分別馬素修先生評崇禎江西墨曰言性不如言人通篇皆爲此意所誤不知天下儘有不善之人撇却性字何從見其無有不善韓慕廬先生亦評之曰上文明言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此二句不過作反詞以决之言下亦偶遺性字耳豈必脫去以爲高哉觀此二評其義明矣雖題問答曰今人開口便云吾與天下言性

不如與天下言人此語最害事天下人豈能皆善正在性見其無有不善耳若說言性不如言人性不在人之外耶時文如此者不少王君此言良然講書作文者泥其字句而不求其意理以致說錯者豈獨此章有是哉

今夫麰麥　二節

謂譬降才之同併此陷溺其心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時文多從此說雖於意理相符而於語次不合蒙引曰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益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蒙引此說甚合語次故說約亦取之也瞿孝春先生此題文字前後俱只說麰麥之同講末三句曰肥磽代其責則麰麥之同者自在也雨露分其愆則麰麥之同者又在也人事之不齊者任其失則麰麥之同者無不在也並不拈及陷溺二字若他文有照上文說者雖或許之曰緊照上文降才爾殊陷溺其心二句寫得花團錦簇如許却於蒙引之解有未協耳

萬鍾於我　一句

說無關於性分者訛也本註雖只言於我身無所增益未嘗明言其所以然然下節以鄉爲身死與宮室三者並提而論則萬鍾於我何加是言無關於身之生死耳故存疑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照行道弗受乞人弗屑說萬鍾於我何加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也翼註亦曰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則時文說到性分無關者似爲迂濶又有將萬鍾字與我字空空較說不就生死言之者亦覺浮泛

學問之道　一節

謂學問盡於求放心者訛也說統焦漪園曰求放心即是學問之道不是以學問去求放心也若云另有學問以去求放心便是騎驢覓驢此說差矣故湛甘泉嘗駁之曰學問所以求放心蓋覺其明去其蔽而放心自存是不求之求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若謂求放心即是學問之道是流於禪寂之歸而不自知其不可也大全蔡氏曰或者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竝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其說

是也艾千子曰此題作者皆病在學問之道只求放心便了詳孟子朱子之意乃是學問許多道理都是爲求放心語意毫釐千里又曰此題集註自明而人罕能體貼直切朱子曰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求放心即是求仁故學問之事非一端而其道只在此又曰若說學問止於求放心則無論其說墮於空寂即安得謂之學謂之問所以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求其放心而已歷觀艾子之說是非更可瞭然晚村曰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爲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爲得而已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滄柱先生曰先儒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所以求放心看得學問工夫最詳盡正說得學問本領最精要固知舍學問而求心舍求心而學問異學空虛俗學支離皆不得其道者也呂仇兩先生亦見得透說得確矣若文在所選張君文字與韓求仲先生所許皆說統焦公之見不可從也

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者訛也湯顯祖先生全章題文有曰使人之心果放而即求與則其心爲有主之心而用之學問其析

理必精是心與學問得則俱得者也使人之心果放而不求與則其心爲無主之心而用之學問其見理必粗是心與學問失則俱失者也如此詮說不合本旨故艾子評曰心爲有主之心而理精心爲無主之心而理粗是先求放心而後有學問與學問總爲求放心語意相遠也語類問求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乃知第二說已自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按語類之說則不可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明矣存疑曰此章所重只在求放心蓋仁人心也能求放心則仁

存而義亦在我所謂仁義不可勝用者是也故曰已矣言自此之外無他事也朱子小註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收斂此心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此說不是大註能求放心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及雖曰從事於學終不能有所發明似亦是小註意思存疑此說是矣然蒙引曰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其道在求放心也集註自明人或誤看耳至引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云云下學而上達也則益明矣或疑朱子口蓋能如是云云似有先求放心之說非也蓋學問以求放心爲要下學也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求放心則是下

學之事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則先求放心之說非矣蒙引之疏集註如此則蓋能如是以下殆明學問之道所以在求放心之故非說先求放心而後可學問與鄧以讚先生文曰學雖以致知爲明然皆其後也而惟求心寔爲之急學雖以力行爲先然皆其後也而惟求心寔爲之先此是將求心學問分作兩項了艾千子嘗駁之曰致知力行即求放心也果有先後乎若林泉山文曰須臾不愼已昏於氣而放焉不存矣學問之功正以去其昏而收其放使夫馳逐於千里之外者復歸於一腔之中幾微不察已蔽於欲而放焉不檢矣從事於學正以通其蔽而檢其放使夫縱逸於雜亂之途者復還於神明之舍此則說得諦當耳

專就靜存言者訛也翼註曰一念少懈即謂之放終食不違乃淺於求兼靜存動察言折衷曰靜時昏昧動時擾亂皆是放心存養使不放於靜省察使不放於動皆求放心也是書解俱兼動靜言矣丁樵先生文曰靜而知所求焉則心不放於靜矣蓋靜無主則昏昏即放也學問之道息有養瞬有存凡以潤其放使不馳於外耳動而知所求焉則不放於動矣蓋動無主則妄妄即放也學問之道言有教動有法凡以收其放使復還於我

耳不必逐物忘返而後謂之放處事一不得其當心不存也故或求之事物應酬之際皆學也皆所以求放心也不必屏絕事物而後謂之存酬酢萬變而不亂皆心之用也故或求之前言往行之間皆學也皆所以求放心也此文詮求放心甚是明確則有專言靜存如釋氏之入定坐禪者謬矣

不以仁言心者訛也大全雙峰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作理義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止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最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曰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

玩索涵養擴充克治非止一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爲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四個心字皆是指仁而言觀雙峰勉齋陳氏之說則此節心字不可不就仁而言之矣朱彝先生文字兼以仁義說心可謂得解故晚村評曰心

字從首節生來心即仁也故第三節註云上兼仁義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自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文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拾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此能兼統仁義立說直透本原非經生庸見所及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立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呂子此評所見甚精方韓先生文字亦就仁義而言故仇先生評曰求放心只是求其仁義之心方見吾儒本天與佛氏信心者

有別陸象山先生取孟子先立乎其大一句爲學問本領但其意却與孟子不同孟子此言從心之官則思說來其所謂思則得之者思得其理也言心而性在其中象山則謂此心但存則理自明欲不假於思而理自出但認此心靈覺之體而不識天理自然之則此所以同於佛氏之信心而於學問精一之功終有缺也仇先生之說與晚村同俱合雙峰勉齋陳氏之旨歷觀從前文字俱是空說求心不貼仁義故晚村於朱先生之說仁義處而曰白沙甘泉以來總無見及此者也徐健菴先生評此題文亦言之詳矣噫聖賢書理非得有學識之人正之其不流於異端之說者幾希豈獨紫陽爲功臣哉

乃孔子則　二句

以微罪屬孔子說者固訛以二句俱爲曲全君相者亦訛也蒙引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謂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其用意欲使人咎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微有罪也非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爲不欲顯君相之失以爲用意忠厚也然雖細故亦有故也故又曰不欲爲無故而苟去存疑曰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膰肉上見得蓋膰肉小節聖人乃以是去不爲無罪是在聖人有微罪也然雖小事在魯君亦不是亦

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蒙引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已
也下句苟去字重其失在人也微罪從前俱作君相說惟蒙引
作孔子說最說得好當從是蒙引存疑俱以微罪屬孔子說矣
王思任先生文曰君恩亦重何爭於一膰而遽違之不幾於瑣
瑣乎而是瑣瑣者雖敬愛之切微有罪焉而孔子正欲被此以
行也此身既行何爭於一冕而不脫之不幾於悻悻乎而是悻
悻者雖忠憤之餘微有罪焉而孔子正欲持此以行也此文是
王蒙存之解然歷思之君子去就必自處於無過之地豈可自
帶微罪耶且禮貌衰而去乃君子見幾之哲亦去就之一道也

其何罪之有耶既以為在罪又以為有故亦似矛盾故折衷曰
此說殊欠伶俐皆由不玩傳註而襲舊說故雖虛齋猶緣註舊
解殊不可曉也則以微罪屬孔子說確不可從矣然以下句亦
作曲全君相說者又非胡定先生文字過下句曰夫以微罪行
吾猶不得為無罪也孔子誠愛魯孰若以無故去耶不以此去
必欲以微罪及其君又何與此辨可謂明矣下句何容亦作曲
全君相說耶雖邵先生文曰有所諱而勉留固非其心之所樂
無所因而苟去終歉於迹之未融是以膰肉之不俟有司之無
禮也若無係於國事之非而禮貌之既衰吾行之有詞也寔足

以掩前事之失蓋自為肉為禮之言一出魯人不復以女樂之
愛而議君相之後矣如此云云似說得去然觀本文苟去二字
及註中又字則下句定就孔子自身說也故說統袁了凡曰註
所謂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其本意全在此然無故苟去又恐涉
於去就之不明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黍疑主意亦曰不
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則君相之失既掩於無形而在我之行
又託於有故此所以為至妙而不可識也胡定先生文字是從
此解破云大賢推聖人之去國有愛君之仁有潔巳之義焉講
上句云聲色荒政君之過大者也吾以是去則天下之人將以

是罪吾君矣是故隱忍於受女樂之日而復發於不致膰之時
使天下見吾去之迹而不及察其心庶吾君受其過之小而得
以辭其大君子之愛其君如此其至也講下句云進退之間君
子之所重也使吾無故而去則天下之議必集於我矣是故雖
不去於齊人之歸女樂而猶必待乎膰肉之不至使諸侯國不
得聞魯國之陋而吾亦有辭於天下庶吾身既不絕去國之義
而亦得以遠身於亂朝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分作兩意
可謂說得明白則俱作曲全君相者謬可知矣但以微罪作小
過說註無此解黍疑主意曰微字不可看作細微之微乃微顯

闡幽之徵作掩字看註所謂不欲顯其君相之失是也折衷亦
曰北虞邵先生云徵罪二字連說死說大不是玩註不欲顯竝
解欲徵字也君相之失正解罪字也惟不欲顯其君相之失故
不以女樂去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乃以膰肉行此何等簡明
斷定從之此解於註爲合較之以罪字加君相者覺爲有理許
應科先生文曰天下方緣是以議吾君而又因吾去以顯之吾
不忍也故可以去而不去必欲微君之罪而後行焉天下方緣
是以議吾相而又因吾去以顯之吾不忍也故不可留而且留
必欲微相之罪而後行焉如此詮發微字是照註不顯字說也

似亦可從丘兆麟王思任先生作亦然但丘以不苟去爲悟君
殊屬無謂王拈行字去字竝說謂但有行而無去者尤不可解
耳

五霸者三　一章

專罪五霸者訛也說統曰通章以王字竝案語意雖垂重傷今
然無王之罪却由五霸作偏當以五霸句作主腦蓋五霸假王
法以濟己私其實無王使後世僭竊不逞之徒遂有所借以藉
口故諸侯敢於犯禁大夫敢爲逢惡孟子追列其罪所以窮僭
竊者假借之端也此說不合孟子二平語意孟子生平雖嚴王

霸之辨而此章則兼論諸侯大夫之非不是辨王霸也嘗見刻
文有主專罪五霸者似不合解蓋五霸三王之罪人言五霸違
三王之法也違三王之法在於侵天子賞罰征討之權耳諸侯
五霸之罪人言諸侯犯五霸之禁也犯五霸之禁在於不行誅
不孝等事與侵天子賞罰征討之權不同大夫諸侯之罪人言
大夫逢諸侯之惡也逢諸侯之惡翼註云不出富强貨色之類
則併不止於犯五禁矣與侵賞罰征討之權者更何關耶孟子
是言此三様人各有所得罪處非以三王之法概律五霸諸侯
大夫也孟子平斷三様人罪而作者必欲大辟五霸末減諸侯

大夫則是孟子所斷之罪後人可以輕重而出入之耶吾恐五
霸有靈必不心服矣語云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歷謂
不善讀書者必不能讀律蓋君相律法皆本聖賢書理而制之
者也苟書理不明則律法罔識無論不克致君堯舜也即治民
聽訟安能據事原情因人定罪使曲直重輕各得其平耶

天子適諸　一節

不拈三王竝論者訛也此節重天子字蓋爲五霸不用天子之
命也然本旨是言三王之制以見五霸違之爲罪人耳故說約
講中起處必云彼三王之世後必云三王之制如此今作者徒

拈天子亞論而竟忘却三王然則是五霸者天子之罪人耶不可合矣前朝謝廷旌先生入其疆一段題文有云吾嘗上追三王而見王者之慶諸侯大都在巡狩入疆時哉是句已淸大旨國朝蔣君諱伊先生者起處亦云我思三王而知封建分其權巡狩合其勢也中云夏之五年一巡也遍方岳焉殷之六年一巡也省殷土焉周之十有二年一巡也大式序焉以三王分貼不徒混拈天子入其疆三句試牘開講云嘗觀古王者之世封建與井田盡相爲表裏者也挑比云三王盛時總奉天子之版章而敢有私擅者乎中比云夏后殷周之世地無不墾之土結

云乃知三代田賦之法不一其名大約不外井田而已逐處俱切三王發論與節末之語相符他文則拈天子而不及三王者多奚許者曾不置辨何耶

五霸桓公 一節

重天子之禁亞論者訛也註中雖云壹明天子之禁然此節是言桓公之霸能申其禁於諸侯以見今之諸侯之犯之者爲罪人耳前後文字多重天子之禁不重桓公之命則下文當曰今之諸侯天子之罪人矣何以言五霸耶上節宜重三王不拈三王而重天子已爲不合此節宜重五霸亦不拈五霸而重天子尤似不當各節繳語各有頭腦而作者自不察耳且天子之禁卽是天子之命而本文五命命字却是指桓公而言作者竟似說做天子之命則桓公之明其禁者安在耶

尊賢育才 二句

以有德單屬賢者訛也新安陳氏曰才者育之異於尊賢所以明貴德成化甲午黎君程文本此爲說蓋以育字爲輕於尊而將有德單貼賢者說矣然蒙引曰賢才皆有德者也才者於道固亦各有所得也陳氏之說非又曰按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德字亦該賢與能翼註曰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

育不分祿位折衷曰賢者德之成才者德之用尊之使在位育之使在職皆所以彰有德也觀諸書之解無有以德單屬賢者之說故錢吉士先生文詮上句曰賢非才可比也是抱德而處者也才雖未及乎賢也亦從德而發者也詮下句曰以爲德者人之表率可以風於有位故譽髦之彥與材藝之倫皆朝廷所造就而成而寵遇有殊栽成更篤云云是謂賢才皆爲有德尊之育之皆所以彰之也但別賢於才正所以進才於賢也二句又似糊塗耳

君子之事 一節

以過制殃民分貼當道志仁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事合理
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存疑曰當
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是終殃民之說俱是以當道志仁
分貼過制殃民也錢謙益先生文云違制非道也殃民非仁也
陳大士曰君不當道而事之所行者皆爲王者之所禁君不志
仁而念之所形者即爲殃民而不辭從來文字皆是如此分貼
矣然按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則分貼覺不可也蓋
仁者不爲是以其過制也不爲過制亦稱仁者則仁字亦兼就
過制而言不專就殃民言矣仁字既兼就過制而言則道字亦

兼就殃民而言也可知蒙引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爲以其非道也而乃係於仁以此一句究之則仁與道亦不全
判然爲二但上文之意則寔有兩段也說統姚承菴亦曰孟子
首說殃民就理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上去不得
總是一仁下文俱發明然且不可意而況於殺人以求之乎一
句又應轉殃民來總見其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臣爲之强戰
非君子事君之道也故說君子事君以終之觀蒙引說統之說
則不可分貼也明矣淺說講中徽云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非
分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爲過當矣豈君子事君之道乎

亦是總就過制殃民而分事與心也陸龍其先生文字入題云
今日者南陽之舉以事言之則非道也以心言之則非仁也總
出道字仁字此爲合解其挑比云君子以尊王守法爲學凡一
事不可質之先王者不敢爲也一念不可質之先王者不敢存
也此邊就過制言亦兼道仁說也君子以仁民育物爲懷行一
事焉必其有益於民生者也存一念焉必其有益於民生者也
此邊就殃民言亦兼道仁說也中比云一事或睽於道上之或
戾於王章下之貽禍於兆姓其過非細也對云一念或戾於仁
王制由是而隳爲民生由是而蹙焉其過非淺也以道與仁分

比猶必各兼過制殃民爲說後比分應批比亦俱兼道與仁言
之惟其見得明確故分說合說皆無遺漏如此此題文字當以
陸先生者爲正也至於側重當道謂能當道自可志仁與側重
志仁謂能志仁自可當道紛紛謬解更不必辨矣

夫苟好善　一節

作賢才輻輳者訛也嘗見爲此題者有言好善則賢才畢集有
可相助爲理者矣然觀本文告字只是進言非求用也翼註曰
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益廣故優於天下然不可說賢才輻
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此解甚確且下節訑訑註

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未嘗曰不嗜善人也翼註亦曰言彼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予既已知之矣雖有善言不能益我矣以此觀之則此節是說嘉言罔攸伏耳豈謂野無遺賢耶時文每云强者効其勇智慮者効其智聞識者効其謀俱似說做賢才輻輳輔佐有人一般非其解矣翼註曰善字廣不止强智聞識則來告以善者亦不必泥定三項說也存疑曰好善不作好人之强力智慮多聞識評其言是矣但又曰亦不是好善言善行只好人之有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此則是主用人之說不可從耳

舜發於畎　一章

單重聖賢者訛也嘗見此題文字有單重聖賢立論者艾千子曰此章書原以舜說諸聖賢爲主而人恒過二節特借其小者作証耳陞真知其解也翼註曰首二節聖賢由困而亨第三節推之常人第四節推之國家末節結之也折衷曰首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也第三節言中人由過而改也第四節言國家以逸豫而亾也末節則總上四節而决其成敗之機蓋以理斷之也合參曰首二節言聖賢之亨於困第三節言中人之成於困第四節言國家之保於困末節總結其成敗之理見生全出於憂患欲人於憂患中圖生而不必與俾乎安樂也歷觀書解何嘗有單重聖賢之意耶文在文閑所選文字魏允中蔡獻臣鄭振先三先生者俱是乎說可謂得肯綮之麟馮明玠兩先生者單重聖賢鄒破云聖賢所以體天者憂患而已馮破云天之所以生聖賢者憂患而已竟脫却中人國家是何理耶周鍾先生亦以當大任者立論允先生評曰天降大任必從艱難困苦中磨礪聖賢兩節反覆推明此意自重其常人之改過庸主之亾國特帶舉言之末句雖屬總承而策勵英雄使向憂患中尋生路前後仍自相應此評恐未確也至於後來文字不但單重聖賢而已或於上四節中說破末節或於第二節插入第三節於第三節插入第四節甚而於二節內竟驟及第四節於末節後只挽結首二節者比比皆是雖評者皆以爲巧自歷思之似覺失却步驟且不合語意耳

所以動心　二句

作一串說不分才德者訛也淺說講上句云而德於是乎益純矣講下句云而才於是乎益周矣分說才德其解確當蒙引亦曰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其所不能則欠了才一脚未週也嘗見此題文

字說大任之降非無所不能者不足以勝之而能是從心性所發動心忍性正是欲增益其所不能如是立說則又似欠了德一脚矣不知當大任者必才全德脩始能勝任豈可有一無二耶且所以二字總頂上五句來貫到下二句止言天必先困之如此者葢所以動忍其心性而增益其所不能耳若說動心忍性是欲增益其所不能則忍性之下增益之上要加所以二字接去矣語氣不亦贅乎故晚村許史先生文曰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側折葢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理固無害亦以所以二字原

是直貫不得於忍性下另作側折也

盡其心者　一章

單重心者訛單重性者亦訛也從來文字有單重心立論者如楊維斗先生作是也有單重性立論者如徐元敬先生作是也然以首節言之知性乃能盡心則不重心而重性矣以次節言之存心方能養性則不重性而重心矣故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由是言之則兩節之中心性互重不得單重心或單重性也至於末節殀壽不貳註謂知天之至蒙引曰該盡心知性修身以俟之註謂事天以終身蒙引曰該存心養性則心性二者平說到底安得有所偏重於其間耶

單重知天者訛也明儒葉秉敬先生文單指知天立論謂始終一知天焉其見偏矣觀外註朱子所云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及云智有不全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則知行工夫雖有先後而無重輕安得單以知天作貫

耶折衷曰此示人以為學之全功也首節是造其理之智次節是履其事之仁末節是智仁各造其極總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折衷全旨是會總註朱子之說為言能得一章大意而以知天貫者豈有合耶

將天字看作天地之天者訛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蒙引又疏之曰太虛即太極之謂虛者不雜於氣之名形而下者謂之氣則皆是寔物惟理則虛周子所以有無極之說謂太極者以其統乎二氣五行萬象而莫與對

焉者也即是太虛以其不雜乎氣者也朱子小註亦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先賢於此章天字俱是指理言之至於天地之天則是屬氣而非此章天字之謂矣時文於此章天字說做彼蒼者天於事天句說到郊壇對越不亦誤乎艾子評劉泓先生文曰如此方是知性之自天若如楊復所作則是知天地之天耳觀此評可知此章之天與天地之天不同矣此章天字即是天命之謂性底天字今人於彼此兩章皆誤解了故文字中有錯說者而世亦莫之辨也

知其性則　二句

將知天說在盡心後者訛也嘗見時文有曰既知其性則不但能盡其心而已又知天焉是將知天說在盡心之後非其理矣大全問盡心今既一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係屬係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滚事耶抑係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耶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蒙引曰知性知天是一時事盡心稍在後觀朱子虛齋之說則知天在於盡心之前矣晩村先生曰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盡其心故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晩村此解亦見得確也韓先生一節會墨承題云知性則心盡而天即在焉晩村評曰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此於語勢倒矣至於後股曰知極乎此覺陰陽名象之數皆爲形下之粗而吾心之精微者何若與對云知深乎此則高深隱顯之境皆爲大化之行而吾心之廣大者何若與此則得解矣故晩村評曰知天後倒繳盡心好也顧憲成先生一節文說知天云借曰天有未知則吾之知性亦揣摩億度之知耳於心不相涉也其奚以盡心也耶此其反掉首句處有理會也

存其心養　二句

以存養專爲靜時工夫者訛即謂存心兼動靜養性專屬動者亦訛也蒙引曰存養二字本該動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省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也但以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偏爲靜時工夫而存養二字未爲誤用若孟子存養二字本意省察已該其中今人自習舉業時誦箇存養省察字便以存養二字爲主靜言却以後來註脚中存養字來契勘孟子本文存養字此其所以誤也又曰存心兼動靜故養性亦兼動靜但養性於動上工夫居多故曰事事順理若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固亦須

有養也故曰息有養瞬有存若論靜時存心則寔該得養性爲全未有事也或問程子曰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可見靜時存心可該養性矣但孟子此處則當兼動靜說也蒙引之解可謂詳明存疑曰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工夫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尙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存疑之解如此則存心養性之俱可兼動靜者更說得有分曉矣

養其性 一句

以存心爲勉然養性爲自然者訛也熊次侯先生文曰性非心以處者也有天而無人其勢不可有爲以爲有爲之惡惡不可居有爲之善善亦不可居也於焉養之滋息久而有其自然自然久而有其充悅益至於求理而理無可求化氣而氣無可化而勿休日休也則可謂能養矣此文是將養字說到從容渾化上去雖無人不費爲精妙而細思孟子所言事天底道理似非如是說也註訓順而不害只是依其本然之意豈謂是如其自然耶故朱子小註曰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慶源輔氏曰性是寔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是存心養性事蒙引曰養其性只是於應接間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信而信每事順理而不逆以害之便是養性存疑曰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折衷曰養只是順其理而不逆以害之如靜養以全其未發之中動養以愼其已發之用皆是諸書之詮養字俱是用力保護以依其本然之意不知古今文字何以皆說到從容渾化上去也說到從容渾化上去於孟子所言

事天底道理有何關切耶如謂養字不可作用力字解則試思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及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底養字亦是從容渾化之說耶且養心莫善於寡欲章下言有存有不存者則養心卽是存心也存心旣可說養心則養性獨不可說存性耶中庸戒愼不睹三句註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此非養性之德於靜時耶而朱子亦用存字解之矣卽曰養字義須與存字說得有別亦不可以存心爲勉然養性爲自然也蓋存心卽所以養性靜存其心使天理之本然者不昧是養其性於靜也動存其心使天理之當然者不違是養其性於

動也存心養性是兩事盡存心既爲勉然養性又安得爲自然耶古今文字皆如此說雖從來未嘗有言其非者而只覺其不切本旨故獨辨之

所以立命　一句

命就殀壽說者訛也每見此題文字多以殀壽言蓋謂我能修身則必得其壽造物不能操其權或謂我能修身則雖死猶生氣數短長非所論如此說者皆非本旨註中命之短長命字是就氣言本文命字是就理言原不同也蒙引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是知行之至也蓋窮理而至於殀壽不貳則理之窮

者無所不至矣力行而至於修身以俟死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畀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故曰所以立命也以立命爲與下章莫非命字相同是並氣言者亦泥於殀壽之義而失其精意所在矣存疑曰此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天之命於我者至爲完備若有一理之未盡不能立得天命以殀壽動心而怠於自修便有欠缺不盡者矣命何由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爲善之心至死不懈此理之在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以立命又曰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爲一串事意方有歸

着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舊依小註作氣說今覺不是原來殀壽不貳這句不重只爲修身以俟之設謂不以是怠其自修耳若依舊說則是把殀壽當命看欲人去立之不惟與上知天事天不相照而其意亦淺矣觀蒙引存疑之解則命字不可就殀壽說也明矣人之所以多就殀壽說者蓋因下章外註所言耳然存疑嘗辨之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或曰如此則下章總註曰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如何可通曰上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重在立命上下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又是申明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意蓋人之或壽或殀莫非命也然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其正命耳以是爲發末句未盡之意有何不通蓋不必拘兩命字之同惟取其意之相貫也存疑之解詳明如此而時文仍多說錯者何耶

莫非命也　一章

將此章命字看做上章立命命字者訛也嘗見此章題文俱將命字做立命命字看了蓋因總註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一句而云然耳不知總註不如是說也蒙引曰此章與上章蓋一

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蓋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如此方為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夫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而上章末句未盡之意於此昭昭而無餘蘊矣又曰
上章大註一曰殀壽命之短長一曰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
以人為害之二命字分明不同又安得以下章之命字為承上
章立命字耶蓋下章命字以氣言與命之短長命字正同上章
命字以理言故曰全其天之所賦也此二命字既分則下章發
上章末句未盡之意者亦自了然而不在於命字之間矣彙解
曰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似不同矣然此章命字

即上章殀壽也命盡道而順受其正即修身以立命也故為發
上章末句未盡之意仇先生因此章所謂命以義理渾全者
言此章所謂命以氣數之不齊者言故兩者不同但朱子以為
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者蓋稟命雖有氣數不齊能循理而行
修身以俟則順受其正處亦即是立命之學矣觀蒙引存疑及
仇先生評語則時文之說命字者不可知其非耶

萬物皆備　一章

並拈誠仁二字立論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耳
是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
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存疑謂小註陳氏說誠仁當玩而說
約亦取此說故古今文字並拈誠仁二字立論者十人而九然
仁字是指所備之理而言故曰求仁誠字集註解作實字是人
實此所備之理非指理言也誠仁作對於意不協翼註曰此章
當以仁字提在首節蓋萬物皆備於我此仁體也誠即誠此仁
也恕即近此仁也此說甚是但翼註解誠字云誠只是實理自
然是將誠字看做死字指理說矣與集註解不合耳據愚所見
此題文字明之王肯堂有曰萬物皆備仁之體也反身而誠
仁之事也此從翼註之解為得其旨陳大士胡落嘉萬道吉三

先生作亦然今之鄭君諱燿然胡君諱作梅趙君諱廷璟者皆
是重仁字也仇先生評胡君文曰萬物皆備是仁體誠是實有
此仁而求仁不可不行恕此理極明確又極了當先輩陳大士
主此近來無人拈出今得巨臺劈山手眞覺豁若天開是仇先
生亦從翼註之解矣介眉先生評恭先王君文曰萬物皆備此
仁體也誠字只作實字看不與仁字對註亦云體之而實語氣
未嘗與仁並重也此作文格甚老但誠仁並提並收似反多飾
目此評亦確又有單拈誠字立論者是從蒙引反身而誠誠者
也強恕而行誠之之方也之說耳然末節言求仁不言求誠則

不如括仁字者之爲當也至有或括誠仁恕三字或括誠恕二字甚而或括我誠仁三字者皆不足辨矣

夫君子所　一節

專就王德說者訛也遍觀庚子福建壬子江南鄉墨俱以此節比上節推深一層謂上節屬民風此節屬王德此節乃致上節之本領也然蒙引曰此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存疑曰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所過者化一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而贊其德業之大也

蒙引之說如此則此節雖說到君子身上仍是就業言之非又推原於德也晚村先生亦曰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王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辯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卻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朱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卻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觀晚村之言則鄉墨之就王德說者差矣

夫君子　三字

將君子與王者看作兩樣者訛也鄉墨中俱云就功業之及於民而言則謂之王者就道德之存於已而言則謂之君子是將君子與王者看作兩樣矣不知君子卽是王者與左傳中一人而稱以數名者一般原無分別看作兩樣如鄉墨所云既屬無謂且於語氣不符章素文先生曰上節言王者此節言君子稍一點明未爲不是然云不名王者而名君子且云如此則爲王者如此則爲君子孟子口中自作註疏有乖理體多矣其說是也

所過者化　二句

以過化存神分貼德業者訛也蒙引以德貼存神業貼過化不知化是物從而化神則化之速耳俱就王民上說何得分而爲二耶又有竟作君子之神化者尤爲誤矣

人之所不　一節

說壞學慮者訛也此題文字有言學慮害其良能之知者不知天下之事必學而後能必慮而後知學慮工夫原不可廢孟子所云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是指愛敬之良而言耳所謂赤子之心是也若擴充其良心如大人之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猶必有資於學慮矣苟廢學慮而欲專求其良則是陸象山王陽明

之學流於狂禪邪教矣豈孟子所言之指耶翼註曰論吾人用
功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
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
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此解是也晚村先生曰只為當
時不明仁義之寔反以為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為
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
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文能補出學慮真有
功吾道之言足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武曹先生曰人性本
善而所以盡其性者正自有學慮工夫在㽘凡博學審問慎思

明辯篤行等項皆學而能慮而知之事也若說知能之良專在
不學不慮反足害良知良能則非吾儒之學矣王敬齋論文曰
只言人心本然之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非謂學慮反欲
丧失其心不若不學慮之知能為善也孟子只為當時人以仁
義為外鑠故特將自有之良心微微指點非以知能之良專在
不學不慮也此處看差便直錯到底矣諸公之評如此則說壞
學慮者非也金居敬先生鄉墨曰使由此能而充之以學則可
以為無所不能之人乃有此能而不充之以學亦斷不得曰之
人也無良能也云云甚說得好陶先生者其中雖有語病而曰

自有此能而益之以學一以驗其能之所已及一以擴其能之
所未及是凡所謂學而能者乃以學其所不學而能者也此說
學慮字却精故喜曾先生評曰此章大旨只是性善註脚非打
落學慮為姚江開山非推崇知能為宗門助瀾學即學其良能
慮即慮其良知至理名言矢口而得也又有將學慮說到俗學
上去因以為有害於良能良知者則誠如王敬齋論文云章句
捲撦原算不得學也孟子只說知能之良不待學慮耳何必說
到學慮不求知能之良者耶

親親仁也　二句

以無所不愛為仁無所不敬為義者訛也存疑曰仁義性也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言孝弟是人性也折衷曰末節上二句指孝
弟為仁義言孩提之親親乃吾性之仁稍長之敬長乃吾性之
義親存疑折衷之解則仁即就親親言義即就敬長言蓋親親
亦是仁敬長亦是義也周君兼三曰仁義何止親親敬長就人
心之同然者言見得親親敬長即是仁義耳此說得是此章之
意與有子所謂孝弟為仁之本及孟子前云仁之寔事親義之
寔從兄意思大不相同明文有曰仁者蓋將撫一世而立達焉
是何經綸哉第使盡依孩提之愛以為愛而經綸天下固已秩

如矣義者蓋將主一世而化裁焉是何宰制哉苐使盡依稍長之敬以爲敬而宰制天下固已截如矣及清文曰由一念之知愛而推之無不愛是卽仁之所由出也由一念之知敬而推之無不敬是卽義之所由著也皆於匙解似見左矣明文瞿昆湖者曰於親親也可以觀仁蓋率其自然之愛而仁卽存焉者也於敬長也可以觀義蓋率其自然之敬而義卽存焉者也此方說得不差淸文張君諱晳先生者曰吾有親而吾親之必非强而致也亦非外爲飾也固有所不忍於中者矣不忍不爲吾愛倂不忍偶戮吾愛肫然而獨摯謂非仁之名所由立乎吾有長而

吾敬之必非勉而能也亦非襲而取也固有所不敢於內者矣不敢不盡吾敬倂不敢槪施吾敬秩然而咸宜非謂義之名所自定乎此更說得明白矣此題書理易涉謬誤故並述其文之是非者以爲証也

達之天下　一句

作擴充說者訛也大全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爲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卽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節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猶言達乎也與達道達德字同此說甚當存疑曰無他達之天下依註是明孝弟所以爲仁義處蓋性者人之公理也孝弟達之天下而無不同所以爲仁義也說統曰達字卽無不知三字看出不作擴充說折衷曰夫親親敬長一人之私情也仁義天下之公理也以一人之私情而遂謂之天下之公理無他以孩提之親親稍長之敬兄達之天下而皆然耳蓋惟天下無不愛其親此愛親之所以爲仁惟天下無不敬其兄此敬長之所以爲義諸書之解如此則作擴充說者謬矣藴紫溪曰達之二字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卽此一念之愛而達之於無所不愛斯爲仁矣卽此一念之敬而達之於無所不敬斯爲義矣此說勿從瞿昆湖先生文曰是非小吾

仁也親吾親而達之天下無不親其親則公愛也而非一人之私愛也此其所以爲仁也亦非小吾義也敬吾長而達之天下無不敬其長則公敬也而非一人之私敬也此其所以爲義也此文能合其解郝敬先生者曰一人愛一人不愛亦人生以後之客情耳不得謂之良而可謂之仁乎一人敬一人不敬亦人生以後之私情耳不得謂之良而可謂之義乎蓋論仁義之本來若不以理私一人自大公於天下故論仁義之眞體惟其無間於天下乃謂之仁義此更說得仁義爲天下之公理意思出矣若王君諱肯堂先生者曰仁無不愛而獨吾親者一體而兩

分故未離襁褓則怙恃之恩攛篤雖以育一世胥此出焉通天
下無異道矣義無不敬而獨吾兄者同氣而異身故未出庭闈
則恭讓之恩獨切雖以正一世胥此出焉通天下無別理矣此
則蘊紫溪之說也後來文字如此說者亦多總由看錯上文仁
義二字耳蓋以無所不愛無所不敬爲仁義故須說由愛親敬
長而擴充之也此處不可不辯

及其聞一　四句

徒就心中感通說者誤也蒙引曰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
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事此是若決江河處

按蒙引此解是就心中感通說也遍觀此章房書試牘及戊子
浙江本段墨文大約皆主此解立論然蒙引又引所謂其應甚
速非止與聲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爲善
也味沛然莫之能禦也意斷斷乎其然也之解而曰按此定說
也則前解不猶未當耶存疑曰善言一聞心就通悟而用其言
之善善行一見心就通悟而用其行之善其曰用其言之善用
其行之善則非止就心中感通說矣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又
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與此
章寔互相發蓋舜之心寔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

觸吾心之善卽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是舜之所以爲
大與其曰勇於從之非已見諸行事耶就約卽纂此作講亘有
見也錢世熹先生曰聞善言必聽善言見善行必趨善行蓋仍
是樂取諸人意也江河莫禦解本如是非止胸中源源浩浩而
已爲解皆模糊錢先生之言是矣韓求仲所選此題文字惟蕪
溶先生者曰觸斯應應斯疾有不覺其舍己從人之若此矣感
斯通通斯速有不覺其取人爲善之若此矣能就舍己從人取
人爲善寔說其應甚速之意餘則皆屬影响之談不得寔理
不貼居深山時說者誤也麟士先生曰及其一轉甚捷蓋始終

皆指歷山時也故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但此不兼登庸以後說此解是也或謂深山之中安有善言善
行不知既有斯人卽有善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非野人
耶戊午浙江陳君墨曰非必如賡贊之嘉謨足光謨典也卽此
深山中野人子言依孝弟言依悌以自遂其天性之敷陳而舜
聞之則以爲善言矣非必如神聖之奇烈足高千古也卽此深
山中野人爲子行孝爲弟行悌以偶合於陳常之率履而舜見
之則以爲善行矣由此文觀之則善言善行可就深山說也曉
村先生曰深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無聞見時渾然景象

耳俗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湲山比較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湲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此亦言之有理然據㞊言之雖不可謂舜之取善只居湲山如此而孟子口中却是就居湲山之時而言蓋舜之居湲山句原直貫通節也何得說到登庸以後耶仇先生曰通節俱就湲山說自不須推到後來爲帝時事時文概云不必帝廷之授受怛降之拜颺明是貼住湲山說矣而下面却又涉明目達聰敷奏明試豈不自相矛盾此則說得是耳

謂舜之莫禦由於居游無異者訛也㞊烜訂有一說曰舜之所

以莫禦全在前半節惟其寂然不動所以感而遂通使先有一善便兩善相距矣嘗見時文亦有如是說者而却非也蓋玩及其二字則此四句是從上文轉下不是直接語氣此與吾與回言章一般故羽皇先生曰此節與不違如愚亦足以發同意又曰添一意義如論語章俗解以如愚故不愚者遂入惡境也且觀註中聖人之心數句則舜之所以莫禦者是由於聖心虛靈萬理備具也與木石居三句只言舜之未聞見時其迹固如是耳非言其心之虛靈也仇先生曰靜虛在聖心不在境遇時文每從湲山看出靜虛豈登庸受禪以後遂無靜虛乎此辨可謂明矣註云渾然之中萬理備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者是言以舜之善遇人之善兩善相契故感而遂通耳而曰先有一善便兩善相距然則舜心惟無善也反能應之甚速耶將聖人之心亦爲枯木死灰矣散君諱維藩先生文曰寂然之時心亦與之俱寂矣然正惟能寂者與爲能通也正惟二字不合及其語氣是涉俗說對云淡然之日性亦與之俱淡矣而孰知能淡者與爲能應也孰知二字斯於語氣有合耳於此不明則將以聖人虛靈之心同於禿丁寂滅之念矣其可乎哉故辨之

而王天下　一句

就勢分言者訛也䝉解曰旣曰王天下便是王道之成非不足樂也但不在此三樂之數耳不可把王天下只作勢分看此說甚是翼註曰王天下只就勢分言未說王道之成折衷曰王天下亦是得位以有天下意未說到王道之成存疑亦如是說明文俱從其解㞊却覺爲不然蓋以勢分言之是君子亦以得位爲樂也則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者何以稱耶鄙夫章外註有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卽孔子所謂鄙夫也此君子三樂所謂道

德也王天下所謂功名也苦以王天下就勢分言則所謂富貴也樂富貴者乃鄙夫耳豈足以言君子而與所謂三樂較量其與存之數耶且下章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正王天下事也而曰君子樂之則君子固亦樂及於王天下矣故廣炬訂云不與存云者亦不是輕天下猶云不必在此耳不然便碍君子樂之句也然下章不徒曰中天下而立必又曰定四海之民則王天下是就王道之成而言可知下章既有確証復何疑爲存疑曰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

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不知不愧不怍是就君子自身各事言之與王天下之專於及人者不同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是一時事英才樂育註云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則是萬世事也吳因之先生全章文字講末節曰三樂在萬世而王則一時也一時有限而萬世無窮則王天下不若英才樂育之爲公其說是矣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堯舜之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由是以觀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者其樂遂不讓夫英才樂育耶書解文字雖俱以勢分言據陛思之則覺囊解之說爲確耳

菽粟如水　二句

不照無弗與意說者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蒙引曰此仁字只是禮義常心如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而不慳吝便是仁也亦以愛言新安蒙引之解是照無弗與意說也而存疑曰新安蒙引俱以仁爲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蓋緣上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說來依愚見只是

有恒產有恒心意說約亦曰陳新安說仁字謂推有餘補不足不至於慳吝不仁是本欲貼求無弗與之意但孟子語意所該自廣不如是拘也則新安蒙引之解似不可從矣然陛思之孟子之意若非就有無相通上說則於民可使富財不可勝用之後便說菽粟至足民無不仁可也何必說及水火耶即以水火之多形容菽粟之足可也何必說及昏暮之求無弗與耶即以求無弗與見水火之足可也又何必說及民非水火不生活耶言水火爲民所急反不愛者以多之故則此一段是爲菽粟如水火二句張本可知也上既爲下張本則下亦宜與上合意恭

敖主意曰仁字以有無相通言正與昏暮叩水火無弗與者相應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生自然相通相濟亦如水火之不復吝惜矣此與新安蒙引之解相符能得其旨至於註中尹氏所言卽說有無相通未嘗不可合也蓋前章所謂無恒產則無恒心者尙不爲有無相通而言然有無相通亦是孝友睦婣任恤之事不可謂非禮義之常心也呂先生評辛丑首二節會墨有曰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卽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

字說也評聖人治天下四句文曰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仇先生評聖人二句文亦曰據大全陳氏謂當以推有餘補不足爲仁恰與上文求水火無弗與相應徒作富而後敎之說尙隔一層體味本文獨切章旨視農桑禮樂井田學校王道門面語者迥別矣王敬齋論文評壬戌聖人四句會墨曰此章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有無相通處看出非如聖人敎化漸摩之仁也須淺看要說得渾成爲妙蓋章旨只重富民以王道莫大乎養民也仁是富民之效說不得便是敎若謂是敎必先養養卽是敎皆是夢話矣覩諸公評語則照無弗與意並說乃爲當也

饑者甘食　一章

拈貧賤字說心害者訛也註中雖有貧賤字孟子却只說饑渴也人心亦皆有害卽承上句饑渴說來故下一亦字耳觀下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句可見說約曰集註以貧賤配講其理自是但於本文仍爲添設按淺說云饑渴就當貧賤字看卽可不必添設矣前章養其小者爲小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飲

食之於學問大矣又何必貧賤云云哉由說約之言觀之則饑渴字亦可以言心明矣文閑文在所選此題明文不一董思白先生者拈貧賤字說雖依註語不合題面而楊君戴君胡君三作俱就饑渴而言則有見也國朝趙君諱炳先生次節文亦不說出貧賤字仇先生評之曰寔拈饑渴之害講與前章飲食之人無有失也語意相參又曰饑渴亦貧賤中事單言饑渴似可包得貧賤陳紫峰嘗主是解此文不添設貧賤只就題還題意自融貫固非與集註相背也趙君文字與仇先生評語皆當近來徐君諱樹庸先生作亦就饑渴立說不拈貧賤字也

其君用之　四句

以兩則字作卽字看者訛也善人敎民七年始可卽戎爲邦百年始可去殺如有王者亦必世而後仁仲尼之徒言酬知者皆以三年爲斷孔子自程其效亦曰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孟子言師文王者嘗曰五年七年而後爲政於天下其曰以齊王由反手者蓋言不必如文王之百年耳歷覽前言居位行政得君輔治者皆必遲之又久如此則使其君用孟子之言其子弟從孟子之敎遂能一朝奏績耶恐無是事亦無是理也嘗見時賢爲此題文言速效者十人而九有評語曰兩則字有見效甚速意不知則字乃承上起下之詞耳與卽字原不同義何謂見效甚速耶時文於四書中遇則字便誤解作卽字者甚多不獨此章然也且則字之誤解者不獨以爲卽字而已上論則寡尤則寡悔兩則字人皆解作難辭謂必如是用功而後始寡尤悔也下論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兩則字人又解作緩辭謂必旣優而後可學可仕也此於則字之義皆爲誤解同一則字或作難而緩或作易而速俱不合於承上起下之詞誤解則字之義則數章書理俱至說錯誰謂字義可不辨耶而四書中之字義爲人所誤解者又不獨在則字已也偶於此字辨之耳

桃應問曰　一章

就權變立論者訛也總註云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按此數語是一章定案一章大旨故存疑曰其說最是最精學者只當看此不容致疑不容別議也蒙引曰桃應此問孟子當時只應答云若舜爲天子瞽瞍必無殺人之事也只此一語亦足折倒桃應之問而不復庸費一詞也匯謂舜爲天子不使瞽殺人此不消說孟子因桃應之問卽推聖賢之用心者以明爲臣爲子之道耳雖無其事何必不論其理耶蒙引又曰皐陶舜臣子乃至恐執舜之父而戮之於心安乎匯謂戮君之父心固不安矣而殺人者不抵法使死者有恨黃泉心又可安耶黃蘊軒先生文曰以一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事非所施於上古其說似是蒙引又曰非惟不能安其勢必至使舜竊負以逃而一時天地神人皆無所主矣權其輕重於義得乎匯謂當時聖賢衆矣豈舜一逃遂無可爲天地神人之主者耶卽如禹也舜後晉遜之以位豈不可爲天子於當時耶蒙引又曰爲人臣而執其君之父雖曰以法其亦可以爲訓乎而八議之法舜與皐陶獨不可以義起乎匯謂爲人臣者固當尊君然爲人

臣者亦當盡職皐陶居士師之職守士師之法何不可訓之有至於八議昉自周禮當時未嘗有其制也惟知殺人者抵耳故黃元會先生文有曰五刑必即天倫而原之以父子權之以君臣者三代以下法也皐所受無之也八議先於親貴而士官不能讞廷理不即决者三代以降法也皐所受無之也畢君諱世持先生之文亦有曰覺議貴之典猶起於衰世而不可從矣蒙引又曰君父一也皐陶視舜猶父其視舜之父則祖也如何以孫執祖而廹其父於逃乎𡌛謂孫無執父之條士師則掌殺人之律所處不同不可以彼例此也蒙引又曰皐陶君斷然要執

之舜既不得而禁之亦安得而竊負以逃乎不知折衷嘗曰逃是逃之於皐陶未執之先也逃於未執之先則皐陶固不及阻舜矣歷觀蒙引之言俱似不得其理故存疑曰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係其說全無味了王守溪楊維斗黃陶庵及沈受祺胥起宗諸先生文字俱照本註發揮並不及於蒙引之說眞有見也艾千子曰作此題一切紛紛穿鑿皆可廢惟天理人情父子君臣不易至當之則便是斷案耳其見甚是然其自作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曰惟爲天子者舜可以使士師執天子之父然則天子非

舜殺人之父遂不得而執耶誠如是也皐陶又何足爲直臣矣又曰向也南河之南朝覲者歸焉訟獄謳歌者歸焉今且相率之海濱也舜必以天子故悉辭天下天下斷不以瞍之故棄舜在皐陶以執示天下有法以逃而不問示天下有父以天下不忘舜而以九官十二牧造海濱而請焉示天下有君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瞍全舜全而皐陶之法亦全可使士師不以執法之故而令天下無聖君也此其爲說亦覺不然仇先生嘗駁之曰陶執法舜竊逃不以天下害公法也亦推論情理之極致當如此耳若說既逃之後皐陶又與諸臣同至海濱請復踐

位何前倨而後恭耶愚意臣民不能釋舜在士師惟有辭士師之職以明始終守法此兩全之法也觀仇先生所言則知皐陶請舜之說非矣𡌛謂無論皐陶無容復請舜也即使臣民請之而舜亦未必肯就也畢先生之文有曰天下或以舜故而不恐遁者其父舜必不能以殺人者之子而仍爲天下君舜能使瞍不至殺人以干士師之法必不能使瞍殺人而猶居然爲天子父此論可謂確矣且遵海濱而處是孟子設言其地耳若舜之竊而逃必不使人得知其處也與南河之避似不同矣皐陶與諸臣又何由造而請耶如舜可得而請則瞍亦可得而獲設使

臯陶執法䐢猶不免於死舜又何必多此一逃耶又有疑舜可逃臯陶亦可追者不知未逃之先不得不執旣逃之後可以不追故畢先生之文有曰臯能陰縱舜於蔽屣天下之後不能顯弛法於方爲天子之先也如明儒孫一沚先生竊負而逃二句題文有曰天下人必有以諒之若將曰彼誠竊而逃耳不逃無免也是法以逃而愈顯也由是言之則舜已逃而士師之法不廢矣臯陶又何必追耶且天子欲全其親至於肯棄天下可謂孝之至矣猶必欲追而執之使其親不得全焉此豈近於人情哉臯陶雖直必不能如是之刻也況以舜之太智焚廩能下浚

井能出而竊負之逃豈使臯陶得追之耶爲此說者蔽如仇先生所言自生葛藤輾轉多事也至謂士師之法海濱可到若法不到海濱則有以容天下之奸人啟天下之邪心者尤覺爲迂濶矣熊鍾陵先生文曰執是以論臣必不能行之於君子必不能行之於父反是以勸臣不如是設心無以爲臣子不如是設心無以爲子此又是謂不必有執與逃之事不可無執與逃之心也又有文曰士必可執天子父非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謂天子必不能出其親於法亦非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執與逃叅事之必無也苐通乎舜與臯陶之心卽可知凡事君父者之心各成其是以自安而不必過用其委曲謂士果可據其法以凌天子君何利有其臣謂天子果廹於士而棄天下父何賴有其子執與逃亦理之所難拘也苐通乎舜與臯陶事君事父之心卽可推凡處倫常者之心要無所苟以自私而因能各適於權衡如此所云是謂只論其心不但無其事且難拘其理也自愚思之惟有是理因有是心旣有是心卽有是事豈理之不可行事之不能行者而臯陶與舜肯虛設其心耶豈理之不可行事之不能行者而孟子必虛論舜與臯陶之用心耶故陶庵結云嗚呼仁義充塞久矣世乃以孟子爲戲論也仇先生評熊鍾

陵文曰孟子辨難及此是天理人情究極之論所爲仁至義盡者也儒者習見衰世事反以聖賢爲權說殊失正旨矣得此洵足羽儀名敎仇先生之評則善而熊先生之文似非如是說也雖大全朱子所引李先生之言及存疑翼註折衷諸書皆云只論聖賢之心未暇論及權變上去然亦後人推原之詞耳若孟子口中未嘗有權變語其心中亦不必有權變意也作文者何必論及於權變耶艾千子又有言曰存執之之說刑官可以不撓於天子存逃之之說天下後世必無有因利而遺其親者皆立敎名言也觀艾子之說則孟子所答爲有功於世道之論不

丁不爲發明矣雖八辟之議周公亦體聖賢之心而制之者然孟子所答是據理也周公所制是原情也此與孔子不喪出母朱子却又制爲期年之服一般朱子於中庸武王末受命節論喪之禮有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公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立爲定制更不可易則八辟之議亦猶是耳故後世皆遵之而孟子所答却是就舜與皐陶之時論皐陶與舜之心故不及於周公之制也則作文者亦據孟子之說爲言可矣即欲論及權變亦只空於題後補出耳何必以此作正論耶據歷所見此章文字前則黃楊兩先生者爲上王沈冒三先生

者次之後之畢先生王君諱含真金君諱式玉董君諱之燧者亦當數公文字雖高下不等要皆能發本義不雜旁意其餘則爲蒙引所惑者多矣噫以仁至義盡之公論蔽於衰世衆人之私心聖賢道理何由明於天下後世耶無怪乎今之處事者惟知有權術而不知有情理也故歷引其說而詳辨之

舜爲天子　一節

以如之何句作兼問舜與皐陶者訛也瞽瞍殺人雖繫承舜爲天子說來則如之何之問却只問皐陶耳觀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句可見至然則如之何句方是問舜故文室有許曰題勢上截說皐陶下截說舜自是分明也黃蘊聲與楊維斗先生文字俱以皐陶與舜作對黃講此節曰夫愛親莫如舜執法莫如皐陶而適有殺人之瞽瞍介其間爲皐陶者不亦難乎對云執法莫如皐陶愛親莫如舜適有應執之瞽瞍介其間爲舜者不亦難乎楊講此節曰舜爲天子而其臣有皐陶者爲之士値有瞽瞍殺人之事爲皐陶者則如之何執法則妨君議貴則妨法此亦爲臣甚難處之事也對云皐方執瞍而以子若舜者爲天子又不得禁其臣之執爲舜者則如之何廢法又不可庇親又不能此亦爲子甚難處之事也二公之文於此一節只作單問皐

陶爲得其解後來作者爲一節題與舜爲天子二句者多以舜與皐陶並說到底不俱欠分曉耶

形色天性　一句

就論性立說者訛也遍觀此題文字破題或云大賢即形以明性或云即性而質言之起講或云今天下盡性之難其人則皆言性太遠之過也或云且學者競言性矣乃言性而必於無形者求之此性之所以不明也入題或云今天下言性者日紛矣或云今夫人盡有性也抑知性之爲性何如者挑比或云溯性於皐降之初其爲理固甚微也然正惟微也而羣焉疑之抑思

載此理者何憑乎與吾身而皆來必無離吾身而別彰之美或云第屬之以天命乘之以民彝而異同之說得以參焉者以是爲不可見也若予以可見之寔當不能復置異同矣如此說者十人而九俱是就論性立說從性推出形來謂性不外於形耳暨玩孟子語意似覺不然蓋爲人之負形者不知有性故不盡性無以踐形而言之是論形非論性也是從形推出性來非從性推出形來也是謂形寔有其性非謂性不外於形也許君諱孫荃先生文曰夫人孰不有形色乎乃有忽焉而不求者亦曰此器之粗者耳而不知器之所存卽爲理之所寄則靜考當體

可悟帝錫有各正之原顧君諱魯先生者曰今天下莫不有形色焉而抑知形色爲何如乎誕畀之質夫人而共具之矣然在人具之而爲質者在天畀之而爲理意必有立乎其先者爲我躬自足之量林君諱洪烈先生者曰吾茲爲有形有色者思之認生之初塊然無知者形色耳然手胡然而持足胡然而行耳胡然而聽目胡然而視此必有宰於其中者矣如此說來方合語意從天性逆出形色者固爲非矣卽將形色天性並提如云今天下有所謂形色焉有所謂天性焉與云今人孰不有形色哉亦孰不有天性哉猶於語意不合也

惟聖人然　一句

謂聖人不過踐形者譌也說約曰惟字然後可以字有不如聖人卽不可以爲人底意思勉勵警切非徒爲聖人贊也若云聖人也不過是踐形非於人有加此餘論耳非正緊語意其解甚是盛珍示先生曰以踐形歸聖人本意却在人人有形可踐聖人亦不過踐形此說非也曉村曰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惟不能踐也今人做末句輒云聖人亦不過踐形則重看形色輕言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介眉先生曰形色中有天性故須寔踐其形踐形

卽盡性也則仍重性不重形若謂天性不過此形色故不言盡性只言踐形則似重形不重性不特說近於粗亦非孟子立言本旨矣又曰重在性者爲徇形縱慾者言也重在形者爲遺形守寂者言也孟子時二氏之敎未興其意只恐人徇形忘返故以天性儆之未嘗慮到空寂一路且能卽形認性自復其天卽空寂之見亦不攻而自破矣故此題只以重性一邊爲正旨仇先生曰衆人不能踐形由氣拘物蔽二者耳聖人能盡性故能踐形然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者使人知七尺之軀非虛生於人世若不克盡其理便有負此形矣觀諸先生之評則時文所云

人卽謂性有弗全不能謂形有弗全形色既卽天性天下岦無不踐之形矣自古有盡性之說未及主踐形之說聖人不過踐形天下岦無不及聖人之人矣及云責人以盡性或猶諉於性之難能而責人以踐形斷不得謂形之不備以盡性歸聖人聖猶超乎人之外而以踐形歸聖人聖猶不離人之中者皆似不切本旨萬道吉先生作末云大賢而下中人之倫俱不克踐百體皆虛無以配天地而稱人也此方能得孟子之意

仁也者人　一章

平重仁道者訛也逵說曰此章釋仁與道之名又曰知仁也者

人也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為道矣此是將仁道字並說也時文從此立論者甚多然玩中間合而言之一語則首二句似是為道而發非專釋仁字之名義也蓋人固知道之不外於仁矣而不知仁之卽人因而遠人以求道者有之故孟子先將仁字說明然後說到道字見仁不外於人而從仁求道者亦不得離人以求之耳翼註曰此章專為世之求道者每每向身外尋索故說仁也者卽人也合仁於人而言之乃所謂道也總是欲人反身求道又曰人皆知仁之為道而不知仁合於人之為道不合於人而言之則猶所謂論性不論氣不明矣翼註之解是也章世純先生文字單說明道挑比云道為虛位仁為定名欲徵寔於道也求之於仁而已矣仁為虛用人為定寓欲徵寔於仁也求之於人而已矣從道出仁從仁出人極見層次仇先生評之曰題為發明道字故從仁說來其曰合而言之者猶云率性之謂道也近文不知其解或反重仁說或以仁與道夾說題理蒙晦久矣得先生此作庶幾撥霧見天作者閱者所見俱確翁寶林先生者亦重道字立論可謂合解故仇先生評之曰此章專為道言卽云率性之謂道也仁是性以人合之是率性時文仁道並提不合題旨此篇順

文而下語意歸重到下二句善體書理也鄭禹梅先生者亦甚合解故陳君介眉獨取之黃君諱暉烈先生者入題云夫天下之不知有道自不知有仁始吾欲與之正言道先與之切言仁逆提道字轉入仁字能得立言之旨仇先生亦嘗評之曰因言道故說到仁起最分曉他家雙提者非也徐果亭先生者起處入云今天下共言仁矣亦共言道矣此於仁道二字雖屬並提然下面云夫仁之卽衆著為道也人知之乃仁之說終不明於天下道之必原本於仁也人知之乃道之說亦終不明於天下則以其離乎人以言仁也離乎人以言仁而仁無所托仁遂為

人外之仁矣抑離乎人以言仁而仁無所著仁遂爲人外之仁道亦遂爲人外之道矣是何不取仁也者而深求之乎將道與仁夾說而總側出仁來則較他文之單提仁字及各疏仁道字者却爲不失語意故評者曰兩意夾入題意透露也彼乎重仁道者於理未爲不可但細思孟子語意似覺專重道者之爲親切耳若楊維斗先生作歸重在仁者則更不可從矣周君兼三曰開口仁也者三字明是指點仁理道將擴充言之耳此說恐非

合而言之 一句

倒說合人於仁者訛也朱子小註曰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

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是倒說仁人二字矣孟子之意則專重在人字蓋爲世之離乎人以言道者發也翼註曰只說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於仁而言之如俗講用兩反云仁離於人則爲虛理人離於仁則爲委形皆不得旨此說甚是鄭先生者曰不言仁則縱情恣欲而不可以爲道也而僅言仁則亦致虛守寂而不可以爲道不以仁言人則離理言氣而氣形而下者不可以爲道也而不以人言仁則離形言性而性虛而無寄者亦不可以爲道此是將仁字作賓人字作主可謂得旨翁

先生者頭比云一則離乎仁而言之也次云一則專乎仁而言之也單拈仁字作翻更見重合於人之意慕君諱琛先生者曰一則執乎仁而言之也一則離乎仁而言之也亦不兼說人字然以執乎仁置前以離乎仁置後猶似倒說耳惟翁先生所置乃得賓主

齊饑陳臻 一章

不就知止立論者訛也仇先生文曰齊何饑之屢也其弊在不行孟子之仁政有仁政必有井田有井田則國無横征民有餘食故歲有恙而民不饑今王不用孟子之言急而以棠請非孟

子意也此屬探本之論明儒鍾伯敬與張侗先生者亦如是說但觀註云疑此時齊王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則孟子之意似是度其不可言耳新安陳氏曰勸王發棠賑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爲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己而已矣此二說者皆得本旨故艾子曰此章要發君子重己自持意也介眉先生評仇文曰道在濟人則忘身以赴之如救焚拯溺道在守己則拒力而守之

不被髮纓冠所謂權也發棠之請可一不可再正與手援天下
同意沾沾而恩好名狥衆妄庸人耳孟子此章是聖賢家法煞
有關係也文從仁政不行立論别是一意其評是矣然仇先生
評祝君文曰國人望救而孟子不欲復請此必道不相合將去
齊而云然正意雖不明露而引馮婦一證便有不可狥衆失已
之意矣此評亦是說當知止而不言及仁政也若潘先生文雖
亦言及仁政然只補說一段於前耳至於後面仍復歸到不知
止上猶爲不失本旨若徒以仁政不行立論而不發明孟子知
止之意則世之學者何自而知語默之宜哉壁之辨及此者益
欲學者讀此章書便見君子見幾之智於以審其語默之宜不
至舍已狥人違道干譽以流於覇者驩虞之習耳

口之於味　一章

專說辨性者訛也有謂此章是對告子一流人說法以明性之
善者雖晚村先生亦如是言自壁看來似非本旨首節口之於
味六句卽告子食色性也之意以君子不謂性者是辨告子所
言之非猶可說也若次節仁之於父子等雖亦言性却是矯世
之誘命者與告子所言無關觀於圈外總註可見上節是伸命
以抑性下節是伸性以抑命非專辨性也古今文字單挈性字
立論者儘多如韓求仲先生所選張公李公袁公丁公者皆然
評之曰以明性善立旨的是正解又曰論性是孟子得力學問
單提性字是理秩然其文與評俱不可從陳大士作側注性邊
亦於語意不合故仇先生評曰上節伸命以抑性下節伸性以
抑命抑性者所以遏人欲伸性者所以擴天理兩節原係平列
以矯狥性誘命之非兩截行文似亦稍偏也許鍾斗者兩平立
說能發孟子立言本旨艾東鄉推爲此題第一篇文字良不誣
矣張素存先生與許君諱孫荃葛君諱匡世者並係平講亦與
許作同也

謂上節性也下節命也兩句是指世俗之言者訛也陳君介眉
評張素存先生文曰孟子口中定無兩性兩命故此章斷以上
性也命也屬之世俗如云此天下之所謂性也而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則曉然矣因此知動心忍性之性朱子謂指氣稟食
色而言如此則孟子分明有二性且自蹈於告子食色之說而
又安辨其非耶愚意恐性性字亦指天理言是文看性命字最
得解知自融會全部來壁玩張先生文似非如是說也氣質亦
可爲性氣稟亦可爲命此固不待辨矣若曰孟子口中前後不
應矛盾則聖賢之言各有所爲原不相妨以性言之固所謂不

雜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者也孟子他章因人不知性之本善故指其不雜乎氣質者以明之此章因人溺於性之所欲故即其不離乎氣質者以辨之言嗜欲雖亦是性君子却不謂性而惟安於命耳其意固欲歸到君子不謂性上而性也句却是孟子先言此亦是性也蒙引曰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道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朱公遷曰性指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爲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脉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觀虛齋朱氏之言是

説孟子亦以氣質爲性矣且告子以食色爲性是只知有氣而不知有理故孟子特指理之本然者以折之若孟子此章言性首節雖言氣而次節便言理矣亦何碍於辨告子者耶翼註曰首節不謂性非説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説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曰各就其重處言之翼註之説是也愓起元先生破題云易肆者寧言天易諉者寧言人寧言二字下得有分寸矣

謂安命所以全性盡性所以至命者訛也總註云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蒙引曰伸此抑彼兩節俱有前節則伸命而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蒙引之説爲得孟子之意毎見時文於上節中説安命所以全性於下節中説盡性所以至命者多矣不知上節性字是指嗜欲而言其曰全性是全嗜欲之性耶似覺難解如謂能安嗜欲之命然後能全義理之性則全義理之性其意猶在於下節也上節只須説到安命足矣何必侵及下節之全性耶在上節中只可説安命所以忍性耳葢不爲嗜欲之性所溺也若説全性則上節之意不清矣下節命字是指氣數而言其曰至命是至氣數之命耶亦覺難説如謂能盡義理之性然後益安嗜欲之命則安嗜欲之命其意已

在於上節也下節只須説到盡性足矣何必覆及上節之安命耶在下節中只可説盡性以造命耳葢不爲氣數之命所限也若説至命則下節之意不明矣許鍾斗先生文有曰造命與安命無二學是從下節挽上節也又曰忍性與盡性無二功是將上節貫下節也然是説完兩節之後再交互上下意耳若其結上節處只云夫安得不含性而言命結下節處只云夫安得不含命而言性也仇子評素存先生文曰時文混提性命兩邉夾形苦於題緒不清直作兩扇不用交互劃然[illegible]兩作法特高此文與評俱爲確當盡性至命見於説卦傳中觀朱子解至命曰

合於天道則此章用至命字不特不合下節之意且亦無當上
節之義試思至字是如何解耶文之字眼不審書之界限不分
則聖賢意旨恐致糢糊故不得不辨之耳

仁之於父　五句

謂理不離人者訛也按本文之於也三箇虛字是起下命也句
耳語意未嘗住斷嘗一此題文字有謂仁義禮智天道不能離
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不能離仁
義禮智天道見得理之於人爲甚切者若如此說則與下文命
也句無關涉矣蒙引曰此五者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

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智
之於賢者也有哲與不哲聖人不必其皆能與天道爲一亦有
純與不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也蒙引之言甚是清楚折衷曰
仁之於父子也五句言理各有所屬也若仁之於父子有至與
不至義之於君臣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有恭與不恭智之
於賢者有哲與不哲聖人之於天道有純與不純則直到命也
處方有此說則非蓋命也句是言所稟有清濁厚薄所遇有順
逆難易非有至與不至之說也若此五句徒說理各有所屬而
不言有至與不至云云則下文如何接得命也句耶艾千子曰

五者須以至與不至盡與不盡立論與命也相縮帶而之於二
字行於縮帶命也之中方得題神此其所見確矣時文之說理
不離於人者雖多似不可從

聖人之於　一句

兼吸命性者訛徑含不謂命者尤訛也遍觀前後文字多有兼
吸命性二字者幷有徑含不謂命句者作者如是評者亦以爲
妥據匪思之孟子之意雖重不謂命句然於有性焉句下方纔
說出既重不謂命句則有性焉亦重然於命也句下方纔轉來
本句語氣只是引起命也一句故先正胡思泉文字通篇逐比

皆只含着命也並不他及徐健庵先生者雖逆取不謂命句於
前而於各股煞處却使命也句可接故原評曰先輩論此節書
命也下作一小頓則轉到性字得勢不謂命句亦有力故此題
緊照命也落脉乃不易之解篇中曲折洗發皆見此意也星瞻
先生亦評曰此題若照不謂命句將以人合天等語入講則命
也句似接不上文於題前逆取不謂命句題後虛逗命也句聖
人天道分說合說俱見精思仇先生又評之曰本題也字緊緊
逗到命字作此題者當就性反不同處立論若泛作天人合一
先後同揆等語是逆取不謂命反將命字精神呑住矣看此文

逼注命處獨有體認此評亦當但又有曰論此題正法中比空吸命後比空吸性方有次第亦免重複此說似不然耳蓋有性焉在於命也之下不得豫侵如何只於中比吸命後比便吸性耶有評許時庵先生文者曰聖人於天道原有盡有未盡者故下文接曰命也至有性焉則又一轉語矣時藝直趨性字不惟註意不合兼之白文亦難接續得此始有真解由此評觀之則兼吸性字者之非益可見矣行遠集有評門責成於己之意在有性焉二句內此句只當言所得於天者氣有淸濁質有厚薄之不齊平平放着乃使命也二字語脉可按今都一直說盡不

可爲法由此評觀之則徑含不謂命者之非不更可知耶呂晩村評唐德亮先生文曰從來作者只取得命也句此文始兼取有性不謂命意可謂巧勝矣然其不及古人處正在此巧勝也試以此做仁義禮三句自通不去矣由此評觀之則兼吸性字與徑含不謂命者卽作上數句題皆不可也

以聖人配仁義禮智天道配父子等項者訛也聖人是人故宜對父子等項說天道是理故宜對仁義禮智說也觀註言仁義禮智天道可見嘗見文字有以聖人配仁義禮智天道配父子等項者雖合上文四句一樣語氣而於意義似說不去許者雖以爲然却不可從

聖而不可　一句

將聖神作一人看者訛也據註中程子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似將聖神做一人看了大全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朱子之言如此是說聖自不可知故將聖神看做一人耳折衷曰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旣至於聖而凡盛德大業之所以然者人莫得而測之則聖不足以言之而謂

之變化無方之神人矣此亦是小註之意也然玩本文而字似是聖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聖必至於不可知乃謂之神仍是兩樣人矣觀末節以美大聖神爲四可見蒙引曰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如曰堯舜性之也湯武雖亦聖人亦少讓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三樣人不得四矣翼註亦曰神人卽聖人非有兩層但細看亦微有分別如堯舜湯武夷惠孔子皆聖也堯舜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蓋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耳程註聖之至妙句亦明不然只是三之下了說統曰

神不出於聖之外畢竟加聖一等卽夷尹與孔子可見定衡曰神者聖之妙無兩層然亦略有差等如夷惠尹聖之清任和是大而化之也譬則明珠也如孔子聖之時是聖不可知也明珠而又走盤也歷觀諸說則聖神確竝做兩樣人看矣語云從傳不若從經看此句而字及下節四字則朱子程子之言不必泥也難題問答所引謝君之言曰夷惠聖而偏於清和不如孔子之時中卽云聖之上更有神未始不可此屬達人之見若蒙引曰此朱子據程子之說其寔亦可疑看來做兩個人說亦可又恐我輩不解先儒意耳此則虛齋先生謙謹之詞也其意亦謂竝做兩人說矣郝敬先生文曰吾能必聖人之爲聖人而不敢必凡爲聖者遂皆不可知也何也聖以言乎不勉也苟能不勉卽一偏皆是抑又有全體渾然者此何可測其所存聖以言乎極至也苟能詣極則反身皆是抑又有生而神靈者此何可窺其所運艾南英先生文曰論治功則帝者視王者懸矣而帝之中又有成變化而行鬼神之聖人夫其愛而不惡意而不教其民不知其所由而化馳若神非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體物而不遺者乎論盛德則性之視反之懸矣而性之中又有自生民未有之聖人夫其上律下襲錯行代明其道莫定其所名

而覆載與京非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而不言而於穆者乎二公之文俱必說出神之境界不欲與聖混作一樣也如此嘉靖丙辰耿先生大而化之二句會墨有曰未至於聖固有可知也旣至於聖則自妙於神此則不合而字語意矣或謂聖可學而至神不可學而至也則又不然先儒有言賢希聖聖希天大而化之是賢希聖也聖不可知是聖希天也韓求仲先生曰夫善而至於神也可欲而至於不可知也所謂希聖而聖希天而天也哉其見是矣如曰神不可學而至也則孟子何必言及於此以勉樂正子耶而孟子又何以不學夷尹柳下而願學孔子耶

樂正子二　一句

不就善信之間說中字者訛也觀本註葢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寔也數句則中字原有分曉非概許其已至於善信也大全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小註詮發中字之義更爲清楚故存疑翼註折衷俱引此以爲解也嘗見此節文字講二之中只渾說樂正子已至於善信耳中字之義俱糢糊混過矣惟錢世熹先生能及見

此其文有曰其爲此之離者離焉而未絕其爲彼之卽者卽焉而未親是未歸於一之時也此就未盡至於信言對云其爲此之未絕者未絕焉而已離其爲彼之未親者未離焉而已卽是不滯於一之時也此就不止至於善言詮發中字可謂明確甚矣故仇先生評曰善有餘而信不足要在兩邊夾縫處取出中字神理亦大難事此文鏤刻精細都從難着形容處想像出來方見是題眞面目也作者閱者皆爲特見翼註講首節善人也二句曰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亦不可合善信而名之而正子之爲人見矣此則末節二之中意折衷曰既曰善

人而又曰信人此便見得以爲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不足界在中間底人了則善人也二句亦須說得有分曉矣今人作首節題亦只以善人信人平說過去蓋未想及末節中字之義耳且見書解文字有只稱正子者覺樂字可刪却耶棄微於上孟魯平公章已註之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按樂正是樂官之長或者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爲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由此觀之則刪却樂字只稱正子者誤矣因思蒙師於萬章問友章將樂正二字讀斷裘牧仲三字連讀者更可笑也雖姓苑有云衛大夫食釆於裘氏因以爲氏今會稽有

裘氏然而樂正既是姓則裘必是名也豈徒稱其姓而不及其名耶牧亦是姓觀後章所云牧皮可見則牧字之上豈可又加裘字耶豈裘是姓而牧是名耶此雖無甚關緊然連古人名姓亦不辨也其可乎哉

人皆有所　一章

以義爲仁者訛也題矩求仲曰前兼仁義後只說義非遺仁也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卽害人之一事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是不忍輕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不爲義卽仁也羽皇曰人之甘心爲不義只是忍得過

仁義不作兩件又曰惻隱之失皆由羞惡之亾所以說義獨詳難題問答亦有曰世未有不全其羞惡之心而天良可自問者故下面節節說義不消與仁並說也此三說者皆是以義可包仁也時文亦有如此立論者矣却不可從蓋仁就惻隱邊言義就羞惡邊言原屬兩項前兼言仁義後只詳說義者乃古人隨意立言不較今人之拘拘耳四書中如此類者甚多若矢人章上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下只言莫如爲仁註云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人心也章上兼言仁義下專論求放心者註云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此俱是謂仁

可也義耳如羽皇先生及難題問答之說則倒講了

人皆有所　二節

以體用分上下節者訛也廣炬訂曰上節言體下節言用此說非也首節所不忍所不為即下文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也蒙引曰人能無欲害人之心條此即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翼註亦曰次節乃填實首節不忍不為之義與首節無兩層不必用過文只提起害人穿窬緊應上文不忍不為便有分曉如云試觀無欲害人之心非不忍之心乎人能云云試觀無穿窬之心非不為之心乎人能云

云此皆得解翼註有曰仁也義也以體言不可勝用以用言此則非也盖仁義不可勝用依舊是說仁也義也二句耳不忍不為註云仁義之端則猶不得為仁義矣達而充之則無不仁無不義乃可以為仁義也又安得以體用分作上下兩意耶

言近而指　四句

平重近遠約博者訛輕近約重遠博者尤訛也淺說云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意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非善言也惟言近而指遠者斯為善言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

非善道也惟守約而施博者斯為善道也按如此說則不但平重近遠約博且似側重到遠博矣說約纂紹聞編作講云如言極切近而指却深遠者則既非過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於至理此善言也如守極約少而施却廣博者則得其至要而道為有本善其所推而道為有用此善道也如此正講亦與淺說反講處相同然劉上玉先生又云愚按講語雖云既非過高亦非徒近道為有本道為有用不論互發而善意寔重上近約一截言以近而遠道以約而博故善也觀末節自見此則說得確矣說統曰孟子只重近約一邊見言非貴於徒遠而

道非貴於徒博也兩善字正從此看出翼註亦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舊說反云言不近而指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指不遠則失於險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於汗漫守約而施不博則失於拘攣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況又與末節相犯乎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豈貴於徒遠哉首豈貴於徒博哉又曰善字與妙字相似不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中不必離約求博而博即在約中何其妙乎故曰善言善道此皆得旨遍觀文字如淺說紹聞編之講者甚多而徐果亭先生者則不然也後比云彼夫言近而指亦近者吾無尚乎爾然必言遠而指始遠可以

引上智之曠悟而不可以致庸衆之率從將謂是言之善乎未也夫惟聽其言也近而察其指也遠使言之立於已者淺之得近焉淺之得遠焉抑淺之得近而可進於遠淺之得遠而能不遺於近焉則合高下而無不受益於言之中也善言也彼夫守約而施亦約者吾無尙乎爾然必守博而施乃博旣明示斯世以圖大之漸而且隱導人心於功利之私將謂是道之善乎未也夫惟觀其守也約而驗其施也博使道之存於吾者約以爲體焉博以爲用焉抑約以爲體而體全乎用博以爲用而用不離其體焉則統本末而無不兼收於道之內也善道也其反正

處俱側重到上半截能合孟子當日語意故晩村先生評曰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茶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卽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如此纔點得善字醒也

君子反經　一節

專主上位言者訛也存疑曰此君子是有世道之責者方能經正而庶民興不然雖以孟子之距詖行放淫辭而不能息戰國之楊墨韓昌黎之佛骨表歐公之本論而不能去萬世之佛氏此說非也翼註曰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此說則爲是耳在上者章之於敎布之於政固可以正經而興庶民在下者舉之於口筆之於書亦可以正經而興庶民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則孔子明堯舜之道使庶民知鄕愿之爲非而邪慝不亦從此而無耶孟子以孔子與禹周公並稱撥亂爲治之功固無分於在上在下也至於孟子旣自言其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矣如何猶謂不能息戰國之楊墨耶故彼章註云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錢穡先生此節

會墨後比補云他如爲我之害義者又非吾正經之義而自息乎他若兼愛之害仁者又非吾正經之仁而自止乎由此文觀之則孟子亦能正經以興庶民而使邪慝之無可知矣韓昌黎與孟尙書書云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蘇東坡六一居士文集序亦曰以孟子配禹可也豈非爲其能息楊墨有功於當時耶若文公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其有功於當時者固爲不小佛骨一表至今讀之猶能使人知佛之不足事也王惟夏先生曰雖當時未聽而令後世有尊有不尊縱至極尊極盛亦不過終名異端傍立孤行必不致有加於聖人之敎者此表有

功焉其言是矣蘇子潮州韓文公廟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譚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葢三百年於此矣許之者云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然則君子之在下者孰謂其不足以反經耶歐陽公本論可謂至言其中有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夫孟子言仁義能廢楊墨董生修孔氏能息百家則歐公之著本論豈

無使人興起而佛法因以不行者耶歐公文集序曰歐陽子沒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則歐公之書可以正佛老之邪慝可知也東坡以孟子配禹爲可又曰學者以愈配孟子葢庶幾焉又曰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由此觀之則昌黎歐公非皆與孟子能正經以興庶民而使邪慝之無者耶如以當時盡無邪慝而後爲經正庶民興也

則堯舜之朝何以亦有四凶三苗耶如以萬世永無邪慝而後爲經正庶民興也則堯舜之治其能至今存耶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武王周公既沒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則達而在上者功亦止及一時矣而窮而在下者其又安能萬世耶究之在下者之功實猶不止一時也存疑謂此章是有世道之責者固與翼註所云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同但有世道之責者不專是在上位者耳達而在上爲君爲相固當以世道爲已責而修明治術以反其經如堯舜是也窮而在下爲師爲儒亦當以世道爲已責而辨明學術以反其經如孔孟是

也晛村先生曰大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卽君子也可謂見得確矣苟在下之君子置世道於度外而諉之曰此在上者之事耳吾何能爲因而禁口卷舌恐使大經之道不明於世聽庶民惑於邪慝而莫之返也則亦奚取於從事聖賢者耶匯謂翼註之說爲是存疑之說爲非者蓋有見於此耳

由堯舜至　三節

不重見知者訛也翼註曰各節俱言同時有見知後世有聞知有見知者是天之不欲孤此道脉也有聞知者是天之不欲絕此道脉也只閑閑如此說不必說聞知者有賴於見知說統徐

儆弦曰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爲非有見知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於後似非本旨孟子語意只云某是見知某是聞知是論道統一脉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末節嘆今世若無見知其脉已斷了則後世諒無聞知也其意只是如此非謂聞知者專藉於見知以啟之也翼註說統之說如是時文亦有從之者矣成化庚子李西涯程文平還見知聞知湯霍林先生評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知不啻見知聞知等知也此知不泯故此道不絕孔子百歲後必有知而傳之者此孟子自任意也讀嘉靖癸丑錄以爲千古特見而不知此

程已先之矣近紛紛重見知真大謬黃葵陽評嘉靖徐存齋程文曰但觀數個若字只平平敘去何嘗說有見知然後有聞知此文一提一過識高法老仇先生評翁君文有曰俗解俱作聞知由於見知其說甚偏且如湯之聞知於堯舜豈必藉禹皐文之聞知豈必藉伊萊乎孟子本文原將見知聞知平平敘述觀三節內皆用若禹若湯等字便可見矣吾服此作看題特清介眉先生曰時文側重見知者皆泥下節則亦無有乎爾句遂豫將上面三節亦作側串說耳不知孟子自謂今日相去甚近尚無見知則後世時代既遠豈有聞知卽下文則亦二字亦非鑿

鑿以見知起聞知之謂翼註說統之解既若彼先輩諸公之文與評又若此則不當重見知之說何容復辨然據陋思之若說古今道統聖賢相傳不絕則當只云某時有某人知之何必分見聞耶卽曰知之者或在當時或在後世宜分見聞亦止云堯舜之道禹皐陶見而知之湯聞而知之可矣何必先說由堯舜至於湯耶其先說湯者是言湯之得統於堯舜也言湯之得統於堯舜若不謂有藉於見知者則亦言湯足矣而又及禹皐陶者何耶且言湯之得統於堯舜而必言五百有餘歲者非以其世相去之遠耶言湯得統於堯舜而言其世之相遠者非謂當

時若無見知者則後世亦不能有聞知者耶觀末節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意可見矣考之大全朱子嘗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寔賴有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蒙引曰但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便見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同時之見知者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耳此孟子之所以深致意也存疑曰卽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之其意若

云堯舜之道惟禹臯陶能見知之於先故湯得以聞知於後耳下二節都是這意其歸結全在末節謂聖人之道必有見知之於先然後得聞知之於後今去孔子甚近已無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其意則謂已得知孔子之道五百歲之後將必有聞而知之者是蓋以繼往聖開來學自任也觀大全蒙引存疑之解則翼註說統之說又覺不可從矣霍林葵陽滄柱介眉諸先生之言固為是也而朱子虛齋次崖諸公之見豈必非與徐健菴先生評翁君文曰倒重見知自是立言本旨但顯作軒輊卽失六若字六則字平敘語氣且暗侵末節矣此則似說得是然歷識見淺陋不敢質言是非故兩述衆說兼附已見以就正於當世之君子云

四書辯訛下孟卷之六終

讀四書辯訛小言

四書講義多矣而獨遵我考亭夫子集註者何哉以夫子具高明之資兼沉潛之性宏搜博考析理秋毫其說能顛撲不破也吾 師自少讀書十行俱下一覽無遺遇有疑義必細心體認以求其當今著辯訛一編鬼捧而誦之覺句句章章靡不切中本旨則吾 師是書非繼考亭集註以明聖賢之道者哉然人第以此為吾 師明道之書耳而不知卽吾 師行道之書也滄柱仇先生曰人知五穀可養生必不能不食知鴆毒可殺身必不敢漫嘗非以明之至者行之必力歟聖賢所重者莫若人倫所惡者是為異端世之儒者日親聖賢而為子弗祇厥父為弟弗恭厥兄綱常負愧者比比皆然冠昏喪祭不識文公家禮為何物緇衣羽流之教亦信奉之蓋由其讀書也涉獵言詞而已其為文也安頓章句而已聖賢精微之道曾未夢見不能明其所

以然安能行其所當然哉若吾　師生平最敦孝友苦志芸窗克體先人欲紹書香之意舌耕以養太君菽水盡懽始終匪懈遇兄若弟則存時周給歿後祭葬至今撫養猶子無異親生一貪徹骨之儒篤厚人倫如此非眞有見於聖賢之所重者而能之耶嘗自聯其堂曰賤覇尊王道崇儒黜異端言及釋老之徒則痛心切齒必欲驅而絶之視如猛虎毒蛇之能噬人者然見愚夫愚婦爲渠誣害輒不憚諄諄提醒若

小言　二

恐其爲猛虎毒蛇所噬也一介柔儒之士秪排異端如此非眞有見於聖賢之所惡者而能之耶故曰吾師明道之書卽行道之書也吾　師性情大抵好誠而惡僞喜正而怒邪周程張朱之理一入於心若針芥之投王唐瞿薛之文一觸於目如膠漆之結故爲制藝明白切當不尙謬巧不事險怪倘有歐陽其人出而拔之則行道當時明道後世者豈獨於此一書見之哉

門姪魁謹識

跋

文章之醇疵關乎書理之明晦書理之明晦由於識見之淺深近世罕有眞識大都訛以傳訛愚習舉業以來亦嘗取四子之書潛心而熟玩亦嘗取八股之義遂志以研求遇有所疑質於吾　叔蘭友聆其緒論言言諦當罔已師事之矣旣而讀辯訛一書語焉而詳擇焉而精雖博極乎羣言實折衷於已見今幸是編之成梓行於世將因書之無訛轉爲文之無訛

跋　一

繼往聖開來學其裨益豈淺鮮哉雖然吾　叔之立言平正通達固可爲新奇者所取裁吾　叔之爲人易直剛方尤可爲邪媚者所視效願世之學者觀其言更想見其人也

愚姪作楨謹跋

跋

緊維四子之書聖賢立言微旨千秋道統攸關
聖朝以造士子朱子纂集諸儒集註百代尙矣無何有訛傳訛苦自講家俑始創爲臆見竒說矜得妙解至理遂使毫忽之差以致大謬千里若非好學湥思安能辯其所以吾
師心切憂焉精思殫力直指非者辯而是之岐者辯而正之炳如日月經天俾人知所聽視良工心苦有年今且付之剞梓茫茫宇宙大觀四海豈無知己

門姪聯枋謹跋

跋

四書辯訛講義吾
師一生窮理讀書最得力者因見凡作文家書理不明每多有以訛傳訛之病故不憚精思殫力廣搜博覽取證古今制義辯而著之爲書吾　師性樂道天懷自得家無旦夕儲晏如也嘗語吾徒曰人品惟求眞書理惟求是吾此書亦惟求其理是而已汝輩觀之而得其理之是者當亦返而求其品之眞矣是書也今且布之天下則吾　師功及後世學術人心也大矣哉

門姪孫晁謹跋

跋

四書有大全蒙存諸集疏解精詳辨晰明備翼聖賢而淇後學厥功匪淺鮮矣但由來日久操觚之士每喜新奇而逞臆說不知參互攷訂摘瑕取瑜致使書旨明而復晦訛以傳訛者幾徧天下吾

師原本淡厚識見高明於書無所不窺於理無所不晰取其訛者疏而辨之博引先正之微言折衷當代之名作前此之舛謬一旦犁然今且登之梨棗以公海內世之學者苟潛心玩味從此而得聖賢之眞旨則不致復以訛傳訛矣吾 師是編不將與大全蒙存諸集並壽天壤也哉

門姪孫瞕謹跋

跋

吾 師沉潛天賦中正性成一切事理必欲求其至當以爲歸故對吾輩說書也句詮字釋靡不精詳引古証今之餘必剖决曰某說是某說非蓋以書理不明則文義不工學術不端則人心不正其論文也克合書理者取之否則去焉謂於書理不合則雖意致遠淡心思巧妙議論精警氣魄雄弘格局新奇詞調俊逸而於聖賢立言本旨

國家制科至意總屬無關今有辯訛一集刊而布之欲明書理以工文義實端學術以正人心功將及於天下後世矣豈獨吾輩得受其教也耶

門再姪孫墉謹跋

〔清〕楊浚撰

小演雅一卷別錄一卷
附錄一卷續錄一卷

清光緒四年冠悔堂刻本

小演雅

光緒戊寅夏
冠悔堂開雕

涼月窺戶新霽媚秋宿痾初醒眥瞿侶鶴俗客不來境
謐於鷗品鶯燕之軸心思與之解逅展來禽之帖波磔
喜其鮮明造趣欻翔新意俄會於是提胡盧沽美酒醮
家人而試釀莫損花無偷果攜豎子以窺園延眺乎去
燕來鴻之天容與乎喚起催歸之徑嚶鳴甫求雁信適
遺我師我師芳牘遞於天末稽古稽古逸趣託於豪端
類情博物緜徵非誕不壓無褻小技能傳則佞官觀頫
道人以所編小演雅見示也夫靈禽饒舌能掉緜蠻山
鳥呼名自稱格磔嘖嘖唯唯知音免治長之獄熒熒同

同釋名贊仲由之辨上皇安否傳言於雪衣孃丁令歸
來開歌於華表柱孔都護常矜羅芸氏錫家禽杜蘄州
變靳香斑號兼越雉不離飛鳥賴此能言說與旁人豈
真不解消宋以降始登諸篇斅音託題創格入詠涪翁
演雅以鷗自況東坡五詠代禽宣言懊惱澤家唐韋莊
擁鼻初吟姑惡命篇范石湖聞聲獨興刺刺卜卜韓魏
公之章滑滑瀟瀟梅聖俞之諷後有作者彌復斯然託
羽族以攄其鬱伊揣肌喙而宣其憤懣更僕莫罄覼縷
難名然而師曠禽經既苦贗託陸佃埤雅亦匪專門下

逮養鸚之瀏譚鵂之譜鳥衣香牒甚眉筆談僕論豢養雞輳完備惟公此集博採無遺試此翰飛辨其羽物臚九鳩五扈之名色銜五雀六燕之銖兩方茲奧衍合儷山海之經出其緒餘大勝飽飣之業文章游戲豈壯夫所不爲稽譔繁宏雖小道亦可觀矣顯曾雉樊氣轖鳩居拙藏冷官比附贅縣旒多病須丙葠采枸谷索采而逗遛恨不如歸今出山而淹遲奈行不得班鵻銜鳳詔待賦夫歸昌劄麥插禾田又乏此負郭當此氈氄不舞扶搖難期祇效鷽鳩之笑徒寄鴻鵠之志退鷁未飛涂

鴉自喜每欲與公攷據印證翰墨往還整理爾條藻飾章牘然後滌鸐晴訛雞距倂並世廁續歷之作名山有附翼之藏泥爪所留生面亦闢豈不使筆墨吐其無聊閒邃洽其方寸邪獨惜俗埃彌徑覽物未博愧調言之奚衷譬反舌之無聲鶡鴠之託離語喬蔭之巢榆枋之飛敢娩南溟之運則刻鵠形拙徒退避於三舍凡鳥嘹音唯留連於一篇光緒戊寅中秋年姻世再姪同里龔顯曾謹篹

山谷演雅以鷗自況觀頫讀竟摭百禽言爲小演雅第言鳥之能言者既序之曰禮有之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言亦何貴哉然予以緜蠻有知止之歎公治知音而獄解固有足稱道者夫步綱畫印矜智術者吾無取焉若少皡設官五鳩九扈分釋其名上古聖王亦何嘗不類萬物之情鳳吾知其能鳴也不鳴則已鳴則爲天下瑞未聞其取悅於世下爲雞之喈喈鴨之呷呷么如吉了亦時甘於餓可以人而不如哉嗟夫何地無人何地無鳥何地無人之言何地無鳥之言必盡棄人之言而學

爲鳥之言乘軒者不能以鳥治人必欲習鳥之言而銜爲人之言竊脂者不能以鳥變人大司徒土會之法邱陵其動物宜羽物鄭康成謂羽物爲翟雉之屬庖人辨六禽之名康成謂雁鶉鷃雉鳩鴿也羽可爲儀肉可充食鳥之爲人用也自古然矣豈以言尚哉亦何必不以言尚哉客聞予言覞而笑曰子誠知言然能稽古之言不能審今之言夫碧海舍人鷗也以朋稱不以言傳子其勿多言子舍人之職也光緒戊寅六月日觀頫道人

楊浚自敘

觀頫道人摭百禽言爲小演雅紬繹卒業掩卷而喟曰
噫嘻作者之志蓋可知也其開宗也始于鳳凰之賀世
其卒篇也殿以吉了之知本其言禽之言其心非猶禽
之心也攷之周禮夷隸百二十人掌與鳥言鳥之有言
舊矣先王之世特置其職使之辨其言學其言因以習
其性情機趣蕃諸而教擾之非夷隸不能亦非夷隸不
屑也然自來焦妍咈伊慨世砭俗之士則又多託於羽
族之肌喙以鳴其不平是故姬公詩鴞賈傅賦鵩張誦
鷦鷯魯謠鸜鵒莊生解鷽鳩之笑趙壹效窮鳥之哭下
逮天水禽言斯萌揣音象聲感時發情是且以人之言
而假乎鳥之言且將以鳥之音而悟夫人之心其視隸
也之所爲徑矣廷矣嗟乎鳳不世出吉了知稀代無治
長則亦已矣如其遇之請先以是編進光緒己卯孟春
表姪晉江陳棨仁謹敘

凡例

一禽言散在各集僻陋未見專爲輯綴者捃摭及之以
消長夏

一禽經久佚見於說郛或爲贋託惜未得眞本當更有
可採者

一前人詩集自梅聖俞蘇子瞻昉多有禽言是編姑就
所見錄之挂漏甚多俟續得再補

一鳥言乃揣其聲似各就所意演長短句若綿蠻有鷕
噰噰喈喈是鳥聲非鳥言也然載籍所記有明言其
名自叫者閒亦附存

一明爲禽言未經前人演句者效顰補之因寄所託工
拙弗計也

一僅有前人演句未知出處俟再考訂

一相傳之言一時忘載何書亦錄之以求教於　博雅
者

一南北異音如支韻之兒字昔人有言惟吾閩得音最
正兒與而閩音同燕之言曰意而閩音極合故亦存
之

一山海經及各書有載自呼其名者因題字無甚意義
難以抒寫亦記於後曰續錄
一鳥聲非鳥言者亦記於後曰別錄
一古有知鳥語者亦錄其事附於末

小演雅目次

歸嬉 提扶 善哉 賀世 郎都郎都一作 節節
一作卽卽 足足 固常 發明 保章保長一作 上翔
歸昌
希有
孔都護
骨託
熒熒 同同
我師

稽古
於忽乎
武游郎 阿蘇兒 武仙郎 自在先生 踏蓮
露 鳳花臺 戴蟬兒 多花了
阿春看客
婡斯
泥滑滑
傷魂後改相宏
鉤輈格磔 懊惱澤家 行不得也哥哥 但南

不北　杜蒲州
苦苦　姑惡　伯勞一作博勞　阿得脂
春起也　春去也
喚起
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架架格格一作架格又作加加格格
布穀一作播穀又作報穀　穫穀　撥穀　郭公　阿公阿
婆　割麥插禾　脫卻布袴一作脫了潑袴又作脫袴　郭嫂
打婆　一百八箇　郭公郭婆　看蠶看火　勃

姑　步姑　家家看火　淮上好過　短募把鋤
沙糖麥裏　札山看火　家家好過
開溝　豁開溝　鵓鴣鴣　蓋屋
快快插禾　早栽早禾　呱呱呱　看蠶忙
麥秙
麥飯熟卽快活
麥熟鍛磨
婆餅焦
老快活

食火煙
剝剝卜卜
交交
瘦兒
兒歸
兒回來娘家炒麻誰知來
懊恨也毋兮
謝豹　秭歸一作子巂　歸去了　不如歸去
歸去樂

歸飛
向前還好
繅絲
早作
力作　蠶絲一百箔
同力
意而一作鷾鴯　乙
提壺蘆沽美酒一作提壺
告天子一作叫天子

獨足

烏烏啞啞

精衞

唶唶嘖嘖

呵

金

甘

淘河

壓油

莫損花　無偷花果

莫摘花果

十姊妹

阿濫堆一作鶡爛堆

克丁當

蘄州鬼

車欹欹

急急聒

羅平

大大水

怏掘

肯吃虧

咄咄上去　咄咄下去

咄咄怪

阿哥阿嫂

公公挂鉤

三阿姑梳頭未

姑姑　嫂嫂

入風入火入山看火

迦陵　頻伽

施主發心菩薩來到　施主布施菩薩去了　佛現了

吉了一作秦吉了又作楠急了

歸嬉　提扶　善哉　賀[illegible]

足足　固常　發明　保章保長　上翔　歸昌

鳳皇鳴也

論語摘衰聖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惟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注宋均曰善哉應天下興平也賀世慶賀於時也黃黃中通理者也鳳遇亂則潛居

九夷

白虎通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

說苑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飛鳴曰郎都

廣雅鳳皇雄鳴曰郎郎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李聯琇禽言四十詠節節足足排雲叫閶晨鳴發明晝鳴保章飛鳴郎都集鳴歸昌鳴兮有時來兮有方

毓丹山兮澤長葆毛質兮允臧衍德音兮不忘

希有　異鳥名也

東方朔神異經崑崙銅柱有屋辟方百丈上有一鳥名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一歲再登翼上之東王公也其喙赤目黃如金其肉苦鹹仙人甘之

李聯琇作希有希有左翼東王公右翼西王毋崑崙銅柱高崔嵬青天背上無風培且復養翮歸蓬萊

孔都護　孔雀聲也

潛確類書李昉名孔雀曰南客一名孔都護

南方異物志孔雀交阯富羅諸州甚多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

李聯琇作孔都護孔都護名高夫子禽威振將軍樹野牛安敢觸金花翠羽影纓萬人慕

骨託　鵰類自呼其名也

墨客揮犀河間有禽名骨託狀類鵰高三尺許以名自呼食鐵石郡守每致輒出示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於綵繩擲其前即啄而

呑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觀類補作骨託骨託鐵石在口如食餅飥心腸一片
梅花嚼
燚燚　同同　一鳥二名也
衛波傳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燚燚之鳥後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皁一鳥二名不亦宜乎
李聯琇作燚燚周周或洙或泗名因地殊物固無二

長庚西墜啟明東昇范睢昨辱張祿今榮呼馬呼牛爾則譍　按周周似即同同俟考
我師　山鳥鳴也
事物紺珠我師禽出太和山褐衣金喙青首紅足良夜高峯深林中鳴呼我師終夜不止
李聯琇作我師我師隨處師資會心不遠鬼神通之擠夫爭道張旭學草海鳥哀吟伯牙悟琴
稽古
俟考
沈德潛禽言稽古秀才不知書帝字認作虎
陳仁言禽言稽古稽古侍郎伏獵尚書杖杜誰辨魯魚與帝虎座間亦有識字人終歲低頭苦賤貧
劉逢升禽言稽古稽古口誇天祿琳琅府丙丁甲乙函緗縹點竄魯魚參帝虎白屋一鐙據几邊丹鉛結夢羲皇前歲月銷沈老蠹忩腹中頗有神仙字
李聯琇作稽古稽古古不予欺古人往矣僅存其辭糟粕煨燼通神奇
於忽乎

俟考
沈德潛作於忽乎白日落青春徂今日新婦他日婆有花不看將如何
陳仁言作於忽乎於忽乎唐陵漢寢皆邱墟人生百年過隙駒及時不樂將何如
劉逢升作於忽乎修綆那可維隙駒冬裘夏葛換復換可憐鬢禿顏亦枯草間翁仲不解語故鬼新鬼相胡盧君不見幾箇童時兒弟姊同下學堂騎竹馬
武游郎　阿蘇兒　武仙郎　自在先生　踏蓮露

鳳花臺　戴蠟兒　多花了　鸎䳺自呼名也
幽怪錄隋時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鸎䳺數十相呼姓字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了者
觀頮補作武游郎武仙郎金輪羯鼓催花忙阿蘇步步踏蓮露戴蟬新著綠衣裳鳳花臺下花多少年年自在奉君王
阿春看客　鸎䳺語也
幽怪錄鸎䳺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有一青衣乘雲而下相見
觀頮補作阿春看客笑言號號數日不見郎面爲何赤

竦斯　雉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
觀頮補作竦斯竦斯天聽最卑籲天應速籲人遲
泥滑滑　竹雞呼也
格物總論竹雞比鷓鴣差小毛羽褐多斑赤紋自呼泥滑滑所在山谷有之
梅堯臣四禽言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蹶凌兢雨又急此鳥爲君應斷腸自注竹雞也
歐陽修句雨聲瀟瀟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
潘文虎哀擄婦四禽言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幾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
李夢陽禽言泥滑滑車馬不得安何不停車繫馬待泥乾
易恆禽言泥滑滑江南路雨雨風風怕春暮郎行三月未還家妾心還似郎心苦泥滑滑妾難行閒階獨步青苔生階前雨歇櫻桃發白日須明照羅襪只今世路滑如泥郎行善保千金軀
朱應辰四禽言泥滑滑雨霏霏雨深没行路泥濺遊子衣澼衣無人勿復道天寒路黑將安歸
尤侗喜雨二禽言泥滑滑水活活田潑潑秧發發出

門欲與天公說近日螟蟘滿地生分付雷神都 打殺
昨夜烏雲揜日頭今夜爛地照新月泥滑滑莫饒舌
待儂稻子上場來再聽林間吟快活
又憂旱作泥滑滑泥滑滑桔槔軋軋牛咄咄東滿車
水西溝乾上壠曬日下壠熱焦頭爛額不辭勞家中
麥米無升合晏歿前村多田翁手把金樽看新月
施閏章七禽言泥滑滑泥淺可脫泥深不可拔兒家
自有夫何當隨汝務存活細兩霏霏行路難長弓大
鈒相鞭撻

查慎行禽言春風吹春草發春雪浮浮泥滑滑
劉逢升作泥滑滑泥深沒轆易蹉跌富人駕人如駕
馬貧人讓馬立馬下馬下人跌馬上看素衣點污屐
齒殘屐齒可補衣可澣淤泥一汙不可盥
方元鵾禽言泥滑滑一步前兩步卻車馬十二衢春
泥難插腳一跌恐成忙裏錯不如歸田吡黃犢滑滑
泥深亦不惡
李聯琇作泥滑滑沾客衣出東門輟馬疲仙人跨鶴
雲中飛

傷魂後改相弘 雞類因聲而名也
拾遺記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
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
黃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
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冢上其聲自呼為傷
魂則此婦人之靈也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
射驅之至晉初改其名為相弘
觀頮補作傷魂傷魂魂兮在天誰司天閽虎豹雙蹲
不見門

鉤輈格磔 懊惱澤家 行不得也哥哥 但南不北
杜薄州 鷓鴣鳴也
本草鷓鴣鳴云鉤輈格磔又云懊惱澤家又云行不
得也哥哥
異物志鷓鴣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北徂也其鳴云
但南不北
南越志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注
亦胡馬嘶北之義也
又鷓鴣鳥自呼為杜薄州 按南方異物志云五色

鸜鵒出杜㵾州
李羣玉句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韋莊句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
劉逢升作懊惱澤家行人掉頭生者嗟十事懊惱有
八九蓬蒿塞門竄穴蛙南飛北宿徒草草焉能澤家
增懊惱愁霖滴瀝愴我神枝長葉短不覆身
黃庭堅句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亭公
堅瓠集元廬陵鄧光薦刻嘗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
哥哥瘦妻弱子嬴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

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楊維楨五禽言行不得哥哥我不行奈我何西山有
豺虎西江有風波風波尚可壺豺虎尚可羅努見關
平地多行不得哥哥
李夢陽作行不得哥哥東有木公西王婆南面設罾
北張羅行不得哥哥
梁棟四禽言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
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尤侗作行不得也哥哥出門畏逢鹵簿呵懷刺漫滅

投誰何歸來挾冊側帽哦淡飯酸齏齒相磨軒車遥
遥雀可羅長安大道如山河行不得也哥哥
又憂旱作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欲哭不哭
勉強歌大暑小暑未插禾白頭雨少烏頭多黃米食
盡羅赤米茄窠乾死採菱窠安得多收十斛稻娶得
新婦養阿婆
張瑄五禽言行不得哥哥君意自不定妾心靡有他
黃花九折坂山水險惡多山險不容幰水險舟覆波
君心類此妾奈何行不得哥哥

王禕禽言行不得哥哥乾坤滿眼紛干戈荆湖骨如
山江淮血成河道路斷絕可奈何君行將何之欲投
遼東去却向海上過海水能可測只今平地皆風波
陳仁言作行不得也哥哥平地倏忽生風波有酒可
飲詩可歌慎弗舍此而之他行不得也哥哥
梁佩蘭禽言行不得也哥哥天吹北風滿橐駝
施閏章作行不得哥哥白晝伏山阿巾夜渡河前有
挾彈後有張羅鷓子橫天飛雀死一何多
劉逢升作行不得也哥哥山高水險羊腸坂今人平

地生風波虎豹觿網鷹觿羅綠林有豪客霍霍刀新
磨哥哥哥哥傷子實多
方元鶠作行不得也哥哥木皮嶺竹竿坡車轣轆馬
蹉跎人鮓甕頭船更多不早回篙可奈何前行步步
是風波
符兆綸禽言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南山張
網北山張羅中途躑躅憂思多一失足兮將奈何
李聯琇作行不得也哥哥雪滿天山冰塞黃河河冰
堅且厚其下揚洪波波面淩兢渡牛馬波心浩蕩潛

蛟鼉寄語踏冰人無端陷溺將奈何
俞汝諧禽言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
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拂面西風塵撲瀍荒
厓白骨狐貍啄誰家雙鬟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覲頫補作鉤輈格磔行路跛躄一生著得幾兩屐
覲頫補作但南不北西方有人將汝去汝去難歸六
月息
覲頫補作杜薄州且勾留空山見臥佛禪深渡水休
苦苦　姑惡　伯勞一作博勞　阿得脂　鶻鳩也

太平御覽臨海異物志[illegible]名曰苦姑駢雅
云苦姑當卽通雅四[illegible]鳥鳴曰苦苦俗
以婦被姑苦死而化[illegible]苦吻鳥[illegible]
通雅鶗別名姑惡夏小正作伯[illegible]詩疏作博勞郭璞
注爾雅云鶗似鶷鶡而大張華注禽經云伯勞似鶷
鶡鶡鶡喙黃伯勞喙黑顏師古注漢書以鶗爲子規
方言謂鶗爲鸊鵙陳正敏遯齋閒覽謂鶗爲梟李肇
國史補謂鶗爲布穀楊慎丹鉛錄謂鶗爲架犁鵓鳩
郭說則似今苦鳥智按諸說當以郭說爲正卽今之

苦吻鳥也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
惡俗以婦被姑苦死而化東坡自注姑惡詩曰水鳥
東坡亦設古今諺絶志道諭俗編云伯勞食母代代
相成此則因遯齋謂鶗爲梟伯勞寃哉伯趙卽伯勞
之聲古語相近而譌
本草釋名伯勞象其聲也伯趙其色皁也趙乃皁訛
晉載記苻堅分氐戶於諸鎭也趙整因援琴而歌曰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
蘇軾五禽言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

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龎姑去卻還公自注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范成大姑惡詩序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苕霅始聞其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後姑惡詩曰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姑不惡婦不死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如此

陸游夜聞姑惡詩湖橋東西斜月明高城漏鼓傳三更釣船夜過掠沙際蒲葦蕭蕭姑惡聲湖橋南北煙雨昏兩岸人家早閉門不知姑惡何所恨時時一聲能斷魂天地大矣汝至微滄波本自無危機秋菰有米亦可飽哀哀如此將安歸

楊維楨作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苦姑有孝女姑爲慈母妾亦甘爲東海婦

李夢陽作姑惡姑惡小姑刺齪姑不樂新婦早煮餔低聲奉小姑

張瑄作姑惡姑惡新婦何曾自認錯人家有姑無此惡姑生女作人婦姑不惡婦則樂

梁佩蘭作姑惡姑惡新婦不得姑樂姑惡猶可小姑詠我

施閏章作姑惡姑惡使儂朝炊夜汲饑復采桑故嗔不操作姑惡自可小姑呶呶一何虐明年小姑亦有姑行當知苦樂

查慎行作野有慈姑其葉沃若孝婦之口忍云姑惡

劉逢升作姑惡姑惡姑有何惡兒婦薄婦之惡兮姑

忘卻姑之惡兮婦言作東鄰孔姑暮復朝西家寵熱婆餅焦反汝長舌稱姑賢子爲父隱理當然

符兆綸作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用東坡本句而刪其餘）

李聯琇作姑惡姑惡姑蒙惡名匪姑虐婦自戕厥生毋氏聖善我無令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觀頮補作苦苦苦堂上姑吃婦乳小姑終日聲如虎

觀頮補作伯勞伯勞伯兮負采手親盜汝獨兩肩荷一口得錢沽酒日陶陶

觀頮補作阿得脂阿得脂甘旨奉阿姑而夫心不知

曰汝何肥
春起也　春去也　報春鳥聲也
顧渚山記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
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
也採茶人呼爲報春鳥
述異記顧渚山中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
鶡鴠之類也
李聯琇作春起也萬花笑春去也一禽弔
喚起　百舌聲也

山堂肆考百舌又名反舌一名望春一名喚起江南
人謂之喚春聲圓轉如絡絲　按通雅云鶡鴠反舌
也
韓愈句喚起窗全曙注黃庭堅云喚起禽名如人絡
繹員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楊維楨作喚起喚起東方明門前已如市上林有鳥
殺司晨苦殺蕭娘睡方美
張瑄作喚起喚起黑甜不及黃妳美五更莫恨雞聲
速日出高人睡方足人子孝本色難雞鳴起來問安

先盥洗
劉逢升作喚起喚起拾欒樵薪汲井水宵長晝短十
二時莫教鼾鼻黑甜裏樹梢曜月白一痕灑掃庭堂
開荆門任他金屋豪家子酒罷歌闌睡方美
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鶡鴠鳴也
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
其糞即五靈脂也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
凰不如我至冬寒毛盡脫落自鳴曰得過且過
本草集解曷旦乃候時之鳥也五臺諸山甚多其狀

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
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
馮惟敏六禽言鳳凰不如我竹實醴泉眞瑣瑣何不
委形濁世中飛鳴飲啄無不可鳳凰不如我
馮惟敏作得過且過風雨冥冥巢欲墮飽暖嘗時不
自知炎涼此日方參破得過且過
尤侗作得過且過薄薄粥強如餓短短襦強如破一
卷書垂頭坐一窩香蒙頭卧東家陞官西家賀爾何
人哉窮措大得過且過

陳仁言作得過且過但知今日飽那知明日餓

查慎行作天未明且偃卧炊未成且忍餓老而未殄得過且過

劉逢升作得過且過各有因緣莫羨他巖阿飲啄度朝莫不憂原野遭矰羅金衣公子智驕慢錦帶功曹雄顧盼知機只有婆娑兒炎涼世態浮雲幻

俞汝諧作得過且過銜泥無力巢難做翠翰剝落寒侵膚況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

李聯琇作得過且過倉君五升差免餓罰一縑聊補破曩日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蜂擾擾爭蜜課驢團團迴麥磨來日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淺水舟容穩卧小灶燈供久坐今日鳳凰不如我

架架格格（一作架格又作加加格格）　鵯鶋聲也

本草李時珍曰鵯鶋諺作批頰鳥江東曰烏臼又曰鵯曰三月即鳴俗呼駕犁農人以為候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滇人呼榨油郎呼鐵鸚鵡能啄鷹鶻南人呼鳳凰阜隸汴人呼夏雞

小知錄批頰催明鳥也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

荆楚歲時記二月民並種有鳥如烏白羽先雞而鳴聲云架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為催人架犁格也

爾雅鵖鳩鵧鷑注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為烏臼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鵧鷑作䄶笠引以釋雔

釋文羅願云今鵶鳴小於烏而逐烏荆楚歲時記亦稱四月有鳥如烏鴻先雞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為催人犁格也亦引爾雅鳥鳴卽鵧鳩

劉逢升作架格架格五更早起呼主伯春泥一犁雨一尺滑盡牛蹏苦牛脊牛力用盡牛漸老老農貪得牛租稻駕犁駕犁牛不前耕遍水田耕石田

布穀（一作播穀又作報穀）　穫穀　撥穀　郭公　阿公阿嫫　劉麥插禾　脫卻布袴（一作脫了潑袴又作脫袴）　郭嫂打婆　一百八箇　郭公郭婆　看蠶看火　勃姑　步姑　家家看火　淮上好過　短募把鋤　沙糖麥裏　札山看火　家家好過　鳲鳩聲也

爾雅注鳲鳩一名鵠鵴卽今布穀也農事方起此鳥

飛鳴於桑間若云五穀可布種故云布穀

禽經鳲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鴶鵴注鳴自呼

爾雅鳲鳩鴶鵴郭璞注曰今之布穀江東呼穫穀方言云戴勝或云鵀謝氏曰布穀近也

毛詩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注一名桔鵴一名摶黍一名布穀一名穫穀又名撥穀又名郭公又名鴶鵴又名鵻又名桑鳩又名鶻姑

埤雅鳲鳩鴶鵴一名摶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又馮衍遂婦書曰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

本草釋名布穀名多皆各因其聲之似而呼之如俗呼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卻布袴之類皆因其鳴時可爲農候故耳或云鳲鳩即月令鳴鳩也鳲乃鳴字之訛禽經及方言並謂鳲鳩即戴勝郭璞云非也

宋陳造布穀吟序人以布穀爲催耕其聲曰脫了潑袴淮農傳其言云郭嫂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箇鳥何與人事人以意測之

戒菴漫筆布穀鳥當四五月插秧時自呼其名云布穀布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似如云郭公郭婆又如云看蠶看火今人遂稱爲看蠶看火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六書故斑鳩差小者頸有白點斑聲若曰布穀又謂鶻姑又謂步姑

林卿四禽言布穀布穀春風和春雨足此時不種那得熟嗟我獨催耕羣鳥亦啄粟

陳仁言作布穀布穀春雨濛濛春水綠一年躬耕飯不足布穀聲聲歌當哭隔岸何人喚僮僕上已踏青馬蹴速

查慎行作前年海水鹹殺粟去年連歷旱種菽今年雨足盍來重播穀

馮惟敏作報穀報穀透犁好雨夜來足不愁田中惡草多但願年年風雨和夜來雨急風聲惡聞道村南一尺雹老翁歸來語老妻村中報賽烏鳴雞

李白句日出撥穀鳴又撥穀飛鳴奈妾何

劉逢升作郭公郭公芹芽冒綠山桃紅農桑事事皆興作蚕起三朝當一工江南歲熟三麥見江北饑荒工力賤黃河決口波連天姹女蓬頭數工錢

劉逢升作阿公阿婆新婦廚下燒湯鍋後煮米飯先
烹鵝試將鹽醋要調和阿公抱孫箸在手阿婆杯中
新釀酒願得阿公阿婆膝下常承歡小婦上堂勸加
餐
沈德潛作割麥插禾新婦下田黃秧分科歸來煮飯
養阿婆
陳仁言作割麥插禾一日不耕時過奈何阿父赤足
兩鬢皤厥子夜飲朱顏酡
劉逢升作割麥插禾記取時光莫錯過去年禾枯麥

亦槁今年不耕將奈何春雨霑足春風和纔停耕板
聽秧歌秋成玉粒入春臼了卻官租易新婦
蘇軾作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
脫破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公自注
土人謂布穀爲脫卻布袴
梁棟作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
裁可入不來廉叔度脫卻布袴
尤侗憂旱作脫卻布袴脫卻布袴布袴脫來一半破
藍縷不比鷫鷞裘剛典青銅三百數兒要錢妻要布

買米歸來腹中餓脫袴脫袴莫脫衣留與債家償逋
賦
朱應辰作脫布袴陰雨漫漫天將暮千聲萬聲喚歸
婦婦歸忽生怒婦去有歸處明日雨聲乾忽忽遲遲
去
劉逢升作脫卻布袴習尙繁華帽襆素錦緣繡領羅
綺裳衣不如新多棄故人間絝袴稱雄豪安知布袴
能堅固貧家犢鼻不脫身寒夜機鳴幾尺布
李聯琇作脫卻布袴脫舊更新無尺布安得來遊廉

叔度念我無襦貽五袴
陳師道句潑袴不容脫鳥語徒殷勤自注人以布穀
爲催耕其聲曰脫了潑袴
施閏章作脫袴脫袴蕪田不耕辦田賦里胥夜來烹
我雞燒我蓬戶岸濶河深赤身走向何村去
劉逢升作郭嫂打婆室有悍婦家不和天公怒汝化
禽鳥不顧姑老渠可撾此語不情事可怪婦當聽之
爲婦戒汲江市饈奉姑老打婆莫作郭家嫂
劉逢升作一百八箇牟尼珠串法王座楊枝水下無

窮人籌圍難免頭陀餓朝驗暮驗一百八苦雨淒風
古廟剎廟剎門榜懸梵書募化金錢敲木魚
邵賓禽言看蠶看火昨夜小姑今夜嫂夜不能眠晝
不坐火弗戒兮蠶受禍無絲可無棉可蠶死慘那看
蠶看火
覩頻補作勃姑步姑勃者色待姑愉步者聲尾姑趨
屏息立堂隅小姑聲細若有若無
泠廬雜識黃靈青觀察禽言詩引謂江南春夏之交
有鳥繞村飛鳴其音若家家看火江以北則曰淮上

好過山左人名之曰短募把鋤常山道中又稱之曰
沙糖麥裹實同一鳥也余按此鳥即布穀爾雅所謂
鳲鳩鵠鵴者是也吾鄉蠶事方興聞此鳥之聲以為
札山看火迨蠶事畢則以為家家好過蓋不待易地
而其音且因時變易矣
開溝　豁開溝　鵓鴣鴣　蓋屋　鵓鴣鳴也
戒莅漫筆鵓鴣有綠色者毛羽如鸜哥可愛然不常
有又鵓鴣自呼其名聲後倘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
雨甚驗

馮惟敏作豁開溝溝水東西流麥場禱瘳聲漸急黃
犢橫奔汗如泣重雲靉靆四望集頃刻那能辨原隰
天之未雨溝不開枝頭唬鳥為誰哀　按此多一豁
字疑即開溝也
尤侗喜雨作鵓鴣蓋屋呼雲如墨雨如珠衣襏襫
帶茅蒲管取今年歲事好半入官倉半私租兩斛米
一斛稃妻兒白飯牛青芻君不見河南山東粒粟無
家家斬草煮糊塗
又憂旱作鵓鴣鵓鴣鴣放火放火齊聲呼大嫂下

田小姑爨阿姊挈榼妹提壺歸家洗廚釜無米孩兒
乞哺唬呱呱且去後棚飼雞雛明朝有吏來催租
潘文虎作鵓鴣鵓鴣鴣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含
羞對阿妹大嫂揮淚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
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行不是親丈夫
劉逢升作鵓鴣鴣辭別爺娘拜舅姑嫁衣一着淚盈
把三日盥手來炊廚人間作婦良不易但願小姑憐
我孤多言勿聽室家好往日小姑今大嫂
李聯琇作鵓鴣鴣黃茅白葦田園蕪汪洋萬頃憐育

腴無墝可耕牛亦屠四齒鐵杷拋路隅男呻女吟紛
載塗纍纍私負叢公逋郡符縣帖無時無
俞汝諧作鵓鴣鵓鴣雨多水漲生蘼蕪魚飛稻田蛙產
竈可憐有地無人租兔葵劇得連根煮霧笠烟簑愁
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
查慎行作鳩鳴桄熟扈將啄粟鵓鴣鵓鴣催蓋屋
觀頟補作蓋屋蓋屋茅苴一束東家來乞漿西家來
丐粟
快快插禾　早栽早禾　呱呱呱　看蠶忙

俟考疑亦鳴鳩聲
鄭蒲澗三禽言快快插禾清明穀雨天氣和田中水
滿禾好插轉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插禾
李聯琇作早栽早禾光陰逝波東隣貸錢西隣荷蓑
爾則遊乎余其瞽口他時遺秉利他人爭似今朝勤
服畝
林卿作呱呱呱百鳥相隨婦與夫嗟我天陰便逐去
誰怨天晴薞日呼
劉逢升作呱呱呱婦背舊夫嫁新夫前夫有兒棄如

草後夫育女憐如珠兒啼呱呱兒可棄一新一舊心
情異君不見童男娶寡婦野火燒野田野鴨將子飛
上天
李聯琇作看蠶忙蠶待飼摘來桑葉盈筐翠斗室匀
攤無隙地夜火熏籠守到明鏽墩只讓貍奴睡　按
此疑即看蠶看火也
麥枯
俟考
沈德潛作麥枯麥枯十日九雨爛麥穗收歸上場化

麥奴化麥奴剩麥稃悍吏下鄉催麥租
陳仁言作麥枯麥枯新穀未種舊穀無餘一月不雨
麥斷鬚里正打門方索租
劉逢升作麥枯麥枯年荒麥價珍於珠大兒饑掇野
蔬泣小兒索食啼呱呱猶幸孃兒同一處不須鬻賣
爲人奴麥枯麥枯場上呼銜將殘粟飼汝雛
麥飯熟即快活
俟考
蘇軾作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

有殘粟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公自注
此鳥聲云麥飯熟即快活
劉蓬升作麥飯熟即快活黃雲滿隴好收割十日九
雨麥正枯爛盡麥蛾化麥奴麥奴紛紛已生翅喧門
又到催租吏何處得來麥飯熟剩取麥稃抱枵腹
李聯琇作麥飯熟即快活腰鐮處處黃雲割今年豐
稔去年荒兩年賦稅一年償田舍翁快活否十斛多
收謀易婦催租吏把蓬門叩

麥熟鍛磨

侯考
劉蓬升作麥熟鍛磨大麥枯黃入箕簸小麥青青正
吐花隴頭鍛磨聲相和富戶膨脝寬腹臥市上青黃
易泉貨老農帶水復拖泥甕麥能充幾日餓

婆餅焦

侯考
梅堯臣四禽言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
頭化爲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嘅不息
朱應辰作婆餅焦小麥黃熟長齊腰刈麥作餅婆爲
嘗豈料南山日日雨雨多麥損不可食雖欲婆嗔那
復得
惠迪禽言夢破一聲婆餅焦臾音未穩帶春嬌不禁
風力遙飛去欲引餘音過別條
施閏章作婆餅焦阿翁惱孫兒飢夜嘑餅焦亦言好
南山高孫兒有母留賊巢念欲往贖取耐可囊無金
錯刀
查愼行作宅不毛田不菑家家土銼無柴燒直待夏
麥黃重看婆餅焦

劉蓬升作婆餅焦飯在甑釜粥在瓢桑榆暮景幾來
日兒婦須將羹味調竈下積薪踞老醜殘牙零落涎
流口團圞月樣堆瓷盤汝婦銀泥嚼牢丸
方元鵾作婆餅焦呼澳急來翻熱鏊壺飧不果腹斗
米徒折腰阿翁家有十斛麥炙餅日日讙兒曹婆餅
焦飽老饕
李聯琇作婆餅焦聲凄切婦望夫如久別子瞻母成
永訣齊女化蟬望帝化鵑精靈所託形骸捐嘵嘵口
苦心纏綿

老快活　鳩類自呼名也

閩雜記似鳩而大褐色光潤當頂有白茸毛長寸餘毿毿下垂鳴曰老快活

施鴻保禽言老快活老快活少年快活如春風老來快活如秋月春風容易過秋月清光多滿頭白髮笑呵呵黃雞白日奈我何

食火煙　鼯聲也

爾雅鼯鼠夷由注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正義鼯鼠一名夷由即鼺也玉篇鼺作鷂由作

鴟唐書地理志台州土貢飛生鳥即此夏小正凡有翼者爲鳥也鼯鼠爲鼠類而亦及之者以其能飛是亦鳥之類也

觀頮補作食火煙非神仙四足能飛何翩翩無怪鼠拖腸舐丹學登天

剝剝卜卜　鴷聲也

爾雅鴷斲木疏斲木鳥一名鴷常斲樹食蟲因名云

異物志鴷鳥生山中土人呼爲山啄木

韓琦句剝剝復卜卜意若念良木嘗嘗求蠧心未獲

空荍腹

李聯琇作剝剝卜卜誰敲我門門外傳響門內息喧彼或嗔我我如不聞若非覓句陳無已定是草元楊子雲

交交　桑扈聲也

堅瓠集金沙潘武子文虎少有雋才善吟詠有哀擄婦四禽言詩辭意婉切讀之可傷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牆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提輕筐一身不羅

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

俞汝諧作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絲拂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

瘦兒

俟考

李夢陽作瘦兒瘦兒汝爲上留田汝爲尹伯奇獨行良叫心內饑日逐緣樹啄蟲蟻汝父汝兒寧得知

林卿作瘦兒瘦兒我自錯當怨誰天長地遠兒不歸

嗁聲日夜無休期吻中流血羽毛摧人間後母不見
之
梁佩蘭作瘦兒瘦兒汝豈無父汝緊伶俜而父不顧
汝父不知他人知之
劉逢升作瘦兒瘦兒呱呱啞啞無休期但願得食喂
兒口朝莫裹腹長忍飢毛枯尾禿吻血紅兒肥不住
阿母功君不見粟紅貫朽有大賈飼肉雛鷹飽乳虎
兒歸
俟考

劉逢升作兒歸兒歸兒不歸邱中有禽相欵飛兒歸
兒歸聲轉悲舊身脫化毛羽奇前室有兒今歸矣阿
母在家正憶爾年年歲歲無歸期斸斷麻根啄麻子
兒回來娘家炒麻誰知來
相傳汴洛閒多此鳥語俟考
觀頮補作兒回來娘家炒麻誰知來兒來舍娘誰知
哉兒飢娘咲兒飽娘貽兒身久墜地兒心在娘胎
懊恨也母兮
太平廣記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
二十五年卒於伊闕莊張寢疾有烏止於庭樹白首
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
絕聲
觀頮補作懊恨也母兮白日沈西中有烏棲烏飛在
天何不能嗁
謝豹　秭歸一作子歸　歸去了　不如歸去　杜鵑聲也
禽經注杜宇嗁苦則自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成都舊事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
人聞子規嗁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嗁則怔

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尙敢至此嗁
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老學菴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嗁時漁人
得蝦曰謝豹蝦得筍曰謝豹筍
本草子規亦作秭歸因其聲似呼之
楊愼外集子規吏作姊歸說文作子嶲華陽國志作
秭歸
酉青日札子規人但知其爲催春歸去之鳥葢因其
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不知亦爲先春而鳴之

鳥史記麻書百草奮興秭歸先嘷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者也

零陵記杜鵑其音云不如歸去一名思歸樂鳥

施閏章作不如歸去碩鼠虎步蒺藜棄塗老馬踊顧

鄭蒲淵作子歸子歸胡不歸田園既蕪屋成灰遲遲吾行當訴誰王門抱瑟不如抱竿吹蘆髮改筋力衰不歸不歸更何爲

楊維楨作子歸子歸子不歸白頭阿孃慈且悲子弗歸祈何時君不見西江處士章九華十年去赴邱園

科母死妻嘷未還家

張瑄作子歸子歸高堂日將暮故篋開彩衣子不歸待何時親歸子不歸欲養悔何可追

馬祖常句時有丹禽哺子歸

梅堯臣作不如歸去春山雲莫萬木兮參天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悲嘷向高樹自注杜鵑也

朱子聞子規句不爲明時惜眷戀久知岐路不如歸

范仲淹子規句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堅瓠集元梁隆吉棟有四禽言詞寓意亦達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畔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李夢陽作不如歸去南山豆熟北山有黍

尤侗作不如歸去家鄉何處門前綠樹池中白鷺春朝秋暮月來風去扁舟野渡肩輿山路漁樵相遇提壺道故京華迴顧莽茫雲霧不如歸去

又憂旱作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歸去家中日已暮丈夫身死兒病危求醫問卜無憑據荒郊白骨何纍纍

紙錢飛繞青松樹張家娘李家婦墓上相逢淚如雨

潘文虎作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屬皆寇仇開口强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邱

陳仁言作不如歸去此間不可以久住未得知心人空爲時俗惡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故鄉饒有煙霞趣盍歸來乎時已暮

查慎行作羣趨羣步退飛有路不如歸去

劉逢升作不如歸去春山欲暮家何處漂沒千程復
萬程輪翻馬墜泥塗淤鬢髮星星雨地縣兒女長大
已及肩還我樂郊返樂土落日防門無猛虎
符兆綸作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守我墳墓蓺我邱中
麻種我墓前樹但願再世兮爲返哺烏不願今生兮
爲爭食鶩
李聯琇作不如歸去別鵷鸞侶鷗鷺泊煙舲認鄉樹
訪友拜豐碑尋村逃熟路今歸已暮歸期況誤心歸
欲訴

韓愈句催歸日未西注催歸子規也
觀頮補作謝豹謝豹有筍有蝦趁墟鬧妾夢厭厭不
曾覺
歸去樂
俟考疑亦杜鵑聲也
馮惟敏作歸去樂荒煙一望山花落夜月原頭[illegible]
新斜陽枝上聲如昨聲如昨長相語[illegible]
據獸號鳥跡難久遊故國關山不爾[illegible]家樂
不樂祇是此中風雨惡吾非有翅不[illegible]

吾亦歸
歸飛
水經注林邑城外香[illegible]翔集[illegible]
比翼鳥不比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
太平廣記俞益期與韓豫章牋曰林邑有鳥名歸飛
觀頮補作歸飛歸飛汝既言歸復飛何爲北山有羅
且息機
向前還好
俟考

馮惟敏作向前還好可惜今年種田少早知今年勝
去年卽死不賣山南田欲向靈禽頻借問禽言昧遠
惟知近能知歲事報陰晴不知官租重與輕
繅絲
俟考
李聯琇作繅絲繅絲絲長易斷絲繁易亂續斷泯其
痕撥亂尋其根
早作　鵲類自呼名也
閩雜記形如鵲白翎紅喙黑尾甚長鳴曰早作

施鴻保作早作早作日頭東出月西落光陰疾如蛇赴壑今日不早作明日不安樂今年不早作明年不安樂日日年年容易過少壯幾人變老悪早作早作莫到後來悔不作

力作　蠶絲一百箔

侯考據東坡詩力作與蠶絲一百箔同一鳥音也

蘇軾作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隴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願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蛹飼爾雛公自注此鳥聲云蠶絲一百箔

王禕作力作力作人言田家樂誰識田家苦養蠶一百筐種田一百畝田蠶非無收不了輸官府但願官府不我虧田家力作非所辭

查愼行作同功偕作繭頭自薄胡取蠶絲一百箔

劉逢升作蠶絲一百箔嘶遍山邨復水郭生客防門貍奴躍三眠四眠春繭作繭嫉蠶婦多苦辛綺羅不著貧家身繅車軋軋響茅屋賣得新絲羅新穀

李聯琇作蠶絲一百箔具機杼敬經絡絲人夜課垂簾幕織素織縑工畢作富室實衣成貧家粗服著吁嗟乎羅紈顏色易塵埃布素猶禁三澣濯休笑織時工省約

同力　鳩名也

爾雅翼鳩鳥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聲石起蛇出故江東人呼同力鳥

國史補鶻鳥千載爲鳩老則愈毒同力即鳩

寰宇記鳩一名曇鳥亦曰同力

李聯琇作同力同力志均氣壹衆心成城同心斷金一竈五突釜氣蓬勃百柱載梁千歲不僵

意而一作鷾鴯　乙　燕自鳴也

莊子鳥莫智於意而

元虛子仙志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化爲元鳥飛入雲中

爾雅正義商頌毛傳云元鳥鳦也說文云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莊子謂之鷾鴯司馬彪注云鷾鴯燕也皆因其聲轉而爲名也

埤雅燕齊人呼鳦燕取其名自呼故曰鳦也

觀頮䃼作意而意而汝意乎而無如而不知而心如
石汝何不亦化之望夫石上舞僛僛
提壺蘆沽美酒一作提壺 燕類自呌也
九華山志提壺蘆狀類燕子色錯黃褐春日則呌曰
提壺蘆沽美酒人多見之
歐陽修句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
楊堯臣作提壺蘆酤美酒風爲賓樹爲友山花撩亂
目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
楊維楨作提壺蘆提壺蘆沽酒何處沽烏程與若下

美酒高無價小姑典金釵勸郎醉即罷君不見城中
官長壺蘆提十日九日醉如泥
梁棟作提壺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
湘江喚起醒三閭提壺蘆
李夢陽作提壺蘆壺蘆提盛酒背母私餉妻妻可再
得母恩罔極
鄭蒲澗作提壺蘆沽美酒三百青銅何處有桃花落
盡杏花殘十分春色今無九縱遇採樵人勒馬容回
首況又多年失孟光一斗憑誰爲藏久忍聽提壺休

飲酒
張瑄作提壺蘆提壺蘆不愁無酒賣只慮無錢沽但
得有錢即沽酒權貴門前懶趨走君不見鄰翁了卻
官家租沽酒取樂一事無
陳仁言作提壺蘆朝飲一斗夕一壺但思千日醉不
惜千金軀亭亭鶴立瘦骨枯高堂憂結君知無從今
莫聽提壺蘆
朱應辰作提壺盧三三兩兩晴相呼鄰家有酒還能
沽明朝趁著看花去去年杏花知在無

查慎行作村南之酒村北酤不計面生熟但問錢有
無女當罏男提壺
劉逢升作提壺蘆邨鑪有酒頻頻酤山公倒著接䍦
去不羨萬戸黃金符蜉蝣撼樹蛙脫殼聖者之清賢
者濁呼起歡伯醽醁舞嘆我懸罄虛阿堵
方元鵾作提壺盧杏花村中酒可沽小槽看壓紅珍
珠飲三杯提一壺杖錢擲付黃公鑪問似長安酒價
無
符兆綸作提壺蘆提壺蘆行就沽酒中萬愁失世間

何事無雲翻雨覆不須臾

李聯琇作提壺盧沽美酒清聖濁賢同不朽督郵從事區賢否換取浮名㒵一斗苦海難逢開笑口君不見葡萄一斛博涼州涼州信美輸糟邱何如慨脫千金裘

施閏章作提壺提壺有酒不飲當誰需憂來不能語起步空庭周四隅手捋長髭鬚東家子焦脣讀書不如西鄰子鼓瑟吹竽

告天子一作叫天子　鷚類鳴聲也

留青曰札有小鳥飛鳴直入雲際翻身徑落其聲啁嘲名告天子

山堂肆考告天子褐色似鶉而小生海上叢草中黎明時遇天晴霽則且飛且鳴直上雲端其聲連綿不已一云叫天子

李聯琇作告天子捷書馳凱歌聲奏安邊堙專城專閫雄牙旗桓桓戰士千熊羆莫舍豺狼問狐狸

獨足　鴞類自呼名也

廣州記新甯縣有獨足鳥大如鵠其色蒼其名自呼獨足

臨海異物志東垂有一足鳥俗名曰獨足疑是商羊文身赤口惟食螘豸不害稻粱鳴如人嘯聲將雨轉鳴或曰山譟鳥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

觀類補作獨足獨足稻粱在前不敢躑躅爲汝祓不祥葆此豐年王

烏烏啞啞　烏鳴也

應劭風俗通按明帝起居注曰帝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

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皆畫爲烏也

淮南子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

觀類補作烏烏啞啞後有大賈駝前有高官車一夫中跛是耶非耶

精衛　鳥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

觀頮補作精衛精衛去去來來年年歲歲木石自無
窮汝勞何人替翻海洗靑天汝當一破涕

喈喈嘖嘖　雀聲也

論語疏公冶長辨雀語云喈喈嘖嘖白蓮水邊有車
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
果然

宋之問句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

儲光羲句嘖嘖野田雀

李聯琇作喈喈嘖嘖各適其適鳥不能言請對以臆

鴉鳴鵲噪兩無心人世多機勞揣測

呵　鳩類自呼音也

山海經靑邱之山有鳥焉其狀似鳩其音若呵名曰
灌灌佩之不惑

觀頮補作呵呵呵大事由他小事由他葫蘆依樣畫
吾末如之何

金　鳥自呼名也

廣州記廣甯縣有金鳥純白口脚如金其鳴自呼

觀頮補作金金金汝能語是何心富者汝答貧者瘖

甘　鳥自呼名也

唐書大中十年舒州吳塘堰有眾禽成巢闊七尺高
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
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觀頮補作甘甘甘一而再再而三先生和事世情諳
能容人所不能堪

淘河　水鳥自呼名也

爾雅鵜鴮鸅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
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杜甫句江中淘河嚇飛燕

山海經盧其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鵹鶘其狀如鴛
鴦而人足其名自呼見則其國多土功

本草釋名山海經云沙水多犂鶘其名自呼後人轉
爲鵜鶘耳又吳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犂鶘言主水也
夏至後來謂之犁塗言主旱也俗名淘鵝因形也又
訛而爲駝鶴

觀頮補作淘河淘河千夫樾竹語雜聲多偏東則東
呼偏西則西呵中流容與不如他

壓油　鴨類自呼名也

誌異錄山東海旁無油有鳥如鴨自呼其名曰壓油土人捕得以力壓出油投之海中又活

觀頮補作壓油壓油汝且休休阿婦懶梳頭雖多反汝尤

莫損花　無偷花果　護花鳥聲也

戒菴漫筆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發則有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聲云莫損花莫損花

鳥獸續考護花鳥青城峩眉閒往往有之至春則嘑其音若云無偷花果髣髴人言云

劉逢升作莫損花莫損花可識花奴有主家一年辛苦勤灌溉猩紅鵝綠交相加損花易動主人嗟損花切莫損枝柸君不見閨梅離離結靑子田氏分財荊樹死

李聯琇作無偷花果莫摘花果兩幺禽花閒坐挾彈何人來道左豪奪巧偷愁殺我悔不啄芳叢拚教紅雨墮

莫摘花果　惜春鳥聲也

海錄碎事惜春鳥六不踰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謂之護山雞

觀頮補作莫摘花果摘果可摘花叵無花安得汝顆顆

十姊妹　相思鳥名也

雲間郡志十姊妹名游香俗呼相思鳥性狎其侶飛鳴不散

李聯琇作十姊妹號相思飛來飛去常相隨安巢更

擇相思樹紅豆春來發幾枝

阿濫堆（一作鵽爛堆）　驪山鳥聲也

中朝故事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鵽爛堆

張祜句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李聯琇作阿濫堆驪山往事聞鈴哀在天願爲比翼鳥霓裳一曲魂歸來

克丁當　擣藥鳥聲也

華山志擣藥鳥形罕見春夏之間月夜獨鳴於深巖

幽谷之中唬曰克丁當宛如杵臼敲戛之聲清亮可
聽
廣博物志葛仙翁嘗於西峯石壁上石臼中擣藥因
遺一粟許有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
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擣藥
鳥事物紺珠紅尋一名擣藥鳥
李聯琇作克丁當空巖擣藥流音長鞠杞芝苓參桂
薑黃金爲器丹砂漿安排肘後長生方軒岐不作盧
跗亡引年或且嘗昌陽雖有靈藥無由嘗紅尋隊隊

空來翔何不飛去月宮旁時偕兔杵擣元霜嫦娥欲
竊還隄防

蘄州鬼　蘄州鳥聲也
蘇軾作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
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公自注
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聞唬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
州鬼元之大惡之果卒於蘄
劉逢升作蘄州鬼白楊蕭瑟野風飄百年三萬六千
日黃雞唬老餘有幾薤上之露滴未晞窮泉朽壤盤

蛇虺日落鳴鳴鬼哭哀墓門有狐搖九尾
李聯琇作蘄州鬼唬不止不弔蘄州王刺史卻笑出
師武侯死何人談笑奪崑崙齋志泉臺聞亦喜

車歇歇　鵻鴿類自呼名也
閩雜記廈門多異鳥但以鳴聲所似而名車歇歇者
形似鵻鴿毛羽純白頭尾則黑色早晚自鳴
施鴻保作車歇歇車歇歇車不歇歇車力竭千里萬
里程歇歇重行行不怕程不到只怕摧輪與顛輸車
歇歇計亦得

急急聒
俟考
李聯琇作急急聒難擺脫剌剌語不休茫茫意誰達
聽冰祇自益狐疑不及乖龍左耳割

羅平　異鳥聲也
集異志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身三足鳴山林
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此後荒亂相繼
李聯琇作羅平羅平南郊弄兵黃巾嘯聚白挺橫行
嗟我先隴遠在邊城無斧我木無鋤我荆假我毛羽

飛集邱塋烽煙萬里迷不知程一朝折翼羅網縱橫
山皆猛虎冰盡長鯨

大大水

俟考

李聯琇作大大水杼柚千家歸一洗原隰盡湮淪屋
廬半傾圮天降霪霖猶未已穴黎就食羣遷徙拋散
爺孃鬻妻子蹠盭荒山數千里數千里外仍如此大
大水

快掘

俟考

李聯琇作快掘快掘掘井九仞土蓋泉藏莫通微潤
斂曰智井胡不舍旃我勞如何亦思息肩顧念疇昔
精力虛擲棄之可惜勉終斯役再接再厲一醒一噴
滔滔汨汨潛達靈源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淘去生新
千年滭浡豈無行潦一杯易斟獨持修綆汲之深深

肯喫虧

閩雜記肯喫虧亦鳥名余未之見惟聞其聲云然

施鴻保作肯喫虧肯喫虧喫虧實在占便宜不傷財
不費氣終生安樂人不汝是非何嘗員喫虧

咄咄上去　咄咄下去　冶鳥聲也

搜神記越地深山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
樹作巢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周飾以堊赤白相分
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則避之或夜不見鳥鳥亦
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去曰
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去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
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所止者則虎害之白日
見其形鳥形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作人形長三尺

入澗中取石蠏就人間火炙之越人謂此越祝之祖
李聯琇作咄咄上去咄咄下去上去無階下去無路
咄咄且住

咄咄怪

俟考

沈德潛作咄咄怪東家兒郎太狡獪眼中不見丁字
形腰間取印如斗大咄咄怪

陳仁言作咄咄怪知進不知退知成不知敗平生矯
矯尙節概望見貴人頭先拜

劉逢升作咄咄怪五穀不登長眞稗盜跖壽終顏回夭伯道無兒耕寖犇黃鐘瘖啞瓦釜鳴那見三尸訴上界聽我高呼咄咄怪英雄且莫論成敗

李聯琇作咄咄怪蜃氣幻樓臺楸枰畫疆界白衣着狗屢推遷射影含沙多狡獪此爭彼奪朝嫌暮愛幾人掃盡胸中芥醯雞甕裏乾坤大龍華會上眞身壞

咄咄怪

阿哥阿嫂

俟考

李聯琇作阿哥阿嫂阿嫂新墳阿哥宿草昔年弱弟行將老

公公挂鉤

俟考

李聯琇作公公挂鉤危磯石瘦圓渺波柔下微綸兮芳餌升巨艭兮纖儵傍晚鯉魚風信惡掉頭及早片帆收

三阿姑梳頭未

俟考

符兆綸作三阿姑梳頭未三阿姑梳頭未東隣西隣耀珠翠阿姑畫眉不入世鏡中顏色朝朝異酬恩剩有珍珠淚

觀頮補作三阿姑梳頭未嫂在牀頭立卯酒嫌無味阿姑會有作嫂時小姑詠汝胷無長

姑姑　嫂嫂　水鳥自呼也

閩中水鳥一呼姑姑一呼嫂嫂彼此互答則大水立至丙子丁丑年間始有之沓垣果大水也聞今歲僅存呼嫂嫂一鳥而水患平

觀頮補作姑姑嫂嫂行人苦潦我心如擣

入風入火入山看火

俟考

林煟作入風入火入山看火嘗恐火來燒殺我燕雀爾何愚棟焚不知禍

劉逢升作入風入火入山看火惶恐我嗟爾燕雀亦何愚梁棟沈煙巢卵墮撲滅不爁炎上明枯榾爛尾餘殘生燎原黃土著焦色嬌嬌丁威方奮翮

迦陵　頻伽　共命鳥聲也

法華經偈頌聖主天中王迦陵頻伽聲注迦陵頻伽妙音鳥也鳥未出殼時即發音微妙一切天人聲皆不及唯佛音類之故以取況

談薈迦陵仙禽也在卵殼中鳴聲已壓衆鳥又頻伽共命鳥一頭兩身

釋氏書極樂國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

觀頻補作迦陵頻伽帶髮笑頭陀梵嫂著袈裟出家忙比在家多

施主發心菩薩來到　施主布施菩薩去了　佛現了異鳥聲也

陸深蜀都雜鈔陝西黃臣言鬱爲川轄時親登峩眉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爲也近余承勘亦言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采俯視在雲霧中其言白石與黃同唯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常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

九華山志念佛鳥大如鳩羽色黃褐翠碧間而成文音韻清滑如誦佛聲一名念佛子

峩眉志蜀大峩峯普光殿有佛現鳥狀如鴝鵒飛鳴近人其聲圓轉山僧名爲佛現鳥

李聯琇作施主發心菩薩來到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峩眉佛光照昏曉朝天膜拜人紛擾萬古彭殤同一天成佛登天總茫渺開心見佛無人禱

觀頻補作佛現了天下曉放大光明如月皎

吉了（一作秦吉了 又作情急了）　鸜鵒類能言也

碧雞漫志嶺南有鳥似鸜鵒能言名吉了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以書札相通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期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朝錫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後人又呼爲吉了

桂海虞衡志秦吉了能言比鸜鵒尤慧大抵鸜聲如兒女吉了聲如丈夫

唐會要秦吉了又謂之了鷯出杜循州

李白句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
元稹句吉了舌如人
白居易句方知吉了舌參差
高啟句不獨能言異凡鳥最愛佳名呼吉了
李聯琇作情急了富貴端須致身早早歲登科不幸
艮多先民有言君謂何
聞見錄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
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
不願入夷中遂不食

小演雅別錄目次

喈喈 啾啾
將將 噦噦 嘒嘒 雝雝 嚳嚳 啾啾互見上
喉
嚪嚪 响响 嘒嘒互見上
喈喈互見上 膠膠一作嘐嘐 嗃 呀呀 喔咿 朱
朱 𡀦𡀦一作覛覛
啁哳
兜兜
哵哵
關關
嚶嚶 喈喈互見上 綿蠻 咬咬 恰恰 嚦嚦
啁噍
嘍嘍 咔咔
喈喈
揸揸一作楂楂 喃喃
槎槎 啾啾 喔咿均互見上 嗷嗷
嚁嚁一作雝雝互見上 謷謷 嘹唳

唼喋
譗譗
呷呷　隲隲
鶂鶂
嘲咳
咮　啺啺　嘎嘎　嚘唳

小演雅別錄

喈喈　啾啾　鳳凰聲也

說文鳳凰鳴聲喈喈

禽經鳳鳴喈喈凰鳴啾啾

將將　噦噦　嘒嘒　噰噰　罾罾　啾啾上互見　鸞聲也

毛詩鑾聲將將又鸞聲噦噦又鸞聲嘒嘒

埤雅將將大聲聲大則近故也噦噦小聲聲小則遠故也

毛傳嘒嘒中節也

禽經鸞鳴噰噰

張衡思元賦鳴玉鸞之罾罾集韻通嚶

屈原離騷鳴玉鸞之啾啾王逸注啾啾鳴聲

唳　鶴鳴也

說文唳鶴鳴也

晉書陸機傳華亭鶴唳音義唳鶴鳴也

鮑照舞鶴賦唳清響於丹墀

鷕鷕　呴呴　嘒嘒上互見　雉鳴也

毛詩有鷕雉鳴又雉之朝雊

拾雅雄雉聲曰雊雌雉聲曰鷕

禽經雉鳴鷕鷕

本草集解雉南北皆有之形大如雞而斑色繡翼雄者文彩而尾長雌者文暗而尾短其性好鬬其鳴曰鷕

王逸九思孤雛驚兮鳴呴呴集韻呴音遘與雊同

天中記雉鳴嚋嚋

喈喈五見上　膠膠一作嘐嘐　哷　咿咿　喔咿　朱朱

毛詩雞鳴喈喈又雞鳴膠膠

埤雅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固

玉篇嘐雞鳴也廣韻詩云雞鳴嘐嘐　按今詩作膠

玉篇哷雞鳴也

禽經雞鳴咿咿

說文喔雞聲也

韓愈句天星牢落雞喔咿

風俗通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爲之今呼雞者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喌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

列仙傳祝祝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年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喌喌一作祝祝　雞鳴也

啁哳　鵾雞鳴也

楚辭九辯鵾雞啁哳而悲鳴注啁哳聲繁細貌廣韻云鳥鳴也

兜兜　鴝鵒類自呼聲也

廣博物志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

節不知所在其形似鴝鵒

㖿㖿　鸊鵜聲也

本草釋名鸊鵜廣韻謂之㖿㖿鳥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㖿㖿其聲也

關關　雎鳩聲也

毛詩關關雎鳩

後漢書注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取其鳴聲之和

劉昂句酒旗風外鳥關關

嚶嚶　喈喈上互見　綿蠻　咬咬　恰恰　嚦嚦　鷃聲也
禽經云鷃鳴嚶嚶故名
毛詩鳥鳴嚶嚶又嚶其鳴矣注嚶嚶兩鳥聲也
毛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注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毛詩綿蠻黃鳥注綿蠻鳥聲
歐陽修句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
嵇康句咬咬黃鳥集韻咬通作膠

杜甫句自在嬌鶯恰恰啼
楊基句嚶嚶呼春晴嚦嚦報春曉
啁噍　小鳥鳴也
呂氏春秋求人篇啁噍巢於林
禮三年問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按啁噍廣韻作鳥聲也不專言燕雀
嘍嘍　啐啐　燕聲也
韋應物句銜泥燕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

穆修句風簾窣窕燕啐啐
哠哠　鵲聲也
禽經鵲鳴哠哠
揸揸一作楂楂　喃喃　鵲聲也
格物總論鵲一名飛駮形類於鴉而差小背尖足爪黑頸項背深綠色白翮尾毛黑白相閒善爲巢其聲揸揸然南人聞其噪則喜北人聞其噪則悲
韓愈句揸揸鵲鳴聲
杜牧句丹鵲東飛來喃喃送君札

槎槎　啾啾　喔咿均互見上　嗷嗷　雀聲也
唐庚句須臾睡覺衙鼓撾牆頭暝雀聲槎槎
韓愈句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
韓詩外傳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
李白句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
噰噰一作雝雝互見上　嗸嗸　嘹唳　雁聲也
毛詩噰噰鳴雁今本作雝雝
埤雅鹽鐵論曰噰噰鳴雁朝日始旦登則前利無蹈

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害也
毛詩鴻雁于飛哀鳴嗸嗸
韻會嘹唳鴈聲也
咬喋　水鳥食聲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咬喋菁藻注咬喋鳥食之聲也
譆譆　妖鳥聲也
左傳或叫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叫於亳社如曰
譆譆

呷呷　鷖鷖　鴨聲也
禽經鴨鳴呷呷
埤雅鶩一名鴨蓋自呼其名曰鴨也
南部新書陸龜蒙有鬭鴨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
其尤者陸曰此鴨善人言見欲上進奈何斃之使者
盡以囊中金窒其口徐問人語之狀陸曰能自呼其
名耳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因還其金曰吾戲耳
蘇軾句郤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
風土記鸂鶒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於荷葉之
上

鶂鶂　鵝聲也
孟子是鶂鶂之肉也注鶂鶂鵝聲也
嘲㗅　鳥朝夜鳴也
埤雅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㗅
禽經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㗅
咮　喝喝　嘎嘎　嘍唳　鳥聲也
廣韻咮鳥聲
集韻喝喝鳥聲或作哳哳
廣韻嘎嘎鳥聲

廣韻嘍唳鳥聲嘍音樓

附錄

論語皇侃義疏一則

論釋云公冶長從衞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返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

當試之如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唯唯冶長含笑吏啟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冶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

三國志管輅傳四則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

輅別傳曰渤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

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

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祥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鵲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未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

和菟解鳥語經三則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

益州耆舊傳泰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之者莫辨

劉敬叔異苑一則

張華有白鸚鵡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夢惡不宜出戶公强之至庭爲鵰所搏教其啄鵰腳僅而獲免

明皇雜錄一則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授以詞臣詩篇數徧便諷誦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以禳之

太平廣記一則

朝野僉載云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

朝野僉載一則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天后問之鳥曰配爲使者所得頗憶之乃召景陽曰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伏罪進之

春渚紀聞一則

韓奉議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

鄉地若得放鸚歌卽生死無忘也家人憐之與解縚線振翼而去數月有經使何忠自隴州差至京出州城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仰首視之卽有鸚歌顧忠曰你記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

緑雪亭雜言一則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高宗一日問曰思鄉否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者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者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云一宋徽宗年使者爲郭浩

小演雅畢

小演雅續錄目次

畢方
鴳
鶻鵃
鴹
瞿如
梟徯
鴒鸚
祖端端
子安
鶌鶋
鷏
瞿勺
青耕
酸與
轂轆 呼嗙
痺
鸓

小演雅續錄

畢方　鶴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

鵁　雉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鵁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鶻鵃　鶌鳩聲也

爾雅正義爾雅命名有取諧聲者如鶌鳩之名鶻鵃鳲鳩之名鴶鵴

鵓　鴿聲也

本草釋名鴿性淫而易合故名鵓者其聲

瞿如　鵁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

鳧徯　雄雞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

鴒䳚　山雞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崌山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䳚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祀端端　小鳥鳴也

臨海異物志祀端端小鳥大欲雨即鳴

子安　黃鵠鳴也

列仙傳仙人死葬陵陽山下有黃鵠棲其冢邊樹上鳴常呼子安

鶌鶋　烏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馬成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名曰鶌鶋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

鷶　鵲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太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鷶是善驚其鳴自詨注今吳人謂呼為詨

嬰勺　鵲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支離之山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如勺其鳴自呼

青耕　鵲類自呼名也

ZW 21101000822300

19-2(7?)

山海經堇理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酸與　鳥自呼名也

山海經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名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轂轆　呼吟　鵂鶹聲也

正字通鵂鶹蜀人呼轂轆鳥楚人呼爲呼吟鷹皆因其聲似也

䳟　鴟類自呼音也

山海經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按陶潛讀山海經詩云鵃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或云鵃鵝當爲鴟鴸一云當爲鵃鴸

鶡　梟類自呼名也

山海經令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按經本作顒今從玉篇廣韻作鶡